**毛泽东大传之**

**第五卷**

**谁主沉浮**

**第1章**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

**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

**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

**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话说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一封电报，电文中写着：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蒋介石这封电报打破了由陈布雷起草的惯例，是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起草的，事先连《中央日报》社的社长、主编都不知道。蒋介石如此保密，是要给延安的毛泽东来一个突然袭击。毛泽东一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他决定来个虚晃一枪。

8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第二天，将其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今日以说帖一件分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苏驻华大使彼特罗夫，请其转达美、英、苏3国政府。说帖原文如下：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

（1945年8月15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220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19省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东北4省不在内）和伪军的95%。**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94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我们中国解放区的全体军民，虽然受尽了日顽两方面长期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我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15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微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作‘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谁。”“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8月16日中午，毛泽东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电报中说：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2亿6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毛泽东在声明部分中写道：

“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1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1百万的正规军和2百多万的民兵，”在“19个省区内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1亿6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94万大军包围和进攻他们。”“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

接着，电报中提出了6点要求；并再一次谴责蒋介石8月11日的“命令”。电报中还说：“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就蒋介石14日的邀请电，发了一个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毛泽东发完电报，接见了此时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说：

“我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请你们转告蒋先生。”

在此期间，也就是8月16日和18日，斯大林先后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他还说**要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否则内战打起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似乎是和蒋介石一唱一和。**毛泽东看了电文，非常生气，他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了。后来到8月30日，苏军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全境和朝鲜北部，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苏军俘虏。此役，苏联红军歼灭日军8万人，俘虏60万人；苏联红军也伤亡了32000人。

8月19日，山东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将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立即复电罗荣桓，同意他的建议。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电邀毛泽东赴渝：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抗战8年，全国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临为感。

蒋中正

这一封电报同第一封密电不同，电波尚未传到延安，中央社已经在新闻电中发表了电报的内容。显然，他的这一封电报纯粹是为了政治宣传。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蒋介石是要和平的，而他毛泽东却拒绝和平。否则，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邀请，到重庆来共商建国大计呢？

毛泽东既看清了蒋介石第2次来电意在搞政治宣传，就决定针锋相对，奋力反击：你可以将电报公之于众，我何不来一个对社会的宣言呢？于是，他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8月2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除了已经设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外，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以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常务委员，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任第1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2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1副政委，张际春任第2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为书记。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中局，应华中局的要求，将京沪杭地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电文中还对华中局提出发动上海起义的要求指示说：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贯彻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它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这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指苏联红军——笔者注）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3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4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3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1500。必须明确宣布去东3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3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1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3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 未号

毛泽东还致电晋察冀中央分局并告各分局说：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的人民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8月21日，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撤退已经到达上海市郊的新四军部队；同时也放弃了在北平、天津等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安排。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他写道：

各党委、各军区：

一、**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二、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三、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中央 军委

8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穿蒋介石的真实图谋，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第2次给蒋介石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20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延安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国共谈判问题。24日就要出发到前线的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应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

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然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在讲话中既考虑到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同时也清醒地估计到和平的暂时性。他说：

“**一场严重地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党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准备。**战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应当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前提下，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或者通过谈判，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也可通过谈判，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没有做好内战的准备。**在谈判中，我们要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无原则地让步，要以斗争求团结，对蒋介石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蒋介石打打停停，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痛蒋介石，逼他让步。”

毛泽东对即将上前线的指挥员们说：

“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打的胜仗越多，我就安全一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回延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打得不好，谈判就困难一些，我就危险一些。**”

有人问：

“主席，你是否真的要去？”

毛泽东说：

“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

经毛泽东提议，会议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及不可避免的新的大规模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 毅 聂荣臻 贺 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 彪 叶剑英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4人，他们是：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由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后来在9月2日又任命杨立三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

会议决定：为促进国共合作，谋求国内和平，中央军委所属部队继续使用八路军（第18集团军）、新四军及华南各游击纵队番号。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忙着，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把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了，要再将毛泽东一军。

8月23日这一天，蒋介石又匆匆忙忙第3次电邀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8月24日，毛泽东第3次复电给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好一番电文斗智，实在精彩。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他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通过谈判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借此时机，部署内战，赢得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毛泽东历来是洞察秋毫，正像前边所说，他对蒋介石的图谋，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应对准备。

是日，远在美国的胡适也要凑凑热闹，也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22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10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兄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参考。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封电报根本不屑于回电。后来，胡适也承认他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8月24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商讨关于东北地区的问题。

原来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内部在军队是否进入东北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白崇禧、戴传贤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东北，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实力地位；而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次高层会议上，最终采纳了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进军东北的主张，决定将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

后来在8月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将东北划分为9省2市，任命了各省省长和市长。

8月24日这一天，准备赶往山东的林彪、李富春、张闻天、高岗和赶往其它战场的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萧劲光、杨得志、邓华、宋时轮、李天佑等20名高级干部，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由延安飞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此前，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要他重返华中。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将来要开辟华东战场，非陈毅压阵不可。陈毅说，我回华中无事可做，不如去其它战场。毛泽东坚持要陈毅回华中去，他说：

“你到华中，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须呆在司令部里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8月24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等，提出了《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他写道：

饶张赖并转粟叶（即张云逸、赖传珠、粟裕、叶飞——笔者注）：

各电悉。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九、**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泽东

8月25日晨，新华社正式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全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8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地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4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任挪威首相，因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1945年被处以死刑。因此，“吉斯林”便成了“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笔者注），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碍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抒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5年8月25日

后来在8月27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宣言，拥护和支持《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强烈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同盟还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文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提出了10项主张。

8月25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大庾岭。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3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平原分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平原分局：

敬电的意思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敌伪能歼灭者则歼灭之，不能歼灭者如有可能则让其集中大城市，以便我们能占领许多的中小城市，应付即将到来的新局面。

　　 中央 未有

8月25日晚，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和回到延安的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连夜磋商，进一步研究关于他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家觉得可以去重庆，可以答复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今日的来电。

魏德迈在来电中称：“美国驻华大使愿意继续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并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方都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在回复魏德迈的电文中写道：

“鄙人承蒋委员长3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意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谈判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战争责任。毛泽东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7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可以彻底戳穿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有人提出疑问说，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面？毛泽东说：

“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做一些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毛泽东设想了作出让步的限度，他说：

“第一步是广东至湖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苏联、美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4个条件，所以决不怕，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提议，在他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

会议正式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此后，中共中央给魏德迈发去电报说，请他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前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

8月26日这天，毛泽东为了使全党了解他去重庆谈判的意义和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文如下：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3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毛泽东还担心着华中局的事，他致电华中局说：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出致中共山东分局及罗荣桓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军区。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的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滕薄、子华转尔陆并贺吕林（指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程子华、赵尔陆、贺龙、吕正操、林枫——笔者注）：

关于目前军事部署提出以下意见：

一、晋冀鲁豫军区：（子）太行应即集结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2分区协助赵尔陆部夺取正太铁路，重点置于祁县、太谷段。7、8两分区继续向道清路进击，消灭伪顽，造成配合冀鲁豫平原主力包围新乡。（丑）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尽速发动民众、民兵，以游击方式包围封锁敌伪大据点，夺取小据点，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寅）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控制黄河铁桥，必要时破坏桥梁保持桥基。以地方游击队民兵配合适当基干兵团，拔除平原根据地内敌伪据点，逼敌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

二、同意晋察冀分局军区24日部署外，赵尔陆部主力应即进占正太铁路之榆次、娘子关段，控制该路，夺取阳泉兵工厂。同时以次要力量破坏同蒲路中段，发动群众造成包围封锁阳曲有利条件，**促进阎锡山内部变化**。

三、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夺取大同，巩卫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战斗，**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在山西方面须**尽量消灭阎锡山部**，夺取离石、汾阳、孝义、文水、交城，一时不能取得，亦须造成包围封锁之势。**威迫阎锡山内部变化**。并将情形电告。

　　 军委 26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复电给河南区党委，他写道：

河南区党委：

来电悉。对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中央 未宥

8月26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湘粤赣边境五岭山区，第二天越过五岭进入广东省南雄县，随即被广东余汉谋的一个军和薛岳所部的追兵前后围堵，与华南部队会师的道路被切断了。

后来在8月29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南雄突围，进入一个叫沙坑的小山村。王震、王首道等人决定避开顽军优势兵力，立即北返中原，与新四军5师会合。这一天，王震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说：

“**我们对会合广东力量的中央指示，是抱极高的热情和决心去执行的，**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对我极为不利。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20天行程可达湘鄂边。”

中央军委在9月4日复电中说：

“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的迅速变化，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截击，达到保存自己，站稳脚。**”

王震、王首道见军委指示中并没有明确指示他们北返，而只有北返才有可能实现中央军委复电中所说的“保存自己”的这一指示精神，遂于9月5日再电中央军委（请参看李少瑜《关于中原突围前后几个问题的商榷》），“请求北返”。9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给王震、王首道，这才明确地说：

“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以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

后来王震、王首道率部于9月23日返回鄂南地区，接着渡过长江，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5师第2次会师。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说：

“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5师主力（张体学部——笔者注）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中共中央在10月17日也致电王震说：

“南支在王、王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

再说8月27日晨，蒋介石第4次致电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今日乘专机来延迎驾，特电先闻。

蒋中正

这一天，延安军民得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各界群众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央办公厅请求毛泽东不要去冒险。他们说：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窝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极其阴险的阴谋家，人们对他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等事记忆犹新。

吴玉章专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说：

“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

毛泽东笑了笑，对吴玉章说：

“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一些根据地的负责人也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

此时因日军侵入新加坡而流亡在印度的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又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若望国民党官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于与虎谋皮。”

8月27日下午，赫尔利、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890年，比毛泽东年长3岁。他只有一点和毛泽东相同，就是典型的农工子弟出身。张治中是完全靠个人的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了军旅之途。张治中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他又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过的将军。本传在前几卷中已经叙述过，张治中曾几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过，有“和平将军”之称。

如今张治中静静地坐在飞机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重新显现：

他与周恩来曾经在黄埔共事，在合作中建立了友谊。1925年，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表示欢迎，告诉他请示组织后即予答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不吸收他加入共产党。因为国共两党有约，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共产党。自此，周恩来与张治中约定：“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此后，张治中一直同情共产党，一贯主张国共合作。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两党之间虽然不断商谈，但久无成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他曾多方劝慰，力主合作。在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紧急约见张治中。蒋介石开口就说：

“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张治中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连忙答道：

“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张治中。此时，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当晚在家中为他饯行，并把蒋介石的信，交给林彪带回延安。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作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有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

抗战胜利后，当人们都在狂欢胜利的时候，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不错，抗战是胜利了，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国共两党的商谈已陷于停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于是，张治中和吴鼎昌就积极活动，力主国共和谈早日恢复。蒋介石将计就计，这就有了3次电邀毛泽东的举动。

张治中正想着往事，飞机已经到了延安，在机场徐徐降落。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早已守候在延安机场，热情迎接赫尔利和张治中。

这是毛泽东和张治中初次会面。毛泽东给张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使张治中对毛泽东还有过怀疑，他怀疑毛泽东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中共中央为了确保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特意安排由陈龙和颜太隆负责警卫，还配备了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参与警卫；此外，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由李泽纯专门为毛泽东做饭。周恩来还嘱咐陈龙、龙飞虎、颜太隆这“3条龙”随时跟随毛泽东及其一切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他还亲自到飞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

是日晚，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来到了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叫他吸烟，他不吸；叫他喝茶，他不喝；叫他坐下谈，他说：

“我坐不住呀！毛主席啊，你领导我们抗战，大生产，没离开过我们一步。如今要去重庆，延安人民都不愿意你去！”

说着说着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安慰他坐下来，自己坐在他对面，解释说：

“延安人民的心情我很理解。你转告大家，我去谈判好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杨步浩说：

“他们既然要来代表接你，那就在延安谈判不一样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嘛。”

杨步浩说：

“那你也派代表去就行了呗。”

毛泽东说：

“跟敌人斗争，要讲策略。今天，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共产党是最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如果我不去，恰好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会借此欺骗全国人民，说我拒绝和平，想发动内战。因此，这个‘鸿门宴’我应当去，必须去。”

杨步浩明白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说：

“蒋介石这个大坏蛋，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看太危险！”

毛泽东呵呵一笑，站了起来，说道：

“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有八路军、新四军做后盾，蒋介石即使耍流氓手段，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一再保证……”

杨步浩心直口快，他不等毛泽东说完，就说道：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说话不算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给他倒了一杯水，又坐下来耐心地解释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个人得失不能计较。蒋介石虽然从来不讲信用，但谈判订个‘协议’，以后他再要翻脸，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人民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步浩见说不动毛泽东，就起身告辞，他紧紧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去了要格外小心。你啥时平安回到延安，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能落地。”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去飞机场了，江青准备完毛泽东穿戴的衣服帽子，又检查了给毛泽东带的书。她又叮嘱跟随毛泽东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说：

“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当她们赶到机场时，看到的是人山人海。

原来在这一天大清早，人们就自发地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等地向延安机场拥来，等着给毛泽东送行，他们的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沉重、焦虑、疑惑、不安。

时近11时许，汽车的马达声传来了，人们都扭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周恩来、王若飞下了车，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又一辆吉普车驶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个长腿美国人，戴着黑墨镜，叼着纸烟，他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

不一会儿，一辆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机场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朝前涌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走下车来，环视着送行的人海，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平日不同，身着崭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考克帽，整个装束像出门作客一样。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中央负责人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江青母女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望着江青激动中带着忧虑的脸庞，自信地点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抚了一下，又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毛泽东为了争取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含笑举起右手，与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

一位送行者曾经这样描写那难忘的一幕：“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站着，千万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走到飞机舱口，转过身面向送行的人群。送行的人群又一次像波浪一样向前涌去，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无比的决心和无尚的光荣。”

当毛泽东的面容再一次出现在飞机窗口时，人群又一次涌上去。直到飞机升空，在头顶上盘旋，人们还是仰着头，目送着毛泽东渐渐远去。参加送行的萧三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他写道：

毛主席坐车一进飞机场，

千百人立即大鼓掌，

千百双眼睛从此都目不转睛，

一直送他到飞机上。

毛主席站在飞机的门口，

慈祥地望着众人一挥手，

众人鼓掌然后手齐飞，

场中顿时长出千株柳。

人民感谢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诚，

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

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他的安全！

毛主席飞去了，

脸上含着几分忧色，

他一贯忧国忧民，

今天更加显得深刻。

且说此时的毛泽东，斜躺在机内座位上，神态安祥。他问身边的警卫员：

“这次去重庆，你怕不怕？”

警卫员回答说：

“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点点头说：

“是的，用不着怕。我们到重庆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扣留不放，回不了延安；另一个可能，反动派畏惧人民力量强大，不敢冒险，谈判可能有成果，我们胜利回来。”

欲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如何智斗蒋介石，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大智慧在去重庆谈判前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自8月15日始，从《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到回复蒋介石的邀请电；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到《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从“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指示”，到“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等，以及有关军事领导人、领导机构的安排，和一系列会议讲话或私下谈话，细细读来，无一处不精彩：一是对内做了周密的安排，二是争取到了美苏、特别是美国保证共产党谈判代表安全的承诺。未赴渝已操胜算，其谋略超迈千古，着实高明之至！

**第2章**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

**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

**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话说1945年8月28日，重庆的天气特别好，晴空朗朗，彩云栉栉，炎阳虽骄，却并不十分肆虐灼人。

这天一大早，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个人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迎候毛泽东并做好接待工作。

这天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民盟领袖鲜英、黄炎培、冷遹同车来到机场，迎候毛泽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几位负责人立即上前打招呼，彼此寒暄一番。隔了一会儿，民盟领袖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等人也先后来到，大家谈笑甚欢。不多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副秘书长雷震、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潜、重庆市市长贺耀祖也到了，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也来了。接着，国民党知名人士陈铭枢、谭平山也相继驾临。冯玉祥因事不能到机场，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场欢迎毛泽东。最后赶到机场迎客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除各界领袖人物外，中外记者数十人也前来机场迎候。

下午3时37分，机场北边远处高空中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3时45分，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慢慢打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身着一套合体的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灰色巴拿马式帽子，脚穿一双黑色布鞋，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脱下帽子，高举着，轻轻地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尔后满面笑容地频频颔首，徐徐走下舷梯。

走在毛泽东身后的是周恩来，后面依次是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5人下了飞机，刚刚站定，欢迎者立刻紧步上前。

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抢先赶到毛泽东身边，他们都操着湘潭话，握手问候。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了。

现存台湾的史料《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这样记载的：“毛于摄影记者包围下……手指对面山景，自言自语谓：‘青山绿水好风景。’”

周恩来一看，顿时急了，他马上招呼记者们说：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吧。”

周恩来把毛泽东事先准备的机场讲话材料，分发给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这边新闻记者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毛泽东的书面讲话材料，那边厢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走到毛泽东身边，介绍毛泽东与各方人士见面。正当乔冠华逐一介绍时，毛泽东忽然从人群里发现了张澜，不仅是因为张澜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更主要的是张澜的那件麻灰色旧布长袍，挤在华衣衮服中独显寒酸。毛泽东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他顾不上乔冠华介绍了，径自走到张澜跟前，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笑容荡漾地说道：

“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字表方，人称表老；毛泽东神态自然，如见故人。

“不敢！不敢！”张澜只觉得眼前一亮，立即握住了毛泽东那双温暖绵软的大手掌，一双明眸亲切地凝视着眼前这位魁梧奇伟、威重当代的重要人物，满脸堆笑说道：“润之先生好！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亲热地说着，一双睿智的目光饱含敬意地望着这位眉宇清肃、气骨刚正的“川北圣人”。

“应该的嘛，你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哪里，哪里！”

毛泽东与张澜此前虽然素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就此寒暄开了。乔冠华走了过来，毛泽东只得松开紧攥着的张澜的手说：

“改日长谈。”

乔冠华继续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迎候者。毛泽东和邵力子已经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时光是无情的，64岁的邵力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而52岁的毛泽东也失去了青年时代的英俊，显然发胖了。他与矮小的邵力子站在一起，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已经等候多时，他和毛泽东紧紧握手，互致问候。二人分别18年后在重庆再次相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一双锐利灵敏的目光照应着全场，一俟乔冠华介绍完毕，立刻从毛泽东身边绕过去跟张澜握手，请张澜过来与毛泽东并立，又邀张治中、邵力子和郭沫若分站在毛泽东、张澜两旁。摄影记者们早已纷纷上前，忙着抢拍这个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同赫尔利等人拍完新闻电影及照片后，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录的毛泽东机场谈话仅有210字——毛先生在机场接见记者时称：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重庆各界人士和记者们一齐拥了上去，有的提问题，有的报姓名。路透社记者问：

“请问毛泽东先生，假如谈判破裂时……”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欢迎仪式结束了，周至柔请毛泽东一行上车。毛泽东问身边的张治中：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张治中说：

“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条件最好的山涧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嘛，为什么在中国还偏要住美国招待所呢？”

“政府招待所也在山涧林园，只是相比之下，条件有些差，不知毛先生可肯屈就？”

“我想，总不会比延安的窑洞差吧？你说对不对，文白先生？哈哈哈……”

此时，整个山城都沸腾了！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新闻，已经成了重庆市民街谈巷议的中心。原来早在28日这天早晨，《新华日报》就已经预先刊登了毛泽东即将到达重庆的消息。下午5时前，《新华日报》又印发了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毛泽东来了！”“毛泽东到重庆了！”无数的工人、市民、学生拥上街头，都想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毛泽东抵达重庆不仅轰动了山城，而且轰动了整个国统区，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报纸、社会名流，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热烈赞扬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说：

“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分别致信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寄以厚望，他在信中写道：

“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

毛泽东到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的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说：

“你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中外舆论一致称颂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却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曾经说过：“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再说28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一行抵达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举办的欢迎会。

晚上8时，蒋介石在山涧林园官邸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接风洗尘。

林园位于重庆市西郊歌乐山南麓的槽谷之中，山上古柏青松，峰峦叠嶂，曲径通幽。这里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故称林园。1943年8月林森病逝后，蒋介石于第二年搬进林园，在这里又新建了3栋楼房。

毛泽东在张治中、邵力子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王若飞出席了欢迎宴会。已经18年未晤面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了，一个看起来不修边幅，一个则是衣冠肃整。毛泽东尽管穿了一双新皮鞋，但他那皱巴巴的新衣服，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来的一样。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而且还挂满了勋章。

国民党方面作陪的还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和魏德迈也出席了宴会。

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说：

“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8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吧！”

蒋介石受不了毛泽东的吞云吐雾，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说：

“是呀！18个年头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中国了。”

毛泽东见蒋介石在说话前轻轻地挥挥手，立刻意识到，蒋介石是受不了这浓浓的烟味。于是，他默默地将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了。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10余次会面中，一直克制着没有抽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曾对他的政治亲信陈布雷说：

“毛泽东的自制力真强，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一天要抽50支烟。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对不抽一支，无怪乎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在这次宴会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毛泽东的镇静透出他内心的自信，面对蒋介石，每每以坦诚相见。蒋介石的矜持则遮掩不住他内心的奸诈，在毛泽东面前，往往虚以委蛇，阴遮阳盖。**宴会上的其他人，都关注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看着二人的表演，他们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

当人们为毛泽东敬酒时，周恩来一一接过来，替毛泽东喝下。毛泽东尽管饮酒甚少，但吃饭很多，蒋介石见了，不无讥讽地说：

“你的肚子真大啊。”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随口答道：

“是啊，我的肚量大。”

是日晚，毛泽东留宿林园，蒋介石对毛泽东说：

“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行。”

毛泽东住2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则住在林园3号楼。

周恩来亲自检查了毛泽东的住处，叮嘱警卫人员要机警、细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毛泽东的副官蒋泽民、贴身警卫龙飞虎和陈龙，都和衣躺在毛泽东卧室前的客厅沙发上，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毛泽东虽然旅途劳累，却辗转难眠。一是他骤然间不习惯这暑热的山城气候；二是他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林园的软床。思考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向晚起的他，在8月29日清早5点多，就下了床，轻轻走出卧室。警卫员随即也从沙发上起来了。

毛泽东信步走出2号楼，沿着林间小道，慢慢踱着。警卫员在他身后紧跟着。猛然间，毛泽东见到一个人从对面踱过来。4目相对，彼此都感到意外。

“蒋委员长。”

毛泽东脱口而出。他熟读历史，自然是深谙韬光养晦之计，此时此刻，他一改在公众场合叫蒋介石为“蒋先生”的称呼。蒋介石自然很高兴，就亲切地说：

“哦，润之先生，睡得好么？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习惯？”

毛泽东笑道：

“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啊！委员长是否有同感？”

“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应付着，一边说：“好吧，润之先生，坐下聊聊。”

两个人在小道旁的石鼓凳上坐了下来，中间隔着一张蘑菇型的石桌。蒋介石说起了林园，提起了林森。毛泽东也说起了他和林森的交往。毛泽东说，林森去世时，他曾去电致哀。蒋介石说，林森病危时，周恩来曾去医院探望。两人居然谈得很得体，彼此都在寻找共同的话题，该进早餐了，方才从石凳上起身道别。

林园的西式早餐，就是黄油、牛奶、面包、炸牛排，跟毛泽东的口味相去甚远。毛泽东笑着对警卫说：

“蒋介石吃的是美国饭！我们是中国人，以后请他们还是给我吃中国饭。”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等人，在林园3号楼进行了初步会谈。

下午，国共双方会谈正式开始。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宣布了谈判代表名单：蒋介石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

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意听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说：

“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说：

“中共方面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和平能够实现……”

蒋介石截住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反驳道：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8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地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至此，毛泽东新来乍到的热烈和谐气氛戛然而止，双方在谈判桌旁开始了唇枪舌战。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谈判3原则，他宣布说：

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政治与军事问题整个解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就在8月29日这一天，何应钦密令国民党各战区重印了蒋介石1933年编的所谓的《剿匪手册》。

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做一般性的交换意见。

是日晚，毛泽东继续住在林园2号楼。黄炎培，傅斯年等6位赴延安的参政员，到毛泽东的住所拜访。

毛泽东在林园又住了一夜，便决心离去。他对周恩来说：

“此处戒备森严，我简直成了‘笼中之鸟’。”

周恩来说他也有同感。此时，中共方面在重庆有两处宅院，一个是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个是周恩来住的上清寺曾家岩50号，人称“周公馆”。曾家岩50号比较狭小，起居拘束，2楼还住着一位国民党官员，显然不宜于毛泽东居住。于是，周恩来就向蒋介石提出，毛泽东还是住到红岩嘴去好。蒋介石同意了。可是红岩嘴一是太偏僻，远离市区，山坡陡，石级多，于来访者有诸多不便；二是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住这片红区，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物，此处也不是毛泽东理想的住所。为此，周恩来便去找张治中商量，向张治中说明了他的苦恼，没想到张治中当即表示把他离“周公馆”只有一箭之遥的的官邸上清寺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他一家可以搬到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所平房里去住。

桂园的确是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对面是蒋介石的官邸德安里3号，离红岩嘴也不算太远，可以说对内对外都很方便。自8月30日起，毛泽东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和休息，由朱友学负责安排警卫，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做饭，晚上就可以回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自此，桂园、林园和德安里3号成了重庆谈判最引人注目的3个轴心。

张治中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对自己的家人反复交代，不要去桂园打扰客人，交代在郊外南开中学上学的女儿素我、素央、素初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并把在城内上学的小儿一纯和小女素久也安排到桂园后面的平房里去住。他还特别安排张家的服务人员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让外人有任何插手的机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因为市区里的散兵游勇比较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几个警卫员，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拟增加警卫力量，可一般警卫又无济于事，最后决定请宪兵来桂园担任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要他部署警力，由他们负责对所有来桂园的访客进行登记和监督，每天要向上司汇报警卫情况，并不断调换其负责人。

再说8月30日，柳亚子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送来的一封邀请函。

李少石，原名国俊，又名振，字默农，广东新会外海区潮连乡人，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调到香港工作，1929年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调回香港建立联系上海中央和苏区中央的秘密交通站，就在这一年，他与廖仲恺、何香凝的长女廖梦醒成婚，1933年与廖梦醒同时奉调至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并任中国工人通讯社英文翻译，1943年春奉调重庆，化名少石，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际工作是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兼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他今天来见柳亚子，就是奉周恩来之命，送来了毛泽东的邀请函。柳亚子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与一些老友聚会，望先生拨冗莅临。毛泽东”

柳亚子是在1944年9月12日从桂林飞往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频繁。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赋诗《延安一首》寄毛泽东，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相反，他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发动3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在《口号二首》里，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周恩来便去告诉张澜、鲜英说：

“主席下午要来特园看望你们。”

张澜说：

“主席刚到重庆，国事繁忙，应该由我们去拜望他才是。”

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自己来，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周恩来走后，鲜英马上吩咐家人打扫宅院，准备迎接毛泽东光临。

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小车开进了特园的大门，张澜、鲜英马上迎了上去。几名警卫人员先下车，打开车门。张澜、鲜英见毛泽东、周恩来下了车，急步上前，热烈握手，谈笑甚欢。

特园的名字出自鲜英的字——特生，建于1931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20余亩，住宅面积7亩半左右，正房是3层楼房，大小20余间，主楼名“达观楼”，前后是花园。整个宅院依山傍水，结构严谨，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院幽静，景色秀丽宜人。

毛泽东环顾四周，观赏特园的风景，赞道：

“这宅子坐落在山弯弯里，碧山、翠林、绿水萦绕，楼房庭院错落有致，真是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张澜、鲜英迎接客人步入前花园，4人边走边谈，穿过葡萄架，来到花园台阶前。特园里的居家老少都站在台阶上迎候客人。鲜英的小辈们一边亲昵地向周恩来这位特园的常客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一边又屏息静气，怯生生地争睹毛泽东的丰仪神采。周恩来向他们点头微笑，毛泽东满面含笑，举起厚实的大手，伸向前方，频频挥动着，招呼着。

这时候全宅仆佣等人，也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姿，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纷纷前来瞻仰。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问好，神态自然，平易近人。张澜见此情景，深深地被感动了，便对鲜英叹道：

“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领袖啊！我自己出身农家，至今恐怕脚上还闻得出泥巴的气息，可多年来弃农，读书，从政，奔走国事，沾染上了士大夫习气了啊！比之于润之先生，能无赧乎！”

毛泽东随着主人来到二门口，忽然站定身躯，仰面观看门额上的一块匾，只见上面书写着“民主之家”4个隶体大字，口中喃喃道：

“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

毛泽东又觉得这一笔隶书清劲秀逸，看落款处霍然入目者，是冯玉祥的大名，便笑着对张澜说：

“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

“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在一旁解释道：

“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听到这个名字，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泽东笑道：

“原来这是董老赠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题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堪称三绝了。”

众人点头赞许。毛泽东的视线转移到两旁的楹联，轻声念道：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毛泽东读毕上联，侧首问鲜英：

“谁的手笔？”

鲜英笑答：

“表老所作。”

毛泽东赞道：

“意义好，词好。”

“哪里，哪里！”

张澜谦虚道。毛泽东又笑对鲜英说：

“你不仅古道热肠，任侠好义，还如此雅达，数风流人物，还看我们的鲜特生啊！”

“毛先生打趣了。”

鲜英也连连摆着手。毛泽东侧首含笑，打量着鲜英：

“这是表老对你的评价嘛，你这位儒将文武全才，又如此潇洒，如此慷慨大度，还不配称风流？”

原来这鲜英乃是四川西充县人，早年曾入同盟会。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配备了一个支队的兵力，委任鲜英为支队长。杨森、刘湘均属鲜英的部下。鲜英还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1925年他任四川陆军第10师师长、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鲜英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反蒋抗日，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1939年以后，鲜英看到国事日非，遂谢绝仕途。

且说毛泽东接着念出下联：

“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读罢下联，他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一句，赞道：

“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在众人的赞美声和笑声中，张澜、鲜英引领客人穿过二门，转弯抹角，进入张澜卧室。

这是一间仅有14平方米的小房间。张澜到重庆，应鲜英之邀，住在此处。张澜素来简朴，不喜奢华，鲜英曲承其意，不事铺张，只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点缀其中而已。张澜笑对毛泽东道：

“斯是陋室。”

毛泽东随口答道：

“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4人坐定，女仆送上香茗。鲜英打开上等听装香烟，递给毛泽东一支，并替他点燃了。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对张澜说道：

“表老，我今天下午还要同国民党代表继续会谈，先行告辞了。”

张澜忙说：

“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鲜英送走周恩来，毛泽东对张澜说道：

“表老，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转达朱德同志对您这位老师的问候。”

原来大约在38年前，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兼任讲授修身课，朱德在这个学校曾受过他的影响和教诲。张澜说：

“谢谢他！回延安后，请代我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点头，又道：

“其次，您的老朋友吴玉章同志托我向您问候。”

“岂敢，岂敢！烦请代致谢忱，并颂安康。我们一别多时，彼此南北相乖，无缘会面，时在念中，时在念中。”

毛泽东说：

“一定都替您转达到。”

张澜话头一转，感叹道：

“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鲜英也说：

“我们这些人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心啊!”

毛泽东神情坦荡，悠然一笑，感激道：

“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做了充分研究和布置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毛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共产党领袖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魄，但他心中仍然有所不安，他说：

“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3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其必大放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又郑重地说：

“润之先生，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说：‘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泽东笑着说：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咀嚼着毛泽东的话，稍顷，肃然问道：

“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将如何？”

毛泽东一皱眉头，眉尖起了个疙瘩。他接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吐出团团浓雾，说道：

“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大军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已有80万大军。”

张澜“哦”了一声，露出惊讶和愤慨的神色。毛泽东继续说：

“所以说蒋介石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足见此人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张澜忧心忡忡道：“内战危机重重啊！”

“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3大顾虑：1、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一万万、军队120万、民兵200多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2、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合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3、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3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就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不先动手，后发制人，还要怎样呢？”

张澜十分赞赏毛泽东透彻精辟的剖析。他想了一想，郑重说道：

“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摇了一下头，稍倾，他又说道：“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恩来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情况，如何？”

“那也好。”

就在这时，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妇人出现在门口。妇人向毛泽东、张澜莞尔一笑，托着盛满糕点的红色漆盘子，款款走到书桌旁，放下盘子，将糕点分摆在3人面前，笑道：

“粗点心，请随意用一点。”

张澜向毛泽东介绍说：

“润之先生，这位就是鲜夫人。”

毛泽东满面笑容，起身和鲜夫人握手致谢。

“不敢当，不敢当！”

鲜英夫人忙答礼退去。毛泽东接着就中共中央8月25日《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6项紧急措施，进行了详细解释。张澜听后，连声称赞说：

“很公道，很公道！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批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6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

他说到这里，忽有所悟，捋着胡子笑道：

“您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毛泽东、鲜英都笑了。毛泽东又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张澜为之兴奋、激动，说道：

“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几位参政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正在此时，一名警卫人员敲门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今晚宴会的时间快到了。”

毛泽东一看表，笑对张澜、鲜英说：

“我们谈话忘记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他也邀了我。”

张澜接口道。

“那好，我们晚上再见。”

毛泽东欣然离去。鲜英对着毛泽东的背影赞叹道：

“毛泽东真伟大，真了不起啊！”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做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8月29日下午，在国共双方初次正式会谈中，蒋介石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毛泽东知道蒋介石历来说话言不由衷，不管他说什么都要反着听。所以，关于蒋介石这一番表白，毛泽东在与张澜、鲜英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谈话中说：“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是出于宣传和争取民主党派人士支持的需要。可自此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就一直沿袭了毛泽东的这一策略的说法，说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未做准备，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因此谈判的一切提案均由共产党提出。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定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蒋介石除了在8月28日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谈判方针外，还在毛泽东抵达重庆3小时前，就召集要员们商讨对策。后来张治中曾说：“蒋介石从来不做蚀本生意，从来不做没有准备之事。重庆谈判他采用后发制人，所以常被误以为他没有准备。”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本身是多彩的，我们后人对于历史做结论，应该好好用点脑子，否则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小看了前人。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

**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

**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屈。”**

话说1945年8月30日晚，毛泽东出席张治中的招待宴会，作陪的有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张澜等人。本传前边说过，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邹鲁、叶楚伧等人共事多时。时隔多年，毛泽东与他们又见面了，谈笑甚欢。

晚饭后，于右任辞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来见毛泽东，众人又晤谈多时方罢。

8月30日夜，毛泽东一行到了红岩嘴，尽管这里的房舍比林园差得多，可这里是被称为共产党驻重庆的“大使馆”，是重庆的“红区”。毛泽东在这里如鱼得水，好像回到了老家一样。

此时，柳亚子应毛泽东上午之邀，来到了红岩嘴。重庆文化界的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也已经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来到会客室。周恩来一一介绍着来宾。毛泽东走到柳亚子面前，握着柳亚子的双手，说：

“不用介绍了，不用介绍了。亚子先生，您还好么？我们好像有19年未见面了。”

柳亚子连忙说：

“是的，是的！还好，还好！”

“19年的变化真大哟，我们都好不容易走过来了，特别是您。今晚是和大家初次见面，结识新朋友，探望老朋友。亚子先生，我如果有暇一定要到府上去探访您，咱们要好好聊聊。”毛泽东说罢又问道：“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供拜读么？”

柳亚子闻言，立即兴奋起来，随口吟道：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吟罢，他提笔抄写工整，递给毛泽东，说：

“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了，凝神朗诵一遍，赞道：

“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

接着，毛泽东和柳亚子、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等人促膝谈心。说起国内外时局，沈雁冰问毛泽东：

“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

毛泽东说：

“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

柳亚子回到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又赋诗两首，其中几句是：

“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

周恩来在送走客人后，安排毛泽东住在最凉快的2楼右手第一间。他对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童小鹏等人说：

“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要再穿皮鞋。楼道、过道全是木板铺成的，穿皮鞋会发出‘噔噔’的响声，影响毛主席工作和休息。”

童小鹏和在3楼工作的电台人员，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工作，上下楼干脆都打赤脚。

午夜时分，毛泽东将他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拟出的、准备于下月初向国民党提交的11条意见，电告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这11条意见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与合法地位。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8、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5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10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4个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地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11、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国民参政会，出席邵力子的宴请。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屈武等负责人。

原来在这天上午，王炳南就通知屈武说，近日不要离开重庆，周恩来已请示了毛泽东，将要会见你们。

下午3时，屈武和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8人，相继到达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在客厅里等候毛泽东会见，陪同的有王若飞、王炳南、徐冰。不一会儿，毛泽东随着周恩来进了客厅，他笑容满面，向客人们挥手致意，连声说：

“欢迎！欢迎！”

王炳南把屈武等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以手示意说：

“请坐！请坐！”

众人围着毛泽东成半圆形坐下。屈武和王昆仑坐在毛泽东左边，周恩来坐在毛泽东右边。毛泽东说：

“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要感谢你们。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我们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谈。”

周恩来要王昆仑先发言，王昆仑便说道：

“毛主席来到重庆，举国欢腾。人民遭受了8年苦难，希望和平，毛主席来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重庆市拥到新华书店瞻仰毛主席照片的人群，就表现了他们的心愿。我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雾都重庆的气候不知主席适应否？山城气候变化无常，尚请主席保重。”

毛泽东环视着大家说：

“谢谢你们。我这个人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好。”

王昆仑谈到了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的情况，他说：

“蒋介石对一部分中央委员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到我们的任务。”

大家提起蒋介石在六大上骂王昆仑的事，纷纷发言说：

“5月10日下午，蒋介石大发其怒，指着昆仑兄骂道：‘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还像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蒋介石所说的共产党，指的是昆仑兄的夫人曹孟君。当时会场上一片哗然。昆仑兄从容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事后，蒋介石自知失态，在中央纪念周上承认语言不当，他说：‘请同志们不要在意。’他还派黄少谷向昆仑兄解释误会。于右任先生很幽默地说：‘王昆仑10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道：

“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

王昆仑说：

“这次我虽然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蒋介石之为人极不可信，他3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这个人只有独裁之念，而绝无为人民谋幸福之心。贯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食言而肥，是他的习性。目前这样做，为了掩盖他的内战阴谋，欺骗全国人民，以应付中共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的倡议。如您不来，他就将破坏和平之责推到中共身上。他蒋介石没有想到您敢于冒险犯难、大义凛然来到重庆。打破了他的阴谋，已经取得一次胜利。您到重庆，使举世皆知中共谋求和平诚意，气势上就压倒了反动派。毛主席今天和我们谈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见毛泽东态度随和，也就无拘无束了，纷纷劝毛泽东说：

“蒋介石心狠手辣，还要请主席注意安全。”

王昆仑说：

“此次谈判，前途堪忧，恐怕收效甚微。”

毛泽东诙谐幽默地说：

“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我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侯外庐担忧地说：

“只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国民党犹如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老人，共产党又好比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妙龄女郎，这样两人结婚自然是希望渺茫。”

毛泽东用右手把下巴一抹，笑道：

“老头子刮刮胡子净净面，不就行了吗？”

众人哄堂大笑。王昆仑明白，毛泽东这话是比喻国民党内部的自身改造问题，沉吟道：

“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哟！”

毛泽东说：

“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要学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七十二变，外加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侯外庐说：

“《红楼梦》有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不正好说明事情在向相反方面转化嘛！”

毛泽东说：

“我们的目标是4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

王昆仑恍然大悟地说：

“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

毛泽东接着说：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屈**。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通过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以和谈为幌子实际仍旧是搞独裁内战。这可以用事实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觉悟。我们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尽力阻止内战。内战不仅会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而且又危及世界和平。”

他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振兴之路，就是和为贵，其它打算都是错误的！**至于说到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时，作了长谈。二位老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教育意义了。我谢谢大家关心。不过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蒋先生要贸然违反人民意志可能加害于我，我料想他还不敢，有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既来了，他不会那么做。**”

毛泽东掏出怀表看看，已是下午5点30分，望了一下王若飞说：

“看来，我同民主革命同盟的朋友们有缘分。我们谈得很投机嘛！”

王若飞征询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宣布说：

“毛主席请大家共进晚餐。”

这是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不久，他因有别的事情要应付，说声“失陪”先行退席。

饭后，王炳南告诉王昆仑、屈武和许宝驹，要他们3人留下，说是毛泽东还要和他们谈话。

晚上8点，王昆仑、屈武和许宝驹被召到另一个房间里，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也在座。毛泽东说：

“对不起，劳你们久等了，请坐。”

待客人坐定后，毛泽东说：

“我很想再听听你们的谈话。你们可以畅所欲言。讲讲国民党元老的看法及其它方面的反应。”

屈武说：

“主席这次来重庆谈判，各方面反应都非常强烈，称赞主席大智大勇，很得人心。国际反应也很强烈。昨天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对我说：‘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是中国和平的曙光，将会轰动世界。在对日作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分歧，阻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动员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和创造新的民主生活方面，有了很大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增长。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有关中国前途。如果和平谈判成功，对于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将起推动作用。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也将起重大作用。’因此，他们也希望和谈成功。”

毛泽东说：

“**屈武同志是于右任先生女婿，又是蒋经国好友，请谈谈他们的看法。**”

屈武说：

“主席这次谈判，出于国民党元老的意料之外，很多人都以为主席不会亲自来，而是派人来谈。于右任先生对我说：‘蒋介石很可能是单相思，毛泽东未必亲临重庆。’主席抵达重庆后，于先生说：‘真没想到，毛先生如此顾全大局，可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张治中也说：‘毛泽东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于右任对张治中说：‘你陪毛先生来重庆，将来史书上要记上：秋八月，张治中陪毛公飞渝。’**孙科和邵力子等人也都表示，毛先生能来，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至于蒋经国，他说：‘谈得好是好事。’但他这句话含义是怕难得谈好，这中间就有文章。**总之，举国上下、国民党的有识之士，都极望和平。但一些掌实权的人，他们怕中共得势于他们不利，妄图消灭共产党，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扩大他们的权势，使中国仍像抗战前一样，由他们统治。蒋介石是这些人的总代表。他们认为可以消灭共产党，因为他们保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反共方针受到美国的支持；已取得全国胜利果实和美国军援。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一股反动势力是蒋介石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想和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他们不愿听。他们想的是内战独裁。”

毛泽东说：

“他们想在内战中捞得好处，但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无还手之力，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要是那样好摆布，他也不会请我来谈判了。**敢入虎穴，就不是畏虎之人**。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这是战后人民的普遍愿望。即使前进道路会迂回曲折，斗争会十分复杂，有时要委曲求全，但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力争的。”

王昆仑说:

“**在民主人士中，大家企望和平，总希望共产党尽量让步。牺牲人民利益来求得和平。他们没想到，今天中国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做为人民的后盾，蒋介石不会让民主人士说半句话的。**这种想乞讨民主的想法，我看很天真。所以在民主队伍中，也还要进行宣传，使大家明白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凭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所以，共产党的让步也应是有限度的。”

王昆仑3人又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矛盾方面和国民党口蜜腹剑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

“蒋介石内战之心不死，但他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想利用时间做内战部署。**我们革命力量尽力争取和平，能争取和平是福**。蒋介石发动内战，革命力量也有一个应变准备的时间。要尽力团结争取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使他们看清形势，为和平团结出力。”

他看了看表，对屈武说：

“请问候于右任老先生。于先生书法、诗词功底都很深，他为新华日报写刊头，听说写了十几张，可见他认真的态度。”

屈武说：

“于右任先生几乎天天写字。”

毛泽东说：

“可惜我没他那么多时间。快天亮了，谢谢你们。”

于是，王昆仑、屈武、许宝驹3人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1945年9月1日下午7时，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陈立夫举行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并生效。

此时天上下着细雨，过往的行人都被文协大门前的热闹情形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冒雨伫立，引颈围观。众人都在谈论着毛泽东，猜想他会不会来出席酒会。周谷城在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带领下，也早早赶来了，站在离会场入口处几十步远的地方等候着。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经观音岩向文化协会稳步走来。只见他身着蓝布衣服，头戴一顶灰白色礼帽，手里握着一根手杖，神态非常自然。大门外立刻欢声四起，人们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簇拥在他的周围，诗人臧克家也一直追随在后边。

周谷城一见毛泽东，急忙快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上话来。多年不见，音容邈渺，但毛泽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他用带有陕西口音的湖南话大声问道：

“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周谷城赶紧回答：

“是的。”

毛泽东打了一个手势，说：

“18年了！”

说着眼里禁不住涌出了泪花。毛泽东念旧情深，使周谷城非常感动，也忍不住流了泪。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关切地问：

“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

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来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说罢，他仰面大笑起来。周围的人都被他这句风趣话逗笑了。大家紧随着毛泽东，一齐拥到楼上来了。

出席酒会的来宾多达500余人，有宋庆龄、沈钧儒、覃理鸣、董必武、郭沫若、史良、谭平山、马寅初、王昆仑、李德全、沈雁冰、侯外庐等，还有国民党的其他军政要员冯玉祥、陈诚、王世杰、张治中等，中苏文化协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都挤得满满的。毛泽东进入会场，各界名人争先恐后围上去和他握手，所到之处无不洋溢着真情的问候。

冯玉祥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

“今天这个大会，正是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要从中破坏！”

冯玉祥的话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共鸣，大家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在会场上自始至终成为与会者注目的中心。冯玉祥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

“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来来，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践干杯！”

干杯之后，冯玉祥背过身去，用手帕拭泪。覃理鸣也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只是流泪，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依次到各个会议室看望与会者，很多人都向毛泽东举起了祝福的酒杯。告辞时，又是一连串的热烈握手，许多人还恋恋不舍地一直把毛泽东送到门口。在他上车时，聚集在大门外的千百名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先生！”“欢迎，欢迎！”

晚上8点，毛泽东同周恩来应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的邀请，赴吴铁城府邸出席宴会，冯玉祥、邵力子、甘乃光作陪。

席间，大家畅谈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谈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处理时，毛泽东说：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

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说：

“那好极了，这34年（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5年——笔者注）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冯玉祥所说的“民六为他”指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民十三也是为他”是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的“北京政变”。

散席后，冯玉祥送毛泽东回桂园。由于天黑路滑，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车子掉在道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其随行人员帮着推车，却怎么也推不出来。冯玉祥笑着说：

“好了，既然推不出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说罢，不由分说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此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梅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8项原则性意见：

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受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4、应给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7、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8、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欲知国民党能否接受毛泽东提出的8项原则性意见，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9月2日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8项原则性意见，只是抛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如果真按照他在8月30日所拟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11条意见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国共两党之间几乎可以说是南北分治，平分秋色了。这的确是一着妙棋！毛泽东非常明白，你姓蒋的要后发制人么？要我提条件，那么好吧，我就来个漫天要价，看你如何就地还钱？斗勇尚需斗智。智者无形，智者不逞匹夫之勇而能屈人之兵也。

**第4章**

**“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这次国共会谈一定要成**

**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把握，再加上大**

**家的努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

**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

话说1945年9月2日中午，由鲜英做东，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沈钧儒、黄炎培、冷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再度驾临特园。张澜、鲜英和沈钧儒等7位著名人士一起出迎。毛泽东一进特园，便兴冲冲地说道：

“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众人闻言皆喜，将3位客人迎入大客厅坐定。不一会儿，一桌丰盛酒席摆了上来。张澜、鲜英等人起身请客人入席。毛泽东推让不过只得坐了首席，他拉着张澜请他坐在自己右边。鲜英是宅主，陪侍在左侧，其他人等随意落座。

鲜英站起身来，手执大酒壶，先给毛泽东、张澜各满斟一杯，然后离座，逐个斟满了杯，回到座位上，指着毛泽东杯里的酒，笑着说道：

“这是家酿的枣子酒，请毛先生一尝。”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我在特园宴请客人常用此酒，这枣子酒浓度不高，味道却香而醇厚。”

毛泽东便笑道：

“特生先生献家宝喽！我不胜此物，但今天定要领这个情，一醉方休！”

他的话引来满堂笑声。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不善饮酒，呷一杯葡萄酒也会满脸通红，所以他平时极少喝酒。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用酒：一是为睡觉，他用1杯就会头晕，3杯必然倒下；因此，有时为了入睡快，就来上1杯。二是为打仗或写作，他为打一场重要的战役或者写一篇重要的文章常常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酒，掌握用量，间或饮一点，以刺激兴奋神经。

张澜站起来，举着酒杯，热情激动的目光环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兴奋地说：

“今天承蒙3位不弃，屈驾特园，我代表民盟中央全体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谢忱，干杯！”

大家一起站起身来，十几只杯子碰撞出和谐而清脆的声响。张澜又替毛泽东斟满一杯，自己也满上了，然后举杯敬毛泽东，开口吟道：

“会须一饮三百杯！”

他吟的是唐朝李白《将尽酒》中的一句。

“且共欢此饮！”

毛泽东脱口而出，对的是东晋陶潜《饮酒》中的一句。两人碰杯后，一饮而尽。毛泽东两杯酒下肚，脸上早已红到脖子根上了，便放下了杯子。主人见他的确不善饮酒，也就不再多劝了。毛泽东勉励大家道：

“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宴会在热情洋溢亲切无间的气氛中进行着。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表达了对和谈的期望。他还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回忆五四运动往事。宾主之间谈得最多的还是大主题：当今时局。一时间觥动觞举，酒酣耳热，神采飞扬，谈笑甚欢。

宴饮过半，仆人上了一道甜菜，另外端来一大碗白开水。鲜英拿起汤匙，凑到大碗边，笑着对毛泽东说道：

“请洗一洗。”

毛泽东说：

“不必洗了，甜咸一样吃，这些菜就够好了，老百姓哪里吃得到。”

他不洗汤匙，主人也不好再洗，大家也都跟着不洗了。宴毕，众人坐在客厅里饮茶叙话。忽然从边门那厢闪出来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本纪念册，神情踌躇，一副欲进还退的样子。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身边，毕恭毕敬行了个90度鞠躬礼，羞怯地说：

“毛伯伯，请您在上面题词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瞧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忙接过纪念册，温和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鲜继根。”

这个姓鲜的小姑娘就是鲜英的女儿。毛泽东点头笑道：

“好，好。”

此时，鲜英正在招呼客人抽烟用茶，闻声回过头来，挥手叫道：

“大人在这里说话，你来做什么！不懂规矩！还不快出去！”

“爸爸，我请毛伯伯题词呢！”

鲜继根显得有点委屈的样子。毛泽东笑着对鲜英说：

“你啊，真是个严君。”

他说着，起身拉了鲜继根的手走到桌子边，翻开纪念册放到桌子上。鲜继根立刻整好文房四宝，磨好墨。毛泽东执管在手，蘸得浓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鲜英早已跟了过来，捋着尺把长的银须，双目炯炯，心神贯注地看着，见毛泽东署名已毕，反复吟哦，赞叹不已。张澜等人也都围上来观看，只见纪念册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光明在望”。毛泽东笑对诸公说：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谢谢毛伯伯，谢谢毛伯伯！”

鲜继根粲然一笑，十分小心地捧着纪念册，飞也似地去了。

转眼已是午后3时，周恩来催促毛泽东动身。毛泽东因为要在桂园会见邹鲁和各方友好，便告辞道：

“已经约定一些朋友在桂园见面。”

于是，张澜、鲜英等人送客出来，直到大门口，拱手而别。

9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邹鲁及各方友好人士。

是日晚8时半，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还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同蒋介石就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

“我们的100多万军队，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

蒋介石答复说：

“最多只能编12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毛泽东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蒋介石说：

“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

毛泽东说：

“应由各党各派派出代表参加政府，立即对现在政府进行改组，使之民主化。”

蒋介石说：

“中央政府之组织之人事，暂不更动，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毛泽东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应当根据民主原则重选，抗战前的国民党单方面选出的代表，应宣布无效。蒋介石说：

“国大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选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新华社以《蒋介石先生宴请毛主席》为题报道称：

【新华社重庆二日电】本月2日为日本正式投降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特于2日晚8时半，在其官邸宴请毛主席及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并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遹、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桢、雷震、白崇禧、翁文灏、许孝炎等作陪。席间蒋介石先生称：“今日为日本投降日，欢迎毛泽东先生，倍加高兴。”毛主席对蒋氏盛意，亦表示感谢，并庆祝胜利。

9月3日上午，毛泽东会见王世杰。由周恩来、王若飞将稍作修改后的11条意见，面交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呈蒋介石。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王炳南陪同下访问了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

毛泽东首先来到于右任官邸，守门人说蒋介石正在于右任家作客，毛泽东便提议先去看望同住一个院子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他信步走进了戴季陶的官邸“陶园”。戴季陶是坚决反对和共产党谈判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拜访他，一开始有些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后来他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叙谈之间也无形中连连点头，对毛泽东深表敬佩。

从戴府出来，毛泽东在小道上和正要来看望戴季陶的蒋介石遇了个正着。蒋介石问毛泽东去了哪里？毛泽东说刚见到了戴季陶。蒋介石闻言先是一怔，继而佯笑道：

“好，见见好，见见好。”

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韩国临时政府官员。

此后，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到郭沫若住所天官府，看望郭沫若及文化界人士，得知重庆各界正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交通拥挤堵塞，已经无法前往，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桂园。

下午6时，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和周谷城、邓初民、冯乃超、张奚若、臧克家等20余人，赶到了桂园。徐冰在门口迎宾，向毛泽东一一介绍着客人，临到臧克家，徐冰说：

“这位是诗人臧克家。”

毛泽东微笑着和臧克家握手问好。不一会儿，翦伯赞也来了，毛泽东起身迎上前去，与他亲切握手。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家庭，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常务理事身份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冯玉祥曾请翦伯赞为他讲解中国史。皖南事变后，文化界一部分进步人士纷纷疏散到香港或解放区，而翦伯赞则留在了重庆，用一年半时间撰写出了70余万字的《中国史纲》第1卷和第2卷。

翦伯赞与毛泽东寒暄了一番，落座叙话，他说：

“润之先生来赴鸿门宴，殊为不易呀！”

毛泽东微笑道：

“民主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臧克家问：

“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

毛泽东说：

“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

周谷城问毛泽东：

“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幽默地说：

“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先生。”

毛泽东转过身，对坐在他左侧的郭沫若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说：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事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听觉不好，他特别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手势。他见毛泽东没有手表，随身带的只是一只旧怀表，就随手摘下自己的欧米嘎圆形机械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后来，毛泽东一直带着这块手表，虽然也修过，也换过表带，但他还是非常珍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能叫人拿走。

傍晚7时半，毛泽东赴苏联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欢迎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英美法各国大使及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使馆官员。

9月4日，蒋介石看了共产党方面的11点意见后，最初的反应是“脑筋深受刺激”。他也拟出了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这个要点一开头就说中共9月3日的11点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他说，中共方案第1、第2条提出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我的领导，如果出于诚意，那么其余各条就根本不应提出。他还说，他提出的谈判要点，是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蒋介石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有4条内容：

1、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派人士参加。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把他亲自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正式指定他们4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出对中共9月3日所提方案的答复方案。

9月4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来桂园拜访的白崇禧。

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的邀请，共进午餐。

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

是日晚，毛泽东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邹鲁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

本传前面说过，邹鲁和一班西山会议派在1925年曾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于树德的国民党党籍，树起了反共的旗号。但邹鲁在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本土肥原诱其驱逐张学良的图谋，指斥土肥原说：“我国稍有知识的，也决不愿做傀儡出卖国家，何况我是个革命者？张学良是我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政治如何，都是我国内部的事，何必劳你异国过问？至于东北首长，更无需你拥护！”1935年春，土肥原游说西南军阀反蒋，又对邹鲁表示，愿借款及军械以共同防俄防共，邹鲁说：“我反共最早而又最坚决不渝。如日本有诚意与中国合作防共防俄，应即还我东北，否则无合作可言。”后来邹鲁还曾经向西南当局提出：“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他向许崇智、叶楚伧提出了“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后，邹鲁又向蒋介石提出了“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毛泽东鉴于邹鲁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在席间晤谈之中对其多有溢美之词。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接着，他又会见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和各方友好人士。

晚上，黄炎培、傅斯年等赴延安的6位参政员，在傅斯年工作的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9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驱车来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张伯苓。

毛泽东一行到了柳亚子的寓所，柳亚子将他们迎入室内。柳亚子感动之极，当即赋诗一首，诗云：

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当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柳亚子吟罢，拿出一本诗稿，说：

“我现在正在编一本《民国诗选》，是替我的好友林庚白完成心愿的。只可惜原稿取材太少，我打算扩大一下收选范围，其中就想收入您的一首大作。不过诗在传抄中可能会有讹误，您亲自改一下如何？”

毛泽东微笑着接过诗稿，浏览了一遍，在他的《七律·长征》中认真地改正了几个错字，又交给了柳亚子。柳亚子又问道：

“不知您是否还有其它佳作？”

毛泽东沉吟片刻，就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书写了《沁园春·雪》。上款写着：“亚子先生教正”，落款是：“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雪》，可谓是词、书双绝。柳亚子看了，大喜过望，惊喜异常，拍案叫绝。他说：

“**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

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

“没有。”

柳亚子慨然许诺说：

“我送你一枚吧！”

柳亚子又说要《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这首词，毛泽东以不愿让人知道自己能写旧体诗词为由拒绝了。这次长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

柳亚子送走毛泽东一行后，在日记中写道：“通过这次谈话，觉得他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说也奇怪，自从和毛先生见面后，我的心境完全转变了。连一年多的神经衰弱症，也渐渐变得兴奋起来，脑筋儿也渐渐有些活动了。”

柳亚子不擅金石，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一为朱文“润之”，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他随即在毛泽东书写在纪念册上的《沁园春·雪》旁，钤上了两方印章。

再说9月6日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同赴于右任的宴会，作陪的有陈立夫、叶楚伧、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

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志趣相投。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词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尤为赞赏，称之为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笑道：

“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样的神来之笔。”

原来，于右任曾在成吉思汗陵墓前赋词一首《越调·天净沙》，内云：“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毛泽东与众人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9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访问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

居正（1876-1951年），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00年中秀才，1905年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1908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1910年与宋教仁等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1911年初到武汉策动起义。1912年，他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兼《民国》杂志总理；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反对国共合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在11月参加西山会议，反共反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在国民党“二大”上受到警告处分。1927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29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囚禁两年，1931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此后，他一直是蒋介石反共清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再说毛泽东从居正那里出来后，前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又到重庆郊区小龙坎孙俍工的寓所，看望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期的书法导师。

此时的孙俍工已经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是在1944年来到重庆的。今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刚刚来到重庆不久的毛泽东会来登门拜访他。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幅书法作品，递给孙俍工，说：

“这是俚词一首，送与先生。信笔涂鸦，还望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20年来，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一直不敢忘记呢。”

孙俍工双手接过纸卷，展开来略一端详，忘情地说：

“太好了，**仿古而不拘于古！尽得古人精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况您**由行而草，竟能卓然自成一格**，真不简单！主席，**你自由了！**”

孙俍工说着眯起双眼，看得如痴如醉。毛泽东送给孙俍工的这幅书法作品，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雪》。毛泽东和孙俍工从谈书法、谈文学，到别后生活、国共合作。毛泽东尊师重友之情让孙俍工非常感动。

9月6日晚，宋庆龄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晚间，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接到了中共中央转发来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李运昌在电文中写道：

“我们在山海关与苏联红军开盛大联欢会，红军答应尊重我在热河的政权和领导机关。还说，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们部队均可登陆。”

此时，冯玉祥正准备宴请毛泽东，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委员办事处人员，写好请帖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还安排他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张厨师，来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对副官说：

“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9月7日，国民党元老、国民 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覃老先生还请了广西旧军阀杨希闵出席作陪。

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在抗战时期，积极主张抗日，与蒋介石意图多有相悖，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

这天中午被邀请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和侯外庐。覃振住在重庆临江门边的山下，毛泽东则住在山上，从中一路到覃府，有一段很长的下山的阶梯，毛泽东和叶剑英走在前面，周恩来、翦伯赞和侯外庐走在几步之后，大家一路下坡步行来到了覃家。覃振感叹道：

“共产党人就是不同啊。国民党的大官们上下山，哪一个不是坐滑竿？有谁步行过？”

席间，覃振说话较多，介绍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并用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背信弃义的事实，提醒毛泽东不要上当受骗，劝他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非常感谢覃振的关心，幽默地说：

“既来之，则安之嘛。”

覃振也谈了不少阎锡山的情况，且对阎锡山略露美言之意。毛泽东说话不多，只涉及和谈的主题，对阎锡山不置一词。

这一时期，湖南正遇上了大水灾，民不聊生。说起灾情，覃振拉着毛泽东的手，老泪纵横，他说：

“润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拼命。可是现在有实力的湖南人不多，目前湖南正遭受严重的水灾，赵恒惕（1939年在湖南任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官；1945年后，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不少资料上误写为赵恒锡——笔者注）去跟蒋介石打了多少回报告也不顶用。现在只能靠你了。”

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于是要了赵恒惕的请赈报告，说是要转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果真批拨给湖南稻米 20万石、法币若干万元，救济灾民。

宴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覃振有机会去延安访问，他说：

“欢迎你到延安去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还是有鸡鸭鱼肉的。”

后来，毛泽东托林伯渠送给覃振一件黑色羊皮袍，覃振一直非常珍视，把它看作是友谊的象征。每当穿这件衣服时，他总要翻来覆去地抚摸很久。

9月7日下午，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英国大使馆访问英国大使薛穆，晤谈一小时。接着又前往法国大使馆，访问法国大使贝志高，晤谈一小时。

这天下午，冯玉祥因晚上要宴请毛泽东，便和夫人李德全一起来到康庄办事处，到厨房里询问备宴情况。冯宅向来有一条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客人是谁，从来不备烟酒。冯玉祥发现这一次依然没备烟酒，便立马命人去买了。他这个办事处与特务头子戴笠的别墅相邻，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又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命令说：

“我今天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

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在一辆军用吉普车护卫下开进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冯玉祥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急忙步下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脚着黑皮鞋，笑容可掬地走出了轿车。冯玉祥和李德全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等人一一握手问好，又恭恭敬敬地陪同客人迈上台阶，进入客厅，分宾主就座。毛泽东手夹香烟，风趣地对冯玉祥说：

“今天我要违反先生的纪律了。”

冯玉祥说：

“你是贵客，请随便吧。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

毛泽东向冯玉祥转达了朱德的问候，又问他是否看过8月25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他强调说：

“宣言中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冯玉祥对“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非常赞赏，连声称道：

“很好，很好。这就要看蒋总裁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说话间饭菜已准备停当，冯玉祥请毛泽东、周恩来坐上首，毛泽东没有就座，冯玉祥大声说道：

“你们二位远道而来，首位当然要你们来坐。”

周恩来是冯玉祥的熟客，也就不再推辞了，他让毛泽东坐首席，自己陪在一侧。宾主分别就座后，冯玉祥手执酒壶为客人斟满了杯，说：

“毛先生为祖国和平远道而来，这第一杯酒先敬毛先生！”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

于是，冯玉祥和李德全就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人碰了杯，大家共同一饮而尽。频繁地碰杯，亲切地交谈，使宴会的气氛更加热烈。毛泽东说：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所闻名。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

冯玉祥说：

“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

周恩来也说：

“焕章先生始终献身于祖国的正义事业，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先生伟大成功之处。”

毛泽东吃饭快，首先放下了筷子。冯玉祥的副官郑继栋为他递上了擦手毛巾，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郑继栋，问他多大了，郑继栋恭恭敬敬回答说，21岁了。冯玉祥在一旁说：

“这孩子是反清革命先烈冯金声的儿子。”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清王朝杀了多少革命党人，结果它垮台了。各路军阀杀了多少革命志士，结果他们是身败名裂！革命的人是杀不绝的！”

冯玉祥说：

“毛先生的话极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饭后，稍事休息，毛泽东因有会议，就起身告辞。冯玉祥和李德全送别了毛泽东等人，李德全依然很兴奋，她对身边的郑继栋说：

“继栋，你看毛先生的精神多么好，举止言谈多么谦虚可敬，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信心，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9月8日上午，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将他们根据蒋介石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拟出的一件“答复案”，交给周恩来。这答复案的核心是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要削减共产党的军队和取消解放区，只是在形式上做出一些“让步”，允许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

此时，国共双方通过交换意见的这个谈判初期阶段，彼此之间都有了一些了解，蒋介石已经相信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采用民主办法解决国共矛盾，并愿意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样，中共南方局的情报人员也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问题最后可能让到16个师，在共产党参加政府工作问题上，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个共产党人士为副院长；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王若飞又应邀出席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向朱学范提出，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代表团，必须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

9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和代表。出席这次茶话会的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英国援华会、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毛泽东在茶话会上致词：诚挚地感谢各国朋友和各方人士8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大力援助，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和平建国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给予帮助。

晚7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孙科的招待宴会。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9月9日，宋庆龄由王安娜陪同，到上清寺桂园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到客厅门口迎接，与她亲切握手。在客厅里，他们从北伐战争、10年内战、8年抗战谈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目前形势和革命前途。毛泽东对宋庆龄忠诚不渝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祖国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节表示敬意。宋庆龄赞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业绩，表达了争民主、争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立场。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面容憔悴，还不停地吸烟，就劝毛泽东保重身体，喝点咖啡，少吸一些烟。毛泽东点头同意。

宋庆龄感觉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宋庆龄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送到大门外，目送宋庆龄的汽车消失后才返回。

9月9日晚，毛泽东在红岩嘴会见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和各界人士。他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给于立群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毛泽东、周恩来与郭沫若、于立群等人共进晚餐。大家谈起郭沫若在文化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说：

“我同意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见解，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给朱学范写了一封信，重申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代表团必须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的这一意见。当天，朱学范就去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提出了要求，他说，否则的话，中国劳动协会单独参加，世界工会大会不欢迎。

同时，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国民党外交部打电报，也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

这样，国民党被迫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

9月10日，毛泽东约请朱学范、易礼容到上清寺桂园会见。他约见朱学范和易礼容是因为迫切需要解决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10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问题。

毛泽东身材健硕魁伟，穿一套整洁的蓝布中山装，态度谦虚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他听了朱学范的介绍，频频点头，郑重地对朱学范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

毛泽东向朱学范、易礼容阐明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他说：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保证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地解决。”**

第二天，朱学范飞往巴黎。后来邓发取得护照后亦到了巴黎，与朱学范一起参加了世界工会大会。

9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开始了第二阶段艰难的谈判。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周旋，一面调集傅作义的部队进攻察绥解放区，逼近张家口。蒋介石还指使阎锡山的军队进犯上党地区。

9月1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提高警惕当心骗局，流露出对毛泽东安全的关切和对和谈缺乏信心。毛泽东却风趣地说：

“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这次国共会谈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周恩来说：

“我不得不向诸位报告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众人忙问：

“什么事？”

周恩来说：

“最近，山西阎锡山集中13个师的兵力，估计有38000余人，突然进攻上党地区。”

说完，他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摇摇头，轻轻叹息了一声。张澜怒道：

“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干！”

沈钧儒、黄炎培在一旁也愤慨不已。张澜沉思片刻，说道：

“我想改日请你们双方谈判代表，到特园谈谈，借此我倒要质问质问他们这件事。”

周恩来赞同道：

“这甚好，这甚好。”

欲知国共双方在上党地区交战的结果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于国民党军政要人、著名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和亲朋故旧的应酬，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他一生中一贯重视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最突出、最集中的一次体现。而他与蒋介石、戴季陶等极右派代表人物及老右派代表邹鲁等人的交往，则是他一生中一贯重视的“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最典型的示范。后边将要讲到的戴季陶的变化，便是这一策略思想的重要成果。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是常人不可想象的。这些事例也无不体现出他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谈判原则。迄今为止，任何一部有关重庆谈判的文艺作品，包括所有的影视剧在内，都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毛泽东这方面的大智慧，岂不令人遗憾！

**第5章**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

**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话说1945年9月12日晨，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接到了一封大红请帖，只见上书：

兹订于9月12日上午10时，在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谨备菲酌候教，希拨冗惠临。毛泽东

上午8时许，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徒步来到红岩嘴。作陪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还有另外两个人。

许德珩和毛泽东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一见面，毛泽东就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笑着说：

“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早年曾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加入了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还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前边已经说过，在1920年5月，劳君展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泽东约了十多名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集会，欢送他们这一批留学人员，并摄影留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经给在法国的劳君展写信，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劳君展回信说，因学习紧张，暂不参加。

毛泽东和许德珩夫妇一起回忆了在长沙、在北大的往事。许德珩、劳君展还向毛泽东讲述了留法勤工俭学及回国后的情况。毛泽东也谈了自己20多年的斗争生活，他风趣地说：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说，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已经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红军刚到陕北时，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北平的教授先生们，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劳君展闻言，这才把她和许德珩在1936年初冬在北大听徐冰、张晓梅夫妇说陕北如何困难，许德珩让她和张晓梅如何买东西，如何托人送给毛泽东的经过，一一说了出来。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啊！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

许德珩向毛泽东介绍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

原来在抗战后期，以许德珩、梁希、潘菽、涂长望、金善宝、税西恒、黄国璋、劳君展等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常在许德珩家聚会，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时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处恳谈。大家一致认为，要争取民主，要团结抗战。这种聚会和恳谈逐渐形成了座谈会的形式，于是他们就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在重庆青年会举行盛大座谈会，不少人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长期存在下去”。于是，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家便决定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成立了“九三座谈会”筹备会。

毛泽东听了许德珩的介绍，大加称赞，他建议说：

“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九三学社’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嘛。”

许德珩说：

“我们也这样考虑。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

毛泽东说：

“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

劳君展在告辞时，把他们夫妻二人为毛泽东安全担心的意思，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她对毛泽东说：

“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

毛泽东说：

“多谢关心。”

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后来许德珩等人在1946年1月9日，举行“九三座谈会”扩大会议，决定将座谈会改名为学社，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5月4日，为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在1945年9月3日签字投降，在重庆正式创立“九三学社”，选举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黄国璋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3人为监事。

且说9月12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到林园共进午餐。毛泽东和蒋介石商谈了中共方面军队的整编数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在9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孙连仲在郑州、洛阳、新乡等地集中了20万的兵力，准备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9月13日凌晨，毛泽东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上党战役计划。

9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首次会见了中外记者。毛泽东在会见中说：

“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但将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军，并重占许多城市。”**

毛泽东还说：

“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况，但希望会谈成功。”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之邀，参加午宴。

赫尔利在谈话中，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致使谈判停滞不前。毛泽东则明确表示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办。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周恩来将《新民报》副刊编辑、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张恨水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夸奖张恨水主编的《新民报》副刊在抗战中很有贡献，说他是以小说、诗文为武器，对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还**称赞他的小说“比以往的言情小说进了一大步”，特别喜爱他的抗战小说《八十一梦》，喜欢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腐败现象和黑暗面的文章笔调。**

这一天，张治中将戴季陶请他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的邀请函，交给了毛泽东。

前边说过，毛泽东是在9月3日主动拜访了戴季陶。此后，戴季陶尽管依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一改反对和谈的态度，对毛泽东重庆之行反而寄予了热切的期望。他在邀请信中写道：“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是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应邀来到戴季陶的官邸“陶园”赴宴。

9月1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通知如下：

一、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民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

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

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12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四、**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书记处 申元

9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日本人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毛泽东问鹿地亘手下有多少日本同志，鹿地亘难为情地说：

“很遗憾，除了自己夫妇和孩子，只有4位战友。”

毛泽东说：

“那很好，很了不起。要好好爱护培养这4位同志，他们是最可宝贵的。4个人数量虽然很少，但正是这4个人才能变成将来的百万之众。”

是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白崇禧之邀请，到他的官邸赴宴。

9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梁希、潘菽、涂长望、谢立惠、李士豪、干铎、金善宝等科学家。

此前，《新华日报》社派人向潘菽传达一个口头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会见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科学家们，并请潘菽告知其他人。

梁希、潘菽等人来到桂园，由王炳南在门口接着，迎入房间，并排坐在这个长方形房间的一边。毛泽东来了，和大家一一握手寒暄，坐到了对面。他问道：

“各位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吗？”

梁希回答说：

“我们感到很苦闷。”

“噢，苦闷！”

毛泽东重复了一遍。梁希问：

“为什么已经解放的一些地方让给国民党？”

毛泽东站起来，在椅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已经到了墙边，他说：

“让一步是可以的，让两步也可以，再让就不可以了！”

他说着挥动大手，作了个反击的手势。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毛泽东又指着坐在稍远处的金善宝问道：

“那位白发老先生有什么意见啊？”

金善宝起身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了过去，毛泽东接过一看，伸出两个手指笑着说：

“啊！我比你大两岁。请谈谈你的看法吧。”

金善宝说：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而革命总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求得和平，让位给袁世凯，终于导致了革命失败。**看目前形势，**蒋介石对和平谈判并没有诚意，今后的内战还是要打的**。重庆是虎狼之地，不宜久留。毛先生是吃惯了小米的人，到这里来吃大米是不习惯的。”

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边听边频频点头。

后来在南京及全国解放后，金善宝作为著名的农业育种专家先后被毛泽东任命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农学院院长兼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金善宝被调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之职。1967年至1973年，他又多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可谓三生有幸。

且说9月15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德安里101号（即现中山四路36号，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等均在此院中）与张群、邵力子就光复区省份的划分、双方军队的驻地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国民党代表说，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甚远，无法再谈。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国共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此后，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说：

“恩来，你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先不管蒋介石在这里如何恫吓周恩来，且说毛泽东在另一边3访张澜。就在9月15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来到了特园。张澜、鲜英非常欣喜，依然将他引入张澜的卧室。张澜待毛泽东坐定，迫不及待地问：

“润之先生，展望谈判，终将如何？”

毛泽东答道：

“表老，**目前谈判是有所收获的，已有部分达成协议。首先，他们同意避免内战和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其次，他们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

张澜闻言点头微笑。毛泽东接着说：

“另外，**蒋氏已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会议。**”

张澜欣喜道：

“召开政治会议，也即党派会议，这我们从年初喊到现在了，斗到今天了，蒋氏迫于时势，总算同意召开这个曾被他目为分赃会议的会议了，不容易啊！”

张澜说到这里，叹了口气。他所说的蒋介石的话，是发生在这年2月份的事，那时，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告知他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蒋介石横眉道：“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张澜接着问毛泽东：

“那么，何时召开呢？”

“未定具体日期，但我们当力争早日召开。”

“那联合政府呢？”

“我们提出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决定之。当然其它问题，如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等等，都将在会议上讨论决定之。”毛泽东抽了口烟，又说：“上述这些您也已有耳闻，目前，大体上都有了眉目。”

张澜欣慰道：

“这些看来都是确定的了？”

“口头是确定了，也记录在卷，问题是要看今后实现得如何了。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还得加一大把力呢。”毛泽东说罢，又告诉张澜一个内情：“这次我们为了换得人民需要的和平民主，是作了一些让步的，我们准备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

“这是为什么？”

张澜、鲜英无不为之惋惜。毛泽东解释说：

“人家要回南京，我们的这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在他的过道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是困不着觉的。他们硬要争，还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我们考虑到这还不至于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做了这个让步**。抗战时我们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名称，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所做让步比现在还大呢。**现在，我们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其内战阴谋，使他们的谣言制造厂破产关门，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您所见在大处，甚是，甚是。”

毛泽东继续说道：

“目前的症结所在，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大问题。”

“至今还谈不出一个圆满办法来？”

“是啊。表老，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为48个师，国民党他们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他们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120个师，我们说很好，准备继续让步，照比例减下去，我们可以缩编到24个师，甚至20个师。**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但我看蒋氏本意是要在‘统一军令’的借口下，取消我们的军队，这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天没有、也不大可能真正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我们先后提出了4个解决方案，但逐一给他们否定了，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提均不合其‘统一政令’的口味，被认为与‘统一政令’背道而驰，看来蒋氏这个‘统一政令’非取消解放区不可。”

毛泽东猛抽几口烟，又长长地吐了出来。张澜静听着毛泽东的叙述，目光深沉凝重。他看到毛泽东的神情，不由得推心置腹地说道：

“润之先生，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国人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和吴玉老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之于民之重要。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老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神态肃穆而激动！鲜英夫人送来了点心。大家用毕，毛泽东又说道：

“表老，这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他们正在美国支持下大力运兵，名为接受，实则准备内战。”

“哦”张澜惊怒道：“此事先前虽有所闻，尚未能全信，今日看来，确然无疑了！”

毛泽东说：

“表老，**蒋氏在抗战之初，打仗还像个样子，一上峨眉，就基本上躲在山上观战了**。对他来说，胜利是等来的。他的方针也是早已定了的：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尽最大努力，委婉忍让以制止内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如果蒋氏置一切于不顾，决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起刀来，那么人民被迫也只能拿起刀来。”毛泽东说到此处，想起在抗战时期，拥有军队的共产党竟然被蒋介石规定为以文化团体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就不无戏谑地又接着说道：“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合法地位的武化团体也就只能回敬他一个‘无法无天’了。表老，对此我们是有估计的，也是作了精神准备的。”

张澜关切地问：

“假若时局真的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境地而被迫一战，敢问，前途如何？有几分把握？”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道：

“广大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坚强的党，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又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籍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他从毛泽东那睿智而深邃、敏锐而坚定的目光中体味出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来。他在心里忽然默默念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沉默片刻，张澜又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润之先生，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四川该怎么办？”

“表老，我今天主要就为这件事来的。四川支持8年抗战，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他还都南京后，对此岂肯放手？是还会另有打算的。”毛泽东说着，忽一昂首，举起厚实的大手，竖出两个指头，亲切而又诚恳地说道：“表老，如内战不可避免，我谨代表我党中央郑重拜托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请您以您之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第二件大事，请您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日前，我跟恩来商量决定，派贾子群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打通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也就成了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表老，这要请您大力协助了。”

“我当尽力为之，不负君命！”

张澜一口应诺，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四目默然相向，豪情壮气在双方感应、交融，溢满斗室。毛泽东缓缓地松开张澜的手，拿起搁在烟缸边上仍燃着的大半截香烟，抽了几口，眉头一紧，密嘱道：

“表老，如果国共谈判成功而建立联合政府，视情况许可，川康问题可由地方自己解决。如果谈判失败，内战打起来，川康力量够，就早起义，力量不够，可等我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张澜郑重地点了几下头。毛泽东换上一支烟，吸着思考着，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表老，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如何？”

“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又回到座位上，继续说道：

“表老，我们刚才谈的都是准备战争的事，当然，话得说回来，打仗，只是到了被逼至无可奈何的地步，出此下策，才走的一着棋子。我们总还是要用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实现和平的！”

“是啊，是啊。这更为我素所主张的！润之先生，我们民盟不日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决心与中共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共同奋斗到底！”

毛泽东起身向张澜伸出手去，张澜也立即站起，二人长时间紧紧地握手。张澜忽然道：

“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

毛泽东欣然道：

“您看用什么方法方式好？”

张澜想一想，说道：

“这样，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

毛泽东笑道：

“好，好，谢谢张表老！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谈不上，谈不上，我只为蒋氏此人从来不讲信义啊！”

毛泽东与张澜、鲜英挥手告辞，高兴地说：

“今日畅谈甚欢！”

就在9月15日，苏联远东司令部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派一名苏军大校由曾克林陪同飞抵延安。

原来，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部队进入沈阳后，在沈阳成立卫戍司令部，与苏军取得了联系，并从苏军处获悉：中国共产党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而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等东北地区地方性部队的名义，就可进入苏军未占领的城市和乡村，接管政权，维持治安。这样他们将不加限制。此时，美国政府正命令它在西太平洋的陆、海军司令，按期运送国民党部队前往东北。而苏军则尽可能地阻挠或迟滞国民党接管东北。

9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苏军代表会谈，苏军希望中共中央尽快派负责人去东北，以便协调与苏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商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叶季壮（程子华后在10月间为委员）、伍修权、林枫（后于10月23日到东北）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并立即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6人，18日乘苏军飞机飞抵沈阳。为便于同苏联红军打交道，行前，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再说9月16日下午4点半，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的3个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应毛泽东之邀，来到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欣赏着“小解放区”的初秋景色。

毛泽东何以会邀请这3个美国士兵呢？原来在不久前，海曼3人得知毛泽东喜欢抽烟，便从部队配给他们的香烟中拿出几条美国香烟，又写了一封对毛泽东表示崇敬并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前途的短信，送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他们还通过大学里的朋友见到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表达了渴望拜会毛泽东的愿望。几天后，他们就得到了回信，说是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并邀请他们到办事处来一起吃饭。

海曼、贝尔和埃德尔曼走进办事处的接待室，担任翻译工作的龚澎满面笑容迎了上去，热情地说：

“请坐，毛主席马上就下来。”

毛泽东身着白色衬衫，外罩灰色中山装，顺着二楼楼梯走下来。他掀开竹帘，进了接待室，对客人们亲切地说：

“欢迎你们。”

说着，他笑容满面地和3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见客人们汗流满面，便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又请他们进客厅。海曼打开背包，拿出一包香烟，腼腆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了，微笑着说：

“谢谢！你们太慷慨了。”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交谈起来，间或也讲两句英语。客人们见毛泽东如此随和，平易近人，初时的紧张和拘束一扫而光。毛泽东仔细听着客人提出的问题，坦率诚挚地向他们讲述了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他也询问了客人们的身世、家庭和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及对战后生活的愿望，了解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3个美国人把他们剪辑的旧报纸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接在手里，认真地翻阅着，他说：

“世界正在变化，而且发展很快。”

他还对客人们说：

“你们如有机会，请代我向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表示问候，祝贺他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史沫特莱具有坚定不移的高贵品质。具有这种品质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就是以此战胜敌人的。”

52岁的共产党领袖和20岁刚出头的美国士兵成了忘年之交，他们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知不觉间太阳渐渐西坠。毛泽东指着客人胸前挂着的照相机说：

“你们是不是想照相？现在太阳还未下山，抓紧时间拍一张吧！”

于是，3个美国士兵，还有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光彩，簇拥着毛泽东来到办事处楼房西侧的一丛香蕉树前，摆好姿势，一连照了几张集体合影。

傍晚7时许，周恩来从城里回到红岩嘴，来到会议室，向客人表示歉意。

毛泽东、周恩来请3位客人共进晚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旁，3位客人分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侧。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举杯祝酒，感谢3位美国客人的光临，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援助。晚餐虽然没有美酒佳肴，但大家互相敬酒敬菜和祝福，倒也十分亲切。

3位客人将他们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泽东，说是表示美国人民对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援。周恩来马上问：这些钱，都是谁的捐款？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表示感谢。

眼看到了深夜时分，3位客人起身告辞，他们问毛泽东：

“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

毛泽东说：

“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所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说罢，他将12幅一套的版画，赠送给客人作留念。他和周恩来一直把3位客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外，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还说：

“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再见到你们。”

爱德华·贝尔回到兵营，按捺不住喜悦的激情，打开笔记本写道：“毛主席是我见到的最客气的人，对人极为坦诚。毛主席的个性不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非常谦虚，”“他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高腔大调的讲话，从不激动，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我在毛主席面前，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卑微感。”

霍华德·海曼后来在毛泽东逝世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深情地写道：“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

9月17日，蒋介石亲自签发命令，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反共内战动员。

9月17日中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林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张群、吴国桢、赫尔利。

午餐后，他们一起商讨军事问题，毛泽东断然拒绝交出解放区，自然就想起了蒋介石让周恩来捎给他的那句话：“你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他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对蒋介石说：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尽管谈判陷入了僵局，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谁都不愿意把已经绷得很紧的弓弦扯断。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只好分别约见国共双方代表，劝说他们各自妥协让步。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与实业界著名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热情地赞扬了他们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所做出的贡献。毛泽东还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茶话会结束后，毛泽东起身送客。他问走在后面的范旭东：

“如果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一个部的部长？”

范旭东沉思片刻，恳切地说：

“毛主席，我不是做官的料。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

“谁呀？”

毛泽东显然很有兴趣。范旭东说：

“李烛尘！”

李烛尘，原名华榗，1882年出生，祖籍在湖南省永顺县。他从20世纪初开始致力于创办民族化学工业，先后任永利碱厂厂长、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在抗战时期，他将工厂迁入了四川，以著名实业家的身份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看着刚进屋的周恩来，问道：

“恩来呀，我那位湖南同乡李烛尘怎么样啊？”

“很进步，很有胆量。”周恩来认真地说：“他和我们党早就有了交往。上个月，他还对《大公报》和《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欢迎主席来重庆哩！”

9月17日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为力争东北，控制热察之战略计划及工作部署》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北新四军第7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中共中央说：

“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电报中还告诉刘少奇等人说，谈判无进展。

9月18日，刘少奇等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转发给彭真等人。

9月19日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在重庆的美国战时新闻处的韩丁等人。

韩丁回忆说：“记得毛泽东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会见我们的。房间里除一张木头方桌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毛泽东和我是对面坐着，格里·坦纳鲍姆坐在他的左边。周恩来的助手、担任翻译的龚澎坐在他的右边。毛态度友好，但精神严肃安祥。他有十足的自信心，但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毛一贯地设法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直接接触，来尽可能多的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努力的一部分。”**

韩丁还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形，他写道：

“我们本来准备要问他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未来等问题的；但是，毛却把问题倒了个个儿，反而问了我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的情况。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我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向我们两个询问了有关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什么样的见解。他提的问题表明，他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他问我们：‘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主张对农民和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毫无准备、简单地做出回答的。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很不够的。然而，即令是在这样的时候，毛也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们离开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而是美国的两名各自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做是提供有价值的材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的交谈。”

9月19日夜，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发出一份“万万火急”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电，电文如下：

一、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5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这一天，林彪、陈毅一行在去山东赴任途中已经到了河南省濮阳境内，根据这一指示，林彪立即拨马赶往冀热辽军区。陈毅则“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

欲知东北局势后来怎样？请看后边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针对蒋介石的威胁，反击老对手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这话说得实在是有趣得紧！既不虚张声势说大话、说假话，又不卑不亢地把自己的战略方针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这就是伟人的性格！

**第6章**

**“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

**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

**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话说1945年9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王炳南陪同下，登门拜访了陈立夫。他的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非常惊异。他们奇怪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拜访那CC系头子。他们说，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毛泽东却说：

“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毛泽东想的是，越反动的头子越要去拜访他，越要去做工作，这样才越能显示出共产党和谈的诚意。**王炳南心里暗暗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没想到毛泽东在会见陈立夫时，先以回忆的口气谈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实行剿共的错误政策，他说：

“10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的政策巧妙地进行了批评，同时又向陈立夫介绍了他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毛泽东的诚恳态度，使陈立夫不得不表示对这次国共谈判要“尽心效力”。

毛泽东从陈立夫官邸出来，又去看望了在大革命时期他的老对头叶楚伧。接着，他到上清寺程潜府上回访。

此前，程潜曾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既是礼节性的访谈，也是同乡和老相识的会见，二人相谈甚欢。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他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在第1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那时候，他和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都是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理事。程潜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因他主张和共产党联合抗日，与共产党有较多往来，遭到蒋介石的猜忌，1938年冬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此后又先后调任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西安行营主任、天水行营主任、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担任武汉行营主任。

且说程潜设宴热情款待毛泽东。毛泽东向程潜介绍了中共中央的政策与主张，他说：

“我们和国民党当局在谈判中，互相做了一些让步，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介石还要发动内战，那他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

“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

程潜说：

“我没有钱，竞选搞人家不赢。”

毛泽东说：

“你跟你的老部下商量，找他们想办法嘛！如果不成功，也没有什么，你就只要个湖南，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有一个地盘，掌握实权，就好活动。没有实力，官做得再大也没有用。”

后来程潜在1963年贺毛泽东70大寿时，写了12首祝寿诗，其中有句云：“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其中的“默契”之说，指的就是这次谈话。

毛泽东的话还真的对程潜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的劝告，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6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由此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便将他调离南京，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出席《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招待会。

报馆里一片喜气洋洋，职工们一齐动手，将院内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季鸾堂”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正楼前的花坪显得格外艳丽。

两辆小汽车先后开进报馆院内，首先走下汽车的大高个正在上台阶，只见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孔很慈祥，他就是毛泽东。跟在毛泽东后面的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王芸生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等人一一握手。他们乐呵呵地走进正门，步入了2楼的“季鸾堂”。

王芸生在新闻家、政论家、《大公报》前任主编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影响下，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期盼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他在《毛泽东先生来了》这篇社论中，对于国共和谈寄于很大希望，以为只要蒋介石能坐下来和毛泽东谈判就是大团圆了。席间，王芸生对毛泽东说：

“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笑呵呵地回答说：

“**‘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人家的锅里是不许我们造饭呀！”**

王芸生闻言，无言以对。在王芸生的要求下，毛泽东为《大公报》报社职工题了词，他写的是：“为人民服务”。

这天傍晚，毛泽东应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特邀赴其私邸出席晚宴。

贺耀祖，湖南省宁乡县贺石桥人，早年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毛泽东来重庆时，贺耀祖在机场和他一见如故，视为知己。他十分关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多次严令有关方面加强保安措施。

晚宴已毕，贺耀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慕，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湖南同乡会见”，原定只有十数人参加，没想到消息一传出，众多的湖南故旧都来了，竟然有二三百人之多，客厅里坐满了，院子里也坐着站着许多人。毛泽东对乡亲们说：

“两党共同领导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后应当继续合作。”

贺耀祖说：

“民同此心，国家有望。”

毛泽东又说：

“中国革命能取得这样的成果，社会各界和老百姓及诸君作了努力。”

贺耀祖笑了笑说：

“是的，广东人出钱，湖南人出命。”

毛泽东作了一个手势，也诙谐地说：

“是的，那些浙江人就做官了！”

众人闻言，哄堂大笑。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蒋介石把贺耀祖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他说：“湖南人团结非国家之福，乃国家之祸！”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其中说：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嘱：“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9月21日，国共双方因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决定休会5天。

这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共产党要么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还要讨论。”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各党派、文化界、新闻界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了谈判停顿的原因。

据9月21日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这样记录：“当晚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9月22日上午，全国难民赈济委员会赈济专员、国家社会党重要领导成员蒋匀田到桂园会见毛泽东。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由一贯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张君劢和张东荪等在北平发起成立。国社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强调要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因此，国社党和青年党一样，既被共产党敌视，又被国民党打压。

且说蒋匀田在会见中问毛泽东：

“毛先生到渝20天了，谈判结果如何？”

毛泽东说：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

“20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的分配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如果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就是失败的。”

毛泽东坦率地回答了蒋匀田的问题，没想到蒋匀田却说：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

毛泽东闻言，已知他欲逞口舌之辩，便问道：

“你意何所指？”

蒋匀田面呈得意之色，说道：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

毛泽东又退了一步，问道：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

蒋匀田说：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贵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抓住蒋匀田的话反将了一军，接着步步进逼，他说：“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

毛泽东说的公开信是张君劢在1938年12月10日刊登在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上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

毛泽东接着说：

“在那封信里，他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翌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是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回答：

“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才能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毛泽东反问道：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

蒋匀田老老实实地说：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

毛泽东见蒋匀田已经举起了白旗，就再将他一军，说道：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

蒋匀田已经无言答对了，只有找话说：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毛泽东见他又撞到枪口上了，便笑着反问道：

“怎么？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了吗？”

蒋匀田一看毛泽东的势头，只得连忙收手道：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9月22日晚上，毛泽东在下榻处分批会见了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他在会见张恨水时问道：

“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

张恨水答道：

“还可以，谢谢！毛先生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

“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他说到这儿，将手中的烟蒂使劲摁灭，接着说：

“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的。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见张恨水频频点头，微微一笑，接着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事物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共双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携手，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奋斗。张先生编辑的《新民报》副刊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

张恨水说：

“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我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

毛泽东说：

“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

张恨水一向被文学圈内人士笑骂为“鸳鸯蝴蝶派”，没想到眼前的这位政治家竟会说出了一番不同凡响的文艺理论，就好像遇到了知己似的，兴奋得不住地点着头。毛泽东又笑问道：

“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其详。”

张恨水说：

“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是我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二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道：

“先生著作等身，堪可欣慰。**李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例如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笔者注）。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清代湘军将领——笔者注）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就改名为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张恨水临别时，毛泽东赠给他一块儿灰色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儿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

张恨水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向家人叙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还对夫人说：

“**毛先生不仅胆识过人，且知识渊博，见地不凡，确是当今豪杰。”**

他吩咐夫人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让全家品尝。不久，他用延安的毛呢做了一套中山装，只待集会、接客时才舍得穿。后来衣服的颜色褪色了，他就改染成了藏青色。

且说毛泽东送走了张恨水，又和冯雪峰进行了亲切会谈。冯雪峰是最早获悉蒋介石蓄意利用和谈机会将毛泽东长期软禁情报的，当即报告了周恩来，这样就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时制定了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来去的措施。

毛泽东在谈话中称赞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和市风》与《真实之歌》。毛泽东曾在紧张的谈判之余，阅读了冯雪峰的新作《奴隶与奴隶主义》。他说：

“《奴隶与奴隶主义》是几年来很少看到的好文章，它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奴化人民思想的罪恶。”

9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对外称出访友好故旧。

原来在9月下旬，江青带着女儿李讷秘密飞抵重庆，悄悄地进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抱着女儿，亲着她说：

“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啊，好想我的娃娃哩。”

江青打量着毛泽东的面孔，说：

“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们扣留起来，我实在是不放心呀。”

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把带来的材料拿了出来，她说：

“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大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来不及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泽东看罢材料，对江青说：

“你既然来了，还是不要暴露身份的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看病回去吧。”

江青说：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去。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它的安全问题还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说：

“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和我党的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

江青听从毛泽东的安排，和李讷看完病后就秘密地返回了延安。

毛泽东根据江青带来的材料，了解到国民党集中了50万大军，在日伪的掩护和配合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向平津、张家口和东北急进。他指示刘少奇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彻底破坏铁路、公路，迟滞蒋军的行动。他在指示中还说：“迟滞蒋军的行动是当前的战略任务。”

9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起草了《关于目前的宣传方针问题致中央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为配合目前情形，我们主张在宣传上采取以下方针：

一、继续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批评其违犯民主的各种措施。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重选国大代表，释放政治犯。又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批评的态度暂时不要太尖锐。**

二、坚决要求政府：反对敌伪汉奸在签降后仍继续进攻中国解放区及在其他各地屠杀人民，反对任何利用敌伪、联合敌伪的政策。

三、**坚决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以实践政府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的诺言。**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与民主化的模范，民主的军队，是民主的政府之必要部分，不可分离的。**这暗示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虽已作到仁至义尽之重大让步，但因国民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但必须避免发表谈判具体内容。**

四、希望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

**以上各项，请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经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特别是反对利用敌伪汉奸继续进攻一项，希望材料尽量详细、具体、确实，并尽量供给重庆。

9月26日，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主动提出恢复谈判。

**毛泽东决定率先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他提出，中共中央仅要求军队数目达到全国军队的六分之一，**即国民党现在263个师，共产党方面应编有48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缩编，共产党军队亦按上述比例递减，如国民党军队编120个师，共产党军队应有20个师；国民党军队编为60个师，共产党军队可减至10个师。**在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共产党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黄河以南的8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周恩来、王若飞在谈判中提出了这一让步的新方案。国民党代表则说：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以提出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报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央。

共产党方面自然不同意这个方案，僵局仍然没有打破。此时双方的让步，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各自拟定的底线。

9月27日，《新华日报》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刊登出了甘贝尔撰写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全文如下：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1. 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指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笔者注），这个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指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笔者注）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 **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 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 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笔者注**）。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9月27日这一天，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去度假。在飞机上，他看到刚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

“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蒋介石多日来郁积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便在这天的日记（指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在2007年开放的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中写道：

“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120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7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此后，外间便纷纷传言，说是“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两天后，蒋介石又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对于扣押毛泽东的后果，他首先想到了美苏两国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也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因此，蒋介石在第二天又犹豫起来，最终打消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这个心理变化反映在10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他还在日记中很自负地写道：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尽管蒋介石已经改变了主意，但传言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应。毛泽东在和章士钊谈话中，问他对时局作何分析。章士钊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没有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迅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也分别给蒋介石打电话说：

“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竟有微词，说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于和谈有碍。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

蒋介石一听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故作镇静地说：  
 “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9月29日，周恩来奉命去看望张治中，他说：

“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一点签订协定好不好？”

张治中问：

“预定哪一天回去？”

周恩来说：

“预定10月1日。”

张治中思忖了一下，说：

“让毛先生一个人回去不好，我们不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还是应该由我护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需要向蒋委员长请示。毛先生离渝日期，最好稍晚一些，以便安排，要10月10日以后才行。”

周恩来闻言大喜，当即表示感谢。

此时，八路军办事处从美军人员嘴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王炳南深夜把毛泽东叫醒，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毛泽东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你们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将情况报告我。

龙云是张澜秘密发展的民盟成员，对民盟和民主运动贡献殊多。

9月29日晚，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饶张、罗黎、刘邓、聂萧、贺李、宋杨苏（指饶漱石、张云逸，罗荣桓、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贺龙、李井泉，宋任穷、杨得志、苏振华——笔者注）：

蒋军数十师分经津浦、平汉、同蒲北进，美军已公布在秦皇岛、塘沽、天津、青岛登陆，助蒋争夺华北、东北。我为争取时间，扩大解放区，发展东北，整编主力，必须迟滞蒋军行动。**军委前已数电破坏铁道、公路，并尽量控制其一段**。有些区域已在认真执行，如晋冀鲁豫区已破坏与控制沙河安邑段，但**仍有许多铁道畅通无阻，对打击与迟滞蒋军行动、争取时间的当前战略任务认识不深**，兹再规定如下：

1. 津浦路之徐州浦口段，饶、张须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徐州、济南、沧州段，由罗、黎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二、正太路、石家庄至北平之平汉路、平津段、塘沽至唐山、通州至密云、北平至南口统由聂、萧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三、同蒲路之太谷以南，由刘、邓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及控制二三段。太原以北至大同，仍归贺、李负责，破坏控制。

以上之铁道、公路，必须坚决顽强进行破坏，愈彻底愈好，并必须掘毁路基，使难修复。在顽军通过前控制以阻顽前进，在顽军通过后，控制断绝其后方接济，牵制其前进，以及广泛使用地雷、炸弹，普遍袭击、截击，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两师主力。如此做法才能打落蒋顽气势，争取时间，争取胜利。

军委 9月29日

9月30日，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青年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曾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与教授会面。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录：毛泽东“与中央大学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风采，是可为一国之领袖’。”

据王炳南回忆说：“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1945年10月1日，张澜得知蒋介石命杜聿明以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权力。骤闻之下，不胜震惊。

原来在9月30日凌晨5时，受命解除龙云部武装的杜聿明率部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龙云各部猝不及防，仅50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张澜由此联想到了毛泽东的安全，立刻派人来见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

10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成都市各校学生代表和四川大学的吴殿康等。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第10份文号为“警政渝字第4453号”的报告，记录了成都市各校学生选派代表到重庆会晤毛泽东的情况：“成都各校之……学生，推选川大学生吴殿康为全市学生总代表，于本月2日乘车来渝面晤毛泽东。”

10月2日晚，柳亚子应邀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毛泽东。

原来柳亚子把他准备与画家尹瘦石举办诗画联展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完全支持，并亲笔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特刊”题写了刊头，并约他一叙。柳亚子行前，对尹瘦石说：

“今天，毛先生约我去谈话，你何不同往？应该为他画一张像。”

尹瘦石闻之，精神为之一振，兴奋地说：

“啊，这太好了！我非常想见毛先生一面，如果能为他画像，更是三生有幸！只是怕他太忙，恐怕无暇为我作‘模特儿’。”

柳亚子一拍胸脯说：

“包在我身上了。我们是老朋友，老交情。到时候，你不必说，由我提出来好了。”

不一会儿，毛泽东派来接柳亚子的汽车就到了，尹瘦石连回去换衣服都来不及了，便匆匆陪同前往。汽车开进化龙桥，在一幢黛青色的建筑物前停下来。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将二人迎入客厅。须臾，从楼梯上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毛泽东健步走下来，陪同他的是王若飞。尹瘦石举目望去，只见毛泽东年约50余岁，体态伟岸壮硕，上身穿黑色中山装，下着灰色长裤，布鞋。面庞方中带圆，隆准、高颧、广额；眉毛很淡，但一双眼睛深沉有神；蓄长发，中分，好像很久未剪，不修边幅；下巴上一颗显眼的小痣，略略偏右。尹瘦石正凝神观察着，又见毛泽东微笑着招呼柳亚子说：

“亚子兄，我在此恭候大驾光临哩！”

“我今天为你带来一位新朋友。”柳亚子一面和毛泽东搭着话，一面转身对尹瘦石说：“这是毛先生。”

“欢迎，欢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毛泽东说着向尹瘦石伸出手来，尹瘦石连忙握着他那厚实绵软的大手说：

“毛先生，久仰，久仰！”

柳亚子对毛泽东介绍说：

“这是青年画家尹瘦石先生。”

毛泽东把紧握着尹瘦石的手摇了几摇，说道：

“喔，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是极为重要的！延安有一所鲁艺，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不过，那里的艺术家都是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噢。”

尹瘦石忙说：

“我也是土包子，没有留过洋。”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是彼此彼此了。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不过，我对于美术却研究甚少。记得小时候，最不耐烦的是图画，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先生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这是李白的诗意，‘半壁见海日’！”

说罢，他先自朗声大笑起来。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潇洒豁达，立刻使尹瘦石消除了拘谨心理。柳亚子说：

“尹先生是我多年的知交，虽然年纪轻轻，却极富才华。端木蕻良说他‘龙蟠蠖曲谁家笔’，‘勾勒直寻吴道子’！”

毛泽东笑道：

“好嘛！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后继有人，将来，‘土包子’一定能胜过‘洋包子’。中华民族随着政治的独立崛起，一定会迎来文艺的复兴！”

柳亚子说：

“我和尹先生正在筹备一个诗画联展，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毛泽东问：

“‘东风’者何？”

柳亚子答：

“独缺润之兄一幅画像。今天我请尹先生来，就是想为你写真，你要为他做‘模特儿’噢！”

尹瘦石见柳亚子切入正题，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位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有没有余暇，肯不肯配合？没想到毛泽东竟满口答应了，连声说：

“可以，可以。”

他回头问王若飞：

“你安排一下时间，哪一天好啊？”

王若飞有些为难，谈判期间时间紧得很，这画像之举又节外生枝，还颇费时间。他马上查了一下预定的工作日程，说：

“那么，只有5号下午了。”

毛泽东说：

“一言为定。”

王若飞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上几个字：“5号下午送尹先生到红岩嘴。”写罢，递给尹瘦石说：

“届时请先生持此到张公馆，有车子送你过来。”

尹瘦石起身告辞，毛泽东即请柳亚子上楼叙话。柳亚子向毛泽东提出了迁居延安的想法，毛泽东说：

“亚子先生在国统区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更大的作用。亚子先生，我们不久就会要见面的。”

柳亚子听了毛泽东的意见，连连点头，决定回到他的老根据地上海。毛泽东认为这蛮好。

10月4日，毛泽东获悉柳亚子的妻子郑佩宜因盲肠炎住重庆市立医院开刀，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慰问，他写道：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致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盛情万分感激，又写了两首诗，其中有：“驰笺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他还在另一首诗里写道：“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

10月5日，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曾家岩蒋介石侍从室会谈。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方面宣布：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定于周内返回延安。

10月5日下午2时许，尹瘦石携带着笔、墨、纸、砚到了上清寺桂园，随周恩来登上了等候在门前的汽车，前往红岩嘴。同行的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

3时许，车子到了红岩嘴，周恩来陪同尹瘦石进了客厅，吩咐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陪同尹瘦石，等候毛泽东下楼来画像，他自去忙他的事务了。

这间客厅极为简朴，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而已。尹瘦石作画心切，短短的等待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他想，毛先生手头的工作可能没有处理完，也许毛先生还要梳洗一番，准备一下。尹瘦石正在猜测和等待之时，毛泽东突然出现了！他未做任何“化妆”，依然是上次见面时的装束，只是因天气转寒多加了一件黑色大衣，长发依然未加修剪，甚至连唇边长出的短髭也听之任之。尹瘦石心想这样更好，这才是真实的‘天然去雕饰’的毛泽东。

“噢，你来了。”毛泽东步下楼梯，亲切地和尹瘦石打招呼，仿佛是老朋友了。尹瘦石站起身，还未及说话，毛泽东又问道：“你看怎么画？我听你的，我坐在哪里？”

尹瘦石心中的一些精神准备和隐约的顾虑都被冲散了。毛泽东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更没有“限制”或“指令”。他把桌子移开，留出挥毫的余地。在距离桌子两三米远的地方摆一张藤椅，目测了一下角度，然后说：

“毛先生就坐在藤椅上吧。我作画的时候，先生尽可以随便讲话，吸烟，完全放松，但请动作不要太大，也不要走动。”

毛泽东在藤椅上坐下，微微点头，表示“照办”。时间是珍贵的，尹瘦石立即进入了亢奋的创作状态，吮笔抚纸，据案写生。手中的画笔，仿佛有千钧之重，40分钟过去了，他仔细地审视着刚刚完成的作品，看看是否还需要加工或修改。当他觉得已经的体现了所要表现的一切时，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放下画笔，说：

“毛先生，好了！”

“噢？”毛泽东从沉思中被惊醒了，从容走向画案，仔细观看画中的那个毛泽东，又回头笑问钱之光：“你看，画得像不像啊？”

钱之光一直在画案旁边凝神观看写生过程，他连声说：

“像！像！”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尹瘦石大功告成，非常兴奋，竟然忘了让毛泽东在画上签个名，这成为他一生中一件追悔莫及的事情。

第二天，柳亚子在毛泽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诗云：

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

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

欲知毛泽东和柳亚子的友谊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本章所录9月27日《新华日报》为配合重庆谈判刊登的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2个问题的原文，比任何一部有关的史书或其它历史资料的概括或引述内容都有趣得多。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就会发现**毛泽东在斯时斯地对那位老外的回答，**无不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特别是笔者划为黑体的那些文字，其用意着实妙不可言！

**第7章**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除了**

**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

话说1945年10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就国民政府照会要派部队到大连一事，答复说：

“根据中苏条约，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部队的港口。不管哪个国家要在大连登陆部队，都是破坏中苏条约的，苏联政府将予以反对。”

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所属主力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整编为野战军，共4个纵队：

冀鲁豫军区部队改编为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2、3旅。

冀南纵队改编为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下辖第4、5、6旅。

太行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下辖7、8、9旅。

太岳纵队改编为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下辖10、11、12旅。

晋冀鲁豫军区所属地方部队划分为4个军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玺。下辖第1、2、3、4、5、6军分区。

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委李菁玉。下辖独立第4旅，第1、2、3、4、5军分区。

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雪峰。下辖第1、2、3、4、5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兼），政委王鹤峰。下辖第1、2、3、4、5军分区。

10月7日中午，李烛尘应毛泽东之邀，来到红岩嘴办事处二楼东头靠里边的一间房子里，宾主寒暄过后，共进午餐。李烛尘想起了毛泽东9月17日在茶话会上的讲话，便坦诚地告诉毛泽东说：

“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我和黄炎培、胡厥文诸位先生现在正在筹组民主建国会，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

毛泽东笑道：

“烛尘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令人钦敬。这么大的国家，应当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的存在嘛，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说：

“要是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希望能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战后国力维艰，百废待举，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则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这样工业、农业不就可以兼顾了吗？”

“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连连说：“烛尘先生和范旭东先生创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嘛。我们共产党是始终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朋友的噢！”

宾主频频举杯，尽欢而散。李烛尘回到家里，在搬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里当教师的大儿子李文采，问他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何看法，李烛尘毫不含糊地说：

“毛润之先生是炉火纯青，伟大的政治家，而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狡诈的小人。”

李烛尘哪里知道，他这个儿子早在1930年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7日晚，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挥笔书写了《沁园春·雪》，钤上柳亚子送给他的两方印章，又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道安！

毛泽东 10月7日

毛泽东写毕，唤来工作人员，将书写的《沁园春·雪》随信函寄给柳亚子。

接着，他又给孙俍工先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俍工兄：

惠我诗篇，感且不尽。约吃家乡饭，更领盛情。你的好意，永远记在心里。事冗不克再晤领教，惟有俟之异日。

敬颂道安。

毛泽东 10月7日

10月8日，重庆各大报刊纷纷刊登或转载毛泽东将于近日内返回延安的消息。

是日傍晚，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在重庆林森路国民党军委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邀请参议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参加。但张治中没有在请柬上说明举行晚会的原因。重庆党政军各方人士500余人前来赴会，除了蒋介石没有露面以外，重庆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来了，可谓盛况空前。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也来到了会场。全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正当大家纷纷猜测晚会的主旨时，张治中宣布：

“今天的晚会，主要是为了欢送毛泽东先生。”

张治中首先致词，他说：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聚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谢词，他说：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先生的邀请与40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先生及夫人举行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况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被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是应该乐观的。”“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协商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谈来解决，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解决。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大家一条心，不做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鼓掌）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一定可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还说：

“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对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在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听众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最后振臂高呼：

“新中国万岁！”

全场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冯玉祥也致了词，他说：

“右边站了先生毛泽东，左边站了部长张治中。二位都说要统一，并且都说要和平。这使我深深地感到，从此和平有希望了。”

鸡尾酒会结束后，举行了京剧晚会，演出剧目是《群英会》。毛泽东非常喜爱京剧，他和张治中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演出。周恩来就坐在侧面。正观看间，有一个人神色紧张，匆匆来找周恩来，将一张纸条递给他。周恩来看了一眼，当即离开了座位，他不想惊动毛泽东，便走近毛泽东轻声说：

“主席，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和那人在外面说了几句话，又把正在看戏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叫到外面去谈话。原来在这天下午，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见周恩来，因周恩来公务外出，他便与交谊甚笃的李少石晤谈了良久，尔后由李少石送他回沙坪坝，车抵红岩嘴下土湾，遭到国民党士兵的射击，李少石身受重伤，送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周恩来面色煞白，要求张镇查明情况，缉拿凶手。

李少石遇害处，正是毛泽东每日必经之地，从桂园到红岩嘴，一来一去都走这条路。晚会结束后，许多人劝毛泽东暂住桂园，不要再回红岩嘴了。毛泽东执意要回，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毛泽东毅然返回了红岩嘴。

事后查明，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所乘汽车的司机开车太快，不慎撞伤了路边的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第1团第3营第7连士兵吴应堂，其班长田开福见车未停，便向汽车鸣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射穿李少石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创伤面很大，中弹者死亡率极高。因此，李少石流血过多，送重庆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45分牺牲，时年39岁。

事情弄清楚了，蒋介石也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的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周恩来在10月10日下午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他诚挚地说：

“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

为此，《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

毛泽东在离渝前也为李少石题了词，他写的是：

“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再说在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宋子文、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午餐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商讨国共合作问题。蒋介石说：

“谈判快要结束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很想对毛先生再说一遍，真可谓不吐不快。”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

“请蒋先生直言，我当洗耳恭听。”

蒋介石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他说：

“**共产党最好不要搞军队，如果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可以被接受。国共两党缺一不可，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我们二人能合作，中国的问题就好办。10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

毛泽东认真听着，然后诚恳地说：

**“对解放区的努力应当承认和帮助，我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只要为国防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

**蒋介石提出共产党不要搞军队，毛泽东就说赞成军队国家化。**蒋介石见谈不下去，就转换了话题，他说：

“这次没谈好。”

毛泽东则爽朗地说：

“我看还是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完全拥护。”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艰难曲折的尖锐斗争和工作，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一楼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原来，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意识到再继续施加高压，也无法使毛泽东屈服；而这次谈判举世瞩目，谈判如果破裂无结果而散，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代。于是，蒋介石就改变了他原先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方针，政治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留待以后再谈。就这样，国共双方比较顺利地达成协议，共同起草了《会谈纪要》。这份纪要不但把双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内容写了进去，而且对不一致的问题，也写明了双方各自的看法。

这天清晨，毛泽东来到桂园时，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和张公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签字仪式收拾客厅，整理衣帽架。这个20平米的客厅，四周摆着沙发，在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工作人员将洁白的台布铺在条桌上，准备了茶叶、香烟，端端正正地放着两党代表签字用的笔墨。

下午4时，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先后到场，彼此互相致意。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楼上。

签字仪式没有邀请中外记者参加。代表们都显得很高兴，谁也没有发表讲话，就开始共同审阅誊写好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8月28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4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3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于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3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18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5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6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11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4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3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持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唯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多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20分钟后，双方代表均表示没有异议，于是，众人依次在纪要上签字。因国民党方面张群出国未归，双方一致同意由张群归国后补签。张治中在自己的名字前，为张群留了一个很大的位置。签字仪式结束了，邵力子对大家说：

“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与奔波，应该请他下楼相见。”

众人欣然同意。齐吉树赶紧跑上楼去请毛泽东。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走下楼来，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一一握手道贺。

下午4点多，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正在房间里看报纸，忽然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帮持枪荷弹的国民党士兵盛气凌人地闯进房间里，迅速站到各个角落，持枪肃立。齐吉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急忙持枪站在毛泽东身边，准备预防不测。毛泽东依然翻看着报纸，似乎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你出去！”

一位国民党军官对齐吉树生硬地说。齐吉树不予理睬，他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方抬起头，望了望四周，然后朝齐吉树挥挥手，示意他出去。齐吉树刚一离开，一群身材高大的士兵就簇拥着蒋介石快步走进了房间。

站在门外的齐吉树和刚刚赶来的龙飞虎为毛泽东的安全心急如焚，但他们又不知所措。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大概过了10多分钟，蒋介石和保镖们走了出来。齐吉树和龙飞虎立即冲进房间，毛泽东冲他俩微微一笑，轻蔑地说：

“你不出去，他们不放心，怕你们害了蒋先生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节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毛泽东和蒋介石举杯互相敬酒，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又笑着举杯对蒋介石说：

“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席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大谈“和为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桂园。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一行在侍卫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蒋介石上前与毛泽东3人握手寒暄。宾主落座后，毛泽东提出延缓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于明年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说：

“如政协会议能在今年11月份召开，国大问题可以考虑。”

毛泽东和蒋介石会谈持续两个小时，也没有任何结果。毛泽东起身告辞，蒋介石送到楼前石级的时候，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润之，明天我另有要事，恕不能到机场亲自相送了，我的军政部长陈诚将军将为我代劳。”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留宿在蒋介石官邸。

10月11日清晨，毛泽东在早餐后向蒋介石辞行。毛泽东提起解放区的问题，蒋介石说：

“政府决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

毛泽东说：

“在我返回延安以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同贵党代表举行商谈，以期《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协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蒋介石点头，表示首肯。

10月11日上午9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钱之光陪同乘车去九龙坡机场，他在途中笑着对张治中说：

“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作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我还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为和平奔走最有诚意。”

张治中问道：

“何以见得？”

毛泽东说：

“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张治中更加佩服毛泽东的细心和诚挚。

此时的机场上，天高气爽，金风送凉，长空万里一碧。陈诚代表蒋介石也来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由于毛泽东来得比较早，一大群中外记者将他团团围住。其中有几个国民党记者居心叵测，出了一揽子难题。毛泽东神色自若，恢宏大度，时而严正，时而诙谐，挥洒随意，应付裕如。他们未能得逞，只得灰溜溜地站在一旁，而大群中外记者仍争相提问，围着不肯散。毛泽东对中外记者们说：

“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偶尔抬头，看见张澜、鲜英正快步赶来，于是排开人群，含笑趋前与张澜握手：

“有劳相送，甚不敢当！”

“应该的，应该的！”张澜愉快地说：“您总算要平安归去了。”

“多谢关心。”

毛泽东报以感激的眼神。张澜又依依惜别道：

“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您哟！”

毛泽东连声笑答：

“欢迎，欢迎，欢迎您去延安，延安川人多，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招待您哟！”

毛泽东又与鲜英握手告别：

“再见了，我们的孟尝君。”

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等政府要员以及文化界、戏剧界柳亚子、郭沫若、沈雁冰等各界知名人士、中外记者70多人，一一握手告别。

9时45分，毛泽东步上舷梯，王若飞、钱之光跟随其后，在张治中陪同下飞往延安。

下午1时半，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延安。张治中走下飞机时，感到非常惊讶，只见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有干部，有群众，有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他们的表情流露出了对他们的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种情形看着真叫人感动！张治中看到的这一幕，正是林伯渠、李鼎铭等人组织的2万余名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胜利归来。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张治中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把毛先生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

是日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毛泽东归来和张治中第2次到延安，宾主尽欢而散。

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报告了重庆谈判情况。与会者一致同意国共谈判纪要。

10月12日，张治中返回重庆，毛泽东亲自送到机场。他们握手告别，共祝和平早日实现。

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双十协定签订后党的任务与方针的指示》：

各局并转区党委：

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加注意：

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3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二、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43个师，是对彼方现有263个师的六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120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20个师，也是六分之一。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四、**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8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则执行分散长期坚持计划不变**。

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中 央

10月12日这一天还有一件大事不能不交待明白，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从9月10日发动的、一直伴随着重庆谈判进行的上党战役，历时30多天胜利结束。此战的一线指挥官是一位猛将，他就是386旅旅长刘忠。刘忠率386旅攻打长子县城，强大的攻势使守敌吓破了胆，顾头不顾尾地乱钻，有的神智尚未清醒就当了俘虏。

解放军在此役中最终攻占了上党，歼灭阎锡山3个军13个师共35000余人，逃跑2000人，散掉1000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19军军长史泽波、暂编46师师长郭溶、暂编49师师长张宏、66师师长李佩膺、68师师长郭天兴、暂编37师师长杨文采等27名将官。

战后，长治前线司令员陈赓接见了史泽波，向他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还问他：

“你认为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史泽波感慨地说：

“抗战8年，贵军在上党地区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

陈赓说：

“你讲对了！《水浒传》上说梁山的好汉们‘替天行道’，我们也是‘替天行道’。我们的天就是人民。我们依靠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也依靠人民打败了你们。历史证明，与人民做对，必然要失败。希望你今后能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做些贡献。”

陈赓的话打动了史泽波，后来他领衔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高级将领发出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挑动内战的罪行。

再说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就看到了蒋介石散发的《剿匪手册》。

原来在1945年10月8日下午6时，一架蒋军运输机因迷航被迫在河南太行山麓焦作附近降落。八路军某部缴获了这架飞机，从飞机上搜出了编号为3251的蒋介石的代电密件和两册《剿匪手册》。这一偶发的飞机迷航事件，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代电密件上写着：“阎司令长官密启”。这个密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2组发出的。全文如下：

吉县第2战区阎长官勋鉴：

兹附发剿匪手册两本，请查收。

中正

毛泽东一看才知道，这《剿匪手册》虽然是新印的，却是老版本的翻印，还是蒋介石1933年夏季写给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材《剿匪手册》。他早就读过蒋介石的这一大作，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小册子的序言一开头便说：

“国家兴亡，军人之责，盗匪不灭，军人之耻。**我革命军自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时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及4人之多。其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惟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獗有加无已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致也。**故云：破山中之盗易，破心中之贼难；**吾人如果欲破此江西山中之贼，必须行破吾人怕匪怕死之心贼。**苟吾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则士卒必能以勿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毛泽东还记得在《剿匪手册》的后面，另附有《赤匪的战术》，详细记述了红军采用的游击战战术。他微微一笑，将《剿匪手册》随手扔在一边，点燃了一支烟，大口地吸着。为了新的战争的需要，一个新的整军方案开始在他的头脑里酝酿。

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密令，他在电文中说：

“奸匪若不速予剿除，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遭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建功于国家者必膺懋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绳。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10月13日下午，毛远志和她的未婚夫曹全夫及毛泽民的战友余建新来看望毛泽东，她高兴地对伯伯说：

“蒋介石对你怎么样？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吗？我们可担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来。”

毛泽东笑着说：

“蒋介石对我挺客气，还请我吃饭呢。”

“伯伯，你瘦多了。”

“噢，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用点脑子就瘦。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做准备。**”

毛泽东和江青留毛远志、曹全夫、余建新一起吃饭，还特意让服务人员上了一大碗扣肉。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曹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曹全夫是一个穷学生出身，来延安参加了革命，上了抗大，又从敌后回到延安来学习。毛泽东听了他的讲述，微笑着点了点头，夹了一片肉放在他的碗里。毛远志向伯伯提出要去前方，毛泽东问：

“要去哪里？”

“我想和全夫一同去东北。”

“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去锻炼锻炼了，闯一闯好。”

余建新趁机拿出毛泽民的照片给毛泽东，问道：

“泽民同志现在哪里？”

毛泽东接过四弟的照片，眉头紧锁，脸色阴沉，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道：

“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

毛远志闻听此言，犹如当头一个晴天霹雳！多少年来 她一直在苦苦等待盼望着爸爸啊，何曾想到自己与亲人之间早已是天人相隔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告诫自己不能当着伯伯的面哭出声来，可她怎么也控制不住涌泉般的泪水簌簌直流，急忙捂着脸离开饭桌，跑到里间屋里去。江青走过来安慰她说：

“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你要离开延安去东北，应该让你知道了。”

毛远志想到伯伯还没有吃好饭，偷眼一瞧，老人家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便强忍悲痛，擦干眼泪来到伯伯跟前，斩钉截铁地说：

“伯伯请放心，我会坚强起来的。”

毛泽东慈爱地扶着侄女的双肩，鼓励她说：

“你的工作和学习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无论到哪里，都要搞好团结；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要有任何特殊。”

毛远志告别伯伯来到院子里，毛泽东紧紧拉着侄女的手，又一次叮嘱说：

“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今后工作中还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众，不能特殊。”

毛远志回到驻地，立即给伯伯写了封信，表示一定要按伯伯的教导去做。毛泽东很快回了信，同意她和曹全夫结婚，并说：

“你们就要到东北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后来，毛远志一直都严格按照伯伯的临别赠言要求自己，无论在部队，在地方，调动过不少单位，从来不以毛家人自居，总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奉献着，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亲侄女。每当有人提到毛泽东时，她要么称毛主席，要么叫老人家，从不把自己与伯伯毛泽东联系起来。

且说10月中旬，美苏两国与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忙，美国海军中将巴贝指挥的美国海军运送国民党部队抵达大连，要求登陆，遭到苏方拒绝。苏军驻中国东北司令马利诺夫斯基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说：

“苏联政府不反对在葫芦岛、营口、或安东登陆。”

于是，美国海军又运送蒋军先后到达葫芦岛和营口，“发现该两处已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熊式辉就质问马利诺夫斯基说：

“讲好可以在营口登陆，为什么有大批共军包围该港口？”

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

“这些军队不是从苏军控制的地区来的，而是从南部进入营口的。”

美蒋双方无奈，巴贝只好指挥海军返回，准备从秦皇岛登陆。

10 月16 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说：

“**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是日，毛泽东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说：

“**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

10月16日这一天，晋冀鲁豫军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

原来在10月14日，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40军、第30军和新编第8军共７个师45000余人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32军及伪军孙殿英部跟进，其后续部队４个军正向新乡开进，打算与进驻石家庄的两个军一起攻占邯郸。

新8军高树勋部、40军马法五部、30军鲁崇义部很快便进入了磁县、邯郸地区。

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３个军区主力共６万人，并动员10万以上民兵，发起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的战役计划是诱敌到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河套多沙地带，以1纵在平汉路东，2纵和3纵在正面和平汉路西，发起钳形攻击，准备以两个月的时间逐次歼灭敌人。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见《毛泽东选集》）的报告，他说：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让出这8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号召全党说：

“我们要加倍的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接着，他又谈到了工作，鼓励大家“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最后说：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10月17日下午，杨步浩骑着毛驴，提着鸡，来慰问毛泽东。

自从毛泽东去了重庆以后，杨步浩吃不好，睡不好，一直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危，日夜盼望着毛泽东快点回来。他10月16日到县政府开会，听说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延安，兴奋得一蹦老高，回到家里就同妻子商量说：

“毛主席在重庆一个多月，为咱老百姓办事，太辛苦了，把咱家的3只鸡，给毛主席送去，尽尽咱老百姓的一点心意吧！”

妻子表示赞成。第二天，杨步浩就来到了延安。

10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杨步浩。一见面，杨步浩就急切地说：

“毛主席，你去重庆谈判，我们六乡的人民可把心担扎啦！蒋介石那坏蛋不安好心，你让他来延安谈嘛！”

毛泽东笑了笑说：

“我去那里也是斗争呀，蒋介石搞假和谈，我们就揭露他。谈判订了协议，以后他再发动战争，就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但是，蒋介石从来不给人民和平、自由，不讲信用，所以，还要准备打仗。你看，他不是一面和谈，一面又向解放区进攻么！**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咱不怕他。**”

杨步浩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豁然开朗。他对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的伟大气魄无限敬仰，情不自禁问道：

“你身体好吧，六乡人民念叨着你呢，乡亲们叫我问你好！”

毛泽东说：

“谢谢乡亲们，问乡亲们好。”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应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战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重庆谈判太精彩了，它的精彩之处主要缘于有两位能够自编、自导、自演的超级编剧、重量级导演和空前的大腕明星。君不见，蒋介石是又哄又骗又压也让步，**背后加“剿匪”。**毛泽东则是出于真诚，当面称先生，背地叫委员长，不但做了大量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同时也广泛联络国民党的左派和几乎所有的大右派。他面对的毕竟是蒋介石，所以在原则问题上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得不上下其手，漫天开价，尔后以退为进，**并以反击战之胜利达到求和的目的**。若说毛泽东对于和谈没有诚意，那么他在后来的四平之战前后对和平的期待就无法解释了。如果说毛泽东把和平的期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那么他在和谈期间对于程潜在湖南的安排，以及对于张澜在四川的安排，还有下一章将要叙述到的回到延安就开始大整军以致累出病来，也就无法说得通了。**可惜这些精彩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人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是从电影、电视剧中得来的。两相比较，即使那些最为人称道的电影或电视剧不也显得有些干瘪、有些缺乏色彩吗？

**第8章**

**“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

**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

**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话说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延安的干部到东北解放区去，此时还有一些干部在整风运动中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毛泽东说：

“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

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到东北解放区和其它解放区工作的干部举行欢送会。毛泽东穿着一件部队的旧棉大衣出席了这次欢送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延安了，将到各个解放区去工作。那里都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你们到那里去，要同当地干部在一起，发动广大群众，保卫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果实，不能让蒋介石抢走地盘，摘走桃子。蒋介石要抢着来摘桃子，我们就要保卫自己流血流汗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样就会发生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啊！你们到各个解放区去一定会碰到这场斗争，这就要同当地干部和群众站在一起，保卫由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果实。这个担子很重啊！”

在这一批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在延安整风中受过委屈。因此，毛泽东接着说：

“同志们，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整风运动中受了委屈，这我是有责任的，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赔个不是，请大家原谅。”

毛泽东说罢走到讲台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的干部们非常感动，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说：

“我们革命队伍里，在历史上，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下，也有过对好同志做了错误处理的，那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没有灰心丧气，都保持了革命意志，坚信党会纠正错误的，继续为革命奋斗；有的同志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的好同志。”

台下的干部都知道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也是几次被错误路线处理过的人。只听毛泽东又说：

“从今天起，我向大家赔了不是，过去的事已经是过去了，把它忘掉吧！应该重振精神，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到那时，党和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就这样，许多干部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正是：试玉要烧三日满，育才须待七年期。

万千星火播四海，九州处处烈焰飞。

且说在某一天的傍晚，在中央党校疗养所休养的女作家草明将要去东北解放区了，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再见到毛泽东，便决定先去看看邓颖超，再去看望毛泽东。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她。邓颖超嘱咐她说：

“到了东北新区，要注意做妇女工作，不论什么地方，什么部门都有妇女，要是妇女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更注意的是劳动妇女，农村妇女。日本14年的奴化教育对东北人民影响较深，妇女背上背的精神负担更重。要宣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底解放妇女的。”

说话间开饭了，邓颖超留草明吃了饭。草明说：

“我想去看看毛主席。”

邓颖超立即去找来江青，江青引着草明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招呼草明坐下。桌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放下笔，问草明吃饭没有？草明说：

“在邓大姐处吃过了。”

草明趁毛泽东吃饭的机会，先讲了自己在疗养所的情况，又讲了疗养员们担心毛泽东在重庆被蒋介石谋害的故事。毛泽东很快吃完了饭，微笑着说：

“他们之所以不敢动手，不是因为毛某有什么，而是因为有共产党，有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解放区的人民和大后方的革命人民。”

草明告诉毛泽东说：

“我即将到东北新区去，我一定按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去做。我过去不懂到群众中去，虽然生在缫丝女工的环境中，但不是有意识地了解她们，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去分析她们，研究她们，所以作品写得不理想。”

毛泽东说：

“你过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到解放区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草明说：

“可惜我懂得太晚啦，我都33岁了。”

“33岁算不了什么。66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毛泽东说罢，又问道：“整风中受委屈了没有？”

草明回答说：

“没有受委屈。”

“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受审查者彼此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听说你和欧阳山离婚了？”

草明没有想到毛泽东在百忙中还会了解到自己这么细微的事情，慌乱中回答说：

“是的，我现在没有感情了。”

“怎么会没有感情呢？感情更洗练了，今后更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毛泽东安慰罢她，又问道：“到前方带孩子去吗？”

草明一听两眼立刻溢满了泪花，心里说，敬爱的毛主席，你日理万机，还惦记着我的孩子！她强忍着泪水说道：

“前方工作可能很紧张，我身体又不好，不准备带了。两个大的女儿读书的读书，有一个都工作了，小的还在托儿所。”

毛泽东说：

“那好，把孩子交给党吧。”

草明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送她到门口，又关切地问：

“有没有骑马来？”

草明不愿再给领袖添麻烦，就撒谎说：

“有。”

毛泽东点点头，和她握手告别。草明踏着微明的月光，乘着凉爽的秋风，迈着轻快的步子向中央党校走去。

此时，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毛华初，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报名要求去东北解放区工作，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他兴致勃勃地到枣园向伯父告别，刚进枣园，正好遇着叶子龙，叶子龙告诉他说：

“主席很忙，忙得几个昼夜没睡觉了。今天起床一定起得迟，你先到外边等着吧。”

毛华初一直等到下午4点，毛泽东身着一套陕甘宁边区自产的黄色毛呢制服，头戴呢帽，从房间里走出来。毛华初走上前，叫了一声：“伯伯！”又立正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华初，你来了，坐。”

毛华初告诉伯父说：

“组织上批准我去东北，过几天就出发了。今天特地来看望您老人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啊！你要去东北。好！我赞成。有什么困难没有？”

毛华初想了想，说：

“到东北去路远，许多干部搞到了牲口，我也想要一匹牲口，您能不能帮我解决一匹？”

“不行！”毛泽东说：“你想要一匹牲口，这个要求不高。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个牌子，谁要拿走一匹，就违背了纪律。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毛华初满面通红，羞得不敢做声了。毛泽东见侄儿有些难堪，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你要点零用钱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

毛泽东叫警卫员取了几元钱给毛华初。毛华初接过钱，非常激动。告辞时，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

“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你出现。”

毛泽东又叫警卫员拿来一件大衣，这是一件蓝色斜纹棉大衣，又长又大。毛泽东说：

“天气越来越冷了，冬天早晚更冷，拿去在路上御寒吧。”

毛华初接过大衣，说了声：

“伯伯多保重！”

他又向伯伯行了一个军礼，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枣园。后来，毛华初到张家口时，将伯父这一件珍贵的大衣转赠给了同时从延安出发、又将马上归国的朝鲜干部崔某。

此后的一天，毛雪华带着未婚妻陈涌岷到枣园看望毛泽东。

毛雪华这一年刚从延安自然科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军委观察所担任气象员。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21岁的大小伙子了，正在谈恋爱。毛泽东见族侄带着女朋友来了，很是高兴。毛雪华把未婚妻向毛泽东作了介绍，他说：

“她姓陈，是个浙江姑娘，父亲也是一位烈士。”

毛泽东说：

“你们都是烈士后代，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毛雪华又悄悄地说：

“三叔，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商量商量，看您的意思。”

“什么事？”

毛泽东见他神秘兮兮的样子，也细声问道。毛雪华本以为叔叔早就明白自己的意思，见叔叔还是这么问，弄得他有点不好意思，扭扭捏捏不知说什么好。还是旁观者清，江青在一边插话说：

“你们俩想结婚吧？”

毛雪华腼腆地说了声：

“是的。”

毛泽东笑了，说：

“噢！原来是这个事。我不管。这个事你得问你们组织。组织上同意你们结婚就结婚，不同意，你们就不能结婚。”

毛雪华和陈涌岷回到单位，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得到了组织的批准。然后他们又去了毛泽东那里。毛雪华喜滋滋地说：

“三叔，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我们准备过新年时结婚。”

毛泽东说：

“那好，我祝贺你们！”

“谢谢三叔。是不是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做声。江青知道毛泽东忙，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婚礼，便说：

“你叔叔忙，我代表毛家去吧。”

后来，毛雪华和陈涌岷于1945年底结了婚。在举行结婚典礼那一天，江青果然穿着时新的服装，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代表毛泽东和全家向他俩表示了祝贺。

在1946年，毛雪华的大儿子毛海山出生了，因为生活条件太差，陈涌岷没有奶水给孩子吃，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毛雪华去见毛泽东，讲了孩子没奶吃的情况。毛泽东焦急地问江青：

“有什么法子没有？替他们解决奶粉问题。”

江青说：

“我想想吧。”

不久，她还真的想法搞到了两桶美国奶粉，送给了陈涌岷。

在1949年9月，毛雪华夫妇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开学之前，毛雪华到香山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称他为“韶山的第一个大学生”。 1951年，毛雪华从清华大学毕业，于6月赴苏联留学。临走前，他特意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告别。 毛泽东高兴地称赞道：

“你是我们乡下的第一个留学生。”

毛雪华学的是机电专业和电化专业，后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10月17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8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8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中央 酉

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要他与苏军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

原来这杜聿明在9月30日解除龙云的武装后，受命于10月15日飞抵重庆。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还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尔后对杜聿明说：

“你解决龙云为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

杜聿明很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就慷慨地说：

“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第二天就发布命令说：“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时隔两天，蒋介石便在10月18日又发布了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新任命。

10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

1. 阅酉寒电，你们野战军太少，地方军太多，望从各分区再抽调至少一万兵力补充野战军，使9个团每团充实到2000人以上，方能打大仗。这是第一批野战军，总数须达二万四千左右。

二、将来还须编第二批野战军，估计到沿河平原地区在国民党集中摧毁政策下不能生存，现在就须在高级人员中有精神准备，先作必要准备工作，到了那时，使当地变为合法斗争（配合当地的非法斗争），而将那里的主要力量编成第二批野战军（每分区一个旅），随第一批野战军到新地区行动。此事须精密考虑，不使步骤零乱。

三、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

四、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酉皓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参谋处长李作鹏即转陈毅、黎玉并告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罗李即转陈黎并告华中局：

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再连续各个击破顽军，准备歼灭顽四五万人，方能解决问题。此外，再责令渤海军区负责协同冀中占领德州、天津间一段铁路，坚决歼灭北上蒋军，是为作战的辅助方向。

　　 中央 酉皓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

目前开始的6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6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6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6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6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中央 酉号

10月2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中共鄂豫皖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和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他在电文中写道：

郑李：

1、你们须准备至少6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2、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二王，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它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做几个月后之预备机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3、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之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各解放区军队都是如此解决，你们亦自能解决。目前你们即应有坚定决心在桐柏山区域（铁路以西，南阳以东，叶县以南，随枣以北）创造战场，歼灭顽军，解决财政。这本是你们原定计划，希望坚决执行。

中央 酉养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张饶赖，并告罗李，陈黎：

1. 接陈黎哿电，我山东第8师占领邹县，控制铁路40余里，歼灭顽伪2000余，并准备歼灭续进之顽。此外，我山东第3、第4两师占领大汶口，控制铁路20里。

二、希望我新四军野战军在蚌埠、徐州间扩展铁路占领区，集中主力歼灭顽军。

三、只要我控制铁路一段，顽方是一定要进攻的，战斗将愈打愈大。因此我军第一，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第二，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35000至40000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我山东、华中均须以连续战斗各歼灭4万至5万顽军为目标；第三，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

四、山西上党战役我以三万一千主力，五万助战民兵，40天时间，连续举行几个战斗，结果阎顽38000人，除逃去4000余外，被歼33000余人，缴获山积，可为范例。现刘邓集中6万野战军，准备歼灭新乡北进8万顽军至少4万左右，聂贺集中5万野战军正在歼灭绥东顽军5万之大部或全部。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影响。

　　 军委 酉养

10月22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萧罗刘并告贺李：

一、21日22时电悉。你们取得初步胜利，甚为欣慰。

1. 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三、二局情报，归绥城内混乱恐慌，陶林被姚占领。

四、速令冀晋、冀中、平北各组第二批野战军，每处至少1万，共3万，候令开至平北作战。

　　 军委 22日20时

10月24日，傅作义公开发表通电，指责共产党没有遵守蒋介石“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与傅作义部发生冲突。通电中说，共产党要承担内战的责任。

毛泽东对于傅作义的指责，指示新华社负责人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文章的中心是：傅作义企图逃避战争责任。

10月24日这一天，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郑位三率领新四军第5师占领豫西南的桐柏县城，尔后和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以及王树声率领的由河南中部南下的嵩岳军区部队，共6万大军，在桐柏山区会师。

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他写道：

郑李：

庆祝你们占领桐柏。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中央 酉敬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

你们占领铁路地段还太短，要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如像刘邓占领高邑、内丘、邢台、邯郸、磁县等城那样，方利野战。徐蚌间及津济间亦宜如此。

　　 军委 酉敬

毛泽东又复电给彭真，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分布问题写道：

彭真：

酉齐电告我军发展分布情形，酉养收阅，甚慰。俟大批干部及军队到后，除仍以旧辽宁省及热河为第一位布置力量外，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各重要城市迅速布置相当力量，甚为必要。洮南方面亦望注意。报告大连情况电已收到。

　　 毛泽东 酉敬

10月25日，侵占台湾地区的日军在台北举行投降仪式，结束了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0月25日，在桐柏山会师的3支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野战部队有：

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下辖皮定均的第1旅、张才千的2旅、刘昌毅的第3旅。

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委任质斌。下辖第13、14、15及郭鹏、王恩茂的359旅。

地方部队分为：汉江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政委文敏生。鄂东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聂鸿钧。河南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霖。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真、程子华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真、子华即转李运昌：

关于组织冀东野战军。

1. 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20万。其中10万将位于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运输及到达期均尚未定；10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进攻，此部正在空运及陆运，11月中旬可到齐。

二、我已决定组织冀察晋第2野战军，由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于3星期内组成，5个旅15个大团（每团2000人）位于平北地区，任务为由西向东歼灭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我黄永胜两团，文年生两团，共约六千（均老兵）到承德，作为热河野战兵团骨干，请运昌速令热河所部抽调较有战斗力者八千至一万人左右，与黄文两部合编为热河野战军，由程子华指挥，迅速巩固古北口地区，配合萧罗作战。

三、我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区分为野战军地方军两部，即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7个至10个大团，每3团编为1旅，共编为两旅至3旅，总称为冀东纵队，由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我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罗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

四、中央对冀东热河两区我军数量、质量、分布位置均不明了，望运昌接此电后一面按照上项方针实行编组部队，一面将两区实况经彭真电告我们，愈快愈好。

　　 军委 酉有

10月27日，国民党军第 13 军、第 52 军在秦皇岛登陆，进入东北。

10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指示电，任命粟裕为苏皖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委，张鼎丞、张爱萍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一天，粟裕看到中央军委的指示电后，当即致电中央军委说：

“我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于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这是粟裕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让司令员职务。

10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局，同意了粟裕的请求，“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笔者注）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华中军区下辖：

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下辖第1、2军分区及独立旅、直属炮兵团、特务团。

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委萧望东。下辖第3、4军分区。

由华中军区直接管辖的军分区另有第5、6、7、8军分区。直属华中军区的部队还有：海防总队：政委王治平。解放第1军（由伪军起义改编），军长钟剑魂。解放第2军（由伪军起义改编），军长杜新民。解放第4军，军长戴心宽。

10月30日，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决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率领所属新8军与河北民军1个纵队共12000余人，在邯郸南面的马头镇举行起义。

高树勋起义后对自己简朴而贴近群众的新生活非常满意，他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

“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

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

胡部16军94师（原预1师）、109师，过去任陕西河防，久未作战，22师（原预3师）亦久未作战，今年7月淳化事变时该师一个团守爷台山被我歼灭5个连。3个师人数经此次长途行军后，估计每师实际不超过5000余人。胡宗南25日令34集团全部南援，至29日，李文始令16军一个军南援，已是4天之久，命令上又有到高邑后逐次向南进军之语，似不十分积极。该军一部似可日内开动，另一部似须交防给第3军（两个师）后才能南进，到高邑后，又须查明情况才能前进。如北面地方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放手作战，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每次歼灭一部分），然后再打援敌。

　　 军委 酉30

稍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给刘伯承、邓小平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刘邓：

为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歼灭当面之敌，再歼援敌之目的，除令赵尔陆率6个主力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是否调太行七八两分区主力至磁县地区，准备钳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沁阳不必打了。

　　 军委 酉30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黎玉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并告华中局：

1. 陈黎酉俭布置甚妥。

二、北面歼灭霍守义，南面歼灭陈大庆，即是援助东北，因为这些军队都是要开东北的。除注意邹滕间战役，不失时机歼陈吴，并还须准备对付更多北上顽军外，北面歼灭霍守义极端重要，请注意该地作战指导，首先歼霍部2、3个团，顿挫其行动，然后各个歼灭之。

三、李品仙亦有开平津之可能，徐蚌间破路及歼灭李部战役，其意义即是援助华北、东北，此点望华中充分注意。

四、破路重在掘毁路基及军民兼顾，掘毁路基使缺乏人力之顽方难于修复，公私兼顾使人民获得利益，方能彻底执行破路。

　　 中央 酉30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给聂荣臻转萧克、罗瑞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转萧罗及澜涛，并告热河分委：

你们一面组织野战军，一面组织运输队，一面则要指挥冀察现成部队迅速肃清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上之伪军并控制该路（至少北面一段），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准备野战战场。此项任务必须在11月内争取先机完成之，否则将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巩固热河，亦不能巩固张家口。故萧罗下月一个月内必须完成3项任务，第一是组成野战军，第二是组织运输队赴承德接运武器弹药，第三是占领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准备野战战场。以上3项任务，澜涛等领导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须尽全力协助完成之。澜涛等同志的主要精力，今后须转向东方战线，西方战线则由聂耿独力处理之。澜涛电台速与延安联络勿误。关于歼灭石匣、密云、怀柔地区之敌伪，发动该地区民众创造野战战场一项任务，热河分委负有由古北口向南竭力协助萧罗之任务，该地区地方工作之管辖划归热河负责，免去过去三不管状态。

　　 中央 酉30

就是在这个时候，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整军，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克为副司令员，刘澜涛、罗瑞卿为副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朱良才为政治部主任，耿飚、曾涌泉为副参谋长，潘自力、蔡树藩为政治部副主任。

下辖5个地方军区是：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下辖第6、7、8、9、10军分区。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委王平。下辖第2、3、4、5军分区。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下辖1、11、12、13、19军分区。

冀东军区：司令员陈伯钧，政委李楚离。下辖第14、15、16、17、18军分区和第11旅。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黄火青。下辖热西、热中、热东、热北军分区。

计划将晋察冀军区所属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机动作战的野战军及以李湘为师长、张明河为代政委的直属教导师。

第1野战军位于晋察冀地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4个纵队：

冀晋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王平。下辖第3、4旅。

冀察军区第1、第12、第13军分区部队各一部组成冀察军区**刘道生纵队**，辖第8、第10旅。

冀察军区第1、第12、第13、第19军分区组成冀察军区**郭天民纵队**，辖第6、第7、第9旅和骑兵旅（**刘道生、郭天民纵队合称为冀察纵队**，郭天民任司令员，刘道生为政委，李天焕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易耀彩任参谋长，下辖第6、第7、第8、第9、第10旅和骑兵旅，共2．5万余人）。

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林铁（兼）。下辖第11、12、13旅和纵队直属团。

到11月初，晋察冀军区在冀热辽地区组建了第2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委罗瑞卿（兼），下辖5个纵队：

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2、3旅。

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朱涤新。下辖第22、27、30旅和混成旅。

冀东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下辖第12、13、14旅。

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下辖3个旅。

冀中纵队：副司令员黄寿发，副政委帅荣。下辖2个旅。

10月31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嘉勉5师和南下部队胜利会师给郑、李、王、戴、王、王指示》，指示中说：

“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主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师的军队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中原部队会师后，应更加团结一致，为创造中原地区的新局面，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制止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

据息，临城陈大庆97军以护路为任务，若干天内似无强大后续力量。惟邹滕地区蒋介石在所必争，必将增兵北进，我以主力位于该区，准备打大歼灭战是完全必要的。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占领黄河崖、恩县，歼灭一部敌伪，具有很大意义。望令该军区扩大铁路占领区，发动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并集中注意于歼灭霍守义12军。该军似急于赴东北，决不应让其过去。为此目的，请考虑增加该方面兵力，并加强作战指导。

　　 军委 酉世

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

已令赵尔陆率6个主力团南下对付16军，使你们安心歼灭当面之敌，望速指示赵部行进路线。你们是否还感兵力不足，除陈赓纵队主力外，一切在半月行程内可能调动之部队均可调动，以便集中最大兵力。杨张（指杨勇、张霖之——笔者注）派赴邹滕地区协助陈黎作战之一个旅可即西调，4军已陆续入鲁，那边不需要了。

　　 军委 酉世

10月31日这一天，中央军委鉴于苏军不赞成东北的部队用八路军的名义，决定将在东北的部队统一组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东北局书记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任第一副总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总司令，萧劲光任第三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给彭真发去了一封复电。

彭真在给林彪、萧劲光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1）苏军允许蒋军10月30日在营口登陆，蒋军11月20日将进至沈阳、阜新线，苏军将全部撤走，请林、萧速来沈阳商讨部署。（2）为对付蒋军登陆，拟编派两个旅担任锦州方面作战，3个旅担任营口方面作战。如同意，请令有关部队星夜赶来沈阳，时间紧迫，不可再缓。”

毛泽东在复电的电文中写道：

彭真：

一、31日4时电悉。时间大迫，有军队亦来不及，刘转连、杨国夫才开始到达，就是证明。

1. 请严催已到冀东及山东渡海各部于11月12日前务必通过海城、锦州一线。黄克诚要11月10日才能到玉田，将来只好绕道赴洮南。

三、营口、葫芦岛登陆之蒋军必须抵抗，可能迫使蒋军缓进，我可争取时间。

四、蒋入满只两个军，现方开始由海防、广州起运，目前拟在葫芦岛登陆者似系天津去的一小部，若能有10万军队能打的，可能用野战歼灭之，并且必须确定此方针，按此方针去部署。

五、刘其人、文年生催其速开沈阳不去热河。黄克诚不日可通过平津线。

　　 毛 31日18时

欲知毛泽东在军事上还有什么部署？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以战求和则和平存，以和求和则和平亡。**深谙这一辩证法，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面对蒋介石紧锣密鼓地部署夺取东北的计划，毛泽东也立即进行军事动员和整军工作。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中共党内是无人可及的。

**第9章**

**“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多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

**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话说1945年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关于11月作战部署的指示电：

林彭，聂萧罗，陈黎，罗李，刘邓，张饶赖：

11月作战部署。

一、情况：东北方面，我以李运昌所部五千为基础已扩大至10万人，惟战斗力弱。我各地入东北部队截至目前止，尚只有万毅、沙克、杨国夫、刘转连、曹里怀、萧华、吴克华等部约3万以上。在路上前进者有山东刘其人师，山东第1、第2、第3、第7等师，四军黄克诚师等部约8万人。而蒋军已决定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其数约两个军6万人，按其计划是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一线，11月底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底从东北撤完。华北方面，蒋军主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路集中平津，经北宁热河两路入东北之计划，基本上已被我打破。我聂、贺军已击破平绥路蒋军5万以上，包围归绥。我刘邓军已开始击破平汉路蒋军6万（高树勋两师起义投我），并吸引由正太路窜入石家庄之蒋军35000不易北进。我陈黎军及华中已切断津浦路南北中3段，阻滞了蒋军，因此使空运平津之蒋系两个军陷于孤立，亦将使海运入东北之两个军陷于孤立及被南北夹击之地位。

二、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11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为此目的部署如下：甲、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乙、陈黎、罗李速令山东第一批入东北部队（1、2、3、7等师）兼程北进，第二批部队及四军一部即速起程北上。丙、黄克诚师即速过平津路北上。丁、萧罗野战军限上半月在平北集中编组完毕，待命东进，侧击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线上之蒋军。戊、刘邓军待当面战役完毕,准备抽出杨苏纵队配足10个团待命北上，另组新纵队代替杨苏。己、华中叶飞纵队待穿上棉衣后起程北上。庚、聂贺军待绥远作战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辛、刘邓、陈黎及华中3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三、各部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军委 戌东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聂荣臻转冀中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转冀中军区：

冀中黄同志20日电悉。动员一切力量破坏定县至石门铁路甚为重要。我刘邓军在邯郸地区与顽军6万血战兼旬，石门顽军3个师南援，情况紧急，30日高树勋新8军举行起义站到我们方面，顽30军、40军被迫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判断石门南进之顽亦必北返，故冀中加紧破路甚为重要。霍守义第12军由济南北上，我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阻击该顽，望冀中亦于沧州南北地区占领铁路一二段，动员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配合渤海行动。

　　 军委 戌东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给李运昌并告彭真的指示电中写道：

李运昌并告彭真：

1. 运昌31日电悉。你的决定很对，你即在彭真、林彪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编整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不要回冀东。詹才芳编成之野战军及在山海关、锦州地区之一切军队及地方工作统归你指挥，而你则接受彭、林指挥。

二、杨国夫师据詹电已到山海关，山东刘其人师前令其去古北口，现令其改开山海关、锦州（请要詹才芳速通知）。黄克诚35000现到冀中，10日可到玉田，请令詹才芳催其速进。山东第1、第2、第3、第7等师亦已开动，月底可到。

　　 中央 1日

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文中说：

“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

电文中还说，应公开发表高树勋部宣言及起义经过，方式可采取新华社记者访问形式，但须征得高树勋同意，并告诉他公开发表有很大影响。

尔后，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王若飞的电报中说：

“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现今刘邓清查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污蔑宣传。”

11月2日，中央军委任命周保中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副总司令，萧劲光改任第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日这一天，邯郸战役结束。此战历时10天，歼敌1.4万多人，2.3万多人被迫放下武器。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40军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39师师长司光恺，106师师长李振清、67师师长李学政等高级军官被俘。

11月2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电告毛泽东说：高树勋很关心延安对他起义的反应，是否请您同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一个贺电。

毛泽东当即起草并发出他与朱德联名给高树勋的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建侯——笔者注）将军吾兄勋鉴：

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接着，毛泽东给彭真发去了一封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真：

1. 你处与罗荣桓电台、庄河方面电台及承德电台均联络否？如未，须即联络，调兵灵便。

二、罗荣桓已到胶县，正北上中。30日来电，第二期山东决调４万，其中有第１、第２、第３师3万2千，其他8千。

三、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

四、**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毛　戌冬

11月3日，毛泽东获悉邯郸战役大捷，致电刘邓等晋冀鲁豫解放军负责人说：

“戍冬未电悉，甚为欣慰。”

11月３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薄张李：

戌江电悉。一、对西北系军官加以优待是正确的，但不要放走。**他们如愿意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宣言及谈话，应鼓励之**。二、一切俘虏官兵照中央指示原则上均收留教育，反动者监视，均不放走，仅在必需时可考虑放走个别的人。三、**十分注意搜寻蒋介石的“剿匪”文件（如“剿匪”手册等）并公开发表之，尤其注意勾结美国打内战的材料**。

　　　　　　　　　　　　　　　　　　军委　戌江亥

11月4日，毛泽东就高树勋起义宣传问题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说：

“马头镇距邯郸很近，邯郸系历史名城，因此可称为邯郸起义。”

关于高树勋部起义后的名称问题，毛泽东指示说：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树勋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8军旧名均可。

11月4日这一天，高树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以通电的形式发表《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同时揭露了蒋介石企图以“统一”为名吞并解放区的阴谋，说明了起义的原因。他说：

“国民党对外宣传是叫我们北上受降及恢复交通，但实际给我们的命令是北上剿匪，当我们进抵新乡的时候，中央还颁发了一个《剿匪手本》，这些行动与我们全体将士的意志是完全违背的……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他的现行政策，国民党是会断送自己前途的。”

11月4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对邯郸战役的胜利予以重点宣传。

11月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黎玉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张饶赖及华中局：

1. 邯郸战役２日结束，除逃去3千人外，高树勋率两个师反正，30军３个师、40军３个师全部歼灭，俘11战区副长官兼40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及39师、106师、30师、67师等４个师长，我正予以优待，以利争取。

二、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所属，除第８军３个师（美械）在广州待运青岛外，共10个师，计霍守义12军３个师（111师、112师已到济南，117师尚在徐州），何柱国骑２军两个师（何本人瞎眼在重庆，该军军长何人待查）已到济南，王毓文97军两个师（33师、暂30师）在临城，骑８师在徐州，51军两个师在徐州。计在临城、徐州线上者共６个师（均归19集团军陈大庆指挥），均将北上，但战斗力均弱。

三、第２集团军刘汝明所部55军曹福林３个师（29师、74师、81师）、68军刘汝珍两个师（119师、143师）现到尉氏、扶沟、太康、兰封之间，正向兰封集中，判断将开徐州北上。此两军为西北系，战斗力颇强。望利用孙连仲失败，高树勋起义之影响用大力争取。据刘汝明酉有电称，该属30团及120团2千余在太康境内叛变，已令29师进剿。请查明是否拖到我方来。

四、对一切西北系（55军、68军、38军）、东北系（12军、骑2军、51军）展开军运工作，极端重要。对西北系各伪军亦然。

　　　　　　　　　　　　　　　　　　军委　戌支

11月5日，毛泽东又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重要谈话：《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谈话中说：

“合众社重庆3日电报道，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并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

“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除我军已撤退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5个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大肆蹂躏人民外，其他大多数解放区，例如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省，国民党正规军已有70余师开到我解放区及其附近，压迫人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正在向我解放区开进者，尚有数十师。这难道是取守势吗？**其中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8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6个师（其中有3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1、第5、第6等3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傅作义将军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3省解放区，已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的门口，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难道这也是取守势和未放‘第一枪’吗？我察绥两省军民起而自卫，在反攻战斗中亦俘虏大批官兵，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进攻等等。”

针对吴国桢“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毛泽东揭露说：“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他提出了3项主张；最后又说：

**“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多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1月5日，罗荣桓一行赴东北途中到了龙口。码头上到处是准备渡海去东北的部队。许世友前来为罗荣桓送行，罗荣桓望着他心爱的战马对许世友说：

“这匹马陪伴我多年啦，送给你吧。”

许世友知道罗荣桓不仅仅是依恋战马，更重要地是舍不得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便将腰间的手枪解下来，双手托着，回赠给罗荣桓。

罗荣桓与许世友握别后，一行人乘船渡海，行至旅顺，遇到苏联军舰的拦截。罗荣桓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苏军舰长怀疑说：

“你是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

罗荣桓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照片交给他，那舰长接过照片一看，认出了照片中的毛泽东，也认出了罗荣桓，立即敬了一个军礼，说：

“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11月6日，罗荣桓一行人在貌子窝登陆，踏上了东北的土地。

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指示中写道：

“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接着，毛泽东发给李富春、黄克诚一封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富春，克诚：

山海关发生战事，该处有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当可迟滞顽军前进，掩护黄梁两部到锦州。黄梁任务是迅速到锦州充当歼灭顽军之主力，**你们到玉田后立即调查由玉田通往锦州路线，不走山海关，走山海关以西，隐蔽前进，以免暴露，看地图似以走喜峰口为宜**。喜峰口、山海关中间地区是否有直路，请调查。路线确定后，黄梁均应派人率少数掩护部队先行到锦州打前站或径到沈阳设办事处，与东北局彭、林接头，解决两部各项问题。

　　　　　　　　　　　　　　　　　　毛泽东　戌虞

11月8日，重庆10个团体各界人士为庆祝陈嘉庚从流亡地印度安全回到新加坡，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脱险庆祝大会”。毛泽东为大会赠送了一个条幅，上书：“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此时，陈嘉庚对毛泽东也非常敬仰，在自己的住宅怡和轩的会客厅里悬挂了一张毛泽东画像。

11月9日，毛泽东在和萧军谈话中，提到了萧军的入党问题。他说：

“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

萧军说：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毛泽东说：

“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作大团结里的小摩擦。”

当晚，萧军在日记里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们对人的态度一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

自此以后，萧军虽然和毛泽东还有交往，但过去那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已不复存在。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后来在1948年，萧军在东北因“《文化报》事件”遭到严厉批判，同情王实味事亦被重新翻出，自此被排挤出主流文学圈。1958年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开展“再批判”，指责萧军与丁玲在延安“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萧军被迫彻底退出文坛，弃文从医。

11月10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子丑）起草给东北局（寅卯）的指示电，他写道：

寅卯：

一、戌鱼电佳日（戌鱼电，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1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佳日，即9日——笔者注）收到，有此结果甚慰。

二、目前只争半个月，半个月内黄永胜、文年生两部五千，梁兴初、黄克诚两部四万多必能到沈阳、锦州线。望令山海关我军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山东渡海部队须以主力集中营口、沈阳间，照林彪办法部署作战。**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已俘缴3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三、沈阳步枪既不多，须保留一部装备后到部队，能送一部枪弹去热河否？

四、石家庄李正先（国民党军，下同——笔者注）16军3个师已开始北运，半个月内可能集中山海关附近，石觉13军由上海海运，估计本月中旬可到山海关附近，52军由安南起运，估计本月底可到山海关，**你们面前之敌只有这3个军约8万人，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

五、十分注意控制长春等处机场，必须保证歼灭空运部队。

六、**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子丑　戌灰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组建：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野战军下辖：

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7纵队：司令员姬鹏飞兼政委。第8纵队：司令员陶勇兼政委。第9纵队：司令员张震兼政委。

11月10日这一天，高树勋的起义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称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

一、庆祝你们歼灭吴化文的胜利。二、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拔除临、滕、邹、兖地区的据点，广泛发动民众，给民众以经济利益。**国民党正在重庆开将领会议，实行全国反共，惟调集大军于邹滕地区尚须时日，你们应利用此间隙创造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中央　戌真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黄克诚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克诚立即转梁兴初并告李沙，林彭：

1. 佳未电悉。你们不要走喜峰口、平泉线，路太长，又无火车，你们应走冷口及界岭口捷径赴锦州，只有800里。

二、山海关作战已一周，顽军火力盛，士气低，鱼夜我杨国夫师一个团出击，俘兵50，缴炮１门，重机１，轻机18。顽军最怕冲锋，一冲即溃。已令李运昌、沙克指挥杨师坚持山海关，掩护克诚全部速到锦州。惟梁师过界岭口后，望准备随时候令转至绥中（山海关以东），策应杨国夫坚持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线，如能坚持一个月至两个月，于大局极有利。

三、由冀东经冷口、界岭口到锦州**路上全靠你们自己办粮草，东北局照顾不及，你们立即组织前站人员先行数日筹办给养，亦不要希望坐火车，一切均作艰苦的打算。**

四、行军情况每日电告。

　　　　　　　　　　　　　　　军委　戌真　申

11 月12 日，彭真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3市的部署，并报告了毛泽东。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的讲话，他说：

“**最近时局发展很快，自从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后，3个月来有点手忙脚乱，国共两党加上美国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列车上了轨道。过去的游击部队正组成强大的野战军。再就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派遣去东北的干部已在路上的就超过3万，彭真来电说已收到3000人，不包括山东去的。我们组建的野战军，算上已经走的和部分正在走的有：聂荣臻第1野战军原定7万人，现在不到7万；贺龙3万人，现在也不到3万；刘伯承7万；陈毅7万；李先念3万；粟裕5万。关内这6大军区，加上东北一个军区（林彪20万)，共7个大军区。6大军区32万野战军，东北算20万，共52万，再过几个星期，组建工作大体可以完成。

派19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已到9万，正在走的10万。已到李运昌部1万、沙克部2000、曹里怀部2000、黄永胜部4000、刘转连部5000、杨国夫部7000、梁兴初部7000、萧华部2万、万毅部15000。黄克诚部35000，几天后就出关。李运昌到得早，部队已扩大为10万。现在山海关正在打，已打了一星期。从时间上我们还能争取本月的最后18天，因为本月底苏军就要撤走了。黄克诚部如到锦州，这一线老兵就在6万以上。在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今天还未登陆，可能不登了。仗只在山海关打，时间是完全有的。蒋介石准备空运部队，但美国不出飞行员，苏军不走也不能空运。两星期内我们如能在山海关坚持住，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队不登陆，争取到这两条，我们就有办法。沙克以满洲人民自卫军名义不许美国中将巴贝登陆，他们就没有登陆。最近两星期是一个关键。

我们控制东北的可能性在增长。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没有登陆，按苏军是允许他们登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要求共军撤退，苏军说这是中国的事。以后他们也可能登不了，只有山海关还能坚持争。国民党的兵力尚未集中，平、津要守备，石家庄那里的5个师又手忙脚乱。他们利用空隙进入石家庄5个师、进入济南两个师，但现在都动不得。现在他们计划从北平运一个师到长春，但天津司令部说共军在那一带有10万兵力，不能运走。现在他们顶多可能运3个军。

**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有一部分政权我们接收了，枪接收了12万支，还有些炮，工厂也接收了一些。再有一两个星期，苏军撤走前，必须接收完。接收要有人有兵，现在真正在沈阳附近接收的不多，那方面很紧张，正在进行争夺战。现在差的是长春、哈尔滨，要有个把团，待苏军一走我们就接收。

我们正在调动10万兵力，罗荣桓部4万，叶飞部22000，谭政带5000，杨得志部22000，陈赓部12000，共10万零1000人，准备夹击国民党军。现在用海运，每次6000人，3天一次，迄今没有遇到过危险。东北3千多万人口，我们去了这么多干部和兵，也差不多了。

在关内，可以说国民党军的3路进攻已被我们打破了。今年8月，傅作义率部6万多人，沿平绥线东进，占领已被我们解放的城镇，来势很凶。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部队集结、整训约一个月后，第一个回击就把傅部打到了平地泉，以后一直打到归绥。昨天我们总攻归绥，计划一直打到五原、临河去。现在傅的原计划是被打破了，我们即使不能取得归绥、包头，他要再进攻也困难了。**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主力被消灭了，将官被捉者27人。这一仗意义很大，我们已无后顾之忧。上党区是出兵出粮之地。**平汉战役（邯郸战役——笔者注）打了10天，是这几仗中主要的一仗，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北进受阻了。现在潼关至徐州这一带有国民党军30个师，因为这一仗，他们不能前进了，李先念的部队与苏北新四军也起了钳制作用。新四军调山东的只到了两个旅，就配合山东军区部队消灭了吴化文部，过几天，再到4个旅，共18个团，力量就更大了。在同蒲路，陈赓纵队攻占了洪洞、赵城。陈赓部调离太岳，因此太岳还要组织几个团注意防范胡宗南。

蒋介石在重庆开会，实际上是研究如何对付我们。目前国民党对付我们的兵力，最多有127个师（49个军），实际上广州新1师只能出个把团，南京的新6军只能向浦口睃一下，所以**充其量也不过50个军。现在我们已搞掉了他们9个军，只剩下40个军了**。目前他们要再增加兵力是困难的，除守备要点外，能够进行野战的不会超出一半，而我们的野战军大体已组成了。这一时期，我们缴获的枪支有20万。

**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我们没有因谈判而影响军事行动，集中了军队，打了3个大仗，东北也派去了干部。**

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控制了东北，在华北占了优势。只有确实打下来了，才能说是我们的。**到那时，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控制了东北，是不是不允许国民党插足？可以允许的。**但他们却决不允许我们插足，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谈判是要谈的。我们不成立中央政府，蒋介石下讨伐令，我们也只是要他收回成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可以开。如他取消第十八集团军，我们朱彭就搞解放军，我们还可以打电报要他收回成命，取消错误政策。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不下讨伐令。

**美国实际上在干涉中国内政，但也有弱点，必须声明不干涉。**有消息说它要派20万美军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可能不致搞到这样。就是来20万，分布在中国也相当稀薄，也弱得很。**美国无产阶级声援我们，纽约举行示威是事实，**周恩来同志已打电报去了。

**蒋军的基本弱点有二：兵心不固、民心不归。还有弹药不济，粮食不足，打仗全靠火力，我们一个冲锋它就垮了，一个手榴弹可以缴它5挺机关枪。还有天时不利，蒋军中南方人多，去北方打仗冷得很。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军心与民心。**另外还有杂牌军叛变的可能，如孙良诚可能过来，张岚峰也有可能。此外还有刘汝明、曹福林、商震、冯治安，再加38军。**高树勋造成的影响很大，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破路也成了宣传战，他们说我们破坏复员，我们说这是制止内战的手段之一。**我们组织了破路司令部，公私兼顾，群众得到铁轨和枕木，积极得很**。

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打下去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我看不会。**苏联在战后必须休养生息，它不愿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要引起大战，除非有谁去进攻苏联。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美国实际上是在干涉中国，但只要我们不断打胜仗，他也得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能取得胜利，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对我们能打胜，就更不相信了。白崇禧的秘书说，白无论如何不相信他们打不胜。如果我们能坚持半年，蒋介石和美国都可能重新考虑问题。

解放区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区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彻底地普遍地搞。如果做到这一条，人民群众的元气是会恢复的。对地主的土地是不是要没收？七大的方针还是减租减息，要彻底减，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生产方面，明年要有组织地搞粮食和日用品。现在大兵团作战，消耗很大。搞工业生产，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中等城市。

如果不彻底减租，群众的情绪不能提高，对生产也没有兴趣。现在要划分前方和后方，不要造成后方工作无人管。恐怕还要两个月，才能走上轨道。

在东北，经济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本溪湖，什么抚顺，谁会搞？少奇同志前面说了，谁会搞谁就搞。现在平绥线上开火车的，还不就是那些老人。**东北工业占全国80%，要把这80%的工业搞起来，用日本技术人员是可以的。**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指示中说：

“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11月中，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首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继之在重庆各报上发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于是，《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辑吴祖光就请《新民报》著名记者浦熙修通过她的关系去查询一下毛泽东的原作。

这浦熙修原是国共和谈的新闻专家，在和谈期间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她早就见到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曾拿给张恨水看，希望张恨水和一首，在《新民报》上发表。张恨水觉得这词大气磅礴，非同凡响，因此未敢冒昧应和。如今她见吴祖光有此请求，便将《沁园春·雪》这首词交给了吴祖光。

11月14日，吴祖光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将毛泽东的原作和他所写的“编者按语”，一并在该报副刊显著位置上发表。

编者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山城。正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评述说：

“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尤为强烈，国民政府新闻局头目立时召见《新民报》的主持人陈铭德，大骂《新民报》副刊是替共党张目，向共产党投降。陈铭德辩解说：“蒋委员长对他都以上宾相待，报纸发表一首词，有什么不可以！”

过了一天，毛泽东这首大气恢弘的词又出现在《重庆日报》上。两周后，重庆《大公报》还把柳亚子的和词与毛泽东的原词集中在一起，以醒目地位发表。

柳亚子是在10月22日要“附润之骥尾”，和了一首，他写的是：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由此开始，在重庆的郭沫若、聂绀弩也发表了他们的和词及文章；在晋冀鲁解放区的陈毅、在延安的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等人也争相唱和，众多诗人亦纷纷写《沁园春》，10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舆论沸腾，可谓盛极一时。

国民党方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暗中组织填词高手，在《中央日报》、《益民报》、《文化先锋》等报刊上，以唱和为名，纷纷填写《沁园春》，更有一些混人也趁机嗡嗡乱叫，或作词或著文，歌颂蒋介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骂毛泽东是反贼，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还胡说词里提出成吉思汗就是歌颂黄祸。在不长的时间内，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所谓“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但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词艺文采，都为人所不齿。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有能耐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呢？我们的人怎么那么不争气！”

关于《沁园春·雪》还有一个小故事，在这里不得不补叙一下。早在10月21日曾为毛泽东画像的尹瘦石，在向柳亚子求索毛泽东词和柳亚子词的手迹时，柳亚子特意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了一段跋文，他写的是：

“余识润之，在1926年5月广州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及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怅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怜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终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这幅毛泽东手书、并由柳亚子题跋的作品，后由尹瘦石带到解放区保存了下来。

据说，后来毛泽东又吟成了《忆重庆谈判》一首，诗云：

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时人见了这首诗，也不辨是真品或是托名之作，便相互转抄，很快就传播开了。

再说11月14日，延安各界在鲁迅艺术学院为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冼星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为冼星海题写了挽联：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冼星海在1940年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去了苏联，可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该片制作不得不停顿下来，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军阀盛世才反共而交通中断，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1945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将他送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刚住进医院，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致使病情加重，经李立三努力，得到了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的批示，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协助下，入住莫斯科一家医院，但终因患上了严重的血癌，不幸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

李立三夫妇与苏方一起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冼星海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骨灰盛放于一灰色大理石小匣，匣子正中镶着音乐家的一张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缎制花束，下刻金色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

11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的指示电，他写道：

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

以锦州为中心之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冀热辽分局必须兼顾东南两面，除南面以粉碎从北平向承德进攻之蒋军为目标创造战场、布置工作前已电告外，望迅即派大批干部并有得力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将干部分配于朝阳、凌源、阜新、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义州各县，其任务为发动民众；镇压反动，组织民兵游击队及地方军，创造战场，援助锦州、山海关主力之作战，并为我军建立稳固后方，设立兵站线，供给粮食，收容伤病，输送干部，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在这一工作上，分局应接受东北局之指导意见。

中央 戌寒

11月14日午后２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李运昌、沙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李沙：

1. **合众社称蒋军占领山海关，情况如何即告**。

二、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梁集中锦州，时间至少３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

三、凡不得已放弃之地必须于放弃前破坏道路阻敌前进；**破坏铁路必须采公私兼顾政策（使民众得木料铁轨等物）及将路基掘毁（掘成宽深之坑,使敌不易修复）。**

四、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我军共有多少兵力，战斗力如何，民众发动如何，游击队民兵组织如何，地形利于作战否，即告。

　　　　　　　　　　　　　　　　军委　14日14时

11月14日晚，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接见了即将迁往东北的自然科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和领导。原自然科学院教员艾提回忆说：

“记得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交际处内灯火辉煌。被接见的教员和干部早早到达了交际处的会议厅，等待毛主席的到来。当毛主席由周扬同志陪同来到我们面前时，大家起立致敬，鼓掌欢迎，会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毛主席进入大厅时，人们都围站在一起。周扬同志向毛主席一一介绍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毛主席一一与每个人握了手；当介绍到恽子强同志时，周扬同志说：

‘他是恽代英同志的弟弟。’

毛主席询问了恽子强的一些情况。周扬同志介绍到阎沛霖同志时解释说：

‘他姓阎，是阎锡山的阎。’

毛泽东说：

‘你这个阎好，阎锡山的阎不好。’

毛泽东的风趣引起全场轻松的笑声。在一一介绍之后，大家围着一排长桌坐了下来。毛主席就座之后，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这次到东北去，是为了彻底解放东北而工作，而斗争的。’

接着，毛主席讲了对国民党作战的战略思想。他讲：国民党的军队比我们多，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局部以多胜少，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打无准备之仗，要以一倍、两倍以至10倍的兵力去打仗，打歼灭战。毛主席说：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用5个指头吃掉他1个指头。’

说着，他用右手的五指紧捏着左手的食指，作了个手势，继续说：

‘吃完他一个，再吃一个，一个一个地吃。’

他讲得极为生动具体，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对敌斗争的教育。那天晚上，毛主席讲了一些关于在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情况。接见时，主席刚从重庆回延安不久。毛主席说：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我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好朋友。毛主席还讲了一些在重庆的民主党派和美国友好人士对我们党的同情和支持。整个接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毛主席那次接见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鼓舞。”

11月15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写道：

“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3处着陆部队，夺取3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是日，他又给彭真、林彪发去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彭、林：

13日19时电悉。顽13军、52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1个军，至少集中3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42000，远来新到，十分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小胜，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战，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军集中最大兵力，由黄克诚35000、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及李运昌、沙克部，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7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歼灭3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毛泽东 戌删

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黄克诚等人，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黄刘洪詹张并告林彭（即刘震、洪学智、詹才芳、张明远、林彪、彭真——笔者注）：

甲、国民党此次进行内战是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它没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官兵和人民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军心不固与民心不固，是国民党在此次内战中最大最基本的弱点。你们在山海关一带战斗中，除开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防御与认真准备战场，以疲劳、消耗敌人兵力外，还必须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以瓦解敌人军心，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然后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你们政治机关应从俘虏中及人民中调查顽军内部的政治情况，了解顽军的欺骗口号及官兵情绪，而提出适当的口号，动员全体指战员及人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宣传攻势。**

乙、以下的宣传口号望斟酌采纳：

1、**日本打完了，全国应该和平了，你们应该复员回家了，为什么老远的从南方到北方来打八路军。**2、天气冷得很，日本早已打完了，为什么要挨冷受冻，来打八路军。3、**打日本死也光荣，打八路军死了不值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4、你们的父母妻子在家里苦苦等你们平安回去，你们越走越远，性命越是危险，我们是八路军，同你们无仇无怨，不要打了，想法回家去吧！5、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东北日本人都缴枪了，这里没有日本军队，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都有很多日本军队，为什么不去缴他们的枪，你们来干什么？6、我们是八路军，在这里抗战七八年，你我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拿着外国枪同外国人一起来打中国同胞。7、想起抓壮丁，你们恨不恨，国民党对你有什么恩，为啥要拼命。8、不打八路军，停止内战，平安回家。9、八路军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快快拖枪过来。八路军不杀俘虏，优待南方人，要回家的给路费、路条，半个中国通行无阻。10、**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官长要压迫你们打枪时，你们把枪口朝天放。**11、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八路军同你没有仇恨，拒绝你们长官要你们杀害同胞的命令。12、**高树勋大将军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率领万多人投了八路军，好男儿要学高树勋。**13、八路军讲平等，不骂人，不打人，当兵要当八路军，不当国民党受罪兵。

丙、以上口号及高树勋通电，应印成传单拿到阵地上及敌人后方去广为散发和张贴，动员政工人员和战士**在4百里纵深的一切地方写上大小标语**，并进行喊话，**写信给敌方官长，进行联欢等**。政治机关对于这种工作切实组织和勤加检查。

丁、对俘虏官兵除照中央决定处理外，为了揭破敌人欺骗与扩大政治攻势，可在宣传后释放少数俘虏回队，在我部队中应深入优待俘虏的教育。

戊、对于上述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中央 戌筱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邯郸战役和高树勋起义的关注，无不凸显出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过人的机敏和高瞻远瞩：他首先提出要高树勋发一个宣言，扩大影响；继之在11月5日《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谈话中，用邯郸战役的战果对国民党予以揭露；又在11月10日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说：**“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已俘缴3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还在**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说：**“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不久，他进一步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的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一系列措施的影响，在后来的战争中的确是不可低估的。据一些相关史料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共有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到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正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此辉煌的成果，不仅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特例，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

**第10章**

**“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一切**

**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保卫解放区、保**

**卫民主、保卫人民既得利益而奋战，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话说1945年11月中旬，毛泽东由于一连串的整军工作，过度劳累，患了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一度很严重，不得不一边休养一边工作，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临时交由刘少奇主持。

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病情严重，非常关心，希望他到苏联去治疗。毛泽东十分感谢斯大林的盛情，也想到苏联去，无奈国内形势紧张，脱不开身，最终没能成行。此后，他一直休养到1946年2、3月份。在此期间，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欧阳山尊及其他一些人，每逢星期天都被派去陪毛泽东打牌或打乒乓球。

欧阳山尊在陪毛泽东打乒乓球时，总是故意把球抽得很远，让他去捡球，增加他的活动量。警卫人员在一旁看着偷偷乐，也不为他代劳。次数一多，毛泽东就看出来了，他也故意把球抽得很远，哈哈大笑道：

“让你也捡捡去。”

打球打累了，毛泽东就进窑洞和江青等人打牌。欧阳山尊不会打牌，只能在一边看。有一次毛泽东赢了个满贯，竟有20多亿。他高兴极了，笑着说：

“这一下把全世界人民都赢来了！”

11月19日，苏联红军正式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军，有红军之处不准中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要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国民党军能接收。

11月20日，彭真、林彪、罗荣桓电告毛泽东、刘少奇等：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全部交蒋军，有苏军之处不准我与国民党军作战，如我军不撤，苏军将不惜武力驱散我军。

中共中央当即复电给东北局说：

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你们应根据新情况速作布置，东北局本身及林彪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亦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部队靠东面，成立东南满分局，另派部队及负责人（如周保中）到北满佳木斯、嫩江一带组北满分局。**现仍在路上到东北的干部均在承德停止。**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3 小时后，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局说：

中央决定改变自10月以来扼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并照顾苏联外交，同意我方迅速退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外。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撤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将来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减租运动。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11月21日上午，林彪在锦西前线致电中央军委及东北局，他写道：

军委，彭，罗：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参加作战者疲劳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兴初）师刚到，黄（克诚）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乏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缺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的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仓促应战，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积极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实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有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

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林彪 马8时

11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彭真并东北自治军负责人，电文中写道：

彭罗并林李沙并黄刘洪：

一、顽13军、52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兵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歼灭该顽。据报顽13军只有16000人，每连只有六七十人，且无斗志；52军虽情况不明，但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加之我以全力坚决打击之，是能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二、**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5个军入东北，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现在如能消歼其两个军，则将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蒋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

中央 11 22

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上说：

1. 彭林电，戍皓 （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近两日情况如何尚不知。望你速探听中苏谈判结果电告。二、顽13军、52军突破山海关向锦州急进，林彪已去前线指挥，但我黄克诚部38000人初到绥中以北集结，疲劳未恢复，其他部队亦未集中，我们已去电必须集中兵力消灭该顽。

这个电报始终没有发给东北的林彪、彭真等人。

11月22日这一天，林彪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上说：

“杨国夫师与我无密本联系，情况不明。”

11月23日，黄克诚、刘震、洪学智在给彭真、罗荣桓并转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与林台秘本始终未弄通，林来报均未译出。请转告林设法送秘本来。”

11月23日，林彪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写道：

军委：

1、**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2、梁师、黄师应迅速到达江家屯地区附近一带，迅速休整恢复体力，鼓舞士气，同时派出干部侦察地形提供作战意见，并以小部控制大小虹螺山构筑据点。3、已令沙、李部在高桥、锦西（30里）附近正面抗击敌人牵制敌先头，目前则派出小部队逼近敌人进行骚扰与夜袭。4、杨国夫部应以1个团接近铁路逼近与吸引敌人，其主力应到杨家掌子、毛家屯一带，望立即行动。5、**此战关系全国政治形势，关系东北前途，必须以最高度的积极勇敢，组织与进行这一战役，望加速休整部队，尽可能求得部队的足衣足睡蓄养精力，以便猛冲敌人，向敌人肉搏。**

林彪 23日11时

11月26日，刚到辽西不久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上说：

“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回到东北装备等，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就在11月26日这一天，国民党部队占领锦州，夺取了辽西走廊，打开了进入东北的大门。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

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重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萧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上项具体部署，由东北局及林彪决定电告。

11 月29 日，彭真在本溪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根据中央28 日来电作出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他说：

“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在长春路沿线创造战场，包围沈阳、长春及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1945年12月1日，云南昆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

这一惨案的起因是因为在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报告晚会，到会者多达6000多人，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第二天，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别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从12月2日起，昆明为4烈士举行公祭，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全国各地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12月4日，林彪向中央军委转发了杨国夫的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中央军委：

国夫电转如下：我师自渤海海陆行进，又在山海关坚持半月之久外，后又运动防御，每旅皆有战斗伤亡，减员2000之多，现部队干部情绪低，战士带枪逃亡者甚多（仅昨夜连跑28人带枪9支）。原因：部队自出关来，未领分文款项，服装不能解决，生活极端困难。目前部队亟需整顿与补充。

林 支转

12月7日，刘少奇等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电报，电文中写道：

第一由于目前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亦不可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即使在苏军撤退后我们消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占领东北大城市，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是不可能的**。林彪2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因此目前与顽军作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进行胜利的决战。

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加强长春铁路两边深远后方的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你们部队和干部应该更高度地分散到内地去建立工作。看到现在，还要看到将来。看到顺利的情况，还要看到困难的情况。你们应抓住现在有利的时机以发展力量，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准备将来。

12月8日，彭真起草东北局给林彪、陈云、高岗、吕正操、李富春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文中还说：

“我们独占东北目前已不可能，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均为国民党所接收。我在北宁线作战，因主力初到，已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之前进。因此，我们同顽军的斗争应有长期的准备。同时，为了解决目前主力没有后方与广大的阵地作依托之困难，以及加强新编兵团之作战指挥能力起见，为了使军区有有力之基干部队及县区武装，使我们既可迅速创造根据地，又有机动之野战兵团，我们必须迅速适当地配制力量，把主力与各新成立之兵团合并指挥单位，组成野战兵团，并成立军区基干兵团及县的武装，划分地区统一施政建设，创造广大的阵地，以造成我军与顽军战、和之有利条件，这已成为目前的紧急任务。因此，提出以下部署：

一、以黄克诚师与李运昌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山海关至锦州大凌河以西沿北宁线之作战，并由李、黄负责另组成一地方性之基于兵团，以共同创造辽热边根据地。

二、暂以梁、罗、杨3师组成一纵队，与李、黄均直接归林指挥。以吕、李组成之后方为后方，担负由大凌河以东至奉天沿北宁线之作战，并协助创造辽西根据地，此一部队将留作为作战重点转移之机动力量。

三、邓克明旅、赵承金旅与24旅直属于吕、李指挥，除参加沿北宁线作战外，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新民、彰武、法库之土匪，并担负掩护根据地工作之开展。

四、最近登陆之罗舜初部（约14000人），将布置于沈阳以南，辽阳以西地区（包括辽阳、鞍山），与程、曾、唐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沈阳东北铁岭、清源线以南，沈阳以南辽河以东广大地区之作战，形成3面包围沈阳之局面，创造以奉安线为基线控制大块山区及中小城市之根据地。保安3旅即作为该区域之地方基干兵团。

五、万毅部与聂、张部合并，359旅与周保中部合并，除留相当数量建立地方基干外，组成两个纵队（至少5个旅），统归高、陈指挥，并适当布置开展东北满之根据地（包括吉林）。

六、萧华部（包括吴克华部）除就现划定地区创造安东省大块山区根据地、并以适当的力量控制安东至普兰店之线、确保各海口外，应加强海城至营口线之机动作战力量，准备向北及其东北之机动作战。

七、北满、西满各军区之划分，地方部队之组成及作战重点之确立，请高、陈、吕、李合并具体部署并电告我。

八、各军区必须以大力建设地方武装，并得从各野战兵团中抽出个别连队作骨干。在没有野战兵团之新开辟或偏僻地方，军区一级尤其必须设法培养出地方基干兵团，以肃清当地之成股的反动武装。

九、以上之部署请中央指示，并望林、高、陈、吕、李提出意见，以便立即实施。

12月11日，林彪在给东北局、吕正操、李运昌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上说：

“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又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并批示：“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华东局山东（前方及后方两处）、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贺李聂、热河分局、中原局（5师）、东北局、冀东、太岳、冀鲁豫、林彪、杨苏（贺李聂，杨苏，指贺龙、李井泉、聂荣臻，杨得志、苏振华——笔者注）。”：

一、国民党正以强大兵力布置进攻解放区，已到进攻准备位置者，计有44个军，另有若干个独立师；尚在战略开进中者计有10个军。除伪军及独立师外，共有54个军。其中有3个军对陕甘宁边区，5个军对东北，5个军对豫鄂李先念区，实际进攻华北、苏北者还有41个军及若干个独立师，并准备空军广泛使用，企图控制所有铁道线和沿线城市，分割我解放区使我处于不利情况下，来逼迫我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一反民主、反人民、反和平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即将爆发。**不粉碎国民党军这一严重的反革命军事进攻，中国的和平民主即很难实现。**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一切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民主、保卫人民既得利益而奋战，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二、为贯彻和平民主的方针，为揭发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必须在全党、全军中，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中广泛开展反内战运动，发动广泛深入的民主讨论，使解放区每个人民，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深切了解发动内战者是谁，从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一贯的内战反动政策，在抗战中消极等待胜利，且无数次发动内战，八路军、新四军处在敌后毫无接济，坚持8年艰苦抗战；但在抗战胜利时，又不要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与进入大城市，不承认人民流血换来的解放区，不缴敌伪武装，反而集中强大兵力，使用租借物资，联合敌伪军进攻解放区，借外力并联合敌伪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三、国民党反动头子，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弄得人民饥寒交迫，士兵受冻挨饿，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实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

四、顽军在平汉、上党两役惨败教训后，今后可能避免冒进。且其主力进攻方面是平汉、津浦两线，次要方面是同蒲、平绥、北宁各线。地形平坦，多大村落，这一自然条件比较有利于顽军作战，因其素质是火力强、战斗力弱（但不是一击即溃）。平原易侦察、警戒、连络与发扬火力，村落易变为堡垒，且便于大兵团行动。但他有许多不利条件：如后方不巩固，进攻的41个军中还需相当大的兵力担任守备，且因待遇不公，杂牌不满，纪律败坏，人民反对，补给困难，兵心不固，南人北地，地理民情不熟。而**我则有广大解放区与万万以上民众作依靠，百万主力军与地方军以逸待劳，二百万以上民兵协助，补给方便等有利条件；只要我有团结一致的决心，有很好的指导和准备，我便能粉碎其进攻。**然而我装备差，火力弱，不大熟习大兵团正规战，战术素养不强。为克服我这些弱点，必须提高战术，加强相互间、步炮间的协同教育，尤其夜间战与村落战的练习，在平汉、津浦线我主力兵团更须特别注意，并须尽可能争取时间对主力兵团整训补充，建设必要的后方工作、军区工作，作长期打算。

五、为了粉碎国民党军这次严重地大规模地军事进攻，必须取得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配合，尤其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等的密切配合。除对他们一般的政治动员与军事训练外，还须着重于普遍地破袭爆炸教育。各主力兵团、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要认真去注意这一工作。**准备顽军全面的大举进攻时，进行一次统一地全面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大破袭（如百团大战时之一致协同动作，时间另行电知），将所有铁道、公路、桥梁、电线、仓库、飞机场等给以广泛地摧毁，使一切交通动脉在同一时间断绝。**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技术准备，各局必须通令各部队、各军区认真准备，如炸药、工具、侦察、分工、组织等。忽视这些具体工作的进行，即是空谈，并须在来年1月中旬准备完毕。同时，也不应因准备大破袭，而妨害或放弃现在的破袭。

六、动员群众帮助运输粮食、弹药、救护伤员外，在预定顽军可能进攻地区，适当时期进行空舍清野，广泛埋雷爆炸，把抗战中许多宝贵经验集中起来，普遍发扬。从反顽进攻中教育锻炼广大人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了解到战争同切身利益是一致的。

全党、全军同志，紧张起来：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央 军委

12月14日，林彪对东北局的工作极为不满，他在给东北局及李运昌、吕正操的一封电报上说：

“**在东北新成立的十多个旅，成份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3个旅），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12月15日，毛泽东带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方针》中对“1946年各解放区的工作”提出了10点要求：

1、“粉碎新的进攻。”“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2、“**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3、“练兵。**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4、“减租。”“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5、“生产。按照11月7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6、“财政。”“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7、“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8、“救济。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9、“爱护本地干部。”10、“一切做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为不满。**”

这正是：毛公先事而绸缪，临时主事虑不周。

东北政从多门出，将士临战无措手。

12月20日，乔治·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开始介入国共之间的调停，国共双方恢复谈判。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

12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局，告之各部驻地及实力，电文如下：

军委、东北局：

一、各部驻地：梁兴初师驻阜新西20里之海州，罗华生师驻北镇，杨国夫师驻黑山，黄克诚师师部在阜新，7 旅在清河边门，8 旅在阜新西北40里之王府（贝子府），10旅驻义州，独立旅驻新邱，冀热辽军区军直驻北票，22旅驻北票朝阳一线，27旅驻朝阳，30旅驻锦州西北山地。

二、各部实力：梁师3个团3016人；罗师3个团6238人；杨师3个团5127人；归杨师之39旅2123人；黄师7旅3个团6800人；8旅6000人；10旅3个团6900人；22独立旅5716人；师直4835人；冀热辽军区：军直2247人；22旅3个团（新部队）4500人；27旅4500人；30旅4200人；炮兵旅2250人。

12月25日，彭真、罗荣桓、萧劲光向林彪通报了最新统计的东北部队实力及分布情况，电文如下：

林：

我军实力各分布如下：1、龙江军区刘锡增部8500余人，枪3000支，分布于龙江、嫩江、开通一带。2、辽北军区倪部1.2万人，枪8400支，重机枪40挺、轻机枪115 挺、各种炮10门，该部分布于黎树、西安一带。3、辽西军区邓陶部1万人，分布于康平、法库一带。4、吉林军区万周部3.8万人，枪2.4万支，分布于长春附近海龙城、梅河口一带。5、延吉军区罗文涛部8000人，枪3000支，分布于延吉周围。6、滨北王聂部1.4万人，分布于滨北。7、孙光2000余人，分布于佳木斯。8、吴克华部2万人，山野炮4门，步平速射炮13门，迫炮14门，掷弹筒120具。重机枪64挺，轻机枪120挺，步马枪8005支，分布于海城、营口、盖平一带。9、萧华2000人分布于安东、貌子窝沿海一带。10、359旅8000人向北满前进中。11、辽宁军区程罗部4.82万人，分驻于抚顺、本溪、辽阳、鞍山。12、杨部2万人。总直5000余人，分驻本溪附近。

上列各部再加梁、罗、杨、黄、李、陈合计人数27.3万人。

12月27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得到了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人士的的赞同。

12月28日，毛泽东在病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指示中写道：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语：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笔者注）。”“**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

12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在美国的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信。

本传前面已经介绍了司徒美堂先生。他在1941年冬回到重庆之时，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美堂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只受聘为中国国民参政会华侨参议员。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经陶行知等人介绍，两次拜访了周恩来。1942年秋，他在重庆又受到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口头转达了毛泽东“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复函向毛主席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后因需赶返美国，未能访问延安。1945年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他在会上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同时他还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毛泽东和民盟方面均复信欢迎，惟蒋介石不予答复。毛泽东在给司徒美堂的信中写道：

纽约司徒美堂先生勋鉴：

顷接11月27日代电，反对内战，力争民主，不胜钦佩。敝党代表团久已抵渝出席即将召开之政治协商会议，并**已向政府当局提议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谋国家之团结、统一与和平建设。尚祈贵党与全美侨胞，一致主张，促其实现。民族前途，实深利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6年1月，罗荣桓病情恶化。毛泽东即刻给罗荣桓发电报，催他到医院检查，在原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确诊为肾癌，医生认为必须做手术。因为苏军医院设备简单，不能做大手术，东北局决定送罗荣桓去大连治疗。

1月2日，毛泽东在病中起草关于坚持东江地区的斗争问题给林平、曾生的指示：

林平并曾生同志：

林亥俭电悉。**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公报声明他们商定中国必须是团结民主的国家，对中国停止内部战争亦有一致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等在重庆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获得国内外广大同情。和平局势大体可定，惟达到和平还会有曲折，还须经过严重地斗争，国民党必然想再进行军事上对我更大的压力，夺占我一些重要阵地之后来实现有利于他的和平局面，我们要准备回击他这些进攻。你们那里也是一样，在粤闽两省之内我们已经有的力量，必须坚持一个时期很艰苦的斗争，争取在和平局面实现时，我们能在粤闽地方政权中也能取得一定的地位。这依靠你们根据自己力量和各种条件灵活地去领导当前的斗争。据林平同志亥俭电，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已相当困难，**我们已告重庆在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问题时包括广东琼崖等地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你们熬过当前二三个月，可能改变这种困境。至于军事上具体布署，你们可按具体情况自作决定。**对林平同志提出在江南各地区留下精干武工队坚持斗争，主力向惠紫突围到海陆惠紫五广大地区内活动及区委和电台移香港的建议，我们没有不同的意见，请你们自己商量决定。**

　　 中央 1946年1月2日

1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保卫承德、张垣（张家口的别称，下同）的战斗部署给聂荣臻等的指示，他写道：

聂刘、程萧罗、运昌、詹、孙林、刘邓并林彪、陈饶张黎（指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罗瑞卿、李运昌、詹才芳、孙毅、林铁、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张黎指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笔者注）：

甲、**蒋顽强调无条件恢复交通，有条件停止军事进攻**，**与我无条件停战才能恢复交通相对抗。**企图以此达到推迟与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并狡猾地要求在满苏军迟撤（2月1日），利用推迟接收东北，以便集中力量先取承德、张垣。他在国内外压力下势必停止内战之前，**企图集中力量控制战略要点，隔断华北、东北，降低我党我军地位，动摇3外长会议后美对华目前政策，恢复赫尔利政策，**以便迫我在谈判中接受其苛刻条件。

乙、为坚持和平、民主方针，我必须保卫承德、张垣，其战斗部署提议如下：

（一）以杨苏纵队、赵尔陆纵队、冀东主力4至6个团，约3万人，组成强大突击集团，隐蔽集中于平泉附近地区，待敌进逼平泉以东适当地点，以突然动作坚决消灭西进敌之一部或大部。以李运昌部4个旅为箝制兵团，一部沿朝阳、平泉段铁道节节抗退，主力由北向南侧击，重点置于义县、凌源（建昌）段，截断西进敌之后路。冀东军区应向平津段及塘沽、山海关段，有重点的进行破袭，并须控制车站，哪怕是一两天的占领也是好的。平北分区应集中全力向平古段进行破袭，古北口至承德应有一部兵力纵深防御，以上均由程萧罗部署。

（二）冀中军区、晋冀军区应向石平铁道及平津近郊有重点的破袭，并须尽可能烧毁机场，控制车站，以上由荣臻部署。

（三）冀南、太行军区应各有3个团向石家庄近郊之南、西、东进袭，务使第3军及22师不能北调，抑留石保线，以上由刘邓部署。

（四）渤海军区尽可能进袭津沧段及塘津线，以上由陈饶部署。

（五）义县、阜新段须截断，由林彪部署。

以上各项，电到后立即行动，并将行动部署及所获成绩向军委报告。

　　 军委 子江

1月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坚持和发展江南游击战争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分局并华东局：

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我前留下之游击队，现在情况如何，与你们有无联系，望告。**现在国共谈判，因有美国参加，很可能于最近停战。**在停战后将继续讨论我之驻兵、恢复交通及参加政府等问题。如我在江南仍有游击队活动，我仍可争取在江南的某种合法地位，如驻兵若干及参加若干县政府等，这对我在江南今后的工作关系很大。望你们设法坚持并相机发展江南的游击战争。浙南、闽东游击更须坚持并发展之。

　　 中央 子支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死守平泉、凌源、承德的指示，他写道：

程萧罗并林彪、克诚、运昌（程萧罗指程子华、萧克、罗瑞卿。克诚即黄克诚，运昌即李运昌——笔者注）：

据恩来同志子江电告，国民党、马歇尔已同意立即停战，双方停战命令可能于10数日内下达。**望你们即令前方部队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同时迅速集中兵力打击进攻之顽军。林、黄（指林彪、黄克诚——笔者注）应不惜重大牺牲打击阜新至义州之敌，截断铁路牵制顽军西进。李运昌、黄永胜部应以一切努力阻敌前进，截断顽敌之后方铁路交通。这一切作战之目的是为保持热河这一战略要地于我手中，**最近一二星期的战斗，带着决定的意义，各部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并将你们布署立告。

　　 中央 子支

1月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建立东满、南满、西满、北满4大军区。由林彪任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总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长，杨至诚任总后勤部政委，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林彪将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老部队山东1师（梁兴初部）和新四军3师7旅（彭明治部）划归总部直属，其他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分别置于大军区领导之下。

南满军区：程世才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辖安东、辽宁军区和辽南军分区，并指挥东北民主联军第3（吴克华部）、第4纵队（胡奇才部）。（安东军区辖第3、第4军分区和安东保安司令部、安东保安纵队；辽宁军区以张学思为司令员，白坚为政治委员，辖本溪地区，下属1 个军分区，保安第3 旅和3 个保安司令部，约1万人，后来3月间辽宁军区撤销。）

北满军区：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辖松江、合江、嫩江、北安军区，并指挥山东解放军第7师（杨国夫部）和第359旅（刘转连部）。（松江军区以聂鹤亭为司令员，张秀山为政治委员，辖哈尔滨地区，下属哈东、哈西、哈南、哈北4 个军分区，约1.4 万人；合江军区辖第1、第2军分区和哈北军分区；嫩江军区以王明贵为司令员、刘锡五为政治委员，辖油河、泰来、洮南、白城地区，下属4 个军分区，警备第1 、第2 旅，约8500人，1月间，所属第4军分区编成嫩南军区，调归西满军区建制；北安军区以叶长庚为司令员，王鹤寿为政治委员，辖北安地区，下属3 个支队和1 个军分区，共约8000人；第7师辖第19、第20、第21旅。）后来在4月间，成立牡丹江军区，以李荆璞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辖3个支队及直属炮兵团，归北满军区建制，同月，改称绥宁军区，6月间撤销，部队分别编为合江军区第1军分区和东安军分区。

西满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后为黄克诚），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辖嫩南、辽西军区，并指挥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欠第7旅）。（嫩南军区辖洮安、扶余、安达支队；辽西军区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为政治委员，辖沈阳以西和阜新地区，下属第1 、第2 、第3 军分区及保安第1 旅和工人训练总队，约1 万人；新四军第3师辖第8、第10旅和独立旅。）

东满军区：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治委员，辖通化、吉东、辽北军区（通化军区辖由原辽东军区通化支队改编的杨靖宇支队、由朝鲜义勇军南满第1支队改编的李洪光支队；吉东军区辖2个警备旅；辽北军区以倪志亮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辖梨树地区，下属3 个军分区，并指挥由东北挺进纵队改编的第7纵队（万毅部）第19、第20旅，由山东解放军第2 师（陈光部）改编的第22、第23旅，由原吉林军区部队组建的第24旅。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32万人，成为抗衡国民党独霸东北的强大力量。

欲知东北局势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毛泽东早已提出要重视东北问题，且已派出彭真等大批领导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先是成立了东北局，在10月底又成立了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的军事领导机构，但从11月21日林彪的电报及此后他和黄克诚、杨国夫等人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地方党的支持和后勤补给方面是相当的不如人意。这种状况自然与苏军将大、中城市和铁路线交给国民党接管这一特殊时局有关，但归根结底，问题还在于内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的缜密计划和具体部署。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从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到东北局，再到军事长官林彪，各发各的指示，政出多门，不糟糕才怪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得不带病工作，发出许多指示，并在后来的6月间重组东北的军事指挥部，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兼政委，这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关于提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问题，有人在毛泽东身后搞了不少小动作；企图颠覆世人对历史的认知。

本传在前面交代过，毛泽东在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一方面仍努力争取和平，一方面指挥着东北的对敌斗争，并着手全面的整军工作，积极备战。正是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一度很严重，在11月17日向黄克诚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后，他不得不一边休养一边工作。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临时交由刘少奇主持。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2月28日又带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毛泽东选集》注释部分被编者称为“**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后来在198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再版《毛泽东选集》之时，竟然将有关题解中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内容删掉了。

此后，更有人断章取义，罔顾11月22日中央指示电中说友方要求“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这一前提，仅凭“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几句话，便断言“刘少奇在致重庆周恩来电中，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还说什么“在东北战场的困难时刻，刘及时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思想和斗争策略，指导东北军民打开了局面。”这岂不是太夸张了吗？！为此，本传在修改时已经将这封电报全文引入，请认真看看吧。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东北解放战争的亲历者、《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被林彪称之为**“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的苏静中将，曾在一次修改《四野战史》的会议上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问题，**你们刚才在说明中讲到，说是中央和毛泽东给东北局没有这个批示，没有这个提法，这个我显然不同意。**为什么呢？**我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而且1962年的《四野战史稿》，就专门有这个题目，叫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并不是现在才发现的。这个‘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当时我觉得挺好，觉得比农村包围城市提法更符合东北的实际。而且中央和**毛主席给东北的批示，也是这个主要精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陈云、高岗、洛甫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这个不是中央的指示吗？怎么能说没有这个内容呢？抓住这个，中央文献研究室1985年再版把毛泽东选集有关题解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几个字删掉了，作为一个根据，我想这是站不住脚的**。”

**第11章**

**“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

**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包括特务斗争）**

**会松懈下来，相反的，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

**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

话说1946年1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停战前应坚守阵地歼灭来攻之敌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国共谈判由于马歇尔的参加，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军事冲突并双方恢复交通，可能于最近成立协议，停战命令可能于最近10天内下达（但还有可能再拖延若干时日）。但**国民党在停战前可能向我作突然之袭击**，如在热河，国民党军即正进行积极的进攻，企图在停战前控制更多的要点，**造成对彼有利之形势，然后实行停战。望各地提高警惕，坚守阵地，勿作轻易之退却；对于来攻之敌，仍须坚决彻底消灭之。**在最近10数日内，我军对于深入我区之据点，如能拔除者，应迅速拔除；对于某些交通线能控制者，应迅速控制。一切行动须有在10天后作一结束之准备，但**不应该对国民党发动战略性之进攻战役**，**在国共停战谈判中，我方声明对未解除武装之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除外，满洲问题亦除外。**

　　 中央子微

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同时，国共双方代表还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详情见1月10日公布的内容）。

1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山东野战军正式组成：由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司令员，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兼任政委，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

山东野战军下辖：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下辖第1、2、3旅。

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赵启民。下辖第4、5、9旅。

第7师，亦称第3纵队：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下辖第19、20、21旅。

第8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下辖第22、23、24旅。

同时，山东军区所属5个军区也进行了整编：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下辖5个军分区。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下辖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支队。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下辖3个军分区。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下辖5个军分区。

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景晓村。下辖5个军分区。

1月7日这一天，毛岸英随苏联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专家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迪化，又乘飞机由迪化到西安，再从西安飞到延安。

时值三九严寒，西北风刮得黄土高原上天昏地暗，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干枯的树枝。飞机在延安的上空，转了个大圈子，向机场俯冲降下时，把人颠得几乎从座位上掉下来。

飞机刚一停稳，毛岸英第一个走到机舱门口，在那些陌生的人群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他心里想，爸爸太忙了，爸爸会来吗？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人群前面那个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人不就是爸爸吗？他迅速走下舷梯，朝父亲奔去。

毛泽东看着眼前和自己一样高大伟岸的年轻人，也快步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抱着已经分离了近20年的儿子，激动地说：

“你长得这么高了！”

毛岸英也紧紧地搂着爸爸，连声说：

“爸爸，爸爸，我想您呀！”

毛泽东看看儿子，也说：

“我一样想你呀！”

毛泽东拉着儿子的手，上了吉普车，回到他的住地枣园。

此时的毛岸英，不但懂得俄、英、德3种语言，而且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了对德国法西斯的大反击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那是在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革命敬礼！

谢廖沙 1942年5月于伊万诺夫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将信发出去10天后，毫无音信，他又写了第2封、第3信。后来，他见到了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在他的迫切要求下，被批准进了军校学习军事，先后在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3年1月，毛岸英加入联共（布）党组织。他在军校毕业后，获得中尉军衔，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个坦克连的党代表，终于参加了苏联的大反击战，千里长驱，英勇杀敌，穿越了波兰、捷克等好几个东欧国家，直至攻克柏林。

在这次回国前夕，毛岸英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斯大林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对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卓越表现的最高褒奖。

毛岸英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苏联的情况。毛泽东要求他脱下苏式军装，换上自己以前穿过的旧棉袄、棉裤，转眼间把一个“洋学生”、“苏联军官”打扮成了一个陕北农民，一个土八路。

江青对毛岸英也显得特别亲热，她忙来忙去地招呼着毛岸英，还说马上就要给毛岸英编织一套毛裤、毛背心、毛袜子。

毛泽东对儿子说：

“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啦！”

他又问儿子：

“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毛岸英说：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读过什么小说么？”

“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毛泽东说罢站了起来，遥望着延河那边正在凤凰山上开荒的人们，缓缓说道：“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就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给儿子讲了一个孔子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他种田的事情，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种菜的事情，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他顿了顿，又说：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铺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

毛泽东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他最后说：

“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往劳动大学去。”

“好，很好！”

毛岸英爽快地回答着。

1月7日晚，毛泽东给次子毛岸青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1月8日，毛泽东给在苏联求学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张太雷的子女等人写信说：

“正如你们信上所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适当的。总之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健壮，愉快，进步，并希望你们团结一切在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再说毛岸英从小受到的是欧式、特别是俄罗斯式教育，和人谈话高兴时就旁若无人、开怀大笑；听不懂、搞不明白的时候，就耸耸肩，摆摆手。毛泽东看到儿子这些动作，很不高兴，他认为是一种毛病。毛岸英也逐渐发现，在谈话时，爸爸总是用他那双眸紧紧盯着自己的手势；自己一有手舞足蹈的动作，爸爸那双锐利的眼睛便会盯得自己莫名其妙，很不自在。久而久之，毛岸英意识到，爸爸可能是看不惯、不喜欢自己的动作。爸爸没有直说，只是用眼神告诉自己要注意，要改掉。毛岸英果然猜对了。有一天，毛泽东对儿子说：

“你现在是在中国，在延安，不是在苏联。你要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他哥哥，或称同志。不能随随便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岸英按照父亲的嘱咐，就到各个窑洞去看望老一辈人，一一问候：

“周伯伯您好！邓妈妈您好！”

“朱爹爹您好！康妈妈您好！”

有一次，毛泽东让陪他打乒乓球的欧阳山尊一起吃饭，江青、毛岸英也坐在旁边。毛泽东一面吃，一面对欧阳山尊说：

“医生不许我抽烟，不许我吃辣椒，我都遵命照办，可是不让我看文件读报，这是要我‘失业’啊，这些都是我工作的重要方面嘛。”

欧阳山尊说：

“主席，医生的意见是为了让您更好的休养，早日恢复健康。”

一会儿，毛泽东的一碗饭吃完了，他问毛岸英：

“我添过饭了吗？”

毛岸英说：

“还没有。”

“那就再吃一些。”

毛岸英给他添了饭，他接过饭碗笑着说：

“每天不工作光吃饭，这不成了个饭桶嘛。”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吃完饭，毛泽东和江青、欧阳山尊、毛岸英围在一起聊天，他问毛岸英：

“你在苏联听到那里的人对美国原子弹的议论了吗？”

毛岸英回答说：

“都说那个家伙蛮厉害的咧。”

“厉害是厉害，不过要是美国向苏联丢原子弹，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毛泽东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用一种父亲对儿子的语气说：“年轻人就是毛毛躁躁的。”

他笑了笑又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久的一天，毛岸英从部队回来看爸爸，毛泽东问：

“你在部队吃么子灶？”

毛岸英说：

“吃中灶。”

毛泽东说：

“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去嘛！”

毛岸英一声不吭地服从了。

在一个星期天，江青把一位在抗大学习的漂亮女学生约到家里来玩。此女姓傅，来自北平。江青又把毛岸英从部队叫回来，3人一起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傅姓姑娘走后，江青对毛岸英说：

“你都二十三四了，也不小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低声问：

“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江青一看毛岸英中意了，就说：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准行。”

江青兴冲冲地去找毛泽东说明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却摇摇头，他说：

“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过去关照毛岸英说：

“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就来见父亲，说：

“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着说：

“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也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他见毛岸英低头不语，就又说道：

“除了漂亮，你还了解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说，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毛泽东果然考虑得有道理，那位姓傅的女学生后来终于过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关，又跑回北平去了。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毛岸英介绍了一位老师，他指着特等劳动模范吴满有说：

“他就是劳动大学的校长。”

又指着毛岸英对吴满有说：

“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进过外国的大学，没有进过中国的大学。”

吴满有说：

“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你，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怎么多打粮食。”

吴满有笑着说：

“那我行。”

毛岸英赞同父亲的观点，第二天就愉快地背着行李，带着一斗小米和一些菜籽、瓜种，离开父亲，到离延安8公里的模范村吴家园学习农业生产。临行时，毛泽东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儿子身上，又嘱咐道：

“你到村子里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要锻炼得和农民一个样。从开荒一直到庄稼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毛岸英爽朗地说：

“好，很好！”

于是，他告别了父亲，背起行李向吴家园走去。

一月间，毛泽东家的窗户坏了，后勤部门派了一位50多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好后，毛泽东请老木工留下来吃午饭。主食还是和往常一样，黄色的小米搀一点大米，毛泽东叫作“金银元宝饭”。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当然少不了辣椒。他们边吃边聊，毛泽东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多久了？老木工回答后，又说起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很严厉，自己小时候经常挨打，有时候挨了打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挨打。他还说，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睛，父亲很后悔，为此竟然一病不起。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老木工的叙述，自然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6岁的小女儿李讷也听得很入神，伸着筷子竟然忘记了夹菜。老木工讲完了，李讷一边夹菜，一边笑着说：

“我爸爸好，我爸爸一次也没有打过我。”

周围的人看着李讷都笑了，毛泽东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他用筷子指指自己碗里的饭，认真地说：

“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

李讷看看爸爸的脸色，眼圈立时红了，小嘴咧咧，差一点哭出声来。

1月10日上午，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无党派人士9人。

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

1月10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1月5日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和国共双方代表1月5日签订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

《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全文如下：

【据中央社重庆10日电】：政府代表张群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商定办法，会同声明，已由双方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发下列命令：

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撤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3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3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双方并声明：下列规定亦经同意并载入会议记录内：（一）上列停止冲突命令第2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二）**上列停止冲突命令第2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三）上列停止冲突命令第3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四）兹同意国民政府军队在上列规定下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

双方并声明：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军事调处执行部内设之执行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实地监察详细办法之实行。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得各别设置通讯线，足保迅速而无阻碍之通信。军事调处执行部先设于北平。

《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全文如下：

【据中央社渝10日电】，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对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经过几度商谈交换意见，曾于1月5日获得一致之协议，兹因停止军事冲突命令业已发布，特补发其全文如下：

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兹商定如下：（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2项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8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1月10日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并发布了《关于遵照停战命令停止进攻坚守阵地的指示》：

各局各区党委：

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中央社广播文字如有出入以后更正）。但**蒋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

中央 子灰

为此，毛泽东提议叶剑英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滕代远、王稼祥为顾问。滕代远另以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毛泽东把王稼祥叫到办公室，诚恳地对他说：

“你对党内的军事状况很熟悉，以顾问的身份到北平做‘3人小组’我方顾问正合适，你的身体也可以趁此机会在北平的大医院里做做检查和治疗。”

王稼祥说：

“主席，我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又交代说：

“把仲丽也带去吧，一方面可以照顾你，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别的同志看看病。**看来时局不妙，可能全面进入战争，你们夫妻最好在一块儿。**”

王稼祥十分高兴，他说：

“谢谢主席总是照顾我们。仲丽听了一定会感激你的关心，希望主席多注意休息。”

王稼祥回到家里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夫人朱仲丽，朱仲丽马上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告别，她说：

“主席，我和稼祥就要走了，我会很想你的。”

“是真的很想我？”

毛泽东放下手中笔，抬起头来笑着问。朱仲丽认真地说：

“真的！稼祥已经有7年没有发过病，现在肠胃伤口发病了，我好着急，这次好了，他正好去北平治疗。‘七大’他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我倒不在乎。主席你一篇讲话，我听说了，对稼祥一生有全面的看法，使我十分感动。”

毛泽东说：

“他是一个好同志嘛！在工作上坚持原则，难免有同志心胸狭窄，对他有意见。”

朱仲丽说：

“主席，我和稼祥很快要动身到蒋管区北平军调处，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啦。”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不无忧心地说：

“军调处的谈判，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心不死，我们趁此机会也想喘口气，调动调动部队应付他们的进攻，全中国必须解放！”

朱仲丽见毛泽东不停地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劝道：

“主席，你要少抽烟，多睡觉，中国人民需要你来领导，身体要紧啊！”

毛泽东又抽了一口烟，笑着说：

“仗是会打赢的，因为我们有群众的支持和战斗力旺盛的部队。烟是不会戒的，因为不抽烟就不会有灵活的脑细胞。”

朱仲丽严肃地说：

“主席，你错了。你忘了我是医生。抽烟只会使脑细胞迟钝。”

毛泽东不高兴了，他说：

“你这个医生又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就是一根也不减少！”

朱仲丽只好笑着说：

“等将来再说吧。主席，我们就要飞北平了，请您保重！”

1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东北局并林、黄（指林彪、黄克诚——笔者注）：

一、国共停战协议及命令已公布，望遵行。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默契4点，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过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的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叶剑英13日即飞北平总部处理一切。

二、**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一切尚无国民党正式委任名义和关系的土匪，你们均可迅速剿除：但对于正式国军及已被国党正式委任之部队应避免冲突，不给国民党以进攻我之任何借口。**各地武装应以人民自卫武装名义出现**；但凡在未驻红军之地方，尤其西满，是否可以八路名义出现，请与辰兄（为对日作战而进入我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的代称——笔者注）商量决定。**凡是红军驻扎之地方，均将交国民党接收，因此你们应力求红军缩小驻防地区，使红军从一些次要地区撤退交我接收，不要弄得因红军关系而不得不让出许多地方。在靠近苏蒙地区一切要点你们必须控制，不要弄得被国党控制隔断我与苏蒙联系。**

三、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设法与国民党建立外交关系。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你们有何意见，望即告。

　　 中央 子真

1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各地统限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限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国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于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

二、停战包括对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

三、我们届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

四、从子真特别是从子元24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任何部队、政府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应将其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伤等完全准确地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揭露。**各地电台须与北平叶剑英建立联系。

　 　 中央 子文

1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

各局、各区党委及纵队：

1. 蒋虽被迫接受停战并可能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但我们必须在此时机，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包括特务斗争）会松懈下来，**相反的，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

二、为了上述目的，《解放日报》1月7日社论（题目是《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笔者注）与蒋的元旦演说应印发作为全党的教育材料，发动党内党外予以讨论。

三、杜鲁门声明，3外长会议关于中国的声明及贝纳斯12月7日与12月30日声明，这些都是国民党所极不愿意宣传的东西，我们则应大量予以宣传（尤其对于在国民党影响下的人民与军队）。这些材料及有关的延安评论，可以合印成册，或与上述蒋之演说及《解放日报》1月7日社论合印成册普遍发行。

中宣部 子元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的名义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批修改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草案在“总则”中写道：“中国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新阶段应即开始，为此特邀集各抗日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兹经一致同意：（甲）确认国内各民主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乙）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丙）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草案在“人民权利”部分提出：“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承认男女平等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所有侵害人民权利的一切特务机构，应即解散，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汉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立即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电等检查制度。”

草案在“中央机构”部分提出：“必须立即扩大现有的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各党派无党派民主分子，应广泛参加组织政治的一切部门，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施政方针，应以本纲领为根据。”

草案在“军事改革”部分提出：“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关，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均为国军，公平合理地分期整编全国军队，缩减军额至最低限度，划定军区，厉行平等待遇，确定公正的人事、征补、供给与后勤制度。”

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中原地区对敌斗争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郑李：

电悉，停止内战走向和平的趋势是确定了的，但在停战命令公布前后，特别是11日到15日，**各战区均经过一度激烈的军事斗争，这是由于蒋介石两面政策所引起的，蒋一面被迫需要准备停战，一面于7号命令各战区迅速进占战略要地，他这一两面政策在华北、苏北、东北均受到我相当严重地打击**。

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停战命令公布后，斗争形势将更复杂，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攻势，瓦解对方的内战意谋；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原刚，防止与打击对方突然袭击。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其次在武装斗争上，必须严格坚持自卫原则，当对方向我进攻时，必须坚决消灭其一两路，**抗战中又斗争又团结的原则仍可运用**。至如转移何地就粮请你们自己决定，因为你们更多了解具体情况。

　　 中央军委 17日午

1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丙丁（指代表团——笔者注）并告东北局：

停战命令规定东北9省（指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相当于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大部地区——笔者注）为着恢复主权，国方可以调运军队，**对于我们在东北地位未加承认，据情报新6军已由上海开入东北，苏军可能很快就要撤退，国方似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不想谈东北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与国方谈判时可考虑提出以下几点：

一、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时，各党派及东北民主人士及民众团体均须有代表参加，**要求取消行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包括各党派代表为委员**，**释放张学良并参加接收工作**。

二、承认在东北的八路军及东北人民组成的自卫武装，并编为地方自治政府的保安部队及民警。

三、由乡到省政府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在各地已经民选地方政府的合法地位。

四、派进东北的政府军队数额不得超过10万至15万人，分驻东北各地军队之数额和运进路线，须加协商。

是否还须提出其他问题请加考虑。至于我在东北武装力量不必否认（已决定黄克诚师及梁兴初一师称八路军，其他称自治军、自卫军、义勇军等），要解决东北问题，如果预先没有确实的妥协，将来总是免不了要打一下，不过当此停战时不好现在就打，现在主要是立稳脚准备力量。

谈东北问题可考虑也请马歇尔参加，特别关于限制去东北军队数目问题，在政协会上也可提出我方解决东北问题的意见。

对上述各项有何意见望告。

　　 甲乙 马

1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

一、**国民党新6军、新1军等正向东北输送，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代**。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二、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三、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针只要我们明确的加以确定，并为之而实行不疲倦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反对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政府谈判已获有结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我们在东北有力量能在东北长期坚持，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只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达到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与国民党实行民主合作是有严重困难的，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作到以下几点：（甲）必须我们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乙）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丙）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

以上数点，望你们努力作到。我们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苏联和美国是赞成的，全国人民和各党派都赞成，如我在军事上能站住并给蒋以打击，我们必能打破蒋之内战方针，争取东北和平的实现与我在东北的地位。

五、为了实行上述方针，中央已告恩来和国民党及马歇尔谈判，提出我们派人共同接收东北，我之东北武装编为地方部队，地方政府民选自治，国民党到东北武装不超过10万等条件，并派中美停战小组到营口，如国民党拒绝谈判则东北发生冲突将由国民党负责。中央还准备公布东北情况及我对东北主张。同时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甲）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但必须巩固的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的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军的进攻。不在大城及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想亦是有利的。（乙）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丙）**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丁）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等）设法找国民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去与国方接洽。（戊）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苏联红军——笔者注）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以上各项望你们切实进行，并将情况电告。

　　 中央 子寝

1月27日，周恩来由重庆飞回延安。行前，他在民盟总部见到了民盟常委兼秘书长梁漱溟，梁漱溟托周恩来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和平有望，我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今后要从事思想言论工作。只有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希望毛先生给予谅解。”

毛泽东给梁漱溟写了一封回信，让周恩来转交。他在信中劝道：

“言论与行动是可以兼而得之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

后来周恩来在1月30日返回重庆，将毛泽东的复信交给了梁漱溟。他还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梁漱溟历来是我行我素，没有听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告，在2月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他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他说：

“只有离现实政治远一点，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了。”

1月28日，毛泽东获悉柳亚子在上海玉佛寺各界群众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于再的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激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2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激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敬贺道安

毛泽东 1月28日

在信中所说的孙女士是指谭平山的夫人孙荪荃。

1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广东应坚持自卫原则开展和平攻势的指示，他写道：

曾生同志：

子宥电已转北平执行部，派执行小组飞广州，当于数日内可实现。但你们处境是异常艰苦而严重的，**不管执行组到达前或到达后，均须时时提高警惕，防止对方袭击，坚持现有阵地，坚持自卫原则，采取游击战方式坚决而灵活地打击进攻之顽军。**但力求避免对方藉口，绝不主动向顽军袭击，坚持和平方针，开展和平攻势。**尽量散发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3人签订的停战协定，毛，蒋颁布的停战命令**，多找中间人士，经过他们与对方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对方撤退至13日原有地区。只有坚持自卫原则下的武装斗争与开展停战和平的攻势结合，才能在广东坚持我们的阵地与旗帜。

　　 中央 子卅

1月31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了中共代表团16日提交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基本方针，通过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项决议。

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本着统一、民主、和平、团结这4大原则而进行的。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说一句，这实在是中国50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需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定地遵守本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

1946年2月1日，刘少奇极为兴奋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同一天，他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时局问题报告》**。这些内容曾是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批判和此后一些人极力要掩饰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将**这份党内《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的全文公示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和评判：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3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4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裁，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虽然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是实行，离开全国彻底民主化还是很远。但是**只要各党派在全国合法化，人民有了初步政治自由，民主运动即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不可抗御的力量，破坏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国家继续走上民主化**。因为有苏美英3国的支援，有国内3个主要政党（国共及民主同盟）的合作及**3个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及一部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其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应当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并且英美大资产阶级与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阴谋企图将中国变成反苏基地，我党与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大。但是**这一切困难是能够逐步克服与必须逐步克服，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但军队中的全部党员仍保留党籍，各级军政干部仍留原来部队服务，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也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相反要更进一步改造全国军队，使之逐步民主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军队。我们军队中的党员今后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在脱离党的直接指挥及组织指导后，他们只从党的一般号召及党的一般政策与其他间接方法来了解党的主张与党的活动方向。**因此他们将更加倚靠自己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比较过去更加团结，更加守纪律，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更加提高政治工作，借以保持与提高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因而也就能够保持与提高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因而也就能够保持与提高我们的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18年艰苦斗争，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和教育下锻炼出来的军队及其极大多数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在我党整风及七次大会之后，虽然有人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人民军队，应严加警惕，但中央坚决相信，决不会因为停止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活动，而堕落、瓦解与背叛人民的（个别分子有此可能应当提高警惕），相反，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将因为此项改变而使自己锻炼得更成熟。**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导，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3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关于这方面，应先作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实施。此次精兵简政，必须避免上次精简中所发生的弊病同时要在6个月至10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目前主要危险是许多干部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动员），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群众基础，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与这些工作，中国的民主化与一切协议的实行，才有保证。我们党的继续发展及其在全国政治地位的继续提高，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中国革命的前进，均将依赖于我们党，善于去组织与指导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和这些工作。我党对于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采用得愈迅速愈熟练，便愈能夺取主动权。在8年抗日战争中，我党在这方面有了很大成绩，对于运用新形式，我党比较国民党要熟练些，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必须迅速改进。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人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中央 2月1日

后来在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个人开会，在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后，鉴于国民党11月15日撕毁政协协议，3人就关于国共谈判的估价、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的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承认“**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

再说2月1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注意爱护古迹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

**据热河来人称，热河故宫围场及其它各地古迹、孔庙与铁路设备受了很多破坏，望各地负责人迅速制止并尽可能修复。凡能收回的古物须一律收回**，并教育军政干部与军民群众注意爱护公共财产，禁止破坏。以后到新解放区参观的人日益增多，这些方面更须注意。

　　 中央

2月2日，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实施政协协议问题时说：

华中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对此朱德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当即电告陈毅，要求“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陈毅接电后即安排此项工作。

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王震一下飞机，便直奔毛泽东的住处。马上就要见到阔别1年零3个月的领袖了，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泽东见王震来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嘱咐工作人员说：

“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2月3日，延安召开庆祝和平民主大会，到会者2万余人，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参加各党派合作。”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全国各解放区军民要加倍努力，把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同时要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行为。”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上午，刘志丹遗孀同桂荣和谭政的夫人王长德来给毛泽东拜年。

“毛主席，过年好！”

她俩说着给毛泽东鞠了一躬。毛泽东连忙从椅子上起身，满面笑容，说：

“你们二位新年好！”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让警卫员端来米酒，拿来橘子，殷勤地让着客人，他还说：

“这橘子是从重庆带回来的。”

同桂荣说：

“毛主席，您去重庆谈判，牵动着整个边区人民的心，我们怕蒋介石害您。”

“蒋介石是没有那个胆量的。”毛泽东说：“我在重庆，很想延安，咱们边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儿可黑暗啦。我们和蒋介石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和平建国，让全国好起来。”

谭政夫人王长德说：

“蒋介石不怀好意！”

同桂荣说：

“毛主席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深入虎穴，真伟大呀！”

毛泽东说：

“不是我毛泽东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是中国人民伟大。所以，我在重庆，蒋介石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罢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2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对解放区私人企业的政策给邓子恢的指示，他写道：

子恢同志：

27日电悉。党对解放区内私人企业的政策、方针，确属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将另有决定发表，兹将关于此问题之某些要点的初步意见，先行电告你们参考。

一、**凡在敌占期间，未与敌合作的私人企业，一律保护其继续经营**。至于因敌伪强迫加入资本而变成敌伪资本与私人资本联合经营者，只要能证明敌伪资本确属强迫加入，则只没收敌伪资本充作官股，私人资本并不没收，以公私合营之方式继续经营。

二、**凡被敌伪没收的私人企业，一律发还原主**。至于敌伪没收该企业后，又投入新的资本者，则敌伪之投资应予没收，充做官股，原业主则收回其原投资本的所有权，以公私合营之方式继续经营。

三、某些应发还原主的私人企业，在收复后又还未曾发还，且已由政府或民间投入资本恢复生产者，原业主收回其原投资本的所有权后，亦应以公私合营或合作经营等方式继续经营。

四、在收复前，确曾出力保护资材装备，使企业得免敌人破坏的职工；或在收复后，确曾出力抢修，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的职工；除政府予以奖励外，均应受到厂方之奖励和优待。

五、私营企业购买机器原料及运销成品时，政府尽可能予以便利，并帮助解决其困难。

六、私人企业如感资金不足，可请求政府贷款；亦可请求政府投资，改组为公私合营之企业。但政府不强迫加入官股，以谋吞并或统制私人企业。

七、私人企业如遇不可抗拒之意外损失，可请求政府予以特别辅助，政府在可能范围内当给以适当的补助。

八、**私人企业之正当利润，政府当予以保护**；**但私人企业不得故意高抬物价，紊乱市场，操纵国民生计。**

九、政府当通过税收、贸易等政策法令，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以扶助私人企业之发展；但**私人企业亦必须遵守政府的工厂法、劳动法及其他一切法令，不得违法压迫工人，并应适当地增加工人工资，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增加生产**。

十、总之，**我们是奖励私人企业，提倡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故上述一般方针对私人矿产仍是实用的。

　　 中央

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会转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除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外，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从此完事，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CC、复兴的领导成份，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以上两派，正在形成，斗争已开始激烈化。因此，我们今天对国民党的态度必须细心谨慎。**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地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CC、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

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停止宣传攻势并不是不要报导事实，不要有批评。**只是说，不要如过去一时期那样的攻势。**宣传休战是国民党方面提出而我们赞应，这对于和缓两党间的紧张空气及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实有必要。**将来国民党如再对我党采取宣传攻势，那时我们当相机决定在宣传上回答他。对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反动措施，我们仍应严格批评，但在**这种批评中，应该指出这是反动分子的行动，使之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

中央 丑虞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表谈话，他说：

“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欲知毛泽东纠正克服刘少奇的“糊涂”倾向，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蒋介石在1月31日的重庆政协会议上说：“**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定地遵守本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此后，刘少奇便在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这种极端危险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与毛泽东告诫党内军内“**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的思想，相去何其远矣！而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有意把毛泽东2月9日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与刘少奇2月1日起草的对内《指示》**混同起来，借以验证刘少奇后来所说的“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企图混淆毛泽东的**对外策略**和刘少奇的**对内政策**的区别，往毛泽东身上泼污水，何其拙劣也。

**第12章**

**“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

**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我方一切秘密准备，**

**对外切勿声张，勿给顽方以任何借口。”**

话说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

早在2月2日，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为促使政协会议5项决议贯彻实施，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校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陈立夫闻之，立即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

10日晨，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团体约1万余人陆续进入会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由中统秘密安排进来的“主席团成员”吴人初、刘野樵、周德侯先后登上了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早已伏下了众多的特务打手。周德侯突然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立时遭到了特务们的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均被打伤。特务们见周恩来、冯玉祥等人赶来会场，遂四散遁去。

是日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出周恩来等4位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对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校场口事件破坏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让人民群众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面目。

2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答新华社记者问，全文如下：

记者获悉：去年9月间，由延安出发去东北的中共中委彭真、陈云、林枫等同志，已经到达东北，并于最近将东北政治情况报告中共中央，特于今日往访中共中央发言人，询以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兹将谈话内容志次。

问：现在东北一般情况如何？

答：自从苏军进入东北，消灭敌伪以后，东北领土主权，复归我国，国民政府办已派遣军队与官吏前往接收，14年来的国耻，一旦荡涤。东北本为我国资源最丰富、工矿最发达的地方，但因敌人14年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现极困苦，工商金融也因战争的影响，多少陷于停顿或紊乱，所以**现在东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在广泛民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中心关键，则在于国民党方面派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如何根据停战协定及和平建国纲领的原则，与东北各地地方人士、地方军队、八路军及各地的民选政府实行和平民主的合作。**

问：东北各地现在有些什么军队？地方政权情形如何？

答：东北民间武装，素为全国之冠，自去年8月苏军开入后，各地民众即纷纷武装起来消灭敌伪。**从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干部，此时最为活跃，发展亦极迅速。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指挥下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并成立了杨靖宇支队、赵尚志支队等。在8年抗战中，被敌人俘虏囚于东北的八路军战士与华北游击队员及民兵，为数亦众，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亦积极参与消灭敌伪工作。同时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亦均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原在冀热辽边区抗战的李运昌将军所部，则在辽西一带**。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伪残余，维护地方秩序。敌伪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这些部队与地方政权的领导，除东北各方民主人士外，多数都有本地的与外来的共产党员参加。但是，由于我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久被敌伪破坏，所以这些党员的行动，最初未能完全一致，直至我党中央派去的彭真、陈云、林枫、林彪、罗荣桓等同志到达以后，并建立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才联系和统一了东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员的行动。现在凡有共产党员活动的地方，秩序都已经安定或正在安定，土匪已逐步肃清，工商业亦已逐步恢复，汉奸已着手惩办，人民在抗日反汉奸与向汉奸算账复仇的斗争过程中，其政治的觉醒与生活的改善，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在某些偏僻的地方，还有土匪与伪军残部骚扰，若干野心未死的日人，并图利用他们以谋破坏东北的和平民主与保存自己的侵略势力，人民对之极为痛恨，希望民主联军能够迅速前往剿除，以便东北同胞的安居乐业。

问：中共对于东北前途的主张如何？

答：**中共对于东北的主张，与对于全国的主张一样可以用和平民主、团结建设8个字来概括。中共从未反对由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东北主权，并派遣一部分军队到东北维持治安，**这在去年11月28日朱德总司令谈话中，即有明白的表示，在今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共同发布的停战命令中，也正式声明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不受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限制。但是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

**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顿，**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

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它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

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27军）去接收东北之权，则应予以禁止**。

问：中共上述方针能否实现，政府方面对此有何表示？

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东北人民的要求下，在东北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与此相反的方针，必然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东北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如果不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不与国民党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样，国民党方面如果不承认东北地方民主力量与共产党的地位，不与他们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也会犯严重的错误。**过去国民党方面曾实行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但为了求得整个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军事上曾作过许多世所周知的让步。但是事实证明，仅仅片面地退让，显然并不足以维护和平，因此甚至在1月13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军队，仍图夺取营口、盘山，以致停战令虽已发生时效，冲突尚续有发生，而且国民党方面这种武力解决的方针如仍固执不改，则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之下，同样的不幸事件即仍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最近重庆二人委员会方面曾有派遣执行组前往调处的提议，我们为了实现全国的停战，是赞助这一提议的，相信政府方面应该不致拒绝。在政治方面，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总之，东北在全国地位既如此重要，情况又如此复杂，如果有关各方，不作一通盘协议，因而引起东北的军事冲突，那就实在太对不起被蹂躏14年、渴望和平民主的东北人民，也实在太对不起渴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全国人民。我党现已要求与政府进行这个谈判，深望政府仍本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使这一谈判能够迅速进行，并迅速得到圆满的结果。

2月16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不久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步浩，带着延安六合乡的群众代表和秧歌队200多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春节期间为毛泽东准备的5尺长、3尺宽、上书“人民救星”4个大字的大红金匾，来到王家坪，给毛泽东拜年。杨步浩代表乡亲们讲话，他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闹翻身，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给毛主席送个‘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们六合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接过金匾，高兴地说：

“我感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乡人民今年夺得大丰收。”毛泽东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接过金匾，转给工作人员抬着。他说：

“延安县川口区六合乡人民，经常和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谢谢六合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合乡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

毛泽东说完，观看乡亲们表演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交谈，亲如一家人。

中午，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乡亲们还要去慰问朱德，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这里有汽车，送你们去！”

于是，乡亲们坐着毛泽东的小汽车和军委的大卡车，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热热闹闹地到朱德那里去了。

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

一、**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冒然行动。**恩来不久可到武汉，届时当可决定是否能合法北调。你们现在仍未脱离危险的环境，**国民党仍企图消灭你们，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必死之心来求取生路。**

二、如果你处只能养活5000人，那就只留5000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但留的部队仍须准备在国民党袭击下进行游击战争。

　　 中央 丑巧

2月22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操纵和煽动沙磁区部分学校学生7000余人进行反苏、反共、反民主大游行，组织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杨黎源等人。同时，特务还捣毁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此后数日内成都、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销处又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

2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等向城市出售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晋察冀局、太行局、晋绥分局、承德分局、华中分局并告东北局：

据滕代远同志由北平来函，平市粮价高且缺，市府要求帮助，每月定购一万万斤。想城市缺粮、缺煤及其他必需品，是战区所有大中城市普遍现象，如天津、济南、青岛、保定、石家庄、太原、徐州、开封、上海等大中城市，均时闻缺粮、缺煤，**我各解放区贸易局应有计划地适当地提高粮价，收买储存大批粮食，利用机会，贸易局公开与国民党各市政府进行谈判，沟通商业外，另以私人名义（以老百姓面目）至城市开设粮行，领取粮食行照，取得长期合法在城市生根，控制粮食陆续向城市出售，交换日常必需品满足解放区人民需要，否则将来交通恢复，粮食无限制的流向城市，奸商操纵，反可造成解放区粮荒或工业品价高，农产品价低的剪刀形势，于农民不利。**

根据地不仅有部分粮食出口，且有大量的煤、棉、毛、皮、丝、植物油、药材、猪、牛、羊、鸡等等出口，我应选派可靠党员学做生意，特别是熟习行情善做生意的党员寻找社会关系，以商人面目到各城市，领取行照，加入行会，开设行栈屠场。上述工作在城市能做出较大成绩，不仅能影响城市经济生活，而且对解放区经济发展亦有重大帮助，首先要使这些同志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使之了解这是和平阶段重大建设工作之一。

　　 中央 丑梗

2月24日，毛泽东鉴于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指示规定除了**“保留一部分（大约1/3）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求去请求国民党加委”，以应付反动派对我的突然袭击**外，整编后保留的正规部队的干部，“均将由中央政府按将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队干部及其余退伍残废军官，以后即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

新四军按照这一指示在3月7日作出规定：军长、政委为上将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中）将，参谋长为中将。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少将衔。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衔。团长为上校，副团长为中校，营长为少校，连长为上尉，副连长为中尉，排长为少尉，司务长为准尉，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战斗小组长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

此后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评衔工作因之半途而废。

再说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及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在政协会后**反动派所布置的反攻，由于捣乱北平执行部，捣毁《新华日报》与《民主报》及重庆等地的反苏、反共游行，已将他们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并已引起美国的不满与苏联的反击。我们应抓紧这一时机，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压倒其反动气焰，粉碎其反动阴谋，**针对他们破坏停战、反对政协、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公开反苏、挑拨美苏关系、勾结敌伪、特务横行等罪状，联系各地具体事件，经过报纸、社论、新闻、谈话、抗议、通电等形式，予以痛驳。在宣传中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只反对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强调这些反动分子必须从国家机关中清洗出去，中国才有和平民主。但**不要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只批评政府对反动派非法横行采取放纵鼓励政策的错误。对国民党内主和派与民主派，则应予以鼓励与争取。

二、**对北平事件、重庆事件中的特务与群众，应加以区别，不要一般地反对群众**。但应严正地与善意地指出其政治错误，并注意在批评其行动错误时，**不要一般地反对请愿示威，致中反动派的圈套**，借此而限制真正的群众游行请愿。

三、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爱国的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履行中苏条约**，保障远东安全；**对东北我们要求和平解决，不反对国军和平开入；但反对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收编伪军土匪、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煤矿工程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笔者注）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四、批评态度要着重说理，根据停战令、政协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举出我方再三忍让对方再三挑衅的具体事实，采取防御姿态，不要嚣张谩骂，争取广大中间群众的同情。

　　 中央 丑有

2月25日这一天，最高军事3人小组经过多次协商和反复地讨价还价，国共双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在重庆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方案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方案是由马歇尔提出的折中方案，国民党代表最后接受按5：1整编军队。

按照这个方案：国共双方在整军的第1阶段的前9个月，国民党军队缩减为105个师，共产党军队缩减为20个师；到第12个月，国民党军减为90个师，共产党军队减为18个师。到第18个月，国民党军队减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减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其中，中共军队驻东北3个师，驻华北7个师。

蒋介石说：这个方案是国民党“最大之损失”。

1946年3月4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到达延安。

原来，3人小组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乘专机到各地做了历时7天的《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在返回重庆途中由太原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及各界群众6000余人到机场欢迎。毛泽东走上前，紧紧握着马歇尔的手说：

“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延安！”

是日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他说：

“我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军事3人小组的马歇尔将军、张治中部长、周恩来同志，向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全体同仁致敬！祝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及美国人民健康！现在**我提议为和平使者马歇尔将军，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伟大成就，干杯！”**

毛泽东在向马歇尔祝酒时说：

“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马歇尔致答谢词说：

“我这次有机会到延安，会见和认识中共的各位领袖，深感荣幸。对你们的诚恳和友谊招待，特表衷心的感谢！”

张治中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趁着酒兴说道：

“我这次到延安是第3次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可别忘了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的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笑声。这句话暗示着共产党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历史。当张治中回到席间座位上时，邻座的毛泽东对他说：

“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张治中知道他话里藏话，便答道：

“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见张治中如此机敏，便微笑着说：

“**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去。”

3月5日上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去武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马歇尔在临上飞机前对毛泽东说：

“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他再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说：

“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马歇尔又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爽快地说：

“什么时候蒋介石先生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

临了，毛泽东又说了一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他说：

“**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3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复电报，发给周恩来，请他转交给叶挺。

此前，中共方面在3月4日以在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交换被蒋介石囚禁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出狱后即在5日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热切愿望。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亲爱的叶挺同志：

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针的通知》，他写道：

各局、各分局、各区党委，各报社、新华分社并北平：

承德工作一同志于2月下旬来信称：“**我们的报纸上整天只看见解放区挨打退守，大后方特务横行，民主势力受打击的消息**，因而谣言纷起，物价大涨，老百姓对我面孔变冷，连基本群众也问八路军能否站得住，而报纸对我们力量的宣传，却只有根据地建设的零碎消息。**据说这是政治攻势，但承德的报出不了城，到底攻谁去呢？只有攻自己罢了。**”这个下级工作同志的观察，反映了一个相当普遍严重的问题，即各级宣传工作同志不知道区别一般地宣传与具体地宣传。对此中央以前已有指示，但在许多地方仍未纠正，这是不应该的。**新华总社的许多宣传主要对象是全国与国外，它在某些时候着重宣传反动派向我进攻的罪恶，而不宣布我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是为了证明反动派无理，我方有理，是为了激起全国与全解放区人民的敌忾心。**至于各个地方报纸是否登载与如何登载这些消息，以及如何登载一些新华社所不广播的消息，则仍须在总的宣传方针下，根据本地情况与需要斟酌决定。鉴于现存的缺点，兹持规定几项办法，望各宣传机关与报社新华社编辑研究施行：

一、新华总社的广播与全国性报纸在集中暴露反动派罪恶时，应同时注意适当报导人民自卫斗争与民主运动的胜利方面（但不可给反动派以任何借口），各地新华分社应注意经常有系统的供给此种材料。

二、**各地方报纸对于新华总社发表的材料，除中央重要文件评论应一律登载**外，其新闻、言论均应根据地方情况、报纸篇幅，酌量取舍或修改摘要发表（作为本报讯，不作新华社电）。

三、地方报纸的主要内容应是地方新闻与地方工作指导的评论，不能依赖新华总社的供给。

四、**地方情况愈困难，则地方报纸愈应少登人民受损失的情形，而多登人民胜利的情形，以壮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但敌人进攻人民损失情形仍应由新华分社供给总社。**

五、地方宣传机关与地方报纸编辑，应负责决定地方宣传政策，并负责使之在每天报纸的新闻与言论中具体实现。

中宣部 寅齐

3月13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丙丁（指代表团——笔者注）：

真亥两电均悉。

一、**东北同志的想法和你们及我们都有很大距离，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但在蒋军尚不承认东北停战，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及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只有如此，才能逼蒋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故我们暂不要他们退让。可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并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我们必须有某些让步才能达到妥协。也只有到那时，才能说服东北同志。

二、在谈判中，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政府军以后再要进驻那些地区和我军须从那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并须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员商讨后才能具体解决。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一点须十分重视。但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你们暂时不要答应国方并且也未征求东北局同意。**现在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全部接收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通辽、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自然在东北保持我们这种地位，须要经过严重的外交斗争以至军事斗争，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去争取。

三、你们在此问题的交涉中，须通盘计划步步设防并与中央及东北密切联络，以期做到算无遗策。因东北与华北、华中不同，华北、华中是就地冻结，各守原防而东北则须由我们让出许多地方，所以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在整军问题上各地不同意见已有很多）。再则，**在长春全路及东北全地大打内战，美蒋均有顾虑**，蒋方对东北内战消息向苏方讳莫如深，就是证据。**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擂，高声恐吓，其实是想达不战而得大部地方之目的。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此点亦请注意。再则东北友人态度甚硬，亦堪注意。

四、希望你能回延一次，住四五天然后返渝。由于苏军突然撤兵，蒋介石急欲解决东北问题，我倒可不急，迟几天无不利之处。

　　 甲乙（即中央——笔者注） 寅午

3月13日，梁漱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由重庆经北平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

梁漱溟这次到延安来，是为了让毛泽东谅解他那“离现实远一点”、“尤其不能参加政府”的主意。梁漱溟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他说：

“宪政不到二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而我又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我只有失望。”

毛泽东对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言论，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他却明确地告诉梁漱溟说：

“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中国革命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

“希望包括毛先生在内找10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答应明天下午可以安排。

3月14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等10人在会议室会见了梁漱溟。梁漱溟陈述了他的政见，他说：

“在重庆的各个方面，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互相反对，台下的攻击台上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直是赞同的。但是，经过自己30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认为特点很不相同。”“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的迅即进行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处说一句，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请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

梁漱溟像一位教书先生面对一群学生一样，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最后又给学生们留下了一道作业。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跨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后来在3月17日，梁漱溟在边区教育厅与延安大学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

“1939年我自华北华东回重庆，因目睹国共两党在各地的冲突，乃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者有救国会、青年党、社会党及其他小党派。曾以此事见蒋介石先生，同去者有黄炎培、张群、王世杰。蒋先生面允我们的组织。不幸1940年底发生皖南新四军之变，我们更感觉有中间力量的必要，又鉴于从前的无组织、无宣传，于是派我去香港办报，即光明报，同时改会名为民主建国同盟。到了1941年10月10日，发表宣言及十大政纲，除了第一条为坚持抗战外，均为促进民主团结，如国事应商量协议解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都是当时列入政纲的。今则逐渐实现，至堪欣慰。”

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党内出现的“糊涂”思想，他说：

“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校场口事件**（2月10日——笔者注）**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转省委、区党委、纵队首长）：

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

一、**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为了和平，我方代表曾极力向蒋、马（指马歇尔——笔者注）提议，在东北停战，但马、蒋商谈后提出5条，作为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以为派遣小组去东北的先决条件。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但东北政治问题及我党我军在东北地位，则没有提及亦不愿讨论。在此条件下，我方当然不能接受，停战小组亦暂不能派出。**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

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除以CC为主干的少壮革新派所进行之反苏反共反政协运动外，还有以何应钦、白崇禧为首的军人派，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谋，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煽动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为此，何、白已电召孙连仲、王耀武、傅作义等到渝，并在全会宣读阎锡山反共电报，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所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其阴谋之危险性，较CC革新派更为严重。

三、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特别是何、白军人派之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我方一切秘密准备，对外切勿声张，勿给顽方以任何借口。**

四、恢复交通及北平执行部一切合理命令仍应主动照常执行。北平执行部及各地执行小组中我方人员，须加强工作，不称职者须加强人员，当作一件大事办理，并**注意争取美国人。**

五、切实具体地展开统战工作，以分化与争取顽军，反对内战阴谋为主要目标。

六、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3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成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执行。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延，并不要远离部队。在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须向一切人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反复解释多次，由当地主要负责人出席解释，并发动复员者自己讨论，以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方向。最重要地是充分注意安置他们的生产及生活，动员各方面欢送欢迎，把他们当作有功劳于国家的光荣战士看待，使他们各得其所，如果还未解释好准备好的地方便不要仓卒复员。如果对此点疏忽，定会造成恶果。**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

七、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召开专门的减租训练班、生产训练班，纠正偏向，奖励成绩，在报纸上讨论减租及生产工作中的优点、缺点，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务必加强注意力，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八、不论反动派破坏如何猖獗，甚至再打一时期内战，不论全世界、全中国反苏反共活动如何高涨，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业已确定，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我们应当有此坚信。在时局估计与党的政策等项问题上，党内各种过左过右偏向，希望随时解释，妥为纠正。

　　 中央 寅删

3月17日，历时17天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结束，会议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它多项反共决议。

3月18日，共产党驻重庆负责人周恩来奉命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

“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4项承诺，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校场口事件、捣毁新华报馆、捣乱西安第18集团军办事处，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5方面的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人，发出了《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全文如下：

叶饶罗，聂刘程萧，林彪，彭真，陈毅，刘邓薄，张邓谭，贺李，郑李（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萧克，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贺龙、李井泉，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西北局：

一、据密息，国民党中宣部于3月12日，向各地国民党部颁发了第62次宣传通报，说宪章制定仅国大有此权力，在国大通过之前，政协决议不能成为定案。因此国民党主张：

（甲）国大为有形组织，代表人民行使4权。（乙）省为中央代表机关，不赞成制省宪。（丙）中央政府维持总统制，此事最后决定权既在国大，故二中全会提出意见，不能认是变更政协决议云云。**现二中全会已根据这3项原则，通过了5条决议，公开发表，不管文字上如何曲折，实质上是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

二、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乃采取迂回阴谋手段，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只要宪草原则推翻，成立独裁政府，则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等决议，势必成为具文以至全部推翻。因此，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此种阴谋必须坚决反对，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任何修改，对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宪草原则的决议及其在宪草审议会中所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任何主张，必须予以痛驳，并要他们遵守信义，中央已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声明。

三、**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动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如国方因我坚持政协决议并利用东北问题实行分裂，发动全国内战，我亦不应惧怕，即是再打内战，我虽可能受些损失，但大势所趋，仍将归于和平，而那时反动派的阴谋必将更加暴露，他们的气焰亦将大为降落，人民再受一次教育，和平、民主的前途更有保障。在反动派如此嚣张，蒋介石如此阴谋百出的情形下，和平、民主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四、**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欲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破坏它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中央 寅巧

3月中旬，国民党正规军进入东北地区的已有7个军，共21个师，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了30万人以上；其后续部队第93军、第53军不久也即将到达东北。

3月22日，梁漱溟离开延安去重庆，毛泽东等人到机场送行，他对梁漱溟说：

“目前国内各政党是交错的，也是交流的。”

梁漱溟说：

“但愿交错而团结，交流而沟通。”

3月2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林彪、黄李（指黄克诚、李富春——笔者注）：

1. **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4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

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三、为此目的，请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从中东全线，如得允许，即令周保中部担负占领任务并厉行剿匪。

四、**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五、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六、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

七、以上望考虑电告。

　　 中央 寅敬 酉

3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彭并李黄程萧（指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萧华——笔者注）：

**恩来今日已到重庆，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小组到东北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还须若干时日，因此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据密息，顽军后方运输困难，弹药不继，望切实破坏铁路、公路，截击顽军后方联络线，以争取战役的胜利。凡有苏军地区，小组均不会去，但苏军撤退地区，若有冲突，小组即将派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关于东北停战及以后东北工作意见，由饶漱石转达，饶现在延安。

　　 中央 寅有

3月2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吉伦军事3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协议规定：派遣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或国共双方军队的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3月27日晚，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宥日5时电悉。**目前时机，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但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迟则无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据点，遗害将来（美蒋必要求派停战小组前往股匪地点监督停战），必须同时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你们须下两个通令，一个给主力军，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如你们近日所下者。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发动民众，巩固后方，特别对于那些已与蒋军有电台联络之股匪，不可忽视。应谆谆告诫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切不可以为自己工作不重要，他们也把自己目光放在占领长哈齐方面。望本以上方针，部署力量，指导工作。

　　 中央 感 申

3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他写道：

各局并转各区党委、省委：

一、**各解放区输出贸易，除了特别约定的交换之外，必须努力以换取输入工业及农业的大小生产工具为条件，以便发展生产**。至于输入生产工具的种类，可以按照解放区的需要和客观可能条件处理之，但目前须着重输入纺织工具。最缺乏的必需日用品也可以考虑输入一部分。**货币的输入则必须避免**。

二、**国民党官吏在收复区所接收的敌伪产业，很多私自偷窃出卖，各解放区可由公家或在解放区投资的私人和用各种社会关系，相机购买一些有用的生产工具**，但须以可能设法运入解放区为条件。

三、**现在国民党区的自由工业家备受官僚资本的压迫，不能立足**，**很多技术人员失业。各地的党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统一战线，与他们谈判，欢迎他们来解放区投资和工作。**关于工业的土地、原料、劳动力、交通、市场税则，我们应给予特别的便利。技术人员的待遇从优。

四、各解放区，特别是产棉区，原来的民间纺织业，必须尽力恢复，并鼓励合作，提倡私人投资。各地公私机械工厂和铁工厂，除了制造农具之外，应该努力试造各种纺织机，帮助民间手工纺织业逐渐改变为半机械化的纺织业。

五、各解放区所接受的敌伪工业，为着适应解放区发展生产的具体需要，可以进行必要的改造。恢复公路交通的事业，首先也须以适应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原则。

六、各地党与政府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负责组织经济的工作，根据当地的条件，拟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计划，**以达到丰衣足食为第一步**，并随时将真实情况报告中央。复员的许多干部，可转入生产部门工作。各地必须组织生产训练班或研究班，动员大批干部，初步学习当地实用的经济常识和技术。

七、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中央 寅俭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

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国民党立脚未稳，人民情绪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首先是打入学生群众，重要产业工人中，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群众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为此，望各地即着手调集一批干部，给以短期训练后，分布到附近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中如有适于各该战略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城市工作干部，即报告中央，以便统筹调剂。如何布置，盼电告。

　　 中央书记处 28日

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

寅艳给各地指示电悉，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将其全部解决武装，但对其非武装人员（党政）勿加侮辱与杀害，将其移置乡下软禁以利将来交换。此点应令各地首长明确知道，有所遵循。

　　 中央 寅 30

1946年4月间，毛泽东得知军调处执行部顾问王稼祥在北平“中和医院”检查身体时，病情加重了。

原来，“中和医院”的医生极不负责任，他在给王稼祥做X线透视时，射线用量过多，烧伤了王稼祥后肠胃脊部的皮肤，不几天，皮肤就溃烂如铜钱大小，折磨得王稼祥疼痛难忍。

毛泽东立即电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叶剑英，安排飞机将王稼祥由北平送到解放区张家口白求恩和平医院附属医院治疗。王稼祥转到张家口后，毛泽东又特意从延安派著名外科大夫周泽昭到张家口为王稼祥治疗。

4月间，毛泽东**鉴于党内“有一些同志”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3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情况下，“由于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注释语），就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件。全文如下：

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3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二、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这正是：高瞻远瞩知音少，三十年后有谁识？

至今犹患恐美症，死皮赖脸作人妻。

且说4月初，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夺占本溪、鞍山、四平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到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4月2日，国民党军以5个师的兵力进攻南满解放区本溪地区，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奉命指挥所属第3、第4纵队和保安第3旅保卫本溪，牵制国民党军兵力，策应北满主力保卫四平。3纵7旅、9旅分别在本溪石人厂、三人淘和大甸子地区将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师击退，8旅在铧子沟地区将其第14师击退，共歼敌1000余人。

4月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反顽伪蚕食斗争的指示，他写道：

一、自停战发生时效后，华北、苏北敌伪顽联合大规模军事进攻，一般停止了，然而**顽伪特务联合，以伪军为主，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下，向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有加无已，**他们依据铁道、城市向我解放区步步压缩，最近两月来，各解放区均受着严重损失，仅就冀中冀东两区不完全的统计，即被占去村镇300余处，杀死我村区县级干部300余人，**人民被杀，财物被抢，无数计**。反动派蚕食阴谋，在这一时期，是有较大收获的。如不给以坚决打击，如不歼灭蚕食进攻的顽伪军，收复1月13日以后的失地，反动派的蚕食阴谋，是决不会自动停止的，伪军亦不能从国民党控制下动摇分化与瓦解，我解放区边沿地带的群众，难以迅速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即不能实现，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提高，边沿地带不易巩固，解放区将益见缩小。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策，采取积极的防御，寸土不让，**坚决保卫解放区，给进攻者以打击，并配合停战小组的调处，反动派的蚕食可以打退与停止的。**

二、为反对蚕食，确切保卫边沿地带群众利益，掩护春耕，应动员群众自卫联防，村与村、区与区联防，实行边沿区戒严，封锁消息，组织各种各样群众性的侦察通讯联络（鸣锣、擂鼓、烧烟、放炮），一村遇袭，各村自卫武装民兵、武工队、车子队迅速赴援，发扬抗日战争中民众武装斗争与武工队斗争经验，发扬战斗与生产结合的互助精神，并在边沿地带选择重要地点，利用建筑物，构筑一班一排的秘密防御工事，准备粮水弹药，遇敌袭击，坚决据守待援，掩护主力机动消灭进攻之敌。同时准备地道（坑道），在极端危险时，可借此撤退。被敌占领时，可利用此地道接近爆炸，打击顽伪。但设施此种防御工事，须选择重要地点，以达到节约兵力，便于机动。如边沿地区普遍设防，反而分散兵力，结果到处薄弱，到处被动，到处不能防守。为着随时打击进犯之敌，必须在适当位置控制机动兵力，目前还**必须适当集中力量，对于1月13日以后进占我解放区一切大小村镇之顽伪军，有重点地给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三、国民党利用伪军进攻我解放区并以伪军补充其主力，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使之知难而止外，更重要的，须各方面积极进行瓦解伪军工作。（子）对一般伪军官兵，应采取宽大政策，调查与动员其家属亲邻，号召他们回家，允从宽免究，保护其生命财产，至于过去作恶多端为人民所深恶痛恨，今仍依附国民党中法西斯分子坚决反共、反人民、反民主者，我必须采取坚决态度给以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至公审处决；但一经反悔，申明不继续作恶者，应不究既往，予以自新之路。（丑）**对于向我进攻之伪军，应坚决消灭之，尽量多击毙，特别是军官**。但一经俘虏或自动投诚者，均分别给以优待，在解放区安家回家就业者，以同等公民看待。

对于伪军政策，必须宽严适当，宽大与镇压，必须密切联系，才能申张正义，动摇与分化伪军。

　　 中央军委 卯支

4月4日，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进占昌图。第71军78师和71师（欠第88师）攻占法库，尔后沿公路北进，企图绕过八面城，与从铁岭南进的新1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攻击四平。

四平是东北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形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4月4日这一天，林彪和前方总部到达四平，致电黄克诚、李富春及中央和东北局说：

“我此刻已到四平”，“此次集中6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军决一死战”，“一定要争取胜利”。

4月5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1. 美蒋决以15个军（已到7个尚有8个待运）向我大举进攻，尽占东北点线，然后与我谈判。

二、我方政策，一方面利用停战小组力争停战；另一方面不要被停战小组所迷惑，必须同时有对付15个军进攻的全盘与持久计划。

　　 中央 卯微 午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各局及军队负责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局及军队首长：

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望提高警觉，加强侦察，加强防御配置，**严防敌人突袭，切勿大意**。

　　 中央 卯微

4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彭：

1. 林支日从四平所发电悉，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邓所部历时10日，伤亡8000，卒获大胜，可为借鉴。

二、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三、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现有之7个军，包括94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3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6个至9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四、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

　　 中央 卯鱼

4月7日，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赵公武亲赴前线，指挥第25师、第14师和新增调的第182师第545团，兵分3路向本溪民主联军阵地发起第2次进攻。

4月8日，民主联军第3纵队将其左路第25师阻截于小四家屯、石富屯地区；第4纵队第10旅将其右路第14师阻于金钟山地区。

4月8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林彪，彭真同志：

关于作战问题补充数点：

一、**北面作战应以反复肉搏打几昼夜歼灭顽敌1个师至2个师之大部或全部为目的**，因此，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6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二、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例如粮食供给、兵源补充、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等项，必须迅速在北面组织起来，南面机构及人员必须大量北移，并须从速，迟则不利。

三、破路极关重要，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凡敌将占及已占之路必须彻底破坏，动员兵众，公私兼顾，主要须掘断路基又宽又深，铁轨、枕木、器材让民众取去。已被敌占者固须大破，暂时尚未被敌占但不久必被敌占者（例如四平北端，本溪北端，抚顺东端等等）尤须大破。**据密情反映，国民党入满各军，如有5天得不到粮弹两项接济，即无法生存。因此普遍设立破路司令部，动员广大民众破路，是战胜顽敌最重要方法之一，**望速通令实行。

　　 中央 卯齐

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部署，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6年2月提出的对军队干部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目的是要在未来改组后的新政府国防部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为了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与1939年朱德、彭德怀要在八路军内部搞等级制度，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样做，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如果不这样做，一旦中国真的暂时获得了和平，组建了联合政府，那么共产党在政府里面就可能吃大亏。

另外，毛泽东在1946年4月间撰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文章虽短，却是一篇力作。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党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由于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将全文收入了中共中央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最终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可，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历史已经反复验证了毛泽东在该文中的预见和判断是非常科学的，至今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后人不可不读。

**第13章**

**“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

**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话说1946年4月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发生了一次令人扼腕的空难。

原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和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中央委员王若飞和博古，以及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八路军参谋李绍华、彭踊左，随员魏万吉、赵登俊，还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延安鲁艺学院教员黄晓庄，也就是黄齐生的孙子，乘美国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当天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浓雾失事，全体人员与4名美军驾驶员同时罹难。

毛泽东初闻飞机失踪，心绪不宁，不胜悬念。

4月9日，南满民主联军第3纵队追歼国民党军第25师2个营。敌中路第182师第545团见其左邻第25师受阻，也停滞不前。

4月10日，3纵、4纵在反击中于长岭地区歼敌1300余人，国民党军第2次进攻本溪遂告失败。

4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察北、热北两地工作给聂荣臻、程子华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荣臻、子华二同志：

**国、美两方通同一气，久欲寻找借口在热察两省建立反苏、反共据点，因此察北、热北两处匪患必须迅速肃清，两处之无秩序状态必须迅速消除，两处之群众斗争必须迅速发动。**为此目的，须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前往工作，并派有威信之领导人，前往领导一切。你们应抓紧两处工作，经常予以检讨与指导，使两处迅趋于巩固，**不给国、美以任何可乘之隙。**务望十分重视两处工作，并将具体情形电告。

　　 中央 卯蒸

4月1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给陈毅的指示，他写道：

陈毅同志：

7日电悉。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建议如下：

一、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两类。第一类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空白村子是右的领导，完全不去发动群众的结果。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故凡属存在这一类错误现象的地方，必须注意研究与纠正。

二、**第二类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即“左”的错误。**其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

三、**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需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

四、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五、来电说，在不动摇和承认农民已得利益的原则下，在不削弱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逐渐纠正错误，这是很对的。山东及各地群众斗争正在发展，虽有不少错误，但成绩甚大，前途是光明的。

六、减租与反奸清算二者都不可少，应当研究各地工作的具体内容，善于领导，使群众斗争有广大发动，而又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七、此电所述问题，是各地同志应当普遍知道的，如你觉得有必要时，请摘要转发各区党委与地委。

　　 中央 卯真

4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问题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

东北局及林：

1. 同意林真子电，**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

二、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

三、詹才芳在绥中破路已见大效，望你们重视破路，看作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

四、**注意组织民兵，全满普遍实施民兵制度**。

五、注意组织受县区指挥之游击队，全满各县均应有游击队。

六、在敌占区组织武工队，每县数队，每队数十人，遍布敌占区。

七、你们最近数仗打得不错，敌人已在叫苦，望对打胜仗之部队传令嘉奖，鼓励士气。

八、全满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

　　 中央 卯文

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林彪并告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并告彭：

马歇尔有于文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情况如何望告。

　　 中央 卯元

4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得知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已经失事，立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由26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4月14日，《东北日报》以醒目标题报道：【本溪、四平前线民主联军自卫战大胜 击溃顽军3个师，毙伤顽军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名，放下武器官兵1200余名，缴获美式轻重武器甚多】（该档案现藏于本溪市档案馆）

4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彭真、林彪，程世才、萧华、罗舜初并告叶剑英、饶漱石、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程萧罗并告叶、饶、周：

此次本溪大捷，击溃顽军两个师及1个团，歼灭不小部分，缴获甚多。**配合四平方面击溃两个师并歼灭一部之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顽军之进攻。

中央

4月14日晚到15日凌晨，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14个团的兵力，在金山堡、大洼一线，一夜之间歼灭国民党军87师两个团，击溃91师一部，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

4月15日天明，数架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正在打扫战场的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命令：

“立即通知部队组织各种火力对空射击，飞得这么低，太猖狂，狠狠打，打不下来也要吓它一跳。”

于是阵地上的轻重机枪、步枪、骑枪纷纷交叉射击，一架飞机被火力罩住，起火燃烧，撞向地面爆炸。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打下的第1架国民党军战斗机。

4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彭：

1. 马歇尔数日内可到渝，国美对我和战方针究竟如何，短期内即可看清楚。

二、71军现进至何处，我是否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击溃或阻止进攻之敌于四平以南及西南。

1. 本溪方面我军望令其速加整理，以便再战。

四、除长春你们寒卯电已有正确处置外，**其他苏军撤退地点及匪占地点须迅速占领及消灭成股之匪，以便在停战以前夺取优势**。大约一切重要作战问题须争取于10天内外解决。

五、敌准备使用飞机助战，望注意领导机关之安全。

　　 中央 删 午

4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顽军进行政治攻势及彻底破坏铁路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并林、李黄、程萧（指林彪、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萧华——笔者注）：

一、请特别注意对顽军进行政治的和平攻势，以削弱顽军士气，来配合我之军事斗争。望在详细调查顽军各部队官兵之政治情绪及其长官之欺骗宣传教育后，**写出简明有煽动性的传单、标语，在前线广为散发、张贴、书写及进行喊话等**。**对于俘虏过来之顽军官兵，须进行很好的教育并加以优待**，**选择其中不顽固的一部分放回各部队去**；**对于受伤的顽军官兵，应医治及宣传后放回；死者在可能时亦可令百姓抬回，以示我军渴望和平，对顽军官兵无敌意**。这一工作望令前线各级司令部、政治部及地方党政动员群众广泛进行，以便在其军队中打破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并宣传我之政策。解放报驳蒋介石的文章及其他文章，亦可相机发到顽军官兵中去。

二、各处经验证明，铁路破坏如不彻底，规模如不很大，顽方修复甚快。只有在花费数十万人工大规模破坏路基百数十里，并将水塔炸毁，铁轨移开埋藏，顽方因为缺少大规模的劳动力，才不容易修复，交通才能长期隔断，现尚在手中但不久即将退出的铁路，均望发令各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彻底破坏。**不要以为随便破坏几座中小桥梁即可阻止顽军通车，临时通车的小桥梁只须数小时即可架好一座**。

　　 中央 卯铣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李富春、黄克诚并告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李黄并告林：

删电悉。**占领法库，对援助四平、长春方面之作战有很大重要性**。望组织一精干有力部队（例如1000人左右）携带充分爆炸器材，由法库南下破袭北宁路，并向沈阳以北游击，发展群众工作。

　　 军委 卯铣

4月18日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各局并告叶剑英、饶漱石、林彪的指示电：

各局，并告叶，饶，林：

渝周铣电称：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来后态度如何，尚难断定等语。**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

　　 中央 卯巧

4月18日，王若飞等“四·八”空难烈士们的遗体由晋绥边区的兴县运回延安。

4月18日这一天，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在四平发生血战。震惊中外的四平保卫战全面打响了。

4月19日晨，林彪闻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精神为之一振，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说：

“1、长春攻占意义甚大。2、敌新1军3个师、71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1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1个师被我歼两个营，我方伤亡甚大（开原起义约4000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3、望今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8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4、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4月19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彭真、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并转周、陈高（指彭真、林彪、周保中、陈云、高岗——笔者注）：

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二、杨师（指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杨国夫任师长——笔者注）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1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

三、用全力夺取哈、齐2市。

四、用全力发动长、哈、齐3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200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为此目的，应派遣大批有经验懂策略干部分布中心区域各县市工作，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清算汉奸，减租减息，改善职工待遇，分配大汉奸土地，这些工作，短时期内须见成效。但须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只得罪少数人，不要得罪太多的人**，为群众所反对之汉奸、豪绅、恶霸，必须惩办，但不要牵连太广。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中央 卯皓 午

尔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以长春、哈尔滨为建设民主东北的重心给彭真、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

一、杜聿明由平赴沈对人称，**东北共军40余万，国军10余万，**相差甚远，但仍须决心打下去，有坦克百余，将运沈阳，并要使用飞机等语。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二、在不削弱各地工作条件下，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为中心地区的工作，即四平、海龙以北，齐齐哈尔、海伦以南，洮南以东，牡丹江以西，约30至40个县市，似应派较多干部分往各县市，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组织武装，解决土地问题，掌握工商业，将这一带**建设成民主东北的重心**，这主要应从工作较深入干部较多的南满方面抽调干部（南满工作不要放松）。是否可行，请加考虑。这一计划是从我能确保长、哈、齐3市至少确保哈、齐2市来设想的。至于3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

三、东北局如移长春，应住在郊外安全地点统筹全满工作，解决有关全局各项重大问题，而不要直接去管长春市工作。如你们觉得长春尚不稳固，暂缓迁移亦可。

　　 中央 卯皓

4月19日这一天，延安各界3万多人举行“四·八”空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以党中央的名义为空难烈士们题写了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4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四·八”空难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悼念文章，他写道：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毛泽东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皓晨电悉。

1. 国民党兵力，除进至四平街一带之新1军3个师、71军1个师共4个师作为第一线进攻部队外，尚有在昌图集结待命之52军1个师（即从热河开来的195师）似系预备队，尚有60军1个师（182师，新到）位于铁岭、开原、双庙子线守备铁路。

二、**大战将在四平至公主岭地区打，不歼灭顽方三四个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凡可调与应调之兵力必须早调，兼程向公主岭集中，争取主动，不要逐渐增兵，陷于被动。

三、对长春（哈齐同样）国民党党政财经文化人员，一般应使他们留下好印象，表示我们的宽大；对进步分子给以优待；对特务则予以监禁。

四、**一切决定于打胜仗，望全力争取之**。

　　 中央 卯号

发完电报，毛泽东还不放心，当即又为中央起草了给彭真、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

1. **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

二、长春应布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队准备粮弹死守，配合野战军歼灭敌人。

三、速调新兵补充主力。

四、彻底破坏沈阳、四平间铁路。

　　 中央 卯号

4月20日晚，毛泽东就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起草了给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

皓夜电悉。

一、**力争东北停战及解决政治问题，力争民主宪法（其中不得有任何利于独裁的条文），力争政协决议100%兑现，必须如此，**方可将国大省宪两个形式问题留待以后再争。

二、**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的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三、**极力团结民盟及孙科，但对张君劢应警惕他**。

中央 卯号 亥

4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林彪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的指示电：

东北局，林并告李黄：

1. 长春我军除杨师已南下外，其余迅即划分为城防、野战两部分，以明职责。**任城防者，准备死守长春，任野战者，随时调赴前线作战。**

二、由保中（即周保中——笔者注）负责，党政协助，乘长春民众热潮，招募志愿兵一万至数万，干部由长春部队、前线各旅及总部派出，组成多数之新兵团，每团千五至2000人，略加训练，源源开赴四平前线补充各旅，时间愈快愈好，能于10天内外办出成绩否？此外，永吉哈市二处亦应招募志愿兵，成立几个新兵团。

三、姜鹏飞伪军俘虏，迅速淘汰反动落后分子，加以必要政治训练，至可用时补充前线。

　　 中央 卯马

未几，毛泽东又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关于敌我战略方针之变化，他写道：

林彭：

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中央 卯马

4月21日晚，毛泽东对东北战局还是不放心，又起草了这一天中给东北局和林彪的第3封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新1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望照林电令杨国夫、曹里怀及第8旅等星夜南下，**南满两个旅**（3纵主力——笔者注）**兼程北上，必要时还应加调部队，**总期集中优势兵力，争取这一有决定性的战役胜利。

　　 中央 卯马 亥

4月23日，毛泽东在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指挥着中共中央新华社展开了政治攻势。他在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写道：

【新华社四平街（4月）23日电】四平街战争日益激烈。国民党正以6个师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四平街猛攻，除新1军3个师与71军的一部分外，现又发现新自热河偷运至东北的52军195师与新由美舰运抵东北的60军182师。连日来，国民党军以各种火炮与火箭炮向市郊猛轰，每日落弹2000发以上，并助以飞机轰炸。民主联军奋勇自卫，坚决抵抗，国民党军迄今没能得逞。在20日激战中，国民党新1军新30师副师长张某负重伤。

接着，毛泽东为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斗争方针的指示写了一个批复，他写道：

彭真同志并告林（即林彪——笔者注）：

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5条指示很好，望切实执行。**速将南北主力依林彪电向四平集中，速招新兵补充前线，速组织民兵及地方部队剿匪保乡，速发动四平以北哈市以南广大群众为保卫长哈而战，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放手的大量的用本地人做事**。取得长哈后一定有许多人把眼光集中于大城市，忘记乡村，忘记艰苦工作，须再三指出纠正。

　　 毛泽东 卯漾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和副司令员罗舜初并告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程萧罗并告林彭：

养电悉。我以两个战斗力不强之团，从卯巧起死守四平，至卯有已守了8天。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部（例如两个团）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在远。

　　 中央 卯宥

4月28日晨，新华社播放了毛泽东起草的四平之战的新闻稿：

【新华社延安28日电】经过10天的激战，四平街仍在民主联军的固守中。

自4月4日国民党攻占昌图后，四平街外围战即行开始。自18日起，战事更趋激烈。国民党军以飞机、火箭炮及各式大炮的猛烈火力，向四平街做全面进犯。新1军之新30师、50师和52军之195师，60军之182师，沿长春路从南面及东南面进犯；新1军之38师，和71军之91师与87师残部，沿四洮路从西面与西南面进犯，并迂回至四平街西北，造成对四平街的弧形包围形势。郑洞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第1兵团司令）、梁华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均亲临四平街南50里的双庙子，直接指挥这一场空前残酷的内战。四平街守军虽与国民党军众寡强弱悬殊，但为了制止内战，保卫和平民主，仍坚决奋勇自卫，屡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犯，并不断做强有力的反击。战事呈现胶着状态。

4月28日，**国民党军以5个师共5万余人分3路向本溪地区发起第3次进攻**。

此时，程世才、罗舜初已奉命率南满第3纵队第7、第8两个旅北上参加保卫四平作战。

辽东军区以第4纵队阻击敌右路第71军第88师和中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第14师；以第3纵队第9旅和保安第3旅第7团及军区警卫团阻击其左路第52军主力。由于防御面过宽，兵力不足，战至5月1日，南满民主联军便陷入了被动局面。

4月28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目前情况，马歇尔虽急于停战，但蒋尚想击破我主力，打到长春。因此，我从长春及南满调来的生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1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你的计划如何盼告。

军委 卯俭 亥

接着，毛泽东又为军委起草了致东北民主联军的嘉奖令，他写道：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

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4月29日，中共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3人的名义，通令嘉奖保卫四平的将士们，嘉奖令中写道：

英勇保卫四平的将士们：

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于攻占山海关、夺取沈阳之后，节节进逼，我军忍无可忍，已于四平展开壮烈保卫战，阻止反动派军队之进攻。你们在接受与执行这一任务上果断、坚决、奋不顾身，使四平的保卫战已进入第12天，粉碎了顽军无数次的猛攻，杀伤顽军3000余众。顽军虽然集中飞机、大炮向你们袭击，但竟不能动你们分毫，这本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也是你们忠诚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崇高表现，更是我们争取东北和平早日实现的必经阶段。这里，特向你们致敬。并令全军、全线策应你们，支援你们！尚望你们继续发挥过去12天保卫战的英勇精神，与四平10万市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勿因疲劳而松懈，勿因胜利而轻敌。尽量争取化四平为马德里，把进攻的顽军埋葬在四平。

4月29日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发言人为蒋军妄图歼灭中原我军发表声明》。

中原解放区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东逼南京，南扼长江，西慑西安，控制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与突出。况且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之说。国民党军为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在鄂、豫两省交界之宣化店地区构筑碉堡6000多座，将中原军区所属3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并断绝了这一地区的粮食、医药供应。为此，毛泽东在《声明》中写道：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6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现中原形势异常紧急。**国民党方面各种进攻的军事准备业已完成，如不即谋制止，势将演成绝大惨剧。**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特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负责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反之，**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4月30日，毛泽东鉴于中原解放区处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下，中原军区势单力薄，难于长期坚持，就为中央起草了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王：

1. 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以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二、假如顽军破裂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向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害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三、5月上半月必须将2万人复原完毕。四、王震不要来延。

中央 卯 30

4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政委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程萧：

**蒋介石拒绝马歇尔、民盟及我们3方都同意之东北停战方案，继续在东北进攻，并继续调兵。**冀热方面除热河已调195师及88师外，平津地区之军队亦有调一部赴东北可能。望你们立即准备，如顽方再调军队，聂刘须对平古线及南口地区举行攻击，程萧须对石觉（国民党军第13军军长，该军位于热河境内——笔者注）举行攻击，并将准备情形电告。电台每日联络。

中央 卯30

4月30日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感电悉。一、击退26日敌之进攻，并有缴获甚慰。二、**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三、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四、控制强大机动部队，养精蓄锐以为将来之用，目前不要向敌人举行大规模进攻。**

中央 卯30 子

1946年5月1日，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调集11个军约30余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

5月1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

关于练兵指示：

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二、**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

三、3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

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五、练兵内容，**军事上练3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六、执行情形速告。

　　 中央 辰东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给林彪的指示电：

林：

感电悉。

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

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3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6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三、**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此点你已充分注意，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

　　 毛泽东 辰东

5月1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中原军突围方向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

郑、李、王：

一、据你们30日电国军纷纷调动，据另一密息白崇禧最近至徐州、开封、新乡、郑州于卯30到西安，同日蒋介石亦到陕，均为布置进攻5师及全国性内战，并闻蒋在去南京前，拟于武汉逗留数日，大概亦为指挥进攻5师，辰微即开始行动。

二、**你们须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但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

三、目前顽军主力布置在西面，然在津浦路上2月以来即秘密加强碉堡与封锁沟，企图以强大兵力分路由西向东追击，压迫我于津浦路以西附近狭小地区歼灭我军，如果我不能战胜渡黄河、淮河水网及津浦路上封锁，其危险性是很严重的。**主力向西当然亦有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至那时，如万分困难坚持，亦可出敌不意，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区转移。你们目前如采取向西方针时，可**以二三千人先一二日分路向东出动，吸引敌人向东调动，另以三五千人（与地方有密切联系的部队）分成若干股，准备在当地现有解放区长期坚持，待主力向西突围后，敌人回头追击时，分途袭扰，以达到分散迟滞敌人，减轻敌人对我主力威胁。**究应如何，请依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上述意见只作你们参考，并盼将你们方针电告。又**中央现正在各地发动舆论和外交攻势，反对顽方向你们进攻，以制止顽方阴谋之实现，但可能无效，你们应准备坚决奋斗**。

　　 中央 5月东 戌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中原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原局：

一日两电均悉。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

中央 辰冬

5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华中、张家口、太行、东北局：

华东局微日电悉。关于外交方针，**我应积极争取在对我有利条件下，直接与美、英、法各国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美国在山东的积极活动，其目的在攫取山东的经济权利，还有军事目的，还想在山东经济事业上插足之后，援例在我各解放区插足。**美国还不相信中共能和他们实行长期的经济合作，还怀疑我们要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以抵制美国**。故他们与你们的接触带有试探性，在他们完全弄清我们态度后，才会确定他们对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应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但须拒绝美国经我们的手在山东建立任何军事据点**。苏联除开一般通商外是不会到山东及华中华北来投资经营任何事业的，**美国资本要控制中国（解放区在内）今后的经济生活，其趋势已不可避免**，但在解放区美国经济事业的发展，须有我们的同意和赞成。美国可以经过国民党及买办的手来吸取山东的利益，也可以经过我们的手及山东本地工商业者的手来吸取。而**我们则应争取美国经过我们及山东工商业者的手来进行解放区的经济活动，我们即可从中获得利益，否则是对我不利的。因此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资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不与国民党法律抵触，而又对我有利，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美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小资产阶级和技术工人的进步团体，可以放手与之合作。**为了开始这种合作并吸取经验，你们可请美国及英法到烟台设领事，请烟台美人工厂的资本家及威海英法资本家回来经营。并非正式进行关于通商及开发工矿的某些谈判，以窥测其意图和政策。至于外国在我区进行传教及其它文化活动，只要遵守政府法令，当许其自由进行，各国财产亦应发还。因为我们尚无外交经验，望你们切实抓紧谨慎进行，并将经验电告。

　　 中央 辰江

接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等人一连发出了**5道军事命令**。

他在给林彪和彭真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彭：

艳日林来电悉。自蒋介石拒绝停战后，东北我军须作长期打算。**前方不要攻坚，除必须数量之守城部队外，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以为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之用。除坚持四平阵地外，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后方必须保证新兵与弹药之充分接济，必须迅速建立兵工厂，自造弹药、地雷及必要枪械。后方一切机构应用全力为前线服务。总之，一切为着前线胜利。

中央 辰江

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的指示电中写道：

“詹才芳两个旅29日又在绥中破坏大段铁路。一星期内，热河方面亦将对13军举行攻势，并破毁锦热路。”

他在给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和司令员萧克并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指示电中写道：

程萧并转詹才芳同志：

詹30日电悉。破路又有成绩，甚为欣慰。**东北正在大战，五六两月将是重要关键，务望鼓励士气，继续不断破毁锦榆段。**为着将破路范围扩展至兴城、锦县起见，请考虑从两个旅中抽出一部向北发展，多带地方工作人员，将兴城、锦县铁路线以西，朝阳、凌源铁路线以东地区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并组织游击队，建立巩固根据地。该地区目前情形如何，望詹电告。

中央 辰江

他在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政委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司令员萧克，并告叶罗，林彭的指示电中写道：

聂刘，程萧，并告叶罗（指叶剑英、罗瑞卿——笔者注），林彭：

1. 同意冀热辽分局辰东电，在一星期内发动对朝阳、平泉铁路线上顽军之攻击及彻底破坏该段铁路线。**理由是顽方违约调动两个师去东北打内战，为阻止再调动，我不能不破路。**

二、攻敌及破路时，各部应集中力量攻击某几点，每一部只应选择一点举行攻击，得手后再打第二点、第三点，**切忌处处都打，分散兵力，并应保留预备队，以利继续战斗**。

三、黄朱文（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笔者注）纵队使用于此战役，暂不他调。

四、詹才芳部集中于破毁锦榆路。

五、平古线及南口方面目前仍应保持平静，但聂应令该线我军采取某种适当动作，占领若干空白地点，起示威作用，使该线顽军不敢调动。

六、热河战役完成后再与国美开会，恢复和平。

中央 辰江

他在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政委萧华等并告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中写道：

萧华同志及各旅首长，并告林彭：

辰东电悉。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望鼓励士气，争取胜利。**各部在进行攻击时，应集中主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切戒处处攻击，分散兵力**；**在进行防御时，应学习四平范例，以少对多，死守不退**。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10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希望。**我詹才芳率两个旅在榆锦线大破路协助你们**。

中央 辰江

可就在这天下午，南满民主联军4纵等部已经撤出了防御阵地，廖耀湘率领国民党新编第6军进占本溪。不久，新6军又伙同第71军88师星夜北上，进击四平。

本溪保卫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减弱了其对四平进攻的力量；同时为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战场集结兵力争取了宝贵时间。

5月3日这一天，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代表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人因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分别乘飞机从重庆到达南京。

吴玉章、叶剑英分别留在重庆和北平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会前，刘少奇、任弼时召集来延安参加全军整编会议的各解放区负责人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进行座谈。邓子恢等人汇报说，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经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由刘少奇、任弼时主持，请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人参加，由胡乔木执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关于解放区土地问题的文件。于是，刘少奇等人便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认真审阅修改了这个文稿，并将题目改为《中央关于土地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五四指示”。指示中说：“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五四指示”决定，在各解放区内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

毛泽东还说：

“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

5月4日晚，毛泽东致电林彪，他写道：

林彪同志：

我军准备于双庙子以南建立据点，断敌后路，包围四平之敌而聚歼之，这是一个勇敢的计划。但应估计当我断敌后路时，敌必出死力来争，如我能战胜来争之敌，则四平之敌非全线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战胜来争之敌，则战局仍将成胶着状态，于我不利。**为了使我能于双庙子以南确定地战胜来争之敌，引起整个战局变化起见，**使用于该方面之兵力，似宜多于两个旅，即于南满调来之两旅外，再加一部兵力**。这样，我将以强大力量出现于敌后，保证建立坚固据点及歼灭来争之敌（例如歼灭其一个师），则四平之敌必将退走。我于该敌退走之际举行反攻，可获大胜。此种反攻，须准备连续打好几天，似宜准备一部分干粮。以上意见系供参考之用，请按实际需要决定之。

　　 毛泽东 辰支

5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并告聂荣臻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并告聂：

1. 你们须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之进攻。

二、速在卓资山、集宁、凉城、丰镇等处构筑强固工事，并预先指定守城部队（数目不要太多），屯集粮弹，准备死守，以待主力从机动位置歼灭敌人。此次东北四平街战役，我以两个团（一星期后增加一个团）守城，敌5个师3面包围，打了20天不得逞，我主力正在外围寻求歼敌机会，望通知部队效法。

三、聂对南口方面之敌，亦须作同样准备。

四、迅速剿灭察北土匪。

五、加紧练兵，提高技术与士气，准备粉碎进攻之敌。望将各项准备工作电告。

军委 辰佳

5月10日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布置热东战役应兼顾其他工作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

冀热辽分局并告聂刘，林彭（指聂荣臻、刘澜涛、林彪、彭真——笔者注）：

1. **当着你们布置及执行热东战役的时候，不要忘记热西的剿匪，不要忘记热中、热西、热北、冀东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工作，同时须着重领导生产。**

二、热东战役胜利后，准备以黄朱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笔者注）纵队开入辽西作战（仍属你们指挥），位于锦沈铁路线以北地区，担任破毁锦沈线铁路及发动该地区群众；该纵队何时可以去辽西及应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望考虑电告。

三、詹才芳纵队应扩展其破路范围至兴城、锦州线，并应注意该地区群众工作及组织地方游击队。

　　 中央 辰蒸

5月10日，毛泽东继续为新华社撰写东北战场四平街保卫战的战况报道：

【新华社四平街（5月）10日电】东北民主联军英勇保卫四平街，现已进入第23天。激战仍继续中。此一坚强民主堡垒，经国民党集中7个师长久猛攻及空中轰炸，仍然屹立未动。

现国民党进攻四平街之兵力，计有：新1军之38师、30师、50师，71军之87师、91师，60军之182师，52军之195师共7个师，以每小时1800发炮弹的猛烈火力，对四平街集中轰击，但民主联军始终坚守阵地。四平街老百姓充满信心地说：“国民党军看得见城，但进不来。”

5月12日晚，毛泽东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1. **望将最主要力量放在开原、昌图地区，切断四平敌之后路，**歼灭由沈阳北进之敌。

二、**南满应取积极动作钳制现在本溪地区之敌5个师**，使其不能调动或不能多调动。

三、热河我军明日开始进攻13军，得手后向辽西发展，协助你们。

毛泽东 辰文 亥

5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和政委程子华即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指示电，他写道：

萧程即转詹才芳：

确息，驻锦西之89师正向朝阳、凌源开进，锦西空虚。望速派得力部队（例如一个旅）向锦西前进，相机占领，并向锦州、兴城之线破毁铁道，发动民众，策应各方作战。

军委 辰元

5月13日，新华社报道说：

【新华社四平街（5月）13日电 本社记者陈沂报道】四平街保卫战已接近4个星期。由于守城部队的英勇抗击，外线部队的机巧运动，民主联军阵地，仍屹立不动。

现新1军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除9日夜双方一度炮战，民主联军将国民党军比较突出的3层高的红屋阵地摧毁外，最近数日，全线已呈胶着状态。虽有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亲自指挥新1军，驻双庙子督战，然而也无法改变这一形势。现进犯军给养困难，高粱米也难于买到，每日仅发给士兵20元，但无物可买，向老百姓抢东西充饥。8日在四平街东南前线，竟有排长向民主联军守军说：“请你们不要打枪，我愿意爬到你们那里谈谈话好吗？”守军则慨然应允。那排长爬过来问：“你们到底要守到哪天？”民主联军战士回答说：“守到你们停止进攻为止。”敌排长颓丧地爬回去了。

民主联军士气旺盛，在最前线的指战员们写信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说：“四平街永远是我们的！”

四平街秩序亦极安定，城门业已开放，居民可以自由通行，市场交易按时进行，四乡农民运进粮食蔬菜。辽西、辽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携带大批物品慰劳阵地战士。

现新1军正一面调动军队，下令尽量节省弹药，以备将来决战，同时加强对士兵的监视，另方面等待沈阳方面的增援。

有一位极有名望的记者这样描述四平街居民：“他们憎恨打内战的国民党军，把他们叫作‘胡子兵’。民主联军是市民们写信去请来的。他们沉默而坚毅地走到民主联军的身旁，建起工事来。这样做的每天有上千人。”“在艰难的日子里，由于血流在一起，部队和人民在四平街像钢一样的结合。现在白天，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家里。他们在地里掘了地窖。晚间在窗户上遮了黑布，不让电灯光露出一点来。”

5月14日，国民党美械装备的新6军前锋第65团向开原威远堡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民主联军撤出阵地。

5月15日，杜聿明调集10个师，分3路突击四平，以新1军担任正面攻击；71军2个师向四平以西攻击，威胁侧翼；以新6军等5个师向四平以东迂回，企图截断民主联军退路。

新6军以其优势的装备突破了东北民主联军3纵主力部队的防线，其他增援部队又耽误了抵达和进入阵地的时间。

5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周，叶罗，饶李伍（指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笔者注）：

关于时局及对策：

一、**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

二、**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即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丙）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加以破击，一俟告一段落，即应转入调整。（丁）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3大任务，必须于今后6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后6个月又分为两期，5、6、7月为一期，8、9、10月为一期，望各地首先抓紧目前3个月工作，切勿麻痹松懈。（戊）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

　　 中央 辰删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彭：

一、**13日马歇尔找恩来谈话，马称：东北问题，已无法再向蒋进言，除非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我可提议，政府亦可现时不进，只让执行部派一部分人驻长**；同时，也须将解决东北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方案谈好；政治、经济、交通如在渝所谈，而军事则须将整军计划、驻军地点及双方比例谈定；如中共能同意此项建议，则全国停战停运，恢复交通，平毁碉堡，整军复员，自由保证及政协决议等问题，亦须同时实施等语。

1. **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

三、**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

四、**作战方面，务望用全力击溃新6军，并坚守四平**，同时令萧华率南满各旅积极动作。热河方面及詹才芳纵队正在积极动作，可能将93军大部吸引于锦州地区（该军一个师守备绥中，其余两师大约月底可到锦州）。**在此形势下和美蒋成立妥协较为有利**。

中央 辰删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萧克、程子华并转詹才芳的指示电，他写道：

萧程并转詹才芳：

1. **东北战局异常紧急，务望萧程指挥热河各部积极动作**，尽量歼灭顽军有生力量及彻底破毁铁路。

二、至作战第二阶段时，望考虑抽出黄朱文（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笔者注）纵队东出阜新、义县地区举行袭击，吸引93军（云南军，其主力目前正在葫芦岛登陆）。

三、詹纵队主力速向锦西、锦州地区推进，广泛破击北宁路吸引93军。是为至要。

军委 辰删

5月17日，国民党新6军第22师在辽北清原南山城子与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4纵10师激战，被歼灭1500余人，重武器几乎全部被民主联军10师缴获。

5月17日这一天，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说：

“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南的攻击被我击退，我获枪百余支。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此刻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倒敌之新攻势。”

是日晚，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说：

兹将程世才来电转如下：除大台山作战外，自10日至今，连续进行7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宵，终日作战、转移、修工事，甚疲劳，所携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上伤员运不下。

林彪还说：黄昏命令第3师（黄克诚部）第10旅（旅长钟伟）火速增援距四平20里的塔子山。但该旅被国民党军阻于河边塔子山阵地，危在旦夕。

林彪等人鉴于敌众我寡和四平周围的军事态势，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撤出四平的要求。

5月18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一、16军1个师攻我北平城南之庞各庄，使用战车攻击，遇我坚强工事，攻击无效，现我正反攻中。**顽军在四平方面准备使用坦克，望研究破敌之术。**

二、我热河破击战已进行4天，除吸引13军全部不能动外，又吸引93军新到之一个师开至热河。在此形势下，93军只能对付热河及北宁路。

三、据息，新6军之14师使用于西丰方面，望注意。

军委 辰巧

5月18日，林彪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说：

“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方正猛攻，情况危急。”

未几，林彪再电中央及东北局说：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撤出战斗。”

5月18日晚，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全部撤出了阵地。

5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并告叶剑英、罗瑞卿、贺龙、李井泉、萧克、程子华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并告叶罗，贺李，萧程：

17日10时电悉。

1. 郭天民、杨成武两纵队应停于现位置，不要动作，平古线及南口正面应保持平静，平汉路不要破毁。

二、对傅作义应保持平静，并加强联络。

三、**热东破路是因为彼方违约调动大批部队去东北扩大内战（第5师由热河调攻营口、海城，第195师由热河调攻四平街），我应当予以报复并防止其再调**。

四、热东应着重破路，特别破坏朝阳、凌源间及凌源、平泉间两段，应掘毁路基，炸毁一切桥梁，使顽不易修复，并尽可能控制一段。此外则着重收复建平地区。

军委 辰皓

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并告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并告彭：

巧电悉。

1. 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

五、**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中央 辰皓

当毛泽东这一指示电传到林彪那里之时，四平街早已为国民党军所据守。

四平之战，国民党军以17000余人的代价攻占了四平街。第71军军长陈明仁因此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升任为兵团司令。

东北民主联军在此战中也伤亡了8000余人。32个日夜的四平争夺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进行的第一次阵地防御战，这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特殊作战。这个时期林彪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尚无稳固的根据地，按林彪的说法，四平争夺战是在“且战且退”中进行的，是在“且战且退”中阻击敌人，迟缓敌人的进攻，赢得后方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

再说5月19日，毛泽东获悉林彪已经指挥部队退出四平，便又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

1. **四平退出，我兵力获得自由使用，顽占领面积愈大，补给线愈长，将愈困难**。

二、鉴于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不但搬去铁轨，炸毁桥梁、水塔、车站，而且要广泛掘坏路基，使顽不易修复，此事万不可放松。

三、立即开始在稳固后方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枪弹，作长期战争打算。

四、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

五、所获大批步枪除补充主力及地方兵团外，应大量武装农民，组织民兵及自卫军。

六、十分注意长哈线两侧十余县的群众工作。

中央 辰皓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叶：

1. **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

二、最近一星期，顽方连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4城，并向我水东区进攻，每处使用兵力约2万之众，明为挑衅行动。**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甲乙 辰皓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战略部署，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四平保卫战前后常常向各解放区领导人发出重要指令，有时几乎是天天都有指令，甚至一日数令，可谓殚精竭虑矣。他所渴望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共双方停战，期盼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和平建国。其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无不洋溢于那些指令的字里行间。所虑者是蒋氏亡我之心不死，终有一战，他不得不对部下耳提面命，从战略到战术，谆谆教诲，使之勿存恐惧美蒋之心，并时刻戒备，不得懈怠，不得浪战，必须战而胜之。**难怪杜聿明等原国民党将军后来看了解放战争的图片展览后，心悦诚服地感叹“毛泽东是战神”，且嘱咐把这句话提供给以后研究军事史的人。**

**第14章**

**“国民党当局自停战协定以后，始终未认真执行过停战协定，近来更有**

**变本加厉之势。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严重注意这一事实，并**

**切实督促国民党当局放弃这种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全国内战的企图。”**

话说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复电给聂荣臻并转王稼祥。

原来，王稼祥此时在张家口治疗了一段时间，由于条件所限，病情仍不见好转，他的情绪也日益消沉，便对朱仲丽说：

“我是一个病躯，不能为党工作，反而给党增加负担。”

朱仲丽感觉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背着王稼祥拟了一个电稿，交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请他发给毛泽东。电文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稼祥的烧伤治不好，他疼痛难忍，十分消沉。我在他身旁责任甚大，特报告党中央，是否有其它办法医治。

朱仲丽

聂荣臻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立即拿给王稼祥和朱仲丽看。只见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聂并转稼祥同志：

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即可告远方派机来接。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

毛泽东 5月19日

王稼祥看完电文，高兴地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既决定我到莫斯科治病，我愿意去。”

5月20日，毛泽东在给重病在身的罗炳辉的复信中写道：

炳辉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我身体好些了，勿以为念。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复电。

刘伯承、邓小平是在5月20日晨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集中第7纵队主力攻取东明，然后再向长垣方向发展。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同意攻取东明，得手后再考虑夺取长垣，以为顽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4城及向水东区进攻之报复手段。**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

**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东明作战暂勿举行**，但对东明、长垣、考城、永年、聊城等处进行侦察准备。

中央 马卯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陈毅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舒，张粟谭（指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笔者注）：

**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中央 辰马

5月21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之基本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并周叶（即周恩来、叶剑英——笔者注）：

一、**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除在宣传上大造谣言，鼓吹讨伐之外，顽军已向我豫东区及淮北、淮南之铁路西侧地区进攻，并占领冀中安次及其他地区，向我挑战，企图激动我们急忙的大举报复，以便顽方有借口发动全国内战。**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3个月两个月以至1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二、对于顽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我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如果这种打击还不能停止顽军进攻，不能使顽军退出侵占我之地区，我在其他适当地区采取某些报复行动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报复，顽军的部分进攻和蚕食必然更加猖獗，对我不利。但这种报复行动目前必须注意不要使之成为顽军发动全国内战的借口，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必须在外交上预先有充分准备。**

三、对于顽军的进攻，各区必须经过小组及北平执行部及3人会议提出抗议，迅速供给充分情报，要求调查和调处；如顽军拒绝调查调处，或不服调处，我即应相机提出警告，申明我将采取必要行动，并申明由此所发生之一切不幸结果，均由顽方负其全责。必须是事件无法由外交途径商谈解决，或经过各种外交途径仍无法解决，并正式提出申明和警告之后，才去采取军事上的报复行动，方能显出我方有理。**在报复之时及报复之后，我应在外交上公开声明这是报复行动，不要害怕小组来调查调处，而应理直气壮地责难对方首先发难，**并提出一切交换条件来进行调处。经过这些外交手续之后去报复顽军的进攻与蚕食，是可以采取和必须采取的，但必须这样作才能减少顽军发动全国内战的借口。望各区及备小组中的同志妥为运用。

中央 辰马

5月22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解放区实行粮食管制的指示，他写道：

太行局、张垣局、华东局、晋绥分局、承德分局、华中分局：

**国民党积极布置内战，在我解放区所包围的而国民党军所占据的重要城镇，正在大量囤积粮食，且南方产粮各省普遍旱灾，此项囤积将更严重**。**为了照顾解放区民食，增加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某些重大困难，利用国民党最近扣押我贸易局人员，抢夺我粮物的正当理由，各解放区实行严格粮食管制，**停止向顽伪军所占城镇的粮食自由出口，以便取得有利的物资交换；且各解放区本年春雨适度，夏熟可望丰收，富裕农民及地主必有余粮出口，特别城市粮价高涨，我禁粮出口，势必发生偷运走私，因此我各解放区政府，应采取适当价格购存大批粮食，然后有计划地以一部分分散出口，换回解放区必需物资；同时动员人民储粮备荒，恢复与建立义仓（积谷）公谷等制度。总之，**以保存解放区粮食，增加敌人粮食困难为基本方针**。望根据各地具体情形定出对策以及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 辰养

5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长春。这一天，蒋介石乘坐马歇尔的专机来到了沈阳，指挥围攻长春的国民党军进兵北满共产党的辖区。

5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深入东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给黄克诚等的指示：

黄克诚、萧华并告林彪、彭真同志：

**敌深入长春，进占辽源、伊通、西丰、西安**（1956年改称东辽县——笔者注）**后，必企图继续前进，**占我齐、哈、永吉、安东，贪图无厌的国民党，不经过严重斗争，是决不会改变的。**为了保持北满、东满某些大中城市，作为长期坚持东北斗争的有利的战略基地，迫使敌人停止前进，必须立即分派干部与部队深入敌后，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铁道、公路、电线，并允群众搬回铁轨、枕木、铁丝、电杆及其他一切需用器材，建立与巩固村区及中小城镇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没收敌伪财产、土地分给人民群众，**打击国民党特务下乡征收粮草、抽丁派夫**，在全党全军中、广大人民中普遍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决不离开东北，要把东北建立成华北、苏北一样的根据地，**乘着敌人目前忙于前线，忙于城市，而敌后乡村比较空虚之际打下有利基础**，切不可稍微成松，这一工作做得愈好成绩愈大，保卫北满、东满大中城市与整块根据地的可能也愈大。其次，目前南满、西满仍应集中适当主力（两三个团为限），灵活地寻找敌人弱点，每次消灭敌人一连一营，取得不断胜利，提高群众及军队斗争情绪与胜利信心，这对发动群众、牵制敌人是很重要的。

　　 军委 辰宥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国民党进攻给聂荣臻等的指示，他写道：

聂唐并告贺李（指聂荣臻、唐延杰，贺龙、李井泉——笔者注）：

**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你们必须积极准备作战**。为此，除加紧练兵、加紧剿匪、加紧解决土地问题外，应注意扩大民兵，加以整训，以便将来作战时动员一部民兵，补充前线之消耗。此外，应认真进行顽伪军内线工作，派得力干部专门主持此项工作。

　　 军委 辰宥

5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晋绥、晋察冀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部署给贺龙等的指示，他写道：

贺李、聂唐（指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唐延杰——笔者注）：

为准备对付将来国民党向我发动大举进攻起见：

一、晋绥方面兵力，应区分为两部分，即以主力对傅（即傅作义——笔者注），位于凉城、卓资山、集宁地区，准备俟顽来攻于运动中歼灭之；以一部及地方兵团对阎，位于大同至太原之线阎顽所占各据点附近，多备黄色炸药，练习攻城及爆炸，准备逐一夺取大同及其以南各县城；我晋冀察部队之位于同蒲东侧者，其准备任务与此同。

二、晋冀察部队之位于平古线两侧者，同样多备黄色炸药，练习攻城及爆炸，准备攻占平古路；冀中方面须组成主力纵队，并加强各分区独立团营，加强县区游击队及民兵，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顽军进攻。

　　 军委 辰感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

寝电悉。**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中央 辰感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战略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目前，我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则我必然仍要放弃大城市。”

5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迫使侵入我区的顽军撤退给聂荣臻等的指示：

聂刘并周叶（聂荣臻、刘澜涛、周恩来、叶剑英——笔者注）：

冀察战区孙连仲部以李文为指挥，攻占安次地区后又进攻胜芳，有飞机战车参战，据确息并有于最近进攻香河、宝坻与芦台地区之企图及侵平津保三角地区之企图。**请聂即以军区司令名义向北平执行部及张家口小组致送正式照会，说明上述顽方进攻情形**（时间、兵力、番号、侵占地区、我方死伤人数及人民被杀、物资被劫等情），要求执行部命令顽方立即退出侵占区，并阻止对于香河、宝坻地区及平津保三角地区之进攻，并申明如顽方不退出安次等侵占区及进攻香宝等地区，**我将被逼采取某种报复行动**，其责任由顽方全部担负。**在发出上项照会同时，你们应迅速准备报复的军事行动，如袭占及破坏平古路或破坏北宁路、平汉路或袭占其他顽占地区，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在经过警告之后的适当时机，采取这种报复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可逼执行部派小组去调处安次、胜芳冲突。但必须先送照会，先有警告，方能表示我之有理。**在报复之后，我不应拒绝小组调查，应让其调查，申明我系报复，在调解时则将我占地区与顽方侵占区作为交换条件，彼停我亦停，彼退我亦退，否则不停不退**。

　　 中央 辰艳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他写道：

各军区首长：

1. **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

二、对于在力量对比上可以攻克或炸毁与应当攻克或炸毁之城市、车站、桥梁，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1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

三、准备情形随时电告。

　　 军委 辰艳

尔后，毛泽东又给各军区领导发去了一个补充指示，他写道：

各军区首长：

黄色炸药为攻城之重要武器，各军区应设法大量购办，储存备用，每旅应有数百斤至数千斤。各大战略单位应自己制造黄色炸药。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指射击、刺杀和投弹——笔者注），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之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此事甚为重要，望唤起全军注意。

军委 辰艳

5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指示电：

陈：

梗电所提意见，经与张黎（指张云逸、黎玉——笔者注）研究，似以首先消灭泰安、大汶口、兖州地区吴化文部（国民党军暂编第7纵队——笔者注）12000人，张店、周村、南定地区张景月部（国民党军山东保安第3师——笔者注）12000人，德州王继祥部（国民党军暂编独立第13总队——笔者注）6000人，共3万人为有利。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3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打吴化文时，济南、徐州均可能增援，我打张景月时，济南、潍县均可能增援，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有新的重要理由，望电告。

军委 辰30

　 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华东局并告刘伯承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刘邓薄，邓张粟谭（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笔者注）：

陷电悉。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四平、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5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近日又占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攻我水东。本日悉，北平**11战区司令部不用事先任何通牒，即出动数万兵力进攻我冀东三河、宝坻、香河、宁河等县。因此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战况随时电告。

中央 辰世

初夏的陕北还是枯水季节。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王鹤滨手里提着眼镜盒，跟在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后面，离开驻地蓝家坪顺着河床底踏出的小路，向东南方向的枣园走去。本来就不善健谈的傅连暲一路无话，年轻的王鹤滨却哼着陕北民歌《信天游》，悠哉悠哉地跟在他后面走。

蓝家坪离坐落在清凉山麓的枣园只有一公里多路，一过河就不远了。傅连暲指指村西头路南侧的一处建筑说：

“到了，那就是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房子。”

毛泽东住所的东南侧，长着一棵大槐树，腰身粗壮，枝叶茂密，绿荫如盖，形似一顶大伞。紧挨着大树干的西侧，有一块架起来的石板，约1米见方，不成方圆，1尺多高，算是桌子，桌旁放着几块从河滩里捡回来的大鹅卵石，算是凳子了。

江青刚从屋子里出来不久，在院子里随便走动着。她穿着灰色的旧军装，未戴军帽，腰间系着皮带，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布草鞋的尖端，各缀着一个粉红色的绒线球，整个人显得既干净又利落。傅连暲向江青打了招呼，说明来意，又指着王鹤滨介绍说：

“这位是王医生。”

江青说：

“主席在屋里，你们去吧。”

傅连暲和王鹤滨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正在伏案处理文件。他见来了客人，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微笑着抬起一只手向客人打招呼。他仍旧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面容显得更加疲倦了。傅连暲说：

“我们今天来，事先没有给主席打招呼，是想给主席检查一下眼睛。”

毛泽东对于老朋友傅连暲的‘突然袭击’不好推辞，便说：

“那好吧。”

傅连暲把王鹤滨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向王鹤滨伸出手，王鹤滨急忙用双手握着毛泽东那只又大又厚的右手，竟然忘记了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慈祥地问道：

“多大岁数啦？”

王鹤滨恭敬地回答：

“22岁。”

“在什么地方学的医呀？”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傅连暲补充说：

“主席，是咱们自己培养的。”

“好！怎么个检查法呀？”

毛泽东说罢，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办公桌，大概那里尚有亟待批示的文件。王鹤滨布置好视力表，为毛泽东检查了远距离视力，又测定了近距离视力，接着就选配镜片。毛泽东坐在检镜盒前，说：

“哟，还这么复杂呀！”

傅连暲见毛泽东还在想着办公桌上要处理的文件，就连忙说：

“很快就完！”

王鹤滨说：

“主席，你的眼睛有点轻度近视，需要配眼镜。”

毛泽东说：

“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

说完就向办公桌走去，王鹤滨只好作罢。此时，邓子恢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从寝室里跑了出来，向爸爸的怀里扑去，依偎在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的脸上又挂满了笑容。邓子恢用手抚着李讷的头，亲昵地笑着说：

“哟！我们的小公主啊，长大后谁敢来娶你呀！”

傅连暲、王鹤滨见此情景，知道该走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把二人送到门口，说了声：

“不远送了。”

傅连暲二人握别毛泽东，目送他回到办公室。

1946年6月1日中午，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对阎锡山部斗争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太行局、张垣局、晋绥分局：

一、**过去山西方面反阎顽摩擦斗争，我各解放区配合不很密切**，这是由于各区相互情况不了解，通讯连络不密切，3个战区跨区平立之所致。俾阎顽利用此种空隙，不时向我进攻，致我在山西的优势不能显示出来，推迟了阎锡山内部的变化，**今后在山西应对阎采取报复行动，阎夺我一村我必夺其数村，夺我一城我必夺其数城，捉我一兵一民，我必须歼灭其一连一营，偿还我之代价，准备在半年内磨掉阎顽现有实力一半以上，**在阎锡山未表示悔过以前，**我对阎所有城市据点，采取坚决封锁政策，一粒米、一斤煤不得运入阎部**。加强对阎部政治攻势，特别内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如此方针，才能动摇分化与瓦解阎锡山统治，才能确立与巩固我在山西之优势，成为坚持华北斗争的堡垒。

二、为了密切各区联系，统一对阎顽斗争，提议各区须立即建立联系制度，统一必要的军事行动：（甲）**吕梁区与太岳区联系，吕梁区选派代表至太岳区党委。（乙）正太路以北之1、4分区各选派代表至太行区党委。**（丙）晋冀之5分区（即五台、广灵、渊源地区），派代表至贺李（指贺龙、李井泉——笔者注）处，双方准备交换阎伪之军事政治材料（如碉堡数量、强度、内线工作），讨论对阎伪之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内线工作等之进行，准备密码，弄通电台，在军事斗争需要配合行动时之指挥关系。提议：在晋南方面（祁县、文水以南），吕梁军区受太岳军区指挥；在晋东方面（榆次、太谷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之1、4分区，受太行军区指挥；晋北方面（太原至大同），晋冀之5分区受贺李指挥。此提议如不适合具体情况有所变更时，望电告我们。

　　 军委 巳东 午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须求经济自救与准备突围给郑位三等的指示：

郑李王（李先念、王震——笔者注）：

1. **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

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3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

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中央 巳东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给华东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

1. 经考虑后，同意你们辰梗电所提战略方针，但应先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诸点， 然后进攻济南。望照此进行部署及各项准备工作。二、在夺取泰安等地之后，如那时情况不宜于打济南时，可以临时决定不打。三、济南霍守义（国民党军第12军军长——笔者注）、徐州冯治安（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3绥靖区司令官——笔者注）两部内应工作加紧进行为要。四、致南京、北平照会修改后已发出。

中央 巳东

6月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同意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林并告李黄（指李富春、黄克诚——笔者注）：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攻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中央 巳江

6月3日这一天，李立三将他写的《东北情况》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李立三在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到了莫斯科。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全面、深入、反复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1938年2月，他在苏联被捕入狱。1939年11月，无罪获释。他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中共中央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中共中央召开“七大”时，他正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在莫斯科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还是提议把他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已经离开中国革命斗争15年的李立三，由苏联回国到东北工作。他是在5月间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

李立三一见到毛泽东，就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关怀，表示今后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

毛泽东对李立三在苏联的遭遇表示同情，对他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给予了表扬，勉励他放下包袱，大胆工作。还让人给李立三发了一套干部服，换下了他从国外穿回来的衣服。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李立三进行了长谈。

6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并告聂刘，刘邓：

1. 巳东电悉。大同、口泉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又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加强侦察及内应，准备黄色炸药，不要动手。

二、朔县、宁武敌较少，又不致牵动傅作义，你们可首先攻取一处（或朔县，或宁武），得手后，看情形如何再行考虑是否打第二处。

三、打时须作充分准备，迅速拿下，又须抓住理由，**收集阎顽攻我事实，以便说理**。

四、不要调动北线对付傅作义之兵力。

五、**麦收后，应动员一部民兵补充主力，每连补足120人，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至要至要。

军委 巳支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并告刘邓，贺李：

据贺李电称：吕梁兵力薄弱，陈赓路过吕梁时说，可从太岳调兵增强吕梁等语。查吕梁为太岳与陕甘宁之接联枢纽，有加强兵力全部控制该区之必要，此种责任，责成陈谢担任，望统筹部署电告。

军委 巳支

6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给林彪、彭真和罗荣桓等的指示电中改变了6月3日指示中“**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的部署，他写道：

“一、望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二、望**保持鞍山、营口于我手中**。”

6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刘澜涛和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副参谋长曾涌泉并告程子华、萧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唐曾并告程萧：

3日16时电悉。**国民党正在准备进攻承德，我应集中精力准备一切条件，以便于敌向我进攻时，从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其进攻阴谋。**因此：一、不要进攻平古线，也不要进攻南口、八达岭，以免惊动敌人，消耗自己；二、由你们统一冀察晋与冀热辽两区军事步调，以便在统一指挥下战胜敌之进攻；三、加紧练兵，养精蓄锐；四、征调一部民兵补充主力，每连补足120人；五、加强群众工作（解决土地）与剿匪工作，巩固根据地；六、准备大批黄色炸药，演习使用方法，以便在粉碎敌人进攻后，夺取敌之据点或恢复已失据点。

军委 巳微 亥

6月6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林彪并告萧华、曾克林，李富春、黄克诚，陈云、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并告萧曾，李黄，陈高：

据宁周（指周恩来——笔者注）5日电告，**15天停战协定，7日起实行，至21日为止。**在此15天内，我党代表团在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利用此15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在15天内，如国民党遵守协定，停止进攻，则我亦应遵守协定，停止军事冲突，但须严防敌军进袭，不要松懈警惕性。**

中央 巳鱼 午

6月6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华中局并告陈毅说：

“目前，我们的方针仍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萧克、程子华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电：

萧程并告聂刘：

1. 新1军、新6军在长春、吉林之线，不可能来热河。你们当面之敌并无变化，13军在原位置，93军一部警备锦榆线，一部在该线以西至建昌一带进剿我詹（指詹才芳——笔者注）纵队及地方部队，除非从南方海运新部队，顽方不可能向热河增兵。

二、但你们准备保卫承德很对，必须准备一切条件粉碎其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进攻，但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过多调动兵力，**目前以休整养精为要**。

军委 巳鱼

6月7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速去哈尔滨主持和谈大计，说：

“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

此时，中央军委已经对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任副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萧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电：

贺李并告聂刘：

1. 你们可以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两点。

二、对大同、口泉、怀仁3点不去惊动。三、**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

军委 巳佳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力争和平与准备大打给郑位三的指示，他写道：

郑：

佳电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面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同时必须立即准备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你们应即准备好一切，在全国大打时能够发动广大群众，坚持鄂豫川陕以至江南广大地区的斗争。根据以往经验，在内战中如果不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很难胜利与坚持的。现中央已指示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切实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将来大内战如果爆发，你们亦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现在尚不要发动）才能坚持敌后斗争并建立根据地。

　　 中央 巳灰

6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给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的指示电：

张粟邓谭，并告陈（指陈毅——笔者注）：

鱼电悉。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900万人口的南线各区。

中央 巳真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

1. 望将此次攻克泰安、大汶口、枣庄、德州、周村、张店、胶县等处攻城经验，尤其是使用黄色炸药及工兵组织之经验总结电告。二、战役完毕后，立即休整补充部队，一切部队每连补足百二十人，并实行大练兵。三、继续攻取兖州。

军委 巳真

6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华东局并告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周：

真电悉，甚慰。一、**此次恩来回延讨论时局，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二、山东我军肃清大汶口伪军后，暂时告一结束，全军休整练兵，准备于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对济南、兖州、海州进行侦察及兵运。三、从政治上巩固郝部（指郝鹏举部。郝鹏举原任汪伪淮海省保安司令，抗战结束后为国民党收编，1946年1月被改编为华中民主联盟军，后在1947年2月初叛变，2月7日即被华东野战军歼灭，郝鹏举被俘，待后详述——笔者注），该部情形如何，盼告。

中央 巳文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并告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丙丁并告寅卯：

真电悉。

1. 山东灰电称：泰安、大汶口、枣庄、张店、周村、胶县已完全占领，德州已占四门正向城内扫荡中。

二、我已令刘邓攻取永年并令陈赓纵队占领太原、临汾间同蒲线，因阎部大举向我太岳区抢粮及以6个团攻占我文水、交城地区。

三、**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

四、蒋军攻我南满海城以东地区战事激烈，我已克服拉法。

五、哈尔滨机场完好，林彭罗、高陈均在哈尔滨。

六、可先修复津浦、胶济、陇海3路，在3路中应先修津浦，后修胶济、陇海，否则先修津浦、平汉，后修胶济、陇海。

甲乙 巳文

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7小组（沈阳）中共方面负责人饶漱石，林彪、彭真，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的指示电：

饶，林彭，周，叶：

一、**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15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短时停战为长期停战。**二、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三、望根据以上基本方针进行工作。

中央 巳元

6月14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关于目前时局的谈话》。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特将全文照录如下：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于14日就目前时局发表谈话如下：

　　一、东北停战问题。

　　我们一向是主张东北问题应和全国问题一样用政治协商方法解决的。虽然因为**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在东北实行一党专政，否认坚持东北抗战14年的抗日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合组的民主联军，否认东北的地方民主政权，因此便在东北造成了可痛的内战**。但我们总是本着一贯的和平方针，一再敦促政府停战，力求避免战祸的。可是从山海关、锦州战事时起，许多次停止东北内战的机会和要求，都被政府放过和拒绝了。这次东北15天短期的休战，虽然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去甚远，但如果能由此重开和平之门，为长期停战开辟道路，仍是值得欢迎的。

　　现在休战命令发布已近一周，按诸政府方面之行动，则内战部署仍在全面进行，在宣传上也毫无理由地强调接收主权，与歪曲军事冲突的原因，故意以之制造内战借口。其实，只有容许外国在华驻军、外轮在中国内河航行等等，才会发生主权问题。如对中国人民的地方政府及其武装而强调接收主权问题，除掉为着制造内战借口外，别无意义。且在本月6日休战令发表前后，照熊式辉、杜聿明两将军的表示看来，使人对于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实行休战的诚意，不能不发生怀疑。我军撤退长春后，熊式辉、杜聿明两将军于5月22日曾发表通电不以取得长春为满足，而强调要我军退出东北各大城市和铁道沿线。在休战今生效之同日（7日），杜聿明将军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长篇声明，谓：“国军预计于15日后继续接收之主要区域为大连市、安东、嫩江、松江、合江、黑龙江与兴安诸地”及“交通线与城市。”这样说法，就使休战成为没有意义。休战至第5日（11日），中央社报导杜聿明将军又公开限我军于12日午12时，退出拉法，否则将破约采取行动。这些显然不是休战以求和平，而系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等待增援，以谋再战。

　　事实也说明了与说明着国民党当局这一个态度。**自民主联军退出四平街、长春后，国民党军队即继续攻占东丰、伊通、双阳、海龙、磐石、万宝山、农安、九台、永吉、德惠，还有辽源、双山、怀德、桦甸（后被我收复）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就是在休战命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也并没有停止。虽然因为我们交通困难，但据已知之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之东西南北各线均在进攻，7日中午海城国民党军队东攻析木城。8日起，国民党军队向法库进攻，战斗激烈，已被占去法库附近镇市丁家房身等多处。同日，另一路从铁岭向其西北我军阵地进攻，占领镇西铺后，亦向法库前进。本溪方面，国民党军队自7日起分两路向其以南及西南我军阵地进攻。在北线，国民党空军7日以后仍猛烈轰炸敦化、蛟河和平居民。拉法系双方对战，国民党东北军事当局却故意煊染这一件事，以制造破约的借口。其实，长春执行分部现已筹备设立，一切冲突，便应交由停战执行小组依照3人会议3月27日签订的东北停战指令3条实行调处，方合休战本旨。还有，**国民党在东北部队已达7军之众，现在休战期中，国民党尚企图从广东、上海增运3个军（54、53及第5）至东北，**这也是值得指出的。

　　二、关内冲突问题。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起，到5月20日止，据我们现有的材料统计，国民党军队向关内外各解放区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使用兵力共为258万余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如能搜集全部材料，恐这个统计数字还不止此。

　　其次，关于军队之调动。根据1月停战协定，军队不能自由调动。但据现有材料，**自1月13日至5月底为止，国民党军队共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2个工兵团，2个炮兵团及1个炮兵营，共计有130万人的移动。**

　　再次，关于修筑碉堡，阻碍交通。**国民党军队在冀南、晋南地区（即我之晋冀鲁豫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2104座。在豫南、鄂北地区（即我之中原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6000座以上**。如果把各解放区周围的碉堡全部统计，这个数目必然大得惊人。凡是在解放区周围上空飞行过或在地面上走过的人，都会看到那林立的碉堡的。

　　又次，关于遣俘。据我们所知，**在山西还保留有7000名日军，其中在大同附近者1000名，阳泉附近者1200名，榆次约1000名，太原军官训练所300名，清源约200名，朔县3000名，平原150名，太谷200名，**还有些未计算在内。这些日军现均有武装，对我军不时侵袭。

　　以上这些统计，说明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破坏自己亲手签订的停战协定。至进攻我军的具体事实，远者不论，单就5、6月说，首先在平津地区，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有计划的先向永定河北岸我之安次县及庞各庄一带侵犯，并占领安次城。6月初旬，开始向我冀东之香河，宝坻两县进攻，激战未已，现正在发展中。

　　其次是山东、徐海方面，国民党当局除不断增兵徐州，积极准备北上外，5月中曾攻占我陇海路南之夏邑、萧县两城；在德州、泰安、大汶口、周村、张店、胶州、枣庄等处，则策动伪军向我积极挑衅，四出抢劫。这些伪军有德州之伪治安军王逆金样，泰安之伪3方面军宁逆春霖，周村、张店之伪3方面军张逆景月，胶县之伪国民自卫军张逆步云及赵逆保元等。他们或则出扰人民，或则向我进攻，其企图不外是挑起战斗，以便利其存在和发展。我军洞烛其奸，故只在其极端放肆时方予还击。最近这些伪军已经纷纷投诚，对全国尤其对山东说来，实在除害不小。

　　江北形势日益紧急。自5月10日定远被占后，国民党军队在该县清剿了一月之久，60万人民受着极端摧残。最近在东北休战之日，政府又令其73军、第7军及74军各一师，攻占来安县城，继向天长进攻。而沿江北岸之南通、泰兴两地，国民党军队又纷纷北进，东海之国民党军亦开始南下出扰，整个江北地区，有全部卷入内战可能。

　　山西地区，自5月17日起，**阎锡山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以20000余兵力，向汾河以南我稷王山地区进攻，激战20余日，现这块被我解放了7年的地区，已经被其强占而去**。晋西北方面，自4月18日起至5月底止，这**40多天中，阎军联合敌伪军向我进攻大小达149次，平均每日3次，使用兵力总数在30000以上，现已将我交城、文水2县城占去**。

　　以中原地区而论，自5月10日签订中原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队在像南、安陆、云梦及黄陂、黄安以南一带，仍先后向我进攻10余次，侵占许多地方，现此种侵占仍在扩大中。

　　总之，国民党当局自停战协定以后，始终未认真执行过停战协定，近来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严重注意这一事实，并切实督促国民党当局放弃这种破坏停战协定、发起全国内战的企图。

　　三、时局的危机。

　　我们共产党人不讳言时局的严重性，因为中国的好战分子从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正把中国一步一步引上极端危险的内战的道路上去。这一次15天的休战，在实质上还未能使国民党内好战分子改变自己的政策。从本月初在南京举行的军事会议与财粮会议乃至官方宣传商谈的经过看来，一方面暴露了当局在军事、经济和人心上的深刻危机，另一方面最不幸的是当局没有正视这些危机，依从全国人民的愿望，采取和平民主的政策，来克服这些危机，相反的，还采取了准备扩大内战的错误政策，企图以“扬汤止沸”、“抱薪救火”的方法，解救自己的困难，因此，必然更加深化了时局的危机。所不同的是用了些和平的名词，来掩盖内战政策的实质，更利用了言论统制（不允许中共的报纸、通讯社登记，迫令北平《解放报》、新华通讯社及上海英文《新华周刊》停刊），片面宣传，企图把他们自己计划、布置和领导的内战责任，加在中共和民主人士身上，这当然不能使时局好转，也不能解脱国民党当局自身的危机，而且必然会把全中国人民投入可悲的境遇。我们要千百次地提起国民党当局和全中国人民的注意，不能允许国民党好战分子再玩内战之火了。

　　四、最近的谈判。

　　关于最近谈判，全国舆论界和全中国人民都很关心，这是很好的现象。谈判的内容现在还不到发表的时候，但应该指出，我们极希望谈判能早日顺利结束，能早日发表成功的消息，以安慰全国焦急等待的人心。可以先告诉全国同胞，我们对于谈判的态度是很真诚直率的。我们对于最后通牒式的文件，虽然认为十分遗憾，但是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决不放过争取机会。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凡有和平商谈的可能，我们不但不拒绝参加，而且要推动其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促成真正和平，我们愿就此次协商的程序，实事求是按步就班地解决问题，以增强谈判的信心与便利谈判的进行。因此，解决问题，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其范围，也可先易后难，以便打开新的局面，使目前极端紧张的局势，能够转向和缓，使暂时的休战成为长期的停战。这正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同时，我们也正告国民党中的好战分子，休战的日期已过了一半，问题非解决不可，但是可以一个一个解决的。和平、民主是中国的出路，也是大家的出路，内战的前途是毁灭，进攻的对面是抵抗，谁要玩火，谁就会先烧了自己。

6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毅、舒同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舒，刘邓薄：

聊城伪军3千及高唐、博平、禹城间伪军万余必须迅速肃清。除晋冀鲁豫出兵15000外，望陈舒令渤海出兵1万以上，迅速出动，归刘邓薄统一指挥，消灭该匪，以除后患，而利尔后之作战。望刘邓薄立即任命此战役的统一指挥机关，进行各项准备，争取于本月底下月初消灭该匪。

军委 巳删

6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的指示电：

陈舒，刘邓薄：

1. 对夺取兖州及聊博两战役，望在本月内准备完毕，但在未得中央最后电令前，不要实行攻击。二、最近我已得了许多地方，目前短时期内需要平静一下。三、**如蒋方于15日期满后重新发动向东北进攻，或大举攻我苏北，你们便可夺取兖州、聊、博。**

中央 巳巧

6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陈毅、舒同——笔者注）：

一、**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二、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

三、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

四、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

五、拟以陈赓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机关，统一指挥太行（太南不在内）、太岳、晋西南（吕梁）及晋东北靠近正太路两个分区之一切党政军民力量，其任务为夺取同蒲南线，晋西南全区，白晋路之东沁线及太原娘子关间之正太路，陈赓纵队司令员职务以别人代替或代理。

六、你们对于上述布置有何意见望告。

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中央 巳皓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说：

郑李王：

1、宁周（指周恩来——笔者注）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2、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3、因此你们须做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中央 巳皓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给陈毅、舒同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舒，并告刘邓薄：

1. 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除围攻5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望根据此种情况进行准备。

二、统一胶东滨海两区指挥，集中兵力于即墨、胶州、高密之线，待敌进攻时歼灭之。此处须准备对付3个美械军，如能歼灭其二、三个师，即可顿挫敌锋，阻其西进。

三、准备夺取济南。

四、准备粉碎徐州北进之敌。

五、在蒋决定大打条件下，我渤海兵力是否能抽万人配合冀鲁豫夺取聊博，请陈舒与刘邓薄商定之。

六、吴化文动摇，速争取其反正。

七、孙良诚亦动摇，望令华中争取孙部反正。

八、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

九、为推迟蒋军大举进攻时间，目前我不应有进攻行动。

中央 巳皓

6月20日14时，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蒋介石制定的彻底围歼中原军区的计划，下达其所属部队。

6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

1. 占领朔县及轩岗镇甚慰。二、望即攻取宁武，事先充分准备，然后一举攻克。三、待宁武占领后，再考虑对崞县、代县、繁峙、山阴、岱岳等处逐一攻取之。四、**在打这些城市中，锻炼出一支善于攻城的队伍来**。五、**对傅作义及大同、口泉、怀仁仍不要惊动。**

军　委　　巳号

6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对形势作了另一种估计，他写道：

“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6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聂荣臻、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程萧：

如果敌于平泉集中3个师西进，我不能于野战中歼灭其主力，承德即有被占之可能。假如将来出现这一形势，则应考虑固守承德或者主动放弃承德的问题。如有把握歼灭敌军主力，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当固守承德；如无此种把握，则应准备放弃承德。一则保存杨苏纵队（指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笔者注）及其他部队有生力量不至过于消耗，坚持冀热辽广大区域，俟土地问题解决，兵力即可增强，那时可能收复锦热路及承德；二则抽出赵纵队（指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笔者注）回晋冀，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石门及正太路。究以何者为适宜，请依敌我力量对比考虑电告。在考虑期间不要下达。再则，假如承德不守，其对我增加之困难情况如何，亦望告。

中央 巳马

6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对东北问题的四项和平建议致国方政协代表函，他是这样写的：

哲生、铁城、雪艇、力子、立夫、厉生（即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陈立夫、张厉生——笔者注）六先生并请转陈蒋主席勋鉴：

自东北休战以来，全国人心，举世舆论，莫不渴望国共双方，在此15日中，能由于马歇尔之共同努力，获得关于交通、停战及东北整军3项问题之一致协议，**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停战，以重开和平之门**。不幸经15天各方面之奔走努力，政府方面所提整军方案竟完全出乎意外，以图将中共部队在整军期间排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便消灭。坚执美方代表在3方协议中之最后决定权，以保证此案之实施。似此情况，敝方实无从考虑，且**政府运兵备战之事日亟，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值此紧急关头，如再不立即停止内战，则人民涂炭，国家糜毒，惨淡前途，诚不堪设想**。兹接敝党中央训令，根据目前内外情况，全国人民意志，诚为非迅速停战实现和平，不足以挽救当前之严重危机，出同胞于水火。为此特向贵方正式提议，实现如下步骤：

一、由3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之具体办法，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

二、停战令下后，由3人会议立即协商恢复全国交通之具体办法，并首先修复重要铁路。

三、由3人会议，定期商定全国及东北整军复员之具体补充办法，并立即付诸实施。

四、由政府经协商定期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迅速解决改组政府、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及各项政治问题。

上述四事，如荷赞同，请即分别提交3人会议及政协综合小组协议实施，以安人心，以符众望。时危事息，特此建议，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敬颂公安

　　 周恩来 董必武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李维汉 谨启

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今日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发表声明如下：

**美国国务院于本月14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项法案**。中共此种意见，并为中国广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军事援助，并派遣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协同作战，其目的是击败中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但就在那时，由于美国错误地仅仅援助国民党军阀，这种援助也并未有效地加强中国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国民党军阀用以加强其对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区的进攻与封锁，**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的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仅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履行1945年12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约束，与中国国民党宣布停止内战，并宣布履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决议的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才曾经不反对美国对于中国的某种军事援助。但是现在这些前提都已被严重破坏，因此**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的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密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和陈毅、舒同，他写道：

刘、邓、薄，陈、舒：

**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

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二、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即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三、太行区除山西对阎（阎锡山——笔者注）部队外，其余以一部监视豫北之敌，应以最大主力出动于豫东区域。

四、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即山东省之青岛、潍县——笔者注），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3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有些县城可让地方部队逐次攻占之，我主力不必每个城均去打。

五、在上述作战阶段中，**充分注意争取杂牌及伪军反正**。

六、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5师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七、粟谭（指粟裕、谭震林——笔者注）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八、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九、**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十、这一计划可保障5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

十一、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

十二、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十三、蒋现延长休战至本月30日，7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十四、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 巳养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转各分局、各省委、各纵队：

**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8天至30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7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疑、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我党取得大的胜利之后，必能实现国内和平。在此伟大斗争中，我华北、华中解放区及全国民主力量，均将以行动援助你们。

　　 中央 巳养

欲知毛泽东预言蒋介石“**7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准确与否？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6月14日为新华社起草的《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关于目前时局的谈话》——关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停战及关内的冲突问题的谈话，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既有理、有据，又有节，且十分坦诚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和平建国的愿望，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时评性质的政治宣言！

**第15章**

**“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

**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

话说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看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电文，终于放了心。

中原局、中原军区在6月21日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向东向北（阜阳）突围没有可能，依中央指示我们现做之战略准备：1、主力向西突围，而后直迫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待许昌敌人调动后，主力经伏牛山腹地，出卢氏、洛宁，越陇海路渡河到太岳区。万一不成，那么我们即在伏牛山、秦岭打游击，必要时转甘南创造根据地或到陕甘宁会师。同时，我们亦准备渡襄河进到武当山，创造根据地或者进川再转甘南地区，但我们力争第一案。2、主力如此布置，将鄂东、鄂中两军区部队（即万人）留当地打游击，万一立足不住，鄂东往皖东突围，鄂中转入武当山打游击，以待情况的变化。”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在复电中写道：

中原局：

1、21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2、**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可请示，以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3、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央 6月23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唐延杰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聂唐：

1. 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

二、为执行此任务，同意贺李第二方案，从绥东4个主力旅中抽调一个旅，使用于上述目的。**调动时注意隐蔽，不露形迹。**

三、聂刘即派一个主力旅附炮交贺李指挥执行上述任务，同时令路东地方党政军协同动作，并即派人至贺李处受领任务。

四、为完成此任务，**望贺李与聂刘直接联络**。

军委 23

6月23日这一天，以马叙伦为团长，由胡厥文、雷洁琼、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盛丕华、蒉延芳、陈立复、陈震中、张絅伯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两位学生为代表，共13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为呼吁和平、停止内战，赴南京请愿。上海各界包括300多个单位的学生、工人、教师、店员5万多人，在上海火车站组织了大规模的欢送会，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等口号，此起彼伏。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到车站为和平请愿团送行。

是日晚，和平请愿团抵达南京，在下关车站下车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苏北难民代表”的围攻和殴打，这种暴行持续了十几分钟后，一批宪兵才出来驱散了所谓的“难民”，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和记者浦熙修、高集以及前往欢迎的叶笃义（民盟）、陆兰秀（中共党员）等十多人在被殴中受伤或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亲赴医院慰问，马叙伦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也给马叙伦等代表发来了慰问电，电文中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中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6月24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作战重点与任务给陈毅等的指示，他写道：

陈舒并告刘邓薄（指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笔者注）：

为使作战有重点起见，一、开徐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负担；二、陈舒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指粟裕、谭震林——笔者注）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3、4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四、动员民众，公私兼顾，彻底破坏陇海路、津浦路；五、**必须策动杂牌军及伪军举行起义**；六、以上为第一阶段，渡淮向南为第二阶段；七、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主力在豫鄂西吸引敌人，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八、准备时间为半个月必要时酌量延长；九、**不要阻止敌方向青济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十、望考虑利弊见告。

　　 军委 巳敬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

各局转各省委、区党委并南京、北平、重庆、长春：

**美国对华军事干涉已日益露骨（美军长驻中国，美舰继续运兵，美陆海两部与国务院共同提出军事援蒋法案，并有对华举行3万万贷款讯），而蒋介石政府之美国殖民地色彩亦日益显著（无理由地无条约地允许美军驻华，出卖内河航行权，允许美舰美机任意航行飞行中国领海领空，公开宣传美方在调处中国内争中之最后决定权等）**，为了唤起中美两国广大舆论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助长中国内战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毛主席已发表声明提出抗议，**继苏杭学生示威之后上海又有5万人示威**。望各地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并分电美国政府国会、群众团体与名流（电报需简单扼要并经电报局或美方人员发到美国），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要求撤回驻华美军，要求否决贝纳斯（美国国务卿——笔者注）6月14日法案，说明中国现在要的是和平，既不要内战亦不要外战，故**不要美国的武器来装备中国的军队，只要美国的生产机器；**同时致电国民政府、政协会议、国民参政会及各高级将领，要求蒋介石爱国，要求国民党保持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与主权完整，向美国交涉撤退美军收回内河航行权，保护关税及领海领空，谢绝美国武器等。此种宣传除解放区外，可依当地条件，采取群众游行、请愿等形式，但**须注意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亦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对美方公正人士与普通人员，仍应争取其同情，指明真正破坏中美友谊者乃是中美反动分子的反动政策，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中央 巳敬

6月24日这一天，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

“我们已决定28日突出包围圈。24日晚王树声、戴季英部即开始在我区隐蔽行动，但很难不被敌发觉。请特别注意供我及两纵密息情报。32小组仍在宣化店，留去都难。如分途安全突出包围圈后，我们根据中央意旨及自己具体情况拟定行动计划，请中央随时指示。”

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林彪等发出了4道军事命令。

他就当前形势问题在给林彪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

敬电悉。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指苏联——笔者注）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

中央 巳有

毛泽东在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复电中写道：

郑李王：

敬电悉。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二、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三、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四、务必保护32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中原军区的第32小组——笔者注）安全，或留置现地交由我地方部队妥为护送其回汉，或带至铁路附近让其回汉，或带其同行（暂禁其电台工作），由你们决定。

中央 巳有

他在给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电中写道：

贺李，并告聂刘：

1. 同意贺李意见，从绥东调两个旅南下夺取同蒲北线。二、留两个旅固守绥东，如遇傅（指傅作义——笔者注）部进攻，由聂刘令陈正湘兵团协同歼灭之（蒋计划是令傅以一个军向绥东行牵制性攻击，另一个军即22军向陕北行牵制攻击）。三、**运动时注意隐蔽。**四、**派人至傅作义处妥为联络。**

军委 巳有

在给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的指示电中，毛泽东写道：

华中局并告陈舒：

**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

中央 巳有

6月26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兴奋地公布蒋介石的话说：

“未来48小时内，将发生惊人的奇迹。”

这个所谓的奇迹，就是蒋介石命令国民党10万大军向中共中原军区发动了前哨战。

是日晚，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困下，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北路军为第2纵队的第13旅、第15旅1个团、第359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约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从宣化店出发，向西北方向移动，于6月29日晚在河南信阳以南的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平汉线。

南路军为第1纵队（欠第1旅）及第2纵队之第15旅（欠1个团）共1万余人，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从河南光山县的泼陂河出发，向西移动。

与此同时，为了迷惑与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由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佯装主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另有第1纵队第1旅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副旅长方升普率领本部7000余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诱敌向东突进。后来皮定均部以一支孤旅独自转战24天，大小战斗23次，行程500多公里，奇迹般地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胜利地进行了千里大转移。

也就是在6月26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告陈舒：

一、8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

1. 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

三、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指粟裕、谭震林——笔者注）率主力（不少于15个团）位于3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3、4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四、用全力策动孙良诚（国民党军暂编第5纵队司令——笔者注）起义。

五、午灰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

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

七、**为应付长期连续作战，你们应准备动员并适当使用自己的各项后备力量，一切作长期打算。**

中央 巳宥 亥

6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并告刘邓薄、陈舒、邓张：

**蒋介石所谓48小时后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夜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中央 巳感

6月27日，陈毅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华东局名义致电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命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集中陶勇、王必成2个纵队及5旅、10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6月27日这一天，粟裕就毛泽东在26日、陈毅在27日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的计划，给各领导机关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全文是这样写的：

山野、军委、华中军区：

一、中央26日电及华东局27日电敬悉。**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惟在3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将5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18团并路西部队共约8个团，如必要时可从9纵抽调3个团至淮南作战，共11个团。山东既有主力至7分区，则9纵愈可以南下，苏中主力则以扬州、泰州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

2、如第一方案不成，则谢（10）纵队必须留苏中，协同7纵队方能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俟苏中顽军西调后，再适时抽调谢纵西去3分区参战。但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和7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军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二、如立即执行第一方案，在7月10日以前无法完成新的进攻准备，最快需迟至7月20日到新地区集中完毕。

三、我明晨召集各师、纵首长传达中央方针，明午后由海安出发回淮安面商。上述意见，请军部即派专人送新安镇转呈陈军长。

粟 6月27日

6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并告程子华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萧刘罗，并告子华：

26电悉。

1. 你们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二、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3路4城。

三、热河4个独立旅，冀东、冀中各两个旅，商都两个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均为保卫地方之用。**在地方保卫战中，在万不得已时，一城一地之暂时得失是不足怪的**。

四、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杨、郭、赵（指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笔者注）4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即石家庄——笔者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五、**举行平汉战役其利有七**：一能集中最大兵力；二能打通冀晋、冀中；三能割断平津左臂；四能锻炼新队伍；五能增加人力物力；六能获得热河、冀东两区之战略配合作用；七该线夺取后可能巩固。因此希望你们用全力组织平汉战役，于半月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六、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3个纵队不少于20团4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太岳5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

七、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

八、冀热辽方面由程子华、李运昌负军事领导之责。

九、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3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制造黄色炸药之 工厂日夜加工**。

十、夺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门、太原、大同）**须准备6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十一、刘邓另有任务，不能以主力配合你们打石门。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十三、此电阅后即烧毁。

中央 巳俭

6月28日，毛泽东就粟裕27日电复电华中野战军说：

“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6月28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并告邓子恢、张鼎丞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舒，并告邓张：

1. 陈舒电请由刘邓统一指挥，中央认为甚为必要。为达统一步调克敌致果之目的,请刘邓即日担负此职。

二、**必须待谈判破裂国民党动手打我，然后方能打他，争取有理地位。**

三、根据陈舒建议，为准备充分避免仓卒作战起见，将准备时间延长至午哿，必要时延长至午30，但最迟不要过午30。

四、各事均望刘邓、陈舒直接商定。

中央 俭 亥

6月29日，粟裕到淮安后，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商议作战方略，3人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粟裕便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电文中说：

“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以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丧失，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

粟裕4人建议说：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1师和第6师仍留苏中解决当前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两解放区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1、第6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6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和邓子恢、张鼎丞说：

“一、我郑李除留万人于原地打游击外，主力4万余决于29日突出平汉线，向豫鄂西前进，以求生存，该军西进必能吸引该地敌军大部向西，但我军被强敌压迫在豫鄂西地区，恐难支持长久。

二、你们行动可以救中原为名，时间迟早以部队调动及攻击准备之完成为标准，由刘邓统一规定，总以既能完成准备又能不失时机为原则，远地部队应即开始秘密移动。”

6月30日，毛泽东复电粟裕4人，他在电文中说：

“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6月30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分局，断然拒绝了粟裕27日电及29日粟裕等4人联名电的建议。他在电文中说：

“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5旅不能调淮南。”

陈毅发出这封电报后，接到了毛泽东于30日发来的电报，展开一看，只见电文中写道：

“华中29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9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道理，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这正是：粟裕唯实不唯上，毛公闻之亦三思。

再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

一、**蒋介石在各方逼迫下明日起继续停战**。二、望利用此时机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各方面之准备。三、**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四、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五、提倡自力更生，不要倚赖外援。

中央 巳30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

1. 蒋介石得寸进尺，除**已让国民党象征占领哈尔滨**（中共同意国民党军一个团不超过5000人进驻哈尔滨——笔者注）**及东北3师关内7师**（据《关于军队整编方案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中共军队缩编为10个师，驻东北3个师，驻华北7个师——笔者注）外，**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请表示再无可让，以观动静**。二、陈舒（指陈毅、舒同——笔者注）电， 济南顽军于27日攻占我龙山、枣园两车站及章丘县城。三、**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

中央 巳30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舒，邓张（指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笔者注）：

一、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二、望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练习攻城战及进行具体侦察，一面加紧进行高树勋运动，例如对守备徐蚌间之滇军58军，应设置专门机关，集中一切云南人，由此专门机关率领直达徐蚌间各据点附近进行工作。

军委 巳30

6月间，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师符定一先生从北平赴延安共商大计，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

原来，符定一在1943年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家乡衡山新铺隐居。1944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在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得以脱险。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了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

且说符定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号召人民群众跟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6月底，阎长林经组织分派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阎长林到了枣园，在毛泽东的行政秘书王林的引领下，最先见到了江青和李讷及李讷的保育员李文芳。阎长林这样描述他初次见到的江青：

“江青像20多岁，身材苗条，脸色白净，头发乌黑，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穿着带翻领的列宁装，漂亮而有风度。”

王林向江青介绍了阎长林，江青很客气地和阎长林握手，让他坐下，给他介绍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以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项。她还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事，全靠工作人员很好的安排。”

江青看到阎长林有点紧张，又安慰他说：

“不要怕，许多同志调来时都有些拘束，其实过几天就和在家里一样了。主席对每个同志都是很好的。”

阎长林听了江青的话，略微放松了一些，笑着点点头。江青问：  
 “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阎长林习惯地放大嗓门说：

“组织决定我来直接保卫毛主席，是交给我的一项光荣任务，我要努力做好！”

王林提醒他说：

“主席就在隔壁睡觉呢，以后在这里说话声音要小些。”

江青说：

“等主席起床后就领你去见他。如果去散步，说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阎长林离开毛泽东的住处，警卫参谋贺清华告诉他说，毛泽东起床后要到杨家岭去，你可以先到他乘车的地方去等一会儿。果然，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在江青的陪同下走过来了。阎长林快步向前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到我这里工作，很好，很好，欢迎欢迎。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呀？”

“从新4旅来的。”

“从新4旅来的？新4旅是很能打仗的呀！”

“是打过一些胜仗。”

“你在部队担任什么工作？”

“连长。”

“噢，你在部队当连长，来到我这里当排长，不是降职了？你没有意见吗？”

“叫我跟主席当警卫员也没有意见。”

“那好呀，能升能降，根据工作需要嘛。”

江青催促说：

“上车吧，在路上边走边谈。”

阎长林连忙去接毛泽东搭在胳膊上的线衣，毛泽东说：

“谢谢，这衣服不重，我自己拿着吧。”

江青把毛泽东送上一辆蓝色中型吉普，就转身回去了。阎长林是第一次坐汽车，又是坐在毛泽东身边，非常不自在，往里边坐怕挤着毛泽东，往外边坐怕摔下去闹笑话。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很好笑，就叫他往里边坐一些，用手抓住挡风玻璃上的铁环。阎长林果然感到舒服多了。毛泽东问他：

“你是哪里人？”

阎长林回答说：

“河北顺德府尧山县。”

“顺德府是一个大平原，那里出麦子出棉花，是个好地方呀，我们将来要到那里去的。尧山县过去叫百人县吧？”

“我只知道有个百乡县，没有听说百人县。”

“你们尧山县就是百人县，在历史上还有个传说哩。”

毛泽东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皇帝路过尧山县，看见有100个人不知在干什么，就被吓跑了。后来他了解到农民就是在干活，并没有反对皇帝的意思，于是，皇帝就命名这个县叫百人县。说话间，车子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主持会议去了，阎长林问贺清华：

“今天随主席到杨家岭，你看我说话有没有什么问题？”

贺清华说：

“我看行，还可以随便一点。主席忙或思考问题时，上下汽车或走路散步都很少说话，我们也不要多说话，以免打扰他。他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坐汽车也好，走路也好，什么都说，什么都问，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主席最讨厌不懂装懂的人。”

1946年7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评阿泽逊的声明，全文如下：

阿泽逊（后译为艾奇逊Acheson，Dean，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笔者注）氏试图辩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国务院的最近提案，但他的辩护与事实不相符合。阿氏说美国所谓援华计划“早经同意”，我们不知其意何指，因为不但中国共产党从未接到过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何项计划，即蒋介石政府也从未向人民泄露过这类计划。阿氏力称该项计划“不能够释为支持中国任何党派之军事集团”，其目的只是协助中国获得和平、统一与再建，并称美国如不在中国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即开始其援助，则中国“或将召致经济崩溃之危机，而陷中国一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事实比任何美丽的言词更重要**。在事实上，**世人都知道美国政府仅仅支持着中国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军阀集团，即《时代》杂志所谓“贪污、不合理和以武力维持政权”的“恶政府”**。因此美国政府的一切所谓“援华”仅仅是反华或侵华而已。与阿氏的宣传完全相反，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只是鼓励了蒋介石的“恶政府”公开诉诸武力，公开拒绝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要求废弃整军方案，借以保留其庞大的军阀军队与在此军队操纵下的独裁制度。美国如果真正要求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再建，就应当停止而不是继续所谓“军事援华”，因为**中国今天对内对外都不需要战争，中国的整军也绝对不需要美国的杀人武器和美国杀人艺术的导演**。没有美国的所谓“军事援华”，中国就一定能够和平，能够整军，能够再建；有了美国的所谓“军事援华”，中国就一定不能和平，不能整军，不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能免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但是**美国政府当局根据其所谓“国家利益”，却坚持以汽油来浇泼中国的火灾，以枪炮和军事顾问团来制造中国的和平，以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独裁内战来实现中国的团结民主，以强迫中国人民在战争恐怖和饥饿中大量死亡来寻求中国的友谊**。中美两国人民本来很亲睦，今天中国人民尤其希望在两利的原则下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但是美国政府的所谓“援华”却引起中国人民的普遍反感，使美国在中国丧失友谊与信誉。很多美国人士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势，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政策。无疑的，他们比阿泽逊是更知道真理。

7月1日这一天，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发起总攻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在南京宣布说：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共中原军区的部队，“让解放区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7月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蒋介石边打边谈政策和我之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

1. 据恩来巳30电称：**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同时保持谈判，这样一则便于美国军事援助，二则不过于刺激群众。**

二、望**各地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中央 午冬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刘澜涛并告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和政委林铁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并告孙林：

1. 孙林艳电悉。夺取青、沧需有充分准备，如准备尚未充分，宁可迟几天动作。

二、在20天至一个月内，请**令冀晋冀中两区对平汉线保持绝对平静，不要有任何破击扰乱之事，以便麻痹敌人，放松对我之戒备。**

军委 午冬

7月3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郑位三、李先念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并告王戴，王张：

1. 你们应以数天行程，进至天河口以西、枣阳以北地区，争取数天休息。

二、信阳、天河口、枣阳之线以北地区属孙震所辖之第5绥靖区，而孙震指挥之兵力只有第15、第41、第47、第3等4个整编师。其中47师陈鼎勋部受命进剿宣化店；15师武庭麟部只有两个旅，现到柳林准备向西；41师曾甦元部正由确山向信阳进，该师准备以一部位于桐柏，以主力协同15师向西追击；而以天河口为各部攻击目标。此外可能有66师宋瑞珂一部参加西进。共计追击兵力不会超过6个旅。第3师赵锡田部亦受孙震指挥，孙令该师第3旅周庆祥部由枣阳以西向枣阳前进，守住枣阳，节节抗击，以待追兵之到达。

三、因此，**只要你们进到天河口以西、枣阳以北地区，便可将一切敌人主力抛在后面及侧面，可以取得数天休息，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四、休息时可将各纵队各旅分布于东西向之长方形地区内，待敌向我前进时，我将各部逐渐由东边向西边收拢，以少数部队任后卫与敌保持接触，如此可以取得数日至一星期之休息时间。

五、第3师还有两个旅在襄樊及南阳任守备，似难用于野战。

六、待你们取得休息查明敌情后，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用伏击方法歼灭敌人一部（例如一个旅），顿挫其追击计划。**

军委 午江 亥

7月4日，毛泽东鉴于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向华中军区发动进攻，便在陈毅与粟裕关于是否立即进行外线作战的争论中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决定推迟外线作战的时间。他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及华中局的指示电中说：

“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加紧了进行苏中战役的准备。

7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中原军在行动中须注意事项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王：

为了孤立反动派，便利自己行动，请注意以下各项：

一、注意军队纪律与居民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伙食单位，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班排连利用行军中之大小休息时间，进行5分钟的纪律会报**，出发前宿营时首长队前简短讲话，注意三兵三夫检查，各支部成立居民工作小组，领导党外战士，参加社会同查，向居民宣传写标语，向部队报告社会情形。

二、对国民党军官兵家属，进行慰问，说明抗日是光荣的，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老百姓受害自己牺牲是值不得的、不光荣的，对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贫苦家属应给以救济。

三、**对于民团、保甲，暂应采取麻痹策略**。对我军坚决反对的民团给以打击，但须先礼后兵，动摇的民团争取中立，同情我军者，给以暗助。**对于保甲亦暂不提取消或反对口号，一般应争取临时为我利用，少树敌人，对进步者给以暗助，对动摇者加以争取，对个别极坏者在反贪污恶霸口号下给以打击。**

四、筹办给养是一件大事，在行动中尽可能利用旧的习惯、旧的机构（区团保商会）进行摊派，但**须注意钱粮多者多出，钱粮少者少出，贫苦者不出**，此种办法虽极难合理，但比较自己直接征发与没收有利。至如在初步建立根据地区，一般应采取合理负担，或临时筹借或田赋征实。

五、行动中标语口号：1、工农商学兵一齐大团结，反对内战，争取和平。2、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耕，工资要增加，租息要减轻。3、取消苛捐杂税，生意买卖自由经营。4、学生有书读，教员要加薪。5、抗日军人回家受优待，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光荣。6、反对豪绅恶霸，拥护开明士绅。7、打倒贪官污吏，赞成官史廉明。

以上各项只是提起你们注意，是否合乎实情，请斟酌。

　　 中央 午微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目前军事形势及中原军的任务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并告王戴、王张（指王树声、戴季英、王震、张体学——笔者注）：

一、**蒋介石以武庭麟、宋瑞珂作战不力，未能堵我西进，饬令查办；**并称，此次“剿匪”关系整个战局及建国前途，要求努力作战；从各“剿匪”将军反映，一切“剿匪”部队，均未完成任务，**我方损失甚微，彼方毫无所获**。

二、据整编75师第6旅午江反映，我王戴部已至平林市附近，该旅长林曦祥率部由安陆向北准备追击；据武庭麟称，该师午江开始由柳林西进，但粮食困难；曾甦元、宋瑞珂两部何日行动尚无反映；第10师之第3、第20两旅程潜令其抽兵确保随枣，判断该两旅除守备襄樊者外，仅能各抽一部增防随枣据点。

三、**现在一切主要敌军均被你们抛在后面，**你们各路，每路应以一小部附电台任后卫，远距离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主力争取时间休息。

四、**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

五、襄汉军区部队应令其在原地坚持，不要带走，该区仍是你们很好回旋地区之一，不要轻易放弃。

六、**整个时局变化于我有利，反动派外强中干，弱点甚多**。

　　 军委 午微

7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给各局和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局及周、叶、伍（指周恩来、叶剑英、伍修权——笔者注）：

**中央“七七”宣言尖锐批评美国及中国反动派，唤起国人起来救国，足以振奋人民意志，置反动派于困难地位，以便在人民面前孤立他们**。但同时指出，加强对美国民主人士之联系，主张国内开各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论何人，只要赞成政协者均表欢迎。因此，各地对北平执行部及各小组仍应照前指示，**尊重国美两方代表，并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面前均有许多困难，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条件应当有足够估计，以便利用他们的困难，进行坚决的但是适当的斗争，争取时局好转。若干中间人士必以为我们宣言所取态度太强硬，应向他们解释，**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

中央 午鱼

7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枣园住所召集的十几个人的聚会上说：

“**在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不会上当吃亏了。”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全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一切爱国志士们：

今天是我国人民抗日爱国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一个“七七”纪念日。我全国的爱国军民，在9年以前迫使国民党内反动派停止了内战和不抵抗政策，开始了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在此后的8年战争中，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终于挽救了由反动派消极抗战政策所造成的国家民族的危机，协同欧亚战场的盟军，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我几万万人民和将士在8年中间浴血奋斗，历尽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消灭外国侵略，巩固远东和平，使我国不再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保护国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工具；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消除国内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不再让法西斯独裁者、军阀、特务、贪污、土劣骑在人民的头上，吸尽人民的膏血；是为了确立国内的和平团结，终止自相残杀的内战；是为了发展民族的经济，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一言以蔽之，是为了我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但是抗战结束以后，一方面固然是人民力量空前高涨，一致奋起，要求独立、和平与民主；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反动派却在日本法西斯残余的拥护与美国反动派的支持之下，利用各种条件篡窃胜利的果实，坚持独裁和内战。而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人民爱国战争的胜利，并未达成全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民族的危机，仍然严重存在，抗日战争所没有解决的神圣任务，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以完成。

在日本投降以来的11个月中，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路线，与反动派的卖国、内战、独裁的路线，曾经进行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去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的宣言，首先提出了独立、和平、民主作为战后建国的根本方针。**中共主席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方针，亲赴重庆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作了40多天的谈判，结果是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国民党当局虽然迫于全国民意与世界民主潮流，在双十协定中公开接受了中共关于长期合作、避免内战、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项重要主张；但同时却又**依靠美国赫尔利、魏德迈集团的武装干涉政策，向解放区实行了连续3个月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我国人民击退了反动派的进攻，美国人民和世界民主力量也斥责了赫尔利、魏德迈政策。因此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在去年12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的要求以及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参与之下，今年1月10日国民党当局又被迫与中共共同发布了停战令，并召开了有国内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以全体一致通过了在民主基础上改组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实行和平建国纲领，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修改宪法草案的决议，使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表现了极大的光明。**全国人民、中共、民主同盟、国民党内的和平民主分子，美国和其他盟国的人民都一致欢呼和拥护停战令和政协决议，惟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却宣布这是他们所必须“补救”的失败。**从政协闭会后第10天的2月10日重庆校场口惨案以来，特别是从3月间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以来，反动派就一步一步地撕毁了他们的全部诺言。当反动派发现美国政府并未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对于他们的反动行为继续加强军事援助，而使马歇尔的和平努力，事实上成为陪衬而且归于无效的时候，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进攻就愈加猖獗。**他们在过去半年中间攻占了解放区的四十几个县城，两千多个村镇，向华北、东北调动一百万以上的军队。**他们继续征兵，继续使用伪军，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他们有时也宣称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切用武力解决，就是对于学者、工业家们的温和请愿，也都实行武力解决。他们实行了比以前更野蛮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在重庆、北平、西安、南通、西康、云南、广东、上海、南京各地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血案。他们公开要求推翻政协决议，以便制定独裁的宪法，并公开拒绝重开政协会议。在他们的黑暗统治之下，成千万的人民被饿死，大批的工厂在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联合压迫下倒闭，连政府的中下级官员和大学教授也因不能生活而罢工；但是反动派却继续贪污，继续向农民勒索粮食，并继续通货膨胀以供给内战。反动的潮流是暂时在广大范围内蹂躏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我国**反动派为什么能在人民爱国战争胜利后继续独裁和内战？举世周知，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举世周知，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国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美国反动派一切所谓帮助遣送日俘，帮助我国复兴、帮助我国全体人民等等借口，实际上无一不是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但是，美国反动派又为什么不顾中美两国人民的无数次责难，如此神秘地热心于义务式的“援华”呢？举世周知，这是因为**美国反动派有其不可告人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这是因为善于出卖国家民族的中国反动派，允许美国侵略势力实际上操纵我国的军事、经济、财政、内政和外交，毁灭我国的民族生产，自由侵入、占据和使用我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和内河。**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强大，它的侵略方法表面上似乎更“文明”而“合法”，并且利用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资本和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资本，它就可能豢养更多的汉奸和带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很明显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现在是已经受着中外反动派的共同威胁，他们正在同谋着把我国变为尸横遍野的地狱，变为浩大的集中营，变为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新侵略战争的基地。一切爱国的人们，一切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一切孙中山的信徒，必须警惕起来，团结起来，击退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为完成我国的独立与民主而奋斗，为实现我国的和平而奋斗。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不让我国独立民主的人们首先不让我国和平，因为只有内战才能压制我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力量，便利于他们的军事独裁和军事干涉。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

中国共产党决心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决心坚持中国的和平。在今天的严重时机，为了挽救祖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谨向国内外各方作以下的紧急呼吁：

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筑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

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上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改组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内政、交通、教育等部，解散一切特务机关，清洗法西斯分子、好战分子与贪污分子，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没收大汉奸大贪污的财产，救济民族工业，救济失业工人、灾民和饥饿线上的公教人员。

三、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之下，实行最大限度与最高速度的复员裁兵，彻底废除军队属于少数个人的军阀制度，立即停征并发还军粮，裁减军费到最低限度，移军费作救济费和教育费，封存一切剩余武器，停购军火，**送还美国一切租借军火，谢绝美国军事顾问团，通知美国立即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并声明在我国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全国对华一切贷款我国人民概不负责。**

四、要求美苏英3国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我国内政，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

同胞们！一切为祖国独立、和平、民主奋斗的战士们！目前民族的危机仍然严重，我们的奋斗虽然还要经过许多曲折，但是我们的前途却是无限光明的。历史永远不会再重复。一百年来我国人民为独立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8年的爱国战争曾经比今天的形势更困难、更危险得多，但是我们胜利地度过了严重的考验，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反动派的夹击中间建立了并保卫了我国独立民主事业的强大壁垒——1万万4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今天的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仍然是全民族性的爱国主义的斗争，而人民的力量却比抗战时期强大了很多倍。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城市乡村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正在联为一片燎原的怒火。我们不但在国内有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在国际也有广大的同盟军。无论如何，法西斯德意日即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力是已经灭亡了，各国人民的民主力量是已经兴起了，他们终将消灭一切法西斯残余并战胜亲法西斯的侵略主义的反动派。我国人民的斗争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他们的兄弟般的帮助。美国人民和美国民主派人士已经并将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中美两国的反动派，因为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中国反动派的军事独裁，中国的内战，这些也都严重威胁着美国人民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而在我国反动派方面，他们甚至在加上外国援助以后还是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各种困难。**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反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法西斯主义是最丑恶的，因而又是最软弱与最无生命力的**。因此，中国反动派要想消灭人民的力量，实现永久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同样，外国侵略者要想把我国变为殖民地，变为菲律宾式的“独立国”，也是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允许其达到目的的。

同胞们！全解放区和全中国一切爱国志士们：祖国的灾难催促着我们，胜利的信心召唤着我们，过去不久的神圣爱国战争的伟大精神鼓舞着我们，让我们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更勇敢地行动起来吧！**我们毫无别的要求，我们只是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在最近的谈判中，为了和平，我们已经作了足够的重大的让步。但是**如果贪得无厌的反动派一定要挑战，那么，就让我们准备着把一切敢于挑战的反动派打回去！**全国同胞应该懂得，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打败的。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凡愿意实现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都表示欢迎。凡属反对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都表示反对。全国同胞们，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合理，我们的事业是这样的具备正义性，那么，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实现，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拥护停战令，拥护政协决议！拥护莫斯科三国会议决定！加强中美人民的友谊与中美民主派的团结！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反对外国侵略者！**抗日爱国战争的胜利万岁！爱国主义的民族大团结万岁！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七日

7月11日，远在新疆的朱丹华带着5岁的儿子毛远新；张文秋带着女儿刘思齐、张少华（后改名为邵华）和在陈振亚牺牲后出生的小女儿张少林，和其他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家属共131人一起，结束了在新疆第4监狱4年的铁窗生活，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此前，张治中在1945年冬到新疆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一职，他根据重庆谈判中关于释放新疆在押共产党员的协议，决定释放在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及其家属。1946年5月间，张治中交代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说：“要派能干可靠的人员护送在押的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当即找到总部交通部长刘亚哲，拟订了安全、生活、交通、医务各方面护送计划。由于胡宗南的军队扼守着去延安的道路，为了以防万一，刘亚哲便让共产党人和家属131人分乘10辆大卡车，由他带着武装队伍亲自护送，历时两个月到达了陕北。

张文秋和两个女儿是在1939年春陪同陈振亚到苏联去为陈振亚安装假肢的，结果中途被盛世才扣留在了新疆。1941年5月，陈振亚在医院被特务毒死。1942年，年仅5岁的张少华和姐姐刘思齐、妹妹张少林随母亲和100多名共产党员和家属，被军阀盛世才一同投入了监狱。

毛泽东到中央党校看望从新疆归来的全体人员，不论是大人或是小孩，和他们一一握手，连声说：

“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

他握着张文秋的手，说：

“你回来了，不容易呀！思齐呢？怎么没见到她？”

张文秋把站在身后的刘思齐拉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

“七八年不见面，都长大成人了，我真认不出啦！你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

刘思齐也高兴地说：

“记得，记得。我和妈妈常提起你呢。”

“很好，明天到我家里来玩。”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弟媳朱丹华和侄儿毛远新，不由得想起了牺牲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毛泽民。他看着眼前这个矮小、瘦削、羞怯不安的“小豆豆”，仿佛看到了弟弟，两只眼睛顿时红了，蹲下身来将孩子搂在怀里，激动地说：

“这是泽民的儿子，我抱抱，我抱抱！”

他又轻声对毛远新说：

“叫伯伯。”

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乖乖地叫了声“伯伯”。

两天后，毛泽东把刘思齐一家和毛远新母子接到了家里，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

后来，朱丹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带着儿子改嫁方志纯，毛远新自此改姓方氏，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马背上的摇篮里，伴着解放战场的隆隆炮声，度过了童年。

且说7月11日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常委李公朴先生和夫人张曼筠在外出归途中，行至昆明青云街大兴坡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

此前，李公朴面对险恶的形势曾经说过：

“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为了民主，我已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了。”

如今果然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12日凌晨在医院不治身亡。

7月13日，毛泽东惊闻李公朴被害，与朱德联名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发去唁电，深表哀悼，电文中写道：

昆明探转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

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肃电致唁。

　　 毛泽东 朱德 午元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

一、**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其攻苏皖之计划定于数日内行动，分为3路，一路由徐州向南，一路由津浦向东，一路由江北向北，同时向我苏皖边区进攻，总兵力在20师以上。

二、**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

三、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的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四、**上述计划务守秘密。**

五、**此电阅后即毁**。

六、你们行动计划望告。

　　 中央 午元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等人的指示电。

此前，周恩来在7月12日致延安并转北平的报告中说：“一、苏北大战即将开始，部队由徐州向南，津浦线向东，江北向北，三面同时开始；以武装难民作先锋，先求解决苏北，后再打通津浦、平汉等。二、蒋在北伐誓师大会上称：现在力量远比北伐期大，拥有十几个美械师，打不胜共产党，骂昆明的部下不争气，并举炮10团自昆明北调因无汽油至今未到。三、甘乃光此次赴菲律滨晤麦克阿瑟，麦称：中国问题不能用马歇尔之和平民主办法解决，用武力半年可解决；顾维钧在伦敦见艾登亦表示只有打。四、上海新美军600余人得增南京，现南京有美军400余。”毛泽东在给陈毅等人的指示电中写道：

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指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笔者注）：

1. 陈张黎真子电判断及部署均正确；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

二、**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

三、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

四、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五、山东对胶济方面休整待机力戒浪战之部署亦是正确的。

六、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军委 午元

是日，粟裕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起了苏中战役。

他在无意之中第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这正是：统帅兼听明决策，“粟郎”挥戈斗顽军。

7月14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依然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他在电报中写道：

“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是敌分区蚕食的诡计。苏皖现有力量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同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我们意见，应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南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如敌大举进攻苏皖，我军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作战，实大不利。故我们的意见，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计划行动。”

毛泽东很冷静，他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先摸清国民党军的底细再说。

7月15日晨，毛泽东复陈毅7月14日电，不同意陈毅的主张，电文中说：

“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这一天，粟裕指挥的第一仗宣泰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

恰在此时，粟裕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的来电，电文中说：

“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

7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创造根据地及作战部署给中原局的指示：

中原局：

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全部应遵中央午文电，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目前为避免和胡宗南、刘峙两路大军作战，并取得休息时间起见，你们可南入巴山，进一步占领通南巴及川东北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我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笔者注）纵队则在鄂西创造根据地；皮徐（指皮定均、徐子荣——笔者注）则活动于皖西及其附近；原路东、路西根据地留下之部队则坚持原地区。将来你们还应准备派一部向大西南发展。

总之，为着根本破坏蒋介石以重兵进攻东北、华北、华中、中原之反动计划，并发展解放区至中原及长江上游，我党必须采取午文电计划及本电所述之部署。你们意见如何速告。

　　 中央 午删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军委关于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给郑位三等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戴（指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笔者注）并告王震：

一、15日电悉。你们休息两天很好。

二、进到山阳、柞水、镇安地区时既是山地，又两面无敌，应多休息几天，完全恢复疲劳；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顿住一时期，然后留小部在陕南游击，主力渡汉水占领通南巴（指四川省东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3县地区——笔者注）开展新局面。

三、你们尽可能多休息，敌人无奈你们何。

四、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笔者注）过襄河后，15旅至流水沟被75军之第6师追上未能过去，现沿襄河东岸北上，进至宜城东北耿家集、新街地区，该旅虽与第6师作战，但损失很小（据敌人反映）。

五、**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六、西安息，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在宴会上说：李先念之企图系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等语，足见你们对大局帮助之大。

　　 军委 午删 亥

7月17日，毛泽东就军调小组7月16日向突围的中原部队空投通知要求谈判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他写道：

“**目前国方重心在歼灭我军，无意和平**。你们应集中注意对付敌人，不要上当。只有到敌人无法歼灭我军，我军反而严重威胁敌人大后方之时，才有可能迫使敌人改变计划，停止追击，恢复和平。因此**你们暂时不要派代表出去，但可写信给两小组（由地方交顽军转达），要求国方停止追击，以便派遣代表出去谈判。**”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指挥各解放区作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6年6月22日首次提出的由太行、山东、华中3大主力野战军在南线出击作战的外线战略计划，密商于3大主力领导人之间长达旬日之久，意在集思广益。他的这一战略构想，并不是出于战略决战的目的，而是基于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取得反击战的胜利，以实现通过和谈取得较长时间的暂时和平。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打下去，以3大野战军的实力，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完全可能的，通过谈判取得暂时的和平也不是不可能的。其他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都在积极备战，唯有粟裕根据华中的具体情况，据实提出了补充建议。没想到这一补充建议，竟然使毛泽东改变了主力到外线作战的战略计划。相比之下，陈毅则固执得多了，他与粟裕的争论一直持续到8月13日毛泽东明确表态，方才作罢。读史至此，着实令人感叹不已。

**第16章**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

**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说1946年7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惊悉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便与朱德联名致唁电给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家属，深表哀悼。

原来在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为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由闻一多先生主持大会。在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血泪控诉的过程中，混入会场的国民党分子毫无顾忌，嬉皮笑脸，说笑打闹，扰乱会场。张曼筠女士刚刚离开讲台，闻一多先生满腔悲愤地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说：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热烈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鼓掌）”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地鼓掌）”

是日下午，闻一多又主持召开《民主周刊》社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李公朴被暗杀的事实真相。散会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壮烈牺牲。

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毛泽东 朱德 午篠

毛泽东联想到李公朴和闻一多在5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激愤不已，又提笔为他们写了一副挽联：

继两公精神，再接再厉争民主；汇万众悲愤，一心一德反独裁。

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见《毛泽东选集》）。指示中说：

“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做持久打算。”

7月2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致电王树声、刘子久、张才千说：

“庆祝你们粉碎敌1个团又6个连的大胜利。”

后来，王树声部越过平汉路，横越大洪山，强渡襄河，于7月下旬抵达武当山地区，创建了鄂西北游击根据地。

就在7月24日这一天，李先念等再次看到了国民党军用飞机散发的通知传单。

原来在7月23日，蒋介石以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和第32执行小组的名义，用飞机散发传单，要求中共中原军区部队停止前进，在商县龙驹寨或西安与之进行谈判，其内容如下：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9执行小组及32执行小组业于7月23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与9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7月28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32执行小组

李先念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伤亡过重，更有一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

7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他写道：

“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出游击深为恐惧。”“你们应下决心以团为单位，分散于陕南各县，划分区域，每团管一县至二县，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一营为标准。”

于是，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向前，进入陕南，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陕南游击队会合。

1946年8月3日，李先念部成立鄂豫陕军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

第359旅和干部旅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自陕西柞水地区继续北进。

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干部旅这一路突围部队，是于7月中旬到达豫西南淅川县的。在淅川，随队转移的毛楚雄碰上了王震。王震握着毛楚雄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的眼睛大大的，脸上有一颗黑色的平痣，穿一身灰布学生便装，非常帅气。王震高兴地说：

“小毛，跟我走。”

毛楚雄笑笑，向王震行了个礼，跟着359旅继续西征。

8月6日，毛楚雄随部队到达陕西省镇安县。王震派干部旅旅长、原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共方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警卫员毛楚雄赴西安谈判，同行的还有吴祖贻的爱人和另外一个干部。

8月7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一行5人化装从陕西省镇安县泗庙启程。

8月10日，张文津等一行人到达宁陕县东江口镇文家庙山村，分别在两户农民家里住下。地方保长发现他们的形踪后，当即报告给国民党驻军，胡宗南部61师181团第4连哨兵便扣押了他们。181团少校团长韩清雅闻讯后，对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人进行了审讯。

8月14日，李先念和王震报告中央，“请设法营救”张文津等人。尽管周恩来、叶剑英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矢口否认扣押中共谈判代表。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

王震率部于8月底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30多年后，经人民政府多方调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被害的真相才得以弄清楚：原来胡宗南部是经蒋介石同意后，便开始密谋杀害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5人。

那是在1946年8月22日深夜，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一行5人和一个带路的农民刚出村不远，181团少校团长韩清雅便命地方保长带领一伙保丁和伪装成土匪的国民党士兵追了上来，在门家沟将他们团团围住。地方保长把毛楚雄拉出来，恶狠狠地问：

“说，你们是不是掉队的共产党？谁是你们的领导？要到哪里去？不老实，宰了你！”

毛楚雄说：

“我是个学生，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地方保长恶狠狠地对匪兵们说：

“杀，给我杀！”

一个匪兵举起斧子，凶残地向毛楚雄砍去。张文津、吴祖贻等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埋在城隍庙背后石坎下小渠旁的石灰窑内。可怜19岁的毛楚雄，在大伯父的召唤下，随着王震的大部队行走，竟然惨死在几个小蟊贼之手，葬身这荒山野岭之中。

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写道：

“当面尚有顽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000人之野战军于1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他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仍然坚持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山东、豫北晋冀鲁豫、华中3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所以，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5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

7月27日，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我兵力胶济线3万余，淮北5万，苏中3万余，每处均难进行连续战斗，以苏中为例，该部一战可解决两个师（旅）或3个师（旅），过此便难继续胜任。我淮北部队数量较多，也只能寻求打敌2个师或3个师的仗，过此不宜轻试。因此，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

1946年8月1日午时，粟裕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转中央，他在电文中写道：

“根据近来战斗，我仅以少数兵力（不足两个团）阻止强大敌人之进攻，顽军伤亡消耗均甚大，其战斗勇气极差，我们正计划于阵地前求歼其一部。如我能增加1个旅至4个团之生力军，则进攻之敌不仅可以击溃，甚至可以歼灭大部，如此则苏中战局可能改观。因此建议速将5旅及特务团以最迅速方法运送至高邮南部，以便协同10纵向扬泰线出击，至少应使10纵全部3日内能向扬泰线出击（我已令10纵集结两个团于樊川待命），以配合1、6师包围泰州（约有敌4至5个营），而便调转进攻海安之敌，于运动中歼灭之。”

“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5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是否有当，请示复。”

8月1日下午，陈毅接到张鼎丞等转来粟裕的电报，即电告中央军委说：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敌此次进攻特点，是仗恃其数量优势，如其一路被歼灭即迅速补上，维持其前进态势，我各路迎战，必不能击中其要害，必须在主要方面进行连续的彻底的消灭，创造新解放区，并策动起义，才能击中要害，破其态势，达到保卫老解放区之目的。”

“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粟裕和陈毅这两个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要领导人，一个要将淮南5旅东调，一个要其主力西移，而身在后方的毛泽东该如何处置呢？他在给陈毅的复电中说：

“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2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1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可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8月5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说：

“在5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8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5旅仍应东调。”“我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说：

“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8月6日这一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卡车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没想到天不作美，一阵暴雨使延河水位骤然暴涨，路面也被浑浊的河水淹没了，斯特朗只好返回住处。

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08年斯特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斯特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她以苏联为家，在那里住了30年，写了大量介绍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著作。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目睹了大革命失败。1928年，她根据两次在华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大革命的真相。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3次来华，访问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她撰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歌颂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1940年底她第4次来华。在重庆，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斯特朗回到美国后报道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对避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到了中国。7月31日，她在北平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来到延安。

8月7日7时，粟裕给陈毅及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再次说明要求5旅东调的理由，他写道：

“本应遵令不调5旅东来，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此次留在淮南9个团未起任何作用，现淮南已全被占领，如靠5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战，估计亦不会有成效，反之如以5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8月7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斯特朗由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乘坐大卡车来到了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会见斯特朗，但他知道斯特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下午起床后特意穿上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站在院子里迎候客人。

斯特朗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的：“毛泽东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动缓慢稳重，但动作自如，像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那样。他的脸略有些平，态度平静含蓄，微笑时则顿时显出勃勃的兴致。在他满头黑发下面，有着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体现了他那灵敏的头脑和洞察力。他具有一种为深沉而机灵的理智所驾驭的天然活力。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且说毛泽东和斯特朗、陆定一、马海德围坐在石桌四周的4个小木凳上进行交谈。他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泽东对美国一些事情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斯特朗，这使斯特朗感到很吃惊。她在回忆中说：“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谈话切入正题后，斯特朗问毛泽东：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回答道：

“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么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毛泽东答：

“一年以上。”

斯特朗问：

“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么久吗？”

毛泽东答：

“可以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毛泽东答：

“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斯特朗问：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毛泽东坚定地说：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毛泽东答：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此时斯特朗发现附近20多米处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道：

“那儿是谁？”

毛泽东朝草丛中望了一眼，笑着说：

“是另外一家老百姓的孩子。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斯特朗望着毛泽东，感觉他是自己很少见过的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就“哦”了一声，接着问道：

“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毛泽东回答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

他还说：

“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毛泽东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小白酒盅、香烟和火柴盒排列起来，风趣地解释：“这里有欧、亚、非3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毛泽东强调说：

“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3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斯特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略一思索，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特别关注自己使用的“纸老虎“一词，停顿一下，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准确涵义。担任翻译的陆定一把“纸老虎”一词译成了Scarecrow，即“稻草人”。毛泽东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解释后，毛泽东认为“稻草人”这个词未能表达出“纸老虎”的真正涵义。他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好。纸老虎并不是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说：

“不是Scarecrow，而是Paper tiger。”

“讲得很对。”毛泽东点头笑了。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底，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做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最后笑着用英文说：

“蒋介石——纸老虎。”

“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斯特朗问：“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一个纸老虎？”

“不仅仅是这几个字。”毛泽东笑着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雨水就会把他冲掉。”**

是日晚，毛泽东和江青用番茄、洋葱、蚕豆和辣椒招待斯特朗3人，最后上了一道甜食“八宝粥”。这种甜食通常是用大米等8种美味食物做成的，但在延安“宝”比较少，只用大米、花生、核桃、大枣和李子做成象征性的“八宝粥”。斯特朗对这道甜食很满意。饭后，毛泽东继续接着前边的话题对斯特朗说：

“帝国主义之所以还有力量，这仅仅是由于人民受了蒙蔽，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弹。**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最后奏效的不会是原子弹，**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斯特朗心里明白，毛泽东非常清楚新式武器的威力。斯大林曾经规劝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降低国共之间的敌对程度，生怕美国会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甚至轰炸苏联。毛泽东就是要把这种失败论调从中国消除掉。斯特朗又把话题转到了蒋介石身上，问道：

“主席，你除了在重庆谈判时见过蒋介石外，过去见过他吗？”

“见过。”毛泽东回忆着说：“那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65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出席大会。我这个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湖南代表，坐在第39号席上。而**蒋介石不是代表，他只是列席会议**。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彼此知道对方，却从未谋面。这一次见了面，也并无交往。这时候，掌握国共两党大权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

我被大会主席提议，经大会通过，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还在大会上发了言。我这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我又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而蒋介石和我毛泽东相比，就大大逊色了。他只是坐在列席位子上听着，会议结束后，就悄然回老家溪口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满口湖南话的年轻人竟是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斯特朗听得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他和蒋介石两大政治对手鲜为人知的早期秘闻，这也正是她要写作毛泽东传记的最好材料。于是，斯特朗又急切地问：

“主席，你们第2次是怎么见面的？”

毛泽东说：

“我和蒋介石再次见面时，他已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贵了。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难定呀！而我呢，在赵恒惕军队的追捕下，疲惫不堪地由湖南逃到了广州。”

斯特朗停住了记录，问道：

“你不是在上海么，怎么能从湖南逃到广州呢？”

毛泽东说：

“是这样的，我在上海不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秘书。这秘书可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我这个秘书当得都很艰难。国民党方面说我是‘跨党分子’‘毛头小伙’，排挤我；共产党方面，我和陈独秀产生分歧，而他的家长作风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极为不佳，夜不能寐，便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开四大前夕，我以‘养病’为理由，回到了湖南。”

“噢，你是这样回湖南的。”斯特朗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说。她又抬起头来问道：“中共四大你当选了吗？”

毛泽东笑着说：

“中共四大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的权力更大了。”

斯特朗急着问：

“蒋介石呢？”

毛泽东面带着笑容说：

“蒋介石这时候可神气啦，他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因为还是国共合作，就请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点着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大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告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就荡平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大获全胜。蒋介石班师回羊城，名声大振，成了英雄。

蒋介石顺水又遇顺江风，正当他名声大振成了英雄的时候，国民党‘二全’大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我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我坐在代表席上，蒋介石则今非昔比，在‘一全’大会时，他只不过是个列席者，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并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讲道：‘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大会期间，我和蒋介石相继登上了讲台。我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蒋介石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国民党‘二全’大会，是我和蒋介石第一回同在一个讲台上作报告。**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结果，我依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而蒋介石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执委，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大会以后，我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下来又点燃了一支烟，狠劲地吸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斯特朗停住了飞快记录的笔，问道：

“这时候，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有无察觉？”

“有察觉。”毛泽东继续说：“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在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1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但他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分头开始了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了周恩来，苏联顾问团驻地被监禁，汪精卫住宅以保护为名被包围，广州市实行戒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把驻守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扣押……”

斯特朗急忙插话：

“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二0事件’吗？”

“是的，也称‘中山舰事件’，或称‘广州事变’。蒋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锋芒，他一举成功了。”

斯特朗停住笔又问：

“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蒋介石搞的这次反革命事件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三·二0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去苏联顾问团住处，正好陈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不能让他得寸进尺。我们应马上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察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蒋介石就无力对付了。”

斯特朗插话说：

“多好的建议啊！”

毛泽东说：

“当时我只能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见去办。虽经激烈争辩，也无济于事。结果使蒋介石获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共产党；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回国，苏联表示同意。”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陈独秀还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蒋介石看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说陈独秀是个好朋友！”

斯特朗望着喝茶抽烟的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你和蒋介石再见过面没有？”

毛泽东慢慢地放下茶杯，说：

“见过，那是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

说着，他又陷入了回忆之中：“蒋介石在‘三·二0’事件之后，由于陈独秀不敢强硬，一再退让，蒋介石就开始得寸进尺了。‘三·二0’事件使蒋介石取得大胜的消息传到上海，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张静江，急匆匆地从上海赶来广州。此人为‘三·二0’事件后的蒋介石站稳脚跟，起了幕后谋士和‘导师’的重要作用。张静江何许人也？此人骨瘦如柴，双腿瘫痪，年已50有余，却有着一番传奇经历。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巴黎经商发了大财。1905年冬天，张静江回国后返巴黎，正好和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之给了孙中山‘ABCDE’为序的联络暗号，并告知若需要经费时，在电文中写A，即电汇1万元，写B，2万元，写C，3万元，写D，4万元，写E，5万元。孙中山听后，将信将疑。过了两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十分困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便往巴黎按联络密码给张静江发了电报，电文中写的是‘C’。几天后，果然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遇到经费困难时，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当了中国革命党的财政部长。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1920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下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指点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蒋介石‘三·二0’事件得手后，张静江很快由上海赶到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了幕后‘军师’。

1926年5月15日，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了。我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和蒋介石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蒋介石更是今非昔比了，他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而我坐在下边很不显眼的地方**。自孙中山这口革命的洪钟坠地之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而现在改由蒋介石主持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5月20日，我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大会是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我就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脸上的那种回忆往事的表情消失了，他看着还在记录的斯特朗，吸了几口烟，说道：

“我在早期和蒋介石的几次交往，就谈到这里。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你有用吗？”

斯特朗异常高兴地说：

“太有用了，它是我给你写传最珍贵的材料。”

毛泽东站起身，来回走动了几步，站在斯特朗面前，把那只大手一挥，说道：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此时已经是午夜了，毛泽东和斯特朗约定几个星期后再见。他和江青一起提着一盏马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同客人下山，把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送到山坡下的大卡车旁，互道再见。

斯特朗对这次采访的印象十分美好，她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他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武器形象地称之为输血。他说，美国输给蒋介石的武器，蒋介石又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像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8月7日深夜，毛泽东送走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3人后，还惦记着粟裕和陈毅之间的争论，于是就复电给粟裕，提出两种方针由粟裕自己选择。他在电文中说：

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8月5日电办法，8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

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粟裕一封急电，粟裕报告说：

“5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

这正是：调一旅好事多纠缠，得良机外将敢擅专。提苏中孤军，事无稍殆，马不歇鞍；管教尔有来无回，七战七捷喜报传。

着实令人可敬可贺！

8月8日晨，毛泽东复电粟裕等人并告陈毅说：

“歼敌良机已到，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2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2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就在这一天，华中野战军在江苏如皋李堡发动进攻，俘敌5000余人，毙伤3000余人。粟裕在华中战场上指挥的苏中战役的第2个战斗已经胜利结束。

8月8日，陈毅接到华中的捷报后，再次重提3大主力出击外线作战计划。他在给中央军委和粟裕的电报上说：

“粟部在苏中已打两个胜仗，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今后应迅速西调为好。苏中再打一胜仗不一定能改变局面，而我3大主力在陇海、津浦获得胜利，徐州顽军可起义，可开辟新解放区，大大调动敌人，苏中局面方可保证无虞。现山东、太行均须全力向南向西会师。集中主力留滞苏中与敌人分路纠缠，必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此时的国民党军，以两个整编师的兵力位于开封至商丘一线，企图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

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徐、汴段和路南10余县，以配合苏皖野战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军区之敌。

8月9日这一天，徐海东奉中央指示，离开山东根据地，从威海秘密乘船抵达大连，住进大连市文化街75号一座幽静宅院里养病，直到全国解放。

8月1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乘虚通过国民党军防御间隙，突然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沿线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8月12日，毛泽东就陈毅坚持出击外线作战一事，复电陈毅、宋时轮，电文中写道：

陈宋：

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2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5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5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军委 未文

8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周：

灰电悉。

一、同意你们对马、司发表公报后形势分析和应付总方针与办法。

二、马、司既已发布此种公报，**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

三、在这种情况下，解联会似有成立之必要，如国民党一意孤行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我们应考虑同时召开解代会。

四、同意继续逼美扩大外交活动，准备闹到联合国会上去，应指出过去调处的失败是由于美国援蒋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对美错误政策可彻底清算与批评；但对马、司个人，仍取某些保留的态度。

五、关于半年多以来特别是6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请你发表一适当谈话。

六、致杜鲁门电可用代表团名义，交马歇尔转达。

七、如马回国，请考虑现在的执行部及各小组机构是否应继续存在，你须向马要求保证我方人员的安全。

中央

8月13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宋时轮的指示电：

粟谭，并告陈宋：

12电悉。部署歼灭99旅及65师一部，甚好甚慰。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惟希注意：一、告诫部属，切勿骄傲，每次作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不要轻敌。二、适当休整部队，恢复疲劳，保存元气。

军委 未元 亥

就在粟裕率华中野战军连续取胜的同时，陈毅却在淮北作战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教育了陈毅。

8月13日这一天，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说：

“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应争取数日休息，再寻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至此，陈毅与粟裕之间一场旷日持久地争论终于结束了。

欲知粟裕后来的战绩如何，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值得认真研究。在同斯特朗的谈话中，他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关于原子弹，毛泽东解释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关于美帝国主义，他解释说，“**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至于蒋介石，他解释得更有意思，他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由此可以看出，在毛公眼里，不管是**反人类**的大规模屠杀性武器，还是**反人民**的权贵和反动集团，统统都是纸老虎。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可至今还有不少善良的人和一些作福作威的人都认识不到纸老虎“**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的道理。

**第17章**

**“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

**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

**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

**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话说1946年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其中问道：

“1、此次作战伤亡多少？部队情绪如何？要休息多少天才能再战？是否可迅即获得新兵补充？2、敌情变化如何？3、你部以西移淮南作战为有利，还是以在苏中利用群众、地形等条件再打一仗然后西移为有利？”

8月14日，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电文中写道：

“8月13日电敬悉。

一、此次作战共歼敌约9000人，除俘虏5000余人外，敌伤亡淹死者共3000余人。

二、我方伤亡共约1200余，部队情绪仍极高。本可于13日再歼敌一个旅，但以大雨水阻致停止行动。此次作战前后只3天，而实际战斗只16小时，故部队并不十分疲劳。如有机会可立即作战，否则拟于休息一周后再主动寻找敌人作战。

三、目前部队已补新兵，等于总伤亡的三分之二，周内可将伤亡补足，如以所补俘虏计算，则已超过伤亡数。这次俘虏除少数外，对作战均有帮助，故无影响。

四、敌情：此次战前敌本拟以65师之160旅及187旅接替泰州、黄桥、姜堰、蒋垛、溱潼等地之63旅（属83师）及148旅（属25师）防务，而以63旅接替25师扬州、仪征等地防务，海安、如皋、李堡分由105旅、79旅及新7旅驻守。估计敌人此种部署，似在抽出25师全部（40旅、148旅及105旅）使用于进攻运河线或调赴津浦线，但以调赴津浦线可能为最大，因敌原拟集结于天长附近之45师及96师，均已在25师调防之先已向北开。目前敌似已完全放弃其抽出25师之计划。据密息，25师之3个旅及63旅之防务仍照旧，前已令65师之两个旅回援海安，99旅（属69师，已准备北调津浦线者）回援如皋，并抽出40旅全部集中宜陵待命东援。此次战前，敌人表示苏北已趋安定，驻如皋之陆空联络组已回常州，其守备部队则准备巩固后方转入‘清乡’，机动部队亦有他调可能。

五、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再在苏中打仗为有利，其理由如下：

1、在苏中作战，不仅群众、地形、运输（前次淮南8个团作战，已感到民夫应付不上）、粮食均较淮南方便，且有足够民力可用，同时威胁长江，可直接拖住敌人，不仅使其无法他调，且将吸引其继续调兵来援。

2、苏中敌人在进抵如皋、海安等地后，前锋已分散，遭受我军3次打击，现其未被歼灭者均已遭很大消耗与损失，已很动摇，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说，亦较淮南为有利。

3、现整个淮南仅敌人4个团，如我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和天长，以开辟战场。但要打下该两城，除付出一定代价外，不一定能调动敌人。如舍天长、盱眙而直趋铁道线，则战场狭小，后方亦无法安全。

六、基于上述，我拟于周内以一部攻占南通、海门，吸引敌人南援而歼灭之。估计能再歼敌两个旅，则苏中局势将更好转。在主力西移前，已令淮南部队积极行动，以开辟战场。是否有当，祈示复。”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灭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8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占领砀山、兰封等城镇、车站10余处，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控制铁路190公里，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进攻的计划。

正当刘邓率军转移至陇海路以北准备休整时，蒋介石又在郑州、徐州一线集中14个整编师计32个旅30万人，采取“钳形攻势”向刘邓所部反扑，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刘邓部于山东定陶、曹县地区。其部署是：

以徐州绥署薛岳所属的第5军、整编第11、第88师共5个旅，分3路自虞城、砀山、徐州地区向城武、单县、鱼台进攻。

以郑州绥署刘峙所属的整编第3、第41、第47师和第55、第68师的各1个旅共10个旅，分3路自封丘、开封、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

另以第31集团军王仲廉部等13个旅在平汉路之安阳、新乡及其以东佯动，配合主战场的进攻。

8月22日，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并告各首长：

一、刘、邓马戌电悉。庆祝你们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

二、望集中主力至少18个团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

三、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一切补充休整应以此为目标。

四、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4千人打1千人，4万人打1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

　　 军委 未养

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对敌情作了周密分析，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整编第3师于定陶西南地区，打开局面，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47师大部或一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中说：

“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一个半月内，作战6次，歼敌6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15个团，但这15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8月29日，毛泽东要求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学习粟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战法，歼灭一部国民党军。他在电令中说：

“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9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李先念部）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

后来在9月初，**毛泽东考虑到山东野战军军事主管的确不大擅长大兵团作战，准备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的军事，并正式告知了陈毅**。

**陈毅心里很不是滋味。**时为山野作战科科长的王德回忆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尽管如此，陈毅还是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徐向前前来。

再说8月29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说：

“孙震令第3师（两个旅）、47师（两个旅）先肃清定陶以南之张庄等地，尔后再攻定陶。望令我主力在1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3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1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1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集结于定陶西南区；以第6纵队两个团诱敌北进。

8月31日下午，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华中野战军在连续45天的作战中，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牺牲3000多人，伤1.3万人。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野战军进行的战略侦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它使国民党在“3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国民政府国防部在检讨此次作战中的教训时说：“1、进剿时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将匪主力击破，嗣后分散防守贻匪以各个击破，招致重大损失。2、苏北匪化甚深，故匪之情报灵活、行动自如，我军则每日有盲目作战之感，常贻匪以集中兵力袭击我一点之机会。”

就在这8月底，斯特朗在离开延安去其它解放区采访之前，她又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气愤地告诉她说：

“自从上次谈话以来，美国又给了蒋介石近1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

斯特朗问：

“中共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毛泽东回答说：

“那倒不是。在你到延安的这一个月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近14个旅的兵力。**美国援蒋就像是一种输血，但过后还会从蒋介石那里输送到我们这儿的。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得到装备，我们则必须要拿到这些装备。**我们损失了一些战士，但是，随后蒋介石的士兵就补充过来了。蒋介石的士兵今天被俘虏缴械了，明天他和我们一起战斗，这就是辩证法。”

斯特朗问：

“现在共产党有可能被打败吗？”

她以为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是，毛泽东的答复却使她吃了一惊。毛泽东说：

“这取决于我们对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如果千百万农民分不到土地，并积极保卫他们的土地的话，我们可能失去承德、哈尔滨、山东的海港城市，甚至失去张家口。但关键还在于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

此后，斯特朗到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和东北等地去进行采访。

1946年9月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被诱至秦砦、桃源，整编第47师进至黄水口、吕砦。

这时，刘峙将该两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以整编第3师攻菏泽，整编第47师攻定陶，致使两师的间隔加大到20至25公里，形成了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十分有利的战局。

9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说：

“蒋介石迫令刘峙冒险前进，正是我歼敌良机，望即部署歼其一路。”

刘邓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国民党军的钳铗尚未合拢，郑州各路国民党军仍处于分散态势，整编第3师陷于孤立疲惫之机，将该师诱至菏泽大杨湖地区加以歼灭。

9月3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预设战场，整编第47师被阻于桃源、长乐集以南。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整编第3师发起攻击，激战至6日，全歼该师。

9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第47师的第127旅和41师的第122旅。

9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收复东明县城。

至此，定陶战役全部结束。是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约1.7万人（其中俘虏1.2万人），活捉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以钳形攻势合击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计划。

9月11日，陈毅决心打一个漂亮仗，改变中央对自己的看法。他连发两电给毛泽东并告粟裕等人，他在电报中说：

“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

然而山东野战军很快便被国民党军“佯攻沭阳、真攻淮阴”的策略所迷惑，陈毅没有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决策再次失误。结果，山野主力被桂军一个多师牵制了7天之久。

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的社论中写道：

“捷报传来，我刘伯承将军所率劲旅，在陇海线以北之菏泽、定陶、曹县、东明间地区，消灭蒋介石进犯军刘峙部4个旅（原师），蒋介石嫡系第3师师长（原为第10军军长）赵锡田就擒。这是继续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3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9月14日，周恩来奉命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全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调处中国内争，抵华之最初3个月内，曾被认为极大成功**，但其初步成就未能使之持久，国民党政府过时未久即撕毁协定，并对中共解放区发动攻势，从东北打到关内，致使阁下之努力归于失败。**目前内战席卷全国，和平谈判徒成为政府当局放手大打之烟幕。**于分析此种严重局势时，不能不认为仅仅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之财政、军火与物资的援助，即已大有助于政府当局之进行内战。

回忆自中国抗战至今，据已知者，美国政府曾予中国14项借款，总计约13亿1459万美元，加以各种转账，中国政府现在美存款尚有7亿美元之巨。此外，自1942年起，在租借法案项下，据7月21日华盛顿联合社讯，美国政府曾交中国总值15亿美元以上之武器及作战物资，其中约有五分之三于胜利以后始给予中国者。过去12个月中间，国民党政府对此巨量物资大肆挥霍，实际上仅为支助其全面反共战争，未作它用。最近在反共战争正如火如荼之际，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订约让售价值8亿2500万美元之剩余物资与设备。这种火上加油的办法，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愤怒。

兹请阁下注意，美国政府此类行动实未合于去岁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所云：“美国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致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中共一经获悉售卖剩余物资之谈判在进行中，即于8月26日向阁下提出抗议，反对在此时进行售让，并指出此项行动所引起之严重后果。然此宗买卖竟不顾吾人抗议，而于8月31日签订。因此，余今复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一亿四千万人民，对于此项交易，**经过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该约所列之物资、船舶等全部冻结。**鉴于美国政府一再宣称，其在中国无其它目的，仅为促进交战党派间之和平团结，我们希望经过阁下之努力，务使这一要求能够实现，以灭战祸，以安中国人心。

亟盼早日得到阁下回答，并候起居。

　　 周恩来 谨启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指示中提出了9项军事原则，其中说：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6倍、或5倍、或4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3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

“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

9月16日这一天，晋察冀解放军部队从大同撤围，大同集宁战役结束。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歼敌1.2万人，但由于指挥者二次关键指挥错误，使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张家口处于敌军两面夹击不利形势下。

罗瑞卿后来评论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傅作义后来在1947年2月也曾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31师，而去全力打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就在大同集宁战役结束后，傅作义在20日通过他的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内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

傅作义还狂妄地说：“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向政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地服从你。”

国民党的中央社在21日即向全国全文播发了傅作义的《致毛泽东的公开电》。

再说9月16日18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等说：

“我在集宁附近歼傅作义部约5000余而未消灭其主力，集宁14日失守，威胁大同攻城，故决心撤除对大同之围攻。根据平绥线将处于敌之严重进攻的情况，我已集结主力准备打击进攻之敌，保卫察哈尔。为配合主力保卫察哈尔，热河我军应牵制热河敌人，冀东应适时向平蓟以东活动，原定进行平汉战役之5个旅及各地武装应即准备对平汉线进击，冀中东部及10分区则在敌后破坏平津间之北宁路。”

此时，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正计划集中第11、12战区主力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进行东西夹击。

9月17日14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等说：

“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做坚守。”

9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人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聂萧刘罗（萧刘罗即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笔者注）：

一、16日18时、17日14时两电均悉。

1. 我们同意你们16日18时电之精神，除各方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1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四、每次歼敌1个团2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10个至15个团即有可能歼敌1个旅（两个团）。胡宗南以其精锐8个旅（整编旅）入晋，我陈赓纵队只有3个旅，第一仗即歼敌1个旅，现又准备再歼1个旅。胡军自被我歼灭1个旅后，即畏惧不敢冒进。希望你们聚精会神，充分准备，寻找良机歼敌一两个团。打第一个胜仗，即能振奋军心民心，打出威风。

五、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

六、晋绥部队担任钳制傅作义，冀中、冀晋担任破坏平汉路，热河、冀东担任钳制敌后尾。

军委 申巧

9月19日，华中野战军主动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

9月20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提出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改变战局的建议。

陈毅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复电给粟裕等人，作了自我批评，同时说明将按粟裕等人的建议行动。他在电报中说：

“你们对山野行动的意见均正确，同意办理。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六塘）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未碰到他……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如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

9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指示电说：

“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1、6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

9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山野、华野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9月27日，毛泽东因《解放日报》在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刊登的文章跟不上形势，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他写道：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应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

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能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去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

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胡乔木和《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露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章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毛泽东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对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主力会师指示说：

“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9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

张家口、晋绥、太行、山东、华中、东北局并告南京：

一、美国显然已令马歇尔、蒋介石在大打中进行和平攻势，因此，当前我们的宣传口号，已不能只是无条件停战，**无条件停战仅能给与蒋介石以便利，巩固其3个月来的占领地区，和争取时间，补充兵力。**

二、**当前的宣传口号，要转到“美军退出中国”，以打破和平攻势之欺骗。**斯大林已发表谈话。**美国已有运动周，25个城市有撤退驻华美军之示威，上海从申养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并将电联合国及美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运动将转为揭露美军暴行，向司徒抗议，请3人会议调查，实行法律控诉。**北平、成都、重庆、香港、南洋亦将响应。**

三、解放区准备进行同样的运动周，拥护此种主张，并要求蒋军实行一月停战协定，其中包括蒋军撤出解放区及将1月13日以后增调之兵撤至长江以南，但时间须稍迟（约在10月中旬），待外面各地发动之后再进行，现在即可做文章拥护，及访问名人发表谈话（**不要说外面的运动是我们发起，而要说民主爱国人士发起**）。准备，座谈会及群众大会，进行运动周。

中央 申艳

9月2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蒂尔并谈到了《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问题。此谈话内容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全文如下：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将如何？

毛泽东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斯蒂尔问：中国内战将延长多久？其结果将如何？

毛泽东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在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3国外长会议的协定（不干涉中国内政，苏美军队尽早从中国撤离——笔者注），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苦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介石的5项要求？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则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毛泽东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1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5项”或10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么，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9月30日，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发表《中共代表团致蒋介石马歇尔备忘录》：

敬启者，自6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政府即进一步地不顾一切约束，撕毁停战协定，在关内大举进攻。在此3个月中，政府军队已进占解放区许多城市，摧毁许多地方的民选政权，狂炸解放区，伤害无数居民的生命财产，更提出无理的5项要求，强要中共军队及民选的地方政权退出若干地区，而当中共根据政协纲领的规定不予接受时，政府更加紧军事进攻，以期达到政治要求的目的，并扩大其占领，因此，**政府军队除了攻占中原、苏北、皖北、山东、山西、河北、热河等解放区一系列地方外，又借口中共围困大同，声言要攻下承德、张垣和延安。**果然政府军队旋即攻占承德，并续占平绥路上如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其实中共对大同的战役，仅是牵制山西阎锡山进攻，属于围困性质，最近更正式宣布撤围，大同的威胁已不存在，但政府军队却毫无任何借口的继续扩大对热河和冀东的占领，并且公然发动对张家口的3路大举进攻。**事实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肢裂，并以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特此奉告。

中共代表周恩来 董必武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李维汉 谨启

9月30日这一天，符定一的女儿符德芳返回北平，毛泽东让她给前些时先行回北平的符先生捎上一些礼物，并附信一封：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时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电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说：

“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保卫张家口。

10月1日这一天，陈毅致电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粟裕所在的华中分局“两次到分局会议，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

陈毅还主动表示：

“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他在电报中还说：准备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10月5日前后可集中完毕，如敌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此部署着重点是集中主力出击并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

10月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此《总结》共分19部分，“详细总结了1946年7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的3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他写道：

“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3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再难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3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25个旅**。今年2月至6月被我军在东北所歼灭者，尚未计算在内。”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2个25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3个25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

“过去3个月内，我们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的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地方，在不得已时被敌占去，但是将来均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作战经验，吸引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3个月歼敌25个旅时所采用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

“3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5月4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

“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

10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发起巨野战役。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关切地询问：

“你们是否已发动对邱、胡的歼灭战？歼灭该敌正是时机。”

10月3日晚，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他写道：

陈，并告张邓粟：

一、酉东电悉。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二、目前你处与刘邓之任务是集中全力歼灭薛岳10个旅左右，即能转换战局。三、刘邓现正对付邱胡两部举行歼击，如得手，薛岳威势必将减煞。希望你们在淮海方面打几个好胜仗。

中央 酉江

后来在10月7日，巨野战役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歼灭国民党军第5军和11师共5000余人，自己也“伤亡4300余人”，不得不退出战斗。

10月4日，陈毅鉴于指战员们情绪很大，在给山野主力8师负责人的信中剖析自己与友邻指挥员刘邓、粟裕、陈赓相比的不足，承担战役失利决策与部署的责任，他在信中说：

“由于3月来战争，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5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粟、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干部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10月7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联名致电陈毅，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山野与华野指挥机关合并，并说：

“盼军长来此统一指挥”，“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

此前陈毅尽管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可他如今又改变了主意，不打算按原计划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准备率山东野战军返回山东。

10月9日，陈毅致电毛泽东、粟裕等人说：“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并要求“华野派队接替淮海区”。

是日傍晚，华中分局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发给中央一份密电，全文如下：

张邓曾报中央：

陈佳（即陈毅9日——笔者注）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8师、9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9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3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5旅赶驶顽强，给74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6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2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3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74军，东攻涟水，决1、6师南下配合5旅、皮旅歼敌，要8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1、6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10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8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5000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2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1、6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3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酉时 张鼎丞 邓子恢 曾山

10月11日，晋察冀军区主动撤出张家口，转入冀西山区继续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历时半个月，晋察冀军区解放军在平绥东段和平汉北段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共歼灭国民党军22550人，其中俘敌13150人，毙伤9400人。但由于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估计不足，西线兵力未能部署在能应付各种敌情的机动位置，给了傅作义可乘之隙。

罗瑞卿总结了张家口保卫战失利的教训，他说：“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

蒋介石在傅作义部进入张家口的11日下午，兴高采烈地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高官还骄慢地宣称：“共军已崩溃”，“可在3个月至5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萧罗，张宗逊，并转各纵队、各军区首长：

**张垣失守后，傅作义部已极端分散，利于我各个歼灭。**但目前我仍应以一部在张垣附近钳制傅军，我主力仍在东面原地依原计划歼敌，以期彻底击破东面之敌。我对16军已给了一个相当严重之打击，如这两天对94军又能给以根本打击，则今后只须对53军以一二个打击及对16军再给一二个打击，便可彻底粉碎东面敌人之进攻。然后我军加以休整即可向西打傅。**在几个月内完全可能打破东西两面之敌。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望本此方针鼓励士气，团结全党，完成中央给你们的神圣任务。

　　 中央 酉文

10月15日凌晨1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致电中共中央说：

“我们商讨共同认为宜速出击淮北。李延年正布置北攻沭阳。已令粟裕率1、6两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如敌东进快，而华野来不及北返时，则就地相机打击敌侧背，山野拟选蒋军一路，从1个团到2个团着手，亦可能打一二个胜仗。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

10月15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张邓曾，并告粟谭：

删子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7至10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10至15个旅（你们担任歼灭7至10个旅，刘邓担任歼灭3至5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中央 酉删 亥

10月19日，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张灵甫率整编第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共4万余人，从淮阴出发，分3路向仅有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成钧的第5旅守卫的涟水城发起攻击。

涟水城西南距淮阴35公里，南距淮安30余公里，是苏北地区的重要门户，也是联系山东解放区与苏中地区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自称“天下第一师”，全部美械装备，训练有素，号称蒋介石的“御林军”、“王牌军”。自内战爆发以来，它攻淮南，夺两淮，连战连胜，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10月28日，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全部赶到涟水，粟裕下达了歼灭74师的命令。

10月30日夜，华中野战军全线展开进攻，张灵甫见势头不妙，仓皇逃回淮阴城。

一战涟水，张灵甫不仅未能如愿，还付出了伤亡7000余人的惨重代价。

10月30日这一天，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到满洲里铁路上的肇东车站，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们报请上级批准，将一台精心修理好的报废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

1946年1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苏中七战七捷的指挥者粟裕将军》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

“苏中七战七捷的指挥者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将军，最近又参与组织了涟水保卫战的胜利战役。他的军事天才和保卫人民利益卓著的功绩，光辉地照耀着苏皖解放区。”“**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战士们说：‘跟粟司令打仗最高兴，从来不会打败仗。’最近泰县人民送给粟司令的匾上写着：‘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11月２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示电，要刘伯承、邓小平他们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片失地，孤立邱胡（指邱清泉、胡琏——笔者注）”。

11月3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强调说：

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的作战行动，“总以拖住邱、胡不便加入鲁南为原则，……我苏中、苏北现处困难中，如邱、胡加入鲁南，切断陇海，则苏中、苏北难于支持，极为不利。”

1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在此前后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置于美国的控制和掠夺之下。

11月10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关于揭穿蒋介石继续大打阴谋的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氏于11月8日发表声明，决定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一党专政的情形下召开其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以通过其所谓“宪法”。这个非法的分裂的步骤，表明蒋氏长期独裁，长期内战的决心；表明中国的局势已比以前更为严重。蒋氏为了粉饰这个独裁与内战的步骤，同时又宣布了一次所谓“停战令”。可是蒋氏曾亲自下过多次的停战令而又曾亲自一一予以撕毁。此次停战令和历次的一样，不是什么“停战令”，而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全国人民切记不可上当。**现在蒋介石的大量军队已侵入解放区，占领解放区120个大小城市，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在全国征兵征粮，准备长期内战，调动军队，准备新的进攻；**其中，正从各方面抽调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即是一例。蒋氏在此次所谓停战令中，将所谓“防守现地所必需者”除外，即是为继续进攻，找好了借口，正如他历次撕毁停战令时所找到的借口一模一样。中共及全国人民均渴望和平，但可惜蒋氏并无丝毫和平诚意。如果蒋氏欲证明他对和平具有诚意，那么，他就应当：（一）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按照政协决议的内容和程序在各党派协商的基础上召集民主的国大。（二）将侵入解放区的军队撤出去，并停止调动军队，恢复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的位置。只有实行这两点，才能证明蒋氏具有和平的诚意。否则，所谓停战，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一方面，召开分裂的御用的国大，一方面，一百个旅打进解放区，如此而欲人们相信蒋氏片面的一纸命令具有诚意，就连小孩子也欺骗不了。**中共声明：**凡属以真正和平为目的之商谈，我们均愿参加；凡属欺骗行为，我们一概反对。**

11月15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驻南京代表团，要求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全文如次：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做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欲知国共之间战局如何发展，国民党军能否占领延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心系武战场，关注文战场，由9月27日他写给陆定一的那一封信可见一斑。形势变了，《解放日报》不能随势转笔，还要站在旧码头上弹老调，岂不是长国民党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正如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毛泽东这一封文字不多的重要信件，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实有一读之必要。

**第18章**

**“原子弹算完了，无知的人们却还在谈论它，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

**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

**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

话说1946年1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第3、第6纵队和第7纵队（欠1个旅），发起河南滑县战役，一举捣毁国民党军指挥机关，战至22日夜，歼灭孙震之整编第41师第104旅和整编第47师第125旅大部及河北保安第12总队全部共约1.2万人。其中俘虏8800余人，包括104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和河北保安12纵队司令何冠三在内，毙伤3000余人，缴获山炮5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30余门，轻、重机枪300余挺，步枪5000余支，汽车5辆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并吸引整编第27、第26军回援，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北进攻占邯郸、打通平汉线的作战部署。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与邓颖超、李维汉等人回到了延安。

11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接着，毛泽东讲了话，他说：

“蒋介石对我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要在不允许我党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党的方针是战争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内，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

**我们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打到长江以南去，大约用3到5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3到5年，还要准备10到15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至于要不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我看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这个口号。”**

此时，毛岸英在吴家园已经呆了半年了，他学会了种庄稼的本领，白皮肤晒成了黑皮肤，手上也磨出了老茧。因为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吴满有就把他送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望着用白羊肚毛巾扎着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一副地地道道陕北农民打扮的儿子，开心地笑了，他说：

“好呀，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了，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吴满有说：

“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空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送给军烈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啦。”

毛泽东摸了摸儿子的双手，看着儿子手上一层厚厚的茧子，满意地说：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毛岸英很快便被分配到了中央宣传部做编辑工作。

就在这11月间，毛岸英随中央宣传部移住到瓦窑堡一带。他不断给父亲写信，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的60大寿。中共中央向朱德发去了贺信，庆祝这个“人民的佳节”。毛泽东为朱德题写的贺词是：“人民的光荣”。

12月3日，蒋介石王牌军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向涟水城发动了第二次攻击。此时，陈毅、粟裕均在北线，坐镇南线的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决定来个以硬碰硬，命副师长王必成率6师摆在涟水南面，对决74师。自此，6师浴血奋战，坚守涟水13天。

12月初，晋绥第1纵队第358旅和独1旅由山西调回延安，住在延安南边的七里铺进行休息整训。

12月7日下午，第1纵队第358旅和独1旅的指战员们整装集合在延安飞机场，举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誓师大会。

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乘车来到飞机场，晋绥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副司令员贺炳炎、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张国声，358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疾步上前，迎接毛泽东等。张宗逊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中，毛泽东等在张宗逊、廖汉生的陪同下，顶着瑟瑟寒风检阅部队。毛泽东穿着一件灰色棉大衣，围着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脚上是一双半旧的布鞋，裤脚上打着补丁。他面带微笑来到队伍前面，神采奕奕地绕着边排走到最后面，边走边挥手致意；再从中间走回来，健步登上主席台，抬头看了看天色和风势。风比较大，又没有扩音设备，他怕大家听不清他讲话，就让随行人员找来一张大方桌，摆在队伍中间。毛泽东登上大方桌，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接着提高音调一字一顿地大声说：

“同志们，反动派要进攻解放区，我们要反对他。在各解放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只5个月的功夫，就消灭了他39个旅。现在，他们又要进攻我们陕甘宁边区，进攻我们延安。你们来了很好，党中央欢迎你们，边区人民欢迎你们，党中央派我们当代表来欢迎你们。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的反动派消灭掉。在华北，在东北，我们的军队很多，他们到处在打反动派。我们有力量，有很多的军队。解放区的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地区的人民称赞我们，外国朋友也称赞我们。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军队要和边区人民团结在一起，把军民关系搞好，那样，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

他的话音一落，全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继而，指战员们振臂高呼：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垮反动派的进攻！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接下来，朱德、林伯渠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此后，358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率旅部进驻柳树店，部队驻扎在雀儿沟。

12月8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举行的盐南反击战歼灭国民党军5000多人。

1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盐城前线之捷》的时评说：

“这是5个月来粟裕将军所部的第11次大胜仗。这11次大胜仗歼灭蒋军足足有9万人。苏皖军民光荣的自卫战绩，最生动地证明了蒋军的必败。”

12月9日下午，毛泽东复电给陈毅并告粟裕等人，答复陈毅6、7日先后4个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华野粟裕等人的攻击国民党军、改变战局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在这个复电中指名要求粟裕提出作战方案上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应待盐城作战结束，粟率1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

12月11日下午4时，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说：

“9日电悉。一、庆祝盐城大胜，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二、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三、1师及皮旅（即皮定均旅——笔者注）于结束追击战斗后休息二三天即行北返。”

此时，蒋介石为了配合其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声势，决定以12个整编师（军）28个旅的兵力，组成4个集团，于12月13日分路向苏北、鲁南发动新的攻势。

12月12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了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两军主力，歼灭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第69师。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说：

“整11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69师及预备3旅向沭阳进攻，唯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

陈毅，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调整了部署，上报军委：

一、华中第9纵队位于叶海子、五花顶地区（均位于宿迁以北），主要任务是监视宿迁方向的敌人，随时准备阻击增援之敌；二、第6师、华中第10纵队的第6旅、第7师的第19旅，位于涟水地区，主要任务是监视淮阴的敌人；三、华中第7纵队的第31旅、第10纵队的第13旅和第30旅，位于盐城地区，主要任务是监视东台的敌人；四、鲁南第10师、滨海警备旅位于峄县以东地区，主要任务是监视台（儿庄）、峄（县）、枣（庄）之敌；五、第1纵队、第8师集结于郯城西南地区，随时做好作战准备；六、第2纵队与第7师的第5旅集结于沭阳南北地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支援各方向作战；七、第1师由盐城向涟水地区转移，隐蔽待机。

12月15日，毛泽东批复了陈毅、粟裕的作战部署，他复电说：

“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5日晚，粟裕在宿迁以北纵横不到10公里的狭窄地区内，组织宿北战役。由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国民党军左路的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69师和11师之间的结合部，把他们分割开来。

12月16日，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攻入了涟水城。谭震林随令王必成率6师撤出城去。

二战涟水，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74师伤亡8000余人；守城方仅6师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6师的作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王必成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粟裕曾评价此战说：“因我方战场指挥判断一时失误，被敌人钻了我防御部署上的空子。”“有人说，这是一个败仗。这不对，它是一个消耗仗。涟水作战并没有死守的任务，而是运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是整编第74师被我军阻住在六塘河以南，无法救出整编第69师，从南线保障了宿北战役的进行。”

12月18日，陈毅、粟裕报告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说：

1. 此间集结1纵、2纵、9纵、8师、5旅等部于宿沭路作战，自15日开始出击，经几昼夜激战，至此刻为止，已歼灭预3旅全部、60旅大部、41旅一部，并击溃11师118旅，俘其人枪五六百，总计已俘获人枪近8000，山炮10余门，机枪200余挺。据俘供称60旅长黄保德亦被俘，但尚未查出，41旅长董继陶、预3旅长魏人鉴均下落不明，亦可能被俘。69师一部及60旅、41旅等残部仍在我包围歼灭中，现我军正与11师全部继续作战，详情后报。

二、我们拟于此战役结束后，不论11师大部或一部歼灭，决即渡运河西进，恢复淮北局面，逼近津浦徐州，使鲁南敌人后撤，两淮之敌回援。谭率1、6师及7师（5旅与19旅合编）全部及6旅之两个团，仍留涟水以东打击74师等部东进，或尾击其回援淮北，并相机再派队回援盐城，但盐城恐难持久。此部署是否妥当，请示复。

12月18日1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复电说：

“今接来电主张西进，迫近津浦徐州，迫使鲁南之敌后撤，两淮之敌回援。如你们觉得这样有利，可以这样做。”

12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张云逸、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并告张邓，张黎：

一、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二、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军委 亥 巧

12月19日午时，陈毅、粟裕致电张黎，陈舒，并告中央说：

一、昨晚69师师部全歼，41旅大部被歼，现有一部向南突围，11师派队来援，我们正进行歼击11师北援部队，今晚宿北战役可结束，计歼69师全部，11师一部，于全局有利。

二、现薛岳令74师及桂顽第7军171师由涟淮北攻，限令23日攻占沭阳。我军应先回师消灭74师。

三、明日部队休整，拟以9纵一部过河转入淮北威胁敌后，以8师北上先打邳县、岔河等地强敌。

四、我们要打74师之后，或大部回援鲁南或西进。俟当时情况定。请张黎令10师警旅全力阻敌东进，并坚决调队保卫临沂。一定要经过残酷战斗，则局势可完全好转，望作各种准备。

12月19日18点，陈毅、粟裕电告中央宿北战役结束。

此战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1000余人，其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整编第11师星夜撤回宿迁。这是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会合后打的第一个大歼灭战。

12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张黎，张邓，刘邓的指示电，他写道：

皓日两电均悉。歼敌2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一切有功将士望传令嘉奖。74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军委 亥号 申

宿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绥署命令其各兵团继续“进剿”，企图会攻临沂，与共产党的野战军决战。

12月24日，陈毅、粟裕等报告中央军委并告张黎，刘邓：

一、涟水、盐城、阜宁相继失守，蒋顽除调11师到宿迁外，44师之两个旅已到苏中，目前又有一个旅到达苏中，第4师也调到高邮、扬泰一线。由此估计顽因在全国军事均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集中较大力量力求解决华中问题。

二、我歼灭3个半旅之后，拟再歼74师以稳定华中局势，但74师进到徐淄、古寨、老张集、刘皮镇（均在涟水西北沭阳东南）后，即停止不进，似乎在等候阜宁之65、26、49各师之大部到来再向前进。如果顽以8个旅之兵力，由东南进攻沭阳，而11师即作策应攻击，冯治安及26师又向临沂南进，不仅沭阳无法保守，而且鲁南也很危险。故我决将主力之大部（1、6、8师1纵)北调，以迅速之动作歼灭冯治安及26师，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这样与刘邓行动也直接配合起来，造成威胁徐州之新局势。此计划于27号后即可开始执行。

陈 粟 张 邓 谭 曾 12月24日

12月24日傍晚，陈毅、粟裕、谭震林致电刘邓、并报中央：

甲、我们原拟集中主力于六塘河北岸歼灭由涟水北进之74师，但等了3天，该敌仍逗留不进，似在等齐进占阜宁之李默庵部，再行北进。而鲁南之敌已进至马头以西之重坊及临沂以西南之贾庄，有迫近临沂、郯城，以截断我苏鲁联系企图。

乙、我为应付今后苏鲁敌人之南北夹击，必须先击破一面，故不再等74师进，决即集中主力彻底歼灭鲁南之敌，攻占台、枣、峄之线，并进击临城韩庄，以配合刘邓行动，进逼徐州，并由北面打开恢复淮北之局面，以迫使华中敌人回援徐州，尔后再依情况反击淮海之敌。目前我们正调动部队，此战斗行动，须至明年元月3日前后才能开始，但我们可先令鲁南派兵一部进至济宁、滋阳地区配合你们行动。

陈 粟 谭 24日 酉时

接着，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和邓子恢致电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电报中说：

74师迟援，我决放弃歼击，留部队钳制，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1纵今晚北开，1、6师继续西开。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本夜北返临沂。请张云逸、黎玉令10纵等部坚决阻击敌第26师，保卫临沂。陈士榘、唐亮到新安后，即计划集中1纵、8师歼击第59师之侵入部队。如是可配合刘邓行动，造成威胁徐州的形势。

12月2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张邓并告张黎：

敬电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10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处理。

军委 敬 亥

12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1、第6、第8、第4、第9、第10各师及1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26师3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军委 有 申

陈毅、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的北进于不顾，以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共27个团的兵力，星夜隐蔽北上，首先歼灭整编第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尔后续歼第33军或整编第51师。

12月26日下午，刚从国统区回到延安的欧阳山尊到枣园来见前些时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尔后随着周恩来去看望毛泽东。

欧阳山尊将一盒盛着几串冰糖葫芦的土特产送给毛泽东，他说：

“路过北平，买了些冰糖葫芦叫您尝尝，可惜在飞机上糖都化了。”

“没有关系，远道来的，大家都来尝尝。”

毛泽东说着，把冰糖葫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又叫服务员分一些给在门外站岗的警卫员。

欧阳山尊离开毛泽东的家，又去见李克农，谈了一些工作，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克农便把他带到中央领导人用餐的食堂里。大家围着桌子站着，吃的是小米饭和极普通的菜。正吃着，服务员又给每桌上了一盘白面做的糖饼，刘少奇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惊讶地说：

“糖饼！今天是……”

他刚说了几个字，便停住了。大家彼此望了一下，都会心地笑了。欧阳山尊不明就里，小声问李克农：

“这是怎么回事？”

李克农轻声答道：

“今天是毛主席生日，不让做寿，食堂就给大家增加了这份糖饼。”

吃罢晚饭，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去党校礼堂参加晚会，就叫欧阳山尊搭车一同去。欧阳山尊上了敞篷中吉普，和警卫员们坐在后面。毛泽东坐在司机旁，警卫员见他穿的那套打过补丁的旧棉衣棉裤不保暖，怕他冷，就递给他一件新做的粗布面老羊皮大衣。毛泽东也感觉到了冷，便穿了起来，可袖子太窄，不容易套进棉袄，腰身也显得瘦了一些，他一面穿一面嘟哝着：

“要大一点，大一点，还是做得这么小。”

来到中央礼堂，毛泽东坐在第一排，警卫员在他前面摆上一个火盆，里面燃着木炭，让他取暖，又将他的搪瓷缸放在火盆的木架上，不让里面的茶水凉。

晚会开始了，演的是京剧，毛泽东一面看，一面用翘着的那只脚打拍子。欧阳山尊见毛泽东如此喜欢京剧，心里很高兴，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欧阳予倩。毛泽东正看得入神，没想到那只打拍子的脚一下子把茶缸给弄翻了，茶水泼在炭火上，嘭地一声，蒸汽将炭灰冲了起来。后面的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吃惊地站了起来。毛泽东见影响了大家看戏，便转过身来歉意地对大家说：

“没有什么事，怪我，请同志们坐下看戏吧。”

是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大儿子毛岸英，他写道：

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2封信写得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的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

1946年冬季的一天，毛泽东派人请杨步浩来枣园，问他：

“咱们边区打下那么多粮食，蒋介石、胡宗南要进攻陕甘宁边区，你说该怎么办？”

杨步浩说：

“毛主席，这个你不用担心，有办法。打个圆窖窖，把粮食藏起来，上面用犁翻后，磨得平平的，谁也看不出来。”

毛泽东又问：

“能藏几年？”

“能藏5年。”

“你会打吗？”

“会打，我们经常这样藏粮呢！”

“你现在就给我打一个好吗？”

“好！”杨步浩说着抓起一把铁锹，来到院外梨树下，只一个多小时，就挖好了一个圆溜溜的粮窖。毛泽东看了，连声说，这个办法真好。马上让杨步浩到正在召开的边区治保会议上介绍藏粮的经验。

杨步浩的经验受到边区治保会的赞扬，在边区迅速推广开来，对于保护好粮食，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掠夺起了重大作用。

不久，杨步浩的老家横山县解放了，毛泽东指示杨步浩，要他回横山帮助党和政府做些宣传工作。杨步浩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马上回到横山县，向乡亲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好主张。杨步浩在横山期间，他的妻子病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关心，亲自派医生为她治疗，并通知杨步浩回家看护妻子。因为任务紧，杨步浩一直拖到农历腊月底才回家，他的妻子因治疗无效已经去世。毛泽东安慰杨步浩，高度赞扬他以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

1947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祝辞》，全文如下：

在1946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但是反动派总是企图阻止。**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团结一切力量，击破反动派的阻力。在194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1946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

我们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力求战后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同时提出了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及‘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经用一切忍耐的努力来阻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大”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经过两种努力来继续争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日见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的这个联合意志将要确定地压倒任何反动分子的意志，从而使各党派间诚意的和平谈判和全国范围内真实的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元旦这一天，枣园人抬着“祝福匾”，踩着高跷，载歌载舞，兴致勃勃地汇集在毛泽东的驻地，向毛泽东等人祝贺新年。

1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陈毅的复电。

陈毅在1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总结了宿北战役和盐城、涟水作战的经验教训。他还说，最近的胜仗，缴获多而大，但由于本位主义打埋伏，抛散浪费太多，今后确定以战养战的思想。部队对使用炮兵，处理俘虏，防空防炮均有进步，但打敌整编第26师，则未克服反坦克的困难，故又提出以战教战，打一战进一步的思想。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并告粟：

子东电悉。一、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即宿北战役——笔者注）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3至4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二、打马励武是否准备完毕？粟及1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

军委 子冬

1月2日，粟裕指挥山东、华中野战军发起鲁南战役。

1月3日，陈毅、粟裕复电中央军委，说明陈粟已于12月29日会合在一起，共同指挥这次作战，第1师已经参战。

此时，国民党统帅部根据前线的谎报，错误地认为共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他们又侦悉共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判断共军将固守临沂。于是，蒋介石、陈诚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调集了11个整编师（军）共29个整编旅（师）计31万余人的重兵，组成两个突击集团，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决战。其部署是：

南线由欧震率8个整编师（20个整编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路东段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3路从南向临沂进攻；以第42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白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4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

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部3个军9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分由明水、周村、博山南下。乘虚进占莱芜、新泰、蒙阴，配合南线行动。

以上各路军马分进合击，南北夹攻。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他声称：

“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此外，他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辖5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和3个整编师）至鲁西南地区，企图隔绝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并伺机转用于鲁南、鲁中战场。

陈毅、粟裕依据南线敌军紧逼，威胁临沂安全的情况，拟待鲁南战役结束后部队略事休整，将作战重心放在南线，准备南下打欧震集团及第74师，并以一部兵力牵制北线进攻之敌。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了给陈毅、粟裕的3个指示电：

“尚须准备第三步作战，以期解决59师及51师，收复台、邳、峄、枣，创造战场，利于尔后向西南发展。”

“如果冯部有较强战斗力，你们应集中兵力首先解决77师，然后再打他部，不宜分散兵力同时打几处。”

1月7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第3个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为着彻底歼灭77师、59师、51师，攻占邳、台、峄、枣，并相机歼灭20师及52师残部，攻占临韩，将苏北之敌吸引至徐州以北之目的，如你们感觉现在手中兵力不够，请考虑从震林那里抽调主力一部北上参战，以便集中最大兵力彻底解决问题，而沭阳则在不能保守时准备暂时放弃之。

军委 虞 申

1月10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1. 当面敌军分布及战况如何。

二、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歼灭冯部并夺取峄枣，则可推迟11师前进时间，以利部队获得休整，然后再打11师。

三、李延年、欧震两军相当强大，震林所部准备打欧震，此时是否合宜，是否暂时不打，待打冯结束后再行决定为宜。

四、刘邓在鱼台胜利对你们帮助极大。

军委 子灰 未

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张：

灰电悉。沭阳失守无关大局，且有利于引敌北上作战。但目前谭张所部似宜加紧补训，不必急于打仗，待峄枣战役结束（部队亦需短期休整），欧震等部超过沭阳、东海之线向北，那时可以考虑集中最大兵力歼灭欧震集团。究应如何，请按实情酌定。

军委 子真

1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陈士榘、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陈粟：

文电悉，计划甚好。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数部敌军正向徐州附近调动，如我攻占临城，还可能有几部敌军被调北上，利于我以鲁南为基地各个歼灭之。你们攻临城时仍须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歼灭64师之增援队。临城作战完毕，如南面敌军未动，全军休整两三星期，极为必要。新兵补充是否有办法，俘虏兵可否大量补入部队，先补后训，以期迅速。

军委 寒 亥

1月15日，粟裕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申述攻占枣庄的决心和理由：

“一、打开枣庄后，减少今后西南顾虑，且可开辟西南战场和鲁南粮道；二、如不攻占枣庄，将增敌守备信心，增加我军攻坚困难，于士气、民气也不利；三、打开枣庄，威胁临韩、运河线，对徐州威胁甚大，对刘邓配合较好。”

1月16日晨，粟裕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

“已全歼齐村之敌，继续攻歼枣庄之敌。攻枣庄拟只使用4个团，其余部队抓紧时间休整，以便应付新的战役。”

1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陈士榘、粟裕并告华东局的指示电：

陈陈粟并告华东局：

铣电悉。一、攻克齐村，甚慰。再以数天攻克枣庄甚为必要。

1. 枣庄攻克后，似宜拆毁大部分堡垒，留下一部分堡垒派兵固守。峄县亦如此做。你们打欧震时利用这些堡垒防御冯治安、胡琏可能的进攻，以便取得时间，打完欧震，再打冯、胡。

三、除攻枣庄4个团外，其余休整已一星期，震林指挥各部则已休整近一个月，大约再有一星期至10天左右时间，即可开始打欧战役。望抓紧此点速作准备，新兵补充愈快愈好。

四、你们应以歼灭欧震6个旅至8个旅为目标，集中45个团左右，事先开一干部大会（半天至一天开完），准备以连续多日之战斗，打更大之歼灭战。

军委 17

是日，毛泽东再电陈毅、粟裕等人说：

“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4、9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陈粟谭：

毫无疑义，**薛岳必和我军争夺陇海台枣两线，你们必须准备在这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以歼灭欧部8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待欧震进至陇海线，即举全力歼击之。此项准备工作愈早完成愈好。

军委 子巧

1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前电要你们迅速准备打欧震，但欧震集团北进甚速，数日内即将占领陇海线。如果各部准备不及，不能歼敌于立足未稳之时，则率性推迟至两星期以后发起歼击，以期准备充分，**一举解决欧军大部至全部似较有利；仓卒去打，只能歼灭一部，又要休整方能再战，不如准备充分再打为宜。26**师进占向城、兰陵20天后，我军仍能于两日内攻歼，即是一证。如何，望你们按情酌定。

军委 子皓

1月20日，粟裕攻克枣庄，全歼整51师，鲁南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山东、华中野战军经过18个昼夜的激战，分割歼灭国民党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两个美械装备的整编师和被国民党誉为“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计两个师部、5个旅，共53000余人，俘获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000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及大量军事物资。山东、华中野战军仅伤亡8000余人。

陈毅和张鼎丞、张云逸等人巡视战场，陈毅乘兴赋诗一首，诗云：

快速总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走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陈毅登上一辆坦克，在高高的炮塔顶上坐下，一脚踏着炮身，和同行人员合影留念。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1. 枣庄攻克，51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

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

三、35天内你们歼灭第69、第26、第51等3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20个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50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之即可。

军委 子马

1月21日，是农历的除夕日，中央机关人员在军委卫生部驻扎的山坡上的一个大院子里，借着皎洁的月光，举行了春节晚会。职工们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气氛热烈。在大家的欢迎下，孙维世和毛岸英表演了节目。孙维世是职业演员，上过银幕，留学过苏联，艺高胆大，她拉起腼腆的毛岸英，跳起了俄罗斯的踢踏舞。孙维世跳得很娴熟，毛岸英也能跟得上舞步。他俩虽然穿的是布便鞋，但踏在上了冻的土地上，也能听出踢踏踢踏踢踢踏踏的声音，收场时，孙维世用右手拉起毛岸英的左手，来了个向空中奔去的动作，高声笑着说：“飞走了！”

孙维世和毛岸英的舞蹈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也一饱眼福。

1月22日，是春节的大年初一，毛泽东和朱德最后一次请枣园人吃年饭，喝年酒。毛泽东说：

“蒋介石在政治上破坏了和谈，在军事上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延安后，少则1年，多则2年，就要回来。**今天丢延安，明天得西安，得上海、得北平、得个全中国，何乐而不为？**”

1月23日，陈毅、粟裕、陈士榘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

“我们集议后，饶、张诸同志昨回临沂，部署苏鲁各地方机关的合并，我们在前线部署整编部队，成立华东野战军，并准备休整两星期打欧震部。蒋薛可能调集大兵向我组织新攻势。我在其新攻势前先打欧震或待其新攻势组成再打，当依据本身休整准备及当时具体情况定之，容后报。”

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人说：

“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4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5月1日以前在内线歼灭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

1月24日，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报告中央军委说：

“现决定由胶东、鲁中各调6个团（两个师）组织胶济路野战军，任命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为胶济线突击兵团，请即批准，以便执行。”

1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给陈毅等人说：

“同意组织胶济野战军，许世友为司令，王建安为政委。”

1月26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国民党军右路的欧震集团各路进攻之敌的作战方案，并将这一初步方案上报中央军委。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上说：

“敌集结在陇海、新安镇一线者17个旅，集中在临城至台儿庄者8个旅。我正商决先打右翼敌整编第25、第65两师，再引诱整编第74、第11师北进以歼击。建议刘邓军切断铁路拖住敌第5军一个时期，使我能于2月初取得第一步胜利，尔后作战才易于得手。”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26电悉。一、先打右翼较弱之敌很好。胜利后，如74师、11师未动，可再打左翼64师、20师及中间77师、59师、83师等部，使74师、11师、7师完全孤立，然后相机歼灭之。**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二、部队休整情形如何，似宜再休息10天左右。三、刘邓已占定陶，切断陇海阻止5军当无问题。

军委

接着，毛泽东又向陈毅等通报了“蒋国防部”的“鲁南进行会战”的计划：

“据息，蒋国防部计划进犯鲁南进行会战。陈诚已于17日令由湖北、贵州调7个师，苏北胡琏之11师，将为进攻主力。闻现位大名之王敬久部所率3个师, 将东开出击我刘邓部。”

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你们是否得到消息，陈诚直接指挥之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其进攻兵力现在徐海徐临两线二十几个旅中，能使用于第一线者，似不会超过18个旅，其中只有6个旅是较强的。你们是否觉得陈诚还要等候从它处调集兵力方能举行进攻？如果陈诚之进攻确将于2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但如敌进攻时间推至2月底或3月初，则我军自不宜等候太久。又25师、65师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你们是否认为歼灭该两师并不困难？又打该两师时74及83师势必增援，我军可能于歼灭该两师后，接着歼灭74及83师之一部至大部。如此则陈诚之进攻计划根本被破坏，尔后我军将对冯治安、胡琏及64师、20师等逐一采取阵地攻击之方针，此种情形亦须估计到。请将你们意见电告。

军委 子俭

1月底，国民党军队准备向延安进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计划正在拟订中。毛泽东和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向她介绍了战争的形势。毛泽东还说：

“蒋介石开始狗急跳墙了，所以他攻占张家口和烟台，现在又准备进攻延安，他一定要把军队开进这座空城。**这里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他要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这样就可以向全国宣布‘共产党完蛋了。’**这样，他们就觉得放心了。但是，即使我们撤出延安，战斗还是照常进行。如果你问，保住延安还是撤出延安哪个好？那还是保住好。但是，如果撤离了，那也没有什么。**人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谋求生存和民族独立，它不取决于一城的得失。**撤离延安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时的斯特朗已经将她在1946年初冬时节同毛泽东两次谈话的记录做了整理（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写出了关于“纸老虎”的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等文章，并请陆定一在“政治准确性方面”作了核对。关于“毛泽东思想”一文，还受到了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重视，文章被译成中文，由中央领导人审定后，又翻译成英文，准备让她带出去对外发表。现在斯特朗听毛泽东说，中共中央要撤出延安，马上向陆定一提出，要跟中共中央机关一起走。陆定一说，一路上将会有艰苦的长途行军；还说毛泽东将有重要的消息，需要她带给外部世界。斯特朗不相信，她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坚持要跟部队一起走，她说：

“我可以骑骡子，可以步行，可以爬着走，怎么做都行，就是不要把我送走。”

1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饶粟谭：

蒋介石企图于3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以前击败我军。**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决定。

此外，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许世友、王建安野战军须立即组成，开至胶济路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夹击之计。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10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

军委 子世

就在1月31日这一天，华东战场上南线的**欧震集团果然兵分3路开始北犯。**他们的配置和行动计划是：左路为整编第11师、第59师、第64师共8个旅，由运河集、邳县地区沿沂河西岸向临沂进攻；中路为编整第74师、第83师及第7军（同整编师）共7个旅，由新安镇沿沂河、沭河之间的郯城、华埠向临沂进攻；右路为整编第25师、第65师及第67师（同整编旅）共6个旅，由沭河以东的城头、阿湖地区向临沂进攻。此次进攻，兵力密集，3路互为策应，而每一路也都有精锐主力部队作为骨干。为防止被共军各个歼灭，他们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推进速度每日平均不到10公里，占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进击。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表了《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全文如下：

1946年1月10日，根据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规定而召开的，由中国各主要党派与社会人士所组成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是全国人民与世界列强所一致承认的中国最高政治机构。在中国未有真正民主国会期间，凡在其他民主国家须经国会通过的各种重要内政、外交事项，自应经过这一会议或其中各主要党派的同意，方能认为有效。但自1946年1月10日迄今，**中国国民党政府不但在内政方面作了许多专擅的措施，并且在外交方面也单独与若干外国政府进行了多次性质严重的外交谈判，并在这类谈判中成立了各种书面的或口头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协定和谅解，而未曾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的通过，亦未曾征询过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的意见。这些外交谈判，包括向外国政府借款、继续租借物资、购买和承受军火和战时剩余物资，缔结关于通商、航海、航空及其他经济、法律特权的条约，要求或允许外国海陆空军驻扎和活动于本国领海、领土、领空，进入或占领，共同建设或共同使用本国国防要塞和军事基地，要求或允许外国军事人员或其他人员，参与本国海、陆、空军事力量的组织、装备、训练、运输与军事行动，洞悉本国的军事秘密和其它国家秘密，允许外国干涉本国内政等严重事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这些措施，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维护国家权益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尊严，兹特郑重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见《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写道：

“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进攻解放区的218个旅中，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时说：

“发这个指示很必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阵线，解放区和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

“**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再一次发言说：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

毛泽东还说：

“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5年到15年，5年已经过了1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

“国民党军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1946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为了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敌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10月1日中央关于3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9月16日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

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请斯特朗和马海德等几位外国朋友到自己的窑洞吃饭，毛泽东、朱德应邀作陪。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饭后，毛泽东有事先起身告辞。朱德对几位外国朋友说：

“你们都要求留下来，我们已经决定，除安娜·路易斯以外，都可以留下来。马海德要到北平去为我们办事，正好护送她一起去。”

斯特朗的眼里顿时涌出了委屈的泪水。朱德安慰她道：

“你的任务是写作，部队要东奔西走，没有固定的地方住，你在那样的条件下，是无法写东西的，就是写了也无法发表。”

斯特朗难过得哭了，朱德和周恩来轮番劝慰她，周恩来还告诉她说，毛泽东有重要的材料要交给她，只有她才能成功发表。最后，斯特朗才表示能够理解这一安排。

斯特朗为什么不愿意走？毛泽东在她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请看一看她那深情地表白吧：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要，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则成为格言。”

“毛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并偏爱中国戏剧，他可以随时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同可以随时引用农民的谚语一样。他也可以轻松自如的谈论西方的哲学家，从早期的希腊直到当代的哲学家。”

这就是斯特朗心目中的毛泽东！

就在2月1日这一天，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

华东野战军辖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纵队（含第7、第8、第9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委；第4纵队（含第10、第11、第12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委；第6纵队（含第16、第17、第18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第7纵队（含第19、第20、第21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委；第8纵队（含第22、第23、第24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委；第9纵队（含第25、第26、第27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第10纵队（含第28、第29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特种兵纵队（由缴获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陈锐霆任司令员，张潘任政委。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改为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31、第32旅和3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委；原第10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成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34、第35旅和3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委。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

再说2月1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报告中央军委说：

一、顽共3路，74师及172师统归李天霞（83师师长）指挥为中路，其以对郯城、码头之进攻，该敌已于丑东午后进占郯城码头。 25师亦已午后进占南林（城东南）、竹墩（桃林东）之线。整11师已由邳县官湖向沂河以西地区进犯。估计该敌明日可能继续进犯。

二、我们主力共50个团（包括胶济鲁中4、9师6个团），正集中于临沂东南及西南地区待机。待情况继续变化后，再决定先歼灭25师（右路）或再歼整11师（左路），此以便于达我歼灭为定。战况容后报，并已令胶东许世友部、渤海7师，准备及时转至鲁南参战。

2月2日，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报告军委说：

“我们为集结优势兵力，歼灭进犯鲁南之敌，已由胶济抽调5个师南下参战。王建安率4、9师本冬（2月1日——笔者注）日到临沂，许世友率5、6两师，宋时轮率7师，刻正准备南下中。”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饶张黎粟谭：

为着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之进攻，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

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你们将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部南调是很对的。

1. 休整部队，利用敌大举进攻前夜全军休整，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即是胜利。

三、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可能进攻之敌22个旅中，战力较强者约8个旅，较弱者约14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14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8个旅，便很从容。

五、每次歼敌不要超过4个旅，最好是3个旅，一则保证速胜，二则手中留有未使用的大量兵力，可以接着打第二仗。这即是说，将你们手中的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集团，轮番作战与休息，准备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连续不断打七八个大仗，彻底粉碎敌之进攻。

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

军委 丑江

2月3日，国民党军进抵重坊、郯城、桃林一线。陈毅、粟裕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拟定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地区作战的3个方案。第一方案，如敌右路前进较快，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25师及整编第65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以西地区。第二方案，如敌左路前进较快，则首先集中兵力歼整编第11师于沂河以西的苍山地区。第三方案，如敌左右两路均前进迟缓，而中路突出时，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74师于沂河、沭河之间，郯城以北地区。

2月4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报告去年投诚过来的郝鹏举部又投向国民党的情况说：

“郝部判变，架走朱克靖及干部随从共7人，其余干部20余在郝部叛变时踞屋顽抗，叛军不施退去，得安全归来。故除朱等7人被架去献交国方外，余无损失。郝部后方计千人被我解除武装。郝部叛后，顽方委以42集团军兼鲁南绥靖分署的名义，但不让郝部进海州，驱其赴前线作战。郝部逃亡甚多，内部对郝之叛变不诚者甚众。我们拟郝部北进时予以歼灭之，但不因之妨害我们主要的歼灭薛、陈部队的任务。”

接着，陈毅、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说：

一、顽74师攻占郯城后，现汇集郯城以南十余里之东西曹村及蒲汪之线，83师攻占码头镇后退回码头以南之小码头及归昌之线，该两师之敌似在准备第二步进攻或作为机动策应。现郯城码头镇之线由桂顽接防。

二、整11师进占重坊（码头镇西南）及小南庄（重坊西）后，即在该线筑工事，并未继进。25师主力则全部集中于桃论（蒲汪东廿余里）西南地区与74师互相依靠，其对赤岸、 竹墩之线仅派出少数侦察部队。冯治安部之59师则进到岔河镇（邳县西北）筑工事，亦仅派少数向前出扰。

三、68师已到新安镇以南之高流附近，65师及171师之1个团则尚在新安镇。郝鹏举部则进到白塔埠、驼峰及石榴树之线。

四、依上情况， 敌前进甚检稳重，且有待5军到达后再作第二步进攻（其中路兵团之作战命令为攻占郯城、码头并未涉及临沂）。 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故已部署待其第二步前进时，首先歼灭其东路（25师）或西路（整11师），尔后再依情况各个歼灭之。同时已令调许世友部转至路南，以对付王耀武部之南下。但可虑者，如顽5军到达后与整11师及74师等部齐头并进，则很难达成各个歼灭任务。顽5军进到何地，是否已东开? 盼刘邓电示。

2月4日下午，毛泽东得悉华东战场上南线3路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致电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

陈饶粟谭：

不管邱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敌愈北上，士气愈下降，指挥官愈恐慌，接济愈困难。现在南京方面已起恐慌，国防部参谋部人员均无信心，认为即使占领临沂，问题仍不能解决。我刘邓军现在所处地位甚好，必能在战局中起积极作用，帮助你们。望令政治机关在敌人前进路上充分布置对敌政治宣传，以降低敌军官兵战斗意志。

军委 支申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等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诱敌北进到郯城、临沂地区再进行歼击。

这时，北线李仙洲所率3个军已自明水、博山分两路南下，其先头部队进占莱芜，威胁到战区后方安全。华野鉴于南线之敌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小心，不易分割等情况，便决定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以主力转移北上，歼灭北线之国民党军。

2月5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电，提出了3个作战方案：

“1、以一两个纵队，向东南方向之白塔埠出击，消灭该地区郝鹏举的42集团军。这样吸引北进之左路敌东援，从而分割右路和中路敌人联系，并逼迫中路之74师迅速北进，尔后我集中兵力歼灭其中较弱的一路，再视敌情变化，歼灭另外一路。2、如执行第一方案仍未调动和分割敌人，便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以南地区监视敌人。我主力部队集中于临沂以北地区休整，于敌人继续北进中再寻机歼灭之。3、如南线敌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则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南线，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举全力反攻，各个歼灭之。”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饶漱石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饶张黎，张邓，刘邓：

一、完全同意微未电第3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

二、一星期至10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待敌12军占领莱芜，73军及46师占领新泰、博山之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1个纵队），首先歼灭73军、12军及46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时间须1个月至1个半月。此时南面敌人必已被动地深入临沂以北山地，我可全军回击，大批歼敌。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三、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

军委 丑鱼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饶张黎粟谭：

你们应在临沂建筑必要防御工事，以便在有利情况下，在临沂附近歼灭敌人。这样做对于在必要时准备放弃临沂并不矛盾。峄枣工事应一概平毁。

军委 丑鱼

2月6日这一天，华东野战军韦国清的2纵受命及滨海警备旅向在国民党军南线担任侧翼掩护的郝鹏举之42集团军发起攻击。

2月6日酉时，陈毅、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说：

“敌74师、25师左部今日由郯、码向北推进， 约行15里即停止，敌甚谨慎，估计明日将续进。我们决心诱敌深入，再选机会予以歼击，已作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准备。我们在正面只留两个旅，就地予以纠缠，大部争取休整。我们已指定日内移临沂以东地区。”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除12军占莱芜已证实外，73军、整46师是否正向新泰前进？你们由现地开至莱芜、新泰作战需要几天，并是否能隐蔽不暴露？又你们能否同时歼灭莱芜、新泰两地之敌，或先打莱芜，后打新泰，不使12军跑掉？以上盼告。

军委 丑虞

2月7日这一天，华东野战军韦国清的2纵等全歼郝鹏举的集团军部及所属两个师，生俘反复无常、极为反动的鲁南集团军兼绥靖区中将司令郝鹏举及少将师长赵建勋、黄再兴等国民党将军10余人。

2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忍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并无妨碍。**你们须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决择。

　　 军委 丑佳

2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

原来在旧历年初，延安各界组织了一个慰问团，由崔田夫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任副团长，东渡黄河慰劳王震的部队和陈赓的部队。在山西省文水县委的一次会议上，负责人向慰问团汇报了刘胡兰的英勇事迹。说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月12日，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阎锡山部队的突然袭击中被俘。刘胡兰在敌人的淫威下坚贞不屈。她在敌人用铡刀铡死与她同时被捕的6个农民的情况下，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晋中地委书记解学恭也向慰问团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之后，跟随慰问团的新华社记者缪海棱又前往云周西村进行了采访。慰问团返回陕北后，副团长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情况。任弼时说：

“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第二天，任弼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挥笔写下了一幅挽词：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第1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全野战军共6个旅，两万六千多人。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政治部副主任。

2月11日，陈毅、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说：

“我们决心集中叶、王、陶、成各纵队及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等部共53个团，拟首先集中全力解决73军及驻南北师庄的12军之1个师，尔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之46师，及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此次战役于19日前后可开始攻击，估计解决北线问题需1个月至40天始可南下，再打南线敌人。”

2月12日，陈毅、谭震林又报告中央军委说：

“一、我军北上拟先歼73军、12军等部，争取尽量消灭其援队。对46师暂予监视，俟消灭李仙洲、霍守义后，然后骗46师西开，于途中伏歼之。尔后即全军扫荡胶济线，吸引8军，予以歼击。在基本上完成北线内线作战任务，再视战况发展考虑南下击敌，或围济南吸欧震北上、李宗仁南下，更便利刘邓、聂萧在南北之大发展。

二、我军逐日北移，至早要17日后才能开始攻击，亦可奉令迟至20号前后，预计消灭73军、12军、46师需要10天时间，3月初到15日才能控制胶济线中段，要3月底才能完成胶济线任务。”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同意华野主力北上作战计划，并指示说：

“**为彻底解决北面敌3个军23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8师似宜北上参战。**”

于是，华东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伪装主力，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5个纵队迅速放弃临沂，连夜隐蔽挥师北上。

2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同斯特朗在杨家岭看了一出反映土改斗争的新戏后，一同回到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作临别谈话。阎长林和卫士搬来几个凳子和一张桌子，摆上了茶水、瓜子和花生糖。周恩来说：

“因为斯特朗女士明天就要离开延安，今夜特地为你饯行。”

他送给斯特朗一份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送给斯特朗一本《边区经济和财政报告》，说是希望斯特朗将这两个文件带给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看看，特别嘱咐她要让美国和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看。毛泽东还补充说，他觉得没有必要给莫斯科看。毛泽东还就如何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请斯特朗要注意一些问题。关于所谓“暴行”的一些报道，他说：

“要尽可能使人们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之一。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但那往往是由于报道者的偏见造成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说：

“告诉各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以为我们打不赢，他们说，仗将长期打下去，谁也无法取胜，这是不对的。如果你对其它国家共产党谈起，就说是我毛泽东这么说的。如果对其它人讲，就用你自己的话说。”

毛泽东在谈到要告诉各国人民不要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时，又一次提到了原子弹。他说：

“**原子弹算完了，无知的人们却还在谈论它，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你必须火速离开延安，就坐明天起飞的飞机，如再逗留，就可能长期同外界失去联系。等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以后，你可以再来。”

斯特朗问：

“需要多长时间？”

毛泽东大胆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他说：

“**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将再次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届时欢迎你再返回中国。**”

2月14日，斯特朗搭乘军调部最后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延安抵达北平，转道上海。10月，她由上海乘轮船到达苏联，随后，又去了北朝鲜和东欧国家。1948年1月，斯特朗返回美国。她举行演讲会，报告她的延安之行，在美国共产党内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要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的主张。把她的延安之行写成《中国的黎明》一书，在印度、美国和法国出版。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1948年9月，斯特朗离开纽约去莫斯科，打算经苏联再次前往中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在莫斯科被当作“美国间谍”遭到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她的好朋友爱泼斯坦分析个中原因是：“很显然，**‘纸老虎’这个概念，是不为那里的某些身居高位的人所喜欢的，更不用说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每个共产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革命这一论点了。**”后来在1955年，苏联宣布取消了对斯特朗的“间谍”指控。

欲知斯特朗后来何时才能再来中国，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1947年2月13日，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将再次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届时欢迎你再返回中国。”**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言，简直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如果说他的这一预言是基于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情太了解的缘故，那么在原子弹刚刚出世不久，他就明确地说：“**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这一论断，则无疑是这位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这是一切经验主义者永远都无法企及的！

**第19章**

**“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

**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

**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话说1947年2月19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莱芜东西地区，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北线李仙洲集团的包围态势。

2月20日拂晓，粟裕、陈士榘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首先对国民党军第77师进行攻击。当晚华野又发起全线进攻。至2月23日下午5时，莱芜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全歼北线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所，第46、第73两个军部及6个整师，第12军1个师，共计7个师56800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徐州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级军官20名，击毙第73军77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缴获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支，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

战后，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气急败坏地吼道：

“5万多人，3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5万头猪，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蒋介石得到败报，立即从南京飞到济南，把王耀武大骂了一顿，他说：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2个军和1个师，损失了这样多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且说2月23日18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一、20日晚完成对李仙洲及其第73军、第46军、第12军之新编第36师各部之包围，战至23日午后大部解决。此役共歼敌约5万人，李仙洲及两个军长亦在俘。

1. 即派宋时轮部和许世友部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破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向北。

三、经此役，估计欧震、王敬久集团可能在津浦路兖州南北汇合。”

2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刘邓，并告饶：

一、今日接陈粟谭梗日18时电悉。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二、同意陈粟谭意见，先以一部破坏铁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举行胶济战役，希望能于3月上旬歼灭12军全部、96军、8军各一部，打通渤海、胶东两区与鲁中区之联系，以便用胶、渤之人力、物力供给大军长期作战之需要，并利于尔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欧震、王敬久两集团作战。

三、刘邓全军（5个纵队）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望令6、7纵队迅取间道向主力靠拢。

　　 军委 丑敬

2月27日晚7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孙元良送给共产党驻渝代表吴玉章一份指令：限令于28日3时起，中共代表停止一切活动；中共驻渝人员及其家属于3月5日前，一律撤离重庆。

2月28日，共产党驻南京联络处收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区司令部一封信，只见上面写着：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请贵处将留居本京者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送达知悉！

与此同时，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也收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内容相同的通知。

后来从3月3日到8日，共产党驻渝人员249人，分别乘美国飞机返回延安。3月7日，共产党驻南京、上海人员返回延安。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作了如下报道：我党留京沪工作人员董必武、华岗、潘梓年、王炳南、梅益、陈家康等74人及留渝部分同志，乘飞机撤退回延安。此时，由于美国人员退出北平执行部，叶剑英也已经由北平返回延安。至此，除解放区救济会代表伍云甫等少数人员仍留在上海工作外，共产党驻蒋管区的机关全部撤回，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结束。

这里顺便说一下，原国民党38军军长、第3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于1947年3月遵照党中央“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借口赴美考察水利，绕道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在7月6日，赵寿山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布起义。1949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1950年3月6日，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1952年11月，调任陕西省省长。

再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严重受挫，蒋介石便飞抵西安，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由胡宗南统一指挥进攻延安，“彻底解决陕北问题”。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国民党军从1947年3月起，由原来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战略改为重点进攻战略，第一个目标就是陕甘宁边区；后来在4月6日，又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民党军先后动用了94个旅。

1947年3月2日，国民党军第29军第48旅突然佯攻陇东庆阳地区，企图牵动共产党主力部队西向，以便乘虚突袭延安。

毛泽东看破了胡宗南的阴谋，他命令新编第4旅、第358旅、警备1旅等部12000人，准备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主动出击，集中全力歼灭国民党驻军。

3月3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蒋方迫使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离事称：蒋介石在京、沪、渝的卫戍警备机关，于2月27日和28日分别通知现留在上述3处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工作人员及眷属，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已强迫停闭重庆新华日报，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上述各地的中共人员。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从去年2月以来，蒋介石一贯背信弃义，无数次地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各项决议。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始终委曲求全，在历次谈判中做到仁至义尽；甚至当蒋介石已经悍然不顾一切，一面召开伪国大，制成伪宪法，一面发动向延安的攻势之后，中共仍然愿意在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与取消伪宪、恢复政协路线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下，继续谈判，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重大问题。然而蒋介石却蛮横地拒绝中共所提出的最合理的与最低限度的起码要求，在其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近来遭逢严重的危机之后，竟然出此一着：**强迫中共在各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与工作人员限期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至于蒋方宪警机关所说的中共人员“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散播谣言，鼓动变乱”云云，乃是蒋介石宪警特务无耻的毁谤威吓之惯技，企图作为在各大城市对中共人员和一切民主人士造成大恐怖的借口。他们限令中共人员如此匆迫地在3月5日以前撤退完毕，很有可能在到期不能全部撤退时，便在“概不负保护责任”的借口下，逮捕和迫害中共人员。蒋介石的宪警特务机关现已将渝、沪中共人员集中起来，形同监禁，连进出大门通电话也没有自由，可能就是一个先声。该负责人末了称：“**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3月5日，在西北战场上，新4旅、358旅和警备1旅歼灭国民党军一部，自己也伤亡了1200人。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集结在富县一带，掩护中央机关和老百姓撤退。

是日傍晚，新4旅黄振棠副政委、程悦长副旅长和16团团长袁学凯来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在西华池开展阻击战的详细情况。

这16团原是陈赓的386旅组建的一个团，程悦长担任过16团的政委。后来在1940年，程悦长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曾请程悦长等人吃饭，他说：

“你们大都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你们走的地方很多，有的还进过大城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们需要，只是不允许‘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从1943年11月中旬开始，16团奉命在一个多月里行程2000公里，到达陕甘宁边区，向党中央报到。在1944年2月间，为了加强延安的防卫力量，中央决定将16团和771团、25团组成新4旅。毛泽东接见了新4旅旅长王近山、政委徐立清、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和16团团长程悦长。他招呼王近山他们坐下来，说道：

“你们就要到新4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们谈谈，看你们对工作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我们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问了16团的情况，还重提16团来延安的路上在韩略打的那一仗，歼灭了日寇华北战地参观团100多人，他说：

“那是一场硬仗，但打得很好，很灵活，你们要把16团的战斗作风，保持发扬下去，不要失传。今后还要注意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搞好部队和群众的关系。现在成立新4旅，这叫‘有备无患’嘛，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

警卫员来告诉毛泽东说，饭好了。程悦长看看表，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毛泽东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继续和他们谈话，他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铜钱，使原来对蒋介石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在1945年7月，程悦长率16团驻甘泉、富县一带。1947年3月初，16团被调回了延安。

再说3月5日傍晚，毛泽东在接见黄振棠、程悦长和袁学凯时说：

“这次叫你们回来，是为对付敌人伞兵。”

他谈了全国战场的形势，又说：

“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3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黄振棠、程悦长、袁学凯谈到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他们说：

“主席，现在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形势已经很紧迫，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个想法。”

毛泽东扳下一根手指，接着说：

“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他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手指，说：

“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多，兵力的比例是10比1。这样我们其它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黄振棠、程悦长他们面面相觑，既感动又不安，可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告辞了。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等7人，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复电。

原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在3月4日午时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中说：

“华东野战军现以5个纵队暴露于胶济线张店、周村之周围及淄博地区休整待机，以引诱南线敌人深入山地造成尔后歼敌之有利条件。对今后作战我们提出两个作战方案。

1. 集中山东及刘邓军于津浦线之兖济间与敌决战，如此能歼敌四五个军，不仅胶济及兖济段仍为我控制，且可迫使敌向济南、临城收缩，甚至转入全面守势，利于我提早反攻转入外线。

第二、华东主力转鲁南线歼敌，建议刘邓军向东南进击，截断陇海，与华东部队形成对徐州之钳形攻击，迫津浦敌南返，而后我再全力于运动中歼灭南下之敌。但辗转南北需时较长，对转入外线作战时间亦需推迟。华东主力转入南线作战又有两个突击方向：向临沂东南至海州间地区，歼灭整编第74师；或以全力由临沂与枣庄向南进入敌人纵深，攻占台儿庄运河线，歼灭该地区之敌。”

毛泽东在给陈毅等并告刘邓的复电中写道：

陈饶张黎，粟谭陈，并告刘邓：

支午电悉。你们主力5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5师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5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我华东军在今后10个月内，以平均每月歼敌4个至5个旅，付出伤亡6000至7000人计算，共须歼敌40至50个旅，付出伤亡6万至7万人之多（明年的尚未计算在内）。**你们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并使广大干部建立此种思想，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方能战胜蒋介石，解决中国历史任务**。在同样的长期作战任务下，我刘邓军现时亦须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其下一步行动，似以打黄河以北之王仲廉、孙震两部，与华东作远距离之配合较为适宜。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况除外，刘邓军须在黄河以北，基本上解决王、孙两部，并调动吴绍周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以北给以歼灭，然后南下陇海较为有利，因黄河已放水，过去与现在情形已不相同。此外，你们的3纵似亦宜令其就地休整，以利尔后加入主力作战。对敌津浦集团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王、许两纵如能歼灭8军夺取潍县是很好的，但如果情况已不许可则宜令其适时进入休整，务使尔后作战经常集中60个团行动。

军委 寅鱼

3月8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商会大操场上举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动员大会。

此前，教导旅旅长罗元发曾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延安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中，部队里滋生了一些太平观念。他还说：

“战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头，小日子像蜜糖。”

毛泽东将手一挥，说：

“大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哟！**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意呢？**他现在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

罗元发，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1929年参加红军。后来升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1野战军第6军军长。

毛泽东根据罗元发汇报的情况，决定在延安召开战前动员大会，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

3月8日这一天，参加动员大会的有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还有从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和民兵，约有1万多人。整个会场和附近的山坡上都站满了人，步枪、红缨枪像一片片树林，口号声震天动地。朱德在大会上首先讲话，他号召群众说：

“我们大家要抛弃和平观念，切实坚壁清野，民兵要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林伯渠也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约见了杨步浩，给老朋友讲了一通如何对付蒋介石、胡宗南的办法，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咱要饿死胡儿子，困死胡儿子，磨死胡儿子！”

他要杨步浩去给参加陕甘宁治安保卫工作会议的干部们讲讲话，交给他的另一个任务，是让他到延安交际处接待随美军观察组来的外国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步浩还真的去到保卫工作会议上，站在讲台上向各级领导干部们发表了一通“坚壁清野”、“饿死、困死、磨死”胡宗南的“战略演说”。

自此，“胡儿子”就成了陕北人民对胡宗南众口交毁的代名词。

后来，杨步浩又去了交际处。他头扎羊肚毛巾，腰别旱烟袋，披着老羊皮袄，坐在记者中间答记者问。两个美国记者问他：

“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延安，老百姓怕不怕？怎么办？”

杨步浩的旱烟锅烧得吱吱响，他有板有眼地说：

“咱延安老百姓都晓得，蒋该死有个诨名，叫运输大队长，这次咱们还欢迎他把美国的武器弹药，无代价地运给咱们，咱们保证打收条。”

他磕掉烟灰，慢条斯理地装上烟，点上火，继续说：

“先生问咱怕不怕，有啥好怕的？俗话说砍掉头碗大个疤，砸了坛坛罐罐值几个钱？丢座空城算个啥？蒋该死得个地图上的延安，又咋着？他还不知道哩，进城容易出城难呵？”

杨步浩回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见杨步浩不辱使命，基本上表达了他的意向，高兴得直叫好：

“看他那些外国记者怎么写这篇报道！”

这正是：有名师名导，农友立地成名票。记者面前代言，干部会上作报告。

语不惊人不出口，旱烟吱吱抽，战略一套套。

后来毛泽东撤离了延安，杨步浩依然和他心心相印，把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娃先后送到了西北野战兵团，临别赠言是：“不打败胡儿子，不准回家！”两个儿子一走，杨步浩便和婆姨扛起枪加入了延安游击队，出没于莽莽群山，同胡宗南军队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磨”。

且说3月10日，毛泽东派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

3月11日上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乘飞机撤离延安。

这天下午，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

3月11日这一天，彭德怀视察了延安南边的前沿阵地南泥湾和金盆湾。他要求阻击部队争取防守一星期，掩护中央机关撤退。

与此同时，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在洛川成立了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共34个旅计25万人。胡宗南说：

“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3日之内占领延安。只要占领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

胡宗南的部署是：以整编第1军7个旅、第29军8个旅共15个旅担任主攻，从南向北进攻，占领延安；以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榆林的邓宝珊分别由西北两线配合作战，另以整编第10师等5个旅为预备队；一举聚歼中共武装力量，或逼迫其东渡黄河。

3月12日，毛泽东作出决断，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带领中央机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他和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他说：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地盘背包袱，而我们则可以轻装上阵，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

毛泽东在王家坪居住的是两孔窑洞和两间平房。平房是会议室，位于石窑洞北侧，窑洞和平房之间相距20米。

彭德怀从前线回到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防卫延安的主阵地南泥湾检查、指导罗元发的教导旅的情况，要求他们抗敌5天。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军用地图前和周恩来、彭德怀研究迎敌方案。国民党军飞机又飞来延安轰炸，并在北门外丢下了8枚重磅炸弹和许多燃烧弹，有几颗炸弹就落在了总部附近，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的气味，遍地都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一棵大槐树也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

警卫排长阎长林为毛泽东的安全捏了一把冷汗，毛泽东却仍旧聚精会神地批阅作战文电，察看地图。他左手端着的茶杯竟然动也没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点。站在一边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目光随着毛泽东的笔尖在移动。此时，警卫参谋贺清华走了进来，毛泽东看着地图头也不抬地问：

“客人走了吗？”

“谁，谁来了？”

贺清华有点纳闷。毛泽东用笔尖朝上指指，说：

“飞机呀！喧宾夺主，讨嫌！”

大家闻言都笑了。一名警卫员把落在院里的弹片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弹片，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

“嗯，发财发财，好啊，能打两把菜刀呢。”

说罢，他交代阎长林：

“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有什么损失没有？”

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调新4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国民党军的空降兵。

周恩来到窑洞外察看，觉得毛泽东住的窑洞土层薄，很不安全，就在不远处的山坡上为毛泽东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石洞作为防空洞。毛泽东干脆带上地图、文件及用品，工作食宿在这个石洞里。石洞里又潮湿又寒冷，很容易感冒。警报一解除，警卫员便提醒毛泽东出去晒晒太阳，毛泽东摆摆手，说：

“你们去把大衣和帽子拿来。”

他又对卫士们说：

“敌机来时，不许打搅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弹，我办我的公。”

晚上，阎长林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南门外敌机炸死了一头毛驴。”

毛泽东问：

“人呢？”

阎长林说：

“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来后，一个劲地骂蒋该死。”

毛泽东说：

“损失一头毛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

3月13日拂晓，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发起猛攻。45架国民党军飞机也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大轰炸，俯冲扫射。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山洼里冲起浓烟大火，河滩上激起巨大水柱。有一重磅炸弹在毛泽东的石洞前面爆炸，气浪冲进室内，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在批阅文件。

罗元发的教导旅和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在延安以南的临真镇、金盆湾、牛武镇、富县茶坊一线，组织了长约90公里、纵深60至70公里的运动防御阵地，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第1纵队及新4旅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

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尚在晋绥军区，彭德怀主动请缨，对毛泽东说：

“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说：

“很好！”

3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上星期举行的保卫边区动员大会。周恩来说：

“在会场上，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震天动地。”

毛泽东说：

“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

他话音未落，国民党军飞机投下了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爆炸，顿时天昏地暗，门窗玻璃全被震碎，气流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里嗡嗡作响。洞外弹片飞了一地，洞内泥土落了满桌，毛泽东用手将身上尘土轻轻一拂，笑着说：

**“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他问身边的小女儿李讷：

“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

“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往这里打炮，你怕不怕？”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彭德怀出得窑洞，召集院子里的警卫人员说：

“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3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向延安地区的防御部队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全文如下：

一、敌3股以5师12旅约8万人进攻延安，经两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

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10天至两星期（16至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守备任务区分如下：

（1）独1独8旅、警7团为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同志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

（2）教导旅、2纵队（王震部）为左翼兵团，归王震并罗元发同志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同志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7天。

（3）新4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4个营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余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该旅首长仍兼延安卫戍。

三、各守备步骑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

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5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五、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7年3月16日于延安

此时驻守延安近郊的新4旅主要领导人想见见毛泽东，就托咐原来从新4旅调到中共中央担任警卫排长的阎长林，把这一愿望转告给毛泽东。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王家坪办公的石洞里接见新4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棠、副旅长程悦长、16团团长袁学凯和高浩平等6名旅团级干部。

毛泽东站在门口微笑着迎候张贤约几个人。张贤约等连忙加快脚步迎上去，向毛泽东敬礼问候。众人鱼贯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拿出两种烟，对大家说：

“两种烟随便抽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咱们的呢。”

众人也不客气，各自点着烟抽起来。毛泽东问：

“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战士们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大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中央下命令，我们保证不让敌人进延安。”

毛泽东又问：

“干部们有什么想法？”

袁学凯说：

“不在这里好好打一仗，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

“现在我们的部队在前面打得很激烈，阻止敌人一天进不了几里远。**敌人来了，你完全可以在这里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

窑洞里一阵哄堂大笑。毛泽东等大家乐过了，又说：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

毛泽东说到这里，爽朗地笑了起来，大家也都笑了。他接下去说：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又说：

“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要讲究策略，敌人调来大量的军队，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为了保存力量，诱敌深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彻底消灭他们，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生动地打比方说：

“譬如有一个人，武艺较高，他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财宝。这个背包袱的人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就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丢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打，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背得越来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说：

“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到了延安，就要占地盘，兵力就要分散，握着的拳头就变成了分开的手指，强敌变成了较强和较弱之敌，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吃掉。”

说到这里，他问大家：

“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离延安呀？”

大家齐声回答说：

“毛主席分析得极好。”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说：

“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不就是几个窑洞嘛！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不止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会暂时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

当晚，毛泽东还把周恩来、彭德怀叫来，和新4旅的干部一起吃了晚饭。

警卫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多次请他早些转移。可毛泽东仍然泰然自若，他说：

“着什么急嘛，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从大路来，我们从小路走。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等敌人到七里铺，再走也不晚。”

毛泽东来到杨家岭徐特立住处，叫徐老早走一步，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徐特立的干女儿也是他的秘书徐乾随口说，需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走后，徐特立很生气地批评徐乾说：

“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的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

不一会儿，毛泽东亲自捧着一个热水瓶送来了。徐特立说：

“我已经批评她了，又给你添麻烦。”

毛泽东笑着说：

“徐乾做得对，不应该批评，我还要表扬她呢！”

他还劝徐特立在路上要多骑马，少走路。

毛泽东也惦记着续范亭，派人赶到国际和平医院，劝续范亭早日转移。后来续范亭离开延安后，转移到了晋绥解放区。

欲知毛泽东何时撤出延安，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在不少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为此在1943年9月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严厉批评。“七大”结束后，战友们一个个奔赴战场，打得很火爆，可他却始终坐着冷板凳。直到1947年3月，他终于坐不住了，这才不得不主动请缨。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莽帅这一面镜子，后人也应该时时照一照的。

**第20章**

**“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兵力投入其它战场，就**

**可以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同时在政治上也会给蒋介石沉重打击，**

**坚定陕北我军打败胡宗南进攻的信心。”**

话说1947年3月18日一早，从南边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警卫战士见毛泽东和往常一样，还坐在那里安祥地办理着公务，急得他们一个个坐立不安。手枪连里的石玉玺排长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着急地说：

“主席，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呀！”

毛泽东始终坚持“老百姓走完我才走”。他用手一拂，又在桌子上轻轻一击，说：

“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他看着石玉玺极认真又极担忧的神态，放缓了口气，笑着说：

“不要紧，来得及。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

说罢又提起笔来给彭德怀、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保证3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

此时，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都在紧张地做着撤离的准备工作。许多干部战士对撤离延安想不通，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眼看就要离开延安了，大家都依依不舍，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对阎长林说：

“你叫一辆车，帮助把孩子的东西准备好，请保育员李文芳同志带孩子先走。”

车就要开了，毛泽东走出来和小女儿李讷握握手，又把她抱起来亲了一下，说：

“在路上好好听阿姨的话。”

江青坚持不走，她要和毛泽东一起留在陕北。就这样，李讷由保育员李文芳带走了。

3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对中央警卫团的几个负责人说：

“今晚出发。我们傍晚走，你们先派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跟着我们走，其余的坚持到晚上12点走。出发之前，要派人检查中央机关驻地，不能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我随后还要去察看。”

周恩来、彭德怀还看不出毛泽东要走的意思，便催促道：

“主席，敌人的飞机随时都可能来轰炸。”

毛泽东说：

**“我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

黄昏时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窜到了吴家园一带，东南方向密集的枪声已清晰可闻。毛泽东要彭德怀通知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不一会儿，彭德怀又跑来了，喘着粗气吼道：

“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

中央警卫科参谋龙飞虎来不及报告，冲进毛泽东的住室，急促地说：

“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刚从晋绥赶回来的王震忙说：

“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道：

“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习仲勋也说：

“你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

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倾听门外，外面没了彭德怀的声音，显然是又去忙他的事儿了，于是又稳稳地坐在椅子上，问道：

“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

好几个人争着回答。

“群众呢？”

“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说：“好吧，吃饭！”

此时，枪声已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还夹杂着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警卫人员火燎屁股一般急，早已将饭菜装在饭盒里了，准备带到路上吃。他们见毛泽东如此吩咐，不得不又拿了出来，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历来是狼吞虎咽，这一次却是细嚼慢咽，蘑菇起来。他有言在先，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周恩来无奈，只好让人去叫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

“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

毛泽东望着心急火燎的彭德怀，又用筷子夹起饭菜往嘴里塞。彭德怀朝工作人员瞪起眼叫道：

“还愣什么！快把东西都搬出去！”

秘书急忙清理办公室，窑洞外的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型吉普车也轰隆隆地发动起来了。毛泽东皱了皱眉头，终于端着饭盒站了起来，慢悠悠地对彭德怀、习仲勋说：

“只要一个月消灭敌人1个团，3年保证收复延安。”

彭德怀转身去了，毛泽东又对阎长林说：

“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叫胡宗南知道，我们还要回来的。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带不走的书要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他放下饭盒筷子，环视一遍打扫过的居室，一声不响、极不情愿地离开办公室。警卫战士已经列队在汽车旁边等候，毛泽东从警卫战士队伍前缓缓走过，打量着每一个人，半天才说：

“怎么样，咱们走吧？”

说罢，他又反背着双手，仰望宝塔，久久一动不动。

“你们愿意走吗？”他好像是问身边的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又好像是自言自语：“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答应。他说让部队代表我看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还要警卫员在他的窑洞门口贴了一副新警示语，上面写着：“毛主席住地，请勿喧哗”。后来，有一个目睹延安撤退的德国医生说：“延安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毛泽东在登车之际，又蓦然回首，像发表宣言一般大声说道：

**“同志们，走吧。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

他和周恩来、江青，还有两位警卫员，挤在吉普车里，司机周西林立即踩动了油门出发了。一列车队离开王家坪，朝飞机场方向飞驰。

此时，胡宗南的军队已经迫近延安城约3公里处，那里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

自此，毛泽东开始了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一直到1948年3月23日，历时1年零5天，行程2000多里，经过了12个县，住过38个村庄，创造了他一生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

彭德怀护送毛泽东等人到了飞机场就折回了王家坪。毛泽东一行人经过桥儿沟到了拐峁。王震也要回部队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车相送。王震握着毛泽东的手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笑笑说：

“没有什么了，就按我们研究的去做吧。”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指示，打好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

王震说罢，翻身上马向东驰去。

此时，拐峁以北出现了由延安转移出来的群众，人们背着行李，担着锅碗瓢勺，赶着猪羊，牵着毛驴。山梁上，大路边，民兵持枪警卫。撤退的群众队伍井然有序。毛泽东沉默了，皱着眉头，凝望着撤退的群众队伍。车队顺着延河从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下一拐，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驶去。这时路上静悄悄的，只有马达的轰鸣声。

毛泽东这辆车的前面，有一辆开路车，扬起很大的灰尘。龙飞虎怕毛泽东吃土，就让周西林将车开快一点，超越过去。谁知周西林开得快，前边的车也跑得快。周西林按喇叭，前边的车还以为是让他们快跑，又加足了马力。周恩来说：

“算了，就让他们在前边吧。他们在前边我们吃土，我们在前边他们吃土，反正总有吃土的。”

毛泽东开玩笑说：

“龙飞虎，你有本事你就叫他们停下。你是飞虎嘛，你飞过去让他们走在后边，咱们不就可以不吃土了吗？”

龙飞虎笑着说：

“我不用飞，走也能赶上他们！停车——”

待周西林停了车，他跳下去就急忙向前奔去。前边的车一看后边的车停了下来，以为有什么事，也就停下了。龙飞虎说明了情况，又叫赶上来的周西林将车开到前头去。毛泽东看着龙飞虎上了车，笑着说：

“老虎，你可真有办法。”

周恩来、江青和车上的人都笑了起来。

3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一行经过大半夜的奔驰，行程70多公里，到达转战陕北的第一站——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毛泽东坚持不打扰老百姓，就在村外的石板上睡了。江青依偎在毛泽东身旁，好歹熬到了天明。她对毛泽东说：

“应该打一仗，挫挫胡宗南的锐气，不然，老是让他们追着屁股。”

毛泽东说：

“很好。你记得我们撤退的路上经过一处地势险要的大川吗？你还说这是伏击的好地方。你马上拟份通知，告诉彭德怀，就在这个地方打伏击，这个地名叫青化砭。”

3月19日上午，陕甘宁边区各防御部队经过7昼夜激战，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给予胡宗南部以5000人的杀伤，主动撤离延安。

上午10时，国民党先头部队董钊的第1旅进入延安城。董钊立即给在洛川的胡宗南发报，报告占领延安的消息。胡宗南大喜，发布战报说：

“我军经7昼夜的激战，第1旅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无数，正在清查中。”

3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部从刘家渠出发，至深夜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

3月20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宗南老弟：

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10余年来积愤，颇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

后来，蒋介石还在胡宗南的陪同下，得意地站在延安的窑洞前，手持手杖，一身威武的戎装，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合影留念，以显示他的“辉煌胜利”。胡宗南得到了蒋介石授予的“河图勋章”，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更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又在西安和叶霞翟宣布结婚，可谓是双喜临门，得意之际扬言要在“3个月消灭陕北共军”。

3月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从西北局调来的张文舟为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野战兵团后勤司令。

这样，一个有五六十人的司令部就组织起来了。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在青化砭打伏击的指示，令独1旅第2团第2营摆出阵势，漫山散开，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佯动，诱敌前进。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将6个旅的电台全部配属给这个营，电台网络全部沟通，频频联系。这样一来还真的把国民党军的飞机引来了。敌机跟踪侦察的结论是共军的大部队在向安塞方面撤退。

胡宗南认为共军已经“不堪一击”，便急于寻找其主力部队决战。

3月21日，他集中了主力整编第1军的5个旅，由延安沿延河向安塞方向追扑上去；又令整编第27师第31旅（缺91团），由延安东南的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以保障其主力进攻安塞的侧翼安全。

3月21日夜，毛泽东率部从徐家沟出发，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堡。

3月22日，正当第31旅孤军向青化砭开进时，彭德怀已经将6个旅的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以逸待劳，待机歼敌。

青化砭是一条南北长15公里的大川，咸榆公路蜿蜒其间，路两边都是高山，正像一条张开的口袋，前后一堵，国民党军纵使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只是其间有个土寨子，要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得让出土寨子，这样一来，又会增加攻击的困难；如果不让出来，又不能全歼敌人。

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员们计议了好久，也没有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后来，新4旅771团发动干部战士讨论，才想出办法：拆掉土寨子的北墙，留其南墙，敌人是从南边来，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又可以减少攻击的障碍。

西北野战兵团的部署是：第2纵队和教导旅埋伏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第1纵队第358旅埋伏于大道以西、青化砭西北5公里的阎家沟至白家坪；新编第4旅埋伏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布成一个袋形阵地。

3月2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同意在青化砭的作战部署。

3月24日拂晓，西北野战兵团6个旅按照部署进入伏击阵地。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得到情报说，胡宗南的31旅、135旅自延安分兵北进，已进到拐峁、刘家沟。按路程计算，过午即可到达这里。

伏击部队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敌人的影子，不少人沉不住气了，到阵地上探头张望，纷纷猜测：恐怕走漏了风声，敌人回去了。

毛泽东、周恩来在高家堡的窑洞里也在分析着敌情。周恩来说：

“31旅莫非不进我们的口袋？”

毛泽东说：

“只要没暴露目标，会进的。胡宗南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了‘流寇’吗？哪有不进的道理？”

天已经黑了，侦察员向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报告，敌人在拐峁补充粮食，已经宿营了。战士们在山头上趴了一天，又冷又饿，手脚都有些发麻。战士们求战心切，稍作休息，半夜里又去原地设伏。

3月25日晨，胡宗南的两架飞机到青化砭上空盘旋了两圈，侦察一番之后飞走了。情报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彭德怀的指挥部里：敌人出动了。敌人进沟了。

将近10点钟，敌整编第31旅的先头部队闯入了伏击圈。待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2纵队首先在尾部打响了。1纵队、教导旅自两侧合击，新4旅卡着脖子，把31旅斩成数段，仅仅1小时47分钟，战斗就结束了。

青化砭战役，西北野战兵团仅以伤亡265人的代价，全歼31旅旅部及其第92团，共2900余人，无一漏网。31旅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第92团上校团长谢养民被生俘；缴获子弹20万发，崭新的重机枪，美式发报机，都连驮着这些武器、装备的骡子也牵来了，这是胡宗南进攻延安送来的第一批礼物。李纪云被清查出来后，他双手抚着胸口说了一句话：

“我的心绪已乱。”

初战告捷，大大提高了西北野战兵团的士气和战胜胡宗南集团的信心。

青化砭大捷的消息传到高家堡，毛泽东高兴得笑了，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了两个红枣般大小的字：“甚慰”。

3月25日夜，毛泽东率部从高家堡出发，转移到子长县任家山，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会合。

3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庆祝你们歼灭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135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31旅，望准备打第二仗。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3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在任家山召开会议，鉴于转战的战时条件，决定《解放日报》停刊，报社人员迁往晋察冀边区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

3月27日这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贺龙、李井泉，并告彭习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并告彭习：

榆林之敌只能自保，出扰能力不大，贺炳炎旅可即解除渡河掩护之任务，该旅使用由你们决定。**中央直属人员到晋西北者是否转到太行，待恩来到你处决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据彭电已歼31旅（缺一个团），俘4000人（与上述青化砭战役歼敌2900余人不一致，但原电文如此，且据彭电报告，故不改为好——笔者注），旅长以下无一漏网，缴子弹20万，士气大振，信心提高，并可能争取新胜利，各个歼灭胡军。为配合打胡宗南，我陈谢集团日内开始向晋南三角地带出击，约需一个月时间。如阎锡山向石楼、中阳出扰，那时亦可北上打阎。大约在三四个月内，我主力尚不能北上打傅作义，全靠你们以现有兵力支持北线。详由恩来面达。

中央 寅感

3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瓦窑堡召开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泽东说，坚决不离开陕北，要和陕北军民并肩战斗，拖住蒋介石的最大的预备队胡宗南集团。不少人却认为，陕北兵力单薄，非常危险，应该撤到黄河以东去。

3月29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

此时，许多大战略区的负责人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请党中央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党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个问题上，几天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

是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扩大会议。朱德、任弼时认为：各地负责人的建议有道理，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说：

“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当年我们长征到陕北，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是陕北的小米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眼下一有战争就走，他日相见陕北父老乡亲，将何言以对？”

周恩来说：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党中央放在什么地方，要从战略的全局来考虑。”

刘少奇说：

“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出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听说主席在青化砭遇到敌机扫射，汽车的座位都被打个大窟窿。”

毛泽东说：

“我们在陕北十几年，和这里的人民形成了鱼水相依的关系。有陕北人民的掩护，加上这里的地形好，我们的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是有保障的。”

任弼时说：

“主席，敌人要是真的知道你在陕北，他们会发疯一样的扑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就对了。**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兵力投入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同时，在政治上也会给蒋介石沉重打击，坚定陕北我军打败胡宗南进攻的信心。”**

周恩来说：

“从军事意义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将会很大程度上减轻山东省、华北战场的压力。”

任弼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激动地说：

“党中央要是就近放在晋西北，不是同样吗？”

众人争论来争论去，迟迟形不成统一意见。毛泽东急了，就大声说：

“**要走，你们走！恩来和我在陕北，给我们留下一个班！”**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感情，都不说话了，屋子里一阵沉默。周恩来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如果我们都不过黄河，坚持在陕北……”

刘少奇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说：

“对！我们都不过黄河！”

毛泽东还没消气，他反问刘少奇：

“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刘少奇说：

“这不大可能。”

周恩来灵机一动，说：

“要是我们5个人分成两班，一部分坚持陕北，一部分过黄河，怎么样？”

任弼时闻言，便对毛泽东说：

“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最后还是由毛泽东拍了板，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3部分：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率领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经晋西北转至华北（后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为常委，以叶剑英为书记，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为委员兼代理后委秘书长，到山西做后勤工作；李涛负责具体的情报工作，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毛泽东说：

“为了便于行动，前委工作班子要小而精，人员由中央有关部门选留，具体安排请任弼时同志负责办理。”

周恩来提议，从新华社抽调出一支二三十人的精干新闻队伍留下来，由新华社副社长范长江带队。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好，这样中央留在陕北有文武两条战线，一条通过电台指挥作战，一条通过新华社指挥舆论。”

3月30日下午，朱德召集留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开会，他深情地对大家说：

“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你们要坚决要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

毛泽东找到他的马夫侯登科，劝他说：

“老侯同志，我要在陕北打游击了，你年岁大了，过河东去吧。”

侯登科比毛泽东还大4岁，可他不愿意离开毛泽东，他说：

“我年纪虽然大了，可身体很好，主席留在陕北，我怎么能过黄河呢？我不愿意离开主席。再说，以后汽车不能用了，主席还需要骑马哩！”

就这样，侯登科又留在了毛泽东身边。他负责喂养毛泽东用的3匹牲口。有的年轻人问他：

“老侯，你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劲头？”

侯登科喜滋滋地说：

“我不能拿枪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写东西，我只会割草煮料喂牲口。我看着毛主席骑着我喂的牲口指挥打胜仗，越干越有劲头。”

3月31日下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出发，东渡黄河。随中央工委一起行动的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办公厅、党校，以及《解放日报》等单位。周恩来同去河东，安排好中央工委机关的事后再回河西来。

毛泽东本来要让江青带着女儿李讷，随工委到解放区西柏坡去，可是，江青坚决不走，非要留在毛泽东身边不可，毛泽东只好让江青留了下来，让李讷跟随邓颖超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李讷双手抱着毛泽东的胳膊，不愿离开。她泪水满面，嘴里不停地喊着：

“爸爸！爸爸！”

江青蹲下来，一边给女儿擦眼泪，一边劝她说：

“以后行军不能坐汽车，你也跑不动，跟阿姨到河东去。到那里要听阿姨的话，以后爸爸妈妈来看你。”

毛泽东也说：

“乖孩子，去吧！打败胡宗南，爸爸去接你。”

李讷点着头，还不停地抹眼泪。江青也在抹眼泪，毛泽东的眼睛也潮湿了。

“开车吧！”毛泽东对司机颜再生说：“你把李讷送到黄河边，等着周副主席回来。”

汽车开动了，李讷摇着小手，大声说：

“爸爸妈妈再见，以后来看我。”

自此，江青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她是唯一一个留在陕北跟随毛泽东转战的女干部。

各个机关分批走了以后，枣林沟顿时冷清了许多。留下来的兵力只有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参谋长古远兴率领的1个骑兵连、2个步兵连、1个手枪连和1个警卫排，加上机关人员，也总共才有几百人。

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毛泽东的卫士们将两箱子书搬出来，毛泽东看着沉重的两箱书，有些为难了。他对一位警卫员说：

“你是本地人，我想请你办一件事。”

警卫员说：

“主席，您尽管吩咐！”

“我这书能放到你家里吗？”

“能！没问题。”

“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受牵连？”

“主席请放心。我家离公路很远，就是万一那个，家里人也不会害怕。”

“那就请你跑一趟吧。”

欲知毛泽东这一支小小的部队如何转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行事，历来出人意料。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本传在第四卷中说过，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不久，他就在东征中离开主力部队，带着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拖着阎锡山的大部队兜圈子。照他的话说，一是牵着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游行，一是要办“大事”。而如今，他又要带着几百人的小部队单独行动了，这与他在东征中的活动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还带有情感方面的因素。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当年我们长征到陕北，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是陕北的小米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眼下一有战争就走，他日相见陕北父老乡亲，将何言以对？”由此可见，毛公心里时刻装着人民，为人处世的确与众不同。

**第21章**

**“只要粮食埋藏好，敌人找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就好消灭他。**

**粮食比枪炮子弹还重要，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敌人那么多军队，**

**光靠蒋介石送粮，就会吃不上饭，打不死也得饿死。”**

话说1947年3月31日傍晚，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离毛泽东的住地只有5公里了，毛泽东这才率中央前委离开枣林沟。他和任弼时、江青等人乘车往北走了十几里地，到了绥德南边田庄车子突然抛锚了。从延安撤离时，共有3辆吉普车。今天周恩来去山西用一辆，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开走一辆，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用的这一辆。司机周西林急得满头大汗。毛泽东对任弼时说：

“看来这个铁家伙不愿意跟着我们钻山沟了。好么，就把它留给胡宗南吧。没了它，还省里拖累，我们还是老办法，走！”

从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或骑马，或步行，再没坐过汽车。

毛泽东率部突然来个猛转弯，徒步向西奔去，向着子洲县高家塔方向转移。

此时的江青，在这一支小部队里特别招眼。只见她一身戎装，不再长发披肩，而是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戴着军帽，打着裹腿，足蹬黑布鞋，骑在马上俨然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她在行军路上有时还搞点小鼓动；诸如给大家出个谜语之类。有一次，江青出的谜语是：

“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大家猜了很久猜不出来，原来谜底是“唱戏”。后来在转战陕北的100多天里，一个女干部跟着党中央在山沟里转，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江青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把毛泽东的起居生活照顾得倒也算得上周到。正是有这些经历，江青在全国解放后，要求保留了她的军籍。

再说胡宗南的十几个旅沿着公路朝东北方向追击，他们以为中共中央机关向东北方向转移，一定会在紧要关头东渡黄河。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毛泽东竟然逆着他们走来，只隔着一架山梁，擦肩而过。

毛泽东不久前得过一次肺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况且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长途行军了，如今这一徒步跋涉，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一段路走下来，脸上身上都出了汗。他擦擦汗，脱掉一件衣服，坚持往前走。卫士看他走得很艰难，就牵过马请他骑上，他没有推辞就骑上了。对于毛泽东来说，骑马也不是轻松的事情，走了一会儿，他就感到腰酸腿痛，要下马。卫士们扶他下了马，他弯弯腰，蹬蹬腿，活动一下又开始步行。

“还是让主席坐担架吧。”

一个卫士提议说。于是，担架组将打开的担架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摆摆手，说：

“出发前我就说过，我是不坐担架的，现在你们又让我坐。走路累一点怕什么？什么事情开始总会有困难的，行军也一样，现在走路有些累，再走几天就会好的。”

要说服毛泽东坐担架是办不到的。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休想让他做。警卫员孙振国就把挑干粮的柳木棍子递给他，让拄着走，他试一试很满意，就笑着说：

“有这东西省力多了。”

孙振国没想到这一根柳木棍，毛泽东再也舍不得扔掉了，竟然伴随着他走过千山万水，直到走进了北平城。此时毛泽东拄着棍子在前边走，还不住地念叨着长征时候的事，他说：

“长征时走的路和条件更坏，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长征也就胜利了。那时也有马，有时有病号就把马让给病号骑。警卫员也让我坐担架，除一开始因为有病坐了几次，后来就没有坐。现在行军比那时好得多了，也很自由，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还用得着坐担架？”

毛泽东走了一程，朝后边看看，说：

“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说着，他就在一块稍平的地方坐了下来。任弼时命令后边的部队原地休息。他走过来对毛泽东说：

“以后咱们就这样，一天走五六十里，15里小休息，30里大休息，吃顿饭。”

“好，就听你的。”毛泽东说罢又和卫士们议论起来：“行军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最好谈些什么，既可以减轻疲劳，又可以增长知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谈些什么呢？”

阎长林说：

“就请主席像刚才一样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吧。”

毛泽东说：

“我可以讲长征的故事，你们也得讲，这才公平嘛。你阎排长是从太行来的，就讲太行的故事，石国瑞从晋察冀来，就讲晋察冀的故事，张林是绥远人，就讲内蒙古的故事。人人都讲怎么样？”

孙振国接过话头说：

“把学习文化也搞起来吧，请主席给我们上课。”

毛泽东说：

“好呀，孙振国提议行军中学习文化，是个好办法。我看，上课不一定合适，我出题目或你们出题目，咱们一起讨论，也就等于上课了。”

大家都说这样好。毛泽东又说：

“这算第三条。谁还有新建议？”

朱劳士提议说：

“让伍银岭讲《红楼梦》吧。”

毛泽东问伍银岭：

“你读过几遍《红楼梦》了？”

伍银岭说读过一遍，毛泽东笑着说：

“读一遍没有发言权，要讲，起码要读3遍到5遍。”

正说着，绥德地委派遣的一位区委书记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这又来了一个好老师，请他给我们上课，讲一讲这一带的情况，这算第五条，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嘛。”

大家都拍手赞成。毛泽东总结说：

“好，这五条就是我们的行军计划，以后就按这五条办，办完了再换新的。”

暮色降临了，部队又开始了行军，毛泽东说：

“请区委书记先上课，介绍一下这一带的情况。”

这位区委书记也是个年轻人，爱说爱笑爱热闹，也不推辞，便说道：

“这道川非常富庶，水土肥沃，庄稼生长良好，玉米长得比小孩子的胳膊还粗，老百姓都管叫这里米粮川……”

毛泽东听了区委书记的介绍，又与他约定，每到一个村子，都要把村干部和党员找来谈话。部队走到下半夜，来到了一个村子，叫邱家坪。任弼时问毛泽东：

“是否可以在这里住下？”

毛泽东说：

“听你的。”

任弼时说：

“第一天徒步行军，大家都很累，就在这个村子里宿营吧。”

战士们接到命令，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到了指定的窑洞，放下背包，倒头便睡。毛泽东问区委书记：

“能不能召集村干部开个会？”

区委书记说：

“首长太累了，先休息一下，明天再谈吧。”

毛泽东说：

“那怎么行！路上说好了的，怎能随便改变呢？明天要行军，时间靠不住。我不累，累一点也没有关系，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不方便，就请来谈谈，他们不会不同意吧？”

“他们怎么能不同意呢，我已通知他们等着了，主席愿意现在谈，我马上让他们来。”

“好，现在就谈。”

不一会儿，村里的民兵队长、粮秣主任、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六七个人都来了。毛泽东自我介绍说：

“我是支队队长，睡梦中把你们吵醒，打扰你们了。”

村干部都认出了毛泽东，他们小声嘀咕着，非常兴奋。不过毛泽东说他是支队队长，大家也不好说破。毛泽东问年纪大的支书：

“你们村有多少党员啊？”

党支部书记说，咱村是一个支部，有十几个党员，在座的都是。毛泽东问民兵排长：

“你们有多少民兵呢？”

年轻民兵排长回答说，全村有100多个民兵。毛泽东打趣地说：

“好呀，你这个官不小，比我这个队长带的兵还多呢！当然，算上没有来的是要比你的民兵多。”

毛泽东问他有多少枪？胡宗南来了怎么办？民兵队长说，敌人来了就打，我们有十几条枪，全队分成两组，一组支援前线，一组准备迎击敌人。毛泽东说：

“你们的胆子不小啊！十几条枪，要组织好，能起很大作用。打是可以的，但要看机会。你们应该分成3组，除了支前，扰乱敌人，还要有一组负责保护老百姓。这该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如果敌人来搜山抢粮，你们打他一下。有小股掉队的，你们就消灭他。如果敌人住在这里，你们夜间就扰乱他，叫他们睡不好觉，日子不好过。这样就可以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了。”

毛泽东又问粮秣主任：

“粮食埋好没有？”

粮秣主任说：

“公粮全部埋进山里了，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埋的，敌人有神法也找不到。”

毛泽东夸奖说：

**“只要粮食埋藏好，敌人找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就好消灭他。粮食比枪炮子弹还重要，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敌人那么多军队，光靠蒋介石送粮，就会吃不上饭，打不死也得饿死。我们的部队只要有粮食吃，就能打胜仗。”**

粮秣主任说：

“对呀，打仗也和庄稼人种地一样，没有吃的，再好的家伙也不顶事。”

毛泽东又问：

“老百姓的口粮是怎么安排的？”

粮秣主任说：

“大部分埋在山里，有个别人家图方便，埋在家里。”

毛泽东说：

“这太不保险。家有多大？一翻就翻出来了。现在还不晚，要动员那些人家，把粮食埋到山里去。远一点敌人不容易去，敌人就是去挖粮，民兵还可以打他。这个道理，要反复向老乡讲清楚，千万不能麻痹，不然会吃亏的。没有粮食吃，就不能搞生产，更不能支援前线了。”

支部书记说，现在有些地富分子已经蠢蠢欲动。毛泽东说：

“**这不是个小问题，那些地富分子有反攻倒算思想，就等着这一天**。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还**要警告地富分子，如果他们敢做坏事，将来群众会跟他们算账的。**”

毛泽东还说：

“陕北根据地十几年没有战争，老百姓多少都有些太平观念，认为敌人不会来，加上敌对分子替国民党散布幻想，群众很容易上当。所以眼前要抓紧思想工作，认真备战，决不可有丝毫麻痹大意。备战做好了，就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眼前春暖了，干部要利用一切机会抓生产。敌人不可能在这里常住，敌人来了要转移，敌人走了就抓紧时间进行生产。**只要有了粮食，就是打上几年也不怕。**”

天快亮了，毛泽东和区委书记将村干部送出窑洞，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起来了，阎长林问：

“主席睡得好不好？”

毛泽东说：

“一天走几十里路，比吃两片安眠药还顶事。”

毛泽东通过一路调查，发现陕北根据地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战争的麻痹思想，部队快到高家塔了，他把区委书记叫了来，说：

“你现在立刻回去，告诉地委，把群众立刻发动起来，搞好坚壁清野，粮食财物都要妥善安排，确实做到家喻户晓才行。”

区委书记说：

“地委给我的任务是一路护送主席，介绍情况，把主席送到驻地再回去，现在任务没有完成，回去不好交代。我还是把主席送到再回去吧。”

毛泽东说：

“你回去地委不会责备你的。他们可能还没有发现问题，我现在发现了问题，你回去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敌人来了，群众就可以少受损失，这件事情重要。我没有关系，敌人没有来追，走到哪里都有群众，有吃的有住的就可以了。如果地委问你，你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就是了。”

毛泽东待区委书记走了后，对阎长林说：

“陕北根据地的老乡没有经过战争，在和平的环境里体会不到战争的危害。区委书记回去，大概可以解决了。现在他回去了，他以前的任务就由你们担负起来，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情况，做好群众工作，把情况汇报给我。这件事我以后就不再交代了。”

阎长林知道毛泽东说了的事，是要马上办的，就告诉打前站的张林说：

“你要按照主席的吩咐去做，一安排好住处，就注意了解情况。”

1947年4月2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子洲县高家塔。

4月3日，部队离开高家塔，向子长县涧峪岔转移。这一带常有国民党军小股部队滋扰，毛泽东走了一段路程，听说徐业夫和文件驮子还在后边，就干脆不走了，让大家原地休息，一直等到驮子来了，才重新上路。他问卫士们：

“如果敌人向我们冲来，我们也走不了，你们首先一件事要干什么呢？”

卫士们争着说，与敌人拼命，保护主席脱险。毛泽东说：

“与敌人拼命，争取脱险，这都是对的。可我讲的是已经走不了啦，敌人要把我们活捉去，你们怎么办？”

朱劳士说：

“走不了也要拼，拼死几个不就赚了呗！”

毛泽东说：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我是指敌人冲上来，你们是先保护我呢，还是先保护徐秘书呢？”

徐业夫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文件。阎长林这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好机密文件，就说：

“我们有分工，真到那时，首先集中力量保护主席脱险，同时派人去保护拿文件的秘书。”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我说的情况是已经走不了啦，你们光说脱险，你们就不能朝最坏处想想吗？”

石国瑞、朱劳士、孙振国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毛泽东不说话了。马汉荣想了一会儿说：

“到了万分紧急的关头，一方面和敌人拼，一方面赶快和徐秘书一起把文件烧掉。”

毛泽东听了马汉荣的话，这才开腔说道：

“到那时我们拼也好，打也好，反正走不脱了，就要被敌人活捉。捉你们几个人没关系，捉了我还有能代替我的人，可是不能让敌人把我们的文件拿去了。这是关系胜负命运的问题，不得了哇！到那时保护我也没有用了，你们都被敌人绑住了，还怎么保护我呀！所以，到那时你们不要管我，先帮徐秘书烧文件，把文件烧了，就减少损失，光顾我，结果咱们都被捉去，文件也被人家拿去，多危险呀！”

毛泽东看卫士们还是想不通，就又说：

“我是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思想上有个准备，不至于事到临头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大家的想法也有道理，先保护人，只要人在，丢点东西总比人被活捉强。我说的是在走不了的时候，就先烧文件，千万不能让敌人连人带文件都弄去。”

4月4日，毛泽东率部由涧峪岔转移到子长县石家湾。

4月5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横山县青阳岔。由于这里相对安全，昆仑纵队就暂住下来。

毛泽东在青阳岔抓紧时间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重要的文件（即《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由于春季气候变暖，毛泽东的皮肤过敏，手肿得厉害，还起了水泡。江青找来黄树则大夫给他敷了药，包扎起来。毛泽东无法动手书写，只好口述，由江青执笔记录。

4月6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3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计34个整编旅25.5万人，沿临沂至泰安一线，并肩向西北鲁中的新泰、蒙阴地区推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

华东野战军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国民党军，捕捉战机。

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主力部队自3月25日在青化砭损兵折将后，一直到4月6日，走了200公里路，费时12天，求战不得，兵疲粮缺。如今由于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等部的攻击，晋南又告急，胡宗南部已经进退维谷了，被迫以第135旅留守瓦窑堡，主力南撤蟠龙、青化砭，进行休整补充。

4月6日这一天，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为策应4纵在晋南作战，要拖住胡宗南部，不让其南下援晋的指示，命令各纵队和教导旅在延川县永坪地区追歼南下的整编第29军军部和整编第17师第12旅，但因各部之间协同不好，此战只杀伤国民党军600余人，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当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就在背后时，随即调驻清涧的整编第76师72团到瓦窑堡，接替第135旅的防务，令第135旅南下，和整编1军、整编29军等部共10个旅的兵力，南北夹攻，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

4月8日下午5时，周恩来和社会部的汪东兴，从河东返回到了青阳岔。毛泽东见了汪东兴，问道：

“汪东兴啊，河东好呢还是河西好？叫你和我们一起在陕北和敌人斗争，你害怕不害怕打仗啊？”

汪东兴说：

“没有什么怕的，在什么地方打仗我都不怕，就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说：

“这就是怕嘛。我就不怕。总是为我担心，没有必要。”

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开会，叶子龙、汪东兴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前委机关的组织问题。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也是个小社会哩，行军打仗，吃饭睡觉，事情多得很，是不是成立了小政府，把这几百人组织好。”

会议决定对留下来的机关和警卫部队进行轻装整编，共编为4个大队：1大队包括参谋值班室、机要科、警卫科、行政处、卫生处、调查组和军委作战室；作战室由李涛负责，卫生处由黄树则负责。2大队负责情报工作，由胡备文负责。3大队包括电台、有线电话，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由崔林负责。4大队为新华社，由范长江负责。

毛泽东对任弼时说：

“我看，你就兼任个头头，全盘考虑一下如何？”

自此，前委机关对外称为“3支队”，代号为“昆仑纵队”，由任弼时兼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江青任政治协理员。

周恩来提议说：机关有了代号，我们也应有个代号，以便保密。毛泽东表示同意，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他说：

“我们一定能得胜，我叫李德胜。”

周恩来说：

“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

任弼时一时想不起来，就说：

“我叫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是支队司令，就取谐音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此后，任弼时作为3支队司令员，担负着保卫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的重任，纵队的衣食住行、安全警戒、敌情侦察，他都要一一过问。后来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任弼时身体很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常常带病工作。毛泽东总是劝他注意休息，嘱咐医务人员注意他的病情。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争着吃粗粮和榆树面糊，把细粮留给任弼时吃。有一次，急行军之前，卫士好不容易给毛泽东做了一盆面汤，毛泽东要卫士把面汤分成几份，要周恩来、任弼时等每人喝上一份。毛泽东一直看着任弼时喝完了，才高兴地端起碗喝。任弼时对毛泽东的吃住行更是精心照料，每到一地，他都亲自查看毛泽东住的窑洞，布置和检查岗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总是先组织人员护卫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安全地区转移，自己指挥部队警戒或阻击，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有时行军遇到暴风雨天气，任弼时就让战士们组成人墙挡风，扯开大衣挡雨，让毛泽东处理军务。此种情形容后细述。

且说4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了《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中《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的第2部分）。全文如下：

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1. 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以上3项，为上月所决定，业已分别实行。特此通知。

4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指示西北野战兵团继续在现地区同国民党军周旋；注意侦察其135旅动向，并准备乘该敌南下时在运动中歼灭之。

4月12日上午，毛泽东鉴于青阳岔是个集镇，处在绥德通往安塞、保安的大道上，来往行人很多，对保密极为不利，于是就率领昆仑纵队转移，下午便到了靖边县的王家湾。

王家湾位于陕西安塞县的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四周环山，树木葱笼。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绕村而过。村中10多户人家，大多姓高。相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高闯王高迎祥兄妹，就出生在这里。

王家湾村子太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都住在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来的有两个半房间的一孔大窑洞里。这窑洞又黑又破，还摆满了酸菜缸，站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毛泽东和江青住在里间，办公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周恩来、陆定一睡在外间迎门一方土炕上，周恩来办公是坐在一个木墩子上；这外间还是大家开会和讨论问题的地方。右边名为半间，其实只是一个小土炕，任弼时就在这里办公睡觉。大家吃饭、办公和休息都挤在一起，过上了集体生活。

阎长林看首长们这样挤，过意不去，就和薛如宪老汉商量再腾一个窑洞，让毛泽东和江青住。阎长林回去先和江青商量，江青知道薛老汉一家有3个媳妇，还有婆姨孩子一大群十几口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就说：

“你是一片好心，可就没有好好想想，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窑洞里，时间一长闹出意见就不好了。就是不闹意见，主席也不会同意老乡再腾房子的。你来的时间不短了，还不知道主席吗？”

毛泽东正在西墙边坐在小凳子上看文件，阎长林朝他看了一眼，意思是要不要和毛泽东说说。江青看出了阎长林的意思，就说：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窑洞里，互相之间可能受到些影响，但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在困难的条件下，照顾得过分了，他们反而会有意见。我们住在一起很好，不要让老乡再腾房子了。”

阎长林感觉江青的话很有道理，这才作罢。可房东的粮食、咸菜都放在毛泽东住的里间，薛老汉每天都要来拿粮拿菜，卫士们不放心，每次都要跟着一个人，说是帮助拿东西，实际上是在监视他。有一次，薛老汉又来拿菜，哨兵说：

“你拿一次吃几天不好吗？不要每天进去嘛！”

薛老汉和卫士们已经熟悉了，就笑着说：

“好后生，多些是好啊，可是没地方放。”

哨兵也开玩笑地说：

“你真麻烦！”

不料这句话被毛泽东听到了，他从里边出来，站在门口，严肃地说：

“不要这样说，人家的东西人家还不能随便拿吗？”

他向薛老汉招手说：

“来吧，来吧，你什么时候想拿就进来拿，我们住你的房子给你添麻烦了。”

陆定一递给薛老汉一支烟，薛老汉接了烟，进到里边拿一碗酸菜出来就走了。周恩来对卫士们说：

“你们工作灵活些嘛，我们都在这里办公，老乡进来拿东西你们就不要跟进来，他也不可能偷我们什么东西。”

王家湾离国民党占领的瓦窑堡只有35公里，所以这一带也难免会有国民党便衣特务活动。毛泽东工作之余出去散步，有时翻山，有时走石头路，为了适应行军生活，有时还要骑马。他若骑马一出去就是二三十里，身边只有一两个警卫员，和老百姓聊起天来，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个多小时。为此，大家一见他要出去，便提心吊胆。阎长林知道明着派人去护卫，毛泽东一定不同意，就暗地里派几个警卫员远远地走在毛泽东的前边。毛泽东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几个暗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阎长林便干脆派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将周围的山头、路口都放上暗哨，可不久就被毛泽东发现了。他问阎长林：

“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呀？”

阎长林不好说假话，半晌才吐出两个字：“我怕……”

毛泽东说：

“怕什么呢？敌人目前不会到这里来的。武装来不了，便衣也不好来，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做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然没有写着‘反革命’几个字，可是群众心里是有底的。外地来的坏人，总瞒不住老百姓的眼睛，我们群众工作做好了，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捉起来。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了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

毛泽东又问阎长林：

“你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六多’么？”

阎长林说：

“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手电多，驮骡多。”

阎长林说的妇女是指电台报务员。毛泽东微笑着说：

“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我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就会住不长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阎长林：

“咱们今天打破常规，去个新地方，怎么样？”

阎长林想了想说：

“南沟去过了，东沟去过了，往西的山也爬过，只有往北顺着沟走了。”

于是，毛泽东就骑着马向北走去。这条沟是他们从青阳岔来时走过的，村子多，而且村子里都住着机关里的人。这条沟虽小却有树木，有流水，山清水秀，毛泽东说：

“这么好的地方，过去怎么没发现呀！”

说着，他便下了马，看看树木，又走到水边用那根木棍搅搅水，兴致极高。阎长林提醒他该回去了，他说：

“咱们再往里边走走，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来到一个悬崖的下面，毛泽东下马到了一个不大的水塘边。这是由瀑布冲积而成的水塘。毛泽东突然被一种野菜吸引住了，他说：

“你们看，这是什么菜呀？”

石国瑞跑过去拔起两棵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说：

“这个菜好呀，你们吃过没有？”

卫士们没吃过，都摇摇头。毛泽东说：

“这个菜南方有，来北方很少看到，在延安时种过，很好吃，拔一点回去，给我炒个菜。”

卫士们回到王家湾，将野菜交给高师傅，高师傅惊奇地说：

“这是好东西，在哪里找到的？”

阎长林说：

“这是主席发现的，他说这种菜好。”

“当然好了，长征时没有菜，就找这种菜吃。到延安后没有找到这种野菜，还托人弄了一点种子种过呢。”

“你多炒点，我们也尝尝什么味道。”阎长林见高师傅有点舍不得，又加了一句：“山沟里多的是，明天再去拔。”

高师傅说：

“早发现就好了，省得让主席吃苦菜了。”

吃饭的时候，高师傅端出来两盘野菜，毛泽东和江青一盘，卫士们一盘。毛泽东那一盘吃完了，他让高师傅再去炒一盘。后来，周恩来、任弼时的饭桌上都有了这种野菜。

自此，毛泽东在王家湾住了将近两个月，共计56天，他在这里部署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还为中央起草文件和电报计有114件。

欲知毛泽东在王家湾如何部署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阎长林谈话时说：“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做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然没有写着‘反革命’几个字，可是群众心里是有底的。外地来的坏人，总瞒不住老百姓的眼睛，我们群众工作做好了，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捉起来。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了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他的人民观，与一些视人民如草芥、骂人民为刁民的权贵比起来，是何等的鲜明啊！难怪毛泽东一生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得水，无往而不胜！而那些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反动派，在群众面前则是色厉内荏，畏民如虎，一出行便是警车开道，护卫如云，何其心虚也！

**第22章**

**“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

**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话说1947年4月12日这一天，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向蟠龙和青化砭西北方向进犯。西北野战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一部兵力阻击其进攻，以主力部队集结在子长县羊马河地区待机伏击孤军南下的第135旅。具体部署是：

第2纵队和教导旅与新编第4旅，分别埋伏在羊马河以北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东西两侧地区；由第1纵队节节抗击，诱其主力前进，并将其阻于青化砭和蟠龙地区，同时保障新编第4旅的侧翼安全。

4月13日，胡宗南因主力部队受到第1纵队的顽强抗击，误认为西北野战兵团军主力在蟠龙至瓦窑堡大道以西，遂急令第135旅迅速南下，向右翼整编第29军靠拢，并令其左翼整编第1军向西北方向猛进，包围西北野战兵团。

4月14日晨，国民党军第135旅沿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10时许与2纵担任诱敌任务的小部队接触，且战且进。

当135旅全部进入羊马河伏击圈时，西北野战兵团各路伏击部队迅速将其包围。135旅立即给胡宗南发报，报告其被围情况。胡宗南令其就地修筑工事，固守待援，把共军紧紧吸住；同时又命令董钊、刘戡率部急速回转，同共军决战。然而此时的董钊、刘戡所部，已经被第1纵队紧紧阻住，只有其后卫部队1个旅与135旅隔着一道山，却也被西北野战兵团第16团第2营坚决顶住了。苦苦等待主力接应的135旅，眼睁睁地把逃跑的机会错过了。

下午4时，羊马河伏击战结束，西北野战兵团伏击部队全歼135旅4700余人，生俘135旅代旅长麦宗禹、405团团长陈简、404团团长成耀煌。

4月15日，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发去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的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缺粮，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3月31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你们现在位于瓦市以东和以北地区，引敌向瓦市以北最为有利；然后可向敌廖昂（胡宗南部整编76师师长，后在10月11日清涧战斗中被活捉——笔者注）薄弱部分攻击，引敌向东；再后你们可折向安塞方面，引敌再向西。”“但你们在数日内即应令359旅（全部）完成向南袭击之准备，以便在一星期以后派其向南担任袭击延长延安之线以南、宜川洛川之线以北地区，断敌粮运。”

4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各战略区负责人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

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31旅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135旅（属15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6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将士传令嘉奖，并望通令全边区军民开会庆祝，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中央 卯删

羊马河战役结束后，胡宗南不顾其部队疲劳缺粮，急令整编第1军、第29军迅速东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但当他们尚未到达瓦窑堡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已转移到瓦窑堡西北安定到清涧大道以南地区隐蔽待机了。

4月17日，胡宗南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又扑了个空，后来在荒无人烟的地带爬山越岭数日，被拖得苦不堪言，只好撤到永坪和蟠龙进行休整补充。

4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战局的转折点》**，全文如下：

4月14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获得大捷，胡宗南部整编15师135旅在瓦窑堡（安定县）附近被我军全部歼灭。此次歼灭战的干脆迅速，与上月25日青化砭（延安东北）歼灭31旅（缺一个团）之战一样，足称为模范的战例。

**135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

胡军以16个旅（初为14个旅，后增加两个旅）10余万人之大兵从洛川、宜川之线窜犯延安及陕北，至此刚一个月。这样的集中兵力进攻一地，是蒋军在此次内战中仅次于进攻临沂的一次，在其他地方尚未见过。侵占延安之后，胡宗南集中主力四处乱闯，进攻安塞时用9个旅，进攻延长、延川、清涧时用11个旅，进攻瓦窑堡时用9个旅，回窜青化砭蟠龙时为8个旅，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40里之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这种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中另一派战术不同。另一派战术是被白崇禧、陈诚等认为保守的那种战术，主张携带重装集中驻扎，每日前进10里左右，即所谓“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缓不宜急的战术”。这两种战术比较起来，所谓国防部新战术，是在形式上表现为比较更疯狂的战术，但在实际上却表现国民党的毫无出路，异常愚蠢与孤注一掷。胡宗南用的就是这种战术。又**据俘虏讲：胡宗南又发明了所谓“钻隙战术”，遇到我军绕道而过，以求迅速。这实际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战术。这种战术除了表示胡宗南的懦怯而外，没有别的。**

胡宗南应用这种战术其结果是怎样呢？现在所已经表现出来的是：第一、占领了一些地区之后，不能不分散兵力担任守备，因而其所能集中的兵力，就越来越小。到现在已由攻延安时的14个旅减为8个旅。第二、由于分散兵力，因而其薄弱之点就显露出来，被我军歼灭的机会就加多了。第三、**因为人民反对，胡军所集中的主力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几万人集中大露营**。第四、由于粮食缺乏，将士疲劳，减员异常巨大。据俘虏供：胡军士兵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有些队伍干脆饿饭。士兵离开队伍5里即被我游击队捉去。因为露营而病者极多，许多士兵乘机逃亡，一个月中连队中减员多者60%，少者百分之三十几。在这种情形之下，胡军士气以非常快的速度降低下去，其战斗力亦以同样速度降低下去。

在陕甘宁边区军民方面，情形就完全相反，游击战争很快地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很快提高，军民团结很快增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法，很快被领会，因而愈战愈强。

**135旅的全部被歼，说明所谓国防部新战术的破产，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就要走下坡路了。**胡军的凶焰仅仅维持了一个月时间，从此就要下降了。胡军现在所能集中的主力只有8个旅，消灭了135旅之后，就连8个旅的集中也将难于维持。这样下去，不论胡军是继续其攻势或者转取守势，对于胡宗南都是死路一条！

**135旅的全部歼灭，对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则奠定了今后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同时又证明了西北人民解放军仅以自己现有的力量，就足以打败胡宗南。**

**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在时间的顺序上说，胡宗南军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到今年3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宣布“政治解决已经绝望”之时，蒋介石手里还可能组织十几个旅在一起的进攻力量，只剩下胡宗南这一支了。蒋介石于召集伪国大之后，又驱逐中共驻京沪渝代表人员，下令进攻延安，决心最后破裂；其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胡宗南这支军队身上。胡军窜抵延安之后，国民党所以那样兴高采烈，大吹大擂，把占领延安描述为好似反动势力从此得救，民主势力从此倒霉，就是这个道理。**西北战局的转折点，意味着蒋介石全部希望的最后寄托，已经靠不住**。而在人民解放军方面，西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在几个战场已经转入优势，另外几个战场将要转入优势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全国战局将从此全面的起变化。可以预计：**4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蒋介石从此走下坡路，再没有什么本钱挽救其普遍全国战场的颓势了。今后事变的发展，将证明这个估计。**而当全国人民了解了这种形势之后，当现在正在开展的同蒲路、平汉路、石家庄周围及东北、山东等地区的大胜利充分发展了之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崩溃，将会加速起来。**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继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华东战场上也传来了捷报。

4月24日至26日，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人指挥下，向国民党军左翼侧后据守泰安之整编第72师出击，一举攻克泰安城，歼灭整编第72师主力24000人，俘其师长杨文泉。

随后，华东野战军又插入敌后方，威胁其补给基地兖州。

再说西北野战兵团由于连续作战，兵员补充和后勤补充都很困难。彭德怀等人遵照毛泽东的部署，准备攻打胡宗南在陕北的战略补给基地蟠龙，夺取其物资储备。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45公里，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且有较强的整编第167旅和1个地方武装团驻守。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每一次大游行之后，都要回到这里补给。如果打下蟠龙，就断绝了国民党军的补给，无异于釜底抽薪。

此时的西北野战兵团在炮火方面大大加强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攻坚能力。可是现在要攻打蟠龙，就必须先把蟠龙外围的国民党军主力引走，使其孤立无援，然后才能下手。所以，能不能调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就成了攻打蟠龙的关键问题。据此，西北野战兵团立即进行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部署：

以359旅一部，加上从各主力旅抽调的1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晋绥独立第5旅，伪装成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节节诱敌，沿着咸榆公路北进，沿途故意遗弃一些军用物资以迷惑敌人；同时派出南下支队，到延安以南破坏交通，断敌粮运。

以新4旅的两个营和当地群众在绥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了大批船只，摆出主力部队要东渡黄河的态势。为扩大敌人的错觉，新4旅的这两个营白天将部分人员送过黄河，晚间再接回来。

而以第1纵队、第2纵队、独4旅和新编第4旅各部主要兵力，做好攻歼蟠龙守军的准备；以第359旅主力在清涧以西监视并阻击可能从绥德、清涧回援之敌；以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阻击青化砭地区可能北援之敌。

蒋介石和胡宗南果然上当了。蒋介石得到的情报说：“中共中央及西北共军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已开始陆续东渡黄河”。他信以为真，立即命令胡宗南集团迅速北上；命令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配合，在佳县等地实行南北夹击，即使消灭不了西北共军主力也要把他们赶到黄河东岸去。

4月26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除了留下整编第1师第167旅（欠第500团）守备蟠龙外，其余9个旅全部北上绥德地区。

4月27日下午7时，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等人致电毛泽东说：

“董、刘两军27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167旅直及499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沟84旅之251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

4月28日7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等人，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他在电文中说：

“27日酉时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1947年5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决定：在中央工委成立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下设研究、翻译、新闻3个处。成员有：乔冠华、黄华、钱其琛、宦乡、柯柏年、龚普生、龚澎、章汉夫、章文晋、徐永瑛等。

5月2日，胡宗南的主力9个旅被西北野战兵团诱到绥德。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等人说：

“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5月2日深夜，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指挥第1纵队、第2纵队、独4旅及新4旅，对蟠龙守军167旅主力发起攻击。

毛泽东、周恩来在距蟠龙十几公里的王家湾这个小村庄亲自指挥战斗。平时喜欢外出散步的毛泽东，此时也轻易不出窑洞，偶尔出来一次，也只是独步沉思。警卫人员猜测，一定又有大的战役行动了。

5月2日午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休息，聚在窑洞里开会。机要秘书拿着电报跑进跑出，气氛显得比平时紧张。不久，从王家湾东南方向突然传来隆隆的炮声。警卫战士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院里。毛泽东披着补了又补的灰棉袄和周恩来、任弼时也快步走出窑洞。毛泽东问哨兵岳成帮：

“是炮响吗？”

岳成帮报告说：

“是炮响！已经响了一会了。”

毛泽东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胡宗南又该倒霉了，看他怎么办！”

他站在院里，仔细听了一阵，又和周恩来、任弼时回窑洞里去了。这一夜，窑洞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5月3日未时，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说：今拂晓攻击蟠龙，敌将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一线后，天已大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600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少。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陕北蟠龙这块硬骨头尚未啃下来，华东战场上又骤然紧张起来了。

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60个旅约45万人，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向山东解放区再次发起进攻，企图压迫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

陈毅、粟裕在5月2日报告中央说：

“华东野战军攻泰安时期，敌继续向新泰、蒙阴山区猛攻，企图诱我出击，与我决战。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新泰、蒙阴，主力进至临蒙公路以东地区，以一部攻宁阳，调动敌人（5军）向西使敌分散，主力东移，配合攻击进入蒙阴之敌。4月29日至30日夜，敌第83师约两个团兵力在青驼寺以南地区被我军歼灭。但未能及时施行对敌74师等部之攻击。”

5月3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刘伯承、邓小平，报告说：

“蒙阴附近之敌较集中不好打，故改打新泰”，“拟以4个纵队攻歼进入新泰之第11师。”

这一天，陈毅、粟裕又报告中央军委说：

“因5军及85师已进至距离新泰以西一天路程，故放弃本夜歼新泰11师之计划。”“决定陈士榘率第1、第6两纵队南下鲁南，谭震林率第7纵队去华中，以调动敌人向后，同时集中5个纵队45个团（加上第10纵队，共50余个团）于山东基地，待机歼击前进我后方之敌。”

他们在电报中还说：

“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要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我们除尽力争取在山东基地击破敌人外，正考虑作更远的打算。”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刘伯承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

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

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

三、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四、陈谢主力（4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中央 辰支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习仲勋，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习：

一、江未电悉。俘敌600，甚慰。敌主力似在绥米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已令张新率24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二、东北自卯初歼敌4个团后，敌之攻势已停，我正准备发动攻势。山东卯宥歼72师3个旅，现似准备新的有力战役，惟尚未接报告。刘邓已克汤阴。陈谢正攻运城。聂萧正攻正太线。

　　 毛 4日 午

5月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并告刘邓：

江日两电均悉。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1、6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

军委 支亥

陈毅、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放弃以第7纵队南下苏北和第1纵队去鲁南的计划。命令已位于新泰以西的第6纵队就近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即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

5月4日夜12时，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的蟠龙战役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歼守军第167旅（欠1个团）和陕西自卫军第3纵队共计6700余人，活捉有名将之称的敌167 旅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均；缴获山炮6门、夏季军服4万套，白面1.2万多袋，子弹100余万发，骡马1000多匹及药品无数。

蟠龙战役捷报传来，毛泽东让警卫员将帆布躺椅搬出窑洞，甩去披在身上的补丁灰上衣，只穿着细毛线衣，手夹一支烟，在帆布椅上一坐，沐浴着明媚的阳光，轻松地说：

“来，晒晒太阳，照张相。”

咔嚓，照相机快门闪过，毛泽东在王家湾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彭德怀让人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些白面和腊肉；贺龙让人送来了一些细粮和菜。毛泽东派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都分到大伙房一部分，让大家一起改善生活。

蟠龙大捷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随即转至安塞休整。后来，胡宗南的主力于5月9日放弃绥德赶回救援时，蟠龙兵站基地早已变成了一座空堡。

至此，西北野战兵团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战术，牵着国民党军的鼻子一个劲地转悠，在转得他们晕头转向之际，3战3捷，歼其1.4万余人，为粉碎胡宗南的进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并告刘邓：

你们3日电4日收到，当即复电提出几点意见，谅已收到。**今日收到你们2日电，得悉青驼寺歼敌3000，但因1纵远去宁阳，来不及集中兵力打74师等部，失一歼敌机会**。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鉴于青驼寺教训，尤不宜分兵，不但1、6两纵不宜过早分出，即7纵亦似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作为钳制之用，一个月后看情形再行南下。因此，五六两月你们除以7纵位于滨海外，其余全部似宜集中莱芜、沂水地区休整待机，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击。**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你们一意对付西面之敌，没有料到汤兵团主力北上，没有事先准备集中最大兵力于适当位置，可以打由西向东之5军、11师等部，亦可打由南向北之74师等部。青驼寺作战时，已来不及集中兵力，但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着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又在泰安大胜，敌人深入恐慌日增之际，故估计五六两月内，可能给我歼敌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只要敌主力进至泰安、莱芜、沂水之线，最好让其进至淄博地区，你们则退至淄博之线或淄博以北，装作向河北退走模样，使敌发生错觉。**我主力距敌要远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后面一枪不打，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此次胡宗南以31个旅攻入只有人口150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11个旅，有时10个旅，有时9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击之机会，我们即以上述方法对付之。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此次敌9个半旅入绥德，我们一枪不打），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参考。**所不同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动不易，自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

军委 辰鱼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并告刘邓：

4日一短电，今（6）日一长电，谅达。为扫清后方及引敌深入之目的，请考虑以有力部队攻击昌乐、潍县之敌，估计此种行动可能引起几种情况：一、蒙阴、新泰之敌深入昌潍地区增援，如好打则以主力各个歼灭增援之敌，然后攻克昌、潍；二、如不好打，则我以相当力量拒止援敌于昌、潍以南，以利攻克昌、潍；三、既不能拒止援敌，又不能攻克昌、潍，则将攻昌、潍行动改为佯攻，引诱援敌深入，以利我主力转入敌后行动；四、如敌不敢增援，则我有充分时间攻克昌、潍，达到扫清后路之目的。是否可行，盼告。

军委 鱼 申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据你们野参微辰（5日上午——笔者注）转来顾祝同命令，敌第1兵团主力将向沂水进攻，因此，**只要你们不性急，不分兵，不去扰敌后路，让他放手前进，你们则集中主力距敌较远地点（不要天天接触），必能找到歼敌机会。**昨电打昌、潍之提议暂缓执行。目前关键是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在现地坚持八九个月, 必能击破蒋军。”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指示电：

刘邓，陈粟：

为着于6、7两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30个旅）之目的：

1. 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电争取于巳东前休整完毕，巳灰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即本传前面所说的毛泽东1947年2月1日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笔者注）应作普遍传达。

二、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率7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军委 辰齐

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并告朱刘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刘邓，彭习并告朱刘：

一、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

二、2月间刘邓渡河休整，蒋认为已经驱逐，再难飞渡，故敢将王敬久军用于山东。

1. **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5军、11师、74师、83师、25师、65师、7师、48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

四、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起才令董钊率8个半旅北上，辰冬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

五、**待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军委 辰真

5月11日这一天，在华东战场上，顾祝同下令各部“跟踪进剿”。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变更稳扎稳打的战法，不待各兵团统一行动，即兵分3路，以整编第74师为中路，整编第25、第83师左右两翼配合，自蒙阴东南的垛庄东西地区北犯。并以第65师保障第25师翼侧；第7军和第48师保障第83师翼侧。同时，王敬久兵团之第5军，欧震兵团之第11师等部，亦已由莱芜、新泰出动东犯。

5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野参真（11日——笔者注）辰电悉。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军委 辰文

陈毅、粟裕等全面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在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集中华东野战军优势兵力，以中央突破的方式，出其不意迅速打掉国民党自翊为“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装备“王牌”部队整编第74师。其具体部署为：

以第4、第9纵队在坦埠正面阻击敌人；以第1、第8纵队分别楔入第74师与左右邻之间，割断该师与第25、第83师的联系；以第6纵队由铜石以南星夜兼程东进，抢占垛庄，切断第74师的退路，然后5个主力纵队共同围歼该师。

5月13日上午, 华东野战军发出孟良崮战役政治鼓动口号：“歼灭蒋顽74师！”“活捉张灵甫！”

5月13日傍晚，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并刘邓，报告围歼敌74师的决心和计划：

“一、74师11日开始向坦埠进攻，83师在青驼以北跟进，25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则在临沂东北汤头、葛沟。二、我们今晚集结1、4与8、9纵向74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74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5月14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蟠龙战役的胜利和西北战局的扭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祝贺，他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人们兴奋得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丢上了半空。

这天下午，天气很热，毛泽东和从真武洞回来的周恩来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陆定一将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调好了音量，里面传出了一位女播音员的声音，她正在播送新华社广播电台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女播音员说到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时候声音冰冷，说到真武洞狂欢祝捷的时候热情洋溢，说到“毛主席”的时候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此时，房东薛如宪老汉光着膀子，乐呵呵地跑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跟他打招呼，搬凳子让座。老汉从没有见过收音机，一见这方盒子里会说话，惊奇得不得了。他半弯着腰，双手按着膝盖，左看右看，半晌才说：

“这是啥东西，里面有人？”

众人轰然大笑。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给老人家讲一讲嘛。”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开口，就递给薛老汉一支烟，让薛老汉坐下，给他讲收音机的原理。毛泽东从山谷里的回声，讲到空气的震动，又归结到收音机的构造，说得既形象具体又通俗易懂。老汉高兴地说：

“哎呀，这里真有大学问，今天我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要不在半道上绊个跟斗，拾这么个玩意回来，还兴许叫我砸了烧火哩！”

一席话又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毛泽东也笑了，他说：

“好了，你以后拾到这个东西，可别砸了烧火。”

老汉很认真地说：

“不能烧不能烧，我还要留着听毛主席说话哩。”

老汉至今还不知道他面前的李德胜，就是他所说的毛主席。此刻，收音机里广播员以高昂的音调报告了说：

“毛主席还在陕北！”

薛老汉一听高兴得叫起来：

“毛主席还在陕北啊！”

后来，他逢人便说：

“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儿子他是不走的。”

5月14日这一天，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向第74师发动全线攻击，将其四面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

5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并告刘邓：

元酉电悉。以1、4、8、9纵歼击74师极为正确。该敌歼灭后，你们应集中尚未使用之各纵（2、3、6、7、10，除小部用于钳制外），乘胜歼击83师及25师，收复蒙阴、青驼之线，实现中间突破。为此目的，使用于钳制东西两面敌人（5军、11师、7师等）之兵力，不应超过一个纵队，或仅以地方部队钳制之，而集中在你们手里直接使用于坦埠附近地区者，至少要有8个纵队。总之，集中一切力量打破一路，则全局好转。

军委 辰寒 亥

毛泽东发完这份电报，已是午夜时分，因陈毅正率部在行军途中，未能及时接到。毛泽东彻夜不眠，等候回音。直到陈毅回电说，已经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他才准备去睡觉，放心地说：

“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

5月15日拂晓，华东野战军王必成第6纵队在第1纵队的协助下，攻占梁庄；王建安率领的第8纵队攻占了万泉山。至此，3个纵队打通了联系，最后封闭了对第74师的合围口，同时也构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第25、第83师的防线。

蒋介石闻报又惊又气，差一点没晕过去，蒋经国赶紧将父亲扶到椅子旁坐下，问道：

“父亲，您没事吧？”

蒋介石闭着眼睛，摆摆手。蒋经国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父亲面前。

“经国，”蒋介石说：“给顾祝同发报。”

蒋经国赶紧拿过纸和笔，说：“父亲，您说吧，我记录。”

蒋介石缓缓地说道：

顾司令祝同兄并恩伯、灵甫兄勋鉴：

今已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困孟良崮，甚惊，又甚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我军寻找了一个歼共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因为我74师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且处在有利地形。再之，有恩伯、敬久、欧震3兄兵团大军云集，这是我国军同陈、粟决战的好机会。现令74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总之，一切均仰仗于诸位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为党国之大业献身出力，乃千秋殊荣也。

顺颂戎祉！

中正

不久，张灵甫复电蒋介石说：

“我74师坚守孟良崮，固若金汤。望校长放心，灵甫决心固守孟良崮，吸引共军。但希望新泰之第11师、蒙阴之65师、桃墟之第25师、青驼寺之第83师、河阳之第7军和第48师、莱芜之第5军、鲁南之第64师、第20师以及楼德之第9师迅速向我增援，以构成内外夹击，与共军决战。我师建制完整，又处于战役中心，只要空投弹药及粮食、饮水，及时供足，外援友军及时效力，精诚参战，此时歼陈、粟大部可成定局，我国军必胜。否则，学生将以身殉国，杀身成仁，报校长多年之教诲。学生，灵甫叩呈。”

蒋介石看到张灵甫的回电，激动地说：

“这个张灵甫，真是我的好学生！”

此时，转战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也密切关注着孟良崮战役。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孟良崮战役已经打了2天了，一直就这么相持不下，这样下去，战役的情况转移是可能发生的。”

任弼时也不无担忧地说：

“陈老总的胃口太大了，这样撑下去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

“我看，让华野先打掉74师，挫伤蒋介石的元气再说。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陈、粟发报吧。”

5月15日上午9点30分，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说：

“孟良崮一役，应迅速解决，不要贪多。首先歼灭整74师，然后再寻找战机。”

陈毅、粟裕、谭震林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彼此交换了意见，马上向各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中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张灵甫的整74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10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军四周，先后打响。当前你们各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把张灵甫的整74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巴望了，我军也就免得两面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我担任主攻任务的各部队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作风，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要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74师。”

陈毅又拿起电话，要通了1纵叶飞、4纵陶勇、6纵王必成、8纵王建安、9纵许世友，他连珠炮般地吼道：

“国民党蒋介石和我们拼死决战，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张灵甫和74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1千，我给你们补充1千，打掉2千，给你们补充2千；全部打光了，我再恢复你们的番号。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现在是只有冲锋，后退就是死亡。”

粟裕从陈毅手中接过电话，补充说：

“不要怕敌人的飞机和地面援兵，我们有困难，敌人更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动摇！”

5月16日凌晨1时，粟裕命令各部队所有的炮火一齐向孟良崮实施猛烈轰击！293发炮弹只有12发没有命中目标。华东野战军主攻各部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

王必成6纵的预备队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和政委叶松盛率领下攻上了山头。叶松盛带1个加强营，歼灭了第74师1个团后，最先登上孟良崮，直捣张灵甫的指挥所。3连战士首先冲入张灵甫指挥部洞口，一阵猛烈扫射，张灵甫被汤姆枪子弹击中后脑，副师长蔡仁杰和58旅旅长卢醒等高级将领一并被击毙。

主战场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一名参谋拿着向中央报捷的电报稿，请粟裕签字，粟裕连连摆手，说：

“命令各部队重新报战果，对歼俘敌人的数字，要力求准确无误。命令各部队必须继续搜查，不可放松警惕，特别是一些比较隐蔽的山沟里，要仔细搜查，没有命令，不准停止。”

粟裕见周围的人不理解，又说：

“我把歼俘敌人的数字作了反复统计核对，发现还差7000人左右。7000人不是个小数目，不可掉以轻心。”

后来，华东野战军一部果然在一条山沟里发现了正准备突围的这批国民党军部队，当即被其全部歼俘。陈毅知道了这回事，立即给粟裕打电话说：

“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我在电话里向全体指战员祝酒致贺！”

5月16日下午5时，华东野战军全歼蒋介石的5大主力之一的王牌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的1个团，共计32000余人，其中毙伤13000多人，俘虏19000多人。解放军方面损失了12000多人，其中牺牲6000余人。

后来在5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军在孟良崮战役击毙整编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等。同一天，《人民日报》在配发的记者纪实报道中写道：“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74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

在5月3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在给“军委，刘邓”的电报中写道：

军委，刘邓：

一、据最后检查证实，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确于16号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6纵特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1. 另查出51旅旅长陈传钧、副旅长皮宣猷、57旅旅长陈嘘云、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58旅副旅长贺翔章、师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均被俘，现在野战俘官处生活。

陈粟谭榘 30日

蒋介石得到74师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地说：

“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大损失，不能不令人哀痛。”

王耀武也哭着说：

“74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蒋介石为了嘉奖张灵甫，在南京风景区玄武湖建立纪念74师的纪念碑，并把一艘炮舰改为“灵甫号”。同时，他将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处分了25师师长黄百韬；将83师师长李天霞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来，李天霞花了几十根金条才得以解脱。

黄百韬，又名黄伯韬，字焕然，广东梅县人，初在江苏省防部队任排长、连长，后被奉系军阀俘虏，先后追随孙传芳、张宗昌，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升任旅长。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他又投靠蒋介石，由团长、旅长升任第41师师长。到了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高参、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943年4月，黄百韬晋升中将，10月调任有川军、中央军、西北军背景的杂牌军第25军军长。抗战胜利后，第25军被编为整编第25师，黄百韬任师长。

且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粟裕就如何处理张灵甫的尸体，打电话对第6纵队政治部主任皮定均说：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皮定均按照粟裕的指示，派人花了400银元给张灵甫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还要给他穿上新军装。因为找不到国民党军的将军服，只好给他穿了一套解放军的服装，并且把他的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

被第6纵队俘虏的1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均请示，皮定均同意了。皮定均、谢胜坤和战士们押着这9个将校来到了张灵甫尸体前，9人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部哭了，哭了一会儿，收住泪站了起来。皮定均、谢胜坤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待他们站定，皮定均说：

“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命令，积极打内战，说要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他一路追着我们，从淮阴到涟水，从涟水到山东。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是74师，是张灵甫本人。你们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吧。”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高并告朱刘：

高卯号电，林辰巧、辰皓两电均悉。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8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13军、92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4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4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32个整编师85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74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6月间可以10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我彭习军（只有6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31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部4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萧罗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3万余，缴枪15000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毛泽东 辰号

5月21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西进陇东，攻击突然袭击陇东地区的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同时调动胡宗南军。

5月22日，新华社就孟良崮战役发表评述说：

“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就最荣耀。”

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

哿电悉。**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5月起），6、7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下一步行动方针有二：

1. 休整若干天后即执行你们哿电办法，以3个纵队攻潍县，以6个纵队打援兵（6、7两纵均留北面不分散很对）。

二、将攻潍计划再行推迟（已经推迟一次，打了74师，甚为正确），考虑先打5军。该军现驻莱芜、颜庄两地，比较孤立，但不知其工事坚固程度如何？你们对打该军把握如何？我军钳制11师等部，使之不能增援，把握如何？望你们从长考虑，分析利害电告。如能先歼5军（或该军一二个师）及其他数部，然后再打昌、潍，则利益甚大。因**我打昌、潍，敌必增援（这是必然的），时间愈早，则援敌愈大，我军打援愈难；时间愈迟（即在正面多歼几部敌军之后），则援敌愈小，我军打援愈易。故应把打潍当作一种争取我军主动、使敌陷入被动之重要手段，尽可能不要过早使用。只有在正面已绝无作战机会之时，才采取打潍步骤。**如何，盼复。

军委 辰养

欲知毛泽东的战略目的能否实现，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毛公战法，妙之极矣！

**第23章**

**“胡宗南想让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往西行。天下的路多得**

**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话说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重要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

**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7月到现在共计11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90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3个月或6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10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陷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蔡畅、王稼祥，告诉他们说：

“已联络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请你们对贺子珍母女加以照顾。”

原来，毛泽东曾经委托在苏联的蔡畅、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设法寻找贺子珍母女的下落。蔡畅、王稼祥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被苏联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强迫住进了远离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城一家精神病院里。王稼祥立即与苏方交涉，要求让贺子珍到莫斯科诊治。可是苏方却不予配合，他们在一周后通过联络员给予答复说：

“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王稼祥随即与苏方磋商，提出让朱仲丽以医生身份去察看一下贺子珍的病情，结果也被苏方拒绝了。王稼祥严肃地用流利的俄语对苏方联络员说：

“请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贺子珍。如果她确实病情严重，我们将向国内请示，是否将她继续留在苏联治疗，或是将她接回祖国，我们已经解放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完全可以让她得到较好的治疗。如果她病情不重甚至没病，你们就更没有理由把她长期关在疯人院内！请你们的上级重新考虑我们的郑重要求。”

这样，苏方才不得不把贺子珍送到莫斯科，结束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朱仲丽回忆说：“我们第一次见到贺子珍同志是在共产国际大厦旅馆。那天，我们细心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贺子珍。她身材消瘦，戴着一顶法国式的圆形无边帽，遮盖着那被剃光了头部（苏联的精神病院有一条规定，所有患者不分男女都要剃光头）。上身穿着黑灰色薄呢子西装短衣，下面穿着一条黑裙子，一双半高跟的圆头皮鞋。令我们稍感安慰的是，贺子珍虽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悲痛，受到如此严重的磨难，但她的容貌依然如初，神态安祥沉着。见到我们后，她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和高兴，稍事停顿，便激动地说：‘你们好！我几年没怎么说话了，中国话更是没机会说，现在说起话来，口齿都不顺。’”

贺子珍向蔡畅和王稼祥夫妇诉说了她的痛苦经历：自从失去小儿子后，她便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形成了抑郁症状。娇娇到苏联后，生了一场病，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的贺子珍不得不全力照顾娇娇。儿童院院长要贺子珍上班，贺子珍就和院长发生了争吵，院长斥骂她说：“我把你关到疯人院去！”结果还真的把她关到了如同监狱的疯人院里。

王稼祥看着贺子珍如此模样，强忍着心中的震颤，问道：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贺子珍脱口而出：

“回国去！”

王稼祥把贺子珍母女安顿好以后，对蔡畅和朱仲丽说：

“我们必须把贺大姐带回祖国，无论是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阶级感情，还是考虑到她和孩子的境遇，必然关联到毛泽东同志，我们有责任为中央处理好这件事！”

蔡畅、朱仲丽都表示完全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马上向苏方正式提出：贺子珍不宜再回精神病院，应该暂时留在莫斯科，等待国内指示，决定她的去留问题。她的女儿当然要留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并随同母亲去留。接着，蔡畅、王稼祥夫妇很快就把此事如实电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于是就有了毛泽东5月30日的复电。

1947年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邓并告陈粟及朱刘的指示电：

“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军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北各区之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力。三、主力南进须做长期打算，望做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6月7日，胡宗南因为连遭惨败，恼羞成怒，决定派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沿延河北上，从延安、安塞县经蟠龙镇、龙安镇向靖边县王家湾一带扑来。此时，开往陇东分区庆阳、环县一带的西北野战兵团离王家湾有七八百里，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只有300多人，且都是短武器，情势十分危急。

6月8日午饭后，周恩来快步进了毛泽东住的窑洞，他后边跟着任弼时。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一直守在电台旁，现在和任弼时一块来，定有情况，就问道：

“有什么情况？”

“刘戡的4个半旅扑来了。”

“唔，在什么位置？”毛泽东走到放着地图的桌前，拿起地图看了一下，说：“胡宗南想赶我去陇东。也好，二万五千里长征，大河，草地，雪山都经过了，就是没有走过沙漠，正好，我们去看看风情，看看边疆。”

任弼时看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有点着急，就说：

“目前我们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是，摆脱刘戡4个半旅的追击。”

“刘戡？”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就把他给收拾了。”

任弼时认真地说：

“他是黄埔生，蒋介石的嫡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看兵先看将，看孩先看娘’。黄埔，嫡系，有这两条就不值得正眼看。**”

说罢，他将陕北地图放在桌上，兀自休息去了。

自从胡宗南进攻延安以来，毛泽东很少能有规律地休息，所以在他休息时，大家就自觉地把窑洞周围当做禁区，谁都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此时，陆定一来见周恩来和任弼时，报告说：

“董钊的人马也来了。”

这就意味着胡宗南的六七个整编旅从东边、南边都压过来了。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商议决定，分头通知王家湾的群众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昆仑纵队各大队掩护群众撤退，除了必须携带的东西，其它物品就地掩埋，于下午6时开始向王家湾以东的青阳岔、石湾方向转移。

这天下午，毛泽东一起床，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即来见他。周恩来说：

“王家湾待不住了。”

毛泽东说：

“说说吧，他是怎么个来头？离这里有多远？”

“在镰刀湾和李家岔一带，距这里20里地。”

接着，周恩来把任弼时他们3人议定向东转移的部署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果断地说：

“**我们不能向东转移，敌人就是想把我们向东赶，妄图在东面的大川设下圈套，把我们赶进去，然后前后夹击消灭我们，消灭不了就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不能上当**。敌人的企图无非有3个：第一，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饿死。但是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敌人往东来，我们向西去，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走；敌来我走，敌人走了我们就住下来。

**现在我们要向西转移，向靖边城内马鸿逵的部队靠拢**。胡宗南打算利用马鸿逵的部队配合刘戡合击我们，但马军听不听胡宗南的指挥还很难说。我们避开刘戡，利用马鸿逵的地方主义，走一段沙漠路。**胡宗南想让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往西行**。**天下的路多得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周恩来听毛泽东这么一分析，就说：

“好，我们只能边走边看，现在我们先向靖边方向走。”

任弼时对陆定一说：

“我们马上去布置。”

说罢，他又派罗青长骑马去把支队各大队人员追回来，改向西走。布置已毕，众人来催毛泽东出发，周恩来说：

“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准备马上出发。”

毛泽东笑着说：

“不要慌，还没有看到敌人呢！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有走过沙漠，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他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

任弼时着急了，说：

“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

**“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

说着，点燃一支烟，踱出窑洞，向远处望望。此时天空乌云密布，快要下雨了，他解开衣扣，欣喜地说：

“这是一场好雨。”

说罢安祥地坐在小木凳上吸起烟来。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见毛泽东决意不走，就商量对策。周恩来说：

**“既然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他看？**”

任弼时说：

“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试。”

他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我有个建议，你看可不可以派个同志替你看敌人？”

毛泽东听了，回过头对副参谋长汪东兴说：

“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向前跨了一步，说：

“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

毛泽东闻言大笑，说：

“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汪东兴略加思索，说：

“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

“就给你一个加强排，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一下。我们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汪东兴说：

“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毛泽东说：

“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

汪东兴从中央警卫团2连挑选了2排的30个人，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配备轻机枪1挺，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个，子弹尽量多带，个人物品尽量少带。

汪东兴又和警卫团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把1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由陈少先带18人组成第一梯队，在原来支队政治部的驻地杨岭崂湾前面的制高点，设防阻击敌人；在王家湾后面的山顶上部署第二梯队设防；电台和骑兵的马匹隐蔽在山顶的庙里。限令两个梯队在明天早上8点以前挖好工事，搞好伪装，绝对不能提前暴露目标。

天快黑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接过警卫递过来的柳木棍子，忽然又拐进窑洞，写了一个便条交给一个战士，说：

“把这条子送给汪副参谋长。”

他在条子里交代汪东兴要小心谨慎，不能有负伤的，更不能出现牺牲。他又对警卫人员说：

“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

交代已毕，他走出院门，站在薛如宪老汉的窑洞前问：

“房东还在吗？”

警卫员说，村干部已经带他们转移了。毛泽东这才回过身来对周恩来说：

“我们走。”

此时风狂雨猛，昆仑纵队主力从王家湾的小路撤出，向西北方向转移。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穿雨衣。警卫人员让毛泽东坐担架，他不肯，战士们怕他被雨激病，就用一床油布给他罩在头上。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一起，手拉手连成一线，费力地爬上了西边的山梁，天黑路滑，山道狭窄，泥泞难行。

6月9日凌晨3点，风雨停了，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息，继续前进。天亮以后，昆仑纵队又走了10公里左右，到达了毛乌素沙漠南部边缘的一个地方。这里离王家湾也只有20公里远近，有两条河流在此交汇，周围是群山环抱。前卫部队发现山坡下杨柳林后面隐隐现出一排排窑洞，它便是靖边县的小河村。昆仑纵队进入小河村休息，毛泽东被安排在曹九林家的窑洞里。

6月9日上午9时，留在王家湾担任阻击任务的汪东兴已经做好了战前准备。观察哨向汪东兴报告说：刘戡前卫部队约1个团的兵力，正向前沿阵地逼近。汪东兴和古远兴立即来到第一梯队阵地上，密切观察着动静，一直等到刘戡的先头部队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汪东兴这才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开火，一阵猛打。

刘戡的先头部队摸不清共军虚实，也不敢冒然前进。一会儿，一架飞机飞临阵地上空侦察，盘旋了一阵又飞回去了。

刘戡的先头部队又上来了，汪东兴和古远兴指挥战士们集中手榴弹投向敌群，然后又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射击。敌机又飞来了，在阵地上空用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受了轻伤。此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国民党军一部从后面绕道上来了。汪东兴立即发出命令：由第二梯队掩护第一梯队撤退。

第二梯队在后面打响后，国民党军被迫停止前进。第一梯队安全撤到了第二梯队的阵地上。

下午，突然下了一阵暴雨。汪东兴决定趁机撤出阵地。

晚上，侦察兵向汪东兴报告说：

“敌人在9点进驻了王家湾。”

此时，刘戡所部已经在王家湾安营扎寨。说来也真是巧合，刘戡所住的窑洞，刚好就是毛泽东住过的那一孔窑洞。他的勤务兵捡到了一个上有“李德胜同志”字样的信封。刘戡捉摸了好一阵子，他断定：“李德胜”就是毛泽东，于是他立即命令部下启程，按照马蹄印向西追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严密搜索。

再说汪东兴率领后卫部队赶到小河村时，正好与支队部留下来等他们的骑兵相遇，骑兵们说：

“支队机关在这里休息几小时后，又向20余里外的靖边县天赐湾一带转移了。毛主席让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让你们一到这里即去天赐湾与支队会合。”

汪东兴率部赶到天赐湾，一进村口，哨兵就打响了报警枪声。前卫战士立即示意是自己人。汪东兴来到支队驻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迎出门来。毛泽东问：

“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

汪东兴说：

“是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了。”

毛泽东说：

“这算是欢迎你们吧！”

汪东兴向毛泽东简单汇报了替他看敌人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一点也不可怕，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我们很快就会把胡宗南打败的。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辛苦了，快找地方吃饭休息。”

6月10日下午，哨兵向毛泽东报告说，刘戡的部队已经到了小河村对面的山顶上了。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到报告说：有一股敌人正朝这里扑来，离村子只有几公里路程。周恩来立刻命令警卫团长刘辉山派1个警卫排带1挺机枪，到村东制高点监视敌人；支队迅速撤离天赐湾。昆仑纵队走了一段路程，天已经黑了下来，而且还下起了雨。队伍正顺着山梁往上爬，突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战士们爬上山梁，发现左边的山沟里，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整个山沟都被火光照得通红。原来刘戡的部队就在山脚下。偏偏在这个时候，向导曹九林迷路了，队伍无法前进。任弼时只好派人到附近村子里另找向导，他又命令警卫部队立刻派1个排，带着3挺机枪，到左侧山下的村东警戒，并设置阵地准备阻击，敌人不到跟前决不能开枪。任弼时还命令：所有人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不许咳嗽。

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说：

“不要让刘戡老跟在我们身边。派1个排到西南方向活动，趁着天黑去诱开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刘戡以为我们是要向西南的保安、吴起镇方向去投奔我主力部队去。”

任弼时马上去布置诱敌任务。他派出的那个排装作与国民党军遭遇的样子，向西南方向节节撤退。果然，国民党军立即开拔追了过去。

毛泽东站在光秃秃的山梁上雨地里，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瞰火光映红的山沟，习惯地吮吮下嘴唇，说：

“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卫士石国瑞见连一块可以坐的石头也没有，就把身上背着的包袱放在地上让毛泽东坐，毛泽东说：

“这会弄脏了呢！”

石国瑞说：

“不要紧，脏了还可以洗。”

毛泽东说了声“谢谢”，这才坐在湿漉漉的包袱上。此时雨越下越大，顺着脸直流到脖子里，一位警卫战士出了个主意，几个人紧紧靠在一起，把毛泽东围在中间，每个人头上加个旧大衣，连雨也淋不着了。毛泽东笑着说：

“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可是你们要冷呢。”

天亮时，任弼时踩着泥泞走了过来。他说：

“主席，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

“大路通天，各走一边。我们走我们的。回天赐湾！”

队伍继续出发了，战士们请毛泽东坐担架，毛泽东说：

“我早就说过不坐的，你们愿意就扛着吧。胡宗南一进攻倒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结实了，这得感谢他呢。”

天赐湾地势很高，四面又有大山环抱。在沟底的大路上，根本看不到这山上还有个村子。这里是个既隐蔽又险要的所在。毛泽东说：

“就在这里休息，做好行军战斗准备，把警戒部队组织好。敌人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

侦察员不断来向毛泽东报告：

“敌人顺沟过去了。”“又有一批敌人过去了。”

毛泽东往山下望了望，判断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他将柳木棍往地上一戳，说：

“好，我们住下。”

天赐湾只有20来户人家，因为打仗，老百姓都已经转移，只剩下空洞洞的窑洞。由于人多、村小、房少，根本住不下昆仑纵队。几位中央领导只好挤在两间土窑洞里。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王有余，女人叫马怀芳，他们一家人都转移到山沟里，什么都搬走了。毛泽东和江青住在里边一个小窑洞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几个人共同挤在外间土炕上，警卫人员没有地方，找些禾草准备到院子里露宿。毛泽东见了，说：

“刚下过雨，外面太潮湿，容易生病。”

阎长林笑着说：

“不要紧的。”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你们得了病，我还要一个个照顾。进去吧，挤一点没关系。”

周恩来也跟着说：

“还是进窑里睡吧，挤在一起暖和。”

于是，警卫们就把禾草铺在窑洞里地面上，大家挤着睡。两个小窑洞，挤进十来个人，根本没法睡。有的坐着，有的半躺着，挤挤靠靠，倒是暖和多了。

天明了，队伍刚要生火做饭，侦察员又来报告说：

“有一股敌人向这个方向出动了，离这里只有20多里。”

任弼时马上命令大家做好行军和战斗的准备。毛泽东说：

“他们可能只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

果然，大队的国民党军又顺着山下的深沟开过去了。午后，又有一支国民党军从王家湾开来，离天赐湾只有几公里，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对策，毛泽东说：

“敌人仍不会来村里。你看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说：

“是这样。”

就这样，刘戡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命令他的部队先后顺着山沟往保安方向去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共产党中央机关的踪迹，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延安。

毛泽东叫人找来汪东兴，问道：

“这几天休息恢复得怎么样？”

汪东兴说：

“吃饱饭，睡个好觉就恢复过来了。”

毛泽东说：

“再给你个任务，你敢不敢去？”

汪东兴笑着说：

“只要主席下命令，哪里我都敢去！”

毛泽东说：

“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个空，现在从小河镇向延安方向撤走了。你带1个连，尾追着敌人，到延安去一趟，你们在安塞、延安之间袭击扰乱敌人，叫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到枣园一带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看他们都住在哪里？对老百姓怎样？二是再看看那一带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没有？他们有什么困难？要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一路上要机动灵活，遇上大股敌人就走，遇上小股敌人就消灭它！”

“主席，我带1个连太多了吧，你这里怎么办？”

“你放心去吧，不要管我，我自有办法。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许离开这里了，到什么地方，还不能肯定，反正是不会离开陕北的。你把电台、骑兵带上，一定要保持和我们联系，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给我。”

汪东兴说：

“请主席放心，我这就去准备，争取明早出发。”

毛泽东说：

“不要急，一同吃中饭。吃了饭，向恩来、弼时、定一同志报告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

这天下午，汪东兴就和张廷桢带着3连离开支队，一同去执行毛泽东布置的任务。

这时候，房东大嫂马怀芳知道自己的部队来了，赶忙从山沟里回来招待毛泽东等人，她不安地说：

“我们这儿房子太少了，窑洞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

毛泽东感到房东的话很有意思，于是模仿着房东大嫂的语调说道：

“我们的队伍太大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他用3句话中的3个“了”字，对大嫂的3个“了”字，直把房东和在场的十几个人逗得哈哈大笑。

房东大嫂马怀芳安上锅点着火，烧水做饭，江青立即过来搭帮手。她见马怀芳面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就问道：

“大嫂，你是不是病了？”

马怀芳把自己的病情说了一遍，江青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3支队的医生黄树则对马怀芳进行检查。经诊断，马怀芳是肝炎，黄树则给她打了针吃了药。马怀芳非常感动，她回到山里躲藏的地方，拿来自家的炸豆腐、糜面糕，让毛泽东、江青等人吃。江青每天领着马怀芳去打针，不几天，马怀芳的病情就大为好转。她的丈夫王有余也每天都为毛泽东站岗放哨。

有一天，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在一起闲聊，周恩来见毛泽东抽着烟神情专注地在思考着什么，就小声问：

“主席又在想什么？”

毛泽东抬起头，冲周恩来微微一笑，说：

“我在想，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地歌颂农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浒传》能用这种方式歌颂一些非农民出身的英雄好汉，已经不容易了。这部书能够传下来，也是民间下层口口相传的结果，下层民众用这种方式，竟能让它不胫而走，世代相传，了不起啊！”

毛泽东又从《水浒传》谈到《三国演义》，说：

“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三国演义》算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

江青在一旁听到了，说：

“我听说必成（周恩来的化名——笔者注）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水浒》和《三国演义》，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问：

“是这样吗？”

周恩来说：

“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水浒》和《三国演义》。”

毛泽东说：

“那你读这些书比我早，我十几岁才开始读《水浒》和《三国》。”

周恩来说：

“可我当时读这些书，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才听到了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

有人提起董卓如何厉害，毛泽东却说出了另一番道理，他说：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说：

“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1个月，病愈再工作。”“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1、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2、将土地会议开好；3、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3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6月15日，毛泽东在天赐湾已经住了5天，考虑到村子太小，中央机关人多，在这里居住不便于工作，不是长久之地，就决定返回小河村。

欲知毛泽东在小河村有何重大战略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看兵先看将，看孩先看娘’。黄埔，嫡系，有这两条就不值得正眼看。**”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细细品读，却是大气恢弘！在胡宗南六、七个整编旅从东从南压过来之时，毛泽东一言九鼎：“我们不能向东转移”。可谓料敌如神！当尾追不掉的敌军就在自己脚下的山沟里之时，他吩咐：“不要让刘戡老跟在我们身边。派一个排到西南方向活动，趁着天黑去诱开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刘戡以为我们是要向西南的保安、吴起镇方向去投奔我主力部队去。”以四两拨千斤，“指挥”刘戡的几个旅乖乖地开往保安方向，更是神乎其神！

**第24章**

**“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两个拳**

**头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拖**

**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话说1947年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天赐湾又返回到了小河村。

前边已经说过，小河村是个不小的村庄，群山环抱、依山傍水，掩映在树林之中，十分安静。昆仑纵队几百号人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在河滩边，有一座地主的大院子，十几间砖砌的瓦房式窑洞。院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根深叶茂，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周恩来、任弼时和司令部就在这里办公、休息。

后勤部门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安静地办公和休息，安排他住在半山坡上军属贾树堂家的窑洞里。这里是相连的3孔窑洞，毛泽东和江青住在北头，警卫人员住在南头，中间窑洞的炕上是房东家养的蚕。不一会儿，任弼时来看毛泽东，走进窑洞，忽然停住脚步，问：

“这沙沙的声响是什么声音？”

阎长林说：

“是房东养的蚕吃桑叶的声音。”

任弼时说：

“这太吵了，会影响主席办公和休息。我们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明天换个房子吧。”

第二天，阎长林就忙着找房子。毛泽东知道了，说：

“你们还是帮助老乡收麦子去吧，那是要紧的事。这里很好，不需要搬。他喂他的蚕，我办我的公。”

阎长林只好和房东商量，让他将蚕搬到卫士住的窑洞里。毛泽东知道后又说：

“不要因为我们在这里住，就把老乡的东西乱搬。我们住人家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

阎长林又和房东商量：你在窗下放个小凳子，首长休息时，你进出从窗台上过，窗台低，很方便，也不会因开门关门弄出响声。房东是同意了，可毛泽东生气了，他说：

“你阎长林可真想得出来，谁家有门不走走窗子呀！因为我住在这里就让老百姓走窗子吗？赶快改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走门！惊醒我没关系，可以再睡嘛！”

后来，因为要召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议，毛泽东住在这里不方便，就搬到下面的大院里去了。毛泽东来到大院里，走来走去，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忽然停住步，点上一支香烟，一只手叉着腰，看看窑洞，看看院子，又看看院外的大槐树，他说：

“这个地主，栽树的时候也没想到我们用，如果门外那棵树栽到院子里多好，我们就可以在树荫底下办公开会了。”

阎长林灵机一动，说：

“主席，我们在这个院里搭个凉棚好不好？”

毛泽东说：

“好，好。你们去搞些木棍和树枝，在院子里搭个大一点的凉棚，可以当办公室，可以当饭堂，也可以当开会的会场。我们最近要开一个会，来的人比较多，没个大房子，没个合适的地方，我看搭个棚子，在下面开会就很好。”

阎长林找村干部商量，村干部们非常支持。大家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些木料，很快就搭起了架子。战士们又到河边砍些柳树枝，盖在上面，一个简易凉棚就这样搭成了。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19电悉。一、东北夺取四平后，下一步行动尚未定。聂区下一步拟向平津平保两线机动。刘邓月底出击不变。陕北俟陈赓部到后拟打榆林、三边之敌，然后向南行动。蒋区学运暂时休息，准备再起。二、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军委 22日15时

6月25日，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上经过40天的重新调整，再次以32个旅计24万人的兵力，向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他们在莱芜、蒙阴一线就集中了18个旅，仍然采取齐头并进的密集平推战术，缓慢前行。

6月2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发出了通缉令，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6月28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电报中说：根据敌6个整编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的情况，我以1个纵队攻占费县后，向西威胁泗水敌主要补给基地，以4个师扫除临蒙之少数敌人后即控制该线。其余主力仍集结于沂水西南与东里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估计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

6月29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28电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6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3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4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3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29日12时

6月30日，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分兵两路，从国民党军的间隙中猛插其后。

6月30日晚12时，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约13万人，在鲁西南的濮县到东阿（张秋镇到临濮集）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性大反攻的序幕。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为震惊，他把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称为“六·三0事件”。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立即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上调集了3个整编师零1个旅，由王敬久指挥，分兵两路北上，企图坚守郓城，迫使刘邓大军背水作战或退到黄河以北。

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敌我态势作了分析，决心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打破国民党军的堵截。

1947年7月1日，东北野战军自5月13日发动的夏季攻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71军之第88师、91师，第60军之184师、暂编第21师4个师的全部及非正规部队计83200人，收复城市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长春、吉林国民党军陷于孤立，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局限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

7月1日这一天，中央机关在小河村召开纪念建党26周年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讲了话。

这一天，新华社发表了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他在审阅稿子时见题目是《迎接胜利》，感觉太单调，就在前面加上了“努力奋斗”4个字。他还在社论中加写了3段话，其中第3段话是加在社论的最后，他写道：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做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7月2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谭并告刘邓：

30电悉。布置甚好，惟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7天或10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7天或10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如攻泰安时间过长亦可置之不打，并应在打泰安时先以一部抢占泰安以西及西南各县。以上请酌办。

军委 午冬 12时

7月3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谭，并告刘邓：

根据野参冬未电，泰安为73军残部，大汶口、曲阜为72 师残部，泗水、宁阳、汶上、兖、济、邹、滕为杨干才、吴化文、耿继勋等杂部。**你们西进、南进之5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

军委 江 酉

7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第6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

7月4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华东局，并告刘邓：

饶张诸同志4日1时电悉。

1. 为顾及后方可能被敌侵扰，攻击郯马、新安镇之任务，在目前数日内可作积极准备，待我西进两路在津浦打响，正面之敌开始后撤时，立即执行。

二、正面之敌后撤时，可能扰乱后方之敌只有昌潍之8军。你们应组织地方兵团对付该敌，保卫后方，以便不但使用3个纵队执行南下任务，而且为着使南下3个纵队易于完成歼灭51师等部起见，有使用陈粟谭手中留下之一个纵队，临时钳制桂系于现地一个时间之必要。

三、51师歼灭后，你们应准备以两个纵队直下淮北、苏中，打开新局面。北面留下两个纵队，迅速移至胶济线，准备打8军。

1. 这样4路分兵打敌后路，对于敌之主力完全置之不理，是**因为正面之敌极端集中，没有好打机会，故应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完全主动作战，**将敌抛入被动地位。而在目前情况下，此项方针是可能收效的。

五、胶东、渤海、滨海、鲁中4区尚有多少地方旅，可否集中数个旅成立1个至2个新纵队，使北面共有3个至4个野战纵队。

六、尔后敌主力分散给我以歼击机会时，我仍可集中4至5个主力纵队作战。

军委 4日18时

7月5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为吸引正面之敌向东，不使后撤太快，便于我西进两兵团取得胜利，同时保护后方，请考虑以足够兵力歼击由潍县向临朐前进之8军，并相机攻取潍县，而将南进计划推迟一步执行。

军委 微 午

7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的口号》：

一、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向蒋介石要和平！**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庭审判；没收他们的财产，赔偿被蹂躏的人民。

四、反对蒋介石的饥饿政策，向蒋介石要饭吃！实行抗丁、抗粮、抗款，没收万恶的官僚资本，没收贪官污吏的财，救济饥饿的人民，救济饥饿的学生和公教人员，救济抗日有功的失业军人和烈士遗族，救济灾民难民，保护民族工商业。

五、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向蒋介石要自由！反对恐怖暴行，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背叛政协路线的伪国大、伪宪法，抵制蒋介石的伪选举。

六、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反对蒋介石借外债打内战，反对蒋介石用美国军火杀害同胞，取消卖国的中美商约及一切卖国条约，否认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时期所借的外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美国政府供给蒋介石军火助长中国内战，要求一切美国海陆空军和美国顾问团全部退出中国。**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和外国（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通商友好关系。**

七、惩办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惩办“九一八”以来一切日本侵华罪犯及汉奸卖国贼。制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实现日本民主化。日本赔偿中国的物资必须交给人民分配，反对蒋介石利用赔偿打内战。

八、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向民兵游击队致敬！向战斗英雄人民功臣致敬！向爱国自卫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敬！向爱国自卫战争中受伤和残废的荣誉军人致敬！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们，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学习阵地战，学习迂回战术，勇敢地围歼敌人，不让一个敌人逃跑，全部消灭进犯军，夺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一切为人民服务，严守纪律，保护人民。

九、向伟大的解放区人民致敬：向劳动英雄、模范干部致敬！加强群众工作，干部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护群众利益，执行群众路线。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帮助军队作战，军民团结，消灭万恶的反动派！

十、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务使一切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获得足够的土地及生产工具；保护中农，保护民主分子，惩办土豪恶霸。

十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务使解放区有足够的粮食、军需品、民需品，处处从全面与长期着想，支持爱国自卫战争。

十二、**国民党军队官兵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不要丢下你们的父母妻儿替卖国贼独裁者送命；**蒋介石的崩溃已不可免；举行起义，反战罢战！放下武器的将受优待，停止作恶的将受宽恕，继续作恶的将受惩罚。**国民党员们！回到孙中山的革命立场上来，只有脱离反动阵线，停止反动罪行，转到人民方面才有出路**。

十三、**向蒋管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反卖国的人民及其领袖们致敬！**向在蒋介石恐怖下被监禁被杀害的民主战士们致敬！一切民主党派、一切民主团体、一切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的胜利！

十四、向争自由的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致敬！团结起来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

十五、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十六、人民解放军万岁！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万岁！民主的联合政府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7月7日至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攻克郓城，第2、6纵队解放了定陶、曹县，第3纵队则进至城武。至此，刘邓大军的主力摆脱了背水作战的局面。

7月10日，毛泽东关于第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高（罗荣桓、高岗——笔者注）：

战略方针：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

三、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有154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88个旅，太行26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40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共有64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北）24个旅，五台及晋绥40个旅（孙连仲15个旅，傅作义10个旅，阎锡山15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30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8个旅，湘鄂川滇黔5省16个旅，东南各省及台湾6个旅。全国敌正规军248个旅，去年7月共有兵员180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78万人，补充60万，逃亡20万，现有兵员150万人，今后一年准备补充100万人。此外尚有特种部队（炮工辎海空）、伪军、交警及保安部队等100万人（被歼者除外），后方军事机关180万人。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五、我军：山东有27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有13个头等旅，14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6个旅（其中4个是晋绥来的），陈赓4个旅，晋绥3个旅，五台有9个头等旅，4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三等12个旅，我全军共计112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4个骑旅不在内），90万人。此外，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六、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地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

七、上述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为辅助完成之。

八、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4个月至6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到平绥附近时，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

九、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

十、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

十一、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等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夺取地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与大部兵员（十分之九的士兵及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配合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今后作战，运动战的可能已减少，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

十二、以上是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午灰

7月10日中午，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1. 叶陶歼灭峄枣之敌后，似宜向西攻 占邹、滕、临、韩，切断津浦，吸引桂系及欧震向西，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

二、陈唐望照前电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汶口、泗水、曲阜等地之敌，以小部向西攻占肥城、平阴、东阿。

三、**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部，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

四、刘邓已克郓城等地，如能歼灭70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

军委 灰 午

7月11日，华东野战军两路外线兵团在华东战场上，连克费城、枣庄，威胁徐州；再克泰安、大汶口、津浦路各城，孤立济南。国民党军主力被迫由鲁中分路西撤。至此，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已经基本被粉碎了。

此时，毛泽东看到国共双方的兵力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总兵力已经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下降到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到150万，而且二线兵力缺乏，在整个战场上的兵力只有40个旅。而人民解放军则越战越强，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有100万人，而且可以全部机动，部队装备也大为改善，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战斗力大大提高。**总兵力虽然少于国民党军，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优于国民党军。**国民党的后方异常空虚，在国民党后方担任守备的兵力仅有21个旅，而且分布在台湾到新疆的13个省的漫长战线上。

在晋冀鲁豫战场，刘邓大军牵制了20多个旅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军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只有少量兵力防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在陕北战场上，西北野战兵团也将胡宗南的主力吸引在西北，陕南、豫西地区极为空虚。

毛泽东鉴于这一有利的形势，又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确保刘邓大军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首先夺取中原的战略设想。这个战略设想就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三军配合是：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余人为左路，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实行战略展开。由陈赓、谢富治率太岳主力部队为右路，奇兵突出，杀向豫西山地；一来可以配合西北野战兵团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二来可以在豫西、陕南、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样，刘邓、陈粟、陈谢3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互相配合，机动歼敌。

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北上，以利于陈谢兵团的行动。以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引向海边。

对这一战略行动，毛泽东生动地比喻说：

**“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两个拳头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他还不无讽刺地引用蒋介石曾经说过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这两句话，描绘了他这一宏伟战略蓝图，他说：

“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行，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为了实现“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宏伟战略计划，特别是为了安排好陈赓出兵豫西和彭德怀在陕北牵制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决定：发出通知，在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7月12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10日21时电悉，布置甚好。望令陈唐、叶陶利用目前绝好时机，以10天至15天时间，放手歼灭72师残部，20师、84师（吴化文）全部，耿继勋部，完全占领运河以东、泰安以南、临城以北全区，同时以一部扫清泰安以西各县。如你们能完成上述任务，则必可保证粉碎鲁中敌军之进攻，否则仍将发生困难。你们正面则以全力寻求机会歼灭黄百韬部。

军委 12日13时

7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粟谭：

**你们手中各纵宜寻机歼击黄百韬部**。东里店战斗后，你们是否向西移动须依情况决定：

1. 如敌以一部西援，确有夹击歼敌机会，则你们可移至利于夹击之位置（不是与陈唐等会合），与陈唐等夹击该敌，自属有利。

二、如敌仍维持现状，则你们西移与陈唐会师，无仗可打，且敌将全军向西，迫你们处于背水地位。

三、如敌大部或全部西援，则你们西移亦不好打。总之，**只有第一种情况方可考虑西移，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均不可西移，而以位于东面吸引敌人，并寻机多歼敌数部最为有利。**东里店胜利后，望再找歼敌机会。陈唐、叶陶则放手歼击津浦线上各敌，愈多愈好。

军委 12日15时

7月14日晚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你们近日对陈唐指示变化太多**。**陈唐主力仍宜迅速打下泗曲，以10纵攻取宁阳、汶上、济宁，对12军暂置不理，否则将丧失时机，一事无成。**正面敌军西援必十分谨慎，不敢冒险，故陈唐、叶陶应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等地，不要顾虑太多。俟西援之敌迫近，依情况，好打则由你们全军夹击该敌；不好打则另寻机会，再无机会，则考虑以两个纵队（似以叶陶为宜）过湖西协同刘邓作战。但**目前任务是坚决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等7城，并准备与你们正面配合夹击敌人**。你们正面4纵目前亦应坚决歼击较为分散之敌。**东里店未能歼敌，甚为可惜**。

军委 14日21时

7月17日下午，奉命到延安一带执行任务的汪东兴回到了小河村，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高兴地说：

“欢迎你回来，怎么样？看你这副样子很疲劳，又掉了不少肉吧？”

汪东兴说：

“这次主席派我带队伍单独出去执行任务，对我又是一次考试。这次出去34天，仗打得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帮助和保护老乡收麦子。”

毛泽东说：

“你带小部队深入敌后，插到延安附近的枣园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麦子，这同消灭敌人一样重要**。你们了解了敌情，了解了民情，任务完成的很好。”

汪东兴说：

“延安、安塞地区的人民群众非常想念毛主席和党中央，他们也很关心你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健康安全，要我们早一点回来保卫你们。”

毛泽东说：

“陕北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

他抽着烟，微笑着望着汪东兴说：

“你这次执行任务，还做了一件大好事。**还记得你派人送来的董钊的那个密码本吗？这个密码本缴获得太及时啦！它对我们截获的敌军无线电报的破译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7月18日，前来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贺龙，第一个骑着马到了小河村，他拉着毛泽东的手，上下打量了一会儿，说：

“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了呢！”

毛泽东笑着说：

“这是好事呀！我觉着比在延安时更结实了。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上10里20里，一点也不累。”

“听说主席要留在陕北，我一天不知收到多少电报，都要求你到黄河以东去指挥。后来你没有过黄河，指战员们一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问你的情况。”

“你回去就可以告诉他们了，不管胡宗南还是刘戡，都没有捉住我毛泽东，毛泽东比过去更壮了。”

“那太好了。”

毛泽东拉着贺龙来到卫士们搭的凉棚下，指着借用老乡的桌椅布置好的会场说：

“咱们就在这棚子下开会。”

贺龙四下打量了一下，说：

“主席，你们这里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司令部开会又是电灯又是沙发，有的同志还嫌不好呢。我回去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毛泽东说：

“我的办公室会议室都在马背上，三天两头搬家，胡宗南不让我们添置家具。”

7月19日，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来到小河村参加前委扩大会议，他一看见毛泽东，老远就开口说：

“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啊！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你的安全，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呢！”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陈赓的手，说：

“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的，不过可不是来保护我。”

陈赓说：

“我叫他们给警卫部队送些好武器来吧！我们缴获了不少美式武器，好用得很。”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缺什么就给我们送什么。陈胡子，你们在晋南打得很好，把蒋介石吓坏了。我这里你不用担心。好武器应该留下给你们使用，你们还要打更大的仗！”

毛泽东扭过脸对贺龙说：

“贺龙同志，我一直想跟你说句话。”

贺龙问：

“什么话？”

毛泽东说：

“你虽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但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实在受委屈了。”

贺龙豪爽地说：

“主席，不打仗，手是有点痒痒。但是，党的决议，我无条件服从，而且是高高兴兴地服从。”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说：

“好呀！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

陈赓不失时机地请战，他说：

“主席，我来当先行，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我陈赓保证拿下太原，把阎老西的醋坛子端来！”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

“不妥，不妥！阎锡山对我威胁不大，以后再收拾他。现在主要的目标是蒋介石和胡宗南。”

7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住地院子里的凉棚下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司令员贺龙、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以及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王震、杨尚昆、陆定一、张经武、胡乔木、王铮14位军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江青作为军委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战绩：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伪军、保安队共112万人；国民党军虽然不断扩充，可总兵力还是由战争爆发时的430万下降到37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却由120万上升到了195万。双方比例从1：3.58缩小到1：1.9。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被粉碎，重点进攻也遭到了严重失败。

毛泽东根据第一年的作战形势，说明了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反攻。他说：

“我们不能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不能等到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才展开战略反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设想。他说：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可能的。**说5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5年到10年甚至15年，而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又说几十个月，现在又说才开始**。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向全党全军解释。敌人的把握在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内部要精简节约。**”

毛泽东最后说：

“我和恩来、弼时同志最近有一个新的战略设想，现在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那里的情况。”

周恩来说：

“据伯承、小平同志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整编第70师、32师、66师分别进至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他们彼此间隔二三十里，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长蛇阵。到今天为止，也就是7月21日，刘邓大军已完成了对这一部分敌军的包围，敌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立即向敌人进击，各个歼灭敌人。此后，刘邓大军按照主席的计划，正准备挺进大别山，向蒋介石的胸膛上插上一把尖刀。”

毛泽东接着说：

“中央军委已经命令，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余人为左路，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实行战略展开。”

陈赓急切地问：

“我们的任务呢？”

毛泽东说：

“我说陈赓哇，你急什么。我不是给你说过吗？我不要你们来保护我，你有的是大仗打。”

周恩来插话说：

“陈赓同志，军委对你们早有考虑。有些同志曾经提议，把你们部队调入陕北战场，以减少陕北战场的压力；或者让你们兵出潼关，打胡宗南的后路。主席、弼时同志我们几个经过研究决定，你们主力掉头向南，挺进豫西。”

毛泽东说：

“豫西敌人兵力空虚，是个空子。挺进豫西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开辟根据地，可以迫使胡宗南军南调，配合陕北我军，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可以配合刘邓，经略中原。”

贺龙把腿一拍说：

“妙，这是一招妙棋！陈赓同志，你这是插向蒋介石的第3把刀！”

毛泽东问：

“陈赓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陈赓激动地说：

“我完全同意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说：

“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利于陈谢部队的行动；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以配合3路大军的行动。”

周恩来说：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挺进豫皖苏，陈谢挺进豫西，陕北、山东一齐动手，主席把这个战略部署称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彭德怀说：

“这个战略部署好，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打榆林，诱敌北上，把胡宗南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寻机吃掉他一大块肥肉，以保证陈赓同志顺利渡河，挺进豫西。”

贺龙说：

“彭老总，你们北上榆林，放的是一条长线，要钓胡宗南这条大鱼。”

任弼时对彭德怀说：

“为了配合你们，昆仑纵队也要向榆林走。”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召见了陈赓，向他面授机宜。毛泽东说：

“刘邓率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制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人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它东可以威胁洛阳，配合刘邓、陈粟，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

毛泽东还给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他说：

“陈赓啊！当年的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以后把锅砸了，把船沉了，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说来也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将要过河的地方。”

陈赓掂量出毛泽东说话的分量，他坚决地说：

“那我更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到豫西去。”

毛泽东笑了，他说：

“只是你别把锅砸了，船也别沉。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陈赓说：

“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病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笑着说：

“对嘛，**弹药不足，你们可以向蒋介石去要嘛！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问题，那就更好办了，靠群众嘛。**不论打到什么地方，群众都是我们的靠山，你们可以把伤病员交给群众，群众是会给你们管好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都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你们去了，要好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胜利!”

陈赓爽朗地笑了，说：

“**一个是取之于前线，一个是托之于群众。主席这一提醒，任何问题都解决了。**”

由于时间紧迫，毛泽东和陈赓等人研究决定：由谢富治负责在晋南立即组织一个新的兵团，执行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建立豫陕鄂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7月23日是前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以彭德怀为书记。

会后，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粟谭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5师、38军共7万余人，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

二、陈士榘所部在未能出泗曲与叶陶会合，因而不得不出鲁西情况下，邱清泉、吴绍周两集团可能迅出鲁西，并可能集中行动，不利歼击。因此，陈唐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作战。

三、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四、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中央军委 午漾

此后，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令晋绥军区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入西北野战军建制。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计划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1947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的口号》16条，前瞻性极强，值得认真研究。这些口号从战争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政策到策略，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名曰口号，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行动纲领。好比写文章，毛泽东提出的每一条口号，还只是一个或几个题目，后来在破题开篇之后，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却都是前所未有的锦绣文章！

**第25章**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

**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

**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话说1947年7月23日这一天，叶子龙来到机要科看望大家。机要科的高智提出了一个埋藏心里已久的愿望，他说：

“叶参谋长，主席能不能和我们照张相？”

叶子龙望着高智笑笑，没说什么。高智有些后悔了，他想主席那么忙，自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去打扰他。可没想到刚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大声说：

“不说是照相吗？来吧来吧，一块儿照一张。”

机要科的干部战士一阵欢呼，拥出窑洞，簇拥在毛泽东身边。大家挤呀挤的，谁都想靠近毛泽东身边。叶子龙不停地调换大家的位置，多拍几张，让每个人都有一张靠近领袖的照片。因为是在战争年代，为了受伤包扎方便，大家都剃光了头，所以，高智和同伴们都保留了一张剃了光头的和毛泽东的合影像。

7月27日，谢富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晋南组织了渡河新兵团，这个兵团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新编第9纵队和由原来毛泽东批准的“特别党员”赵寿山领导的、已经光荣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及太岳军区第8纵的22旅组成，共计8万余人。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时组成了兵团前敌委员会：以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

7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的指示电：

陈粟谭，华东局：

同意华东局午宥电，临朐战役后主力移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以利尔后机动。同时，陈唐与叶陶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

军委 午感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粟谭的指示电：

刘邓，并告陈粟谭：

1. 利用5军回驻莱芜，吴绍周亦在对付叶陶之机会，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即上章末7月23日电亦即午漾电——笔者注）任务。

二、我们已面告陈赓，准备提早至未哿以前渡河。陈赓约未鱼（即8月6日——笔者注）可到太岳。

三、**从现在起，陈赓集团即归刘邓指挥，望令陈秦赵各纵及38军提早于未删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未删至未哿间渡河**。

四、未齐左右，边区部队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你们南进。如陈赓能于未哿前渡河，你们能于未删左右南进，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

五、按陈粟谭有午电，陈唐不出湖西而与叶陶会合，全力对付鲁中之敌，并吸引吴绍周等在鲁中，对于刘邓南出最为有利。叶陶可照中央梗电，在两个月后再行南出。

军委 午感

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计56000人，其中俘虏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第70师师长陈颐鼎、第32师副师长理明亚以下43000余人；击落飞机4架，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刘伯承满怀喜悦和豪情，赋诗一首，诗云：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7月28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说：

“23日电奉悉。因作战未即复。我们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唯有如下困难：第一，南渡后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新兵没有，俘虏多，争取补充至少需要20天。第二，原打算第一步依托豫皖苏区尚能保持后方接济，故所带经费只有法币十数亿元，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冬衣难发。”

刘邓分析了战场形势后说：

“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歼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7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邓和陈粟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谢及彭：

各电均悉。

1. 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得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军委 午艳

7月30日13时，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中央局、陈粟谭、华东局和陈谢：

军委，中央局，陈粟谭，华东局，陈谢：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电方针，恰好顷奉艳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出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要求下列数事：

一、请山东令渤海，尽量赶运炮弹，急用，可能条件最好再给我们一千炮弹。我们已派车到德州接运。

二、请邯郸即当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接收现有之一万伤员，好抽医院出动。

三、请邯郸将现存法币全给我们。

以上，请限10号前完成。

此外，建议陈唐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刘邓 午陷

这就叫：劝将不如激将，一语震惊刘邓：斩足不如破膛；

如不调动胡儿，致使陕北不支，尔等势亦难张。

7月30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谢韩（韩即韩钧，兵团副司令员——笔者注），及陈粟谭：

午陷电悉。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

1. 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之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3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基梅）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渡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38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8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军委 陷 酉

7月30日，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根据小河村会议的战略决策，率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前进。

7月31日，据侦察部队报告，国民党军的一支快速部队正向小河村扑来，毛泽东决定次日开始向东转移。

是日晚，毛泽东让卫士们清点借老乡的东西，一一归还，损坏的东西照价赔偿，并挨门挨户向老乡们告别。

任弼时召集干部开会，作了动员，他说：

“这次行军是艰苦的，敌人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要抢先赶过绥德。”

1947年8月1日一大早，毛泽东离开住了40多天的小河村。村里的农民们听说3支队要走，纷纷前来送行，送出村外很远还恋恋不舍。毛泽东举起手跟老乡们打招呼，他说：

“老乡们，我们一住就是40多天，给你们添麻烦了！大家请回吧，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

昆仑纵队沿着大理河向东往绥德方向转移，为了保守秘密，毛泽东又决定把3支队改称9支队。毛泽东边走边问阎长林：

“阎长林，你们新4旅打过许多胜仗，该有不少好经验吧？”

阎长林在新4旅待过好几年，还从没有好好分析过部队的作战经验。他见毛泽东这样问，想了想就说：是党领导得好。毛泽东说：

“这是最根本的！有党的坚强领导，部队战斗素质就高。我们革命队伍都有这个特点。”

阎长林又说：

“新4旅还有些不同，部队里河北人最多。”

毛泽东摇摇头，说：

“河北人不一定都能打仗吧？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叫山西人关云长给杀了么！”

大家哄地一声笑了，毛泽东见阎长林有些发窘，就说：

“能不能打仗，不在乎是哪省的人。**国民党的兵最不能打仗，可一旦被我们解放过来，经过教育，懂得了为什么打仗和为谁打仗的道理，立即就会变成能打仗的好战士了。”**

他还鼓励阎长林说：

“说错了没关系，再好好想想，说对了大家接受，不对的，大家一分析，也就明白了。”

阎长林琢磨了一会儿，又鼓起勇气说：

“新4旅老战士多，差不多都是38年以前参军的。”

“这一条可以成立。”

“我们旅的干部差不多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干部老，指挥作战有经验，这也是一条。还有呢？”

“武器也不错。”

“对。”毛泽东点点头，似乎是做总结：“干部老，战士老，阶级觉悟高，净打胜仗，武器装备也就充足了。”

傍晚时分，昆仑纵队第2次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

8月2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通令嘉奖刘邓大军的消息。嘉奖令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嘉奖中说：

“自卫战争第２年第１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自７月２日到７月28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９个半旅及４个师部，毙伤俘敌６万余人，成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此前，毛泽东为了加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领导力量，抽调郭天民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组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郭天民，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毛泽东对郭天民是了解的。有一次，郭天民恨铁不成钢，一时没有控制住火爆的脾气，动手打了战士。毛泽东当面批评他说：“你是铁匠出身，像打铁一样打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听说33岁的郭天民还没有结婚，就把他叫了来，问是怎么回事？郭天民说：他的未婚妻不是党员，上级不批准成婚。毛泽东笑了，他说：“你那未婚妻是个从东北来的流亡学生，跑了几千里地来革命，干嘛非要人家入党不可。你回去跟政治部说一下，就说我同意你们结婚。”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2分区司令员的郭天民，指挥部队在牛道岭战斗中击毙了日军少将清水联队长。这是八路军首次击毙日军将官。日军对郭天民的部队恨之入骨，郭天民的名头也就愈加响亮。性格豪放的郭天民，打起仗来从不粗心，称得上是一个相当细心的指挥员。有一次，分区的一位科长通过电话报告情况，对方刚说出：“我的位置在……”，郭天民一把抢过电话，严厉地问道：“你是谁？报上姓名！”那位科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突然想起，在电话中说这些是属于失密行为，有可能被狡猾的敌人所窃听。

再说8月2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会议讨论时气氛很热烈，不少人主张在鲁西南或豫皖苏再打一个大仗，理由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有利条件很多，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物资弹药补充以及地形也都便利，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５个纵队已到达郓城、巨野地区，力量上更加强大。部队虽经连续作战，消耗较大，也很疲劳，但在连战连捷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求战情绪很高。而且如能再给敌人一个大的打击，歼敌越多，对战略跃进就越有利，南下的包袱也就减轻了许多。

刘伯承说，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3个前途：“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二、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并要求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8月2日晚，昆仑纵队转移到火石山。据报，国民党军队竟然不吃不睡一路紧追。昆仑纵队为了隐蔽目标，就在白天休息，待天黑了以后再冒雨上路。

8月3日黎明，昆仑纵队到了小崖子。毛泽东顾不得换衣服，就忙着看电报。

3日下午，昆仑纵队继续赶路，转过一个山包，毛泽东忽然下马站住了，一眼望去，整个平川由于在5月间被国民党军队洗劫过，庄稼全毁，窑洞门窗被烧，坛坛罐罐打得粉碎。他站了很久，直到部队过去了，这才上了马，一路很少说话。

3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横山县萧崖则。

8月4日，粟裕起草了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南麻、临朐战役的初步总结，引咎自责。

原来华东野战军在7月后半月，正如陈毅所说的：“因雨季没有打好仗。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打敌11师，5天5夜只消灭1个团。7月24日至30日，在临朐5天5夜只消灭两个营，打费县消灭1个旅，打泰安敌人跑了。7月打8仗只有3仗打好。”他们在鲁南、鲁西、鲁中3个方向分兵作战，从战略上看，调动、分散了国民党军，策应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但从战役战斗上说，打的多是消耗战，未能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陈毅对粟裕引咎自责甚感不安，他认为仗未打好，彼此有责，不能由粟裕一个人承担责任。后来在8月6日，他电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说：

“1、……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2、我认为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林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有责任，不足为病。谭、我本此观点，互相研究教训，粟亦同意。3、我本挽3人共谈，谭因东行，故谭未参加。谭临行遗书，此书临别我看了一遍，对粟有帮助……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8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给陈毅、粟裕等起草了3份指示电，指示说：“山东主力（陈唐叶陶5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5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并强调说：“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该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陈唐叶陶（陈唐指挥3、8、10纵，叶陶指挥1、4纵——笔者注）应在郓巨地区从速休整，待刘邓出动时即积极动作，勿误时机。”

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的指示电写道：

陈粟谭，并告华东局：

我们支午电发后，接你们江午电。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5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6、9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

军委 支 申

8月4日晚，昆仑纵队冒雨到达子洲县巡检寺。此时黑灯瞎火，一时找不到住处，人们站在雨地里，互相打着招呼。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屋子，毛泽东问：

“周副主席他们来了吗？”

卫士说还没有，毛泽东就让派人去迎一下。他一直在雨中徘徊着，等到周恩来一众人等都来了，这才进屋休息。

8月5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谭：

待陈唐、叶陶5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5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欧（指邱清泉、欧震——笔者注）西渡；主力集结郓城地区休整，并在郓城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保证北岸接济。该5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在局面没有大开展时期内，该5纵主要任务是直接钳制邱欧，即借以间接钳制陇海线上及其以北之敌，而不是直接钳制陇海及其以北之敌。只要该5纵能于你们出动以前，制止邱欧西渡，又于你们出动后，能在鄄郓地区立住脚跟，不被邱欧切断后路，则不但邱欧不敢使用于进攻你们方面，即金乡、菏泽等地之敌亦将不敢轻动。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微 午

8月5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华东局，并告刘邓：

各电均悉。

1. 华东局仍应在胶东。陈率6、9纵应迅速转至东面，与谭及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敌人，不使敌达到驱我过黄河目的。**我们多次告诉你们，敌之基本计划是驱我过黄河，而不是迫我入滨海与胶东，你们必须重视此种企图。**

二、但目前你们有5个纵队已到运河以西，正好协助刘邓执行出击计划。对于此种计划，刘邓及陈谢集团准备已久，非有特别重大情况，不应轻易动摇。根据刘邓江酉电，此次黄河大水已过，敌我均在抢修河堤，仍争取实现原计划。根据陈粟谭未支电，陈唐3个纵队此次行动中仅减员5000余，不算很大，不必补充人员，只须休息10天左右即可作战。**各部略有损失即叫苦连天，你们应予指导**。叶陶减员较多，应酌量补充，但亦非不得补充即不能作战。该5纵均应集中郓城，由刘邓指导整理。**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5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争取在鲁西南立足，协助刘邓作战，否则有被敌驱过黄河危险，你们必须严重对付此种情况。**

三、待刘邓南出最后决定并实现后，原先刘邓所得之供给可拨交粟裕，加上渤海供给即可支援5纵作战。冀鲁豫仍属邯郸局管理，但应指定暂作华东局机动地区，望刘邓区处。

中央军委 未微 酉

8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并请转告陈唐叶陶：

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陇海（桂系等）3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欧，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10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6纵到郓巨，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中央 未鱼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谭，陈谢：

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3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12个旅（或较多）左右，即7师、48师、10师、79师、3师、58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12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12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10师两个旅、79师一个旅及骑1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洛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45个旅（山东29，鲁西8，陕北8），守备兵力则有96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军委 未鱼

8月6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谭：

微巳电悉。敌现时计划是以邱欧10至12个旅由运河线，桂系四个旅为主力配合罗广文等由陇海线，向我郓巨地区进攻，至少需两星期方能部署完毕。故你们从未鱼起，至少尚有10天时间，容许你们及陈唐、叶陶休整补充。因此：

1. 你们仍争取至未删以后出动，最快未灰以后出动，不要太急。此时桂系刚到兰封，邱欧在运河以东，你们南出暂时只需对付陇海线上之敌。

二、陈粟率郓城5个纵队，再加6纵，目前主要任务是从侧面，将来则从反面（将来邱欧可能南进）钳制邱欧，如邱欧由陇海线向南，陈粟则尾随之。总之，陈粟从反面钳制敌人最为有力。谭许3个纵队则在滨海钳制鲁中之敌。

三、**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

军委 鱼 午

8月6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华东局，陈粟谭：

鱼午电告你们，同意陈粟率野直及6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成东兵团**，并同意华东局去渤海之建议。兹接饶、张、黎、曾、袁微巳电，云逸、子恢、舒同以全力组成西兵团供应，华东局领导中心暂设东面，俟西面布置完毕，后方中心另作决定等语。关于华东局是否即日西移或暂留东面，何者较便，请华东局依情况决定。**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中央 鱼 申

此时，蒋介石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丝毫无察觉，他认为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战役后已疲惫不堪，短期内难以再战。因此，他调集了30个旅分5路向郓城、巨野进击刘邓大军，企图将刘邓大军消灭于陇海路与黄河之间，或逐回黄河以北，以堵住南线中央被刘邓大军打开的战略缺口。他采取了“饭馆子”战术，企图使刘邓大军留在内线。加之从8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黄河水位猛涨，蒋介石阴谋以水代兵，水淹刘邓大军。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认为不宜在鲁西南继续休整，决定提前南下，8月6日下达了预备命令，并于次日报告中央军委说：

“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8月6日这一天，彭德怀根据小河村会议制定的战略部署，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8个旅和绥德分区的警备第4、第6团，开始围攻榆林。

榆林旧称榆阳，又叫驼城，靠近无定河、榆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于它北依长城，南抵乌延，西北与宁夏毗邻，地处晋陕绥宁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驻守榆林的是邓宝珊指挥的第22军。毛泽东为西北野战军规定的方针是：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撤，然后寻机歼敌。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两天时间内就扫清了榆林守军设在神木高家堡至横山响水堡100多公里防线上的大部分外围据点，大军直逼榆林城下。

邓宝珊顿时急了，飞电南京请蒋介石派兵解围。

8月7日，毛泽东尚不知刘伯承、邓小平已经决定南下，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

鱼辰电悉。

1. 你们至少一星期不动，帮助陈唐、叶陶休整，并待陈粟到来。

二、陈粟集中6个纵队于郓鄄地区筑工固守，控制黄河渡口，不怕邱欧来攻。万一不能守，退至黄河以北，转攻泰安一带，邱欧亦不敢南下，孙震、刘汝明亦不敢全部南下。

三、陈粟6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地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

四、**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先打陈粟。**

五、**只要陈粟6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

六、叶陶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望即告。

军委 虞

8月7日夜，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大军分成3路秘密出发，向南疾进。1纵、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上蔡一线直奔豫南。3纵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一线直奔皖西。中原局、直属队和2纵、6纵为中路，沿沈丘、项城、息县一线直奔大别山腹地。

再说8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因怕榆林失守，影响整个西北战局，慌忙乘坐“美龄”号波音专机飞临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王叔铭、罗泽闿等。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那尘土飞扬的跑道上稳稳停下来，蒋介石下了舷梯，以自嘲的语气对迎接他的胡宗南等人说：

“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

蒋介石等人被送到延安城内最好的、戒备森严的原边区外交宾馆安歇。

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有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董钊、刘戡参加的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国防部作战司司长罗泽闿首先讲话，他说：

“诸位，山东我军英勇作战，已取得辉煌成果，共军正在溃逃，消灭山东共军已指日可待。陕北方面，共军主力正在榆林，这是天赐良机。总裁决定，胡宗南将军率国军主力，将共军压迫至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一举歼灭，即使不能歼灭共军主力，也要将彭德怀部赶过黄河。”

胡宗南站起身，立正说：

“我坚决服从总裁的命令！不过——”

蒋介石说：

“讲，不要吞吞吐吐。”

胡宗南说：

“我有两个困难，请研究决定。第一，现在正是雨季，汽车补给用品时有中断。第二，要集中主力北进决战，就不能沿咸榆公路交通线留有掩护部队，所以长途运输很不安全。”

蒋介石当即对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说：

“你把运输机集中到西安机场，空投补给。”

王叔铭立正报告说：

“总裁放心，我们空军保证胡将军的军需补给。”

蒋介石对胡宗南说：

“这下你不该有顾虑了吧？照国防部的意图，立即拟定作战方案。”

胡宗南毕恭毕敬地回答：

“是！”

是日晚，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研究榆林作战问题。胡宗南说：

“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

蒋介石说：

“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采取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迂回增援的整编第36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共军意料的奇效。”

他还告诫胡宗南说：

“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7月底彻底肃清，现在决定延长一个月，8月底定须肃清。”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警卫总队队长石祖德率领武装卫队驻守在原边区外交宾馆四周，胡宗南的精锐嫡系部队在外围担任警戒。

8月8日一大早，蒋介石在荷枪实弹的大群侍卫保护下，出现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在抗大旧址，蒋介石说，这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了。在这个旧址上，军事训练场地只有一些自制的木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碍则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了许多人体攀爬过的痕迹。除此之外，还有简陋的窑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简，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涂黑的，礼堂是露天的，标准配备是每人发个小凳子。朱德和各级军官都曾经在这里听课学习。蒋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轻轻一抹，手指就留下一个黑印。他又取过小凳子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经60岁的他很不习惯，险些坐在地上，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在一座山坡上，蒋介石看见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有人告诉他，共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一起开荒种田，359旅旅长王震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彭德怀，经常下田劳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纺线能手。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参加劳动，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蒋介石点点头，脸色阴沉。

胡宗南、俞济时等人随着蒋介石来到了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被自己“通缉”的毛泽东住过的那间窑洞，见它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两样。俞济时说：

“看，门窗是没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子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的。”

蒋介石对毛泽东等人的情报十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在此时，面对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也无法想象老对手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如何有效地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全国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政府军作战、对抗，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那样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他惊讶毛泽东的意志，感叹他的毅力。突然，蒋介石发现窑洞外院子有棵树，走过去，树下有个石凳，旁边还有架纺线的纺车，他指着纺车问道：

“毛泽东要这东西做什么？”

胡宗南回答说：

“由于我大军围困，延安物资匮乏，据说这是毛匪亲自纺纱用的！”

蒋介石试着摇了摇纺车，纺车吱呀一声，线断了。他站起身，摇了摇头。就在此时，侍卫按照他的吩咐，把一个吓得发抖的村民带了来。蒋介石和颜悦色地问村民：

“你见过毛泽东吗？”

村民回答：

“经常见。”

蒋介石问：

“他穿什么衣服？”

村民答：

“跟那些兵一样。”

“新的还是旧的？”

“旧的，袖口打了补丁。”

“毛泽东穿什么鞋？”

“布鞋，还有草鞋。”

“他跟你讲过话吗？”

“讲过。”

“讲些什么？”

“他说额（我）家的红枣好吃哩。”

“你送给他的？”

“没，他买的，给了额钱。”

蒋介石又问：

“毛泽东还说过什么？”

村民想了想说：

“他说，为啥陕北人不爱吃红辣椒？”

“你怎么回答？”

“额说，吃了那家伙屁眼疼。”

“他平时最喜欢吃什么菜？”

“一个是南瓜，一个红辣椒。”

“他平时有何爱好？”

村民想了想说：

“散步、逗孩子、开会、听匣子（收音机）。”

蒋介石挥一下手，让侍卫带走村民，步出窑洞来。胡宗南告诉他说：

“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住的窑洞。”

蒋介石一眼瞧去，外观和毛泽东这间窑洞都一样，估计里面也差不多，便绕开了，直接回到住处，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

胡宗南送走了蒋介石，立即部署兵力，以整编第27师仍固守延安城防，各军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留驻延安；以10个半旅63000多兵力分路北进。其具体部署是：

整编第17师解除在甘泉、富县沿公路的守备任务，集中在蟠龙镇以南地区归还第29军建制；由刘戡指挥整编第17师、第36师（缺28旅）、第90师，从蟠龙镇附近沿咸榆公路前进，到达瓦窑堡补给后，继续向三皇峁、周家岭一线前进；其中以整编第36师为援榆快速兵团，取捷径迅速行动，昼夜兼程救援榆林邓宝珊。

由董钊指挥整编第1军的第1师、第38师，在第29军后保持1日行程的距离跟进，随时支援第29军作战。

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接到命令后，立功心切，率部死命地向榆林急进。

钟松者，何人也？此人出生在浙江松阳，为人华而不实。他曾经与胡宗南同时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后大病一场，已无重返1期继续学业的可能，校部经过考虑，将其编入军校第2期炮兵队第2区队学习。在校期间，钟松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参加了“革命军人同志会”，后因“中山舰事件”发生，钟松又退出共产党改入了国民党。他所率领的国民党军第36师属于机动能力特强的特别师，是胡宗南的3大主力之一。

彭德怀见钟松的第36师来势凶猛，便命令教导旅在横山一带阻截之。教导旅很快便占据了横山沿无定河到鱼河堡的要道。这钟松也狡猾异常，一发现鱼河堡一带有共军，立即命令说：“我们不和共军在这里纠缠，绕道行军。”

8月8日，毛泽东率部离开巡检寺，到达绥德县李家崖。

8月9日，彭德怀电告中央军委说：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是沙漠，西、南两面是水道，攻城不易。目前钟松增援甚急，如果近期不能攻克榆林，准备集中6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

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指示电：

刘邓，陈粟：

1. 刘邓虞电，陈粟齐电均悉。

二、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三、**敌此次判断我北撤，完全不料我南进，又有宋时轮、王秉璋两纵迷惑阻滞敌人，南面除桂系到商丘，潘文华两个旅位于平汉外，完全空虚，极利机动**。

四、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陈粟率6纵及军直到黄河北岸后，如邱、欧、罗广文已南进，即相机渡河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在鲁西南活动。

军委 未灰

8月10日这一天，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强攻与爆破，均未奏效。

8月10日晚，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经过30公里急行军，到达离绥德还有15公里的黄家沟。此时三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准备烧水做饭，忽然来了报告，说刘戡部队的7个旅正扑向绥德。昆仑纵队如果再向绥德前进，就有互相碰面的可能。任弼时立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

“好哇，敌人可以不吃不睡，我们也可以不吃不睡，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还要赶过敌人。走！立刻出发。”

当刘戡的部队进抵绥德时，毛泽东已经率部由绥德向北转移了。

8月11日晨，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电告中央军委说：如果钟松部13、14两日可到，决定围城打援。

8月11日中午，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彭：

真卯电悉。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12日夜或13日打钟松。胡宗南虽因畏我伏击令钟松停进，而钟松本日似仍行动，仍有此种可能，即胡宗南见钟松绕道横山西北，向榆林西南60里之白家涧、古城见前进，可以出我不意，仍令钟松前进。因此，**你们宜准备于钟松到达白家涧、古城见之当夜，乘其立足未稳，立即攻击之。若当夜不攻，钟松可能在该地建立立足点，与榆林、石湾（刘戡）成犄角之势，迫我离开榆林。打钟松时宜集中7个旅。**望今晚部署完毕，明晨看好地形，并先以一部适时占领白家涧、古城见。又横山我军于钟松通过横山西北以后，击其后路为宜。如钟松改变计划攻横山，则仍在横山抗击之。以上望酌办。

　　 军委 真 午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

1. 佳辰灰申两电均悉。

二、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

三、6纵似宜开至聊城，相机与宋王会合，直接策应陇海南北，不宜分散使用，望按情酌办。

军委 真 午

尔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陈毅、粟裕，饶漱石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饶：

一、陈鱼午电悉，所见甚是，完全同意。7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二、漱石既在东面，华东局即应在东面，子恢到渤海可以工委书记名义执行任务。

三、**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陈粟率6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

四、**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 未真

8月12日，毛泽东对刘邓大军的远征行动作了具体部署，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

有3点请你们斟酌：

1. 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四、以上3点，如刘邓认为可行，则请告知陈唐、叶陶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军委 未文

此时，蒋介石认为刘邓大军是北渡黄河不成而“南窜”，他以20个旅分路尾追，另以一部分兵力在平汉路侧击，企图将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泛区。

刘邓大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两天的时间，迅速通过了宽达40多公里的黄泛区，渡过了沙河、洪河，矛头直指大别山。此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他慌忙调集了3万多人赶到汝河南岸，企图挡住刘邓大军的去路。刘邓大军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

8月12日下午，钟松率领整编第36师到达距榆林不到15公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他们是冒着炎炎烈日，绕道出至长城外，经毛乌素沙漠，渐渐逼近榆林的。

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得知钟松已经靠近榆林，围城打援已不可能，于是在榆林城南的赵庄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说：

“我军已达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目的，应该主动撤围榆林，再寻机歼敌。”

此时钟松部虽然离榆林不远，却也不敢贸然行事。待到搜索部队侦察后回报：

“榆林城周围未见共军，共军去向不明。”

钟松这才率部入城。当晚，钟松即电告延安胡宗南说：

“榆林解围成功，共军逃窜。”

胡宗南也立即电告蒋介石说：钟松快速纵队击溃围攻榆林的共匪！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嘉奖钟松进兵神速！

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蒋介石、胡宗南估计是共军要过黄河了，于是，急命各路部队加速追击，一举歼灭共军主力。

8月13日，毛泽东率部以急行军方式，渡过无定河转移到绥德县延家岔。

8月14日，钟松根据蒋介石、胡宗南追击西北野战军的命令，率整编第36师从榆林南下，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他狂妄地说：

“一战结束陕北战争。”

8月14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行抵米脂县城郊外井儿坪。骑兵侦察报告，刘戡的部队已在30公里外宿营。毛泽东说：

“好，他们休息，我们也休息!”

8月1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

寒未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部署，但请注意分割该敌为几部分逐一歼灭之，28旅主力可能随钟松前进；二、刘戡16进绥德，17补粮，要18才能开始北进，故南面顾虑甚小；三、我们今日至乌龙铺。

军委 15日2时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得到情报，自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经到了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于是，他率领昆仑纵队继续赶路，并且改变行军方向，离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里。

周恩来由于过度疲劳，鼻子流血了。毛泽东听说后，忙让担架队去抬他。周恩来的鞋子磨破了，一上担架，鞋子的破洞露出来了，江青看见了，说：

“周副主席，你的鞋底露出袜子来了。”

周恩来笑笑说：

“怪不得走路硌脚呢！”

担架队走得快，到了毛泽东前面，周恩来又要下地行走。毛泽东连忙把他按住，笑着对战士们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的担架到底用上了，这叫有备无患。”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傍晚时分，部队转移到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

8月16日上午，毛泽东率部由陈家岔出发。

8月16日这一天，彭德怀的司令部移住佳县崖窑畔。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为保障战略远征远离华东的陈粟大军供应，致电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实际工作的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他写道：

滕，并告陈粟：

删辰电悉。一、**我山东主力6个纵队及炮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即派负责人去聊城、寿张找陈粟商量**。二、王新亭纵队仍在太岳地区，以一部攻占垣曲，策应豫西陈谢行动。先念率赵纵至聊城，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王宏坤纵队迅速完成编整准备，于本月底下月初受陈粟指挥，加入鲁西南作战。

军委 铣 申

8月16日深夜，毛泽东率昆仑纵队冒着大雨进至佳县以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已经入睡。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破窑洞，让毛泽东休息。

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说：9支队不过黄河，仍然留在陕北。彭德怀在复电中建议说，9支队向佳县以北地区转移，他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9支队转移。

毛泽东吃过饭休息了。警卫排长阎长林刚躺下，有哨兵来报告说：

“陆定一和胡乔木同志的窑洞顶上掉下来一块石头，砸在炕的中间，因他们两人睡在两边，所以没有受伤。”

阎长林跑去一看，真有些后怕，正想请他们换个地方，骑兵侦察员送来了情报，说刘戡的部队又出动了。

此时，钟松的第36师已经到达镇川堡；董钊的第1军军部及其第1师守备绥德、米脂；刘戡的第29军军部率5个整编旅，由绥德扑向佳县。这样，西北野战军和昆仑纵队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交界的狭小区域，处于背靠沙漠，数面受敌的境地，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8月17日黎明，狂风怒吼，暴雨如注，到处一片漆黑。任弼时来向毛泽东报告敌情，毛泽东说：

“敌人这么积极？他们不睡觉，我们也起身吧。”

任弼时转身就去通知部队。

战士们都紧紧地挤在几株老槐树下避雨。这曹庄离黄河不远，有个战士说：

“黄河就在前面，这回准要过河了。”

另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毛主席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

说话间，任弼时冒雨跑来了，说：

“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顺葭芦河北上。”

部队又出发了，风雨仍然很猛，眼前黑乎乎一片。战士们借着闪电，辨别着路径前进。闪电一停，大家就迈不开步，手拉着手，相互转告着：“小心！小心！”一齐摸索着往前走。

天明的时候，雨下得更猛烈了，整座山白茫茫的。下山的路，连马也不能骑，毛泽东和卫士们手挽着手朝山下走。

8月17日上午，立功心切的钟松不听刘戡的劝告，竟然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派第123旅及165旅的第49团作为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他自己亲率165旅主力为后梯队，进至沙家店。刘戡也率5个旅继续北进。

8月17日中午，雨停了，毛泽东率部又登上了一座小山。卫士们在山上回首东望，太阳像个火球，近看葭芦河水，成了一条细流。葭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又叫它“黄河叉”。遥看黄河，如同一根银丝，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大家为眼前的美妙景色吸引住了，几天来的紧张劳累，一下子都消散了。警卫战士李文奎捅捅石国瑞说：

“你不是爱念诗吗？看，这里多有诗意呵，还不作上一首。”

石国瑞此时也正有诗意，嘴里不由得念叨起来：

“黄河在向我们招手……”

毛泽东听见了，笑着问道：

“石国瑞呵！你又想过黄河了么？”

石国瑞也笑了，忙说：

“主席，我们在念诗呢！”

毛泽东高兴地说：

“啊！有这个兴致，好极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听你作诗吧！”

石国瑞红着脸说：

“只怕念不好。”

他望着黄河想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念道：

“黄河在吼，他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呵！亲爱的毛主席，过黄河吧，河东要比河西安全！”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念道：

“我们也向黄河招手，黄河，你不用担心，这里有我们的野战军，还有千百万的老百姓，既顺利，又安全！再见！”

大家听了石国瑞的诗，哄然大笑，都围着他打闹。毛泽东笑着说：

“诗做得很好，可惜没尾，应该再加上一句——我们打败了胡宗南，再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与国民党军赛跑，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对部下的解释说得非常明白：“**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此一着，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大手笔！

**第26章**

**“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战士碗里有肉吗？刺刀**

**要见红，碗里要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把老马残马杀了吃！”**

话说毛泽东率部来到葭芦河边，决定过葭芦河，由任弼时负责组织渡河。突然间，后边不远的山头上枪炮轰鸣，是殿后的警卫部队和刘戡的部队接上了火。毛泽东回头望望那山头，神态自若地在河边踱步。浮桥一时搭不起来，情况紧急，汪东兴要先护送毛泽东过河。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

机要人员按照毛泽东的吩咐，伏在未加鞍子的马背上，顺着水势过了河。不多久，河水暴涨，轰鸣之声震耳欲聋；巨浪一个接着一个，铺天盖地而来。部队只好又找到一处最窄的河床，由周恩来、任弼时、叶子龙指挥着战士们架浮桥，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就像一片草叶一样被巨浪卷走了。刘戡的队伍已经很近了，只隔着一个山头，情势十分危急。

“给我拿支烟来！”

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要烟抽。他的声音不大，却像雷声一样传遍整个队伍。

“烟，得胜同志要抽烟！”

“得胜同志要抽烟！”

“烟！”“有烟吗？”“快找烟！”

卫士们因毛泽东前段时间患肺炎，已经戒烟，都没有准备烟。这几天，天天下暴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身上难得有干的时候，去哪儿找烟？

“烟呢！给我一支烟！”

毛泽东有点焦躁了。队伍里终于从马夫老侯那里找来了用油布包裹着的烟和火柴。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被遮在毛泽东头上，并亲自扯起被子的一角，为毛泽东遮风。他指挥道：

“举起来，不要举得太高，朝东南斜点，好。”

卫士钻到被子下，把1支烟插到毛泽东右手的指缝里。“嚓！”“嚓！”他一连划了几根火柴，火光只一闪便被风吹灭了。毛泽东几次把嘴凑过去，都没有点燃，有点火了。周恩来又换上另一个卫士，终于把烟点着了。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狠狠地接连吸了几口，烟头的火光闪烁着往上窜。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睛盯着毛泽东，盯着那支青烟袅袅的香烟，仿佛中央前委几百人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那支香烟上。远处的枪炮声和眼前的波涛声交相轰鸣，毛泽东全然不觉。他眉头微蹙，咝咝地吸着烟，一缕缕烟雾从鼻孔中和齿缝间流淌升腾。手中的香烟眼看着只剩下一点烟蒂，他蓦地把烟头奋力摔在地上，立起身，用脚狠狠地踩灭，大声说：

“不过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说罢，他迈开大步沿着葭芦河向西走去。任弼时立刻下达命令：“出发！”几百人的昆仑纵队，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顺着临时改变的方向，沿黄河叉大堤由东向西前进。警卫员们抢着上前保护毛泽东，都被毛泽东喝退了。说也奇怪，此时尾随警卫部队而来的那些国民党的追兵忽然停止了枪炮轰鸣，一时间整个世界仿佛都沉默了，变哑了。

刘戡领兵赶到葭芦河畔，再也找不到中共中央机关的踪迹，他们以为毛泽东已经过了黄河，便在河边上架起大炮，朝佳县县城猛轰。

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接电报得知，葭芦河因大雨水涨，不能徒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无法向北转移，部队临时改变方向，由东向西北方向冒雨行进，尚未脱离险境。但他却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险到了极点。

毛泽东走到一座山下，仰面望望西边，那里是山路崎岖，高峰陡壁，云雾缭绕；又看看下边，有一条羊肠小道。他把目光转向任弼时，意思是：怎么样？任弼时会意地点点头。毛泽东下了马，大踏步地走在前头。

“上山！” 任弼时向部队下达了命令，他又吩咐身边的参谋刘长明说：“让后面的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毛泽东正往山上走，闻声折过身，将手中的木棍在山脚草坡上一戳，说道：

“擦什么？你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我看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

周恩来含笑劝道：

“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来。”

毛泽东戳着柳木棍说：

“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上山走了。周恩来扯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说：

“主席的安全关系全党全军。为防万一，部队过后，你们还是照史林同志说的办，把痕迹消除干净。”

毛泽东走到半山腰，忽然听到几声枪响，便停住脚步。此时，雨已经停了。周恩来问：

“怎么回事？”

毛泽东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慢悠悠地问道：

“是敌人来了吗？”

阎长林说：

“还不知道。”

毛泽东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索性不走了，说：

“好吧，我们等着，我倒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了一会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

“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搞清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说道：

“没有事？没有事咱们就走。”

他顺着山坡到达了佳县白龙庙村，坐在白龙庙村子前一块青石上休息，遥望黄河，忽然唱起了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一段唱词：

“我站在城楼观风景……”

白龙庙是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树极少，缺水；但它的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周围的山川河流一览无余。毛泽东进村不久，就下起雨来。周恩来建议在白龙庙宿营，毛泽东说：

“对，就在这里住下，把警卫部队布置好，敌人要上山，还可以打它3个多钟头，到那时再走不迟。”

天黑以后，刘戡的部队在佳县以西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阎长林和卫士们在山头看得真真切切，赶紧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

“把警卫部队布置好，不要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劳了。”

毛泽东在屋里听到了，大声说：

“不要担心。现在不是他们的天下了，是我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半夜里去厕所，天特别黑，阎长林为他打着手电照路。毛泽东说：

“不要打了，慢慢走吧。”

阎长林意识到毛泽东是怕暴露目标，就关了手电。在往回走的时候，毛泽东说：

“你去向你们的领导说一下，给我调换一个勤务员。”

毛泽东的勤务员延永生因一些小事与其他卫士团结不好。据阎长林说，大家都对延永生有意见，他也不会做勤务员工作，对毛泽东生活上的事，像喝水吃饭，都照顾不够。毛泽东见阎长林没说话，又说：

“他是一个好同志，做别的工作可能很好，但不适合当我的勤务员，请你们的领导和他好好谈谈，你也和他谈谈，不谈清楚他会背思想包袱的。”

阎长林说：

“如果把他调走了，还得来一个人，李银桥同志怎么样？”

于是，阎长林就把李银桥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说他是河北省安平县人，11岁参军，也是一位“三八式”老战士，现在机要通讯排工作，曾经给周恩来当过勤务员。毛泽东同意了。阎长林马上将此事报告了叶子龙和汪东兴。叶子龙、汪东兴就找来李银桥谈话。叶子龙说：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项工作，有经验。”

汪东兴说：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任务既光荣又重要，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李银桥没有马上表态，他低着头不说话，想着自己的心事：自己当兵十来年一直干卫士，干勤务员工作，与自己同时当兵的，有不少人已经是营团级干部了，自己刚到基层不久，现在又要去当卫士……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

叶子龙问道。李银桥说：

“不行呀，我怕干不好，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干得太久了。”

叶子龙、汪东兴有些惊诧，又有些不悦。李银桥说出自己的意见后也感到把话说得太满了，不够妥当，就补充说：

“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叶子龙松了口气，说：

“服从就好，相信你会干好的。”

汪东兴也说：

“今天你先回去，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叶子龙、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和李银桥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先是一怔，接着就将手朝窗外一指，大声说道：

“你们不要再研究别人了，我就要他！”

就这样，李银桥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休息了一夜。

8月18日，大雨如注。上午10时左右，西北野战军在乌龙铺以北和沙家店以东，分别同钟松第36师前后两个梯队接触。刘戡带领主力为寻找中共中央机关，仍然冒雨北进，到达佳县店头镇一带。

这一天，毛泽东也率领昆仑纵队冒雨下山，到了葭芦河上游，沿河向西，有时走在山坡上，有时折回到河滩里。部队在葭芦河比较窄的河段停了下来。这里水面不宽，但水流却十分急。叶子龙和汪东兴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游带趟到了对岸，去村子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由于水急，架桥工作进展缓慢。这时追兵又近了，山头上枪炮声大作。毛泽东望望架桥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

“我看还有点时间么，把电台架起来。”

他坐在战士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各战区发来的电报，用铅笔写着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报。天空响起了嗡嗡声，几架敌机飞来了。大家忙劝毛泽东去山脚下隐蔽一会儿。毛泽东眼睛不离电文，用铅笔朝上头指指，说：

“他不要命吗？我看他比你们乖巧。”

果然，几架飞机哼哼半天，转了几圈又飞走了。

浮桥终于搭好了，为了保险，几名战士脱去外衣，只穿着裤衩站在激流中做辅助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立住了脚，望望河里的战士们，眼圈红了，他回头说：

“同志们先过！”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

岸上的战士们喊着；几百人都喊着；河里的战士们也喊着：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

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

“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

毛泽东只得踏上了浮桥，部队顺利地过了葭芦河。

8月18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杨家园。他一进窑洞，顾不上换去一身湿漉漉的衣服，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查看地图。阎长林和几个卫士点起火烘烤衣服，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呛得大家直咳嗽，毛泽东也被呛得吭吭地咳了起来。阎长林擦着泪水喊：

“小李，快扶李德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李银桥一边咳着走向炕边去扶毛泽东，一边说：

“德胜同志，透透气吧。”

毛泽东甩开他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记号，自己下了炕，一边咳，一边扶着墙摸索着走出窑洞。此时雨已经停了，毛泽东用力咳出几口痰，迎风做着深呼吸，而后在院子里散步。他慢条斯理地问身后的李银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银桥立正回答说：

“报告，我叫李银桥。”

“哪几个字啊？”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毛泽东立住脚，看着李银桥又问：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他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吃窝头，稍不顺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

毛泽东继续散步，走了一圈，又问李银桥：

“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李银桥老老实实地说：

“不愿意。”

毛泽东轻咳了一声，说：

“嗯，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1938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当勤务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周副主席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不愿意？”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后来我就下基层了。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要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听人说你骑过的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掉到山下还要捡回来呢。我可是个大活人，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你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了，我们双方都做一点妥协。”毛泽东认真地看着李银桥，继续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

毛泽东略一沉吟，把手掌一举，说：

“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李银桥点头说行。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说：

“好吧，你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是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忽然皱起眉头，抓起纸匆匆向外走，李银桥手扶盒子枪紧随其后。毛泽东走到门口，扭头交代李银桥说：

“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锹帮我挖坑。”

李银桥忙找来一把铁锹，跟着毛泽东走到村外野地里。毛泽东指着一个隐蔽的地方说：

“就在这里吧。”

李银桥照着一般厕所的情况，挖了一个一锹宽一锹深的长方形坑，又把两边脚踏的位置垫高垫平，说：

“主席，试试吧。”

毛泽东试了试，“嗯”了一声说：

“好么，很好。”

李银桥选择一个位置隐蔽好，警惕着周围的情况。毛泽东这一时期常常便秘，大便非常困难。李银桥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毛泽东才终于办完了大事。李银桥在回去的路上问：

“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里大便呢？”

“我嫌它臭，对脑子不好。”

“可是我见你跟老乡聊天，就用手捏碎粪蛋，拍拍手又拿烟抽，你可没嫌臭。”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说着望望李银桥，问：“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好？”

“大概，大概躺在床上吧？”

“不对，”毛泽东贴近李银桥，笑着说：“我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

李银桥噗嗤一声笑了。毛泽东却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不能。”

李银桥嘴里这样说，却还是忍不住笑。

8月19日凌晨4点多钟，毛泽东率部要向沙家店靠近，到梁家岔去。警卫员们正在做着出发的准备。毛泽东说：

“把带的那些书都埋掉，暂时不用的衣服也埋掉吧，尽量轻装。”

警卫班的战士们闻言都楞住了。他们知道，毛泽东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一路上不管遇到多么紧急的情况，都没有舍得把书轻装掉，现在却要把这些书埋了，可见形势是十分严重了。毛泽东见大家都不情愿的样子，神情庄重地说：

“你们也知道，我们在沙家店一带和敌人有个大的战斗，双方主力都集中在那里，地区又狭小，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暂时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过无定河，再往西走。”

战士们这才知道，毛泽东是作了最坏的打算。

是日中午，毛泽东率昆仑纵队到达镇川堡正北40公里的老苏区梁家岔。这里距离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东原村不到10公里。

梁家岔位于山的东坡上，只有七八户人家，一下子来了几百人，简直没有立足之地。卫士们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几个人勉强借到了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个小窑洞，其他人员都露宿在野外崖畔下大树周围，连老百姓的牲口圈里也住满了人。

8月19日这一天，刘戡部进至佳县城及其以西的神泉堡、李家庄。

钟松的第36师师部及165旅在沙家店附近构筑工事，第123旅指挥的493团进至乌龙铺以北的刘家沟。

彭德怀判断，西北野战军歼灭第36师的意图没有暴露，钟松明天很可能还会继续东进，在沙家店歼灭钟松第36师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和张宗逊、习仲勋研究决定：一面通知各部队，一定要坚持歼灭36师的决心；一面将作战计划报告给毛泽东。

晚8时左右，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电告毛泽东说：

“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灭之。”

此时，毛泽东正在梁家岔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一起开会。卫士报告说：电话排就地架线，已经接通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毛泽东就拿起话筒，与彭德怀直接通话，他第一句话便说：

“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周围的人听了又惊又喜。毛泽东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使用李德胜的化名，现在首次公开自己的名字，可见陕北形势大大改观，胜利在望了。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钟松第36师即将被围的情况。毛泽东说：

“好！一定要抓住他，给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打好这一仗，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大声说：

“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他又听了片刻，还是大声说：

“先解决123旅！他是很可能固守待援。钟松‘援榆有功’，刚受过蒋介石嘉奖；刘戡‘援榆不力’，刚受过训斥。**十几万人马麇集在这个狭小地区里，困兽犹斗，敌人是会做垂死挣扎的，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到。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战士碗里有肉吗？刺刀要见红，碗里要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把老马残马杀了吃！”**

毛泽东放下电话，吩咐卫士备马，说是西北野战军正在那里召开作战会议，他要亲自参加。昆仑纵队走了一天，战士们都感到很疲劳。可是毛泽东连晚饭也不吃，骑上大青马就向东原村奔去。

那一边的彭德怀，一放下电话，立即对司令部人员说：

“向各部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动员全体指战员，为保卫党中央，坚决打好这一仗！”

彭德怀等和各纵队的司令员们正在东原村司令部里开会，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他们立刻拥出窑洞外，抢着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见了大家也很高兴，一边握手，一边笑着说：

“同志们辛苦了！”

“主席辛苦，主席瘦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毛泽东风趣地说：

“瘦了走路方便。”

“主席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担心呢！”

“我也替你们担心呢。”毛泽东笑着说：“那么多敌人，跟在你们后边，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那也不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他拖死。”

众人拥着毛泽东进入会议室，继续开会。会议确定西北野战军于20日拂晓进入阵地，到黄昏前歼灭钟松的第36师。毛泽东一边听大家讨论，一边看地图，最后同意了这一作战方案。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把毛泽东送到门外，再三请毛泽东注意安全。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只管打仗，不要顾我。你们仗打好了，我就安全；你们仗打不好，我就不安全。”

返回梁家岔，毛泽东彻夜未眠，反复审视着明天沙家店的作战方案。他感觉太困了，就问李银桥：

“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毛泽东本来不善饮酒，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脖子粗，所以他极少喝酒。但他也有两种例外，一是没有安眠药了，要喝一杯酒。喝1杯就会晕，喝3杯肯定躺倒；二是打仗或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一杯酒，刺激神经兴奋。这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安眠药了，李银桥就为他备着酒。李银桥见问，就说：

“有酒。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摇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摇头，说：

**“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

毛泽东把手指头敲在地图上被红色箭头包围的篮圈里。李银桥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酒瓶旁边放一盒烟一盒火柴，另一边摆开油灯和蜡烛。桌子旁边还放着一个帆布躺椅，屋角里放个绿搪瓷壶当作便壶用。

毛泽东的习惯是，在战役打响前后，便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和前方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方无大事，就看各战区的电报，写电令。电话铃一响，就放下笔抓听筒，听汇报，作指示。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茶水是一杯接一杯地喝，泡过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便塞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

这一次，毛泽东也是这样，他感觉疲劳了，就呷一点白兰地刺激刺激，不停地吸烟，不住地喝茶水，吃茶叶。茶水喝得多，尿就多，走到屋角拿起那个绿搪瓷壶就尿，尿完了，李银桥拿出去倒掉。他决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躺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开始工作。

8月20日凌晨3点，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后，最终批准了沙家店战役计划。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致彭德怀的复电说：

“完全同意你们对36师的作战计划。沙家店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

此时，彭德怀已经率领野战军司令部机关移住到预定战场以北的刘金塔，他一接到毛泽东的电示，立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以许光达的第3纵队和绥德分区警备4、6团阻击刘戡所部，以第1、第2两个纵队将第36师师部及第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

天亮时，李银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外边下雨了，雷声响得厉害。”

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

“不是雷，是我们的炮。叫同志们到山上听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8月20日午后，新4旅和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第123旅，包围在常家高山地区。

8月20日中午1时，彭德怀发出总攻命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英勇杀敌的精神，立即消灭36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在梁家岔山峁上瞭望的警卫战士，听到来自西南方向的炮声，一路飞跑下山，兴奋得连喊带叫：

“打响啦，打响啦！”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闻声走出山窑，向西南瞭望。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我看这一回胡宗南怎么交代！”

欲知沙家店战役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指挥战争的确是神乎其神，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在本章开头部分所描述的过葭芦河一节中，有关毛泽东抽烟的细节，以及他说：“不过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说罢，迈开大步沿着葭芦河大堤向西走去。这样的记载再现了毛泽东的性格，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这个资料取自李银桥口述、权延赤整理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可是作者接下来的描述，说国民党追兵忽然看见走在大堤上的毛泽东，都惊呆了，笔者就不敢采用了。这种说法无疑是神化了毛泽东。愚以为，把毛泽东说成神是贬低了毛泽东。因为神办不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办到了。所以凡是神化毛泽东及有关他的那些演义、传奇之类的故事，本传一概不予采用，对历史对读者应该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第27章**

**“我军第2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

**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

**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

**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话说钟松受到东西两面夹击，急电胡宗南和刘戡求援。胡宗南一面命钟松固守待援，一面令刘戡驰援钟松。刘戡亲率两个半旅救援，却被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和绥德分区警备4、6两个团阻止在乌龙铺附近地区。野战军一部逼近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10余人。刘戡不明就里，一见不妙，也顾不得钟松了，马上率部溜之大吉。

1947年8月20日午后，第1、第2两个纵队将整编第36师师部及165旅击溃。钟松见大势已去，只好和165旅旅长李日基更换便衣乘黑夜带着少数随从仓惶逃走，他的部下全部做了西北野战军的俘虏。

西北野战军新4旅和教导旅于黄昏时分在常高山以南完全歼灭了36师的第123旅，活捉其旅长刘子奇。

钟松的整编第36师6000余人全部被歼了。彭德怀立即通过电话将胜利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打得好！这一仗使钟松‘结束陕北战争’的牛皮吹破了，变成了‘结束他自己’。骄兵必败，古来如此。请你们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一仗对整个战局是有决定意义的。沙家店一仗，它宣告了我们内线作战从此结束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转入外线作战。”

毛泽东太高兴了，他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晃一晃，“唉”了一声，说：

“拿错酒了！”

李银桥说：

“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得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毛泽东笑了，说：

“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好不好？要肥的。”

李银桥说：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毛泽东已经3天两夜没有睡觉了，他疲倦地摇摇头，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李银桥让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闻了闻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地赞叹道：

“啊，真香！”

他抓起筷子，三下五去二，转眼间就吃了个碗底朝天。他放下碗，发现李银桥看得目瞪口呆，就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有点馋了。打赢了，吃点肥肉补补脑子，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李银桥红着眼圈说：

“不过分，不过分！主席要求得太低了，太低了。”

毛泽东说：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杀骡子吃呢。”

不一会儿，前线指挥部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123旅少将旅长刘子奇、参谋长罗秋佩已被我活捉，钟松、李日基尚未查到。”

毛泽东笑了笑，说：

“敌人跑几个回去也是应该的。总要有人给胡宗南报信嘛！”

毛泽东让龙飞虎到前线去看看抓到多少俘虏。龙飞虎问过后，飞快地跑来报告说：

“主席，抓了一沟俘虏。”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什么叫一沟俘虏哇？”

龙飞虎说：

“因为天黑，俘虏又多，他们一时无法清点，又没有地方关押，就统统地押在一条山沟里。所以说是一沟俘虏。”

毛泽东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连连夸奖：

“咱们的战士真聪明，这也是个发明创造吧！”

战役结束了，毛泽东要去解大便。李银桥扛把铁锹跟上去。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李银桥兴高采烈地说：“怪不得主席不进厕所呢，野地里不臭，拉屎正好想大事。”

“嗯，银桥，那咱们就再订个协议怎么样？我解手，你就扛一把锹，帮我挖个坑。你看行不行？”

“行，就这么定了。”

沙家店一仗，初步扭转了西北的战局，至此，经过近半年的作战，西北野战军共歼敌31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新华社为此发表评论说：

“36师的被歼，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业已开始反攻，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已经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候。”

在梁家岔这几天，大家是天天吃黑豆，天天肚子胀，没完没了地放屁。打了胜仗，大家就比赛放屁。于是乎，立时响屁不断，笑声飞扬。这一闹腾，惊动了毛泽东，他走出窑洞，也被战士们的笑声感染了，跟着大家笑。他大声问道：

“黑豆好吃吗？”

还没等人回答，有人又放了一个响亮的屁。毛泽东问：

“这是哪个说‘不’呢？”

战士们哄然大笑起来，毛泽东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过后，毛泽东这才慢条斯理地说：

“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现在敌人来了20多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

战士们听着毛泽东的话，都非常激动，不知谁又放了一个响屁，真如响雷一般！有人说：“响雷就要变天了！”大家又忍不住哄笑起来。

8月21日，周恩来等发出毛泽东在20日晚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转变》给朱德、刘少奇等人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朱刘、刘邓、陈粟、林罗、贺习、饶黎谭、陈谢、聂萧、杨罗，叶杨、井泉、徐滕薄（贺习指贺龙、习仲勋，聂萧指聂荣臻、萧克，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叶杨指叶剑英、杨尚昆，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笔者注）：

一、我们自靖边之小河经石湾、绥德、米脂、佳县及通秦寨附近，昨日转至榆林东南120里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大家都安全。

二、刘戡率7个旅昨日进至镇川堡、佳县一线，另3个旅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8个旅，今日拂晓开始歼击36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

三、我刘邓全军于未皓全部渡过沙河，并占项城等数县城向大别山前进；我陈唐叶陶（指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笔者注）4个纵队现至鲁西南城武、单县地区，从内线钳制敌人，以利刘邓行动；陈粟率6纵及炮纵至聊城地区，会合宋时轮10纵及李先念部，略作休整即出鲁西南；许世友、谭震林率4个纵队现在胶东休整，准备歼击鲁中之敌；我陈谢集团（陈谢4纵4个旅、秦基伟9纵3个旅及孔从周38军）定于未马渡河进攻潼洛及豫西。由于以上各项行动及陕北胜利已使并将使南线各敌处于被动地位，我之战略局势大为改善。东北我军再有一个多月休整补充即可大举出击，晋察冀我军亦正准备出击。

四、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酉戌亥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五、以上各点，望转告所属一体知照。

中央 未马

自转战陕北以来，毛泽东只有一条用得像麻布一样的没有什么“毛”的毛巾，他擦脸、擦脚，用的都是这条毛巾。警卫员说：

“主席，再领一条新毛巾吧，用新毛巾擦脸，用这条旧毛巾擦脚，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

毛泽东看看警卫员，笑着说：

“擦脚、擦脸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要比脸辛苦多了。它能用，我看还是不要分开好，分开，脚会有意见哩。”

警卫员也笑着说：

“那就让它俩分工：新毛巾用来擦脚，旧毛巾用来擦脸。再说，一条毛巾也值不了几个钱。”

警卫员的目的就是要想着法子给毛泽东换条新毛巾。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账可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警卫员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仍然用那条旧毛巾擦脚擦脸。

8月22日夜至23日拂晓，陈赓、谢富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领8万大军在洛阳、陕县、灵宝、潼关之间黄河最凶险的一带分两路强渡和偷渡黄河。

东线左纵队第10旅强渡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第13旅渡河后，迅速占领新安、渑池、宜阳3座县城，歼敌4000余人。

西线右纵队第38军和第22旅于22日24时在平陆茅津偷渡成功。

兵团主力部队乘胜向陇海路出击，于23日拂晓逼近陕县东侧的会兴镇，击溃陕县出援之敌，于19时攻占会兴镇，炸毁会兴车站铁路大桥，抢占了尚村、洪渠一线。

这样，陈赓、谢富治一举将东起洛阳、西至陕县150多公里的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全部突破。

8月23日，彭德怀在司令部驻地佳县东原村召开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要骑马亲临会场，向指战员们祝贺胜利。

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许光达、王震等人远远等候在村口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也老远就高兴地大声说：

“打得好啊！”

指挥员们握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手，都说：

“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指挥得好。”

毛泽东乐呵呵地指着彭德怀说：

“是彭老总指挥得好，是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刻薄，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拿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没有吃过一次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

彭德怀说：

“他也有本事哩，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主席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

毛泽东把两手往外一摊，幽默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样想，他就那么办么，当然要吃亏了。”

众人哄笑着进了彭德怀的窑洞，窑洞很小，炕上坐满了人，有的还挤在门外面。毛泽东坐下后，点燃了一支烟，说：

“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善战，在短短一天时间，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他又扳着指头数着：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我们已经吃掉他六七个旅，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军，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我看他的‘金缸’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

停了停，他接着说：

“他们4口缸被我们搬来了3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叫什么？”

有人回答说：

“叫李日基。”

中国方言发音中有把“日”念成“二”的，如把“日头”说成“二头”。毛泽东接口说：

“对了，李二吉。这次没有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3次他就躲不过了！”

一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毛泽东又说：

“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个一吉两吉，但终究很不吉，不管他们逃到何处，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一定把他们缉拿归案。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主要是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上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

大家又哄笑起来。毛泽东还说：

“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用我们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从此，陕北战争翻过了‘山峁’，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的漂亮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彭德怀见毛泽东讲完了，就站起来说：

“毛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真正过坳，还要多打几个胜仗。”

中午，毛泽东在彭德怀的司令部吃了面条。饭后，他在彭德怀陪同下，视察了歼灭36师的阵地。彭德怀递给毛泽东一架望远镜，并在一旁讲述歼敌经过。毛泽东边听边点头，举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儿，称赞说：

“地形选得好，对我军有利。”

毛泽东告别彭德怀等人，回到梁家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昆仑纵队早就转移到朱官寨去了，只有周恩来、任弼时正等着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停留便起身上路，到了朱官寨，号房子的负责人说：

“毛主席的住处在后沟，还要走2里路。”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到那里去住啊？”

那人回答说：

“那里房子好，也安静。”

毛泽东坐下不走了，他说：

“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你在这里给我找一个房子就行啦，我不愿去住好房子。”

那人只好临时腾出一孔破窑洞，请毛泽东快些休息。

8月24日天一亮，叶子龙和汪东兴就在朱官寨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寻找住房。朱官寨只有20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东面的山沟里找到了5孔并排的窑洞，认为这里比较合适。周恩来起床后，汪东兴向他做了汇报，周恩来说：

“等主席起来问问他，如果暂时不走的话，就请主席搬过去住；如果马上走就算了。”

于是，叶子龙和汪东兴就坐在山坡上等毛泽东。汪东兴问叶子龙：

“昨天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干部会议上讲了什么？”

叶子龙正说着，忽然有一架国民党军的侦察机飞来了，他俩赶紧隐蔽起来。飞机转了一圈飞走了。汪东兴去看毛泽东，见他仍然睡着，就和参谋处的丁农、徐业夫、车平度、刘长明谈论起沙家店的战斗情况。正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叫值班参谋过去，说是毛泽东醒了。叶子龙、汪东兴和值班参谋一起过去，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毛泽东精神很好，正在查看地图，就知道他睡得还不错。周恩来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

“我刚才和主席商量过，暂时不走了，你们通知一下各大队安排好住房，住下后就开始工作。”

汪东兴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走与不走的两种准备，现在决定不走，主席和你就搬过去住吧？”

周恩来问：

“离这里远不远？”

汪东兴说：

“离这里不到200米。”

周恩来就和他们一起到山沟里看了新窑洞，同意了换房的意见。汪东兴随即派人把窑洞打扫好，按毛泽东的工作、生活习惯布置停当。

此时，毛泽东正在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华东局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陈粟，并告刘邓、华东局：

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榘唐叶陶**（指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笔者注）及6、10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目前除6、10纵、炮纵在聊城张秋镇休整，迅速准备南进外，请令榘唐叶陶遵刘邓哿辰马申两电，攻占鲁西南各薄弱县城，并大举破袭汴徐线，第二步准备向路南行动，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现已有约20个旅之敌军向刘邓方面前进，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较为空虚，你们必须在9、10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若西兵团在9、10两月内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使刘邓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甚或遭受不利，因而被迫北返，则于大局不利。**部队每旅有5000人左右即很可作战，不应经常顾虑补充，**应当提倡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猛攻猛打之作风。**一个大的战役（包括几个战斗）之后，休整时间不宜过长，10天半月即够，整月休整之事，一年只宜有一次或二次，因为敌情不许可我们作长时间休整。彭副司令指挥之西北野战军，原来只有6个旅，本月始由晋西北增加两个旅，每旅人数少者3000，多者5000，共不过3万4千人，其中包括两个战力很弱的地方旅，5个多月（3月19起）作战，完全未补充解放区新兵，补充的都是俘虏兵。5个月共歼敌约8个旅，他们连续作战，每次作战后只有5天至多10天之休息，但现在不但人数比战前略为增多，战斗力也增强了。**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7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为着使执行任务坚决有力，必须使全兵团一切部队从上至下（一切指战员）明确了解自己任务。此次西兵团仓卒出动，对于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平汉以东地区作战之新任务，尚未充分传达，望令各纵首长迅速传达，并令各级干部研究地理环境（营长以上每人发简明地图一张）及民情、敌情，以利作战。**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份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这一战略方针，亦须使各级干部完全明了。此电请转发西兵团及东兵团各纵及旅级同志为盼。陈毅同志已从渤海回部否？你们何时可到聊城？

毛泽东 未敬

8月24日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搬入了新窑洞。自此，毛泽东在佳县的朱官寨，一住就是29天。

说来也巧，朱官寨全村只有一个碾子，又恰好在毛泽东住的窑洞的窗前。每天天不亮，就有老乡牵着毛驴来碾米，人吆吆喝喝，碾子吱吱呀呀，偶尔还有驴子高吭的叫声，十分噪杂。

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写作，白天休息，这样一来，白天也就休息不好了。警卫员们怕影响他休息，就劝老乡把驴子牵走，几个人帮着老乡推，碾米的老乡也不说话了，一有空，就蹲在地上抽旱烟。可是碾框坏了，一动就吱吱嘎嘎地响，蘸上点油也不解决问题。阎长林就说：碾子太响了，我们有个病号在这里，他睡醒就好了，你们等一会儿再推好不好？老乡们只好蹲在碾子旁等着。毛泽东醒来走出窑洞，见老乡们都鸦雀无声坐在那里，就打招呼说：

“你们是来推碾子吗？怎么不套驴娃子呢？”

一个老乡说：

“毛驴子太吵，我们拉回去了。他们帮着推呢。”

另一个老乡说：

“碾框子光响，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了。”

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抱歉地说：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你们该干活就干活，我休息我的，不要妨碍你们。”

说着走上前和大家一起帮老乡推碾子，边推边说：

“你们等半天了，我们赶快帮你们推。”

一个老乡问：

“你们这个同志说这里住着一个病号，是不是你呀？”

毛泽东看看卫士们，对老乡说：

“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

老乡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就是这个同志不说实话，就说你在这里睡觉，我们也是不推碾子的。”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推你们的碾子，我睡我的觉。”

说罢，他转向阎长林：

“以后再不要说我是病号了。”

回到窑洞，毛泽东严肃地对阎长林和其他卫士说：

“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咱们处处麻烦老乡，不能帮助他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再限制人家干活，就更不对了。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再不要为我个人休息乱定规矩。”

毛泽东到朱官寨没几天，武团长就带着东北电影团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说：

“我们准备把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在陕北战争中的艰苦生活拍摄下来，这是全国人民希望看到的。”

周恩来说：

“这当然很好，不仅能教育群众，而且也是宝贵的历史材料。但是主席是不愿意宣传自己的，你们要拍摄也得经过他的同意。”

武团长早就和毛泽东很熟悉，听周恩来如此说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撤出延安就没有见你们了？”

武团长遂将他们的活动向毛泽东简单汇报了一下，然后说明来意。毛泽东说：

“我也希望看到各地解放区军民斗争的情况啊，你带来了没有？”

武团长说没带，毛泽东一听就不高兴了，说：

“你们要拍电影，要照相，应当到部队去拍。他们在战争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没有什么可拍的。”

武团长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找周恩来，找任弼时和江青，请他们帮忙。这一天，江青在陪同毛泽东散步时说：

“拍电影的同志来了，你不让人家拍。那些同志是从东北来的，走了很远的路，也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呀！”

毛泽东说：

“为了完成任务，那就让他们拍吧。这片谷子长得很好，咱们在这里照张相，也就等于把这谷子带走了。”

卫士一听，赶紧去通知武团长，武团长和他的同伴立即背上摄影机和照相机，跑到了毛泽东散步的地方。毛泽东见武团长等人这个模样，又说：

“你们拍电影、照相，就想照我，应当给大家拍嘛，给战士拍，给农民拍。”

武团长嘴里应着“是是是”，回头就忙着指挥手下的人开动摄像机和照相机抢镜头，还请毛泽东站着照，坐着照，走着照。毛泽东看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笑着对武团长说：

“你今天可发财了！”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并告彭、习，刘、邓，陈、粟：

一、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另以一部攻占雒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迫使胡军一部向陕南布防。

二、36师被歼及陈、谢渡河后，胡军主力7个旅今日仍在镇川堡（米脂北）以北与我主力对峙，饥疲不堪，每旅四五千人，少者3000人。此外，绥德、清涧、蟠龙、延安、洛川、三原马栏（关中分区），各一个旅，鄜甘一个团。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陈、谢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

8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

刘邓，陈粟，许谭（饶黎转），陈谢，并告彭习，朱刘（转聂萧），杨罗杨，林罗：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3倍或4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4面包围，只要两面或3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现在顾祝同系统尚有32至35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10个至15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望斟酌实施之。

　　 军委 未俭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宥酉电悉。饶黎、许谭均主张东兵团在外线作战，要他们转回胶东很勉强，且到内线确有被敌封锁不能出来之危险，不如在外线较为机动。**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6纵、10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唐、叶陶会合，在9、10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打有把握之仗），并在渤海、冀南建立补给中心，则侵入胶东之敌必难持久，否则两头失塌，刘邓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你们现到何处，何日可渡河南进，极以为念。

军委 俭 申

8月30日傍晚，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去了一封绝密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粟：

29午电悉。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两天多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江，并以全力关注配合刘邓。**胶东方面，9纵、13纵在内线，2、7纵在外线，是很好的。

毛泽东 30日19时

8月底，贺龙来向毛泽东汇报说，续范亭病情恶化。

原来此时的续范亭，下肢开始水肿，逐渐遍及全身，气喘胸闷，咳痰不爽，舌根渐硬，饮食已不能正常进行。住在附近的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人都去看望他。续范亭一再问：

“毛主席过河了没有？”

他还说：

“毛主席要注意身体，他太辛苦了。”

续范亭自知将一病不起，握着谢觉哉的手说：

“大局我看清楚了，我很乐观，望转告中央各位首长多珍重！”

谢觉哉劝慰他：

“你放心养病，现在前方情况很好，人民解放的日子快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前线，都极健康！”

毛泽东听完贺龙汇报，立刻给续范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鼓励续范亭，期望他病体好转，亲眼看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信写好后，交给贺龙，要贺龙带着信去看望续范亭。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第一年作战（去年7月至今年6月），歼灭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12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9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韩，并告刘、邓、彭：

一、30日、31日6时、31日12时、1日10时、1日19时各电均悉。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地，歼敌4000余，甚慰。

二、你们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

三、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四、目前停攻横水，以一部监视洛阳之敌，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县、灵宝、阌乡、卢氏、雒南、商县、商南7城或7城中之几城，着重扫除7县乡村之中之反动武装。你们第二步机动方向，是东向平汉路或南向汉水以北，临时酌定。

9月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粟：

申东电悉。作战方向及征调地方工作人员均很对。但有一点，**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3000人、4000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中央已同意华东局留在胶东，你们不应坚请他们到渤海。

毛泽东 申江

这天晚上，陈毅、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率领华东野战军第1、3、4、6、8、10纵队及特纵和晋冀鲁豫第11纵共8个纵队，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地区。

9月4日午夜，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并告刘邓，彭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并告刘邓，彭：

1. 据密息：27旅以一个团分散守备灵宝、阌乡及该地车站，主力驻华阴为预备队，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

二、你们应以4纵有力兵团位于阌乡以西，准备歼灭27旅主力之增援，以4纵主力分别同时包围陕、灵、阌3城，相机攻占之。得手后，交38军守备，令其着重肃清3县地主武装（这是非常重要的）。4纵全部则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3城。4纵于占领上述各地后，即应散开于各县乡村，攻破地主围寨，消灭地主武装。上述任务，争取于本月内完成。

三、秦纵以有力兵团位于洛阳以西，阻止洛敌西犯，其余南进，相机攻取嵩县、鲁山、南召诸城，并消灭各县地主武装。

四、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军委 4日24时

9月7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在菏泽地区发起沙土集战役。

从9月8日至9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用4倍于国民党军的兵力，在郓城、沙土集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师部及其所辖2个旅全部，并将其援军以相当地杀伤。此役毙伤国民党军6000余人，生俘中将师长殷霖茂、少将旅长罗觉元、王理直以下7300余人，共计130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华东野战军以伤亡3900人的代价，取得了外线出击后的第一个胜利，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战场抽兵增援，对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9月9日晨，陈毅、粟裕电告中央军委说：

“我军士气旺盛，决迅速转移攻势予5军（整编第5师）以歼灭性打击。”定于10晚开始行动。

9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粟，并告刘邓，饶黎，陈谢及彭副司令：

一、陈粟佳辰电悉。郓城、沙土集歼灭57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

二、根据来电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给5军以歼灭性打击等语，果能再歼5军一部或大部，使该军失去战斗力，则鲁西南局势大为开展。**俟对5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迅速全军南下，相机攻占成武、定陶、曹县、单县、民权、虞城诸薄弱点，完成下一次作战的机动态势。**然后，集结全军休整10天至15天，利用敌军重新部署的间隙（判断11师等部将要调来），**将师、纵、军3级缩小为轻便指挥机关，将大量人员补充连队，将各师下面薄弱单位归并调整**。**只要西兵团有6万至8万精干部队，就是很有力量的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4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 真 申

欲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能否完成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性任务？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重大问题历来是反复思考，反复斟酌，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而形成决策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外线作战的战略问题，也是如此。早在1947年1月下旬，他已经提出了外线作战的准备问题，他说：“**努力争取于5月1日以前在内线歼灭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此后，他不断地审时度势，捕捉战机，直到小河村会议以前，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构想，便开始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陈谢两翼配合的战略行动。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的指示中，又将外线作战定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从而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第28章**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话说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鼓励儿子进步。

自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毛岸英随着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先后在山西省的兴县、临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每到一地，都给父亲写信汇报思想和工作，以便得到父亲的教导。在临县郝家坡土改时，他给父亲写信说：

“我在郝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得了如下东西：1、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2、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3、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4、**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份是好的，人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也一直惦记着儿子，多次给毛岸英写信。他在12日给儿子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再说9月中旬，贺龙带着毛泽东写给续范亭的信，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前线东渡黄河，来到山西临县看望续范亭，哪知续范亭已于9月12日病逝了。续范亭的夫人许玉侬含泪向贺龙奉上了续范亭的遗嘱。这是续范亭在临终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范亭自辛亥革命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进，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七七抗战之后，即欣然接受领导，参加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建设工作，想从此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偿平生夙愿。孰料范亭方奋力以赴之时，竟以身染重病，去延休养。在延数年，蒙党百般爱护，尤觉欣幸者，得以时常聆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范亭奋斗一生，始于今日目睹解放区广大人民的真正翻身，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每自不禁感奋，热泪夺眶而出。屡欲请求入党，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以终余年，但以久病床褥，迄未提出。**现范亭已病入膏肓，恨不能亲睹卖国贼蒋介石之行将受审，美帝国主义之滚蛋，与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是为憾耳。**范亭数年来愧无贡献，然追求真理之志未尝一日或懈也。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专此谨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续范亭

贺龙马上将这一不幸的消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惊悉续范亭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

9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致唁电给晋绥行署、中央分局、军区司令部，并转续范亭家属，他在唁电中写道：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司令部并请转范亭同志家属：

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至深哀悼。范亭同志早年参加同盟会，即献身于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山西新军为坚持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奋斗，功在国家。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忠忱，实令人感奋。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望我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各方同志一致努力，继承范亭同志遗志，与晋绥人民团结前进，发展与巩固晋绥解放区。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9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韩并告彭，及刘邓：

一、刘、邓电告罗广文整10师两个旅将由信阳转至郑州，判断是因新1旅，64旅等部被歼，调该师加强洛阳方面。在此种情况下，秦纵仍应照前电以一个旅留于新安以东监视洛阳之敌，秦率两个旅向洛阳东南机动，相机攻占临汝、郏县、襄城、叶县、宝丰、鲁山、方城、南召诸城，威胁平汉路，迫使3师、10师等部向洛阳东南各县救援。

二、许文耀之27旅两个团现由龙驹寨、三要司、朱阳镇向洛南及芦灵关收缩，西安新到骑2旅（该旅已被我在环县附近歼灭一个团，其残部调至西安编整）可能开至西安以东防守。此外，三原、淳化两地之新9旅、暂2旅仍在原地防我王世泰纵队，但有可能抽一个旅至西安以东布防。渭华、商洛一带七八个城防广兵单，利于我给该敌一个打击，减轻建立豫西根据地之西面威胁，创造你们尔后出桐柏山方向之便利条件。因此，你们应令卢氏之12旅于扫除卢氏附近地主武装之后，迅即南进，相机攻占荆紫关、商南、龙驹寨3点，然后转向西北，相机攻占商州、山阳，威胁西安侧翼，吸引西安敌人注意该方面。你们在陕州作战完毕后，不论得手或不得手，休整数日，留38军一个师于陕、灵、阌地区，你们亲率4纵全部及38军一个师携带数天粮食，于商州、潼关之间自择道路（避开坚固据点）进入渭华以南、商雒以北地区，然后相机攻占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蓝田、洛南诸城，如你们能于本月下旬进入上述地区，并开始作战，则甚为有利。那时，我彭副司令所部及王世泰两个旅，当可钳制胡军主力，并可能向洛川一带前进配合你们作战。

9月21日，毛泽东率昆仑纵队由佳县的朱官寨出发，转移到佳县张家崖窑。

9月22日，毛泽东为统筹中原3路大军的后勤供给，特别是远离华东大后方的陈粟大军供给，决定重新划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建制，他在给刘邓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刘邓，徐滕薄，陈粟，张邓，饶黎张曾（并转许谭）并告朱刘，叶杨：

由于目前华东地区与渤海隔断及陈粟西兵团执行新战略任务，特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重新区分如下：

一、**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除现辖之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划归其直辖。

二、渤海区暂时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

三、陈、粟、张、邓4同志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负责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

四、**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在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可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五、**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谭负责指挥，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2、第7、第9、第13纵队。

中央 军委 申养

9月23日，毛泽东率昆仑纵队离开张家崖窑，向佳县的神泉堡转移。在途中，路边枣树上挂满了珍珠、玛瑙似的大红枣。这一带的枣子，个头大，肉儿多，没虫子，看了就让人眼馋。战士们行军又饥又渴，鲜美的枣子对他们的诱惑力就更大了。此时正是收获季节，地上落了不少熟透的枣子。一个卫士说：

“吃树上的枣子是违反群众纪律，从地上拾一个吃没关系吧？”

他说着就从地上拾起一个枣子塞进嘴里。阎长林和其他几个人也照此办理，吃了枣子。汪东兴也觉得枣子落在地上实在可惜，就从地上拾起两个吃了。阎长林和卫士们的动作毛泽东没有看到，可汪东兴的动作恰巧被毛泽东发现了，他大声说：

“汪东兴，你怎么带头违反群众纪律呀？”

汪东兴说：

“没有啊，我是从地上拾的。”

毛泽东说：

“树上长着是老百姓的，掉到地上就不是老百姓的了？枣子熟了当然会往地上掉，不会往天上掉。”

阎长林和卫士们有些不服气，他们笑着和毛泽东辩论，都说吃地上的枣子不能算是违反群众纪律。汪东兴也说：

“当然主席说的对，枣子在树上在地上都是老百姓的，可掉在地上的不拾，踩坏了怪可惜的。”

毛泽东耐心地说：

“枣子掉在地上，踩坏了也没人说你违反群众纪律，可是你拿起来吃，老百姓看到了，不知道你是在地上拾的还是从树上摘的，就会以为你违反群众纪律。”

这个道理把卫士们说服了，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记着主席的话，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群众影响。”

神泉堡坐落在葭芦河以南，依山傍水，宁静而秀丽，有30几户人家，150多口人。村子东南是一条大川，村南有一条很长的深沟。部队在这里住的条件好多了，毛泽东和江青住一个窑洞，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都各自有一个窑洞，而且窑洞都是砖砌的，又大又干净。毛泽东还有一个窑洞用以办公和开会，这是自撤离延安以来第一次有了办公开会的地方。

中共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到神泉堡，看望9支队。叶子龙和汪东兴接见了他。张俊贤说：

“神泉堡离佳县县城只有15里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办，通知我们一声就来。”

9月25日早上，驻在阎家峁的中央警卫团刘辉山团长来电话说，上午11时，中央警卫团举行欢迎新战士大会，请中央前委首长们参加。

原来，警卫团从前方调来一批战士，这些战士一看警卫团住的房子很差，穿的衣服很破，吃的也不好，就不相信这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他们有的说：“我们是来保卫毛主席的，这里没有毛主席，还是让我们回去打仗吧！”有的说：“我们要看一看毛主席是不是真在这里。”警卫团领导做工作都没有用，他们不相信自己来到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团。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就说：

“好吧，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都去和他们见见面。”

早饭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先行一步。毛泽东在叶子龙、廖志高和汪东兴陪同下，随后出发。毛泽东在中途下马散步，叶子龙几人和毛泽东合影留念。上午10时50分，毛泽东一行到了阎家峁。

中央警卫团欢迎新战士的会场设在团部驻地打谷场上，场上设有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摆放了长桌、长椅。毛泽东一行来到会场的主席台上，全场军民热烈鼓掌欢迎。

刘辉山团长主持会议，他宣布大会开始。然后跑步到毛泽东面前，立定行军礼，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站起来，向欢呼的人们招招手，说道：

“我们来看看你们，你们就放心了，就相信党中央住在这里了，就会安心工作，好好学习。”

毛泽东接着讲了国内的形势和枪杆子的重要性，要求战士们要熟练地掌握武器。他最后说：

“你们是青年人，要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你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好。”

周恩来、任弼时也在会议上讲了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在团部吃了晚饭，就住在阎家峁一个大院里。这座大院通道两旁都是茂密的葡萄架，房子也很漂亮。毛泽东感叹道：

“这一带地主，盖这样多的房子，不知老百姓要花多少工呢！”

警卫团的人告诉毛泽东说：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同志的家。

阎揆要，1904年出生，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1926年加入共产党。本传第三卷中已经讲过，他在1927年参与领导了西北地区的清涧起义。后来在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

毛泽东熟悉阎揆要，但没有想到今天会住进他的家里，就笑着说：

“是呀，地主也能办些好事，为我们培养了有文化的革命人才。”

这天晚上，警卫团里的几个参谋、干事和战士们，给毛泽东等人表演节目，有京剧清唱、二胡独奏、陕北民歌、山东快书。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轻松愉快地演出中笑得合不拢嘴。

9月26日，西北各界人士1800多人，在临县督村为续范亭举行了追悼大会。

这一天，解放军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来到神泉堡，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后又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道：

“续范亭同志在晋西北逝世了，你知道吗？”

苏井观说：

“知道。**续先生临终前还写过一首《斥蒋贼》的诗，他写的是：‘人民公审蒋中正，项上忽生千万头。好教每人杀一个，淋漓痛快报公仇。’他在昏迷醒来后还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临终前没有看到蒋介石被人民审判，十分遗憾。**”

毛泽东闻言，连声赞叹，他说：

“续范亭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9月29日是中秋节，是日晚，毛泽东在神泉堡住所的院子里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请警卫人员席地而坐，就着辣椒喝酒，一同赏月谈天。

1947年10月4日午后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

刘邓，并告陈粟：

为着（一）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二）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广泛歼灭民团、保甲；（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四）解决物资，目前主要是冬衣等项目的，请考虑你们手中集中的9个旅，分出3个旅越路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枣诸县。你们手中集中6个旅，仍有每战歼灭弱敌两个旅、强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机攻占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广水、花园诸地，并相机控制铁路一段。尔后则可向东方或向东北方机动。而桐柏山地区则留待赵王（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和第10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赵基梅和王宏坤——笔者注）两纵去经营。陈谢10个旅分散5个旅于豫西、陕南10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5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6至7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

　　 军委 4日14时

10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他写道：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

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永寿，就是毛岸青。原来在不久前，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和娇娇与蔡畅、王稼祥夫妇一起，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到了祖国。在回国途中，娇娇显得特别高兴，和二哥毛岸青用俄语讲故事，说笑话。唯有贺子珍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看。列车终于驶进了中国的领土，终于驶进了哈尔滨车站。此时的哈尔滨，已经是满地金黄色的落叶。贺子珍快步走下车，娇娇跟在后面小跑着，差点跌倒。他们的前方，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微笑着向他们走来。贺子珍走过去，和那人紧紧地握手，激动得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来接贺子珍、蔡畅和王稼祥夫妇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富春。

李富春和蔡畅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一对恩爱夫妻。由于他们二人从年轻时候起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受到的影响也就比较大，他们在生活上保留了不少外国人的习惯：李富春喜欢穿皮鞋，而且走起路来更喜欢那种嘎吱嘎吱的响声。在他们夫妻之间，李富春称呼蔡畅叫“姐姐”，蔡畅称呼李富春叫“弟弟”。如果夫妻之间长时间未见面，一见面不管有什么人在场，他们也会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这一次夫妻俩久别重逢，自然也免不了要再亲热一番。

王稼祥到达哈尔滨后，通过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一行人回到哈尔滨的情况，他还说：

“我已经恢复健康返回祖国，并等待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中央复电指示王稼祥留在哈尔滨，任命他为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贺子珍、毛岸青和娇娇也暂时被安排在哈尔滨休养。毛岸青中文比较差，蔡畅就向东北局建议说，为了安全，不必让岸青去学校读书，让女作家草明辅导他学习中文。

此后，贺子珍先是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毛岸青和娇娇则开始像呀呀学语的小孩子一样，在草明的辅导下，学习他们认为难学、难记的方块字。正在山东战场上同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的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2师师长贺敏学，派妻子李立英带着5岁的女儿贺小平，到哈尔滨看望妹妹贺子珍。李立英爽直热情，与贺子珍很谈得来。两人带着孩子们朝夕相处，同睡在一张床上，通宵夜话，给贺子珍带来不少宽慰。

再说10月8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转许世友等的指示电：

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

各电均悉。庆祝你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48个旅约40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中央 8日24时

10月10日，毛泽东在神泉堡公布了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见《毛泽东选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共67条，其中有首次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在《宣言》中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宣言》中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毛泽东选集》注释语）”，其中有：

“**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战犯**。”

“**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见《毛泽东选集》）。

此时，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除了指挥全国的作战，可利用的时间相对多了，他十分想多读一些书，并开始他的英语课程学习。为此，他派江青带着几个警卫员渡过黄河，到山西后方取一些书来，顺便看看女儿李讷。

10月13日下午4时，毛泽东致电林彪，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

12日10时电悉。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8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依据关内各战场经验，在敌尚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时期，因敌高度集中前进，我集中的大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在现时敌已被迫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略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但如我兵力不太大，则尚有许多运动战机会，且可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故目前南线各军的野战机动兵团，大体都是以5个旅至10个旅的兵力组成之，其余则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你们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除若干特别情况外（例目前打吉林，将来打锦州或他处），亦应注意此种经验。**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组成一个有9个师左右的头等野战兵团，几个有4个或5个或6个师的2等3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

　　 毛泽东 13日16时

10月15日晚，毛泽东就“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致电陈毅和粟裕：

陈粟：

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

三、因胶东、渤海、鲁中3区现在已可打通，渤海武装应即向黄河以南发展，故将原决定改变，渤海仍归华东局管辖，但该区对于你们的补给事宜，则仍归邯郸局统一筹划，以免分歧。

四、战局可能发展得快，6个月内（10月至3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当你们派部出皖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4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西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决定，现时不要通知他们。

五、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毛 15日22时

10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找来叶子龙和汪东兴，对他们说：

“我准备出去到佳县城内城外去看看。最近身体感到有些疲劳，下去看看，一来了解一些情况，二来换个环境活动活动，可能对身体有好处。我想东兴和徐业夫跟我下去以外，再带上警卫班及必要的工作人员就行了，你们考虑一下，总之是下去的人不能太多。子龙留下。”

汪东兴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为了行动方便，这次就不带电台了。我们带上5个骑兵，来回送信送文件方便，也快些。”

毛泽东说：

“同意带5个骑兵。子龙，你前5天不要送文件，5天后我要文件，通知你再送。”

10月17日下午，毛泽东从神泉堡动身，朝着正东方向的一条大道前往佳县县城。此时，天清气爽，他骑在马上，显得很轻松，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陕北秋季的景象，还不时地和工作人员说说笑笑。走了一程，他对阎长林说：

“咱们去看看黄河吧！”

阎长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道：

“去看黄河？”

毛泽东说：

“是啊，以前大家都劝我过黄河，我也不去想它。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倒很想它。在延安时就听说，黄河边上的佳县，是陕北通往各根据地的要道口，非常险要，我想亲眼看看它到底怎么险要。”

一行人来到一座大山下，下了马，远远望见佳县县城竟然直陡陡地挺立在山顶上。

佳县古称葭州，又称葭芦县、葭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东邻黄河，与山西省临县及三交区隔河相望，西南连米脂县、西北接榆林、神木县，南邻吴堡县。陕北自古有“铜吴堡、铁葭州、烂泥捏的绥德州”的说法。这葭县三面环水，形似孤岛，称之为铁葭州，并非浪得虚名。

且说遥望着高高在上的佳县县城，有人惊叹道：

“佳县县城这么高呀！”

毛泽东说：

“行军打仗，我们从来不怕山高路远，今天更难不住我们了，走，上！”

说着，他撇了老青马，大步踏上石阶。佳县县委书记、县长在城门口迎接毛泽东。

佳县县城的街道上店铺都开了张，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毛泽东走在十几个随行人员中间，起先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待走完半条街，突然被一个青年人认出来了，他喊道：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消息一传开，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的人群，顿时把一条街挤得满满的。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手。人们欢呼着，沸腾的人群越围越紧。迎接毛泽东的县长在前面开路，挤也挤不动，好不容易把他们领到不远处的县政府门口，没想到县政府的大门也被围住了。县长怎么解释，人民也不离去。他见无法通过，只得折回来，领着毛泽东穿过一家院落，这才进了县政府。休息了片刻，毛泽东就要去看黄河。政府外边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县长说：

“试试看吧，未必出得去。”

毛泽东一出大门，群众就像动荡的大海，潮涌浪翻，立刻被人潮淹没了。十几个卫士费尽气力才把毛泽东拖回县政府院里。前面是无法通过了，县长只好引路，穿过几个院子，尽绕小胡同走，来到县城东门。城内大街小巷还传来群众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毛泽东敞开棉衣纽扣，两手插在腰间，迎风而立，俯瞰着山脚下的黄河，此时正是夕阳西下，黄河宛如一条金色的龙，他胸膛起伏着，大声赞叹道：

“真美啊！”

县长指着他们上山时走过的小路说：

“从黄河上佳县城，只有这一条小路可通。”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兀自感慨道：

“自古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法是因为没有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

他将大手一拂，深情地说：

“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的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到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彻底改变了。”

他转过身，指着西南边一座大山问：

“那是白云山吧？”

县长说：

“是白云山，山上有个白云庙，远近闻名，热闹得很。”

毛泽东说：

“倒可以去看看。”

太阳落山了，毛泽东一行回到城里，天已经黑了。在大街上，远远闻到一阵肉香。街两边到处摆着卖煮羊肉、羊杂碎的摊子，吃的人很多。一家卖羊杂碎汤的小店，正煮着一锅热腾腾的羊杂碎。毛泽东吸吸鼻子，说：

“咱们就在这里吃晚饭吧？”

县委书记说：

“主席想吃羊肉、羊杂碎，这好办，我们买一点回去吃，怎么样？”

毛泽东笑着说：

“买回去吃就不香了。”

阎长林说：

“那些东西做得不卫生。”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什么叫卫生呀？我知道你们是对我说的。要是吃，你们都比我吃得多，也不会死人。”

县委书记也劝道：

“这里的羊杂碎吃不得，你们仔细看看，这些羊肠子肚子都洗得不干净。”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说：

“羊吃草长大，羊粪不过是羊消化过的草，煮熟了吃点也没有关系。”

说罢，便笑着离开了羊肉摊，向前走去。县政府准备的晚饭果然很丰盛，还有清炖羊乳，羊杂碎汤。毛泽东对阎长林说：

“你到街上去买一碗，比一比哪个好吃。”

阎长林说：

“老乡关门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说：

“你还没去，怎么知道关门了？”

阎长林只得去买了一碗。毛泽东尝了尝，说：

“你们都吃一点，看哪个好？保管你们愿吃买回来的。”

晚饭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干部谈话，了解佳县的土地改革情况。他说：

“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民解放战争能够胜利发展的基础，所以美蒋反动派最为惧怕。你们要依靠群众，把土改工作做好。”

是日晚，叶子龙派人送来了谢觉哉替毛泽东为续范亭拟的一幅挽联，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西北各界人士3000多人将在10月18日为续范亭举行葬礼。毛泽东一看，只见谢觉哉写的是：为民族翻身，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眼睛亮得很，骨头硬得很，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他点点头，说道：

“还好。”

便提起笔，蘸饱墨，将挽联稍加改动，一挥而就，书成了一幅流传后世的著名挽联：

范亭同志千古！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书罢，立即令来人将挽联送回，转交续范亭葬礼现场。

10月18日一清早，毛泽东接见出席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会议的干部们。应县委的要求，他还作了一个简单的形势报告，对支前和土改工作作了指示。当县委的同志把一块白布送到毛泽东面前请他题词时，他略加思索，挥笔写下了：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欲知毛泽东此行还有什么趣事？请继续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吃晚饭一节，细细品味的确有趣得紧。由此可以看出，他不仅在言语、行动上与人民群众分不开，而且在思想、情感上也是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喜欢与劳动人民一同坐在小铺子里吃饭，他说：“买回去吃就不香了。”他又说：“羊吃草长大，羊粪不过是羊消化过的草，煮熟了吃点也没有关系。”他还说：“你们都吃一点，看哪个好？保管你们愿吃买回来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这就是毛泽东！当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知作何感想？

**第29章**

**“将来西南有长江，西北有黄河，再加上修铁路，修公路，还有飞**

**机航运，交通成网，非常方便，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骑马了。”**

话说早饭后，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在县委负责人的引导下，离开佳县县城，顺着一条独一无二的羊肠小道，七弯八拐，下到了黄河边上。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毛泽东一行站在河堤上，眼见得天际碧空无云，河面上浊浪汹涌，遥远的对岸，隐约可见片片丛林，郁郁群山。毛泽东看一会儿，有些惋惜地说：

“咱们来晚了，早来一个月，可以下水洗澡，该有多好！”

说话间，忽见一条船穿浪而来。船工们包着白羊肚毛巾，赤膊摇桨。他们那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毛泽东用手一指，大声说：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待到来船拢岸，摆渡人一下船，毛泽东就上前搭话，他说：

“快穿上衣服，不要伤风。”

船工们说：

“没关系，习惯了。穿上衣服干活反而不方便。”

毛泽东问道：

“敌人来的时候，你们把船放到哪儿？”

船夫们说：

“早摆过河东岸了。”

毛泽东说：

“他们有枪有炮，不会把船打沉吗？”

船夫们笑着说：

“船一摆过去，就沉下河底，或埋在沙子里，他连影儿也看不到，往哪儿打？”

毛泽东说：

“噢，真有办法。将来我们要过黄河，请你们给摆渡好吗？”

此时，船夫中有人认出了毛泽东，兴奋得叫起来：

“原来你是毛主席！”

其他船夫也慌忙上前和毛泽东握手，他们说：

“毛主席，我们等着你，一定安全地送你过河。”

毛泽东笑着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别了船夫们，毛泽东要到附近村子里去看看，县委的负责人要陪同前往。毛泽东说：

“我们只是看看，不要耽误你的工作，请你先回去吧。”

10月20日午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韩：

17日9时电悉。

一、4、9两纵休整时间可延长至本月底，下月1日开始行动。

1. 我陈粟8纵3个旅活动于郑汴线以南、郑许线以东地区，6纵主力两个旅活动于许昌、确山线以东、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

三、敌5师主力两个旅在漯河对付我8纵，敌10师两个旅及骑1旅在许昌一带对付我6纵，均任守备，不敢进攻。

四、你们休整完毕后行动部署：甲、拟以一个旅破平汉路。因许昌以北敌力较大，应直向许昌、武胜关段及武胜关以南机动破袭，吸引10师向南，然后转破许昌以北。该旅应充分准备破路器材，研究破路方法。该旅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专任钻隙破路，不作别事，要有机动灵活之干部去领导。乙、一个旅位于新、宜、伊、嵩，剿匪、分财、分田，与卢氏打通并监视洛敌。丙、主力5个旅，第一步分数路同时出动，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第二步看形势集结兵力，歼击由洛、郑、漯、许可能向我前进之敌，但遇5师主力则避开之，遇3师、10师等部则各个歼灭之。如洛、郑、漯、许之敌取守势，则延长第一步作战方案之时间。以上方案是否适当，望召集前委会研究电告。

五、12旅及17师亦休整至月底为止。下月初除留一部于卢氏及西荆公路以东剿匪、分粮、分财、分田以外，主力下月初西进，分几个步骤攻占陕南七八个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建立根据地。陕南较贫，但建立根据地有战略意义，要说服指战员具有艰苦奋斗之决心。

　　 军委 20日12时

10月20日晚，毛泽东住在白云山下的南河底村一户农民的家里。房东大娘见是毛泽东来了，忙烧了热炕。

自撤离延安以来，毛泽东一直没有睡过热炕，都是借老乡的门板搭铺。这一次警卫员怕他不习惯，想给他搭个铺，毛泽东说：

“老大娘一片好心，烧了热炕，就这样睡吧。”

10月21日，天气晴好，太阳暖洋洋的。毛泽东吃罢早饭，拿着那根柳木棍就上路了。县长听说毛泽东要参观白云庙，从城里赶了来陪同。大家绕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向前攀爬。毛泽东对李银桥说：

“我是去过大庙的。在湖南长沙读书时，我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5个县，做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没有。有一次到了沩山寺，讨得一顿斋饭。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登上白云山顶，他放眼远望，又愉快地说：

“白云山，真是名副其实，可惜今天无云，要是在雨季里，我们就像腾云驾雾的神仙啦。”

庙里的老和尚恭候在庙门外，合掌施礼。毛泽东说：

“老师父，我们来参观参观你们这个大寺庙，好吗？”

老和尚躬身施礼，口中连称：

“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说：

“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不要坏了规矩。”

老和尚在前头带路，把毛泽东一行人引进一间大房子。他不知来人是谁，但见县长殷勤的样子，猜想必定是个大官，也就殷勤地掸尘让座。毛泽东说：

“不要费事。”

老和尚端上茶，毛泽东喝了一口，问道：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老和尚看了县长一眼，说：

“好，好的哩。”

“出家人不打诳语。”毛泽东微笑着，诚恳地说：“你们是超脱的，更要讲实话。每天来烧香拜佛的人多不多？”

老和尚说：

“太平时，来烧香的就多些，最近来的人就比前些时多了。”

“烧一次香你收香客多少？”

“不多，烧一次香收2毛钱。以前信神的人多，出家的人也多，布施的人也多，收入也多，生活很好。如今出家的人少了，布施的人也少了，就是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生活一时有些困难。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农业生产，开头不习惯，现在手脚灵便了，倒也能劳动。打的粮食够吃，其它穿衣服、治病、修理寺院，一概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蛮好的了。”

“这不错呵，这是一大改变呵！”毛泽东说：“你觉得这种安排妥当吗？”

老和尚忙说：

“托毛主席的福，安排得很周到。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进步啊。”

毛泽东说：

“讲得好！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劳动才是生活出路。新社会里，一切要靠自己劳动。参加劳动后，身体也好了。这是个好办法。**今天在你这里‘取经’了。**”

老和尚说：

“不敢不敢。现在新社会，没有出家的人，我们这些人都老了。”

毛泽东对县长说：

“这可是个问题，他们年岁老大了，如果不收些年轻的徒弟，再过上几十年，这个地方就没人管了，这可不好。**他们还是要收些徒弟，要往下传。**边区政府是保护宗教自由的嘛，你们开会时也提一提，只要有人愿意出家，我看还是要收些新徒弟。”

老和尚听毛泽东这么说，立刻高兴起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如果不收徒弟，将来就没有人上白云庙来了。”

毛泽东说要参观一下寺庙，老和尚就前头带路，一路看下去。寺庙很大，佛殿甚多。**毛泽东对匾牌古迹看得很仔细，有的还一字一字地读，他说：**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

老和尚高兴得连声说：

“施主说得对，施主说得对。”

毛泽东又指示县长：

“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

县长说：

“我回去马上办。”

毛泽东要走了，老和尚说：

“明天是九月九重阳节，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施主也来看看吧，热闹着哩。”

毛泽东说：

“谢谢啦，我们要来看戏的。”

10月22日一大早，毛泽东起来散步，看到老乡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往山上走去，就笑着问：

“你们到哪里去啊？”

老乡们都说到白云山赶庙会去。他转身对阎长林说：

“走，咱们也去赶这个有趣的庙会。”

阎长林说：

“今天是第一天，人可能太多，是不是明天再去？这庙会还有好几天哩。”

毛泽东说：

“你们又怕不安全吧？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去行善、做买卖、看戏，咱们不是去行善，也不买东西，就是去看热闹。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和习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有很大好处。”

阎长林还是不敢答应。正好汪东兴来了，毛泽东说：

“汪东兴，我想到白云山赶庙会，你敢不敢让去？”

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就说：

“主席想去就去吧，反正现在老乡们都知道了，敌人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说：

“没有关系，如果有特务混进来，老乡们会把他们捉起来的。”

一吃罢早饭，他就对卫士们说：

“走吧，今天只留两个人看门，大家都去！”

这一天，庙会上人特别多，大殿内外香烟缭绕，路边还摆了许多吃食担子。在寺院的最高一层，搭了戏楼，远远就听见锣鼓敲得震天响，毛泽东和卫士们寻声到了戏楼前。县长摆了一把椅子，请毛泽东坐。毛泽东摆摆手说：

“怎么，人家都站着，让我一个人坐着，这不太孤立了吗？”

他不但不坐，还一个劲儿地往人堆里挤，站在他身边的一个老乡认出他了，消息一传开，人们挤得更厉害了，都想看看毛泽东，连台上的演员也停了演出，挤出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招呼着老乡们说：

“看戏吧，老乡们，不要挤，咱们都是来看戏的。”

他又招呼着台子上的演员们：

“你们快演吧，我是来看你们演出的，大家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我的。”

好一阵子，人们才平静下来，演出继续进行。有人想给毛泽东让出空地方，毛泽东说：

“没关系，咱们一起看。”

他见自己的出现已经影响了群众看戏，就向身边的老乡告辞说：

“你们好好看，我要回去了。”

说罢，挤出人群离开了。突然，身后的戏场里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再见……”

毛泽东也不断地回头打招呼，连声说：

“再见，再见！”

下山的时候，汪东兴问毛泽东：

“主席，今天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为什么要换地方？”

“新鲜嘛，想到哪里住就到哪里住。”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今天大家在庙会上都看到我了，你怕反革命来袭击我们，是吧？”

“这也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多住些地方新鲜。”

“现在我是听你的呀，一切由你安排吧。”

汪东兴见毛泽东答应了，立即派人把东西搬到邱家坪。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了邱家坪。正好中央机关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电报，毛泽东处理完公务，又在灯下看书。

10月23日早上，毛泽东本来要参观邱家坪的造纸厂，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要先看黄河渡口。他们一行人顺河下去，走了十几里路。毛泽东看到岸边一群纤工正“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合力拉纤，船上满载着货物，觉得奇怪，就向一个老乡请教：

“都说黄河不通航，这里为什么会有运货船？”

老乡说：

“上下只能通航百余里，再往前走，河窄礁多，易出危险，就不通航了。”

他谢了老乡，对身边的人说：

“将来西南有长江，西北有黄河，再加上修铁路，修公路，还有飞机航运，交通成网，非常方便，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骑马了。”

有个卫士说：

“坐飞机太悬了，万一掉下来，还不摔成肉饼！轮船也不保险，翻在河里，也得喂鱼。”

众人笑着说：

“巧事都让你碰上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照你这么说，我们只好骑马走路了。将来到了华北，再想回延安看看，还得来个长征。再远些，比如要到莫斯科去，那又怎么办呢？恐怕要走一辈子了。”

午饭后，毛泽东一行人回到邱家坪，他看到街上的墙壁上贴满了纸，就问：

“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

“这是造纸厂晒纸。”

毛泽东说：

“走吧，去看看，百闻不如一见。”

邱家坪的造纸厂是一个手工造纸厂，用小毛驴拉着几盘石磨磨浆，纸浆盛在池子里，用面箩那样的东西往外捞，捞起来贴在墙上，晾干就是一张纸。毛泽东一进造纸厂大门，工人们都鼓掌欢迎。有个工人喊道：

“毛主席！”

毛泽东说：

“我姓李，叫李德胜。”

“不，你就是毛主席！”

那位工人坚持说。毛泽东问：

“你怎么知道的，在哪儿见过我？”

“我在打沙家店时抬过伤兵，那时见过你。”

厂长向毛泽东汇报造纸厂的情况，说这个造纸厂是在1940年响应“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建立起来的，主要是生产马兰纸。毛泽东问：

“一天能出多少纸？”

“一天可以生产10刀。”

毛泽东摸摸纸的厚薄，又问：

“原料供应得上吗？”

“用麦秸和马兰草做原料，不成问题。”

“纸的价钱多少？”

“每刀纸的价钱合1斗小米，或1斗半黑豆，或8升黄豆。”

毛泽东对这种农民企业很感兴趣，他说：

“什么东西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成长发展起来的。你们原先只有几个人，现在有几十个人，将来就可能有几百人，几千人。你们现在是工人，将来就要做工业方面的领导人了。我们国家这样大，造纸这行，大有前途。”

他看着工人捞纸很容易，就说：

“我也试一试。”

接过面箩似的工具，他往纸浆中捞了一下，只捞了半张，第2次第3次就好多了，只是还不怎么均匀，就说：

“看事容易做事难呐！”

从造纸厂出来，汪东兴问：

“主席，今晚上住什么地方？”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叫我决定的话，还是到南河底睡热炕去。”

是日晚，毛泽东一行再次回到南河底村，和房东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骑兵通讯员送来了电报，请毛泽东审批。

原来在10月22日，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率第2、第3、第4纵队，炮兵旅并冀中军区独立第7旅结束了定县清风店战役，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其中俘第3军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1.1万余人，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各一架，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聂荣臻与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当即联名给中央军委发报请示说：

“敌第3军军部直属队，率第7师全部及第22师之第66团（共4个团及1个军部和1个师部）在定县、望都之间被我包围，经两昼夜激战，已于今晨被我全部歼灭（内第3军军长罗历戎已被活捉）。现石家庄仅3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家庄。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不管怎样，提议太行准许以有力部队抓住阎氏敌人，以减弱石家庄防御力量。我们拟乘大战空隙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毛泽东看了电报，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人的复电，他写道：

“**清风店大歼灭战的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家庄，完成打石家庄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家庄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家庄。”

10月24日早上，毛泽东起床后来到打谷场上，正帮老乡打谷子的卫士们放下手中的连枷准备陪他去散步，可他却拿起一个连枷说：

“你们打得好熟，我也打几下。”

毛泽东打了几下，打得很费劲，带起的谷子掉在了头上，挥舞一阵子，头上就冒汗了。一个警卫员接过连枷说：

“主席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看到一群孩子在掰玉米，就说：

“那个活儿我可以干。”

小孩子们一见毛泽东来了，都高兴地围上来。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

“你们谁是地主呀？”

小孩儿们都认真地说：

“地主都让我们斗倒了，哪有地主呀？”

“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呀？”

“这是我们好几家的粮食哩。”

毛泽东笑了，说：

“哦，原是大家的。”

孩子们又跳又叫：

“你是逗我们玩的！”

10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信说，中央机关准备迁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去，那里房子多，适宜办公，不通大路，便于保密。毛泽东决定离开南河底村。房东的两个孩子听说毛泽东要走，都依偎着他，不肯放手。毛泽东就说要送给他们点东西，既表谢意，又是纪念。卫士们一听就急了，这样的事过去都是江青办的，现在江青到河东接李讷去了，大家身边除了被褥和换洗衣服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拿什么给孩子们呢？正在为难之际，李银桥说：

“主席用的毛巾和枕巾都是新的，先送给老乡，咱们再买。”

毛泽东说：

“你会想办法，就这么办。”

李银桥将毛泽东的毛巾、枕巾给男孩女孩各一条。石国瑞对男孩开玩笑说：

“好好保存着，结婚的时候用。”

房东大娘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才熟了又走，为啥不多住两天呢？”

毛泽东说：

**“不能再住了，公家人外出，跟媳妇走娘家一样，得按时回去，不然要受批评了**。”

老大娘说：

“还有人敢批评你吗？”

毛泽东笑着指指卫士们：

“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人批评我？”

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北佳县城关附近李家坪的一个大院子里，接到了带着女儿李讷从河东回来的江青等人。

原来，江青东渡黄河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女儿，她决定带女儿回到毛泽东身边。她们渡过黄河后，与前来李家坪迎接她们的毛泽东会合。

“娃娃，我的大娃娃，乖娃娃，爸爸可想坏你了！”

毛泽东一见小女儿，便喊起来。他上去从江青膝下抱起李讷，举到空中，颠一颠，又落下来，搂在怀里，拍打着女儿的后背，在她的小脸蛋上亲一下，嘴里又不停地叫着“大娃娃，乖娃娃”。

“小爸爸，乖爸爸，我也想你呢！”

李讷留着齐耳短发，圆圆的脸，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眉毛，忽闪忽闪的。她搂着父亲的脖子，拍打着父亲的后脑勺，撒起娇来。负责照料李讷的阿姨在一旁说：

“李讷，不能对爸爸这样。对主席要讲礼貌。”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说：

“大娃娃就是大娃娃，小爸爸就是小爸爸。我们家里的主席就是小爸爸，女儿就是大娃娃。”

说罢，又问怀里的李讷：

“大娃娃，你哪儿想爸爸了？”

“这儿想。”

李讷用指头点点脑门。毛泽东一脸的灿烂：

“还有哪儿想？”

“这儿想。”

李讷小手按到心窝上。

“还有哪儿想？”

“嗯……这儿想。”

“脸蛋怎么会想？”

“想叫爸爸亲我。”

毛泽东哈哈大笑，在“大娃娃”的脸上接连亲了几口。他放下李讷，扶着她的双肩，夸她长高了，长胖了，也懂事了。李讷抱住父亲的胳膊不放，仿佛怕他再走了似的。江青怕冷落了同来照顾李讷的保育员，就提醒毛泽东说：

“你光看李讷了，这里还有个人呢。”

毛泽东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个大姑娘，忙伸出手去，说：

“欢迎，欢迎。很对不起你！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姑娘握了一下毛泽东的手，说：

“我叫韩桂馨。”

“这个名字很好，你愿意在我身边工作吗？”

韩桂馨说：

“主席是为人民谋福利，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身边的一些事就忙不过来。我能帮助主席做一些事，可以使主席更好地为人民办大事，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夸奖说：

“小韩阿姨讲话很有水平么，你读过书吧？”

“读到高小毕业。”

“是个女秀才嘛。你是哪里人？”

“河北安平县。”

“太好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成员了。我这里大部分都是河北人，你可以和他们谈得来。”毛泽东说着，朝李银桥叫道：“银桥，是你的老乡哩，你们都是安平县人，为革命走到一起了，这也叫缘分。过来，你们握个手吧！”

李银桥红着脸和韩桂馨握了握手。毛泽东介绍道：

“小韩阿姨，他是我的卫士组组长，也是咱们的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

10月31日，毛泽东一行人回到了神泉堡。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行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一生到过不少寺院，对佛教等宗教也有不少不同凡响的评说。本传多有叙述，读者不妨专门研究一下。毛泽东进入成年以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信佛也不信其它宗教的，但他却是一贯主张尊重宗教，并对宗教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持保护态度的。此次在白云庙，他对匾牌古迹看得很仔细，有的还一字一字地读。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在毛泽东身后，一些无良文人在文化传承方面无端地生出许多借口，歪曲、污蔑、谩骂老人家，这些特色现象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积极地抵制和批判的。

**第30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

**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话说1947年11月6日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石家庄战役，以第3、第4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7、第8旅，冀晋军区独立第1、第2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000人，攻打石家庄；并以第2纵队及独立第9旅，第3、第9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抗击从保定方面来的国民党援军。

参加攻城的部队还有朱德从华东地区抽调来的1个榴炮营；另有支前民兵11000余人，民工82000余人，担架10000余副，大车4000余辆，牲口10000余头。

此时的石家庄虽无城墙，但从清风店战役缴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要图》及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国民党长期以来大力修筑工事，建筑了3道防线；留守石家庄的总兵力约25000人，由国民党军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国民党军扬言：“石家庄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3年！”

11月12日上午11时，石家庄获得解放。晋察冀野战军夺取像石家庄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在解放战争中还是第一次。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4万人，缴获坦克9辆，火炮100余门及大量机车、汽车和军用物资。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朱刘，东北局，他写道：

林，并告朱刘，东北局：

8、9两日电悉。一、新部署甚好。二、清风店胜利后，石家庄又被攻克。杨杨部休整短期后，即可至平津保三角地区作战。**晋察冀野战军及后方工作，近已改变作风走上正轨，**冬春两季可与你们配合作战。三、南线陈粟、刘邓、陈谢、许谭、彭张5军均已完全取得主动，一切困难均可克服。敌已完全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地位。四、**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毛泽东 戌元

11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9支队从神泉堡出发，到达阎家峁。

11月18日，毛泽东给吴创国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创国同志：

10月25日来信读悉，甚为感慰。消灭一切敌人，你的志向很对。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你年纪高，望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

毛泽东

吴创国，1888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任暴动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4年，他转入地下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即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训练班学习，后在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工作，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5年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后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他在给毛泽东的诗中写道：“农民痛苦要诉清，分配土地自己耕。发展生产足衣食，消灭封建正气兴。土地改革无私情，分配果实要公平。大家都把地主斗，天下农民一家人。拥护主席是真理，相信群众定成功。”

11月20日，毛泽东率部到达佳县乌龙铺。

11月21日，9支队到达米脂县申家硷。

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到达米脂县的杨家沟。

米脂县地处陕西省东北部，东邻佳县，西界子洲县、南接绥德县，北靠榆林市和横山县。这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及当代开明绅士李鼎铭，还有国民党的著名将领杜聿明，都是这一带人。米脂县不但地主多，而且还有不少资本家。因此，农民们长期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杨家沟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封建堡垒，全村200多户人家，光地主就有70多户。

毛泽东来此之前，已经了解了杨家沟的情况，如今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他们离村还有五六里路，就看见拦路搭建有一座座石牌坊；道路两旁还竖立着许多石人石马；高大的石碑，密密麻麻，一直排到村里。每到一座石碑前，毛泽东总要停下一会儿，看看碑文，一路看下去，尽是些颂扬祖上功德的文字。那些被称颂的人，有的是管粮食的官，有的是管治安的官，有的不过是个私塾先生。他说：

“别看是芝麻小官，这些人都是官府的爪牙，旧社会的统治者。那时候社会非常落后，有文化的人很少，只有地主子弟才读得起书，当得上官，向老百姓作威作福。”

他又走到一块石碑前，见碑上刻的是篆字，看了看，笑着对身边的保育员韩桂馨说：

“这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人。你是高小毕业的，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给你立个牌坊呢！”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忽然小声问李银桥：

“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李银桥随口答道：

“不错。”

毛泽东神秘地望着李银桥，笑着说：

“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心里一热，低下头没言声。毛泽东像父亲同孩子说悄悄话一样，温和地说：

“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呀。”

一行人进了村，毛泽东见到路两旁都是破旧的窑洞，土墙上用白灰、锅烟子新刷了一些标语，有一堵墙上还抄写着《土地法大纲》全文。再往上走，才是一座座整齐的砖瓦窑，不用说，这是富人的居住区。过了一段吊桥式的窄路，呈现出一座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门楼内豁然开朗，青砖铺地，迎面是一栋安装有玻璃窗户的楼房，楼房前筑有凉台。整个建筑飞檐彩画，富丽堂皇。据带路的人说，这是一座外国式的洋楼，因为这家地主的儿子是位留学生。这座庄院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作扶风寨，因为它3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来路才能通往外界。在房子北面的山包上，还筑有围墙和碉堡。毛泽东观察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个地主，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你们看，他很会选择地形。”

有人说：

“别看这家地主势力大，可就是胆子小。”

毛泽东说：

“压迫人的人，总是什么都害怕。不仅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你们看过《打渔杀家》吧？那个打渔老汉，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常见的事情。”

毛泽东走进屋里，才发现这所房子外面只是一层玻璃走廊，里面也是用绿色油漆刷过的窑洞。众人议论起来，有的说：

“地主真会享受，这里准是冬暖夏凉。”

有的说：

“盖这所房子，不知要花农民多少血汗钱！”

毛泽东说：

“也算他做了一件好事，盖了房子，咱们来办公，比他吃光了好得多。”

自此，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了这里。周恩来住在院内西边3孔窑洞里。其他领导人员住在下面一个大院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又将9支队这一代号改为“亚洲部”。

这个时候，杨家沟正在搞土地改革，村里群众从早到晚忙着斗地主、挖浮财、分土地，情绪非常激昂。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各种会议，回来向他汇报情况。在一次散步时，他问阎长林：

“你家亲戚中有没有地主？”

阎长林说他父亲的舅舅是地主。毛泽东问：

“他对你们好不好？”

阎长林说：

“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我家里没有粮食，还有人堵着门逼债。我父亲就到他家借钱。可是他说：‘要借钱拿文书来。’我父亲没法，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两亩地的文书抵押给他。”

毛泽东说：

“这件事可以给老乡们讲讲，这是个教育。地主对待穷人，不讲良心，无情无义。”

阎长林参加了不少会议，了解到杨家沟有些地主或当过保长，或当过寨头，还组织过“铲共义勇队”，那时候他们随意逮捕农民，安上通匪的罪名，吊打、烧烤、杀害，致使许多人被迫流亡。新政府成立后，那些地主又阳奉阴违，暗中破坏。今春开始土地改革后，还有些地主千方百计蒙混过关，至今没有解决。阎长林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件事，说是他和几个伙伴去参加会议，在街上听到群众议论说：

“这婚结得好，不骑马，不坐轿，溜溜达达过来了。”

他们打听是谁家结婚，人们气哼哼地说：

“除了村长，谁有这福气哩！”

阎长林他们赶到村长家，见炕上坐着个身穿粗布衣服细皮嫩肉的年轻女人，一打听，才知道村长娶的是沟东一家地主的女儿。那个地主为了找个保护伞，就把村长拉到家里，说要做个开明绅士，把女儿嫁给村长，真正和贫雇农打成一片。这光棍村长架不住利诱，就把那个地主的女儿娶到了家。毛泽东听了，诧异地说：

“我们住的村子，还能出这样的事！如果村长被人拉过去，替地主办事，这个村的土地改革就搞不好了。告诉机关党委，立即组织一批干部，参加这个村的土改工作。”

阎长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机关里抽出来一批得力干部，到村里帮助工作。任弼时还做了典型试点工作。过了一天，毛泽东问阎长林：

“村长的问题处理没有？”

阎长林说：

“村长刚把婆姨接进门，那个地主就把细软物件送到他家里，叫他藏起来。现在村长已经被撤换了，正在做检讨呢！”

毛泽东说：

“这就好了，群众有了这个经验，眼睛就会明亮起来，再不会上地主的当了。”

11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的复电，同意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并告邯郸局（并转陈毅）（陈毅已去中央工委汇报工作），华东局、中原局及张云逸、邓子恢电，他写道：

“所指各点是正确的。”“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9月初至明年8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之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要落在友军后面。**”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和华东局等电，他写道：

“陈、粟区域人口二千余万，党政民工作的领导亟须加强，请考虑让邓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去陈、粟处，以加强陈、粟区域及苏中、苏北的领导，明年秋冬或后年春夏，陈、粟主力出江南时该机构则随军南进。目前渤海区土改及后勤工作的领导由康生暂代邓子恢，待华东局派人接替渤海工作时康生可去山东帮助土改。”

1947年12月上旬，毛泽东致电中央工委刘少奇，要在西柏坡汇报工作的陈毅立即到杨家沟参加会议。他在电文上说：

“中央想请现在中工委处的陈毅同志来此一商，往返约需一月，不知他的工作许可否？请征求他的意见，电告。”

此时，陈毅尚未到西柏坡。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立即转告正在赴西柏坡途中的陈毅。

自从进入冬季以来，由于胡宗南几十万军队的抢掠、糟蹋和风沙雨涝、冰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陕北大地闹起了饥荒，上百万军民面临着饿肚子的威胁。

这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和当地军民一样，只能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充饥，后来情况好转一些的时候，多半也只是吃一点晋绥军区支援陕北的黑豆，连豆皮都舍不得去掉。在一次吃饭时，李讷见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就笑着对父亲说：

“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

毛泽东说：

“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的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块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李银桥说：

“孩子才7岁，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吧。”

毛泽东说：

“陕北老乡的娃娃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自此以后，一直到1948年春，江青就带着女儿李讷坚持吃大灶饭，和工作人员一样，一天两顿咸水煮黑豆。江青还对女儿说：

“你看贫苦农民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有时偷马料吃，咱们有豆子吃就很好了，你说是吗？”

李讷点点头，一副懂事似的样子，说：

“黑豆好吃。”

江青又说：

“我们是毛主席最亲近的人，一定不能搞特殊，别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陕北的娃娃吃黑豆长得很壮，你也一定行。”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号召中央机关所有人员，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帮助群众度过春荒。于是，“亚洲部”全体人员便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分发给杨家沟和邻近几个村子的贫苦农民。

就在这一个时期，有个了解不少秘密的警卫战士因为吃不了苦逃跑了，被追回来后，听说要枪毙他，就吓得哇哇地哭叫起来，大喊：

“饶命！饶命啊！我不是投敌，我是想家呀！”

毛泽东本来是最恨叛变、逃跑的人，可当他看到这个逃兵年纪不大，长着一张娃娃脸，身上沾满了灰土，吓得哆嗦个不停，脸色煞白，满是鼻涕眼泪，就大声说：

“放了，放了，快放了他！”

周围的战士们说：

“他是逃兵，这小子坏呢。”

毛泽东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快放了，别把娃娃吓坏了。”

一名干部不服气，说道：

“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判不关还放了，不执行纪律，以后怎么带兵。”

“只有你会带兵？”毛泽东停了一会儿，换上温和的口气说：“孩子小，刚参加革命，没吃过苦，受不了，想家。你再关他不是更想家了？他不是叛变投敌，他就是小么。快放了，多做点好吃的就少想家了，听见没有？”

就这样，这个逃兵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优待，接连吃了几天小灶。

12月19日凌晨，粟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建议说：

“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赓、谢富治，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粟，陈谢，并告刘邓：

一、粟皓电悉。刘邓行军忙碌，电台难于联络。

二、刘邓将敌主力吸引至西面后，我主力乘隙向东，此举甚为适当，破坏了白崇禧驱我向西向北计划。

三、完全同意粟皓丑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四、配合方法：除8、10及11纵照粟电转至民权，相机歼灭吴化文及新21旅，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外，主力3、4、6、1等4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

12月25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前委“十二月会议”。

此前，毛泽东为了开好这个会，亲自主持了一个预备会议。他把预备会成员分成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从12月7日到24日，在这18天时间里广泛收集资料，征求意见，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认真研究。

同时，毛泽东为写好会议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花了很大功夫。他说：

“我好久没写文章，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以后再写了。”

他写好了初稿，又修修改改，然后让江青抄写一遍。他交代说：

“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

江青抄好后，再由他修改。如此反复了很多遍。基本完稿后，他就把草稿和在1946年4月初撰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一并分发给与会者传阅。

且说1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他住所的小饭厅里主持了“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王明、谢觉哉、李维汉、彭德怀、贺龙、张宗逊、叶剑英、习仲勋、陆定一、李克农、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李涛。

列席会议的人员有：范长江、胡备文、崔林、叶子龙、汪东兴、廖志高、罗青长、黄树则、张文舟、江青。

毛泽东首先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毛泽东在说到“17个月”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69万人”这一伟大胜利时，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1.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土地改革”问题、“整编党的队伍”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和“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报告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的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12月2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

这一天，是毛泽东54岁生日，各解放区早已发来了电报，有的要为毛泽东祝寿，有的说要打个漂亮仗，并部署了战役计划，请求中央前委批准。毛泽东一一拒绝了。对于后者的要求，他说：

“如果不是为我祝寿，我可以批准，为我个人，我不能批准。为我祝寿打漂亮仗，不为我祝寿就不打漂亮仗吗？”

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们也纷纷对毛泽东说：

“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

毛泽东笑着说：

“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吃不吃无所谓哟。”

大伙儿说：

“沙家店战役结束了，全国进入反攻阶段，应该庆祝这一胜利，顺便为你祝寿。”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哟，就是全国解放了，党内也不可搞祝寿活动。”

毛泽东见大家不理解，就扳着指头说：

“第一，眼下群众和部队还缺粮吃，我们不能忘掉群众疾苦，破费东西搞祝寿。第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带头搞移风易俗。”

末了，他又宣布了两条规定：1、不准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2、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

这一天，“亚洲部”各大队负责人为毛泽东的生日问题，也在汪东兴的住处专门开了会，有人说：

“外地不为毛主席祝寿是可以的，可我们是中央机关，只有几百人，为了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也应该给主席祝寿。”

汪东兴说：

“外地的要求主席都拒绝了，我们再搞祝寿，主席也肯定不同意。”

又有人提出：我们不举行仪式，只要开个晚会，和主席见见面就行了。在大家的催促下，汪东兴只好去向周恩来报告，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说：

“我看主席是不会同意的，大家一再要求，你就去和主席商量一下吧。”

汪东兴去见毛泽东，反映了大家的意见。他还说：工作人员已经悄悄地作了一些准备，如果主席同意，他们还要请一些负责人陪毛泽东吃顿饭，再请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派来的剧团演一场戏。毛泽东一口回绝了，他说：

“一是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是让我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0多岁，如果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出了3条规定：

“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剧团来了，过几天再演，先演给老乡们看也可以；三不许开大会，大家想和我见面，想请我讲话，随时都可以，不一定非要祝寿才这样做。”

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不好违拗，祝寿的事只好作罢。

晚上吃饭时，除了毛泽东和江青外，李银桥把李讷也领回来了，毛泽东没有反对。因为有了孩子，毛泽东和江青吃饭就比平时热闹了许多。一开始，勤务员端上来的菜和平时一样，毛泽东没说什么。接着，勤务员端上来一个比较好的菜，毛泽东看了看，就说：

“你把这个菜端回去，请老高同志吃。”

勤务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刚想问，江青忙说：

“快端给老高同志去吧，告诉他这是主席的意思。”

勤务员端着菜出了屋，江青也追了出来，问：

“伙房里还有菜没有？”

勤务员说：

“还在炒呢。”

江青说：

“快告诉高师傅不要炒了，再往这里端菜，你们就要受批评啦。”

阎长林看到这些，想起一年前的今天在延安，毛泽东还让烧了几个好菜，上了点酒，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今年连这些也不让搞了，禁不住热泪盈眶。

12月27日，中共中央前委“十二月会议”继续进行，与会人员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12月28日，“十二月会议”就要结束了，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还通过了其它一系列决定。

这天晚上，晋绥平剧团演出了江青曾经指导过的新编平剧《恶虎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其他与会者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全体演职员。毛泽东称赞他们说：

“你们的戏改造得很成功。**对于旧的传统戏目，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进行改革，把旧戏改造成为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艺术。”**

12月31日中午，毛泽东的饭菜端上来了，他一看就不高兴了，说：

“去把汪东兴叫来！”

汪东兴来了，见毛泽东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在窑洞内踱来踱去，摆在桌子上的饭菜还没有动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小心地问：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指着桌上的饭菜说：

“这些腊肉腊鱼是从哪里搞来的？”

汪东兴一听是为这事，便松了一口气，他说：

“是贺总开会来时带的，开会时吃了一些。贺总特别关照我，让我留一些给你过元旦时吃。今天中午每个首长都加菜，包括我们的饭桌上都有。”

毛泽东说：

“贺龙同志对我们很关心，带来这些好东西给我们改善生活，搞一荤一素就行了嘛！加菜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是我让灶上安排的。”

“陕北老百姓为了支前，小米都吃不饱，哪里还吃得上两荤一素？你算过没有，这腊肉腊鱼要用多少小米才换得来吗？”

“还没有算过账。”

毛泽东看着汪东兴有些不安，语气便缓和了些，说：

“你们一桌人吃两荤一素是可以的，我这里人少，两荤一素就多了些。这样吧，腊肉我中午吃了，腊鱼留到晚上再吃。以后要学会当家，不要铺张浪费。过年还是要过的，但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汪东兴说：

“我下次注意，你先吃饭吧，菜要凉了。我一会儿去告诉周绍林同志，留一个菜晚上吃。”

毛泽东这才坐到桌前，拿起筷子，笑着说：

“今天让你立在窑洞里，下次不改，就要罚你站在外面晒太阳了。”

汪东兴看着毛泽东开始吃饭了，就悄悄地退了出去。他回到饭桌上，周恩来、彭德怀已经吃了饭。叶子龙说：

“快吃饭吧，怎么去了这么久？”

周恩来也问道：

“主席那里有什么事吗？”

汪东兴就把毛泽东为加菜生气的事儿说了一遍。周恩来说：

“主席了解老百姓生活艰苦，吃上一点好饭菜，就想起老百姓。”

叶子龙解释说：

“我昨天和东兴同志商量，过年了，把留下的腊肉腊鱼今天吃掉，怕放时间长了，坏掉了。”

汪东兴说：

“咱们想得不周到，下回注意吧。”

叶子龙说：

“好。给你留了点菜，快吃吧，要凉了。菜不够，去灶上再要点。”

1948年1月1日上午，行政处的谢邦宪想法搞来了羊肉和面粉，又给不吃羊肉的人搞来了鸡蛋和面条。他们按人头把羊肉、面粉分到各单位自己包饺子吃。北方过年不吃饺子不算过年。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每人只有4两面粉，但还是热热闹闹地包起饺子来，一年吃上这一次饺子，也算是难得的享受。

周恩来、彭德怀、胡乔木、叶子龙和汪东兴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饺子。彭德怀笑着对汪东兴说：

“今天又吃好的，你不怕说了？”

汪东兴笑笑没吭声。周恩来说：

“今天过年，全体人员都吃饺子，主席也高兴。”

“亚洲部”机关里的人想组织一个小型舞会，慕丰韵科长也非常热心，他会拉京胡，又找了两个拉胡琴的，还借了一面大鼓，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他给新华社和电台打电话，分别请来了一些女青年。

吃过晚饭，工作人员就忙碌起来，他们把小灶食堂里的桌子搬出来，把房内打扫干净，还在每个墙角都点上一盏灯。阎长林跑去对毛泽东说：

“主席，去跳舞吧？”

“噢，有舞会呀，在哪里？”

毛泽东惊讶地问。阎长林说：

“有哇，在小灶食堂里。”

“和谁跳啊？”

“新华社和电台的同志。”

“这倒新鲜！好吧，我去跳舞。”毛泽东站了起来，又说：“你去告诉周副主席他们，就说我说的，请他们也去跳舞，玩一玩。”

以前在延安时，每逢周末，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喜欢去跳舞。转战陕北以来，他们整天忙于指挥打仗，除了有限的散步，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毛泽东、周恩来来到舞场，与新华社和电台的青年们握手问好。这些青年在行军途中虽然有时也能见到领袖，但那都是匆匆忙忙，有时连句话也说不上，今天能欢聚在一起，自然十分高兴，所以都抢着和领袖握手。毛泽东说：

“**咱们都是难友，胡宗南把咱们从延安赶出来，到处流浪，闹腾了大半年，现在算是得到了解放，咱们就用跳舞来庆祝这个解放吧。”**

阎长林听毛泽东如此说，就去告诉乐队做准备，舞会开始。乐队刚要奏响乐曲，毛泽东却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凳子上，和身边的一群男女青年聊了起来。他问一个女青年：

“行军时你怕不怕？”

女青年调皮地说：

“我害怕。”

“噢，你害怕呀？”

女青年见毛泽东认真了，就笑着说：

“我怕主席有危险。”

毛泽东说：

“我没有危险，这么多警卫员保护我嘛。我真怕你们跑不动，那才危险呢。”

另一个女青年瞪着大眼睛说：

“我们都是挑选出来的身体最好的，在行军中，有时还帮助男同志背东西呢。”

“好啊，你们都是好样的。”

又一个女青年说：

“有两次敌人离咱们很近了，领导叫我们把一些机密东西都烧了，可真把我们急坏了，问大队长，主席怎么办啊？大队长说，放心吧，主席不会有危险的。”

毛泽东说：

**“战争总有危险的，打仗总要死人的嘛。你要怕它，就可能死得更快，你要不怕它，反倒可能死不了。”**

毛泽东这边说得热闹，周恩来那边跟几个人谈话，也不时传出笑声。阎长林悄悄地要那些青年请毛泽东跳舞，他们也不肯，只顾和毛泽东说话了。阎长林没有办法，就去找江青，他说：

“你去让主席跳舞活动活动吧。”

江青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人家组织的是舞会，可是你把舞会变成了座谈会，还是跳一会儿舞再谈吧。”

江青这么一说，毛泽东才站起来，说：

“跳舞吧！”

于是，乐队奏起了舞曲，毛泽东、周恩来和一部分人在屋子里跳，多数人则在院子里跳，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活跃在这个别有风趣的辞旧迎新的舞会中。

欲知毛泽东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指挥战争，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严于律己，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又一个闪光点。不搞特殊化，不仅是对他自己，对家属、对孩子也是一样的要求。爱女只有7岁，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还不让她和自己一起吃饭，未免有点过于苛刻了。但他就是这么做的。听汪东兴说毛泽东为加菜而生气的事，周恩来说：“主席了解老百姓生活艰苦，吃上一点好饭菜，就想起老百姓。”这倒是一句实话，也是毛泽东后半生的真实生活写照。

**第31章**

**“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说是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

**提出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是在**

**全中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话说1948年1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粟陈唐，陈谢并告徐滕薄（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笔者注）：

一、粟陈唐东晨电悉。此次粟、陈两军歼灭3师及围攻确山之行动，已从大别山方面调动敌人6个旅向西向北，85师亦被赵纵之行动调至应城地区，5师75师亦被调动至沙河附近，这一形势有利于大别山方面之作战，亦有利于郑徐线南北我军之活动。但因20师未能歼灭，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执行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所部进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如果此时粟陈唐部迅即转回郑徐线，陈谢准备向渭南，则大别山之困难仍难解决；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3军协力在1至2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二、因此我们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2个至3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1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陈、陈谢作战。（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无好打之仗，**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同时让敌重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唐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已占郧阳之刘旅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己的巩固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赵两纵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分散白崇禧一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8、10、11纵于攻克荷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破击战役，该3纵在两个月内即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单独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

三、你们对上述部署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

　　 军委 子冬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1000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2000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此项报告的字数、写作方法以及发报时间，和各中央局、分局报告的办法相同。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我们规定此项政策性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1月7日下午，陈毅来到了米脂杨家沟。他见到毛泽东，疾走几步，两脚并拢，行了一个军礼，大声说：

“主席，陈毅前来报到！”

毛泽东伸出手，和陈毅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笑着说：

“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辛苦了，辛苦了！”

“我虽然路远，有时能乘汽车，你在陕北才真叫辛苦呢。主席，你瘦了！”

“我觉得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毛泽东拉着陈毅走进办公室，落座后，说：

“今天在这里吃饭，我还给你留着一块腊肉呢。”

毛泽东说的腊肉还是贺龙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只切了一小碟，说，收起来放好，前线来人的时候好招待他们。陈毅听说给他留有腊肉，就说：

“我也给你带来了美国罐头。”

毛泽东说：

“好呀，咱们来个会餐吧。”

毛泽东拿出“十二月会议”的会议记录给陈毅看。他还说：

“根据我们一年作战的经验来看，如果从1946年7月算起，作战5年，建设500万解放军，歼敌750万，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说是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提出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不一会儿，周恩来也来了，3个人谈得忘记了吃晚饭。江青进来提醒说：

“主席，你说请陈司令员吃饭，现在饭做好了，吃了饭再谈吧。”

毛泽东说：

“吃饭，吃了饭再谈。搞腊肉了没有？”

江青说：

“搞了，还按你说的多搞了点菜。”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一起来到餐厅，边吃边谈。这一晚，他们一直坐到深夜。

1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等，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协助建立大别山等根据地之作战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粟陈唐，陈谢，并告邯郸局，华东局，中工委：

各电均悉。为着在两至3个月内歼敌10个旅左右，协助刘邓建立大别山、桐柏山、江汉等处根据地，协助陈谢建立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及豫西根据地，协助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笔者注）建立渭北根据地，并破坏津浦路扩大豫皖苏根据地，协助苏北苏中作战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第一阶段：一、刘邓集结相当力量，粟裕3个纵队（4纵不在内），陈谢不少于5个旅，于子有以前休息整训完毕，子有以后，**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相机攻占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襄阳、樊城、宜城、南漳、光化、老河口、谷城、均县、郧阳、西坪、卢氏、商南、商县南城镇，相机歼灭该区敌人，并吸引白崇禧军一部西进相机歼灭之，在配合作战时王宏坤、赵基梅两纵受粟指挥（该两纵以分散游击为主）。

二、刘邓在大别山淮北各部集结相当力量相机歼敌。

三、陈粟8、10、11纵及4纵分别在陇海汴徐线以北及沙河流域休整一个整月，然后以3个纵队在徐蚌线东西，郑徐线南北相机歼敌，并大破该两路。

四、彭张主力（8个旅）于本月休整完毕，下月初开始向延安、宜川线出击（该线有胡军7个旅），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为目的（该地是向陇南行动建立甘陕川边根据地之跳板）**。

乙、第二阶段：粟部及陈谢部在豫鄂陕边地区休整一时期，然后陈谢部向渭南行动，粟陈唐3个纵队并加一个纵队向北行动，相机攻占郑州潼关间各城镇，歼灭该线敌人，刘邓在现地相机休整及作战，陈粟之8、10、11纵仍服原任务，准备从山东调2、7两纵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建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陈毅于子虞到中央，约两星期后动身归队）。

丙、第三阶段：粟部准备在郑潼线上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请邯郸局准备粮食），然后向平汉线上及平汉津浦之间作战。

　　 军委 子佳

接着，毛泽东在习仲勋1月2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此前，西北野战军一部在攻占榆林高家堡后，部队中出现了要求商人捐款、没收敌军官家属财产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募捐。**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之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毛泽东 1月9日

1月9日下午3时后，粟裕、陈士榘复电给中央军委，提出“向郑陕线行动，破击津浦路和向南阳、襄樊行动两个方案”。

1月10日，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并告陈谢、刘邓，发出关于粟裕部向豫西鄂北地区行动计划的指示，他写道：

粟陈，并告陈谢，刘邓：

佳申电悉。

一、**军委佳电已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两个方案都要执行。**你们现在集中全力进行准备工作，休养兵力，提高士气及战术，整顿纪律（十分要紧），开干部会，25日以后执行向西南行动的计划。

二、西南10余县是一个宽大机动区域。有山地，亦有平地，有缺粮区域，亦有富足区域。敌情不甚严重，分几个步骤，争取攻占南阳、淅川、西坪、卢氏、襄、樊、老河口等城，争取歼灭65师及其他敌人及地主武装。**攻城先经侦察及试攻**。**环境许可时用坑道作业去攻，无法攻的，临时改为围城打援，或弃之不攻，再攻别地。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即算多少。军队疲劳了就休息（充分注意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要准备打9师、10师、20师等部的增援。**增援到了，看形势，好打就打，不好打就机动，临机决定**。这一战役将包括许多次战斗。时间亦不要固定。顺利则打久些，一个月两个月均可，看情况决定。如果形势有利的话，还可设想到信阳、汉口、襄阳三角地区去机动。对你们困难的，是安置伤员的地点。你们应与陈谢一道在汉水中段设置临时后方。那里在肃清土顽以后，估计会是安全的。陈谢有一个旅已占郧西、郧阳。只要再占淅川、均县、老河口等处，并派小部武装及政工人员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后方就有了。你们熟悉这一带，对于秋季机动，也许是几条道路中的一条道路。

三、**你们应召集陈谢开一次会，大致商定作战步骤。陈谢及10纵12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对不大之敌两军分区行动，对较大之敌（仍然只打中等规模之仗）则合同行动。总之一切由你们相机处理。

四、补充一事，待执行第二计划你们到达郑州潼关线上作战时，可以解决。

五、陈军长到此谈了你们的情形，我们认为是满意的。

　　 毛泽东 子灰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

叶罗（指叶剑英、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转香港分局，上海局，并告中工委，各局，邯郸局并转承志：

一、对酉感指示（指1947年10月27日《中央关于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笔者注）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

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份，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地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

四、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五、**对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笔者注）**及其一派应采联合态度**。

中央 子寒

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边区政权机关性质给邯郸局的指示，他写道：

邯郸局并告中工委，新华总社：

新华社晋冀鲁豫13日电中有在边区农代大会成立前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筹委会的意见和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等语，**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此项新闻不知你们是否事先看过或事后有所检讨**。根据此项新闻，至少我们的新华社及报纸的工作人员，对于毛主席亥有（12月25日——笔者注）报告，并未研究，**以至对于这些同志的过左的不正确的观点，并未纠正**。**望你们根据此电检查新华社的工作**，并将结果电告。

　 中央 子铣

1月17日，蒋介石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便起用赋闲在家6年之久的卫立煌。他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共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

卫立煌后来到任后，将国民党军整编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另有一些地方保安团，总兵力55万人，分布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一、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等。**”“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二、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农满3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份。”“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必要的革命秩序。”“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

“三、关于政权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四、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1月18日晚9点多，在杨家沟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的358旅政委余秋里按照彭德怀的通知，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先问了部队一些情况，然后又问他：

“你们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原来在去年进入冬季以后，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等人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西北野战军中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冬季整训运动。余秋里和黄新廷旅长又结合解放区兴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在358旅中将这次冬季整训运动发展成为以诉苦（诉旧社会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余秋里见毛泽东问到了诉苦、三查运动，便汇报说：

“我们组织诉苦时先做调查，找出苦大仇深的典型，让他们先讲，引发大家诉苦，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每个连队一开诉苦会，大家都争着倒苦水，会场上一片诉苦声。有的还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一边喊口号，一边把枪举起来，表示战斗决心。我们领导上很放手，用典型把群众发动起来，再顺着群众的激情引导群众进一步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介石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余秋里汇报完，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晚上再谈一谈。”

1月19日晚9点，余秋里又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说：

“你谈谈解放战士的情况。”

余秋里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的战士，除了个别的兵油子，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有的是被抓来的，有的是用钱买来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受不了就逃跑，就被打死。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份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

接着，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了解放战士路新理的转变过程。他说：

4连有个战士叫路新理，受国民党欺骗教育，中毒很深，从蟠龙解放入伍后，一直怪话怪事不断，谁听了见了都头痛。夜行军走山路，他说：“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顶解放军帽子，他见没人便扔到地上用脚踩；发的津贴是边区票子，他一转身就撕了。攻打榆林时，他畏缩不前，把头埋在地下，不瞄准就放枪。诉苦座谈会后的一个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了，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路新理头也不回，一直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到土坎上，点燃插好带来的蜡烛和供香，跪下磕了3个头，一边轻轻诉说一边痛哭起来。指导员先在一边悄悄地听，当他听到最伤心处，触动了自己的血泪史，再也忍不住了，走上去与路新理抱头痛哭。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哭着上台，痛诉了自己的苦难遭遇。

原来，路新理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他稍大时也开始打短工。父子俩常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4口人，父亲硬是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父亲的遗体，领着妹妹讨饭到了晋东南的夏县。他去给盐场晒盐，盐场没有防护鞋，脚上布鞋一湿，双脚被盐水蚀烂，疼痛难忍。可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只能咬牙硬撑着。后来母亲也因病饿交加离开了人世，他没钱埋殡，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一块儿逃难过来的乡亲们凑钱帮他把母亲草草入土。此后，他带着9岁的妹妹继续在盐场干，没想到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来盐场抓兵，就把他抓走了。从此以后，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路新理泪流满面，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嚎啕大哭起来。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他的情绪随着余秋里的讲述不断地变化着，听着路新理的苦难遭遇，他也明显地激动了起来，眼睛也红红的。余秋里讲完了，他还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稳定了一下情绪，这才说道：

“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讲清楚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1月20日，余秋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358旅开展诉苦三查的情况。

1月26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南线各军三个月行动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李，并告粟，陈谢，徐滕薄，华东局，邓子恢，中工委：

有午电及刘邓报告一般情况各电均悉。

一、陈粟，陈谢两军本月休整，2月开始新作战，丑寅卯3个月包括作战间隙中的几次短期休息在内，可以举行3次至4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帮助你们。

二、你们在3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3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3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三、3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四、请徐滕薄除训练新兵准备输送前方外，注意炮弹、手榴弹及炸药对于南线各军之供给。

五、彭贺陈（指彭德怀、贺龙、陈毅——笔者注）到中央会商完毕，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笔者注）军丑齐以前从清涧以北开始南进，陈于月底动身东返，经中工委，五台，渤海，邯郸，转达中央方针后，约寅初可到部队。

六、许谭率7、9两纵休整完毕后，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

中央决定恢复华中分局，陈毅为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管辖现豫皖苏地区，苏北苏中地区及巢湖以东之淮南地区，**7、9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统归陈粟指挥。**

　　 军委 子宥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粟裕的密电。

原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的深远后方，改变中原战局，他和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等人筹划让粟裕率3个纵队南渡长江，以吸引中原国民党军的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他在给粟裕的密电中写道：

“**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3个方案**：

（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3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挥3、8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85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

（乙）丑、寅、卯3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3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3、8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

（丙）丑、寅、卯3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

以上3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3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以七八万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笔者注），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

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

“**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力。”**“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力。**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

1月31日，毛泽东收到刘邓大军解放河南邓县、歼灭守军6000余人的捷报，立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表示祝贺。

原来在1月16日，刘邓大军第10纵队攻克邓县县城。指挥邓县城防的丁叔恒绰号叫丁大牙，他在北京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反共老手。第10纵队19800余人在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副政委赵紫阳、副司令员孔庆德、参谋长靖任秋、政治部主任张力之指挥下，经过5天的准备，从15日17时发起总攻，到16日攻占其内城，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解放了丁叔恒自诩为“真如铜墙铁壁，可谓固若金汤”的邓县县城。第10纵队的战士们说：“走7天打5县，没见邓县真捣蛋。”

毛泽东在贺电中写道：

刘邓李：

庆祝你们攻克邓县，歼敌6000余人。

中央 子世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写了一个批语：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作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作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毛泽东 子世

1月31日这一天中午，粟裕认真研究了毛泽东1月27日的指示，复电中央军委说：

“1月27日电示敬悉，经与陈唐详细研究，特报于后：

一、从叶、王、陶3个纵队的现状看，感到无论在兵员补充、干部配备、物资装备等均很不足，特别是部队的整党整军、思想工作方面都还很差，同时，为准备干部及印制地图和宣传品均需时间，故最近即行出动恐较困难，因此，关于行动时间特建议：

1、即将叶王陶纵调至陇海线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即可出动。目前为配合刘邓、陈谢作战，则将10纵及11纵（王张）南调，以代替叶王陶各纵。对津浦线则暂不派队活动。

2、叶王陶各纵照目前部署，仍随3、8纵及陈谢南下，参加一至两个战役后再行北返，3月中旬进入休整，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至5月中旬即可出动，不必等至秋季，以便乘夏荒时期好发动群众。当叶王陶休整时，仅以3、8纵配合陈谢向郑潼行动即可，必要时仍以10纵、11纵加入作战。

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以便乘热打铁继续休整收效较大，究应如何，请即示。

二、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1月22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3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3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3至4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三、对渡江路线有以下方案：

1、由武汉以西渡江，水面狭小，两岸地势险要，易于渡过和阻击敌人炮舰的进扰。但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7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如闽中及闽北）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因此如从湘鄂西南进，则应尽可能争取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为宜。果如是，则将造成战略上极大有利，将来以全国主力沿粤汉及其两侧南下，使东南半壁全抛在我军侧后（只需以少数兵团，配以大量地方干部，依东南各省现有基础，即可开展），使敌人之基本区截为两段。如是则战争中心移至湖南，而东南各省则更便利开展，如此出兵计划，仅为在湘鄂西之先遣任务，俟适当时期主力进入湖南，则形势又将大变。如果此去不能在湘鄂西单独建立根据地，只能建立游击区的话，则只有继续将主力经湘赣转至闽浙赣，但应准备以适当干部和部队留置于湘鄂西、湘南、湘赣及闽粤赣等地区，以便布置各该地为前进基地，甚至将叶王陶各纵专任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建立，沿途留置，亦可更大的分散敌人的兵力。但**如此则须配以能独立掌握局面之政治干部于各纵及各旅，才能完成此专门建立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任务**。

2、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从南京至江阴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此一方案的缺点是江面较宽，敌人防守较严，其截击的危险性亦较大。但好处是江南江北离我们工作地区均不远，且苏中沿江地区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渡江前易于布置（我们已派出加强营带40挺轻机枪及全营武器，并带干部200余人往皖南，另派曾希圣带皖江干部百余人至中原局，请其分配至皖江地区加强工作，同时又派原7师参谋长孙仲德带批干部至含山、和县、巢湖地区组织水上工作，估计船只不成问题），渡江后能迅速分散干部开展工作，伤病员易于处理，部队落伍掉队人员亦可为地方收容而加强地方。至我军主力于渡江后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可调动敌人。同时叶王陶各纵干部，对此一带江南江北地区均较熟悉，对地方工作之开展较多便利，且该3个纵队过去流动地区较大，南方人较多，南去情绪很高，即或不到皖浙赣地区而派往其他各省，对部队亦无影响。

对以上两案之路线均进行布置，俟布置完毕再详查研究后，于出动前最后决定。究以何方案为宜，请示。”

毛泽东很重视粟裕的意见，但他认为从目前来说要调动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去江南，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一着。

1948年2月1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刘邓、饶邓电，他写道：

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 ：

世午电悉。

1. **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3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2万补充叶王陶3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

二、3、8、10、11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1. 豫皖苏区党委及地方部队照原布置不变动，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丑月可至该区。11纵仍属榘唐（即陈士榘、唐亮——笔者注）野战军 。陈日内动身东返。

四、请漱石、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

军委 丑东 亥

2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陈毅饯行。毛泽东对陈毅说：

“这些日子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你们作战是可以放心的。从山东转入外线前的几个仗没有打好，不伤大体。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今后要讲究策略，整训纪律，各级干部要重视政策，不要胡来。回去代我问候同志们好，问候华东部队全体指战员好！”

毛泽东将他设想的成立东南野战军的方案，写了一个手令交给陈毅：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还兼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2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问题，他写道：

**关于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3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

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在这种老区，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也不是人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这种小组的积极分子，可以担负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工作，但是不应当排斥中农，规定一定由贫农做领导工作。这种地区的农会和农村政权的领导工作，应当由贫农和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

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这种地区，中农占少数，并且是观望的。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因此，**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3年时间（从今年1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

2月4日，陈毅告别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启程东返，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赋诗一首，诗云：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2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纠正“左”的工商业政策的补救办法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晋绥分局并告西北局、中工委：

俭电悉，我们认为行署所拟办法，虽属完善，但如果因为要退还所有超额营业税和错误罚款以及补偿错误没收的某些企业而要大量增发农币，以致引起金融波动，反而又影响现有工商业以及整个人民的生计，则那些办法就切不要公布，也不必作一律退还和补偿的规定。**对工商业者目前更重要的，就是提早宣布今年度营业税标准，该项标准内应当表现出比去年税率真正减低，确有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使现有工商业者安心经营自己的企业，使去年受过打击但还有力量恢复营业的工商业者敢于重新复业**。即是使工商业者相信我们对工商业的政策确有改变。**只对那因征税过重而完全破产特殊困难者和错惩了的经济反革命，他们现在生活都不能维持者，则必须加以补助**。**确为社会上迫切需要的某些原属地主富农的企业（如药铺小作坊等），在可能时（如尚未分散破坏者）可以退还并使其复业。**

以上意见，供你们参考。

　　 中央

2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哈尔滨市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中的错误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中工委：

一、**哈尔滨市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收到。此件仅对劳动者福利加以详细规定，其中有些是只顾片面利益并且是难于实行的，而对于和厂方合作、积极奋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责任和劳动态度，则没有提到或提得很不够**。从这点来看，文件的起草者不但对于1938年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历次指示没有领会或完全置之不理，而且对于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时局任务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方针亦没有领会或完全置之不理。**你们对此项草案不加可否原样向中央提出亦有责任**。

二、**此件对公私企业未作原则区别，亦是原则性的错误**。全党应认清解放区公营企业中工人与厂方的关系，解放区私营企业中劳资关系，蒋管区民营中小企业中劳资关系与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乃是4个性质上各有不同的关系。对于它们，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解放区公营企业中，从厂长到工人都是同一阶级，其中没有剥削，共产党必须唤起工人觉悟到这是自己与人民的事业，应与厂方通力合作，在战时更应节衣缩食，加紧生产，牺牲目前与局部某些次要利益以换取长远与全体的根本利益。**解放区有益国民经济的私营企业（包括暂时允许存在的外资企业），在接受人民民主政府领导的条件下，即在不作非法操纵、过分剥削及其他破坏性活动的条件下，虽仍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大体上亦是为人民与国家服务的，其一定的发展是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新民主国家有利的，故与不受人民领导的蒋管区私营企业不同，与完全反对人民的官僚资本更不同。

三、为了重行起草劳动法，**东北局与哈市市委应召集公私企业中的工会代表、厂方代表开几次会，共同研究，根据实际可能，提出既照顾工人利益，也照顾全体人民利益与资本家利益，既规定工人权利，也规定工人对生产的劳动态度既为工人所接受，也为政府与资本家所接受的新草案，**并提出与此相配合的工厂法（其中亦须区别公行私营两种），电告中央批准，然后在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然后市政府批准分布总使在公布以前须得公私劳资各方均认为切实可行，一经实行即可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目的。**为了通力合作，提高效率，实现成本低、产量多、质量精、推销畅，公营企业应成立厂长负责制的厂方与工人的共同委员会。**私营企业如资方了解并同意，亦可考虑成立此项组织。如各方均同意，则此项组织即可规定在劳动法工厂法中。此种合作方针是完全正当的，我们不但要向解放区工人与资本家公开宣传，而且要向全国工人与受蒋美压迫的资本家公开宣传。

四、东北公私工厂目前实情望简告。

　　 中央 丑鱼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他写道：

中工委，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

在我军胜利进攻中，不仅新占领了广大农村和一批县城市镇，而且可能占领一些中等的甚至大的城市（如石家庄）。在原有的解放区，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外国侨民，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等。在新占领区和城市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外国侨民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以至外资开办的工厂、矿山、商店等，甚至设有外国领事馆及外国银行者。**我们目前对于这些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政策。**除非他们妨害我国家主权，破坏我民主政府和军事行动决不容许者外，**只要他们承认遵守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法令条例，即容许他们继续居留于我解放区，进行业务或其他正当活动，并受我民主政府之保护**。具体政策暂定如下，望即遵照施行。

一、凡遇有外人设立的教堂，及所举办之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我军到后，均不得加以没收和破坏。并允许他们在遵守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法令，不作敌探和破坏活动时，可以继续进行各自的业务。如外人或被外人委托的负责人逃走者，则由政府代管其财产。但可允许原举办人回来接办。如这些机关在农村中购置或霸占土地者，其土地应按土地法规定交给农会处理。但其机关范围内之不大的园地，仍应留给该机关所有，其机关所有之财产，非附属于土地者，不得没收。

二、凡遇有外人投资设立并主持之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我军到后，暂不加以没收，亦不许加以破坏，并可与之商定继续营业的临时合同，规定在服从民主政策法令与在一定的劳动条件之下继续营业。如原主逃走，则由政府接收经营之。但在接收时，不得加以分散或损坏，以便能继续开办。如原主回来时，视情况，得与之订立公私合办的合同，或仍按前述规定，交回其自办。凡外人开设之商店，不进行破坏活动，并服从民主政策法令者，均可允许其继续营业，并受民主政府保护。如店主逃走，并关闭其商店者，则由政府负责保存，限原主或其委托负责人，于一定期间内，回来恢复。逾期不回，即由政府接收经营。不论公营、私营工商业中之外人股份，一律承认其股权有效。

三、**凡遇有外国银行，或其代办所，不管其是否由于两国条约有互惠规定和特许，一般地应先停止其营业，并审查其业务情况。如认为在某种范围的规定内，确有令其继续营业之需要，亦须经中央批准，并与之订立临时营业合同后，方得许其重行营业。**至对其财产，不论重行开张与否，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

四、**凡遇有外国领事馆之处，及其领事或馆员，在我军到后，仍留原地未动者，对其馆址及人员，应加以保护。对其财物，文件，不得没收和损坏。也不得随便进去施行检查。但应向各该领事馆领事人员宣布，不得进行干涉中国内政与帮助国民党军队的任何破坏活动。**如被我发现，有破坏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证据时，得进行领事馆内及人身之检查。如其破坏行为已被证实时，得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置。必要时，得驱逐其犯罪人员出境，直至封闭其全领事馆。**领事馆在我国内战争期间，不得我军总部许可，不许设立无线电台。如有违犯，以破坏行为论罪。**各该领事馆，不论其本国政府已否承认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如为保护各该国侨民利益向我进行交涉时，我概以外交代表视之，并接受其所委托之代理人员或代表。如该领事馆人员须撤退回国，或转至国民党区域，并得我同意者，应使之安全撤走。如我军到达时，各该领事馆人员均已离去，或经我同意而离去者，各该领事馆之馆址，及其内部财物、文件等，均不得加以损坏或分散，并须负责保管。

五、我军到达之处，遇有外国侨民，经检查，确有该国之护照，且有正当职业者，应允许其居留，或经过该处。但应加以登记。并向之声明，必须服从我民主政府之法律。有犯法行为时，应受我民主政府法庭之审判。平时，对他们的行动自由，和生命财产，应加保护，不得随便侵犯与逮捕。如发现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或特务破坏行为时，即应加以扣留，交由军区或前线高级司令部治罪。如其犯法属于普通性质，应由我民主政府普通法庭依法办理。但**不管属于哪种性质，如被判为死罪，必须得中央批准，方得执行**。在前线作战中被俘之外国参战人员，不论其国籍职别，一律以俘虏待遇。如需释放，得经外交手续处理之。

六、**我各级政府及人民解放军，须教育人民和战士，对于一般外侨应取友好态度。同时，应提高警觉，从言论和行动上，鉴别外侨中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注意他们有无阴谋破坏行动，特别是公安保卫机关，应在这方面多负责任。**当某些外国传教士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时，我们除将其扣留治罪外，应搜集充分证据，公布中外，以明其罪。但必须将其罪行与合法的宗教活动区别开。即犯罪的传教士，须治罪，或驱逐出境。教堂，则不必封闭。并可许其另派人来主持，以免外国人民误会我解放区政府是在排斥宗教。对其他职业的外国侨民，有犯法行为而并未牵连其整个职业机关时，亦应采此同样态度。惟各国外交人员，特别是领事及其领事馆机关，如主持或参加破坏我民主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活动时，则其职务机关，却须对其罪行负直接的联带责任。

以上各项是军事时期民主中央政府尚未成立及尚未由民主中央政府颁布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法令以前的临时办法。各地应将执行情形，和已有经验，以及将来遇到的问题，随时电告中央。以便将来能够规定更完善的政策与办法。

中央

2月7日晚，毛泽东起草关于辽阳收复后东北野战军作战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刘，并朱刘：

6日电悉。

一、庆祝你们攻克辽阳。

二、南线各军除一部分外，一年半中没有作过大休整，最近作了一次全面大休整。彭张军丑上旬结束休整，中旬行动。陈粟军，陈谢军，许谭军，徐滕薄军，丑底结束休整，寅初行动。刘邓军暂时分散打小仗，是半休整状态。苏北军原只4个旅2万余，现拟增强至7个旅5万余，寅月可行动。南线敌除对大别山尚有重点进攻外，其他均取守势。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笔者注）军丑底寅初当可打平绥，卯月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

三、你们如能照我前次电报所讲的意见，将大休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时间推迟至解冰以后，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几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这种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则尚可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 7日20时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来了，部队和杨家沟的群众都准备了庆祝的节目，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农民们传出了话说，元旦时毛泽东请他们看戏，这次过春节，他们要给毛泽东演戏。

2月10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老乡们早早吃过饭，就化了妆，扭着秧歌，舞着狮子，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给毛泽东拜年。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毛泽东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现在还没有起床哩。老乡们就说，那我们就在外边等着吧。毛泽东起床后，阎长林去对他说：

“老乡们一直等着给首长拜年呢。”

毛泽东说：

“不要麻烦他们往这里跑了，咱们去给他们拜年吧。”

阎长林去告诉了老乡，可老乡们说啥也不依，听说毛泽东已经起床了，就敲打起锣鼓，又是跳又是唱，还喊着口号，一齐向扶风寨拥来，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的。村干部走上前，代表群众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站在台阶上，向在场的人拱一拱手，说：

“谢谢你们！祝你们春节快乐！”

老乡们热烈鼓掌，村干部带头欢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时，周恩来也来了，他和毛泽东都热烈鼓掌。

节目开始了，老乡们演着他们自编的《斗地主》、《挖浮财》等一些小节目。毛泽东看了一会儿，突然问阎长林：

“咱们有什么吃的没有？”

阎长林知道既没有糖块，也没有花生瓜子，就如实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想，说：

“那就拿烟给他们抽吧。”

阎长林跑去拿出几盒纸烟，和警卫们分头给老乡们敬烟，有一个老乡激动地说：

“我过去来这个院门，不是挑水，就是送粮送钱，地主拿我们不当人看。今天和毛主席一起过年，他还给烟抽，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的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的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的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方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宣传**。”“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劳动者和群众的关系上，”“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

“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

“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

“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严禁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和贫农团。”“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必须吸引中农参加，并照顾中农利益。”

“**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

“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

2月17日深夜，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李先念，他写道：

小平，先念：

粟裕所部为敌5军等部扰乱，不利休整，需要榘唐（即陈士榘、唐亮——笔者注）、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调动5军等部，方能安心休整。该部休整需一个多月，大约要卯月中旬或下旬方能出动。在此期间，榘唐、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正好集中打几仗，然后当粟部出动时，则以全力配合粟之行动。同时你们主力4个纵队（10个机动旅）不宜全部集中，只宜集中两个纵队（5个机动旅）和榘唐、陈谢一起行动。兵力已很大，应留5个机动旅于大别山待机歼敌。因此，我的意见，大别山全区交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当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和伯承会合，统一指挥3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22个机动旅）。大别、桐柏、江汉3区均为辅助战场，北面为主要战场。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毛泽东 攸 亥

2月19日，李银桥去给毛泽东送茶水，毛泽东正在窑洞里踱步。李银桥将茶水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悄步退出。毛泽东叫住了他，说：

“银桥，你不要走，我要和你谈谈呢。”

李银桥转回身，问道：

“主席有什么事？”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扳着手指头算日子：“8月到9月，9月到10月……半年，正好半年。”

他望着李银桥，试探着问：

“你，还想走吗？”

李银桥低着头，小声说：

“想走。”

毛泽东有些失望的样子，不吱声了。李银桥瞥了他一眼，不安地说：

“如果主席需要……”

毛泽东断然地将手一挥，打断他的话，说：

“不，咱们有言在先。你是老实人，工作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李银桥眼睛有些酸了，他说：

“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说：

“好，那好。我们重新订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彻底打败胡宗南。”

欲知半年后李银桥能否如约离开毛泽东，请继续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8年1月10日向粟裕等发出的**关于粟裕部向豫西、鄂北地区行动计划的指示**，可以说是他起草的军事电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这个指示既全面、又详细还特别具体，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指导，千里之外，洞若观火，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如此引领部下，岂有不打胜仗之理？

又，毛泽东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了在东北锦州一线关门打狗的最初设想。可惜林彪不理解这一战略意图，坚持打长春那样的攻坚战。打长春如何能使长春等地的国民党军成为“孤悬”之师？毛泽东提出的关上东北大门，待其弃城逃走之时，岂不是更好打？林彪在狐疑半年之久，方才下决心打锦州。惜哉！

**第32章**

**“只要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

**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

**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话说194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井泉同志：

丑灰电悉。

一、**几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并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权的代表会议及政府中，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的位置，保障他们的领导权，**同时使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做就很好，很适当。**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如果尚有这样做的，应当停止，将他们调回训练再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

二、你们那里是否有介乎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半老区，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像老区那样彻底，但比完全没有解决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要好些，或好得多的那种地区，那里的工作方针应当比老区新区都有所不同，望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

　　 毛泽东 丑皓

2月2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等指示电：

刘邓，陈唐，陈谢，粟刘：

1. 粟部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出动，刘邓除留3万人在大别山坚持外，4个纵队主力集中沙、淮间休整补充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伯承暂时不去许昌。而敌孙元良、胡琏南进欲打通平汉路，邱清泉等部向鲁西南尾进并欲打通郑徐段，裴昌会部欲打通郑潼段。

二、因此决定：（甲）**陈唐率3、8两纵至平汉路西与陈谢主力靠拢，陈谢受陈唐指挥，**在平汉以西、郑潼以南地区集中11个旅以上兵力，主动寻求作战机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不要盼望和他部配合作战。（乙）10、11两纵在完成护送新兵给刘邓之任务后，暂时即在沙河、陇海、津浦之间机动作战，或破击陇海，或破击津浦，或打其他分散之敌，调动5军等部向南，以利粟部休整。该两纵暂时受粟裕指挥。（丙）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并和陈唐、陈谢靠拢，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陈唐（包括陈谢）仍受我们指挥，并即提出丑底寅初作战计划，电告我们。

军委 丑号 亥

2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新华社陕北22日电】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杜鲁门援蒋咨文的谈话。

毛泽东在该文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的是：

“发言人说：虽然如此，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蒋介石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多少亿元的援蒋计划，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这些合作与援助，当然有一点作用，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己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40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100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400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么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发言人说，**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李鼎铭先生是于1947年12月11日在陕西绥德县义合镇病逝的。

毛泽东发去了由他撰写的挽词和两副挽联。挽词中说：

“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赞同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两副挽联 其一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襄边区建设有成。

其二是：抱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大声疾呼为救国；

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睿思远虑建边区。

此后，毛泽东与江青一起谈论了开明绅士问题。江青走了之后，毛泽东用有些沙哑的声音，问正在用黄杨木梳子给他梳头的李银桥：

“银桥，你见过开明绅士吗？”

李银桥说：

“在延安开大会时候见过李鼎铭。”

“不是那种见面。”毛泽东用两根指头在眼角处揉揉，又说：“我是说，比如去他家里作客。”

“没有。”

“我说过利用暑假走了湖南5县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您还到庙里讨过斋。”

“嗯，我也到绅士家里去讨过，那绅士比起地主来，算是开明多了。他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他是一位翰林，懂么？是一种不小的官，经过皇帝亲自考试的不小的官。那天我们走到中午，在路旁一个小饭馆休息，饿得厉害，就问饭馆的女主人：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她说这后面的小山坡上，就住着一位告老在家的翰林。我们决定去向他讨饭。你知道跟读书人怎样讨饭吗？”

“还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你看，你就比我少一些社会经验。我和我那位同学用自己最好的书法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背得出：‘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我们如果打着板子要饭，也许吃不饱，甚至被赶走。我们送去这首诗就不同了。”

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工委：

关于城市工作。

一、中工委丑皓电所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工委丑皓电并将中工委丑皓电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收到中工委丑皓电以后均应引起讨论。

二、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三、**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我们占领了并长期管理了张家口、邯郸、长治、晋城、淮阴、烟台、威海卫、淄川、博山、德州、承德、赤峰、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石家庄等几十个大城市及中等城市，临时占领不久又退出的则有沈阳、长春、焦作、韩城、许昌、漯河、运城等处，可是，这一切城市工作经验（不能说不丰富），除运城一处我军入城秩序不好，曾由邯郸局有过反映外，没有任何一处有过反映。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皓电才看到的。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四、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3至4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中央 丑有

2月25日午夜，毛泽东给林彪发去了一封复电。

林彪这天上午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我军一部正布置攻开原站（铁岭以北50里，敌约4000）、营口（敌约12000）。我大部现在新民附近钳制敌之主力（连向新民增援者，共11个师），并拟于27日起，主力乘开始解冰之际，迅速跨过辽河，围歼四平之敌（约15000人），并打增援。二、范汉杰兵团到东北者，大约只有两个旅到3个旅。在此种情形下，如我军摆在沈、锦之间，则敌必害怕，不敢出来打通铁路，则我军即难寻战机。故现拟在四平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三、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4、我意，杨罗杨部队在东北新攻势未发动前，将勿过早来冀东，以免使敌不敢打通北宁路。他们最好在下一次攻势发动时进入冀东，以便造成我们和他们配合打大城市（在没有中小城市可打的情况下）、打大增援的可能。”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林：

一、完全同意25日10时电的部署计划；二、杨罗杨部（即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笔者注）当照来电所说的时间进入冀东；他们现在尚未建立出冀东的意图与信心。

　　 毛泽东 25日24时

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商业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5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2月2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26日13时电悉。对营口起义部队采取查明情况慎重处理之态度很好。惟整编时，除你们已知之逐步地淘汰坏人提拔好人及加入我们的人进去等项办法以外，应当：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项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

　　 军委 27日24时

2月28日，刘戡率部到达宜川西南地区。

此前，西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围宜打援”的战术，首先包围了宜川敌军一个旅，发动了宜川战役。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27师31旅、47旅，整编90师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向宜川驰援。

西北野战军发起**打援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个小时的激战，将该敌全部歼灭，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

此战中，刘戡因突围无望，急电胡宗南说：“败局已成。”然后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整编90师中将师长严明及31旅少将旅长周由之、47旅少将旅长李达、53旅少将副旅长韩指针亦被击毙。整编第29军少将参谋长刘振世、整编第27师少将副师长李奇亨、整编第90师少将参谋长曾文思被俘。

1948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1942年11月被选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笔者注）、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中原、华北我军机动作战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粟刘，陈唐，陈谢，并告中工委，邯郸局，向前，彭张赵（指粟裕、刘先胜，陈士榘、唐亮，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笔者注）：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

一、刘邓应即将1、2、10、11等4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两月在津浦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两月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10、11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

二、**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原7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未动，现留阌乡至洛阳一线者约4个旅），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赵渭北作战，彭张赵现正围攻宜川，吸引90师27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

三、粟刘所部依5军情况决定，或跨河两岸或全部到北岸，总以安全休整两个整月为目的。

四、刘邓除留大别山之3万人外，其3、6两纵主力暂时最好留大别山一时期，箝制10师20师等部，尔后或向北或向西依情况决定。

五、向前所部在浮翼整训准备打临汾，阎锡山集中7个旅于平介，有南援模样。许谭所部除留13纵于胶东外，主力7、9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率2纵丑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11、12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东北方面冬季作战已消灭敌9个正规旅（内一个旅起义），现正准备攻四平，得手后休整，然后举行春季作战，我东北兵力有很大增强。晋察冀军不久休整完毕，即举行新作战。知注并告。

　　 军委 寅东

3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人：庆祝西北野战军围城打援歼灭整编第29军军部、第90师、27师等部的巨大胜利。

3月3日，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歼灭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少将旅长张汉初被俘。宜川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从打援到攻城，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29军军部，两个师部，5个旅，共约29500余人。

这一天，毛泽东指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令小个子西北王胡宗南非常尴尬的特殊通告，通告中说：

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委托，特此通告阵亡的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及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的亲属好友，如果前来运回2人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

3月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上为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按语，连同报告一起转发给中工委、有关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他写的是：

宜川战役我以11个旅7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5个旅（缺1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28000人，无一漏网，**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胡军除守延安之17师两个旅，近由豫西开返潼关之第1师约两个旅尚有较强之战斗力外，已无主力。**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军委 寅支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在哈尔滨的朱学范。

原来，朱学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在1月中旬与刘宁一、俞志英一行3人，经布拉格、莫斯科于2月8日到哈尔滨的。2月9日，朱学范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他写道：

毛主席、周副主席鉴：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行动，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谨此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在3月4日的电报中写道：

朱学范先生：

接2月9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

此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3月6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评民盟三中全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全文如下：

【新华社陕北6日电】中共中央发言人评论今年1月5日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宣言，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今年元旦所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称，**这些文件，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这一个纲领，在解放区1万万6千万人口中，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中。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继续胜利，将使这一纲领在全国范围实现。**中国民族一切爱国的儿女，必须以一切方法帮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军，把中华民国从美国帝国主义与卖国独裁的蒋介石匪帮手里挽救出来。**

发言人指出：毛主席在去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现在，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身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民主同盟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证实了毛主席的话。**任何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建立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立地带、或中立组织，甚至中立政权，在中国与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进行此种活动，实质上必然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说，是“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绝不能有其他任何作用。我们欢迎民主同盟重建其领导机关，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3月6日晚，毛泽东就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复电给刘少奇，他写道：

少奇同志：

1. 丑巧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的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3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份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3月15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即饶漱石、陈毅、康生、邓子恢——笔者注）似可在3月20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3月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等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邯郸局，粟刘，中工委：

一、我彭张赵军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

二、敌1师、30师、36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渔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

三、你们率3、4、8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

四、第二步准备向陕东前进，配合彭张赵歼灭胡军。

五、望邯郸局速筹10万人，两个月粮食，供给3、4、8纵。

军委 7日2时

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评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4个旅，即整编27师之31旅、47旅，整编90师之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28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刘戡本人和90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3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此役共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30000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28个旅中，有8个旅属于3个主力师，即整编第1师、整编36师和整编90师，其中整编第1师之第1旅，前年9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167旅主力，去年5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36师之123旅、165旅，于去年8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90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1师的78旅和整编36师的28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28个旅，现在只剩下23个旅，这23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1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9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1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12个旅。其中3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2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2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2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9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34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其中2个旅困守延安，3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3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2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5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地、灵活地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的有秩序的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90%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3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晋绥分局的指示《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全文如下：

近两月来，晋绥分局许多指示及2月10日在《晋绥日报》上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对土改和整党工作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故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你们如果认为中央指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是原则问题上）在实行时还须加以解释，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以为他们所做的凡不完全合这一指示的，都需推翻重做，那你们可作一个决议接受这一指示，而将应该注意之点写在上边同时发表。

中央指示第4项有“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的规定，对你区多数土地已经分配的地方，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因动中农面过宽，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划错成份的在内）实行减抽或退回一部外，完全适用。

3月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的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

鱼巳电悉。

1. **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11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11纵速向11师佯攻以钳制之。

二、宜川胜利后，西安一带大震，30师已到合阳防我南下，1师、36师亦有向渔关集中讯，究竟是否开动，请令9纵查明。

三、我11个旅五六两日由宜川向西南攻进，估计一星期内外可能占领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诸点，威胁西安。

四、向前所部本日起攻临汾。

军委 7日24时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但一般地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4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笔者注）**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连队中俘虏兵成份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或弱、党的支部健全或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3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议了东渡黄河的事情，召见叶子龙、汪东兴。毛泽东说：

“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找你们两个，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法？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

“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我的意见是不是3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

“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和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

“争取用10天时间完成准备工作，我提议由东兴同志具体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

“渡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治安工作，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毛泽东说：

“我同意子龙的意见，由汪东兴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派给他一个连的兵力，除担任渡河的警卫外，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给他一部电台，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随时将准备工作向前委报告。渡河的准备工作对外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我们马上发电报给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同志，请他派得力的干部协助你。同时，我们给贺龙同志发报，请他通知晋绥边区政府在东岸接应。从明天开始，10天内准备就绪。”

周恩来说：

“东兴同志，主席的指示很明确，考虑也很周到，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争取11日出发去进行准备工作。东渡黄河是一项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你了。”

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3月10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将“亚洲部”渡过黄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在任弼时、陆定一驻地扶风寨窑洞后面的空场上，召集“亚洲部”所有人员开会，首先宣布了宜川大捷的消息，他说：

“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带打了胜仗，敌29军军长刘戡也被打死了。”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都熟悉这个人，他在陕北整整追了我们一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本来想活捉他，向他算算账，没想到他自杀了，算是便宜了他。”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平息下来，又说：

“我中原、华北各野战军从去年夏季起，渡河南进，调动了蒋介石中线的军队，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一连解放了很多大城市；晋察冀、山东、苏北和各路野战军，也都在去年大量歼灭敌人之后，完成冬季整训，又开始了春季攻势。目前在各个战场上，都打得蒋介石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静片刻，立即欢腾起来，鼓掌，欢呼。周恩来等大家稍稍平息下来，又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一是目前党中央过黄河是否适时？二是陕北籍同志的去留问题，谁愿意到华北工作，谁愿意留在陕北工作，可以自己提出要求，由组织决定。毛主席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全体同志，让大家充分讨论，自觉地来处理这个问题。陕北籍的同志，愿意跟机关走的，我们欢迎；愿意留在陕北的，我们支持。因为陕北也同样需要干部。”

会后，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说，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应该到华北去。至于个人去留，大多数人摩拳擦掌要跟着毛泽东走，只有张瑞岐有些犹豫。他一是陕北人，二是年岁大了，有意留在陕北，可又舍不得离开毛泽东。正讨论间，毛泽东推门进来了，大家忙站起来。毛泽东摆摆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问道：

“讨论的怎么样？谁想走，谁想留呀？”

马汉荣抢着说：

“我可不留，我正想跟着主席去见见大世面呢！”

毛泽东平时就很喜欢马汉荣，他年轻活泼，好说好唱，从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有一次大家问他火车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火车，火车，一定有火。”一句话把毛泽东逗得大笑起来。毛泽东想起马汉荣那句话，就笑着说：

“好，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瑞岐，问：

“老张，你这老陕北，打算怎么办？”

张瑞岐参军多年，很少回家，30多岁了，家里也给他定了亲，平时闲扯时，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总是吧哒着小烟袋，不慌不忙地说：“打败了胡宗南再说吧。”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好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听说你想留下，留下也好。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突然要离开，心里还不好过呢。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张瑞岐说：

“我想把主席送到华北，再回陕北来工作。”

毛泽东也舍不得张瑞岐这样的老实人，就说：

“那就这样吧，先到华北看看，再回陕北工作。走远些，开开眼界，将来回来工作，也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跟老乡们说说了。”

3月12日，毛泽东在谭政文关于山西崞县土地改革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谭政文，1910出生于湖南资兴，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保卫工作，又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七大代表，曾被中央晋绥分局派往山西崞县领导开展土改工作，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中共崞县县委书记，写出了《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份，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3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 1948年3月12日

3月14日晚，华东野战军一部及陈谢兵团第一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全歼国民党守军青年军第206师和国防部直属炮兵、汽车分队等近20000人，俘其师长邱行湘。

3月14日深夜，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攻克洛阳后的部署及打南阳的方案，他写道：

陈唐，并告刘邓，粟，邯郸局，中工委：

元亥电悉。

一、洛阳战役结束后，一部在前而阻击援敌掩护洛城搬运必要与应当搬运的物资（注意城市政策），主力即在洛阳附近休整。邯郸局给陈唐、陈谢的弹药等援助务求迅速。

二、下一步行动，如洛阳以东及东南有作战机会，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应准备打南阳得手后出汉水。**打南阳有两方案：（甲）走伏牛山东麓直打南阳。（乙）先打商县洛南（有65师4个团），卢氏（情况不明大约敌人很少），淅川（有较强的反动民团），取得巩固后方再打南阳。**以上两方案何者为适宜，望与陈赓商酌电告。

三、你们率3、4、8纵或再加9纵一部出南阳汉水必将调动11师、20师等部西援，你们可能求得运动战，**你们有10个旅以上可以独力作战，不要刘邓配合。**

四、但刘邓于本月休整完毕后，有两个行动方案：（甲）率1、2两纵过路西配合陈唐歼灭援敌。（乙）独力作战，率1、2纵过沙河，会合10、11纵寻打74师、75师、84师等部，于4、5两月争取歼敌3、4个旅，以利粟裕机动，否则粟裕行动将遇到困难。以上**两案何者为适宜，请刘邓酌定，粟及陈唐、陈赓亦可发表意见**。

五、前电要陈唐准备协助彭张打西潼线之意见拟不执行。

　　 军委 寒 亥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在宽大机动中歼敌及出击平绥线等问题的指示：

杨罗杨耿（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笔者注），并告中工委（转彭聂）晋绥分局，林罗刘：

10日15时电悉。**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能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你军所占地方即归你们管辖，多派干部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晋绥分局取协助方针。晋绥分局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同蒲线阎军地区及协助西北局向陕甘川前进。**你们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交界地区从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与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军委 14日24时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关于情况的通报》（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毛泽东详细通报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数量变化和战斗力情况后，接着写道：

“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的19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97万7千人（2月和3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18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100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5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1. 我们本日动身东移，约卯删可至中工委所在地。

二、不论现在打洛川，将来打延安，敌均有增援可能，望部署打援。

三、陈唐（指挥陈谢）已放弃洛阳，集结新、渑、宜、洛休整一时期，或打南阳，或打平汉线，或再打洛阳，尚待决定。向前克临汾后，或打豫北，或打平介灵石，那时再定。

总之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毛泽东 寅马

3月21日下午1时许，毛泽东率领“亚洲部”从生活战斗了120多天的杨家沟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之旅。此时天气晴朗，杨家沟的山峁上、沟畔上、大路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人群，踏上了东渡黄河的行程。毛泽东对阎长林、李银桥说：

“要去河北了，你们河北人一定高兴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率“亚洲部”宿营在绥德吉镇。

3月2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唐，陈赓，并告陈粟，中工委，彭张赵：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

1. 陈唐（指挥陈赓）率3、4、8纵休整至卯微止。休整地点或在现地，或照刘邓意见移至临汝、伊阳，争取补充（首先是受损最大之8师）。卯微至卯灰间开始向南阳方向行动。或先打南阳，后打宛西4县，或先打宛西4县，后打南阳，临机决定。

二、刘邓率1、2、10、11纵及其他可能集中之兵力，在沙河、淮河及平汉线之间机动作战。

三、两军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由刘邓决定以一部或全部配合作战，争取于卯辰两月歼敌三五个旅，变动战局，协助粟裕行动。在配合作战及互相策应时，陈唐受刘邓指挥。

　　 军委 寅养

3月22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黄河岸边的佳县刘佳坪，附近的群众得知中央领导要离开陕北，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不时地与道旁的乡村干部和群众握手话别。毛泽东深情地说：

“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3月23日早晨，毛泽东率部经过螅蜊峪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村。

部队就要离开陕北了，毛泽东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东渡黄河的中央警卫团全体干部战士，把所携带的干粮袋里的小米全部倒出来，过秤后一两不少地交给当地人民政府，留给陕北人民。毛泽东动情地说：

“我们要离开陕北人民了，陕北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欠他们太多了，从现在起就想办法去偿还。”

这一天风和日丽，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可能从西安派飞机来袭扰，决定把渡河时间改在下午。

天近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亚洲部”数百人，来到了川口村南边的园则塔渡口。

赶来送别的陕北乡亲站满了河边和山坡，黑压压地拥了一大片，其中有不少是“亚洲部”在经过螅蜊峪时涌上街头的乡亲们，他们一直送到了这里。

十几条木船停在河边，几十名健壮强悍的黄河水手早已做好了摆渡的准备。毛泽东在河边慢慢地踱步。

造炊的师傅做好了饭菜，烧好了开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战士们及工作人员就地午餐。因为考虑到过河之后还有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宿营地，因此需要在这里简单吃一点东西。当地的村镇干部感到很过意不去，一再说：

“没有照顾好中央首长。”

周恩来说：

“赶路要紧，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在螅蜊峪镇上吃饭。”

毛泽东也说：

“我们这么多人吃顿饭，也得你们忙几天呀。我们打游击在野外吃饭惯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陕北的乡亲们对我们很好，现在要离开陕北，还真有点舍不得呀。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们还会来看大家的。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谢谢他们。”

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走到河水边，和区镇干部们一一握手道别，向送行的乡亲们挥手致意。

按照事先的安排，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坐在10条木船上。毛泽东乘第1条船，周恩来和任弼时乘第2条船，陆定一、胡乔木等上第3条船。毛泽东踏上船，和船工们一一握手，他说：

“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非常兴奋，都说：

“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连声说：

“谢谢，谢谢。”

正说话间，周恩来的那条船已经先开了。毛泽东乘坐的这条木船也慢慢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此时正是凌汛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发出一阵阵的轰轰巨响声。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沉落波谷，浊浪像墙壁一样遮住了视线；冰块撞击着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阎长林扶着毛泽东，说：

“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他的手，望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望着渐离渐远的河岸和人群，呼吸有声，胸脯开始起伏了。阎长林和其他几个卫士只好都紧靠着他，怕他出危险。毛泽东说：

“你们放心，船工们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的确，船工们镇定自若，热烈亢奋，划动木浆，挥动杉篙，发出让人热血沸腾的号子声：“嗨哟，嗨哟，嗨哟……”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激荡，突然转身望着大家问：

“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三个人会游泳。有人说：

“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岔给彭老总送信，他能行。”

石国瑞说：

“我在发大水时，游过延河。”

孙勇说：

“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兴奋了，说：

“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听他如此一说，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纷纷嘀咕：

“哎呀，今天可不行呢，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一听也非常着急，心里想：主席的安全事大，我怎敢和他一起游黄河。于是他连忙附和着说：

“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啊！”

船到中游，毛泽东向黄河上游远眺，李银桥和其他几个卫士请他坐下。毛泽东还是不肯坐，依然非常亢奋，嘴里念念有词：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吟罢，又说道：

“只一个唐代诗人李白，就有这么多赞美黄河的诗，可见黄河不愧是孕育我们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他长长吁一口气，摇摇头，接着亢奋地像发表一个宣言：

“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说罢转向叶子龙：

“来，子龙，脚踏黄河，背靠陕北，给我照一张相如何？”

“好，照一张。”叶子龙很快选好位置，边调焦取景边说：“应该照一张，很有纪念意义。”

毛泽东很快敛去笑容，显出一副沉静庄重的神情。只听“咔嚓”一声，这一历史瞬间，凝固成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

“好啊，把黄河照下来，把陕北高原和人民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说话间，只听阎长林大喊一声：

“哎呀，坏了！”

毛泽东问：

“出了什么事？”

阎长林说：

“老青马掉到河里了。”

原来，在船队中有一条船是集中载运领导人的坐骑的，毛泽东的老青马也在其中。因为受惊吓，有几匹马在船上互相拥挤，老青马长嘶一声，掉进了河里。毛泽东转过身，怜惜地看着老青马。老青马是会游泳的，可它不知道往东岸游，却拼命地往回游。有个战士喊道：

“王振海，你还不赶快喊，老青马听你的，你叫它往这边游。”

王振海真的使劲高声喊道：

“老青马，往这边游……”

毛泽东说：

“你的声音，它是听不到的。如果它看见你在这里，也许会向这边游来。”

王振海一直给毛泽东拉这匹老青马，当然比别人更着急，急得他直跺脚。木船离黄河东岸近了，毛泽东回首西望，眷恋地说：

“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时一样，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但是，我们不能再提出，不打败蒋介石，我就不离开陕北。如果这么提，那就不切合实际了。”

石国瑞说：

“主席，上次撤离延安时，你提出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现在，这个诺言已经实现了。在往白龙庙行军的时候，我们面对黄河念诗，你加了一句，‘打败胡宗南，再拜托你，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现在木船已过河心，快到东岸了，主席对黄河的要求也实现了。”

毛泽东一听高兴了，说：

“石国瑞，你还真能触景生情，还想朗诵诗吗？好吧，我们再听听你的诗作。”

石国瑞说：

“我这不叫朗诵诗，叫顺口溜。”

阎长林说：

“那你就再来一段顺口溜吧。”

“我念不好，请主席给纠正。”石国瑞说罢就朗诵起来：“黄河蜿蜒像巨龙，波涛滚滚气势雄。溜冰季节更艰险，木船加固才能行。毛主席微笑船上站，黄龙驮船直向东。船到东岸齐欢喜，今天黄河立新功。过去黄河祸害多，如今开始被称颂……”

卫士们听了，都给石国瑞鼓掌。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好啊！你给黄河平反了！我同意。将来，黄河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恩来坐的船一直为毛泽东开道，毛泽东上岸时，周恩来已经先一步上了岸。毛泽东上岸后，紧紧握着船工们的手说：

“谢谢你们！”

船工们说：

“毛主席再见！毛主席再见！”

毛泽东走上河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凝神向对岸凝望，深情地说：

“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

周恩来接口道：

“是呀，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记住！”

毛泽东说：

“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

自此，毛泽东利用千里转移的机会，又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这次社会调查，与他早年的“游学”以及在20年代、30年代所做的那些社会调查，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又如何？请看下文。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3月7日撰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揭示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从而**“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所有的反动派都是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外国的反动派是这样，中国的反动派也是这样。他们不承认有阶级，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他们宣扬的“宿命论”就像当今无处不在的毒品一样，麻醉着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使之安于所谓的“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上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也就是说，**新式整军运动**是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促使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自在阶级，发展成为反压迫、反剥削的自为阶级，促使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由自发阶段进入到了自觉阶段。这的确是一个法宝，这种转变也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第33章**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话说黄河东岸就是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先期到达河东的慕丰韵科长及地方干部前来接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众人握手寒暄后就上路了，刚走不远，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喊：

“主席，老青马回来了！”

毛泽东回头一看，王振海满头大汗，正牵着大青马跑来，他喘着粗气说：

“主席，这是船工们刚用船送过来的。”

“谢谢，谢谢。”

毛泽东说着，伸手抚摸着老青马，好像久别重逢似的。他跨上老青马，沿着沙滩，沿黄河临县的索达干、碛口，于下午2点到达临县依山傍水的寨则山村。

寨则山村像过节一样红火热闹，村头挤满了男女老少，大家热烈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向群众招手示意，随着人流走进了一处大院子。这个院子是晋绥分区开办的一所工读学校，里里外外站满了人。毛泽东首先交代任弼时说：

“安顿下来以后，你组织一些同志调查一下1947年这里受灾的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

他又对村党支书、村长陈斌和老农会会员张茂福说：

“请你们向干部群众转达中央的问候。”

是日夜，毛泽东及“亚洲部”就住在寨则山。

1948年3月24日傍晚，毛泽东率部到达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在村口旁，有一支驴驮人挑的支前队伍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跳下马，让在路旁，向民工们问好：

“同志们辛苦了！”

“首长辛苦了！”

民工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首长就是毛泽东等人。

三交镇是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多数都转移到了这里；中央土改工作队也在这一带住着。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对各地的指示，一般都是通过后委下达的。所以后委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机关，同时还负责对陕北前方的供应工作。

中央后委的叶剑英已经率领部队前往西柏坡去了，此刻迎接毛泽东一行的是杨尚昆。杨尚昆说：

“主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打败胡宗南过河来了！今后不是胡宗南的问题了，而是要直接和蒋介石算账了。”

毛泽东朗声道：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革命形势需要我过黄河，我就过来了！”

晚饭后，杨尚昆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双塔村转了一圈，查看了中央后委机关驻地。

毛泽东在后委驻地发现晋西北的土改搞得很“左”，就严厉地批评说：

“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

他在谈话中对形势的发展做了一个估计，他说：

**“我们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60个月，前30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后30个月为‘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下一步行军问题，大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前委机关和警卫团一部分人乘坐汽车前行，在晋绥军区住几天，听一听他们的汇报和意见；在沿途各县停一停，了解一下当地的工作情况；然后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人员，由杨尚昆率领，步行随后跟进。毛泽东说：

“行军是很艰苦的事，还需要给机关人员开会动员一下，给大家鼓鼓劲，要大家有个敌情观念，还有遵守纪律方面的问题。”

3月25日下午，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前委和后委全体人员动员大会。周恩来讲话说：

“这次我们离开陕北、山西到河北平山县去，到了那里，中央机关就会合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任弼时也讲了话，他说：

“我们的中央机关早已到达了西柏坡，那个队伍庞大得很，有名的5位老人中的4位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就在那个队伍里。还有又说又笑的小朋友，他们去西柏坡的时候，一个毛驴驮两个，一个骡子驮4个。我们这支队伍是经过战争锻炼过来的，走十几天路不算什么，这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胜利进军呀！”

周恩来在任弼时简短说明了会议的决定之后，朝着正在北房台阶上来回踱步的毛泽东问道：

“主席讲话吗？”

“不讲了。”

毛泽东摆了一下夹着香烟的手。与会所有人员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听到这掌声，猜到了大家的愿望，就止住脚步，大手一挥，朗声说道：

“同志们，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

会场里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掌声。有人喊道：

“一年多没有听毛主席讲话，请毛主席多讲几句。”

会场里又是一阵放鞭炮似的掌声。毛泽东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大步走下台阶，来到大家面前，充满激情地说：

“咱们都是转战陕北的战友啊！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一年多，你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这要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次十几天的急行军，走了几百里、上千里的路程，打了沙家店，我们就等于翻过了山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陕北战争中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现在要到华北去，还是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华北的最高山脉太行山，路上还有敌人的城市，如太原和大同。虽然我们有部队掩护，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仍要提高警惕，不能粗心大意。到河北平山县一带，那里条件要好些，对指导全国有利，所以我说，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翻过太行山这个最高山坳，我们在全国也将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好了，全国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同志们，努力吧！”

全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3月25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中工委转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为使中央充分明了情况起见，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兹规定：

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此项请你们专函通知在当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四、以上3项定为制度，从本年卯月起实施。

　　 中央 寅有

3月26日，毛泽东起床后手里拿着转战陕北时的那根柳木棍，在院子里散步。他问警卫班长张瑞岐：

“老侯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南边不远。”

吃过早饭，毛泽东穿着那件多年的旧灰布棉衣，手里拿着那根柳木棍，叫张瑞岐引路，去看望他的老马夫侯登科。

侯登科是专门给毛泽东饲养牲口的马夫，老青马就是他一手喂养的。侯登科喂养牲口的精细讲究程度在陕北老乡中极有名气。正在牲口圈里忙活的侯登科见毛泽东微笑着来了，两只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侯登科知道和毛泽东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激动得只叫了声“主席”，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毛泽东已经明白了侯登科的心思，以分别时特有的心情说：

“老侯同志，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都是你喂马给我骑，今天我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大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同你的领导讲，就说这是我的建议。”

侯登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泪水，颤动着双唇，说：

“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你说的办。”

毛泽东眼里也噙满了泪花，他转身来到老青马旁边。老青马看见主人来了，摇头摆尾。毛泽东用手不停地抚摸着老青马，似乎在说：老青马，老青马，你陪伴着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跋涉了多少山山水水，今天我是向你道别的，谢谢你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骑过这匹老青马。

有人来催毛泽东上车了，毛泽东再一次握住侯登科的手，说：

“老侯同志，再见！河北平山见！”

“河北平山见，主席一路平安！”

毛泽东慢慢转过身，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向侯登科挥挥手。

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中吉普，其他领导人乘一辆吉普，电台人员和警卫部队分乘几辆卡车，离开了双塔村。

车队在公路上开得很快，取道白文、康宁，直奔中共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

蔡家崖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山村，坐落在距县城7公里的元宝山下。蔚汾河绕村而过，八角塔挺立村中。“晋西事变”后，晋西军民在贺龙与爱国志士续范亭的领导下，于1940年1月在这里成立了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也先后设立在这里。在抗日战争中和内战开始以来，晋绥边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后方基地，为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蔡家崖获得了小延安的称号。

3月26日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达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早已迎候在村口。毛泽东一下车，贺龙就上前敬礼、握手，说：

“主席啊，你可到河东来啦！你来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见了你们，我很高兴。”

贺龙把自己的窑洞腾出来，让毛泽东、江青一家休息。李井泉也把他的窑洞腾给了周恩来。任弼时住的是军区其他领导的房子。毛泽东对贺龙说：

“你给我们安排别的房子住就行了，我住你这里，你还得搬走，何必这样麻烦呢！”

贺龙拔出嘴里含着的大烟斗，笑着说：

“主席，我们这里的房子都不错，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比你在陕北打游击时的房子好得多，主席住在这里便于休息。”

吃过饭后，贺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请你在我们这里多住几天，我们要向你汇报晋绥军区的工作。”

毛泽东说：

“好，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准备在这里停留几天，你们安排一下。只听领导汇报不行，还要在基层做一些调查研究，开一些小型座谈会，希望晋绥军区把整党整军工作搞好，把农业、工业生产搞好。”

从第二天开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连续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的工作汇报；接着又先后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参加的5个座谈会，对农村的阶级成份、土地占有情况、土改工作和整党整军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还对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实地考察。

贺龙看到毛泽东太辛苦了，为了让他放松放松，决定晚上到距蔡家崖半公里远的北坡村露天剧场去看戏。毛泽东来到剧场，见看戏的群众不多，就对贺龙说：

“这一定是你安排的，**不要搞得那么戒备森严嘛，用不着布置那么多岗哨，不要隔断我和群众的联系，要请群众和我们一块儿看戏。**”

这天晚上是晋绥边区平（京）剧团演出《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毛泽东看完《打渔杀家》，满有兴致地评论戏中的人物萧恩说：

“这人是条英雄好汉，敢与剥削压迫农民百姓的官府做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剥削压迫，那力量就大了。”

第二天晚上，贺龙安排的演出是山西梆子的传统剧目《打金枝》。戏场里站满了看戏的群众，毛泽东一看就高兴了。他和这么多群众一块看戏，感到自然踏实。

演员们知道毛泽东就在台下看他们演出，唱念做打格外精彩。毛泽东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发出轻轻的笑声，时而为演员精湛的演技鼓掌叫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称赞剧中扮演升平公主的演员唱腔好做戏好，把个金枝玉叶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周恩来还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他微笑着说：

“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体同志致谢。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将来有机会了，可以到各个解放区去演出更多的好戏。”

1948年4月1日，贺龙在蔡家崖主持召开晋绥干部会议，他亲自布置会场，甚至连毛泽东用的桌子椅子，都要亲自试试看行不行。会议开始了，贺龙首先讲话，他说：

“解放战争以来，特别是毛主席、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大家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非常关心，中央后委机关由延安转移到晋西北临县，毛主席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也直接指挥陕北战争。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时刻，全体指战员一再要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到晋西北根据地来指挥全面作战，因为这里安全有保证。但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不离开陕北不仅是中国战争全局的问题，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看准了留在陕北能更有力地消灭蒋介石的部队，鼓励陕北和全国各个战场尽快地更有力地消灭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胜利。在战争中，毛主席身边只留下了不到400人的警卫部队，连一门小炮、一挺重机枪都没有，几次遇到敌军几万人的前堵后追。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历尽了苦难艰险，取得了陕北战争的胜利，使全国各战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需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以便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争取早日夺取全国胜利。毛主席从这里路过，对我们的工作很关心，作了具体指导。大家要求见见毛主席，请他讲话，主席答应了，现在请主席讲话。”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根据调查的材料，站着作了长达3小时的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贺龙一再请他坐下讲，可毛泽东习惯站着讲话，一直没有坐。他讲的“主要的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在总结了晋绥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之后，分析了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他说：

“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在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6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

接着，他指出了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和缺点，肯定了“晋绥分局在今年1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

毛泽东又讲到了“晋绥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成绩和教训，讲到了“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最后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提出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说：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4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贺龙、陆定一陪同下，来到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接待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详见《毛泽东选集》）。他一见到报社人员，就说：

“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啰！”

报社总编常芝青将报社人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他握着一位姓阮的手说：

“啊，是梁山泊的阮氏兄弟嘛！”

他又握着一位叫高丽生的手说：

“哈，高丽参，朝鲜产的高级补品嘛！”

毛泽东的风趣幽默使报社人员一点拘束感都没有了。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如何贯彻全党办报方针”，“报纸如何联系实际”等等。毛泽东一一作答，他说：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来催吃饭了，报社人员又提出请毛泽东为《晋绥日报》题写报名和题词。毛泽东挥笔写了“晋绥日报”4个大字，又为该报写了两幅题词，一个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一个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邀请报社人员一起吃午饭，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泽东为了这次谈话，连早饭也没有顾得上吃。

4月4日清晨，毛泽东一行离开蔡家崖，驱车东进岢岚。车队进入岢岚县会里村一带，毛泽东让司机停车。他下车后径直向田间几个老乡走去，和老乡搭起话来。老乡们没有认出毛泽东，毫不拘束，其中一个老乡还把自己的旱烟袋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吸着旱烟，一边问他们分到多少地，准备种什么，家里几口人，生活情况怎么样？

车队进入岢岚县城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一行步行穿街过巷，参观着古老山城的街容市貌。晋绥分局和岢岚县委的负责人把毛泽东一行安排在预先准备好的贸易局院子里。

稍事休息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由县委负责人带路，登上了岢岚县的古城墙，绕城墙走了大半圈。

天色将黑，岢岚县委书记丛一平在胡乔木引导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你叫什么名字？”

丛一平说：

“我姓丛，就是一丛树的丛，叫一平。”

毛泽东点点头，说：

“《百家姓》上有这个姓，中国果然有这个姓。不过，你们岢岚的‘岢’字，恐怕除了这个地名、山名外，别的地方似乎再没有见到。”

他听完了丛一平的简单汇报，又说：

“土地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现在一定要努力发展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丛一平说：

“县里正在开3级干部会，同志们很想见您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说：

“可以嘛，我和恩来同志都想和大家见见面。”

4月5日上午7时许，参加岢岚县3级干部会的200余人整队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毛泽东身着蓝灰色棉衣，脚穿圆口黑色棉鞋从屋里走出来，和周恩来、任弼时一道接见了大家。丛一平对毛泽东说：

“请毛主席给我们讲几句话吧？”

毛泽东在热烈掌声中开始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好，晋绥是个好地方，岢岚也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产莜麦、洋芋。你们这地方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你们这些干部辛苦得来的。你们反对了右的偏向，搞了土地改革。关于土地改革和整风要按照晋绥边区会议办，既要反对右的偏向，又要纠正左的偏向，把错划的成份纠正过来，不要扩大化，不要把自己人推向敌人那里去。现在全国形势很好，我们要解放中国，军队要吃饭、要穿衣，工人农民要吃饭、要穿衣，这就要靠我们军队打胜仗。我们也要生活，要逐步有新改善，这就要依靠生产。全国有许多像岢岚一样的县。听说你们正在总结土改和整党工作，这很好，还要讨论如何更好的生产。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战争的事，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生活。”

毛泽东接见了干部们之后，就乘车离开了岢岚县城，于上午11时到达晋绥2分区司令部驻地五寨县。2分区主要领导不在机关，由政治部主任王定一接待了毛泽东一行。毛泽东听到“王定一”这个名字，感到有些耳熟，仔细打量了王定一一番，高兴地说：

“噢，认出来了，你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嘛，现在当分区政治部主任了，进步啦。”

王定一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

毛泽东一行的住宿刚安排停当，正准备休息，晋绥2分区司令部机要科突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译电员译出来的内容是：

“告你处大人物改住神池。贺龙。”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见到贺龙的建议，虽然猜不出有什么特殊情况，还是决定即刻离开五寨。

下午5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神池。由于晋西北连续几年受到了自然灾害的侵袭，神池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

晚上，周恩来因毛泽东长途劳顿，明天还要早走，就安排他好好休息，委托主管土改工作的任弼时去听取地方工作汇报。

任弼时在听取了晋绥2地委驻神池县土改工作团团长郑林关于土改、整党和生产自救的汇报后，指示说：

“土改后，一定要努力发展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组织发展生产自救。”

4月6日清晨，毛泽东一行离开神池继续东行，路经阳方口地段，在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毛泽东下车察看铁路的情况。他见路基上有些地段的钢轨、枕木石子都没有了，就说：

“敌人力量不是太大的地方，铁路破坏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等敌人消灭了，将来我们也好修复。”

车队通过北同蒲铁路，穿越朔县，行至山阴县一带，毛泽东隔窗看见不少农民正忙春耕，有的穿着单衣，有的光着膀子，他裹了裹身上皱巴巴的棉袄，感慨地说：

“我穿着棉衣也不觉得热啊，可他们却穿得那么单薄！”

车到古雁门关隘，毛泽东见后面周恩来他们的车子还没赶上来，就下车散步等候。在地里干活的老乡和孩子们见来了汽车，就围了过来，几个娃娃好奇地围着汽车转。毛泽东将一支香烟递给光着膀子的中年农民，那人也不客气，接过烟放在鼻子上嗅嗅，毛泽东又给他划着了火柴，他赶忙接过火柴说：

“不敢当。”

毛泽东微笑着问：

“你多大年纪了？”

“40岁。”

“你家有几口人？土改时，分了多少地？”

“我家一共7口人，以前只有8亩坡地，土质都不好，现在又分了十几亩好地，平均每人2亩多。十几亩好地去年全种了麦子，现在小麦长势很好，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

“你的想法很好，努力生产，多打粮食，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更好地支援前线打胜仗，争取解放全中国，到那时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和咱们一样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了。”

毛泽东又问中年人：

“你为啥不穿上衣，光着膀子不冷吗？”

“不冷，干活穿棉衣要出汗呢。”

“你们是没衣穿，还是有不穿上衣的习惯？”

那位农民叹口气说：

“什么习惯不习惯，日本鬼子没来以前，那时也穷，可那时还能穿件破衣服，谁也不愿意光膀子。**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大伙没钱买布，做不起衣服，不光是男人不穿上衣，就是女人们天气暖和了穿棉衣热，穿单衣又没有，也只好光着膀子干活。**说习惯也是习惯，大家都这样。等将来粮食多了，有了钱，谁也不会露着上身干活了。”

毛泽东听农民如此一说，忍不住心中酸酸的，他点着头，安慰中年人说：

“说得对，老乡们吃不饱穿不暖，主要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造成的。现在好了，你们要搞好农业生产，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的。”

他看看周恩来、任弼时的车辆赶上来了，就和中年人握手告别，随大家一同登上了雁门关古战场。随行的晋绥军区参谋长陈漫远介绍说：1937年10月，我们在这里伏击过日军的汽车。毛泽东说：

“那一仗打得不错，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说罢他突然问：

“恩来，还记得那篇《吊古战场文》吗？”

周恩来说声“记得”，便朗诵道：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任弼时也很有兴致，接口诵道：

“黯兮惨悴，风悲日熏。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毛泽东又接道：

“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

诵罢，毛泽东指着陈漫远说：

“他不是告诉我们了吗？在这里把小鬼子的汽车队给覆了。”

众人闻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周恩来观看了牌楼、石碑，认真读着碑文。

“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常尊第一关。”毛泽东朗诵毕，又说：“我们中国人民，历来都是反对外国侵略的。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了中国人民不受外国的压迫，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和侵略者的拼杀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也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坚持抗战8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再花几年时间，要打败美蒋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使中国强大起来，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的人民，再也不敢侵略我们的祖国。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历史上一切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们。”

周恩来也说：

“这里古代是反对外来侵略的关口要塞。现代战争中，这里也是有名的战场。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名扬天下，平型关离雁门关不远，都在晋北地区。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

4月6日下午5时，毛泽东一行到达雁门关古城代县。在代县搞土改的《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和代县县委书记苏黎，早已安排好了住所。毛泽东一进屋就打趣说：

“你们欢迎我们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走到哪里都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呀。”

郝德青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这里指导我们工作，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大家都非常欢迎，我们能在主席身边做点事情，也感到光荣啊！”

晚饭时，毛泽东吃着喷香的大米，说：

“你们这里的大米真好吃，我多吃了一碗。山西北部是个高台地区，没想到还出产大米。”

苏黎说：

“晋北稻米很少。代县滹沱河西岸产得多些。将来条件好了，还可以扩大稻田的面积。”

毛泽东说：

“现在是战争环境，老百姓能有产量高的粗粮吃就不错了，将来粮食多了，就能粗粮细粮调剂着吃了。”

周恩来问郝德青：

“听你们两人的口音，差不多都是本地人吧？”

郝德青说：

“我是平遥人，也算本地人。苏黎是代县本地人。”

“代县人，知道代县由何而得名吗？”毛泽东问罢，不等苏黎回答，就不紧不慢地说：“汉高祖封其子刘恒为代王，代县由此而得名。”

晚饭过后，郝德青、苏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德青说到代县在土改中组织了法庭，用来审判较大的地主恶霸分子。毛泽东很感兴趣，详细询问法庭审批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情况，他说：

“你们的这种做法很好，应该总结一下，可以登报宣传宣传，这样做在土改中可以少出偏差。你起草一份在土改中关于组织审判庭的组织法和审判条例，写好后直接寄给我。”

郝德青汇报到整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正确做法，他说：

“有些地方在整党中，摆脱了原来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上由工作团下由贫农团决定一切，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成了被整的对象。这样做，党员有意见，党组织也无法发挥作用，整党工作很难开展，因为打击面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各项工作都非常不利。”

毛泽东说：

“我看你这个同志，还是有马列主义水平呀！你到过延安没有？”

郝德青说：

“我在延安党校学习过，还听过主席的几次报告呢。”

夜深了，毛泽东嘱托郝德青、苏黎说：

“当前一方面要做好支援前线，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参战；另一方面抓好今年的春耕生产，争取全年有个好收成。”

他把在蔡家崖所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稿子拿出来，请他们看，说：

“这个讲话要公开发表，你们看了后要提出意见，从内容到文字，都可以谈谈你们的看法。”

已经凌晨3点多了，郝德青、苏黎才离开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直把他们送出院子。

欲知毛泽东的下一步行程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啊！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高喊革命口号的蒋介石一类政客，如打着社会主义旗子的希特勒一类法西斯头子，如共产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一类修正主义者，则拙劣得多了。他们满嘴跑火车，以谎言骗人，以阴谋起家，结果如何呢？到头来还不是原形毕露，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第34章**

**“这里离北平只有400多里，我们坐汽车一天就可以到了。可**

**惜他们现在还不欢迎我们去，只能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当然，**

**北平是一定要去的，他们不觉悟我们也是要去的。”**

话说1948年4月7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邀请郝德青、苏黎一起进餐。稍事休息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晋察冀军区派来的迎接人员带路，驱车向五台山进发，原计划到达五台山台怀镇，没想到天气突变，一时间狂风漫卷，大雪纷飞，天地之间一片洁白，车队被阻于繁峙县伯强村了。

4月8日清晨，毛泽东起床后走出房门，在院子里雪地上徜徉。周恩来、任弼时来了，他指指漫天飞舞的大雪，说：

“我们什么时候走？路上不宜耽搁时间太长啊。”

任弼时搓了搓手，说：

“刚才我和恩来商量过了，你今天休息，下午我俩带人去探路，明天出发，翻过五台山。”

毛泽东笑着说：

“好，任胡子，你是中央纵队的司令，我们都得听你的。”

此后，毛泽东召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座谈。伯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耿明昭、贫农团团长耿祥明和村财政委员李生峦向他汇报了土改和生产情况。谈完了工作，毛泽东问：

“这里离五台山有多远？五台佛爷还有没有？你们信不信佛爷？”

李生峦作了回答，又解释说：

“和尚喇嘛才信佛爷，咱们不信。”

毛泽东说：

“**对，没有什么佛爷，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不要迷信佛爷，**我们要团结起来，做天下的主人。”

这天下午，周恩来、任弼时从山上回来了，周恩来说：

“主席，如果今晚不下雪，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毛泽东只得静下心来在伯强村办公，批阅一份又一份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文、战报，其中有一份是陈赓、谢富治率领的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4月5日第二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的重要消息。他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他在电文中写道：

“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几点”：

“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严禁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

“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由于这个电报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毛泽东便“同时发给了其它前线和其它地区的同志（《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

4月11日上午，天气终于放晴了。午饭后，毛泽东一行离开了被阻数日的伯强村，乘车向白雪皑皑的五台山进发。他的车子走在最前面，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随后跟进。从伯强村到五台山的中心腹地台怀镇，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可现在是山高路滑，车队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毛泽东的司机周西林高度集中注意力，辨认前方的道路。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雪刮都刮不及，汽车终于熄火了。警卫战士跳下车，在后面推车，汽车仍然开不动。毛泽东从车上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喊：

“大家休息一下，不要着急。”

休息了半个小时，周西林又发动汽车，卫士们在后边推着，艰难地向上爬行。车轮在地上打滑，战士们就干脆脱掉棉衣垫在车轮下。由于道路太滑，方向盘很难控制，突然间，汽车向路边的悬崖滑去，周西林连打几下方向盘也未能控制住，急得他两眼冒火，猛地踩下刹车，另一只手死死地扳着手刹杆，吉普车终于在悬崖边停住了。周西林头也不回，对阎长林喊道：

“快让主席下车！下车！”

阎长林迅速打开车门，把毛泽东从车上接下来。战士们跑到前头低头一看，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真危险啊！汽车已滑到了崖边，一只前轮已经悬空。要不是周西林反应敏捷，处置得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一会儿，后边的车跟上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毛泽东这辆车子被拖回到公路中间。毛泽东拍了拍周西林的肩膀，感激地说：

“这次你救了我一命。”

此时的周西林脸色还有些发白，连忙说：

“主席福大命大！主席福大命大！”

汽车不能再坐了，毛泽东一挥手说：

“走！”

说罢，一个人迈开大步踏着积雪向山顶走去。刚走了一程，聂荣臻派来的许建国、周荣鑫带着迎接的部队赶到了。毛泽东骑上一匹红马，由战士牵着，向台怀镇走去，攀过鸿门岩，于傍晚时分抵达台怀镇。毛泽东指着不远处的塔院寺对任弼时说：

“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我们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山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

这五台山海拔3000米左右，最初因清凉宜人被叫作清凉山。山上有东南西北中5座高峰，每个峰顶都平坦宽阔，宛如平台，故又被称为五台山。五台山上有70多座庙宇，供奉佛像2万多尊，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国佛教圣地。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被安排在塔院寺方丈院内。毛泽东下榻的里院北屋东阁间内，摆放着一张木桌一张木椅，桌上有一砚台一笔筒；桌子和炕之间置一取暖火盆，上边放一把铜茶壶。毛泽东向方丈询问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故事和杨五郎出家在那个庙？又听方丈讲了五台山的历史、佛事活动。他对方丈说：

“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4月12日，毛泽东与江青吃过早饭，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由许建国、周荣鑫陪同，在方丈和小沙弥引领下，游览台怀镇各个寺院。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给大家讲《水浒》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

从塔院寺东口出来，毛泽东见对面东门墙上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他默默念了一遍，问方丈：

“这对联是谁写的？”

方丈答道：

“是老衲所写。”

毛泽东略一沉吟，说：

“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我们不是和尚，不是从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要知道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

他由塔院寺进入十方堂，来到后大殿，看见几个和尚正在整理残缺不全的经书。有个叫罗真呢嘛的与方丈搭话。毛泽东听了他的口音，问道：

“你是青海人吧？”

“是的。”

“你来五台山多久了？啥时出的家？”

罗真呢嘛见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人，气宇不凡，反问道：

“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省有几座出名的寺庙？”

毛泽东说：

“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吧？”

罗真呢嘛点点头。毛泽东指了指那些残损的经书，又问：

“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

罗真呢嘛不做正面回答，漫不经心地道：

“有生之物，有生就有死；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

毛泽东见他如此，便故意问道：

“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

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只好埋头整理经书，不再言语。毛泽东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人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个“弥勒”缺少了脑袋。忙问身边的方丈：

“此为何由？”

方丈痛心地说：

“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

毛泽东说：

“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要加紧寺院的修复和管理保护。

毛泽东一边观察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说：

“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

毛泽东忙说：

“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

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说：

“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

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的慈笑憨态，打趣说：

“胖师傅，久违了……”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

“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

毛泽东面对方丈道：

“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

方丈垂头念佛：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

毛泽东忙表示歉意，说：

“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

任弼时插话说：

“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

毛泽东问方丈：

“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

方丈点头道：

“贵人所言极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

毛泽东笑道：

“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讲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他边说边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抬头对周恩来说：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

周恩来点点头，说：

“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说：

“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任弼时也笑着说：

“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

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人。”

他转身问方丈：

“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

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

“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

毛泽东说：

“长老谬赞了。我们共产党从献身精神上来讲，与佛教有相同之处，但本质不同，最大的分别便是共产主义讲现实，向一切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发动革命，推翻蒋家王朝，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实实在在的美满幸福生活。来世之说，空怀一种美好的信念，不去斗争，一切子虚乌有。”

任弼时插话说：

“还有佛门戒条颇多，第一戒‘杀’，共产党可不守佛戒，当然这不是我们好战，而是为了长久的和平，为了人民的幸福，不得不打败日寇，打败国民党军队，取得民族彻底解放的胜利。”

毛泽东问方丈：

“你看，我们能胜利吗？”

方丈回答道：

“能，一定能，天遂人愿嘛。”

毛泽东笑道：

“好，好一个天遂人愿。”

眼看到了中午时分，周恩来与任弼时嘀咕了几句，说午饭后就出发，继续前进。此时江青游兴正浓，她拉着毛泽东向大殿走去。殿中一老僧正为香客解签，毛泽东上前微微躬身，说：

“打搅长老了。”

老僧举目一瞧，见说话的中年男子身材魁梧，慈祥大度，聪睿沉着，忙说：

“不敢当，施主求签还是拆字？”

毛泽东望了周恩来、任弼时一眼，笑着说：

“求签打卦纯属游戏，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天命。”

说话间，江青早已从香案上拿起签筒，摇了几摇，随手抽一签，看完一笑，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竹签上歪歪斜斜写着：“上上大吉”4个字，将竹签递给周恩来和任弼时，二人传给老僧。老僧看了竹签，凝视着毛泽东说：

“施主此行平安无事，一生上上大吉。”

毛泽东摇了摇头道：

“说什么此行平安无事，昨天过五台山巅，汽车失控向悬崖滑去，若不是司机周西林技术好，险些丢了性命。”

周恩来笑着说：

“主席福大命大，化险为夷。”

毛泽东感慨地说：

“我走过的这五十几年，道路是曲折艰辛的，曾被敌人辱骂，在党内受孤立、误解，甚至遭到打击，几至开除党籍。一生上上大吉，那是骗人的，也是不可能的。”

他从寺院出来，信步来到台怀街上，见几个孩子在踢毽子，就走上前去，抚着一个孩子的头说：

“我也来一下，怎么样？”

说着从一个孩子手中接过毽子，踢了两下，把毽子交给小孩又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个摆摊卖纸烟、花生、大豆的小商贩，便上去打招呼，问道：

“生意如何？”

这个小商贩叫董富财，他说：

“差不多。想买些什么东西？”

董富财看到毛泽东穿着单薄的旧棉袄，就问道：

“凉不凉？”

毛泽东说：

“不冷。”

董富财说：

“们这里离了这羊皮袄可不行哩。”

五台县方言把“我”念作“们”，毛泽东也学着五台方言说：

“来，们想买包烟哩。”

董富财被毛泽东的“五台话”逗乐了。毛泽东将钱递给董富财，董富财终于认出了毛泽东。

“你是毛主席？”

董富财给吓楞了，只一个劲地躲着不收钱。毛泽东说：

“买卖要公平嘛，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随便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董富财只好收了钱。后来，他逢人便说：

“毛主席买我的烟还付钱哩。”

4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鉴赏了康熙御衣、吴道子绘画真迹和其它一些文物。他对陪同的方丈说：

“很有价值，好好保存。”

尔后，车队离开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上长城岭，又经晋冀交界的龙泉关，进入河北省阜平县境内。毛泽东看着车窗外嫩油油的麦苗，对司机周西林说：

“老周，咱们停车休息休息吧。”

他下了车，站在路边的一个土坎上，把大衣脱了下来，说：

“看来，我这件大衣不需要再穿了。再往前走，连棉衣也可能不需要了。你们看，气候差别多么大。前两天，农民在地里劳动，在街上吃饭，还可以光着膀子。昨天，大风雪里，穿着棉衣皮袄还受冻。现在，这里的麦子长这么高了，树叶出来了，桃花也开了，咱们这几天的路途上，就经过了夏季、秋季和春季。从现在开始，就是春季了。”

阎长林说：

“河北人一般都说，二八月里乱穿衣。”

“对啦，你们河北人来到河北，情况熟悉，更有发言权。昨天住的五台山是山西省的地区，现在这里是阜平县，已经是河北省的地区了。这两个地方，都叫晋察地区，也叫华北地区。你们不是经常说，河北这也好那也好吗？今天第一天印象还不错。”

毛泽东说完，喝了几口水，说：

“咱们出发吧。今天不着急，路程不远。”

车队很快就到了阜平县的西下关村。毛泽东被安排在村中路北的一个院子里。这座院子很整洁，北屋很高大，东西配房也都是砖砌的。毛泽东坐在屋门口的台阶上吸着烟，对周恩来、许建国和周荣鑫说：

“我们在这里住一天，明天下午就到军区司令部去。告诉聂老总，我们都很好，见了面再谈。”

周恩来对许建国、周荣鑫说：

“你们二位也辛苦了，先回司令部休息。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这里离司令部很近，就不必担心了。”

房东老汉从地里干活回来了，阎长林说：

“老大爷，给你添麻烦了。”

老汉说：

“军民一家人嘛，用不着客气。要不是解放军打走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咱老百姓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呀。”

毛泽东搭话说：

“我听说过，阜平县不富，平山县不平。你们这一带的土地不是很好吗？又有水渠灌溉，可以旱涝保收。”

老汉说：

“我们这里的地，都是平地就好了。能浇上水的好地，全村人平均不到半亩，别的都是山坡沙土地，不好长庄稼，打粮全靠一点水浇地。”

“你们应该想办法，把这每人半亩地深耕细作，多施肥，多浇水，就能多打粮食。山上也应该想办法多种果树，种经济作物。有了粮食，再多收入点钱，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首长说得对呀，过去这山沟山上有许多树，在战争中都被破坏了，以后不打仗了，慢慢就好了。”

慕丰韵科长来向周恩来报告说，民兵们的武器库就在毛泽东住处附近的空院里，那里有地雷、炸药、手榴弹、土枪土炮。周恩来生气地说：

“在我们没到以前，就应该把周围检查好，让毛主席住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行？”

他立即和慕丰韵一起去检查了武器库，交代说：

“这里要警卫连派哨兵看守，谁也不准到这个院里来，所有的武器都不准动。你要亲自把看守的任务布置好，还要来检查。”

第二天，毛泽东要出发了，来到附近的水渠前，望着哗啦啦的流水，对警卫员说：

“这都是前人给后人造的福啊。如果山区有条件的地方，都能修上水渠用这样的水浇地，供人吃用，那该多好呀。**有些山区，不用说用水浇地，连吃水都困难。我们要时刻想到人民的困难，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人民造福啊！**”

周恩来说：

“主席，请上车吧。”

“弼时和定一同志呢？”

“他们随后就到。”

毛泽东在车上还想着“阜平不富”的事，他说：

“人们都说阜平不富，这里有山有水，为什么不能富呢？一是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二是过去农民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今后土地改革了，多打粮食，就有饭吃了。在山上多种树，造果木林，几年以后，收入也会很多的。在山区多种草，发展牛羊畜牧业生产，是可以富起来的。以后应当把阜平不富的名声改过来，把阜平县改成富平县。”

毛泽东又对司机周西林说：

“老周呀，咱们现在离开你们山西往东走，离你的家越来越远了，你高兴吗？看来太原不解放，你想回家看看也困难呀。”

周西林说：

“主席，太原包围起来了，为什么现在还不把阎锡山消灭掉呀？”

毛泽东说：

“老周，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小米加步枪噢。如果我们有飞机加大炮，太原随时都可以解放。太原肯定是要解放的，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不是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而是人民解放军借的东风，那就是大炮。大炮一到，太原就可以解放了。”

4月13日黄昏时分，一队快马向军区疾驰而去，报告司令员聂荣臻：毛泽东、周恩来的车队，即刻就要到了。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立即带领有关人员乘车来到村外二三公里远的地方，迎接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看见两辆吉普车迎面开来，便叫到：

“停车，停车！”

他下了车，聂荣臻、赵尔陆等人快步迎上来和他握手。聂荣臻说：

“主席，总算把你等来了。”

毛泽东说：

“是吗？我可是个大包袱，硬把胡宗南给压垮了。”

赵尔陆说：

“主席辛苦了，也瘦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你的健康和安全。”

毛泽东笑着说：

“我和你们大家一样，都是亲临战场和敌人作战。你们担心我的健康和安全，我也担心你们的健康和安全呀。看来我是比在延安的时候瘦了些，这都是在战争中锻炼的结果。这个瘦是个好现象，用钱是买不到的。”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此时，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也到了，众人寒暄已毕，在聂荣臻、赵尔陆车子引导下，车队抵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军区司令部设在一个大院里，前后共有4排新盖的平房；院子北面是高山，西北边紧靠着一个山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聂荣臻、赵尔陆等人引领下，走进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把行李等一应东西搬进了安排好的房子里。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是聂荣臻腾出来的两间房子，里面是个套间，办公和休息很方便，家具和办公用具也很齐全，还有电灯。

邓颖超来了，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你坚持在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也没有，可苦了恩来呀。”

邓颖超是在中央枣林沟会议以后分在后委工作。她参加了阜平县土地改革和整党的试点工作，担任细沟村土改工作组组长。她这次来是参加部分区县干部关于土改和整党工作座谈会的，终于见到了分别了一年的周恩来。邓颖超见毛泽东和她如此说笑，也笑着说：

“恩来的身体很好，有主席的关心，有警卫员照顾，我不去也很放心呀。”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我们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啊。”

周恩来笑着说：

“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几个领导人在小灶上吃晚饭，工作人员在司令部的中灶吃，饭菜全是河北味，阎长林、李银桥，韩桂馨这一些河北人高兴极了。

毛泽东召开了一个有定县、曲阳、阜平3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土改、整党工作汇报会，邓颖超也参加了会议。

一天下午，毛泽东召见了侄女毛远志夫妇。

毛远志、曹全夫是在1945年10月中旬动身去东北的途中，由于交通阻断，被组织上安排在张家口工作。

**毛泽东穿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坐在院子里的小木凳上，曹全夫见他脚上的一双布鞋都破了，两脚的拇指露在外面，**便说：

“伯伯，您该换一双鞋子了，解放区每人节约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破了没关系，旧鞋子穿着舒服。”毛泽东说罢，看着毛远志穿的衣服上面补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就笑了：“看来你还会打补丁噢！你的衣服呢？”

毛远志也笑了，说：

“好一点的给孩子改做衣服了，旧的缝缝补补自己穿。”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望着毛远志、曹全夫问道：

“现在土改了，你们那里怎么样？”

毛远志向伯父汇报了自己和丈夫的工作情况，她还说：

“我住的老乡家隔壁是个地主，被扫地出门后没有房子住。”

“后来怎么样了？”

“地主婆娘没处去，半夜敲我的房门，问我怎么办？”

“那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扫地出门了，破房子也该给一间住嘛！他们没地方呆，就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毛远志见伯伯不住点头，肯定了自己的观点，便接着说：

“还有一家地主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听说在半道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哦，竟有这种事？”

毛泽东站起身来，吸着烟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毛远志见状，赶紧打住话头，以免影响伯伯考虑问题。

4月15日，杨成武奉命乘车由蔚县来到城南庄，晋见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此时正考虑着新中国联合政府的组建问题，准备去东北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哈尔滨签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3党的联合声明；尔后由哈尔滨出发去苏联一趟，向斯大林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的时候，取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一去一回，都要经过许多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地区，少不得涉艰险打恶仗。为此，毛泽东交代聂荣臻说：

“杨成武，还是叫杨成武来。”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已经休息，他半坐半躺着伸一下手，说：

“成武，你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杨成武说着在毛泽东面前坐下。毛泽东说：

“你打大同、打集宁、打清风后又打石家庄，你好威风啊！部队现在怎么样啊？”

杨成武汇报了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的情况。毛泽东说了一个“好”字，顺手从床头小桌上拿了一支烟，点燃后，不慌不忙地说：

“这次又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选一个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你亲自率领，准备护送我到东北去。怎么样？”

“主席去哪儿，我就护送到哪儿，保证完成任务！”

“哈哈，你要护送我武装大游行啊？”

4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陈唐、陈赓：

卯元电悉。

1. 请令转入太康、柘城及以北之1、11两纵，在陇海郑徐段及其南北地区歼灭分散之敌。

二、你们所率2、3、6纵及陈士榘、陈赓各纵，在平汉路西将黄河以北补充人员及物资，运达各纵，补充完毕，准备新行动。

三、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不要企图在平汉线附近和数个师集中兵力行动之敌作战，而应远离集中之敌，到有分散之敌可打之地区去作战。我军到豫西南及汉水流域去的兵力亦不要太大。我们意见：（甲）将宋纵派回郑徐线地区，与1纵、11纵汇合成1兵团，担负该区作战任务。（乙）以陈士榘、陈赓之3、4、8纵共10个至11个旅，待补充新兵、弹药、夏衣后，早日向西南，首先夺取宛西4县，然后出汉水。他们说该区缺粮，我们则认为在夺取宛西4县及汉水广大城镇乡村之后，是可能解决粮食问题的。（丙）你们直属之2、3、6纵则位于现地区休整，居中策应郑徐线地区及汉水地区两兵团之作战。第一步准备协助陈唐、陈赓向西南行动，第二步准备向沙、淮间行动。

四、以上意见是否适宜，盼复。我们已到阜平，不日即可与中工委会合。

军委 卯铣

4月17日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解决新解放城市粮荒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陈谢，邯郸局并告陈唐，陈粟及中原局，华东局，东北局：

陈赓关于洛阳缺粮问题3电均悉。我们认为此一问题已渐带普遍性，将不仅在洛阳一处发生。**凡被我军包围较久之较大城市，一旦被我解放或敌军撤走，城中均有发生粮荒可能。**尤其是这种城市，如离我老解放区较远成为灾荒区，或为敌人有计划破坏者，这种情况会更严重，但**解决粮荒的主要办法，绝不能倚靠我老解放区远道送粮，而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就地筹划上面**，其原则办法大致可有：

一、动员城市基本群众（工人、贫民、职员、学生）及一部分工商业家开明人士，在民主政权领导下组织救济委员会，调查城中囤粮大户大商，实行征借平粜或部分施放。

二、鼓励附近各县区乡运输粮食入城交换所需货物或鼓励小商贩下乡换取粮食。

三、疏散城市中有乡村亲友关系的人民下乡。

四、吸收城市贫民工人参加我军，调往乡村后方训练。

五、吸收好的青年学生转往乡村或老区训练。

六、如离我有粮老区不太远，亦可动员一部分贫民苦力前往运粮或作贩卖或作救济。

七、**对此等城市，我军只应留下必要的警戒或维持治安部队，其余部队均应移至城外就食。**此外，你们或尚可想出其他办法，但**主要精神必须放在就地筹划上，而陈赓同志则放在要求老区远道送粮上，这是极不适当的**。因如此，不仅使管理该城市的领导同志和部队失去其依靠当地人民解决当地问题的信心，并且影响当地人民失去其自力更生的信心，不愿为解决粮荒努力，而**眼巴巴等着解放军送粮来救济，不来，便会抱怨我们，反倒掩盖了敌人给予他们造成的灾难和祸害**。关于此事，**陈谢应派最负责的人员亲往洛阳主持，**并根据上述所提原则，订出适合洛阳情况的具体办法，迅谋实施。**邯郸局亦应就你们经验，给陈谢以较具体的指示，并令宋任穷等同志迅速前往主持**。处理情形如何，望告。

　　 中央 卯

毛泽东一连几天忙得连散步的时间都没有，阎长林说：

“主席，来城南庄已经好几天了，你一直在屋里，出去走走吧。”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是喜欢散步的，但散步也必须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空余的时间。这几天事情太多，没有空闲的时间，也就顾不上出去散步了。”

阎长林说：

“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时间长了不注意活动，会影响健康。”

毛泽东说：

“我的身体很好嘛，这一点你们不用担心。从明天起，咱们就可以出去散步了。”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对阎长林说：

“你们除了留下岗哨以外，都坐车到后勤供应部去，他们要给你们发衣服，发鞋袜。”

警卫排的战士们一听说要发衣服发鞋袜，就猜测说：毛主席要留下，可能和在陕北时一样，和晋察冀的部队一起行动，狠狠打它几个漂亮仗，然后再到西柏坡去。大家欢欢喜喜地上了车，来到后勤供应部，每人领了一身卡其布新衣服和新鞋新袜子，还有水壶、毛巾和挎包。战士们在返回的路上又议论开了：

“上前线打仗，为什么还要穿新衣服？我们穿的衣服虽然旧了，但这毫不影响和敌人打仗嘛。”

“这新衣服相当漂亮，外衣是美国卡其布做的，我们还没见有谁穿过。这白洋布衬衫，倒是有人穿过，那是在延安，中央委员和机关部门的最高领导才能穿。”

马武义说：

“是不是北平敌人投降了，咱们要跟毛主席去谈判？”

张天义摇摇头说：

“我看不像去谈判，如果要是去和敌人谈判，就该是周副主席去。”

“毛主席还去重庆谈判了么。”

“现在情况变了，不像重庆谈判了。那时毛主席亲自去和蒋介石谈判，现在蒋介石别想再做那个梦了，就是他提出来要谈判，毛主席也不会去。”

这天下午，毛泽东起了床，洗了脸，吃了点东西，对阎长林说：

“走，咱们出去一下。”

“要不要车？”

“不要车了，走走吧。”

毛泽东到了村边，望着一片麦苗说：

“解放区能有几个丰收年就好了。”

城南庄的村边到处都有菜园子，什么青菜都有。阎长林想到转战陕北时很少见到青菜，就是东渡黄河以后，一直走到阜平的下关村，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青菜。毛泽东转了一会儿就要往回走，阎长林说多待一会儿，毛泽东说：

“回去还有事，等一会儿再来。”

他刚回到住处，聂荣臻就领着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说：

“这是裁缝师傅，给主席量体做衣服来了。”

战士们见毛泽东要做新衣服了，还给师哲也量了尺寸，就议论说：

“我们一下子都穿上了好衣服，看来这里边必有原因，肯定是有新的任务了。”

他们的猜测没错，只是后来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出乎意料的迅速，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去东北的计划也取消了。

且说毛泽东等裁缝师傅走了以后，喝了一杯茶水，又提出和大家一起到山上看看。于是，他们出了村子，向东边的一座小山走去。开始爬山了，工作人员在难走的地方要搀扶毛泽东，毛泽东不让，他说：

“现在咱们是散步，是锻炼身体，只有累一点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呀。”

他在山头上坐下来和战士们聊天，他说：

“你们河北人总说河北好，咱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河北，你们说，这里比延安好在哪里？你们再说说，咱们坐在这里，周围远的近的都是些什么地方？”

王振海说：

“我是定县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听说，铁路西有个平山县，没有听说有个阜平县。我们定县可能在这里的正东或正南。”

阎长林说：

“河北比延安就是好，河北有大平原，延安就没有。我是顺德府尧山县人，在石家庄南边180里。我小的时候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平山县。再往北就没有去过了，也没有听说过阜平县。”

一个卫士说：

“我是河北完县人，完县离这里不远。咱们这个地区叫晋察冀，也叫冀西。铁路以东是冀中，铁路以西是冀西。西南方向是石家庄，到这里不过200里。”

毛泽东说：

“在三交镇时，你们谁说咱们坐在汽车上，叫老周开车，一天走它400里，就可以到河北平山了。可是，我们走了20天才到这里。按照你们的说法，这里离北平也只有400多里，我们坐汽车一天就可以到了。可惜他们现在还不欢迎我们去，只能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当然，北平是一定要去的，他们不觉悟我们也是要去的。”

欲知毛泽东在城南庄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召见杨成武，到警卫部队换装，到与警卫人员聊天遥望北平，以及后来起草的一些电文，很显然，一幅辉煌的蓝图正在毛泽东胸中描绘：联合各民主党派，成立新中国联合政府，迅速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以至于定都于北平，也都在他的考虑之中。这正是基于他原来的战略方针和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未雨绸缪之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调整了原来的战略方针，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终止了去哈尔滨去苏联的计划呢？这正是本传下面要叙述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35章**

**“很好嘛。敌人没有什么好怕的，丢了几颗炸弹就跑了，才炸**

**坏了两间平房，连个哨兵也没有炸到，这说明他们确实没有办**

**法了，只能等着我们去收拾他们了。”**

话说1948年4月18日，粟裕将一封近3000字的电文发给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了3个纵队暂时不过长江的意见。

原来，陈毅从2月初开始，在归途路上向晋绥、晋察冀、山东渤海等地传达中央前委“十二月会议”精神，4月初才回到了河南濮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他兴致勃勃地把毛泽东与他商量的第1兵团南下计划，绘声绘色告诉了粟裕。没想到此时的粟裕看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已经出现裂痕，解放军在中原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的可能性已经有所增长，又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第1兵团暂不过江，集中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背靠解放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另外以一小部分兵力组成多支游击队，深入江南，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支援战争的力量。

陈毅觉得粟裕的设想太过大胆，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原来的战略部署。这样重大的问题，自己不敢贸然表示同意，就提议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会议，让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前委会议上，与会者就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是迅速渡江争取把国民党军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还是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的歼其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更为有利？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都认为，粟裕的设想虽然不无道理，但却与毛泽东要第1兵团过江的战略计划正好相反，谁也不肯公然支持粟裕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只好征得陈毅及大家的同意，于4月16日以个人的名义把他的设想电告给刘伯承、邓小平，而后又在4月18日把这一设想报告给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他在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职对目前战局，虽经月余之考虑，但不成熟，恐有不周，致未敢轻率呈述。兹特呈报如下：

一、自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粉碎了敌人全面战略进攻，使我军转入了反攻，将战争拖向蒋管区，保卫了基本解放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敌我形势完全改变，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造成今后向前发展更有利的条件。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4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在今后战局发展趋势下，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问题，则又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近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以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在敌各路增援情况下被迫退出战斗，如是既增人员弹药之消耗，亦复影响部队情绪，且在某种情况下予敌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我军能于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定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四、**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1945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500里地区，仅3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今后以10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渡江固为一极大困难（只要能渡江，军事上其他困难尚易克服），但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此番南去，固可调动敌较多部队，打乱敌人之深远后方与推进战局。但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那些新区不久将是解放区，因与民争食而障碍群众之发动），这对发动新区群众又是极大的障碍，这问题可说是我军南渡后能否完成中央所给任务之关键**。

五、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顾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4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4个师中之1、2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六、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特作如下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地支援。**如中原3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地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

2、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区地武游击坚持。只要正面打得很好，则敌有如下两个可能，即或者放弃淮河以北而退守淮河以南直至江边，或者将淮河以南之兵北调而减轻淮河南及大别山之兵力。不论敌采取何者，对我均有利，至少敌人要让出多数中小城市给我们。

3、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3000人，少则1000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军事上以歼灭敌人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资源为任务；政治上则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并支持人民的民变运动。这样，**派出的远征游击队因人数不多，不致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而更大的发挥人民武装的力量**（因人民武装战斗力较差，必须由主力派远征游击队加强；而主力派出之部队，则因与当地人民无联系又易孤立，因此必须与当地人民结合，才能发挥威力），二者如能结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调动敌人的。**现我们已派出7个加强营分路出发，侦察布置渡江，如能先行，则他们先渡，以便两岸策应。**

**4、**以上3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至于炮弹的供应，依我们所知，华东军工生产足够供给华野全军。如能有阵地作战，则缴获之物资弹药亦可有秩序地搬运，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报前在许昌、漯河所缴获汽油3000余桶及其他物资交给军区后，因情况紧张，几已全部为敌抢回，洛阳物资亦多未搬出）。

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5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八、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4月18日，林彪、彭真、高岗等人以东北局、东北军区及东北野战军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强调先打长春的有利条件，并吸引沈阳之国民党军北上增援，而东北野战军以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歼灭之；如果国民党军不增援，则对长春发动全面进攻，“计划在10天半月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电文中还说，打沈阳、打锦州以及入关作战，都有很多困难，“我军主力如南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地位。”

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第二天，新华社广播电台发布新闻说：

“延安消息：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收复延安。困踞延安的蒋胡匪军整编17师，在人民解放军日益扩展的强大春季攻势的震慑下，在21日早晨，全部仓惶弃城向南逃窜。我围城部队正乘胜跟踪追击中。我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已经在今天进驻延安市办公。延安是去年3月19号我军主动撤离的，到现在1年1个月零3天，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4月21日，毛泽东对粟裕提出的暂不过江的意见极为重视，电召陈毅、粟裕于4月25日至4月30日数日内到城南庄参加会议，要听粟裕当面汇报这一战略构想。

4月22日，毛泽东因为蒋介石尚未下定最后决心从东北撤退，就同意林彪等人先打长春，他在复电中写道：

林罗高陈李刘谭（指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笔者注）：

巧电悉。

1.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

二、我们可令杨罗杨（正在商量中）以3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8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3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哿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

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 卯养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46人由城南庄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

4月27日，毛泽东就邀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一事，在给刘仁的信中写道：

刘仁同志：

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 卯感

4月29日，毛泽东给在山东阳信县搞土改工作的长子毛岸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4月30日，几辆吉普车从西柏坡来到城南庄军区大院，从车上下来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还有李先念和副政委张际春，以及军委作战部副部长李涛。毛泽东和聂荣臻、薄一波上前迎候。朱德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听说你的身体很好，现在看来，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毛泽东说：

“总司令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啊！”

周恩来说：

“大家听说你的情况都放心了，急着见你领受任务。”

陈毅操着四川话说：

“我们都研究好了，愿意接受中央交给最艰巨的任务，对于打败蒋介石，还是满有信心的啰。”

毛泽东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说：

“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呀，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粟裕自1934年7月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参谋长以来，已经14年没有见到毛泽东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眼睛有些湿润了。

阎长林是第一次见到粟裕。他虽然知道苏皖地区的七战七捷是粟裕指挥的，还听说粟裕不仅在解放区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在国外也很有名气，但他没有想到粟裕的年龄才刚刚40出头。

李先念是在1946年率领部队中原突围到达黄河以北整训时，曾和陈少敏到延安枣园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毛泽东当时说，突围出来就是胜利，有机会了再打出去嘛。只隔一年多时间，他的部队不仅打出去了，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见他脸上包了一块纱布，就问：

“这是怎么回事？”

李先念说：

“没有事，擦破了一块皮。”

陈毅接口说：

“没有事？好险噢！就是因为我和李涛几个大胖子把汽车给压翻了。还好，沟不深，翻了车，我们没有伤筋，也没有断骨，不误开会。如果沟再深一些，搞不好，我们就要见马克思去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打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

众人稍事休息，毛泽东便主持召开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后的第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又称为“城南庄会议”。

会议议程主要有3项：一是讨论把战争引向国统区；二是讨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是讨论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

毛泽东首先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3条方针：

一、**“军队向前进”，即必须坚持1947年9月中央提出的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打到外线去**。毛泽东说，北线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南线去年以来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南线的进攻，减轻了华北、西北、山东的压力，造成了北线历次胜利的机会。如无南线的进攻，北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南线部队虽部分削弱，但战略上的胜利是极其巨大的。**因此，南线的部队与地方要克服困难，继续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毛泽东还说，为了保证在新解放区打开军事局面，应该充分利用抗战时期的经验，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反动派为总方针，可以考虑先施行3年的减租减息，然后再进入土地改革。

二、**“生产长一寸”**，**即老解放区要把工业、农业生产推向前进。**毛泽东说，要强调生产节约，地方党政部门应以一半以上的时间搞生产，其余时间搞土改、整党和支前。不如此，将使老解放区走到人力物力枯竭的地步，造成整个的失败。**如能生产长一寸，才有了强大的支前力量，才能夺取全国的胜利。特别是华北地区，应以生产为新的工作方向。**

三、**“加强纪律性”**。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无组织、无纪律、破坏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错误倾向，**提出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说，全党必须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内容多达23条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下略）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全文发表。

5月1日夜晚，城南庄万籁俱寂。村东的一个院落里，灯火悠悠。毛泽东伏案疾书，他以个人名义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他写道：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出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它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沪局、港分局：

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

三、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四、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五、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

六、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

　　 中央 辰东

毛泽东在上述信函及指示中，对于蒋介石的老冤家李济深先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本传前面已经说到了李济深与蒋介石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但他被蒋介石3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的事，在这里还有必要补叙一下。

李济深第一次被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那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阀，联合李济深同蒋介石进行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便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起来，撤销其党内和军内一切职务，并开除其党籍。“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出狱，蒋介石许诺给他以高官厚禄，希望获得他的支持。但李济深不为所动，对蒋介石在党内的独裁公开表示质疑和反对。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他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张结束内战，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李济深对这一主张非常认同和拥护。蒋介石也不得不顺应形势，恢复了李济深在党内和军内的一系列职务。日本投降后，国共走到了内战的边缘。李济深不仅当面劝诫蒋介石不要进行内战，而且在党内积极联系爱国的重要人物，共同推进国家的和平和稳定。他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国民党内部每一个有爱国思想的人，都要站出来勇敢地反对内战。1947年5月，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3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再说5月2日，城南庄会议继续进行，首先听取了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意见的详细陈述。在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4个主力军的情况后，粟裕着重强调说：

“我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人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相反，如果我10万大军过江，则减少了中原我军的力量。”“我军应该利用中原解放区已经逐渐巩固的有利形势，集中兵力打大仗，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

毛泽东觉得粟裕的分析很有道理，就说：

“粟裕副司令从前线来，比我们了解情况。他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你们几个再谈谈。”

在座的人见毛泽东已经下了结论，都表示同意，于是决定3个纵队暂不过江，由粟裕率领，在中原地区寻机歼敌主力。

会议决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陇海路以北的老根据地为依托，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毛泽东对粟裕说：

“陈毅同志不再回华东野战军去了，今后华东野战军就由你来搞。”

粟裕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坚辞不受，再三要求陈毅仍回华东野战军。这是粟裕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第2次推让司令员职务。毛泽东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回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又提出，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要保留。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这才说：

“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他随即宣布粟裕以副司令员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组成一个由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参加的作战指挥班子。

这正是：辨才七年期，为时尚未晚。德才已兼备，粟郎犹自谦。

粟裕此一去也有分教：好一似手脚释放，立如那烈马之脱缰。

提兵调将得心应手，南北驰骋英勇顽强。

管教他八十万江北蒋家军，鬼哭狼嚎一梦成黄梁。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说：

“土改中我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曾经侵犯了工商业。”

毛泽东说：

“对，是有严重错误的。土改中的错误，你们自己已经纠正了。总起来还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等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赞同召开新政协会议致毛泽东电，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5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

很遗憾，由于条件所限，这一重要通电毛泽东并未及时看到。

5月7日，是城南庄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了加强中原作战的领导，统一指挥中原各野战军，提议并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原局，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南征中原的晋冀鲁豫**刘邓大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还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将两个地区的中央局合并为中共华北局，以刘少奇为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将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

邯郸局（转豫皖苏区党委）、阜平局、中原局、华东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东北局、华东工委、华中工委及各前委：

**为了更加有利于革命战争向南发展和华北解放区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节约支前起见，中央及军委在与中工委会合后，特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其管辖境地**，并决定人选，通知如下：

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皖苏解放区改隶于中原解放区。原属太岳区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州以及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属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华北与晋绥两解放区关于上述各县的划分及移交的日期，应自行商定，报告中央核准。

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即杨秀峰——笔者注）17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8同志为常委。

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以徐向前兼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委，调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以杨得志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

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

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

六、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12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

七、**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八、中央己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消。

　　 中央 军委 辰佳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时不要限制农民必要的斗争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

你们卯陷给子华（即程子华——笔者注）电，纠正冀东及热河复查与平分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这类错误，才能保障土改与整党在中央政策下正确而健全的进行，团结90%以上的人民去战胜蒋介石。**但你们在电报中说：“尚未挖出的底产，保证决不再分”。又说“冀东基本区目前应停止一切土改斗争”。如此，似乎说得太死。在土改中过分着重挖底产以及采用肉刑急促地去挖底产，因而逼死很多人命，确实是错误的，应当禁止的，但农民如采用缓慢办法，调查谈判并挖出地主底产，亦不可禁止农民分配。**又在目前集中注意去组织生产，也是对的，但在生产中仍有许多应当而且可能解决的土改斗争中的问题，并还有许多问题必须迅速解决才能安定农民情绪有利于生产，如已分好地的地区，可发给土地所有证，借以安定农民生产情绪，又如弄错成份因而扫地出门了的农民应加以处理，弄错成份的摘下帽子等，这些工作不应一概停止。以上两点，望加考虑后转告热河及冀东。

　　 中央 辰灰

5月1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入伍后改变成份的规定，他写道：

华东野政，并各前委，各中央局，分局：

一、弼时报告：**地富入伍两年（非5年），知识分子一年，表现好的，即可改为革命军人成份。**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入伍以后，其**本人原有阶级地位已发生变化，即由剥削者的地位变为替被剥削者流血或服务了**，如果他们的表现很不好，不易教育，则应在三查中洗刷；或由旅（或师）党委决定延迟其改变成份的时间，以便在此时间给以特别的教育。如果他们的一般表现好，够得上一个普通战士或普通工作人员的条件，或虽有缺点还可教育，无论是在前方后方，是否经过战斗，均应在一定期间后，一般地改变他们本人的成份，**使他们在精神上一般地获得解放，这样才是合理的。有些战士在作战中牺牲了，有些干部入党并为党工作多年，还叫他们是地主或富农，这是不合理的。**总之，在整军整党三查运动中，既须反对忽视成份的不严肃态度，如在培养与提拔干部时不特别注意培养与提拔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干部；又须反对唯成份论，如认为工农出身者一律都是好的，地富出身者一律都是坏的，而不看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表现。中央关于改变成份的规定即是对唯成份论堵了一个口子。

二、改变某人的成份，只是脱下某人的地富帽子，**在填写履历表时并不改变他们的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不能亦不应改变**。改成份后表现不好的（或成份本来好而表现很坏的）仍可清洗，未改成份而表现好的仍不应清洗。故改变成份以作一般规定为妥，不必逐一民主讨论通过。

三、此种改变成份办法的原则亦可适用于非军事机关（参考中央划分阶级草案第17章职员和革命职员）。

四、改变成份后入党办法见中央复林罗谭辰灰日电。

　　 中央 辰寒

5月17日，中原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发动的**宛西战役**，历时15天胜利结束。

此战中，人民解放军再次攻克邓县县城及镇平、内乡、淅川、湖北光华县5座县城和西峡口、老河口、荆紫关、侯集等重要集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00余人，地方武装12000余人。

5月17日这一天，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击晋南重镇临汾，歼灭国民党军25000人，生擒国民党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使吕梁与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5月18日晨，毛泽东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睡在他旁边的江青就起了床，出门散步，正碰上散步回来的聂荣臻。聂荣臻同江青握握手，聊了几句，回房间去了。

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叶运高刚做完安全警卫检查，忽然听到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再仔细一听，从远方传来了机群的轰鸣声。他知道毛泽东昨晚通宵工作，此时正在休息，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拔腿就往毛泽东的住处奔去。阎长林也闻声跑过来了，着急地问李银桥说：

“怎么办，怎么办？叫不叫醒老头？”

李银桥搓着手说：

“我还问你怎么办呢？主席可是刚吃了安眠药睡下不久，如果敌机一时不来轰炸，就要影响他的睡眠。”

“我的娘，不叫醒主席，万一敌机来轰炸怎么办？”

“万一敌机不来轰炸，主席又要发脾气了！”

正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有3架侦察机飞临城南庄上空，机翼上印着的青天白日旗清晰可见。飞机转了一圈，吼叫着向北平方向飞去了。阎长林判断说：

“敌人很可能会来轰炸城南庄，应该马上叫醒主席，请他赶快到防空洞去。”

有人提议说：

“敌机来与不来，还很难说，我们归江青同志领导，还是请她来决定怎么办吧。”

江青被请来了，可她也说不好办。此时，聂荣臻也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里，见毛泽东穿着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就和江青、阎长林、李银桥等几个人来到院子里商量如何处理。聂荣臻决定暂不叫醒毛泽东，指示他的秘书范济生和阎长林先做好一切防空准备工作，把人员组织好，把担架放在门内，如果敌机来轰炸，抬上毛泽东就往防空洞跑。于是，阎长林便把人员作了临时分工，有的准备抬担架，有的在门口注视着天空，有的从门口往防空洞跑，看看这段距离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跑了一趟，看了看表，用了2分多钟。阎长林说：如果抬着主席跑，大概3分多钟就够了。

上午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又拉响了。阎长林、李银桥等人急忙推开房门走到毛泽东的床前，李银桥喊道：

“主席，主席，有情况！”

“那个？”毛泽东被惊醒了，朦胧着两眼望着李银桥。阎长林不由分说把毛泽东扶了起来。毛泽东最不满意别人打扰他睡觉，不耐烦地说：“什么事嘛？”

阎长林抢着说：

“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3架侦察机，很可能会来轰炸，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进防空洞去！”

李银桥匆忙抓来衣服，给毛泽东穿。

“给我点支烟吸！”

这是毛泽东的习惯，起床后先抽上一支烟。李银桥叫道：

“主席，来不及了！”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问：

“丢了炸弹没有？”

阎长林急得直跺脚，说：

“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丢下来就跑不及了……”

“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先给我点一支烟吸。”

“快！快！快！” 江青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喊道：“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走走走！”

阎长林对石国瑞、孙振国、李银桥喊道：

“快走！快走！”

李银桥粗鲁地将手插入毛泽东腋下，阎长林顺手将一件棉衣披在他身上，石国瑞和孙振国一道搀扶起毛泽东。毛泽东还是不愿意走，慢慢地穿上鞋子，若无其事地说：

“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快快快！”

阎长林几个人一起喊了起来，不顾三七二十一，搀扶着毛泽东就朝防空洞跑。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也来了，聂荣臻喊着：

“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

他命令警卫员马上抬担架。阎长林一看来不及用担架了，扶着毛泽东就往防空洞跑去，毛泽东披的棉衣也掉了，后面的人拾起来跟着跑。炸弹“轰——”地一声在身后的大院里爆炸了，江青惊得“啊”了一声。大家喊着：“快跑！”搀扶着毛泽东脚不沾地跑得更快了。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喊道：

“快呀，飞机又丢炸弹了！”

毛泽东不想跑，连声喊着：

“放开我！不着急，我不要跑了！”

平时最听他话的这一群人此刻也不听他的了，架着他继续跑。快到防空洞门口了，后面又是一声巨响。毛泽东说啥也不走了，回头看着军区大院说：

“不要紧了，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出了院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李银桥说：

“主席，到里边去吧。”

毛泽东站在洞口就是不往里走，他说：

“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阎长林怕毛泽东着凉，给他穿上了棉衣，李银桥给他点上了一支烟。聂荣臻走过来说：

“主席，到里边去吧，里边安全。”

毛泽东说：

“你看，我一来敌机就把你们的大院炸了。”

聂荣臻可顾不上开玩笑，催促说：

“主席，快到防空洞里去吧。”

“好。”

毛泽东嘴里这么说，却还是站着不动。聂荣臻又说：

“主席，进防空洞吧！”

毛泽东吸着烟，慢条斯理地说：

“等一等，在这里很保险，飞机的炸弹炸不到这里，它的目标是房子，在这里看飞机丢炸弹最清楚。”

说话间，院子里火光一闪，几柱黑烟冲天而起。

“嗯，这回看清楚了。”

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朝防空洞走去，和江青、聂荣臻、赵尔陆、阎长林、石国瑞、孙振国几个人一起，终于走进了防空洞。

飞机哼哼着飞走了，阎长林等人回到大院，看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已经被夷为平地。有一枚炸弹正好炸在毛泽东的那两间房子前面，门窗都震碎了，房子里的热水瓶，还有一些买来的鸡蛋，都被弹片崩得稀烂。

“好险！”

惊魂未定的人们不由得舒了一口气。聂荣臻说：

“好在保卫部的同志警惕性高，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聂荣臻从飞机轰炸的情况分析说：敌人不但知道毛主席来了，而且还知道毛主席住的地方。他怀疑内部有奸细，立即找来负责公安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许建国，问道：

“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建国说：

“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今天飞机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毛主席在这里住，敌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房子炸坏了几间，人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好。”

聂荣臻说：

“把主席住的房子炸毁了，看来是有坏蛋告密，要抓紧破案。”

许建国问：

“现在让毛主席到哪里去住呢？”

聂荣臻考虑了一会儿，说：

“还是到花山村一带去住吧，那里的空气好，就是条件差一些。不过山高沟深，好防空。给毛主席临时安排一个住处，搞得好一点。”

毛泽东在城南庄遇险的事，一直是个谜。直到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国民党遗留的档案，才搞清了这个案件的真相。

原来，军区司令部后勤管理处在王快镇办了一个大丰烟厂，烟厂副经理孟宪德不知何时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他又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孟宪德、刘从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委任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企图用投毒的办法，谋害聂荣臻等人。孟宪德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叫他把毒药放在聂荣臻等人的饭菜里。由于刘从文怕被人发现，一直未敢下手。

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聂荣臻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安全措施，刘从文也无法接近。于是，孟宪德、刘从文密谋后，向保定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报送了毛泽东在城南庄及其所住房子位置的重要情报。保定的特务机关又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这样，北平就立即派飞机轰炸了城南庄。

案情大白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孟宪德、刘从文这两个叛徒。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1948年5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城南庄主席驻地，后来查明，那个在地面上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目标的厨师，是聂荣臻夫人的亲戚。江青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说那个女人（指聂荣臻夫人）差点害了主席。”

再说5月18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聂荣臻说明了在花山村的安排。毛泽东说：

“到哪里去住我都没有意见，由你安排吧。不管条件怎么样，总比在陕北打游击好多了。”

就要往花山村搬家了，毛泽东又到原先住的地方看了看。有个战士说：

“在院墙外边还有一颗没有响的炸弹。”

毛泽东说：

“对，我也清清楚楚看到，丢在那里的炸弹没有爆炸嘛。走，咱们看看去。”

阎长林说：

“不要去了，那有什么好看的。”

毛泽东说：

“你这样就不对了，你们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去看呢？”

阎长林说：

“敌人丢的也许是定时炸弹。”

毛泽东说：

“是定时炸弹也不怕。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去看炸弹呢？没有事，你们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说罢，他便跨过残垣断壁，向前走去，远远看见一个深深的大坑，那颗没有响的炸弹一动不动地待在坑里面。毛泽东走到坑边，蹲下身来，似乎在研究那个炸弹的尾翼。他说：

“这东西满有意思，打锄头一定很好用。”

聂荣臻担心炸弹突然爆炸，拉起毛泽东就走。毛泽东一边走还一边说着：

“没关系的。敌人不愿意叫我们在这里住，那就再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

阎长林说：

“花山村在山里，很隐蔽，房子也不错。”

毛泽东说：

“聂司令员不会亏待我们的，他安排的地方，一定不错。”

聂荣臻笑着说：

“条件差一些，环境还可以。有山有水，适宜休息。”

毛泽东乘车到了大门口，阎长林指着哨兵说：

“在敌人的飞机丢炸弹的时候，我们警卫班里的哨兵和带班的两个同志，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利用院内的流水沟作掩护，没有受伤。”

毛泽东说：

“很好嘛。敌人没有什么好怕的，丢了几颗炸弹就跑了。看来他们是没有炸弹了。如果他们的炸弹多，又发现了我们这个目标，就会把这里炸平。这样，他们才好到蒋委员长那里去领功受奖呀！这次来了几架飞机，才炸坏了几间平房，连个哨兵也没有炸到，这说明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只能等着我们去收拾他们了。”

欲知毛泽东在花山村有何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粟裕是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之中真正做到了不唯上、只唯实的年轻才俊。他不但英勇善战，而且会独立思考，颇具战略眼光。在苏中七战七捷之时，他与陈毅的争论已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华，得到了最高统帅的大力支持；此后又先后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及组织淮海战役的建议，成为中共战争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让毛泽东调整原先战略计划的下级指挥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会在选择志愿军挂帅人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第36章**

**“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

**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胜利。**

**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话说1948年5月18日傍晚，毛泽东在聂荣臻陪同下，乘车来到了花山村。

这花山村是位于胭脂河畔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东有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在小河南面的一座山脚下，有几间宽敞亮堂的平房，那里就是毛泽东新的住室。

毛泽东和聂荣臻趁着工作人员布置房间的机会，一起到村外散步。聂荣臻说：

“这一带是老根据地，抗战时期，军区经常住这个村。”

毛泽东说：

“这里环境幽静宜人，在这里生活的人肯定可以长寿。”

这天的晚餐，除了土豆炒肉丝以外，还有肉丝炒辣椒。毛泽东说：

“看来，我又受特殊招待了。”

聂荣臻说：

“这几天主席太累了，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吧。这里有个洗澡的温泉，你明天到那里去洗洗澡吧。”

“好啊！”

“明天我就派人带路，陪你们一块儿去。”

5月19日中午，范济生秘书奉聂荣臻之命来花山村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叫他一起吃饭，范济生说：

“刚才跟大家一块吃了。”

毛泽东说：

“你不要客气噢。现在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我们在这里麻烦你们啦。”

范济生说：

“不麻烦，就是这个地区条件差，人们都知道阜平不富，一到春天就更困难，吃的青菜也难买到。”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已经不错了，战争时期走到哪里都一样，各有各的困难。**等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搞生产了，那就好了**。咱们今天可以过个舒服日子，痛痛快快去洗个澡。”

温泉离花山村有15公里，因为不好走，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范济生介绍说：

“这里是疗养院，现在人已经不少了，到了夏天来的人更多。老百姓家住不下，就在野外住。”

毛泽东问：

“用温泉洗澡，治什么病效果最好？”

范济生说：

“到底治什么病最好，卫生部门也没有搞清楚。看来，对治疗皮肤病、关节炎和神经衰弱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毛泽东说：

“温泉水很宝贵，我们应当很好利用。”

这个温泉在一条河沟里，有好多个泉水口，每个泉口边都有不少人洗澡，有男的，有女的，有上岁数的，也有年轻的。范济生把毛泽东领到一个房子前，说：

“主席，我们在屋里洗吧。”

“这屋里还有洗澡池子？”

“有。”

屋子很大，泉水口也大，可它流量大，池子里的水就不太深。毛泽东坐在池子里，水位还不到他的双肩。坐了一会儿，他觉得水太浅，就站起来了。一个战士说：

“想办法把出水口挡住一半，池子里的水位不就提高了吗？”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就找来一块门板，把水口一堵，池子里的水很快就上升了一尺多。战士们在水里面有说有笑，连打带闹。毛泽东洗了一会儿，就走出池子，换了衣服，坐在布躺椅上，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不要急，痛痛快快地洗吧，这温泉水太好了。”

范济生一看毛泽东不洗了，也跟了上来。毛泽东说：

“这一带的温泉，现在就应当很快地把它建设好，不仅军队在这里搞疗养院，地方政府、**老百姓也可以来这里洗澡。将来全国解放了，像这类地方都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为人民造福。”**

范济生问：

“主席洗好了吗？”

毛泽东说：

“这次洗得真是太好了。不知有多少年了，还没有洗过这么痛快的澡呢。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条件好，但工作紧张，洗个澡也不痛快。在延安是经常洗澡的，但那时用水比较困难，还要用牲口去驮水，热水还要一盆一盆地端，就那么一个洗澡盆，一次用一盆水也就可以了。”

毛泽东吸完烟，李银桥说：

“这屋里太潮湿了，空气也不好，是不是先到外边去。”

毛泽东说：

“我还是在这里看着他们洗，我一走他们也洗不好了。”

大家怕毛泽东等的时间太久，就先后出了水池子，准备换衣服。毛泽东说：

“我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你们不要着急，好不容易洗个温泉澡啊。刚才我洗澡的时候，你们有的上去了，有的在水池子边上洗，有的按着门板，恐怕都没有洗好吧？”

阎长林说：

“已经洗好了。”

“好吧，你们洗好了，咱们就回去。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咱们再来洗一次。到那个时候，就让你们几个人先下去洗，多洗一会儿，把这次少洗的时间补上。”

毛泽东上了车，在返回的路上又说：

“我多年养成了白天睡觉夜间工作的习惯，想改变这个习惯看来很困难。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环境，这个习惯也没有改过来。看来，除非没有工作整天休息，才可能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如果再过若干年，我告老还乡，这种夜间工作没有对象了，没有目的了，到那时就会改变这种习惯，否则，是改变不了的。”

范济生说：

“主席是人民领袖，是党的领袖，根本不存在告老还乡的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老了没有用了，就得告老还乡嘛。”

车子回到住处，西柏坡来了两个机要通讯员，把周恩来的信和一些文件、材料交给了机要秘书徐业夫。毛泽东问通讯员：

“有没有急件？”

通讯员说：

“没说有急件。”

毛泽东说：

“没有急件，来，咱们一块儿先吃饭。洗了洗澡，觉得肚子饿了，可以多吃一些。你们两位辛苦了，年轻人更可以多吃一些。”

于是，十几个人在院子里围在一起吃饭，边吃边说笑，非常热闹。毛泽东在没有急事时，就喜欢这样。

5月21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夏季作战目标的指示，他写道：

陈粟，并告华东局，许谭，刘邓：

巧申、哿巳两电悉。

一、我1、4、6纵可于25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1、3、4、6、8及11等6个纵队全力歼灭5军之条件，而**以歼灭5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

二、你们集中兵力之最大数目为1、3、4、6、8及11等6个纵队共16万人之众，这个数目足够担负各个歼灭5军及该区其他敌军，对于供应问题较易解决，又不致影响山东兵团及刘邓兵团之兵力配备，如果有抽调刘邓一纵及许谭某纵以聚歼5军之充分必要时，望报告我们批准然后执行。

三、刘邓担负钳制18军使不能东援。

四、许谭除以9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

五、**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

六、**粟裕全权指挥1、3、4、6、8及11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军委 辰马

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带着卫士们爬上了村北的山顶，他说：

“我们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就能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承认我们，说我们是共匪。我们有了政府，也不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政府，也要宣布他们是非法的，也要宣布他们是蒋匪军。我们建立的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政府，不仅会受到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而且也会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建立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样，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互相都有好处。”

范济生秘书问：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我们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说：

“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会发展起来。那时，我们在西北站住脚是没问题的。我们和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官兵对蒋介石太不满意了。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蒋介石不和我们联合，他就挡不住日本鬼子的进攻。这样一来，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不投降日军，就得和我们共产党联合。不然，他们就存在不下去。**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要是不和共产党联合，他失掉的地方就会更多。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困难会更多，不会比现在更好。**”

范济生又问：

“那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大城市里生活惯了，他们如果怕吃苦，不来解放区怎么办呀？光我们共产党开会，能不能成立政府呢？”

毛泽东说：

“应当相信多数人会来的。他们都不满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有高度的爱国热情。至于吃苦的事情，他们绝大多数在城市里的生活也不那么富裕。来到解放区吃点苦，他们的心情也是愉快的，从政治上来说，这也是件很光荣的事嘛。他们来到解放区，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有的现在不能来，我们也应当理解他们的处境。”

范济生问：

“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政府，苏联是不是会首先承认？”

毛泽东说：

“是啊，苏联会首先承认我们这个人民政府的。**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上，这也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国家一样。但在政府成员的组成上，就有所不同。这一点，应向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清楚。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我们不能搞一党制的政府。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们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能忘掉他们。如果我们独占胜利果实，在政治上就会失去信任，就会有人骂我们忘恩负义。**共产党是讲信用的，说了话是算数的。统一战线这一条，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

他停了一下，问道：

“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住这么长的时间吗？”

阎长林大胆地回答说：

“主席，我猜是要到苏联去？”

“你怎么能想到要到苏联去呀？”

“晋察冀后勤部给我们警卫班每人都发了衣服、鞋袜、挂包和水壶，我们也看到给主席也做了衣服。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却没有做衣服。**如果主席没有特殊行动，恐怕给主席做衣服你也不会要，我们警卫班也不会发那么好的衣服吧？**”

“现在，全国战局这么紧张，我到苏联去干什么呢，你们想过吗？”

范济生插话说：

“主席到苏联去，是让苏联多援助我们一些飞机大炮，快一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说：

**“如果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就不如要求美国多援助蒋介石一些好武器，由蒋介石把武器转交给我们，既不打收条，也不要花钱，那多好呀！**”

阎长林说：

“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苏联应当首先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毛泽东说：

“是呀，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才行，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在国内外的影响就不大，说话也就没有力量。**必须首先向苏联老大哥说清楚，我们虽然不是一党制政府，但共产党是执政的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具有中国的特点，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这种性质的国家政府，还没有先例，说清楚了好，免得发生误会。**

我也做了衣服，你们也发了衣服，**我也想到你们在猜，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都到平山去了，我们住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们还是想到了要到苏联去。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我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了，还没有定下来。主要是国内行动的路线不方便，来回时间太长，也许去不成了。你们愿意去吗？路途可远得很呀！还要过封锁线，还要派部队护送，危险得很呀。还要走沙漠地带，也是非常艰苦呀。你们说，咱们去好，还是不去好？”

阎长林坚决地说：

“只要是工作需要，不管是走路，过沙漠，还是过封锁线，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说：

“对，我们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就等斯大林最后的答复了。”

5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

“**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

“**在一两年甚至3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

5月25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向南边的平山县西柏坡村进发，太阳落山的时候便到了西柏坡。

这是一个位于山区与平原交界的小山村，距离石家庄仅100公里。滹沱河水从村子的南边静静地流过，顺着滹沱河往西看是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往东看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这一带原是老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西柏坡曾被称为“抗日模范村”。在松柏苍翠的柏坡岭上，一道弯弯曲曲的围墙围着一片极普通的平房，这就是中央工委的所在地。1947年6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就来到了这里，7月12日，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6人正式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工委对外一直称为工校，刘少奇被称为校长，化名胡服。如今毛泽东来了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后委便自行撤销了，为了对外保密，中共中央机关称为“劳动大学”，领导人均用过去的化名。

中央办公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和副处长叶子龙、汪东兴已经把毛泽东的住房安排好了。毛泽东在众人引导下来到他的新住处。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两进农家院落，前院有水房，有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院子中间有6棵枝叶茂密的老槐树，有1棵高大的楸树，楸树下是一个废弃的碾盘。这个碾盘后来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常常围坐议事的石桌。从右手边门进入后院，迎面是一道影壁，影壁前一丛北方少见的实心竹随风摇曳；还有一棵大梨树，其盖如伞。院子里的两间西屋，分别是江青、李讷和韩桂馨的住室，两间南屋则是厨房和餐厅。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甬道从影壁左侧直通北面的两间正房，这里是毛泽东的工作室和卧室。卧室里有一张用条凳搭的木板床，床上是一条白布床单和灰色土布棉被。床前有一把旧藤椅，一个旧茶几，靠墙还摆着一个破损的玻璃立柜。作为办公室一间，因空间太小，就往前又接了有一张办公桌大小的地方。室内靠墙竖着一个简易书架，屋角斜靠着一架旧屏风，屋的正中摆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周围有条凳。墙上挂着几张大型的地图。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这里就成了共产党大本营的最高决策室。

叶子龙待毛泽东坐定，报告说：

“后勤人员要用石灰水把旧墙壁刷一遍。”

毛泽东阻止了，他说：

“将就点吧，能办公就行了，等将来革命胜利后，再来布置它。”

叶子龙说：

“后沟里有几个延安式的砖窑洞，在那里办公和住宿也很方便，和这里只是隔着一座小山，主席愿意到那里去住也可以。”

毛泽东问道：

“恩来、少奇他们住在哪里呢？”

“他们都住在这里。主席住的北面，是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住的地方，南面是刘少奇和朱总司令住的地方，离这里都很近。后沟窑洞的优点，就是比这里清净一点。”

“根据你介绍的这个情况，我看住在哪里都是可以的。我就住在这里吧。我如果到后沟去住，整天开会，是我一个人往这里跑呢？还是让他们4个人往后沟跑呢？那就不方便了。还是住在这里吧。这里确实没有延安的窑洞好，院子也没有杨家沟的大，但这里是平地，这一点比延安和杨家沟好。”

叶子龙说：

“这里紧靠着滹沱河，往西走河两岸都是高山……”

毛泽东说：

“在延安有个延河，这里有个滹沱河，条条河流通大海，如果通航，我们坐船可以到天津了。”

叶子龙继续介绍情况：

“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老百姓都克服了困难，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子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都愿意为最后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说话间，卫士端来了水，让毛泽东洗脸。毛泽东正在洗脸，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先后来了。周恩来说：

“敌机轰炸城南庄，主席受惊了。”

毛泽东说：

“没有什么。”

周恩来说：

“这条路实在难走，路不平，灰尘大，汽车跑不快，使人感到很疲劳。”

毛泽东说：

“同骑马和走路相比，还是坐汽车好一些。”

朱德说：

“我听说飞机轰炸城南庄，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了，总觉得军区目标太大，那里太危险。后来知道你已经转到农村去了，我才放心。”

任弼时说：

“敌机轰炸城南庄时，也把我吓了一跳。大概是我们去的人太多了，暴露了目标，敌人才派飞机来轰炸的。”

毛泽东说：

“你们害怕，我倒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有的落在地上爆炸了，有的没有响。我看了看住房，屋里炸得很厉害。如果我一个人在屋里睡觉，没有人管我，最好的结果是送到医院里，也可能直接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任弼时笑着说：

“现在去报到太早了，不打败蒋介石，绝不能去报到。”

众人正说笑着，刘少奇来了，中央书记处5大书记再次会齐了。刘少奇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们在陕北战争中，我们一直为你们担心，没想到在军区驻地，还遇到这么大的危险。”

毛泽东说：

“你们在这里也辛苦了。你们选择的这个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周恩来说：

“主席休息休息就吃饭，明天再开会吧。”

毛泽东说：

“我这次受到优待，可休息好了。那么长的时间，除了和聂老总随便谈谈，我都是休息。又爬山，又散步，又到温泉去洗澡。在温泉洗澡真痛快，以后有机会了，你们也可以去洗一洗。我是不累，我想听你们谈谈情况，在外边想听也听不到。现在到一起了，晚上就谈怎么样？”

刘少奇说：

“要讨论的问题很多呀。”

毛泽东说：

“那好，吃饭后8点钟开会。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很多，最要紧的还是打仗啊！蒋介石打不倒，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晚上把要讨论的问题安排一下，再开它几天会就可以啦。”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的对党内的指示。他写道：

“必须利用今年整个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9月至明年3月，共7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甲）乡村情况调查。（乙）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丙）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动土地改革斗争。（丁）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份。（戊）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己）建立乡（村）、区、县3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3级政府委员会。（庚）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辛）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这种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壬）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癸）**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在可能的地点，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他写道：

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都**是当时民主中央政府为着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并为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发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曾于1947年12月以参考文件的方式发给各解放区的各级党委。**现在我们决定将这两个文件作为下发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这两个文件中，只有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用，现在将这一部分删去，其余全部是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的。其中，有些部分现在作了一点修改，或者加上了“中共中央注”的字样。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5月25日

翌日傍晚，中央机关为了庆祝前委、工委和后委的会合，决定举办一次舞会，舞会的场地选择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房门前的打谷场上。阎长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举办一个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也参加。”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随口说了一句：

“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夜幕降临了，舞场里的汽灯都亮了，中央机关各部门的人员陆续都来了，朱德、刘少奇先后来到舞场，年轻人把他们围了起来，又说又笑。大家又盼望着毛泽东快点来，叶子龙说：

“好吧，我先派我的小兵去请主席，她们请不来了我再去。”

叶子龙找到自己的孩子和李讷说：

“李讷、燕燕、二娃，你们回去把主席拉出来，请他到这里玩一玩。你们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们就拉他来。”

3个小孩子很听话，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去，不一会儿就拉着推着毛泽东出来了。叶子龙迎上前去，说：

“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看你。”

毛泽东说：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些不会跳舞的人也都来了。”

“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毛泽东已经答应了，可孩子们还是不松手，一直将他拉到舞场，舞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坐下，一大群女孩子立刻把他围了起来，有位姑娘说：

“我们在河东，听说主席在河西带的部队很少，都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被几个旅的敌人追了好几次，很危险，我们真担心啊。我们光想听到河西的情况，但那时的情况又特别少，真是急死人了。”

毛泽东说：

“你们为我担心，我还为你们担心呢。延安10多年没有打过仗，战争一来，你们能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真担心阎锡山向你们捣乱。因此就让贺老总特别保护你们。现在我们见面了，你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吧？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现在看来，整个形势的发展都比我们预料的要快。你们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争取全国的胜利早日到来啊。”

一位机要处的姑娘说：

“这主要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做不了什么事。”

毛泽东说：

“你们都是做主要工作的人呀。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份作战计划或作战命令，离开你们机要处的人，就不能发出，就不能指挥全国的作战。如果你们耽误了时机，错过了机会，敌人可能逃跑，也可能转败为胜，我们吃亏。这样一来，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嘛。”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也来到了舞场，他一看大家只顾说话，就对几个姑娘说：

“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快请主席跳舞嘛。”

勇敢的女青年立即去邀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跳舞，舞会正式开始了。舞场是沙土地的，一跳起舞，难免扬起尘土。几曲过后，周恩来提议说：

“应该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支歌，会表演的表演一下嘛。”

这样一来，舞会又变成了晚会，气氛更加活跃了，有人唱《兄妹开荒》，有人唱《小二黑结婚》，还有京剧清唱，有的还扭起了陕北秧歌；节目演完了，接着又跳舞。

毛泽东到西柏坡后，由于条件限制，中央机关需要集体办公，并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机要科，于是他决定由叶子龙兼任机要科科长，统一处理中央的电报文件。叶剑英又找军委一局作战参谋罗光禄谈话，他说：

“中央决定集中办公，毛主席身边需要机要秘书，组织上研究决定调你到毛主席那里去工作。”

罗光禄说：

“我怕担当不起这样重要的工作。”

叶剑英说：

“这项工作确实非常重要，要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志去。组织很信任你，所以调你去。相信你会做好工作的。不懂的地方，多向老同志学习，多向毛主席请教就行了。”

第二天，罗光禄去向叶子龙报到，叶子龙讲了工作的机密性和重要性，又带罗光禄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罗光禄的手说：

“你到这里工作，我很欢迎你。”

罗光禄不安地说：

“我怕做不好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要紧，慢慢就会熟悉的。”

一开始罗光禄非常拘谨，连走路都特别注意放轻脚步。毛泽东常常叫他陪着一起吃饭。毛泽东说：

“工作时，我全副精力扑在办公桌上。跟你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聊，我就换了个脑子，得到了休息。”

在与毛泽东海阔天空的闲聊中，罗光禄的拘束感自然就消散了。自此，这位30岁出头的罗光禄在毛泽东身边一干就是15年。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生活稳定了下来，就开始考虑身边卫士们的学习问题。他对阎长林说：

“你给我写一份警卫班的名单。”

“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阎长林一会儿就把名单写好了，不多不少，整整20个人。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画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他说：

“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我圈的这14个人，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你有没有意见？”

阎长林说没意见。毛泽东把名单还给他，说：

“你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大家都应当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城市，以后就是以城市为重心领导全国了。为了做好以后进城的工作，干部就要抓紧文化知识的准备。现在的环境稳定，警卫班有6个人也就可以了。你们多辛苦点，为其他同志创造出去学习的条件嘛。”

阎长林看看手上的名单，毛泽东圈定去学习的都是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卫士，岳成邦和朱劳士是红军时期的，其他人也都是抗战时期的。

在14个卫士离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说要和警卫班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他说：

“我跟你们一起照个相送行好吗？”

“太好了！”“这太好了！”

大家说着，就主动地站在毛泽东的两旁。照完相，大家又跟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摆着几张写着《人民日报》的大字，都争着看。毛泽东说：

“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要办一张《人民日报》，要我题写报头，我写了几张，你们帮我挑一挑，看哪一张写得好。”

卫士们一听，还真的挑了起来。有一个卫士说：

“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个纪念。”

毛泽东说：

“可以，去拿你们的本子来吧。”

14个卫士跑回住处，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泽东在每个本子上都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12个字，签上了他的名字。

中午，毛泽东让炊事班师傅做了两桌菜，有炒豆腐、烧茄子、萝卜炒肉、拌黄瓜，他要和14位卫士共进午餐。卫士们正在议论着舍不得离开时，毛泽东来了，他说：

“怎么，又舍不得了？咱们撤离延安的时候，你们这些小青年也舍不得离开，说要誓死保卫延安，因为舍不得把那几孔窑洞丢给胡宗南。今天你们离开我这里，又舍不得了。同志们啊，**不久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假如派你们去管理一座城市，假如当一个厂长，当一个县长，你们不掌握文化知识能行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兴奋起来。毛泽东又十分动情地说：

“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让你们走啊。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有的十多年，有的七八年。你们对我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了人才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如果当时规定你们在这里工作3年到5年，然后就送你们到学校去学习，现在你们的文化就不低了，你们可能都成了知识分子。现在去学习也不晚，你们才20多岁，最大的也只有30岁左右吧。我像你们这么大的年纪，才参加革命。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会安排你们重担子挑的。我是对你们都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得怎样了。路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

此后的一天，胡乔木通知柯仲平说，毛泽东请他去谈话。

柯仲平是在1947年夏季奉命来到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会议结束后，他被留在华北局主持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此时的编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柯仲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有点伤风的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见他来了，就下了床，问道：

“你在这里是扛长工还是打短工？”

柯仲平回答说：

“打短工。”

“你把短工打完到哪里去？”

“到你呆过13年的地方去。”

柯仲平说的就是陕北。

“实际只有12年半。”毛泽东纠正后又说出了心中的疑团：“还回去？打算干什么？”

柯仲平就把自己酝酿多年，准备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在井冈山道路影响下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打算说了一遍。毛泽东说：

“很好，希望你能写出一部好作品。你到陕北以后，要多做调查研究，花上10年8年，真正了解一个根据地。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

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关于许谭兵团作战任务的指示，他写道：

粟，并告许谭，刘邓，陈邓（指陈毅、邓子恢——笔者注），华东局：

俭午电悉。

一、许谭以执行你们俭电第一方案为好，即第一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3点中之一点，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3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执行这一方针，对于许谭兵团的供应，对于割断津浦孤立济徐，对于打通鲁中与鲁西南交通，对于有力配合粟部作战，均是有利的。如果汶、济、兖3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7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7点，准备以4、5个月完成此一项任务**。

二、俭电中关于粟陈唐6个纵队以歼灭5军为中心之部署是很好的。

三、**粟陈唐兵团之作战与许谭兵团之作战必须各作独立作战之计划，即两兵团只作战略上之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此点甚为重要，望你们预先计及。

　　 军委 辰艳

5月31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指示电：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1. 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至少有由通辽至赤峰，由赤峰至察北绥东，由赤峰至平张线，由赤峰至冀东之几条较好的汽车路。修复通辽至义县，义县至承德的铁路线则更加重要。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必须估计到敌人集中到几个大据点，我军须旷日持久和他斗争，待其粮尽援绝，发生变化，方能最后夺取这些据点这样一种持久战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我军必须保持粮食的充分接济，方能取得胜利。而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4月间，我杨罗杨军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二、29日23时半关于行动方案电已收到，正在研究中。

　　 军委 31日12时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三三制仍应执行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中原局，晋绥分局，冀察热辽分局并告各前委：

中央去年2月1日指示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自去年“二·一”至今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有罪应得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而**各地对于此项重大问题，事前既不向中央请示，至今亦很少甚至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兹特责成各局于电到后半月至一月内，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3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和此项名单调查报告之同时，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工作委员会（如华中工委）负责将自己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作一总结报告。是为至要。

　　 中央 辰世

1948年6月1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8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60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8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战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000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约7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1日7时

6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说：

“阎排长，到村外散散步去吧。”

阎长林感到毛泽东一直顾不上散步，现在提出来了，真是难得，就问：

“好的，要汽车吗？”

“不要了，就到附近走走吧。”

村外的田野里，麦子、水稻的长势都很好，老乡们正忙着在稻田里施肥、拔草、浇水。毛泽东说：

“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

他站在滹沱河岸边，一会儿朝上游望望，一会儿朝下游看看。此时的滹沱河，河床很宽，河水却很少，河滩上到处是石头和沙土。毛泽东不时咬咬嘴唇，皱一下眉头。他见村里的农民阎志清在稻田里拔草、浇水，就过去一边帮阎志清干活，一边问：

“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稻子？”

阎志清回答说：

“好年景不缺水，可以产到四五百斤，要是遇上天旱缺水，那就收不了这么多了，二三百斤也有，一二百斤也有。”

毛泽东问起这里水稻的种植办法。阎志清说，这里的农民种稻子都是采用直播的办法。毛泽东说：

“**直播是古老的耕种方法，产量太少了**。陕北乡亲们守旧，也是习惯直播，不习惯插秧。湖南都是插秧，1亩田能收个1000多斤，你们可以试试，今后也插秧种稻吧。”

他又问：

“河里的水这么少，浇地够不够用？”

阎志清说：

“够浇地用的。别看现在水少，到雨季河里的水就多了。”

“那不成水灾了吗？你敢不敢下河？”

“我水性不好，发大水时不敢下河，平时水少的时候，我敢下去游泳，还可以到河底石头洞里抓鱼，有时还能抓到一二斤重的鱼呢。”

“这么说，你们这一带还不错嘛，有大米吃，有鱼吃，再多种些青菜，就和我们南方差不多了。”

说罢，他告别了阎志清，对卫士们说：

“北方种地不像我们南方那样。在南方，是很讲究精耕细作的。”

来到一块玉米地头，毛泽东指着玉米问：

“你们说，玉米头上长须丝起什么作用？”

卫士们对玉米太熟悉了，纷纷说：

“玉米须丝对玉米不起什么作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有一个卫士猜测说：

“须丝是为帮助玉米通空气的。”

毛泽东说：

“你们都是农民出身，既见过又吃过，也种过，怎么种才能多收，你们有经验。但你们的经验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植物和动物一样，什么东西既然存在就有用途，没有用途也就被自然淘汰了。玉米形成以后，上头长出的尖上要开花，花粉落在胡须上，胡须再与玉米粒联系起来，就起到授粉交配的作用。这就叫传宗接代。”

这一番道理让卫士们听得一个个目瞪口呆，种玉米长玉米是玉米的传宗接代，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要说玉米还需要授粉交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走到一个小水塘边，毛泽东问王振海：

“你说，这池塘里有没有鱼？”

王振海看着池塘里的水比较清，就不假思索地说：

“这土水塘里没有鱼。滹沱河拐弯处有石头的水塘里有鱼，鱼喜欢在水中的石头缝里生活。如果天旱，在河流中挖沟改道，把水掏出，一个水坑可以捞出很多鱼。”

毛泽东打赌说：

“咱两个下去捞鱼，如果捞出鱼来，说明你的经验不全面。如果这个水塘里真的没有鱼，说明你的经验还有普遍性。”

毛泽东说着就要脱外衣下水，阎长林赶忙劝阻，说：

“在这里下水，衣服湿了不好换。”

孙勇已经脱下外衣跳进了水中，说：

“主席你不要下，我只要走一走，就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如果有鱼，我一定能抓住。”

接着，王振海几个人也下到了水中。突然有人“噢”了一声，说是鱼碰到腿了。说话间，孙勇已经抓出了一条1斤多重的鱼，王振海也抓住了一条，其他人却眼巴巴地捞不出来。毛泽东说：

“你们现在用劲把水搅浑，这叫浑水摸鱼嘛。”

站在水中的卫士们闻言手脚并用，不多时就把个不大的清水塘搅成了浑水塘，鱼儿被呛得浮在水面上，张着大嘴喘气。众人一会儿功夫就抓了十几条。毛泽东说了声：

“好了，够你们美餐一顿了。”

众人上了岸，收拾好东西跟着毛泽东往前走。毛泽东边走边指指旁边的渠道，讲出了一番道理：

“你们看，进水的渠道水深，鱼容易顺水而来，向稻田灌水的水道浅，鱼不容易随水流出，时间长了，一个夏季水塘里的鱼就长大了。”

马汉荣说：

“主席从小就在稻田、水边摸鱼，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我们北方河流少，很少摸过鱼，陕北人还不吃鱼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你们陕北老乡还不吃鱼吗？”

马汉荣说：

“不是不吃，是没有吃鱼的习惯，我吃着鱼也是怪香的。陕北人不仅不吃鱼，就是海参、对虾也不吃。”

毛泽东问：

“为什么？我在延安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陕北人不吃鱼虾呢。你们说一说是因为它不好吃，还是信迷信，以为它是神不能吃？”

马汉荣解释说：

“主要是不习惯吃。我参加革命后，什么鱼呀虾呀都吃。不是忌讳鱼虾，是不知道鱼虾营养丰富，吃了对人的身体有那么多好处。如果鱼虾多了，大家都知道好吃，慢慢就习惯吃了。”

毛泽东到了东柏坡收发室前，问收发室的老关：

“收发室都管些什么工作呀？”

老关说：

“主要收外边送给中央机关的报纸、刊物、信件和负责来客接待工作。”

毛泽东问：

“东柏坡住的是什么单位呀？”

老关说是干部文化学校，毛泽东就问阎长林：

“你们警卫排去学习文化的同志都在那里吗？”

阎长林说：

“都在那里。还有从延安迁来的洛杉矶幼儿园。”

毛泽东说：

“这些娃娃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也是经风雨见世面啊！”

阎长林看看天要变了，说：

“要下雨了，汽车就在东柏坡，让老周开车把咱们送回去吧？”

毛泽东说：

“就这么一道墙远，不要坐汽车了，散步就是要走路嘛。我们的部队从来都是风雨无阻嘛。在陕北时，下那么大的雨，不也是照常上路吗？散步是锻炼身体，下雨走路更是锻炼身体，也能锻炼意志。”

说话间，真的下雨了，毛泽东说：

“它下它的雨，咱们走咱们的路。不能因为下了一点雨，就干扰了我们的散步计划。以后就像今天这样，走这么远的路。有时还可以到远处去，也可以先走路，回来坐汽车；也可以先坐汽车，回来时走路。今后散步也安排个计划，不能有点干扰就放弃了计划。出来转了转，了解到不少情况。以后咱们多找几个散步的地方，这样可以到处都看看。”

回到西柏坡大门口，毛泽东看到张瑞岐正在放哨，想起了他在离开杨家沟时说的话，就笑着走过去问：

“张瑞岐同志，你不是说过把我送到目的地后，就回陕北吗？现在我已经到达这个目的地了，你是不是要回陕北工作呢？”

张瑞岐认真地说：

“现在全国都在大反攻，等全国解放了，我把主席送到北平后再回陕北工作。去北平才是主席的目的地呢。”

毛泽东一高兴就开起了玩笑：

“要是那样的话，你讨老婆的时间可就要推迟了。”

“革命头等重要，讨老婆没有革命重要。”

“好，有志气！到北平看看也很好，那里过去是皇帝住的地方。到那里看看，回陕北也好给乡亲们讲讲故事呀。进北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一起去北平，看完了北平的名胜古迹你再回去。”

“是，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走进大门还交代阎长林说：

“今天散步很好，走的路远，看到的事情也多。你们提醒我，以后咱们多去外边走走，多接近群众。”

欲知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其它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时代有一句名言，叫作军民鱼水情。就本章内容来看，毛泽东与部下的关系，与农民的关系，这种鱼和水的关系，正是后来社会上那种军民鱼水情的源头。和部下一起泡温泉，安排14个卫士离职去学习，和农民阎志清谈水稻的直播与插秧的区别，和阎长林等人谈玉米传宗接代的道理等等，这样的小故事一一读来，还真的让人体会到了毛公那种非同寻常的品格和情怀。

**第37章**

**“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

**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

话说1948年6月3日中午，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你们1日20时电及转来李黄两纵意见均悉。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3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7个至8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军委 江 午

接着，毛泽东在华东局关于近一年来办报情形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毛泽东 巳江

6月3日这一天，中原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于5月31日发动的**宛东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张轸兵团11300余人，俘获58师少将副师长萧本元、少将参谋长杨墨林及183旅少将旅长魏沛苍；58师师长鲁道源化妆隐蔽在麦田里，直到次日才逃回南阳城。

6月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关于入城纪律守则，他写道：

各军区各野战兵团首长：

**各地颁发的入城纪律守则，都大同小异，东北林、罗、谭辰有颁发8条入城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采用。**兹将原件列后：

兹颁发入城纪律守则8条，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战斗员，及所有入城工作的人员，一体遵行。入城纪律守则：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

二、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归还，损坏赔偿。

七、服从卫戌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

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言行一致。

　　 军委 巳支

6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他写道：

**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如下，望各级党委并召集宣传部门的同志予以讨论和执行。

一、**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

二、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

三、**凡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例如对解放区人民提出政策性的口号，对解放区土地政策、整党政策、城市政策、政权政策提出主张，对于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对于号召敌军或敌区人民的传单布告等等，**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其内容虽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但其性质特别重要者，亦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其属于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论，在由县委、市委起直至中央局分局止的各级党委之间，亦应执行上述同样的原则，即凡新的和特别重要的宣传，均应向上级党委请示。各级党委各负责人在上级政策指示范围内的言论，虽不必次次向上级请示，亦应尽可能取得同级其他负责人的同意，以求统一宣传，集体负责。

四、凡各地新华社稿件，交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者，新华总社（现已与中央会合由中央直接指导）有斟酌情况予以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因此，**凡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

五、**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例如普通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或上级党委审查；**凡关于全国性、全党性问题的著作，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之处，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均应送由中央审查或取得中央同意出版。**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未经中央同意，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前将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

（以下6、7、8部分略）

6月5日傍晚，林彪等就东北野战军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提出3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路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军集中不好打，粮食又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可能乘机逃回沈阳，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3至4个月的时间，**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然后攻城。他们认为：“目前以采取第3个方案为好。**”

6月7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5日19时半来电的第3个方案**，即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二、长春是否能攻克决定于（甲）时间；（乙）攻城方法；（丙）打援能力及方法。在你们的计划中，时间问题已解决了，即不是如同你们原先计划的半个月，而是3个月至4个月。有了这样长的时间，兵力因经训练而加强了，攻城亦可采用新的方法了。

三、关于攻城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

四、关于歼灭援敌问题，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虽有3个月至4个月时间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方能确以攻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5个纵队（最好是6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强固阵地（利用昌图、四平、公主岭等地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以3个月至4个月时间，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阻止与歼灭援敌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两个条件不可缺一。**

五、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地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我军有了大约4个或5个纵队及7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六、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但是敌人可能从空中取得粮食，城内粮食亦可能不只维持3个月，因此你们主要应让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即是说即使敌人的粮食能维持5、6个月，外面又有强大敌军来援，我们亦有办法在3、4个月内攻克长春。

七、**长春得胜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得到经验，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到完全胜利**。

八、在攻长春的3个月至4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九、你们的及各纵队的指挥所必须构筑巩固的可靠的防空洞。

　　 军委 7日15时

6月1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短函，他写道：

周：

中原我军已在宛西、宛东及江汉（歼56师1个旅）打了3个胜仗，请起草一庆祝电，以鼓励之。

毛泽东

6月1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住处和丁玲谈话，他坐在空地的椅子上，鼓励丁玲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

毛泽东似乎怕丁玲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还说：

“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你在农村有12年，再拿8年去城市，了解工业。”

毛泽东与丁玲一道散步之后，邀请丁玲吃晚饭。他们坐在院子里的树下，毛泽东又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

他还举鲁迅为例，并将丁玲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丁玲说：

“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

毛泽东说：

“郭沫若文章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盾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

丁玲回去后，把毛泽东对她的鼓励都记在日记上，她想：我不会自满，但我会因为这些鼓励而更努力。

就在这6月间，丁玲撰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她把这部23万字的小说送给胡乔木、萧三和艾思奇，请他们提意见。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和他的夫人甘露出去散步。众人高高兴兴地上了毛泽东的吉普车，驱车10余公里，来到一个阴凉的树林里。毛泽东兴致很高，与大家说说笑笑。胡乔木对毛泽东说：

“丁玲写了一部描写张家口附近汤鹿地区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她请我们3个提意见，我们正在讨论。”

毛泽东问道：

“你们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呢？”

胡乔木说：

“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

萧三、艾思奇也都说不错。毛泽东没有见到这部小说，不好发表意见，边听边吸烟。沉思了一会儿，他说：

“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缺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萧三的夫人甘露后来见到丁玲，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丁玲，丁玲笑着点了点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后来在1948年9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东北《文学战线》节选发表，不久，东北新华书店又出版发行了单行本，得到社会各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史诗似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中国新文学的一座丰碑”。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为丁玲在国内外赢得了巨大声誉，奠定了她在新中国文坛上的显赫地位。在莫斯科领奖时，丁玲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谦虚地说：

“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爱斯大林，我爱毛泽东，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常常想到他们，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这样，我就尽力按照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喜欢所憎恶的意见去工作，就怕把工作做坏。但是，我从来连做梦也不敢想到斯大林的名字、毛泽东的名字能和我丁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在过了数十年之后，丁玲依然深情地这样写道：

“当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现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

有外国记者问丁玲：“现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与过去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无变化？”丁玲发自肺腑地说道：“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生前，能听到他说那么一句话：丁玲改造过来了。”

这正是：**荣辱不变剖丹心，仗义执言说深恩。**

**鸦噪声中闻鹤语，能不叫人泪满襟？**

且说6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各解放区应公开响应蒋管区学生反蒋反美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及宣传部并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并转豫皖苏分局），西北局，晋绥分局，热河分局：

东宣部（即东北局宣传部——笔者注）13日电悉。对蒋区学生反蒋反美运动，在解放区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中和其他学生集中的地方，均应公开响应，并可召集会议，**报告美帝扶日侵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各种事实和蒋区学生运动状况，并发表宣言决议等。**18日新华社有社论，望根据社论的方向进行对外宣传。一切拟对外广播的宣传稿件，望发总社统一广播。

　　 中央 巳

6月1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给粟裕等电，他写道：

粟张（即张震——笔者注），陈唐，并告中原局，华东局，许谭：

攻克开封后：一、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人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

二、攻城部队可以俘虏的人员，限于敌方武装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其他一切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加以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省政府人员中只有主席刘茂恩一人应加逮捕**，其余均不要逮捕。

三、**估计到开封此次不能巩固地占领，而在占领后不久我军即将退出，故应采取上述政策以示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以便将来巩固地占领时于我有利，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出去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

四、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

五、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即使是特务分子因为一时很难清理也不要逮捕和杀害。

六、**公安局及警察枪支不要收缴，以便我军离开后由他们维持治安，免遭抢掠破坏。**

七、**如果省政府、省党部、公安局、市政府等机关业已惊散再难集合，应设法找出中间人士，例如大学校长等出面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

　　 中央军委 巳皓

6月22日晨，开封战役胜利结束。

在此战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及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部分兵力，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全歼国民党军39600人，击毙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活捉66师少将参谋长游凌云、13旅少将旅长张洁。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用鸭血涂抹全身，化装成一个老教授逃出开封。

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关内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省会城市。

6月22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等的指示电：

刘邓陈邓，并粟陈唐：

你们哿电、马巳电、马亥两电均悉。

一、庆祝攻克开封之大胜利。

二、如果郑州东援敌122旅、125旅、交16总及战车队能被我粟陈唐歼灭于开封以西，郑州敌力减少，并估计能于一星期左右有攻克之确实把握时，则我们同意以陈谢率4、9、1等3个纵队攻郑州，以陈锡联率2、3、6纵再加宋时轮阻击张胡，以粟陈唐全力阻击邱沈，重点放在攻郑，不放在打援。如果122旅、125旅等部未被歼灭而缩回郑州，攻郑无确实把握，则应照刘邓陈邓马亥电放弃攻郑计划。

三、**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

四、许谭打兖济，韦吉打陇海东段分散之敌是有利的，特别是兖济攻克，整12师被歼，再加攻克滕、临、枣、峄，使许谭能出至陇海东段，对全局有极大战略意义，故不应改变攻兖济计划。

军委 养 酉

开封之战结束后，国民党空军对开封进行了狂轰滥炸。美国合众社报道说：“飞机轰炸开封的结果，已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六七万之众。”美联社还在6月26日报道说：“共军在开封所获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

6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23日庆祝解放开封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24日电】中共中央顷电贺解放开封省城大捷，原电如下：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陈士榘、唐亮诸同志及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3万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6月23日

1948年7月1日，王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李银桥在院门口迎接了他，问他有什么事？他说：

“我要见主席。”

李银桥说：

“请跟我来。”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到动静，抬起头来看见王明，就站起身来，绕出办公桌同王明握手寒暄，请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了藤椅上。李银桥送来沏好的茶水，只听王明说：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

毛泽东脸色十分严肃，认真听着王明的讲述。李银桥一看这气氛，放下茶水便悄然退出。回到值班室，他听到毛泽东和王明的谈话声越来越大，跑出去一听，两人的争论除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牵扯到了共产国际，牵扯到苏联和国内许多人的许多事件。毛泽东大声说：

“到现在了，你还是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

李银桥赶紧去找江青，向她报告了情况，并建议说：

“要不，请周副主席来？”

江青点头说：

“那就叫恩来去听听。”

李银桥请来了周恩来，两人一起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口，刚听了几句，周恩来就回过身，一边挥手，一边用眼色示意：去，你下去，不要在这儿听。李银桥赶紧蹑手蹑脚退下。周恩来俯身静静地听了很久，后来屋里的争吵声低了下来，王明的口气是要告辞了，周恩来立马敏捷地躲开了。王明板着面孔离开不久，周恩来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7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他写道：

各局、各分局、各前委：

陈克寒同志由中原致新华总社电，摘供参考如下：

一、新区宣传工作十分重要。洛阳、汝南与豫西地方的经验，都说明此点。豫西在初下洛阳后，曾展开政治攻势，各县组织宣传队下乡，有些地方结合当地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共同进行，收效很大。

二、新区县应该宣传且能得到群众同情的是：1、**蒋必败，我必胜**。特别是抓住打下附近大城市，消灭和俘虏敌人大批高级将领的事实，充分发挥。2、宣传剿匪安民，反对害民的特务制度和保甲制度，反对蒋匪抓丁派粮，摊款拉差，宣传法币贬值，人民受损，蒋匪经济危机，号召防匪、保家、保卫壮丁粮食、牲畜，拒用法币。3、宣传我军纪律严明，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民主政权，保护人民利益，保护工商业，废除苛杂，合理负担，不抓兵，不抓夫。尤其后两项十分重要。负担方面，必须说明每年征一次，或两次，统一累进，借条顶数。

三、河南、安徽、湖北学校和知识分子很多，每县都有2、3中学，汝南有11个中学，洛阳听说有20多个学校，学生不少中农家庭出身。**蒋匪近在汴郑设新校，以免费供膳宿被服，号召知识青年。一般知识青年，对我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说蒋匪快到，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分家的知识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者为佳。在农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报信。争取知识青年不仅可培养一批干部，且可打通与当地群众的联系。许多地方知识青年都要求到我学校上学，但在敌我争夺未定和工作犯错误的地方，知识青年便存观望态度。原因：1、中学以上学生，大多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怕我算账。2、怕红了后，站不住脚。3、**不满我过左做法，特别是杀人和破坏城市影响甚坏。许昌、漯河有些知识青年，原来想来解放区的，不来了。已经来了的，对我在许漯的破坏，一再列举事实，提出批评。**豫西争取知识分子有若干成绩，且已起了些作用，但有些地方故意提出过高过左做法，吓唬知识青年，达到拒收目的，怕新知识分子麻烦，无决心吸收和改造他们。

（中央注：**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各中央局应将自己辖区内这项工作的情形及经验，向中央报告。）

中央 午江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 　　　　　　晋绥分局，及稼夫同志并告徐周（指七大代表张稼夫，徐向前、周士第——笔者注），西北局：

由分局转来稼夫关于临汾情况及工作意见电，已收悉。特复如下：

1. 华北局关于晋中工作指示，已转发你们，其中关于巩固区的原则可做你们决定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的参考。据来电所述情况，临汾地区当前第一步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安定社会秩序，收缴特务土匪武装，确实解散国民党、同志会等一切反动组织，并完成夏征。目前发动群众，亦应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来提出口号，并进行宣传鼓动。至于系统地社会改革，则须在这第一步工作完成以后，才好进行。

二、**对蒋党、阎党特务活动，应有警惕，应有对策，并须有计划地系统地向他们采取进攻的步骤，以至彻底打垮他们，可不要惊惶失措，操切从事**。办法可由政府发出布告，禁止以前敌占区（举出地名及范围）各阶层人民携带、收藏及买卖枪支、弹药与刺刀、马刀等武器，并限期将这些武器交给政府指定之机关接收，过期不交，私自携带、收藏、买卖武器者，按律处刑。如有自动交出，或报告消息，因而清出大批武器弹药者，给予奖励。其次另出一布告，禁止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等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并着令这些组织立即解散。所有这些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及特务土匪，限期向政府指定的机关登记，并缴出其武器、证件及一切反动宣传文件等。凡依令停止活动，进行登记，过去未曾犯罪或犯罪不大者，一律不究既往，宽大处理，并恢复其公民权（恢复公民权者始得参加工会或农会等群众组织）。即使过去犯有重大罪行，只要停止作恶并坦白登记者，亦得将功折罪或予以减刑、缓刑、免刑等宽大处理。但如拒绝登记或私藏武器、证件，逾期不缴者，或在登记后仍进行反动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决不宽贷。在发出这些布告，进行登记之前，须在组织上并在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准备和酝酿。在登记时，则应发动群众检举控诉，互相规劝，督促登记，但**不要采取群众斗争大会及逼供信的方式，以免引起多数的人心不安及社会动荡**。其有愿秘密登记者，在公开登记之外，我们亦可进行秘密登记，以便从而侦察其内部组织秘密，**促进其内部彼此猜疑，配合我之侦察，打入工作，**使公开登记工作更易收效。因此在解决此种任务时，你们必须使公安局的工作与政府工作及党的群众工作密切结合，因为这是一场严重斗争，你们必须很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三、对学生、教员、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蒋党阎党特务人员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禁止教授“党义”之类的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 **要认识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启发他们认清解放区与蒋占区之光明与黑暗及真理之所在，说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出路，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渐改造他们。为了办好我们的教育，集训旧教职员是需要的，但不要为了审查特务及蒋党、阎党而去集训教员，因为这会使集训变为一种反特大会或我们的集中营，这是要妨害我们将来争取知识分子的。因此**来电所提集训甄审中小学教员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应停止实行**。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

四、**兵农合一实行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来电既说实际上多数是明编暗不编，又说地主多无土地而靠吃底财和眷属粮为生，前后似有矛盾，望继续调查研究，并将结果报告中央。现在可以宣布废除兵农合一，土地谁种谁收，地权问题秋后再行解决，并宣布兵农合一制度中给阎顽缴粮缴布的规定，亦一并废除。**夏收后按民主政府规定之征粮办法缴纳公粮。为此，亟应由晋绥行署订出适当合理的夏征条例，公布施行。至于土地暂定谁种谁收后，地主生活虽不致立即无法维持，但被阎顽征走之“常备兵”成份多属中贫农，其家属的生活过去是靠“国民兵”代耕的，现在代耕优待互济均无理由提出，但其生活困难又不能置之不理，可否按其份地由耕种人（国民兵）暂以交租形式给以若干粮食，粮食给多少，可按双方经济情况适当决定之。这样做还可动摇阎顽的军心。可行与否，望考虑。

五、城市市区与乡村的政策和作法应严格分开。城市政策不能行之于乡村，乡村的一套亦不能搬用于城市。**来电所提“以贫雇农为骨干，建立我们的组织”过于笼统，行之于乡村也不完全，也不能防止你们所批评的片面强调深入贫雇工作的错误，行之于城市则是完全错误的。**城市与乡村应严格分清界限，在你们今后的指示和工作中，必须切实注意。

中央 午江

7月4日凌晨1时，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许谭兵团集中兵力攻克兖济是上策的指示：

粟陈唐张，并告刘陈邓：

江辰谭电，江午许谭刘（指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笔者注）电你们谅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既有把握继续围歼25师、72师，而在此战结束后，你们全军必须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处理战后各项问题。然后或者立即进入大休整（大约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或者再举行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攻占民权砀山线控制该线，以利休整。总之暂时不打邱兵团，不进行严重的作战，而目前徐州方面对于你们已无威胁。在此种情形下，许谭南下威胁徐州，只可能起一种作用，即迫使刘峙从郑州将47军空运徐州增防，而从豫北调40师填防郑州，或更从张轸兵团调出一部填防郑州，或者47军不动，径从张兵团抽一部空运徐州，除此以外无它作用，**似不如同意许谭刘江午意见，集中兵力攻克兖济，打通山东和你们间的交通，并使许谭兵团无后顾之优，可以全力南下作战，对于雨季以后你们的作战，可起大的和直接的配合作用。这是上策不是下策，**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军委 支 丑

7月6日，睢杞战役结束。

此役是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于6月底。善于防守的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第10纵队负责在杞县姚林岗抵御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的进攻。他指挥10纵和邱清泉激战7昼夜，使邱清泉损兵5000余人，未能前进一步。

宋时轮，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幼年丧母，由姐姐抚养成人。有一次，宋时轮随姐姐回婆家，初次尝到米酒，觉得非常甜，贪饮了一大碗，独自回家，由于天黑，醉不识途，误入一山洞，和衣而眠。他酒醒后天已大亮，感觉有动物舔他的嘴，睁眼一看，是4只小老虎，大吃一惊，跳起身夺路而逃。年长之后，宋时轮依然喜欢饮酒，且豪饮不醉。他在第9兵团有“百杯不倒，千杯不醉”之名，自称“酒将军”；1949年任第9兵团司令员，人称“酒兵团”。宋时轮除了饮酒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剃光头。他看不惯部下留着小分头。所以，宋时轮的部下大多剃了光头。因此，他麾下的第9兵团又有“光头团”之称。

在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主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经过9昼夜激战，将增援开封的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4个整旅及黄百韬兵团一部共54200人全歼于睢县、杞县地区，其中俘获兵团司令区寿年、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以下3万余人。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民社、青年两党处理办法的指示，他写道：

晋绥分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各前委：

据晋绥7月5日电告，山西交城已发现有民社、青年两党组织。按**该两党自参加伪国大国府，并积极参加“戡乱”工作以来，久已成为人民的敌党，应在打倒之列。**故从两党的性质言，与国民党已无区别。凡我新解放地区，如有该两党组织，应宣布其为反动，予以解散，不容其再有活动。该两党地方组织在解散后，其负责人不必逮捕，其一般党员亦不必号召其坦白登记，只须宣布凡仍继续该两党活动者一经查出，即以违法论罪，我公安机关应结合当地群众运动，对该两党积极分子予以注视。对该两党党员个人所犯罪行，应与一般人的罪行同样处理，不必有所轻重。该**两党人员如有自动声明脱离并暴露该两党罪状者固所欢迎，但亦不必主动的造成运动，反致为卑不足道的民青两党在反动统治中张目**。至**对民社党革新派，尚应与民社党有所区别，因该党在表面上尚未参加蒋府，尚不赞成内战，故遇有该派组织的地方，应慎重处理，不要宣布解散，并应观察其行动和发展，报告中央。**

　　 中央 午文

7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在7月11日致刘伯承等关于豫东大捷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13日电】中共中央顷电贺豫东大捷，原电如下：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陈士榘、唐亮诸同志，及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5万余人的伟大胜利。**此次睢杞战役，蒋匪为解救其区寿年、邱清泉两兵团被我围歼的危机，竟先后调动了32个正规旅及一个快速纵队、一个交警总队，共达27万人之众。但经9昼夜的激战，终不能逃此惨败，而**区寿年、沈澄年等高级将领且均被我生俘。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更使我军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念之意。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7月11日

7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的指示电：

许谭，并告粟：

攻克兖州甚慰。

一、你们将9纵插入大汶口以北，切断84师退路，准备歼灭84师甚为正确。我们要你们以9纵打济宁之提议取消。

二、84师歼灭后，请考虑以主力立即北上占领济南飞机场，筑工固守，使敌不能向济南增兵，以利尔后夺取济南，另以一部攻歼济宁、汶上之敌。

军委 寒寅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歼灭东进之胡宗南部给刘伯承等的指示：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指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笔者注），许谭，华东局：

一、胡宗南抽出两个师（番号待查）由裴昌会指挥，拟经洛阳出郑州业已确定，你们须加紧准备，待敌由灵宝东进至适当地点时歼灭之。

二、敌因中原失败，除从胡部抽出两个师外，又有从东北抽回第8军消息，如属实，估计将于连云港登陆加入徐州方面，填补75师、66师等部被歼后之空缺。

三、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84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7纵9纵13纵渤纵鲁纵）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下同——笔者注）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

四、向前所部北进于歼灭阎敌3个师后现又于太谷地区围歼阎军4个师又3个总队，日内可全部解决他们，并准备继歼由平介汾孝向清源方面退却之两个师。假如这些敌人都解决，则阎部仅余5个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困守榆次、太原、阳曲、忻县4点，我有提早夺取太原等地之可能。

　　 军委 午寒

7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许世友、谭震林、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许谭并粟陈张，告华东局，中原局：

删夜电悉。攻克兖州又歼84师，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10天内外夺取济南。

军委 铣午

7月16日深夜，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粟陈部应阻止邱清泉兵团由郓城、巨野东进北援济南的指示，他写道：

粟陈唐张，并告许谭：

一、已令许、谭于歼灭84师后，主力立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估计84师可能于日内被解决，并可能于数日内抢占济南飞机场，如果济南敌人不强，而我军又能于短期内（例如10天左右）完成攻城准备，则有迅速夺取济南之可能。

二、我攻济南时判断邱兵团可能取道郓、巨东进北援。而黄兵团则将设法返回徐州。

三、在此种情况下，你们于铣筱两日占领商、徐段后应看形势，如邱兵团经郓、巨东进北援，你们应返回郓、巨以南，将自己处在邱、黄两兵团之间，隔离两兵团，使邱兵团不敢冒进援济，保障攻济胜利，如邱兵团徘徊定、曹，则你们应控制商、徐间不动，看清形势再动，如邱兵团折回陇海线东援徐州，则你们可以向路南休息，亦可回路北休息，望酌情处理之。

　　 军委 铣 子

7月16日这一天，中原野战军在鄂西襄樊歼灭国民党军守军20500人，生擒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

7月17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刘陈邓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

铣酉筱辰两电悉。襄阳攻克，康郭（指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笔者注）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删日徐周最后解决33、34两军，俘赵承绶沈瑞。榆次之敌，逃入太原市。忻州之敌南逃，被我地方部队歼击中。晋源县（即太原县）之敌，或逃或被解决，日内可明了。至此，**阎锡山仅剩太原市一个孤城，我军不日即可合围，可能提早解放该城。这样，将使我们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兵工和工业两大问题。**许谭亦于删日最后歼灭12师、84师，至此，王耀武仅剩济南孤城，我军亦有提早解放该城之可能，使正太德石两路和胶济通连，并使津浦路由德州通至韩庄，许谭4个纵队即可加入南面作战。凡此几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各线主力抓住了敌人主力，并大量歼敌，故能使侧翼战场顺利得手。

你们补兵补枪问题，当从太原夺取后通盘解决。主要是俘虏兵，其次是晋中军区所属若干地方部队（豫北，冀鲁豫两区之地方部队，负有作战任务，不能抽调），拟共补给你们2万左右人，1万左右枪，依太原胜利结果如何而定。太原夺取后，徐周兵团拟使用于夺取绥远宁夏，打通内蒙东北和华北西北联系。彭绍辉所率晋绥地方旅拨归彭张赵。时中地方部队则大部拨归你们。济南解放后，山东地方部队，除酌量补充华野外，提议拨1万人、1万枪补充刘邓（**因刘邓在大别山作战部队大为削弱，4个纵队不足6万人**），请华东局筹划电复。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人为减少。冀南太岳会门活跃。**肥乡（冀南）遵化（冀东）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须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中央 午攸

7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近据确息，此项运动，由美帝指使，并从中组织，拟由黄埔系军人杂牌军人及某些政客，发出和平提议，组织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通电各方，要求国共重开和谈。必要时，请蒋出国，或更出以其他表面上的激烈行动，表示他们倾向和和平之诚意。**煽惑中间阶层党派，出而附和，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

二、**蒋管区各地党委应立即讨论并实行事先揭破美蒋和平阴谋，使学生群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一切中间阶层首先是他们中的反美反蒋分子，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为和平阴谋所迷惑。**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这样，依据群众觉悟程度，逐步地有说服性地引导群众站在我党方面。如果和平阴谋已经发动，并能迷惑若干群众时，我们的揭露工作，尤应注意策略和方法，**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务使反动派陷于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三、**在解放区人民及人民解放军中，应广泛宣传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惨败，预先指出我军愈胜利，敌人的和平阴谋就愈成为保存反动军队以利再战的重要武器。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3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3年左右的痛苦，接收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这一点在蒋管区群众中，亦须用适当方法，加以说明。

四、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平运动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其具体要求，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惩办一切战争罪犯，取消伪宪伪国大及依据伪宪伪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实行言论集会自由，反饥饿，反迫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促进反动派瓦解崩溃的速度**。在蒋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应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有所增减，酌量提出，并须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中共中央 1948年7月18日

7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许谭并华东局：

兹将谭电（即告蒋军及济南市民书——笔者注）酌加修改发给你们，你们可印成一张传单或印成一张布告张贴。你们攻城时此间新华社即照此发出口语广播。

　　 中央 午皓

7月2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攻城经验给林彪等电，他写道：

林罗刘：

据许谭报告潍县攻城经验称：

一、**潍县的攻坚战，是很顺利进行的。采用了石家庄的经验，所有部队均从交通壕内运动，减少了不少的伤亡，但对于稳打稳扎的方针，认识不彻底，产生了过急或拖延的或左或右的偏向，这就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同时，对小群动作仍不熟练，猛扑一阵的作风，仍发生过，碰壁以后才转过来**。

二、攻城开始仍是强调坑道内爆为主，经过几天证明了地势低，地质坏，无法进行坑道内爆，才转入外爆登城。这次登城组织很周密，从火力组织，运动道路，爆破点选择，登城以及巩固爆破口等均作了精确的计算与准备，因而在试攻中即达到了登城任务。这次作战，炮兵是达到了扫除障碍，援助步兵的任务。我们确定集中全力，从北城攻击，以8门美式榴炮、4门日式榴炮、7门野炮、34门重迫击炮、12门山炮，共65门炮，把北城敌工事全部毁掉，把两个钢骨水泥工事也毁掉了，保证了步兵安全登城。这次炮兵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是由于炮兵是从四处调来，互相都不愿落后，克服了过去不愿意抵近射击的错误。从这里看出对炮兵的教育，必须使炮兵了解我们的炮弹少，技术弱，而且许多炮弹是翻造的，弹道远近不准确，不能按一般的炮兵射击规则，必须有我们的特殊规则，等语，特转给你们作参考。**关于坑道内爆取得胜利，关内还只有临汾一处经验，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一万五千，费时72天，消耗炮弹炸药数量很大**。其他南线攻城经验，以交通壕接敌，外爆获胜为多，时间较短，耗弹药较少，伤亡亦不很大。你们攻长春究应采用何种方法，望你们依具体情况决定之。

　　 军委 午哿

此时，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鉴于长春国民党守军在10万人以上，设防坚固，认识到攻击长春带有勉强性和很大的冒险性，如攻长春不成功，将对今后的作战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决定“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

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将上述意见电告中央军委，并提议：

“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即是再等1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

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又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由华北军区一部围攻大同，调动傅作义一部主力由北平西进，以利东北主力南下作战。

7月22日深夜，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应向南作战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午哿、午养两电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现有距8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8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东北局应速加强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该区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军委 养 亥

7月23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杨成武部立即组织西进兵团担负绥远作战任务的指示，他写道：

聂薄，转杨成武，并告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笔者注）及林罗刘：

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25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隐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

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1纵全部，2纵两个旅，6纵两个旅，共3个纵队7个旅，杨成武为西兵团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26日起至8月9日止，共15天，为休整时间，8月10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8月25日左右到达归绥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至少以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

三、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8月15日为止，准备于8月20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

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并以晋西北为后方，并须准备长期在整个绥远境内作战。华北局应即组织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西进。

五、6纵一个旅及7纵全部留平保线以西以南地区作战受华北军区指挥。

　　 军委 23日2时

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唐，并告许谭：

一、雨季已到，你们决心进入休整是正确的。

二、休整时间应从午哿起算，并照刘陈邓办法统一规定，每10天为一期，到8月底为止共40天，此期内如有紧急情况发生，则随时结束整训进入战斗，否则坚持完成40天计划。

三、此40天内各部除训练及检讨教训外，必须完成人员和弹药两项补充计划。

四、40天计划完成后如有可能和必要再由军委决定延长若干天，但你们现在不要准备延长，你们应在40天内集中精力完成休整补充计划。

五、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第5军，刘陈邓主力则以寻歼张轸1个师以为配合，预计在9月上旬或中旬，两处同时发起战斗，避免参差不齐失去主动和有效配合作用，此项作战计划望于8月下旬作出报告军委决定。

六、为此目的，韦吉所部应于日内新安镇附近之作战完毕后，立即进入休整，该部只有8月一个月休整时间，因此不要再打徐继泰，以便该兵团于未东起就地休整30天即进入歼灭5军之配合作战，在歼灭5军之作战时，韦吉任务是钳制8师25师。

　　 军委 宥 酉

7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的指示》，他写道：

谭（指谭震林——笔者注）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

电悉。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叛变分子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分别解决。

一、凡党员过去自由脱党，确未做任何反党活动，现在愿参加工作者，可分给以适当的工作，但不应马上接收其重新入党，更不能恢复其党籍，经过相当时期考察，而本人提出入党要求时，才可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二、**凡党员过去系个别向敌方自首，并未进一步有危害党及革命之行为者，现在来找我们时，在原则上可允许其参加解放区的一般生产建设和群众工作**，只有经过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而且本人坚决要求重新入党时，才能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三、**凡党员曾经叛党但系普通叛变分子，即对党危害不大的分子，要他们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上安分守己，努力参加生产支前工作，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对个别罪大恶极的重要叛变分子，在必要时，由社会部或公安机关扣押分别处理之**，但须经区党委或以上机关的批准。

四、对分配工作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最好先集中在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学习，在学习中加以考察教育，使其在思想打通的基础上，向党坦白，这更便利于党对他们的了解和使用。在使用这类分子时，要经常提高警惕，防止奸特分子混入，绝不可因使用自首叛变分子而有所麻痹。

中央 午感

7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军委 午30

欲知林彪等人能否迅速率领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知恩图报真君子！伟哉丁玲！笔者含泪读完了丁玲在毛泽东身后所写的那一段文字和她对记者所说的那一段话。同时也想起了我从不愿意再提起的一类人，他们也曾像丁玲一样受到过毛泽东的赞扬、批评、教育、帮助和提携，甚至远比丁玲更显赫，所得到的实惠也更多。可他们在毛泽东身后又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呢？心性品行，两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唏嘘不已。

另外，毛泽东在1948年7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党内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值得好好研读。有领袖如此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明白昭示于全党，防患于未然，要击破美蒋和平阴谋，扫荡蒋匪军使之灰飞烟灭，有何难哉！

**第38章**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

**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

话说1948年7月底，毛泽东才看到了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来电全文。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济深等人，他写道：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后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在1948年这8月间，由香港等地分批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

此时，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除了已经包围了阎锡山集团以外，还把国民党军的5个战略集团牵制在5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卫立煌集团，共48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仅依靠北宁的锦（州）榆（山海关）段作为和关内联系的通道。华北战场上的傅作义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归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海上补给的通道。华东战场上的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南至蚌埠的地区。中原战场上的白崇禧集团，约75万人，分布于平汉南段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盘踞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大战略集团彼此孤立，无法机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国民党后方的兵力36个旅，约23万人，这一点战略机动兵力根本无法使用。

参加蒋介石南京军事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傅作义、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卫立煌、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120余人。

8月3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以《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为题讲了话。他说：

“**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污蔑，令人实难忍受。”

“**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至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高级将领要改造精神，必须要改革生活，要明廉知耻，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回顾以往失败，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萎靡不振，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至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没有饭吃，才被迫带领大家干，谁知我军许多将领很不争气，使我非常失望**。但是，我既已负起责任，就一定要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愤图强，努力奋斗。”

8月3日下午，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2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应中央急召，策马赶到西柏坡村。他们进得屋来，见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高脚八仙桌，4面摆着长凳，毛泽东迎门而坐，左首是周恩来、朱德，右首是刘少奇、任弼时。毛泽东身后的墙角边，则放着一个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壶和几只战士用的搪瓷缸。

聂荣臻和杨成武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了下来，毛泽东递给他们两份电报稿，即他在7月22日和30日先后发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那两份电报：22日电报命令东北野战军8月开始南线作战，打范汉杰集团；30日电报命令先打范汉杰，后打在北平、承德、张家口一线的傅作义集团。

杨成武看罢电报，已经明白中央是要他落实7月23日指示电中所说的组建西进兵团的作战任务了。果然，毛泽东宣布任命杨成武担任新组建的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命令他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上，使他们出不了关或者少出关，以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毛泽东交代完任务，问杨成武：

“有什么困难么？”

杨成武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绥远是傅作义的老巢，他们在那里经营了20多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了两个兵团：孙兰峰兵团、董其武兵团，一辈子经营绥远，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又在群众中进行了像我们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成武呀，你们到绥远，得准备饿3天肚子，吃2天草啊！”

杨成武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很受感动，他心想：

“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是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代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间。”

杨成武正想着心事，只见毛泽东又转向周恩来说道：

“恩来，你交代薄一波，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在不比以前了，别让咱们的战士像叫花子那样穷。”

杨成武说：

“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啊？怎么带得动！”

朱德一听就笑了，说：

“我们部队里怎么都成了像成武这样的傻瓜！你可以用红军时期的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化整为零，没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8月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

**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8个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20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军委 江亥

8月4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度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以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

“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8月7日，顾祝同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暂时停止战略性进攻”、采取“重点防御”的建议。蒋介石最后制定了确保华中，经营华南，坚持沈阳到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的军事计划。**他企图固定战略重要点线，将兵力靠拢，猥集成一团，使人民解放军“吞不下，啃不动”。**

8月7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鱼日19时电悉。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粮缺，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你们对上述规定如有意见，速即电告，否则即照此部署执行。

　　 军委 7日18时

8月9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

齐17时电悉。

1. 杨成武部已确定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以20天行程（9月10日左右）到达归绥、集宁附近，并开始攻击。

二、傅作义自己所有的3个军（35军、暂3军、暂4军）及各个独立师均位平绥线及北平附近，并未东去，随时可增援归绥。**我军是走路，敌人是乘车或空运，我军走路的20天中可能被敌发觉，使援军先我或稍后到达。故杨罗耿必须向平古、平张配合行动，并须先几天打响，才能保障杨成武攻占归绥、集宁。**

三、你们所说的92军、94军、16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92军外，均将迅速缩回。94军、16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94军并无到锦州讯，第8军王伯勋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消息，**只有92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钳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军委 9日23时

8月10日晨4时，华东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发动济南战役的3点方略：

1、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2、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3、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地配备与使用兵力。

8月11日，林彪等人致电中央军委说：南下的粮食、道路等困难无法解决，因而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8月12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对林彪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11日11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6日19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8日17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3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军委 未12日6时

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承认他们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他们在电文中说：“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

8月12日傍晚，毛泽东复电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等人。

此前，毛泽东为了打好济南战役，决定召见3月至7月间参与指挥了洛阳战役和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虎将”王建安。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后的喜悦匆匆赶到西柏坡，一见到毛泽东，就抢先几步敬礼问侯：

“主席您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建安，你来了。快坐，坐。”

王建安落座后，勤务员递上一杯清茶。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画出的地方，向他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当前的任务，尔后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

“服从军委的决定。”

王建安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很高兴，要王建安和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他说：

“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双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本传前面说过，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许世友准备拖枪回四川打游击，因王建安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便与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再理睬王建安。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回到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从不和王建安搭腔。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许世友就是“没理睬”。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强调“团结”，怕他不服许世友，搞不好团结。于是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说：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了，示意他坐下，说道：

“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

第二天，王建安立马赶往山东省青州华野指挥所，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再说毛泽东在8月12日傍晚给粟裕等人的指示电中写道：

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4时电悉。你们所提3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9月作战，预计结果有3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5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二、你们第3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11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10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便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三、**再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主力被歼，邱黄又受重创，25师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8师、64师，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25师之后撤；**你们集中6至7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四、不管你们采取第二方案或者第三方案，在兵力部署方面，叶飞所指挥的3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巨地区。已经在北面之各纵及正在移动中之第3纵，则应适时位于兖济或其以南地区。即是说，除韦吉之5个旅可以临时决定参战位置外（该部似以担任攻击徐蚌段为宜），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而不要企图以叶飞3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夹运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

五、粮食是极大问题，你们到兖、济开会，华东局及冀鲁豫均应派负责干部参加协筹粮食及其他问题。

军委 12日19时

8月13日，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请示中共中央说，他想在华大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毛泽东知道后说：

“**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一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一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毛泽东对吴玉章的电报作了答复。他在复电中写道：

“那样说法是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种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

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9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9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于月底以意见电告，再则望将大别山敌我情况见告。

军委 未删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萧三到村外的大路上去散步，二人正谈得高兴，忽然看见滹沱河边围着一群一群的人，在那里吵吵嚷嚷，毛泽东问卫士：

“那里那么多人，出了什么事了吗？”

卫士回答说：

“昨天刚下了大雨，河水暴涨，顺着河水冲下来很多东西，那些人可能是在看河里的人捞东西呢。”

“走，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提议。萧三就说：

“好，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领头顺着一条水渠朝滹沱河边走去，他看着河边被水淹没了的大片稻田，惋惜地说：

“**眼看收到手的粮食，水一泡就要减产了。应当帮助老乡们赶快排水，把稻子扶起来，这样还可能减少损失。**这就叫天灾呀，前几天干旱，大家都盼着下雨，现在雨大了又成灾了。将来人能胜天了，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灾害。能利用河水灌田，变成旱涝保收就好了。在南方，雨水很多，也经常下大雨和暴雨，但成灾的时候却很少。”

萧三也对警卫员们解释说：

“在南方，有几个省做到了旱涝保收。在我们湖南，平地都是水田，下大雨也不怕，渠道河流交织如网，水流畅通，小河通大河，大河通江湖，很少闹水灾。”

在滹沱河里，有很多老乡、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们，他们正在奋力打捞从上游漂下来的东西，有西瓜，有木料，有衣物，还有鸡、猪、牲口。毛泽东站在水边，看着看着，用手推了萧三一下，说：

“怎么样？下吧。咱们也和青年们赛一赛，看谁捞的东西多。”

“不行哟！”萧三摇摇头：“这不是湘江水，这是凶猛的滹沱河。如果今天我们要是站在湘江边上，我一定陪你下水，痛痛快快地拼搏一场。”

其实，湘江在汛期比滹沱河还凶猛。毛泽东知道萧三不敢下水了，就又将他一军，说：

“看来，你还是不服老啊！”

“我不服老。”萧三知道毛泽东的意思，虽然嘴上这样说，还是找个了理由：“滹沱河我还是可以下去的，可是衣服湿了就不好回家了。”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不要得了职业病，只能‘坐家’动笔，不能干别的。”

萧三也笑着说：

“你的时间太宝贵了。再停一会儿，你也该吃饭了。”

8月21日，刘少奇和他的第6任妻子王光美举行了朴素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王光美，曾名董朴，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是大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1918年出席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成员之一。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的家族更为强大，是天津的富商世家，她的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

8月22日上午，毛泽东应参与指挥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后又参与了济南战役）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的请求，接见了他们。据高存信回忆：

“毛主席住在一个农家小院，环境很幽静，我们随周副主席进屋后，叶参谋长走了出来。周副主席把我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迎上来与我们一一握手。当与我握手时，周副主席对主席说：

‘看出来了吧？他是高崇民（著名民主人士，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笔者注）同志的儿子。’

主席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笑着说：

‘很像，很像，很像高崇民同志呀！’

一句话把我们都说乐了。看到主席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拘束的心情，一下就一扫而光了。

毛主席房里的摆设，就是农家普通的方桌木椅，只是因为毛主席身材高大，桌椅用砖垫高了一些。周副主席走后主席像拉家常一样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年龄多大，在哪学的炮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向陈锐霆询问豫东战役的情况，向我询问华北军区炮兵作战及装备情况。我们回答后，主席很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伸出左手攥成拳头，拳心向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右手比划着拳头说：

‘**解放战争就好比爬山，最吃力的上坡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山顶，我们就要下山了。这就是当前解放战争的总的形势。**’

毛主席的一席话把决战前夕我们面临的形势一下给讲透了。随后主席又对我们说：

‘你们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现在干的又是炮兵，炮兵很重要啊！一定要把炮兵搞好。今后还要大大发展，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

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把炮兵工作搞好，让炮兵在今后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叶参谋长仍在等着谈话，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得真快，按周副主席的要求，时间已超过10分钟了。我们觉得不该再多占主席的时间，便起身告辞。主席亲切地把我们送出房外，我们再三请主席留步，但他坚持送我们走出院子，一直送到院门口，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这次接见，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个伟人，一位领袖，同时又是一位长者，一位同志，一位普通的同志。

吃午饭时，我看来的人不少，但大都在院子里等着，只见朱总司令在饭堂两边一张小地桌上下象棋，周围还有几个同志，有的在观战，有的在看报，我便围上去看朱老总下棋。只见其它饭桌上已摆上三四小盆菜，看样子菜还没有上全，桌上还放着当时算比较好的枣酒，显然是要会餐。

不一会儿，少奇、王光美，以及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随后，其他人也陆续进了屋，各自围桌而坐，因凳子不够，有的站着，军委领导坐在东边的一张桌子上。待大家坐好后，只见朱总司令首先站了起来，他请大家端起酒杯，说：

‘今天，我们为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结为伉俪举行会餐，祝他们新婚幸福，干杯！’

这时我才明白会餐的意义。平时我不会喝酒，但为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便毫不犹豫地端起碗一饮而尽。大家边吃边喝边谈笑，尽情举杯祝贺。”

8月24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说：

“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8月25日，粟裕在山东曲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谭震林、王建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攻城和打援两部分。攻城兵团由7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共约14万人，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

8月2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指示电：

粟谭陈唐：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3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

**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

　　 军委 26日3时

8月28日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裕同志：

感晨电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26日3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3种，即20天、1个月、两个月。这3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20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1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6个旅，但歼其3至4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1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6个旅、8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72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12日12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26日3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3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军委 俭 丑

8月末的一天，李银桥陪着毛泽东在村外散步，碰到毛岸英刚从邻村下乡回来。毛泽东远远看见儿子，便迈步迎了上去。

毛岸英是在5月份从山东搞土地复查工作后回到西柏坡的。据这一年夏季被调到中央机关的王鹤滨回忆说，他在中灶食堂曾见到了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王子野、何理良等一帮子中央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在一起吃饭。

毛岸英这一时期正在学习古典文学，他在言谈之中，时常也带一点之乎者也，引得于光远等人哈哈大笑。毛岸英停止了进餐，端着饭碗，用拇指扣定筷子，带着疑惑的神态，逐个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说道：

“难道我的话说错乎？”

他的话刚一出口，立即又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何理良的女高音最响亮，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右手捂着肚子，眼泪也笑出来了。毛岸英呆呆地望着发笑的同伴们，他不明白，刚才的一句话，为什么又引起大家更大的笑声。于光远逐渐收敛笑容，对毛岸英说：

“你说的话没有错，不过古文——文言文，是书本上的语言，古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已经死亡了的口语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现在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才引得我们发笑的。”

毛岸英听罢，“哦”了一声，用眼角瞟了一下笑着的同事们，带着羞涩笑了一下，微红着脸，低着头继续吃饭。

此后不久，胡乔木介绍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任秘书，同时辅导毛岸英学习语文和历史。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双流县永福乡一个小康之家，失去父母后，家道中落，中学时因生活所迫辍学，靠卖文为生。1938年2月他在陕北公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1941年他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1947年参加晋西北的土改运动，1948年调入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毛泽东一见田家英，就问道：

“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

田家英答道：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毛泽东听了有点儿不大高兴。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后，他和毛泽东有一些共同和相似的情趣和爱好，都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古诗词和中国历史。田家英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但是，他的学问远远不及毛泽东渊博，谁也无法知晓，毛泽东究竟读了几万卷书。毛泽东是诗人，田家英也能写诗，二人在一起谈话，毛泽东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在几天前，毛岸英和未婚妻刘思齐一起来见父亲，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说：“你们俩都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毛泽东这才抬起了头，问刘思齐：

“你正在学习，在学校还没有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刘思齐说：

“结婚后好好安排一下，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好，好！”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刘思齐回答说：

“我是1931年生的。”

“31年生的？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毛泽东说：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的婚事，等一等好不好？”

“好，听爸爸的。”

毛岸英说罢，就和刘思齐一起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可不大一会儿，他又回到了父亲跟前。

“你怎么又回来了？”

毛岸英对父亲解释说：

“我想结婚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和学习。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毛泽东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马上结婚呀？”

“是的。”

“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那还要由制度和纪律做主。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现在不能结婚。”

“可我都27岁了。”

“我说思齐还不到年纪！”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毛岸英说：

“思齐也18岁了。”

毛泽东较起真来：

“周岁？虚岁？”

“虚岁。可不到年龄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生气了，将笔重重地放在砚台上，冲着毛岸英吼道：“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思齐不到18岁，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你们结婚！”

毛岸英没想到爸爸为这事会跟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挨了训转身就走，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晕倒了。值班哨兵急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毛岸英回到自己的住室，气得躺在床上直哭，第二天也没有起床，谁劝也不行，卫士只得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发火了，大步走到毛岸英住室房门口，喊了一嗓子：

“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毛岸英一听父亲发了怒，立刻老老实实地起了床，不敢再闹了。毛泽东转身走时，又撂下一句话：

“没出息！”

再说那天毛岸英远远看见在村外散步的父亲，转身想躲着走，却被毛泽东叫住了。

“你莫躲我！”毛泽东抬手说：“你过来。”

毛岸英只得走近父亲。毛泽东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结婚的事想通了么？”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丧气地说：“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么！”毛泽东满意地摆了一下手：“你去吧。”

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毛泽东转身问李银桥：

“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李银桥想了想，回答说：

“主席跟我们接触多，感情也更深些。”

毛泽东说：

“我跟儿子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说着话，两个人开始往回走。毛泽东又说：

“银桥呀，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也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李银桥听了，心里感到酸楚楚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人们已经睡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任弼时的房间里还亮着灯。雨又下起来了。蚕豆大的雨点成串成串地从天上掉下来，刹那间变成了瓢泼大雨。

西柏坡村边山地上的两孔窑洞，因年久失修、土基松软，经不住如注的雨水从山坡上直灌下来，突然坍塌了。流动哨兵立刻大声惊叫起来：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被叫醒了的人们冒雨朝出事地点跑去，边跑边呼叫着别的人：

“快去通知修缮队，叫他们带了工具来救人！”

顷刻间，塌了窑洞的山坡上聚了很多人。修缮队的人用铁锹和十字镐连扒带挖地实施救援。周恩来也急匆匆地跑来了：

“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人回答说：

“挖到现在了，还没见着人！”

还有人喊：

“土层太厚，雨大不好挖！”

此时，毛泽东也顾不得穿雨衣就往外走，被阎长林和警卫排的几个人拦住了。阎长林说：

“主席，雨这么大你就别去了！你去了也使不上劲儿！”

几名警卫战士也说：

“卫士组的人已经去了！那里的人手已经够多了，周副主席正在那里组织抢救呢！”

过了一些时候，卫士组的人一身泥一身水地回来了，毛泽东急切地询问塌房的情况，他们报告说，扒出了3名干部和1名民工，机关事务处的理发员曹庆维因埋得太深、埋的时间太长，扒出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不幸牺牲了。毛泽东听了，难过得沉默了好长时间，许久之后才沉痛地对李银桥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着……多可惜呀……”

站在他面前的几个人都不说一句话，毛泽东又悲怆地说：

“告诉机关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伍云甫和叶子龙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为曹庆维布置了灵堂。

下午，在曹庆维的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发来的一封急电，他不能去大会堂了，便赶忙提笔写了一副挽联：哀悼曹庆维同志

写罢交给阎长林，让他立刻送到追悼会上去。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毛泽东写的这副挽联，庄重地摆放在了灵堂的正中央。

1948年9月1日，应中国共产党之召唤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归国途中不幸遇难。

早在7月30日和31日，冯玉祥在纽约报纸上先后发表了《告别留美同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他声明说：

“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的力量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中国前途是再清楚也没有了。人民的胜利就在不远的将来。”

他和夫人李德全及儿女乘坐的是由中共拨款给苏联而专门安排的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一艘轮船，于7月31日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冯玉祥的警惕。9月1日客轮途经苏联黑海时突然起火，冯玉祥在烟火中窒息而死，他的小女儿冯晓达也同时遇难。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地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后来才知道是有人用黑色炸药引燃了火灾，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毛泽东、朱德获悉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的消息，立即致电李德全，唁电中说：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哀悼。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李德全收到唁电，立即复电毛泽东、朱德说：

“冯玉祥将军不幸于9月1日下午3时在黑海‘颇毕大号’轮船上被焚逝世。我俟健康恢复后即返中国，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后来在1952年，中共中央为了永远纪念冯玉祥的历史功绩，决定将其骨灰安葬在泰山山麓。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他的墓前铭刻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笔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再说9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谭：

**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制订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由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等语。**望注意此项消息，国民党似有将长沈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军委 申江

9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同意江19时电部署。

二、**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13军**。照你们江19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4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5个师，津榆线上之5个师（这5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5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情之估计及你们行动之大体设计，希望你们预先加以考虑，具体判明及决定要在你们打了几部敌人之后。

军委 申微

9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写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见《毛泽东选集》）：

“**我们准备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3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的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3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3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三次九月会议”，这是自撤出延安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任弼时 彭 真 董必武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陈 毅 贺 龙 聂荣臻 徐向前 叶剑英 邓小平 薄一波 曾 山 滕代远 邓颖超 饶漱石 廖承志 张鼎丞 刘澜涛

另外还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10人，他们是：李维汉 杨尚昆 胡乔木 傅 钟 李 涛 安子文 李克农 冯文彬 黄 敬 胡耀邦

毛泽东首先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上来。**”

毛泽东还说：

“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200个旅，是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

**毛泽东还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他说**：

“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第3天，毛泽东已经连续工作了3昼夜。在这3天3夜里，他每天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有时就着叶子龙做的湖南风味的酱豆腐，喝一缸麦片粥，就算是一顿饭。

“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的，我补补脑子。”

毛泽东这样吩咐李银桥。江青知道了，皱着眉头对李银桥说：

“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毛泽东吃饭时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

“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

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也不敢做声，他又不好说出是江青不让办，一阵委屈，流了泪。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说。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很温和，说：

“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毛泽东再三追问，李银桥才不得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他说：

“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后来在会议期间，卫士们给毛泽东做了两次红烧肉，还出去打斑鸠给他吃。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为我吃的东西费力气，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个别谈话。他找到负责第1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说到派王世英到太原阎锡山处劝降一事，他说：

“如果有这种可能，就尽力争取。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决，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阳孝义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去，麻烦就少了。”

**毛泽东认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不仅能够保护大量的工商企业，为建国后进行经济建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害怕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徐向前听了毛泽东的话，迟疑了一会儿说：

“恐怕不太容易。”

毛泽东问道：

“阎锡山有何顾虑？”

徐向前说：

“恐怕不是顾虑问题。我们曾采用各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过8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徐向前见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就补充说：

“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松争取和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说：

**“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毛泽东在和邓小平谈话时说：

“我们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

“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旁边说：

“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说：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陈毅说：

“我们的本事就是一条，坚决完成主席和中央交给的任务。”

朱德也笑着说：

“完不成任务，就打你这胖子的屁股。”

“总司令还没有打过我的屁股，我想我们不会挨打。希望下次见面时，能在你家吃到四川的腊肉。”

“好啊，我给你把四川腊肉准备好，到时候你就来吃吧。”

欲知毛泽东如何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做事历来是未雨绸缪。他在城南庄等候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目的是要在吸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权建立后，能够征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而避免引起误会。他在“九月会议”上强调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说要在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构的名字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他在会议期间批评那些根本不懂马列而又急于标新立异者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口号，进一步强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这一切，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具有非凡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

**第39章**

**“现在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

**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话说1948年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作了南下北宁线的部署：以第12纵队及6个独立师、炮兵纵队1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2师继续围困长春。以第3、4、7、8、9、11纵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2纵队第5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南下北宁线，歼灭辽宁义县至河北昌黎一线国民党军，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第1、2（欠第5师）、5、6、10纵5个纵队，配置于沈阳以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国民党军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了，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义县至河北唐山段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热河独立第4、6、8师包围了兴城、绥中等地，将锦州与唐山之间的通道截断，并断绝了傅作义集团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4纵、9纵插于义县、锦州之间，并包围义县。

9月13日，“九月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这个《决议》全文将近5000字，共分为3大部分、12大项、58条，是向全党、全军发出的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要求全党全军全面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总纲，成为加强党的纪律性、规范组织性的纲领性文件，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的光辉典范。

“九月会议”结束后，中央书记处5大书记几乎是天天开会。按照原来的分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毛泽东说：

“现在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于是，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他们的卫士和警卫人员也都跟了来。书记们在办公室里开大会，卫士们就在值班室议论现在包围了什么地方，消灭了多少敌人。

朱德多年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10点洗澡睡觉，清晨起来散步打拳。现在，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办公开会的习惯，把他的生活全打乱了。毛泽东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有时就劝说：

“总司令啊，你年龄大了，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

朱德摇摇头说：

“这么重大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

话是这么说，有时会议开到一半他就打盹了。有人想叫醒他，毛泽东就轻轻摆摆手，说：

“不要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决定重大问题时再叫也不迟。”

朱德醒后总是抱歉地说：

“哎呀，糟糕，睡着了。”

大家都笑了。周恩来说：

“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

毛泽东说：

“咱们这一段会议多，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事情多，又很重大，少数人做主不行，咱们一起打一段疲劳战。总司令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这是一件好事嘛。”

他又对周恩来、任弼时说：

“我们3个人打疲劳战打惯了，在陕北打了一年多，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现在咱们再在一起打一段疲劳战，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少数人做不了主啊！”

周恩来接着说：

“这个疲劳战是很辛苦的，但效率也是很高的。”

任弼时患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或劳累就头晕，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有时大家也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就摇手说：

“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怎么行呢，我应该比你们多做点事才对。”

9月中旬的一天，张文秋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说：

“我带你去看看毛主席，好不好？”

张文秋高兴地说：

“好！我老早就想去拜望毛主席了。”

在刘少奇的引领下，张文秋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室，只见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两个单人沙发，一个帆布套座椅，左边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木椅子，桌上铺着白桌布。毛泽东穿着深灰色的夹衣，脚穿一双黑布鞋，同张文秋握手问候。刘少奇说：

“我把张文秋同志约来看望主席，主席可以和她多谈谈，我先走了。”

刘少奇走后，毛泽东笑着问张文秋：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在何处工作？”

张文秋说：

“我住在平山县王子村，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我好久未见到主席，很想念主席。”

“你在司法部工作？工作情况怎么样？”

“我没有学过法律，工作起来感到吃力。”

毛泽东鼓励她好好学好好干，接着话题一转，问起张文秋的身世。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我就从祖父母到父母，从求学到参加革命，把自己的家世和经历讲给他听。他听得很入神，有时频频点头，有时还插几句话。当我讲到我的求学经过时，毛主席说，他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毛主席听我讲完家庭情况后，很有感慨地说：

‘你出来参加革命，真不容易呀！你是同封建社会斗争，同宗法观念斗争，才出来的呀！你幸喜有一个好母亲做后台，支持你求学，求进步。她不支持你，你参加不了革命，也不会有今天。’

毛主席向我介绍了他的身世，说他父亲脾气大，不让他外出求学，也是母亲支持他。当主席讲到开慧牺牲，岸英、岸青、岸龙流浪的情况时，他的眼圈有些发红，看得出他是非常难过的。毛主席又向我问起谦初牺牲的经过和谦初的家庭情况，我一一作了详细回答。毛主席听完，有些难过，说：

‘谦初是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他是一个有才能、对党有贡献的人，是党的忠实的儿子。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啊！’”

毛泽东问清了所有的情况后，言归正传，把话题转到了毛岸英和刘思齐谈恋爱的事上，他对张文秋说：

“听岸英说，他和你的大女儿思齐很要好，已经通信好久了。他说：他很爱思齐，思齐也很喜欢他。他们俩人现在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的意见怎么样，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

张文秋一本正经地说：

“他们两人通了许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我很赞成。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怕思齐年轻幼稚，不懂事，配不上岸英。”

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说：

“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在监狱里长大的，知道艰难困苦。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所以，我赞成他们现在订婚，将来结婚。”

张文秋也高兴地说：

“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我有岸英这样一个女婿，也很满意。”

毛泽东说：

“今天本应当叫岸英来见你，可是他现在不在家里。明天我叫他到你家里去看望你。岸英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内情况不大了解，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清楚。他很幼稚，希望你今后多费点心帮助他，教育他。”

张文秋连忙说：

“我听很多人说，岸英精明强干，能吃苦耐劳。他在苏联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也表现得非常出色。好多人都夸他是一名大有作为的青年。”

“这都是别人的奉承话，你可不要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缺点的。”

眼看到了中午，张文秋起身告辞。毛泽东再三挽留她吃午饭，张文秋只好留下来和毛泽东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又谈起了他们家为革命牺牲的5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张文秋也谈到了毛泽民和陈振亚在新疆的斗争和被害的经过，又谈到了在新疆第4监狱里同敌人斗争的情况。直到天晚，两人已经谈了八九个小时。张文秋起身告辞，毛泽东还要挽留她吃晚饭，张文秋说：

“主席该休息了。天快黑了，我也要赶快回家。”

毛泽东这才起身，与张文秋握手道别。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我回到家里，仔细回想了一天的情况，明白了毛主席详细询问我的身世和革命经历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岸英和思齐的婚事。毛主席真会做调查工作。他以谈家常的方式，将我各方面的情况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连对谦初的家庭都作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岸英的情况，主动告诉了我，让我心里有底。毛主席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尊重他人的品格，使我又感动，又佩服。他这样重视孩子的婚事，又使我格外高兴。”

9月16日夜，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济南战役正式发起，华东野战军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

9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率115旅、161旅及独立旅共3个旅约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

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参看《毛泽东选集》）的决定，他写道：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

“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9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按照近日北宁线敌情，甚有利于我军发展，望你们集中注意于该线之作战，首先**达成歼灭该线（锦州至塘沽）敌军19个师之目的。若此目的达成，则将来一切好办，否则将发生困难。**

军委 申马

9月24日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致电中央军委等，他在电文中写道：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一、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6个团，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部千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丘以北分向曹县、城武间地区北进，而黄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但以现有材料计，该兵团之64师亦到达砀山地区。李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

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控制，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警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性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止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1、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

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6个纵队仅伤亡8000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3、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4、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二、究应如何请电示，但不论采何方案，建议华东自立即令鲁南及滨海地武将临沂之王洪九部包围，以待济、徐作战结束后，加派一部主力（如仅以地武歼该敌很难奏效）攻歼该敌。

三、饶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

粟 敬晨7时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上第一次由前线将领提出战略计划。

9月2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给东北局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关于战争第3年（今年7月至明年6月）的作战计划，要求东北全军和华北第2、第3兵团协力歼灭卫傅两军至少36个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4线及其线上除平、津、沈3城以外之一切城市，准备以现有主力军之半数于战争第4年向长江流域出动，留下半数攻击平、津、沈。为适应第4年出兵南进之需要，**你们应于第3年内，准备第一批远出工作干部1万5千名至2万名，**其条件为地方区委委员以上军队排长以上各种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及新闻工作者，望于此次干部会议上布置完毕，待命于明年秋季随军出发，**那时再准备第2批1万5千至2万名远出工作干部，以便你们能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管理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新区域。**”

9月24日17时15分，济南战役结束，由于国民党援军未敢轻动，济南守军10.4万人（包括起义部队）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及副司令牟中衔、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被活捉。同时，华东野战军乘势攻克了长清、齐河、历城3座县城；马鞍山、千佛山国民党守军亦分别于25日、26日向解放军投降。

攻克济南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都非常高兴。毛泽东的一个卫士调皮地说：

“主席吃了红烧肉，指挥打仗没有不赢的！”

蒋介石得知济南失守，暴跳如雷，竟然将收音机摔得粉碎，他说：

“该城失陷实出乎意料之外。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战略，必须改变。”

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9月2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的陈毅、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转粟裕，他们在电报中说：

“**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电报中还说：白崇禧正调集张淦、黄维两兵团“破坏我豫西区之中心腹地。如此着实现，对我秋季群运、屯粮、冬衣储计划妨害甚大。”我们“拟采取分遣歼敌方针”，以1至2个纵队南下，配合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先破击信阳至汉口段铁路，然后分歼江汉地区之敌；野战军主力位于南阳附近，吸引敌人西进，“如敌转向东北，则我亦向东北机动均可。”“此一行动计划可争取在江汉歼敌一部，可保持豫西基本区，于东战场亦可配合得宜。”

9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反复阅读着粟裕和刘伯承等人的两封电报，思考着粟裕和刘伯承等人的意见。国共双方在中原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粟裕的建议虽然不错，只是把战斗限于两淮和海州，战役的范围设想得较小，对作战的第一个目标也认识不足，是不能达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江北的目的的。眼下华东野战军一战而定山东，不应转为休整，而应乘胜打第2仗、第3仗，力争尽快解决徐州问题。一个更大的战役计划在他的脑海里酝酿。

面对徐州国民党的60多万重兵，人民解放军必须投入更多的部队，这可不同于济南战役那样双方二十几万人的角逐，而将是又一场规模宏大的拼死搏杀啊！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将敌人主力歼灭于淮河以北，从而为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全国奠定基础。在此情况下，**必须坚定敢于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信心。**他感到农舍小屋里有些憋闷，于是，就走到院子里，在夜幕下踱步沉思起来。

刘峙、白崇禧两大军事集团有110万大军，装备精良，又有津浦、平汉和陇海3条运输线，确是两个硬敌，不可等闲视之。但是，蒋介石要防白崇禧“尾大不掉”，把一个完整的中原战区一分为二，表面上刘峙、白崇禧一东一西，各据徐州、武汉，互成犄角之势，可他恰恰疏忽了战略上的联系，增加了我军从战略上分割敌人的可能性，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可乘之机。

毛泽东不禁摇了摇头，有点替蒋介石惋惜。他快步走进屋里，拉近了地图，把目光集于华东一隅。徐州集团国民党军的部署是星罗棋布，其重要将官有刘峙、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李延年、刘汝明……

毛泽东对这些将官一一排队点名，他对国民党的将官像对自己的部下一样熟悉。谁是淮海战役的首取目标呢？刘峙、杜聿明坐镇徐州中心点，左有邱清泉、孙元良，右有李弥、黄百韬，还有4个绥靖区，形成一字长蛇阵。他逐个分析着，绥靖部队不负责机动作战，部队素质也差得多，谈不上首取主要目标；东西两侧的4个兵团，数黄百韬离徐州最远，而他的东面是滔滔大海，天绝其退路。更重要的是黄百韬兵团是土军阀出身，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一旦被围，邱清泉、李弥等都不会拼死力相救。对！先打黄百韬！于是，黄百韬兵团就成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首取目标。

毛泽东把他的思考意见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通了气，大家一致赞成。

9月25日19时，毛泽东亲拟的电文发给华东局饶漱石、华东野战军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中原野战军刘伯承和陈毅、李达，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等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期休息，然后留1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1. 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2、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进行这3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25日19时

毛泽东根据东北战场上的敌我态势，也做出了先打锦州之敌的作战部署。

原来9月24日，东北野战军南下的4纵在兴城东北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切断了兴城与锦西之间的联系，牵制了锦西、葫芦岛的敌人。9纵位于锦州、义县之间，以渗透战法，插向锦州以北，并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8纵由八面城出发，经彰武等插入锦州以北。7纵渡过大凌河，插至锦州西南地区，并协同4纵攻占塔山、高桥。11纵攻占了昌黎及其以西地区。

9月27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寝9时电悉，计划极好。惟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5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除此以外绝无其他方法增防平津，而空运方法则是很迟缓的，并且是运不完的。这个时候你们全军休整一个月至多40天（不要超过40天），然后分为两个集团，以一个集团第一步攻占平承线，第二步攻占平张线，以另一个集团攻沈长，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

军委 感 亥

9月28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的指示电：

“**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战后休整一个月，故你们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此次济南战役只费10天，战后休整似需20天左右，淮海战役估计为一个半月，共计两个半月左右。这个时间，即是原来准备对付攻济及打援可能有的最不利情况的时间，如果你们能按照这个时间取得济南（已经取得）、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那是很合算的。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伤亡最大之９纵、13纵等部宜迅速给以补充，在可能条件下如能抽调若干地方建制部队补入该两纵，特别是73团和109团是有必要的。在执行淮海战役时，该两纵在作战第一阶段宜作预备队使用。俘虏６万余人中，宜有半数以上拨补全军人数最感不足的各纵。**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酉哿左右。**”

9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俭日10时电悉。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赴宁与蒋顾何会商，27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10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3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你们准备追歼长春逃敌是必要的，但不知在沈敌向北迎接长春逃敌时，你们使用多少兵力，及在使用这些兵力之后，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力确有把握地于20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3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3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20天左右时间内攻占3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3点至少3点中之两点。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你们必须估计到打沈阳倾巢援锦之敌时，有好打不好打，打得胜打不胜两种可能性。**因此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3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10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以上望见复。此外，**我军从9日出动至今日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军委 艳寅

9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北平，要傅作义增援东北。

9月3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

一、袭破平汉路信汉段不宜过早，应俟７师、48师到达确山地区并向西有所动作时实施破袭方能生效。

二、在７师、48师集中确山地区以后，你们主力作战目的似以攻取襄阳为最适宜。你们如能集中主力攻占襄阳，威胁宜昌，则７师、48师又将被迫南调，你们可以回头攻取南阳，否则你们除攻郑州外再无好打机会，将处于到处不好打之被动地位，而攻郑州则18军向北增援之距离和７师等部向襄阳增援之距离较近，似亦不如打襄阳为较有利，较易获得战役主动权。**现在你们只有战略主动权，尚未获得战役主动权**。如何，望考虑见复。

　　　　　　　　　　　　　　　　　　军委　30 亥

1948年10月1日，罗荣桓签发了《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

10月2日，蒋介石飞临沈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亲自部署战事：以沈阳地区的11个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进占彰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西进，与将要组织的“东进兵团”夹击锦州共军。以5个师编成“防守兵团”，由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统一指挥，防守沈阳及铁岭、抚顺、本溪等地。

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到了沈阳，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蒋介石飞到沈阳了，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了把握。”**

周恩来也说：

“蒋介石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仗就好打。他历来是瞎指挥。”

正当箭在弦上之际，林彪在10月2日晨乘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列车到了郑家屯，获悉葫芦岛又增重兵的情报，他顾虑打锦州时有被敌人从沈阳、锦西、葫芦岛两面夹击的危险。

10月2日晚22时，林彪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了“AAAA”字的万万火急电报，提出两个行动方案，要求改变作战方针，放弃打锦州，回师攻打长春。

3日清晨，罗荣桓得知林彪发电报的事情后，马上拉着刘亚楼找林彪。林彪向他俩说出了发电报的原委，坚持说打长春可靠一些。罗荣桓说，现在几十万大军已拉到了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据点已肃清，敌情变化不大，不能轻易改变中央已确定的作战方针。他还强调说：

“这是抗拒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违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是影响全国战局的。”

在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说服下，林彪才要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此时，毛泽东尚未复电。刘亚楼问怎么办？林彪不作声。罗荣桓说：

“检讨一下，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

林彪嘴里说同意，就是不起草电报。罗荣桓马上起草了电报，经林彪修改后，于3日上午9时发出，电报称：“我们拟仍攻锦州。”并拟定了如下作战部署：

“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1纵、2纵、3纵、7纵、8纵、9纵及6纵之第17师共19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打锦州；以5纵、6纵（欠第17师）、梁兴初的10纵（附1纵第3师）在新民以西以东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12纵南下通江口地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以1纵（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队。”

10月3日下午5时，毛泽东看了林彪2日22时要改变方针的电报，非常生气，他征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同意，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2日22时电悉。

1. **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5军及95师，并准备以4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4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5个月前（即4、5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8第9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5军从山海关、95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军委 3日17时

10月3日下午7时，毛泽东发完上一封电报，还是不放心，又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本日17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10天至20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军委 3日19时

10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第一批抵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慰问。

是年秋，章士钊在河北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杨度在病危期间，写了一幅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曾留学日本，曾师事王闿运，也曾投靠袁世凯，后追随孙中山。1926年始与李大钊来往密切。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31年在上海逝世。

10月4日凌晨1时30分，中央军委收到罗荣桓起草的电报，毛泽东得知林彪坚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及调整作战部署后，这才放下心来，他在4日清晨6时的复电中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3日9时电悉。

1. 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二、你们决定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1、2、3、7、8、9共6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4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9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决不要有任何的慌忙。

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17时及19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3日9时电部署做去。**

军委 4日6时

10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1. 完全同意你们4日15时电关于对付援敌的处置，这种处置，可以保障攻击锦州时不受东西两面现有任何援敌的威胁，即使再加一部援敌亦可阻止之。

二、**据息，国民党正在海运台湾孙立人的31军向葫芦岛登陆。该军如全部北运，则是两个师，每师3个旅，全部美械新兵，虽已训练一个长时间，但无作战经验，战力不强，估计10天内难于到达。你们不应被此项消息所扰乱，而动摇你们的决心**。惟须尽可能缩短准备时间，早日开始攻击。

三、大连所得沈阳援锦部署是很胆怯的，该部署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你们不要顾虑该敌难于阻止，大约有9个师左右即够阻止该敌。你们可从该方面12个师中以9至10个师位于第一线第二线，以3或两个师位于接近锦州不太远之地点，以便在必要时转用于锦西方面。

四、沈阳锦西两方援敌攻击精神必不强，你们以6个纵队阻援必能胜任愉快，同时攻城兵力亦可能不要使用到6个纵队，估计有5个纵队即够，尚有一个纵队可以作为总预备队，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

五、尚须几日完成准备，何日可开始攻击，盼告。

军委 5日4时

10月6日凌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4日9时电悉。一、**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各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旨，迫近城垣指挥（亦不要太近）**。二、国民党统治机构全般慌乱，一切战场处于被动，士气一般下降，望鼓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争取大胜。

军委 6日2时

10月6日，蒋介石在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海空军协同地面部队向锦州增援，他要以锦西、葫芦岛的4个师及从华北、山东抽调的7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统一指挥，由锦西向北增援锦州。

此时已进入深秋时节，卫士们发现毛泽东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不仅有好几个大窟窿，还有不少地方脱了线。他们商量着让韩桂馨给补一补。韩桂馨接过毛衣毛裤看了一番，建议说：

“今年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去年陕北的条件困难，现在的条件好了，西柏坡离石家庄这么近，那里毛衣毛线都有，如果买毛衣毛裤怕不合身，你们买来毛线，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让主席穿上。”

阎长林知道毛泽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经他同意，谁也不能花钱给他添置东西，就说：

“小韩，你去请示主席吧，因为你年龄最小，什么话都可以讲。”

韩桂馨在毛泽东面前确实很随便，有一次她的一位战友江燕来看她，说想见一眼毛泽东，照一张相。韩桂馨说：

“那还不容易，你跟我来。”

她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推开门冒冒失失地叫一声：

“主席，你出来，跟我们照张相。”

毛泽东居然听她的话，放下手中的笔和文件，走出窑洞同两位女战士合了一张影。可是这一次韩桂馨并没有答应阎长林，她说：

“这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小李讷的事，如果是小李讷的事情，你们不去，我就敢去。这些都是你们的事，不应当由我去问主席。”

阎长林知道韩桂馨和李银桥正在谈恋爱，就说：

“你跟李银桥一块去问主席行不行？”

韩桂馨瞟了李银桥一眼，不做声了。李银桥说：

“这要找个机会才行，不能干扰主席办公。等到主席吃饭、休息或者散步的时候，才能和主席说。”

阎长林说：

“先侦察侦察么，有机会就说，别拖，一拖就没劲了。”

李银桥为补毛衣毛裤的事时刻等待着机会。后来他见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看报，就约了韩桂馨一同来到毛泽东面前。李银桥先开口，他说：

“主席，天气很快就要冷了，同志们在给你准备过冬的衣服。你的毛衣和毛裤太破了，不好再补了。再说也找不到颜色相同的毛线来补，就是能找到顺色的毛线，补上也不好看了。大家研究了一下，想给主席买新毛衣毛裤，也可以买毛线，小韩来织，保证天冷时叫你穿上新织的毛衣毛裤。”

韩桂馨接着说：

“现在又不是在陕北了，那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只能穿补了又补的衣服。现在这里离石家庄近，可以去买毛线，我来织。你原来那毛衣毛裤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实在不好补了。”

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我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就是这样，我们从生活上来说，比前线也好多了。前线更需要给养，一切为了前线。小韩哪，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们做了缝缝补补的工作，给你添麻烦了，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补一下，能穿就行了。”

“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上多么难看呀！”

韩桂馨仍然不甘心。可是毛泽东也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唉！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还不是可以穿嘛！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啊！等我们胜利了，再穿好一点，你说对吗？”

李银桥、韩桂馨无话可说了。毛泽东见他俩要走，忽然说：

“你们两个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吗？还有没有别的事呀？”

韩桂馨说：

“没别的事，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

毛泽东顺口问李银桥：

“银桥，你今年二十几岁啦？”

“21岁。”

毛泽东转向韩桂馨，说：

“小韩，你1947年秋天到我这里来工作是17岁，今年18岁了，对不对？”

韩桂馨说：

“到年底就19岁了。”

“那很好嘛，你们两个应当互相帮助。”毛泽东见韩桂馨有点难为情了，又笑着说：“好了，我听你们的好消息。”

第二天，毛泽东在散步时又悄悄地问李银桥：

“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赧颜低头，窘笑不语。毛泽东又说：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子么。”

李银桥和韩桂馨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两个年轻人接触多了，彼此之间都有爱慕之意，但是他俩都不好意思开口。毛泽东看出了一些名堂，就给他俩牵线当“红娘 ”。不久，李银桥家里来信，说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当参谋，帮助出主意。这次，他还是拿着信去找毛泽东：

“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道：

“你说怎么办？”

李银桥低头不吭声了。毛泽东哈哈笑出声来，说道：

“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子么！你就不会拿着信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正好有借口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于是，李银桥就拿着信去找韩桂馨，他说：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

李银桥见韩桂馨红了脸，胆子便大起来，说：

“你代我写封回信吧？你文化程度比我高，主席说互相帮助，是吧？”

韩桂馨低着头，嘟囔着：

“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够傻的。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有答应，就等……”

李银桥笑了，说：

“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的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哼，主席就喜欢你，叫别人都是叫警卫，就叫你银桥。”韩桂馨说着声音低了下来：“现在女同志少，将来，将来进城了，女同志多了，你，你可不能变心。”

李银桥说：

“这怎么可能呢？毛主席不答应，我自己也不答应呀。好歹我是你的领导，我要是变心还像个当领导的吗？怎么教育别人呀？”

韩桂馨轻轻地说了一句：

“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我都听你的……”

李银桥又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很高兴，对他说：

“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

后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银桥和韩桂馨在1948年12月10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都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两位年轻人终于喜结连理。

就在这秋季的一天下午，毛远志得知自己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孩子病得很重，便骑马从阜平赶往50多公里外的平山县东黄泥村。她在经过西柏坡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伯伯那熟悉的声音：

“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

毛远志回头望了一眼，来不及多想，依然催马赶路。不一会儿，一个陌生青年骑着马赶来了，拦住她问道：

“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里去？爸爸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毛远志闻言，自然非常高兴，但她顾不得多讲，只说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病得很重，正要去看看。毛岸英听了，催她快走，还嘱咐她说，需要帮忙时捎个信来。毛远志匆匆赶到老乡家，看到患痢疾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村里又无医无药，赶忙托人捎信给毛岸英。毛岸英很快便骑着马赶来了，将小孩子带到西柏坡，经过医生急救方转危为安。他将毛远志母子安顿到自己的住处，吃了饭，又聊了多时。毛远志见毛岸英的书摞中有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思想方法》，拿过来翻了翻，很想要，毛岸英却说：

“别的书都可以，这本书不能送你。”

“为什么？”

毛远志不解地问。毛岸英认真地说：

“爸爸讲了，他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也不能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说他不够资格。你看，这本书的封皮是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给你喽。”

再说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了锦州外围战。一场以东北野战军25万人对国民党守军10万人的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0月10日9时，毛泽东发出了为中央军委写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二）（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一、**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3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和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

二、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三、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12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4纵、11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4纵、11纵等部所钳制和阻击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的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它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欲知国共双方决战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更精彩的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匠心独运，同时指挥东北、华东、中原3大战区的战事，实非易事。本章部分电报内容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10月3日下午的两封电报，10月4日、5日、6日凌晨的3封电报，对林彪等人既有批评又有鼓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则是飞来飞去瞎指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却也难以挽回颓势。两相比较，高下立判矣！

**第40章**

**“长春解放后对国民党人员处理，除财经文教及其他部门一切有用人员必须争取**

**为我工作外，对一切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

**则上一律向沈阳送走为宜。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走。平津解放后，向南方送走。**

**这类人留在我区无用，逮捕监禁则处理困难，送往国民党区，可以动摇人心”**

话说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向全党通报了“九月会议”的基本精神，他写道：

“1948年9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参加，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264万人，其中俘敌163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90万支，重轻机枪64000余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野重炮1100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120余万人增加到了28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118个旅增加到了176个旅，正规军人数由61万增加到了149万。解放区现有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959万7000平方公里的24.5%；现已有人口1亿6800万，占全国人口4亿7500万的35.3%；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2009座的29%。

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1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我党党员由1945年5月的121万，增加到了现在的300万（**我党党员1927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5万人，1927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1万人左右，1934年因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升至30万人，1937年因南方革命失败降为大约4万人左右**，1945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121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300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3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3万余人。

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1927年至1932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80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160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100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1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1946年7月为430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309万人，补充244万人，现有365万人。估计今后3年尚能补充300万人，今后3年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450万人左右。这样，5年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可能只剩下200万人左右了。我军现有280万人，今后3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170万人（以占俘虏全数60%计算），动员农民参军200万人，除去消耗，5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500万人。**如果5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第1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97个旅（师），第2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94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365万人中的70%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在其后方者（包括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仅有大约30%。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285个旅，198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249个旅，1742000人（北线99个旅，694000人，南线150个旅，1048000人），在其后方者，仅有36个旅，238000人，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3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

“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3年内再进一大步。为此目的，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3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4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3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定了给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局、中原局的指示电：《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6个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敌25师、63师、64师。以5个至6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1个至2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1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丘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3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1个至2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的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9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的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3星期内结束**。

二、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54师、32师很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该地区连原有1个师将共有3个师，故我须用5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9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3个星期内完结。

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那时敌将增加1个师左右的兵力（整8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3个星期。

3个阶段大概共须有1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四、你们以11、12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至7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10月12日下午3时，毛泽东得知由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进占了彰武，就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真20时半电悉。

1. 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甚慰。

二、**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不敢直援锦州，避免远出被歼之危险，锦州守敌都是杂牌，即使被歼彼亦不甚痛心。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攻下锦州，沈敌势必由彰武退回新民固守。但如攻锦需时较多，卢浚泉等呼援迫切，蒋介石严令卫立煌增援，则该敌有由彰武经新立屯、黑山到打虎山，或由彰武转回新民经绕阳河到打虎山之可能，但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锦州一克该敌又必立即后撤，使你们无法寻歼该敌，此种可能性似乎很大。长春之敌是否撤退，亦是疑问，暂时不撤的可能性似较大。假定如此，则你们于攻克锦州之后，仍以向南各个歼灭北宁线上之敌为最有利。

三、你们在新立屯、阜新、义县一线之补给品屯储情况如何，是否已采必要措施，盼告。

军委 12日15时

10月13日下午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并告饶粟谭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邓李，并告饶粟谭：

文未电悉。一、白令黄维、张淦由确山、遂平线向唐河、社旗线前进，这样就给你们南北两区作战以必要的时间。望令陈锡联、陈赓率1、3、4、9纵，全力按你们所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及打援。**只要郑州攻克，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而不能再东进。**二、6纵暂时留在桐柏策应王宏坤是可以的，只要王宏坤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张淦兵团势必南顾，黄维兵团则将向北对付二陈，而后你们便有各个歼击黄维的机会。

　　　　　　　　　　　　　　　军委　13日14时

10月13日这一天，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经过5昼夜激战，已经将锦州外围国民党军据点扫清，国民党军全部被压缩到锦州城内。

10月14日凌晨１时许，毛泽东一面关注着锦州的战事，一面谋划着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此时，无论是兵力数量或是武器装备，华东野战军都处于劣势，要在大决战中战胜国民党军，必须在战略谋划上胜其一筹。他决定先给国民党军摆个迷魂阵，便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中原局的指示电，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饶粟谭，并告中原局：

文子文亥元午３电均悉。

一、**你们文子电部署的缺点是将打援兵力放在正面，而不是放在侧面。你们元午电同意我们真电意见，即可改正此项缺点。**其具体部署应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歼灭守敌，控制该地一带；以３个纵队攻占及控制台儿庄及其以南地区，一部直达铁路；以两个纵队攻占临韩（得手后留一个纵队于临韩，直迫贾汪，以一个纵队移至台儿庄及其以西地区）。以上共6个纵队，可由３纵、８纵、10纵、13纵、渤纵（你们文子电未提到渤纵，不知何故）及从韦吉到路北之两个纵队中抽出一个纵队充任。**务使邱李援敌感到威胁，不驱逐我侧面兵力，不攻占台儿庄，即无法越运河向东增援，又使徐州城内感受威胁，不得不留李部第八军驻守。**

二、**韦吉率一个纵队南下**（不要到滨海去补棉衣，应在现地补棉衣，即从运河车站附近直下睢宁），**会合留在路南之11纵**，不要位于宿迁以东，而要位于睢宁地区，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使邱李援敌感到如不驱逐韦吉，则无法经睢宿东援，同时对于徐蚌线亦起威胁作用，使李部第９军不敢离开该线。**

三、**以９、广两纵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位于丰县、鱼台以西，虞城以北，成武以南地区，**从西北威胁徐州，**使孙元良部只能对付我９、广两纵，而不能到徐州接替李部第８军守城。

四、**我刘邓主力１、３、４、９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

五、**以上各项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至于敌人援军的组成，大概只能使用邱兵团各师。李兵团似难离开徐蚌，因为刘峙不但要对付我军对徐蚌的威胁，而且要防备冯治安、孙良诚的可能叛变。孙元良部则可能停留在汴徐线上。

六、**以１、４、６、７、11、鲁中等６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３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

七、除９、广两纵应从兖济直出丰、鱼、虞城地区外，其余各部，第一步，应全部开至临沂、梁丘、白彦、邹县之线的展开位置，并休息几天，而不应先后参差不齐；第二步，各按规定任务由该线同时前进。因此，你们不但应等候棉衣、棉花完全到手分配，而且应等候攻济各部的兵员补充及由济南附近开到临沂、邹县之线，因此全军从临邹线向南出动之日期，应推迟至11月５日至10日之间为适宜。

八、后勤工作准备（粮食、弹药等）及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

九、你们对于上述意见望再考虑电告。

　　　　　　　　　　　　　　　　　　军委　寒 丑

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一霎时地动山摇，惊心动魄。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如此大量密集的炮火。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发起猛烈冲击。

解放军坦克兵参战，这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说来也真好笑，这些坦克都是接受日军的破旧坦克经过修理拼装的，战士们叫它“老头坦克”。坦克中的通讯设备都被日军拆掉了，此时只能靠在坦克外面打信号旗联络。而解放军的坦克兵又多是新手，初次上阵难免紧张，坦克就像一头犟驴，叫它走它偏停，叫它停它又偏要走了。总攻发起的时间还没有到，有的坦克一发动起来就向前冲去，尖刀连的战士们喊着“停下，停下！”坦克兵也听不见，一个劲地往前冲，急得战士们用镐头敲它，也没有用，战士们只好跟在坦克后面发起冲击。

10月14日晚９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指示电：

刘陈邓并告饶粟谭：

元酉电悉。**据沪宁谍息，国防部令刘峙称，攻济共军损失奇重，现正整补，应趁其立足未稳急起反攻。又据国防部某科长称，为保卫徐郑间之呼应绝不放弃鲁西，除原有邱清泉刘汝明部外，另增两个整编师，番号不明。**为保卫徐州及徐浦段，采取以攻为守战术，佯攻方面在鲁西。共军为巩固济南，保持兖济，并掩护整补，亦采以攻代守。佯攻方向在郯城、东海及苏北等情。据刘陈邓元酉称，孙兵团调集民权附近。据粟谭陈张元午称，**据谍息，邱兵团另有新任务，邱匪令骑１旅加强金乡、成武地区之侦察。又称，黄兵团之63军，佳息拟以168师附125师１个团由新安、运河段西开徐州，拟经萧县向永城扫荡。又称，李兵团以８军之新20师开丰县接100军防等情。**由此可大体判明，敌邱孙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这种进攻之目的，是根据国防部判断我军攻济损失甚大，现正掩护整补，而将来进攻主要方向是经鲁西南出徐蚌段，故先以重兵向鲁西南动作，究竟是否如此，不久即可判明。假如邱孙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

1. **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１、３、４、９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

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

三、粟谭即令韦吉准备率12纵于本月二十三、四日先行南下，与苏北11纵会合，集结于运西泗县、灵璧地区，其２纵暂留现地不动，尔后随主力南下归建。

　　　　　　　　　　　　　　　　军委　14日21时

10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本日18时电悉，攻入锦州甚慰。**如果你们的总预备队没有使用，如果锦州城内之敌比较容易解决，又如果你们攻锦各部伤亡不很大，尚有继续打一仗的能力，则我们主张在锦州残敌将歼未歼的时机，或者将敌指挥机关及敌军一部故意保留不急于歼灭，让其急叫呼援，而将锦西方面防御部队向后撤退，将锦西援敌5个师诱至锦州附近，加以包围歼灭**。果能如此，你们便能接着夺取锦西。望按情决定。

军委 14日23时

10月1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沈阳，密令长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突围，并严厉告诫他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

郑洞国心里明白，突围谈何容易！城内军粮殆尽，近郊飞机场已非己所有，长春周围全是人民解放军的雄兵猛将，自己的部属军心涣散，连他亲自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都开不起来了，新7军军长李鸿称病不出，第60军军长曾泽生神态异常，到会不久，就借故匆匆离去。现在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饶粟谭：

寒电悉。一、**完全同意你们对冯治安部的方针，望作具体布置，并且要快**。二、关于对付冯部及侧击徐州援敌之兵力，我们认为除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控制该段运河由正面阻援外，必须使用５个纵队攻占临、枣、峄、台及其以南地区，控制运武两河，架设多数浮桥，使我军有强大部队直达铁路附近，从铁道北侧起，直到运河构筑阻击工事，吸引援敌向该方进攻，使我取得时间。为此，应将围冯打冯及迫冯起义之兵力，与超越冯部南下直达铁路北侧之兵力，分为两部分别规定任务，不要混杂，不要使用５个纵队全部围冯打冯，而应至少使用两个纵队担负超越冯部南下阻敌之任务，否则就不能有效阻止援敌取得时间。三、如邳县等处有敌，我担任歼击黄兵团之兵力亦应分路超越邳县等处，迅速直达黄兵团各师所在地，分割围歼。四、昨电询问你们７个问题，请即答复。

　　　　　　　　　　　　　　　　　　军委　删　申

10月15日傍晚，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粟谭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饶粟谭，并告刘陈邓：

1. 据华东参寒删两电所获情报，邱孙两兵团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出动时间估计在酉哿左右，月底可能占领金、鱼、成、单、曹、定、菏甚至郓巨一带，其目的是阻塞你们出汴徐线道路，并使你们误认其将收复济南，因而仓卒部署应敌，不得休整，并不敢出苏北。

二、在此种情况下，**你们淮海战役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便利**。

三、望将９、广两纵开至兖济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成地区应付该敌。

四、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照我们所提意见，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韦吉部仍在现地隐蔽，和主力同时行动，不要先动，以免惊动敌人。**

五、**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对郑攻击时应以有力兵团绕至郑州、中牟之间，从东边向郑州攻击，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

六、东北我军已克锦州，歼敌７个师（旅）。彭张赵歼灭胡部两个整编师。附告。

　　　　　　　　　　　　　　　　　军委　删　酉

10月15日18时，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激战，攻克了锦州城，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中将司令官范汉杰、冀热辽边区中将司令贺奎、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93军军长盛家兴等35名将官；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飞机1架，击毁飞机11架。

东北野战军在攻打锦州的同时，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援锦行动，命令4纵、11纵和热河独立4师、6师和炮兵旅，共9个师旅8万余人，由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统一指挥于塔山地区占领阵地，在打渔山、塔山桥、塔山堡、白台山、北山一线构筑野战工事，组织打援。

塔山不是山，只是一个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

而此时从锦西、葫芦岛方向驰援锦州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是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的**第62军、第39军两个师、第92军21师和独立第95师，第54军和暂编62师，共11个师近10万人。

双方就在塔山这个狭小的地区从10月10日至15日鏖战了6个昼夜。国民党军队伤亡6549人，其中包括5名团长；东北野战军伤亡3774人。

坚守塔山堡的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战后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称号；12师35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塔山守备英雄团”称号；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称号。

这天晚上，毛泽东拿着一份电报大步走出屋来，阎长林以为有事，忙迎了上去。只见毛泽东站在台阶上，扬起手中的电报，对着大家大声说道：

“锦州解放了！锦州解放了！要使机关的同志们都知道，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

10月16日夜晚，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派暂21师副师长李佐和182师副师长任孝中作为他的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与东北野战军代表唐天际商定起义计划。唐天际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他们起义，起义后的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

10月16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罗刘：

你们两处铣电及转来1兵团删电均悉。你们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1兵团对60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60军对新7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60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60军代表加紧商谈，并注意这些代表。张冲应速去1兵团。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60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1兵团（加12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 铣 亥

10月1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谭，并告东北局：

1. **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在你们打锦葫期间，沈敌可能被迫增援。因锦葫守军是国民党嫡系，和锦州守军多为杂牌不同。我克锦州，卫立煌实际上坐视不救，必为许多人所不满。故**我攻锦葫时，沈敌可能增援。而只要沈敌远离沈阳，走打虎山、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因为国民党对于沈阳向分撤与不撤两种意见。据最近息，卫立煌是主张不撤者。但南京国防部对撤的某些准备仍在进行。其办法有走陆路、走海路两种。我占锦州，走陆路很困难。**要撤就是经营口海运**。要海运须在11月。过此营口封冻，便不能走。如因我攻锦葫，沈敌11月被迫从打虎山、大凌河增援，他们便不能利用11月从营口撤退了。只要沈敌11月不撤，待你们攻克锦葫以后，你们便可以3至4个纵队入关打津榆线，主力回至沈阳周围，逐步削弱沈敌，直至夺取沈阳。

二、锦葫现有8个师，且战力较强，如果加上92军的1个师及烟台第8军的两个师（一个较强，一个是地方部队组成很弱，该两师原定开徐蚌归制，最近有开葫芦岛或塘沽息，尚待证明），则共有11个师。我们不明锦葫地形及工事强弱，锦葫两处敌军配备，锦葫间相距多远，能否钳制一处先打一处，各个歼灭。但**我们觉得你们现有27个师，士气高，兵员多，敌军士气低，援兵远，加以我军大胜声威，是可能夺取锦葫的。即使葫芦岛地形不利攻取，单取锦西也就很好。**

三、锦州作战我军伤亡及缴获情形，你们觉得打锦葫有何困难，仅休整15天能否作战，均望告。

四、**上电写完，接你们铣12时电，蒋介石至沈部署撤退长春**。**蒋介石素来对我军力量估计不足，他似在判断我军打锦州后伤亡必大，非有一月以上休整不能再打，而我军过去在一次大战后，总是要作长时间休整，亦给他这种判断以根据。**他当然不相信你们现在能打新民、彰武之敌，也不相信你们在半月之后能打锦西。他的计划大概是在本月内完成撤退长春，以长春兵力回守沈阳，以沈阳全力增援锦葫。如你们能争取60军于撤退前拖出长春，我1兵团又能乘机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则可破坏蒋介石集沈敌全力援锦葫的计划；即使60军不能起义，我1兵团能于长敌突围后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亦可破坏蒋计划的一部或大部。蒋、卫为接应长敌撤退，势必令现至彰武、新民之敌北进接应，往返需要两星期左右。如你们能于两星期内完成休整及攻锦葫的准备工作，于长、沈刚刚会合之际，即发起攻锦葫，必出蒋、卫意料之外，若你们能以10天左右时间攻克锦西，则沈阳增援必难赶到。

五、**有一种可能是蒋、卫将长敌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州，而将主力放在津榆线。如果是这样，则你们更应争取尽可能迅速的攻占锦、葫、榆、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兵力增援平津，**以利回头歼灭敌主力。如果敌经营口海运增援榆、唐、平、津，则你们亦须先取锦葫，然后再议入关作战。

军委　攸 寅

10月17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告饶粟谭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邓，并告饶粟谭：

攸辰电悉。一、**你们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因为你们不但要顾到黄维可能北援，并要顾到孙元良可能西援。据粟谭铣巳电，邱孙拟于酉哿北犯。若你们择选酉梗、酉敬或酉有为攻郑开始时间似较好。如果这个时间对于黄维方面的情况也大体适合的话。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时间仅对孙元良方面适合，对黄维方面根本不适合，则照你们攸辰电行动。二、**不论刘陈邓何时攻郑，粟谭方面按照删申致军委电所定计划行动不变更**。

　　　　　　　　　　　　　　　　　　军委　攸未

10月17日午夜，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按照预定计划，东北野战军悄然进城，第60军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曾泽生拨通了郑洞国的电话，只说了一句话：

“有人和你讲话。”

郑洞国听到解放军的代表对他说：

“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考虑，莫再做不必要的牺牲。”

郑洞国答道：

“我既已失败，只有战死，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0月18日晨，已经与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达成协议的新7军军长李鸿派参谋长来见郑洞国，说新7军已决定放下武器，劝郑洞国和他们一道行动。郑洞国说：

“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

这时，杜聿明来急电告诉郑洞国说，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来接郑洞国脱险，郑洞国说：

“来不及了。”

郑洞国电告蒋介石说：

“来生再见。”

10月18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巧10时电悉。**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据悉，蒋介石在天津征集5万吨轮船，似是准备11月从营口撤兵。长春合乎我们理想的解决，使蒋、卫很难下决心走陆路向锦葫增援。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我们不知道你们部队是否可以利用蒋、卫踌躇不决之时，很迅速地攻下锦葫，然后迅速以主力回围沈阳。即使如此，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如何，盼复。

军委 巧 亥

10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5纵、6纵、12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3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3纵从侧后钳制沈敌。长春附近之9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萧萧（萧克、萧华——笔者注）则赴该区指挥。如何，望酌复。

军委 皓 寅

10月19日，郑洞国的幕僚为了使他体面的投降，与共军代表商定，他们以中央银行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两天后再降”，由共军发表郑洞国“负伤被俘”的消息。

10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各类人员的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东北局，林、罗、刘，华东局：

**长春解放后对国民党人员处理，除财经文教及其他部门一切有用人员必须争取为我工作外，对一切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则上一律向沈阳送走为宜。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走。平津解放后，向南方送走。**锦州的这类人员，可向平津送走。**老军阀张作相，可找他谈话一次，派人护送他去北平**。济南的这类人员，可向徐州送走。**这类人留在我区无用，逮捕监禁则处理困难，送往国民党区，可以动摇人心**。临行可邀集讲话，重要者个别谈话，告其勿再作恶，并向国民党文武官吏劝其准备投降。无路费者给以路费。参议会议长议员之类的人员亦可如此办理。**惟家在本地坚不愿走者不要勉强。作恶甚多为广大人民所痛恨，如果送走则失去人心者则应扣留惩办，不应送走**。此外过去所俘国民党将校两级军官，可以大批释放。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员释放应先告中央并应公开广播，但有些人可秘密释放不要广播。你们办理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 酉皓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巧20时电悉。

一、17日新1军还是从新立屯向西前进，请查彰武、新民方面各军是否亦尚在向西前进。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1. **但同时仍须估计在长春敌人完全解决，我北面各纵及独立师主力南下之时，蒋、卫改变计划的可能，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现时新1军等相当西进，甚至进至沟帮子一带，仍然有利于他们突然向营口撤退，此点望你们充分注意。**蒋介石在天津集中5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

军委 皓 申

10月19日晚10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本日14时电悉。

一、**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萧萧率长春各独立师大部（留两个至多3个独立师在长春一带即够）及12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10纵自打虎山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10纵、12纵及6至7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你们在锦州各部须争取至少再休整一星期，准备歼击由新立屯向你们前进之敌。如该敌不再前进，则攻新立屯，抓住廖耀湘攻击，使他走不脱，各个歼灭之。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

二、你们巧12时关于锦州作战初步总结电已阅悉。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军委　19日22时

10月20日凌晨1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东北局，林彪等的指示电：

东北局，林罗刘：

东北局酉皓18时电对郑部处置各项办法甚好。望林罗刘令萧萧迅即结束长春工作，一切交陈正人接管，率12纵及11个独立师的大部取捷径开至沈阳、营口、沟帮子3点之间，除以一部守备营口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锦州我军作战，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

军委 哿 子

10月20日4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皓21时电悉。

一、**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二、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10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

三、**高伍（高岗、伍修权——笔者注）建议以12纵及3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惟10纵仍须准备从打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当然，10纵目前可在打虎山不动，待敌有退营口征候时迅开营口。

四、**高伍又建议，以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由萧萧指挥，向法库、彰武、新民急进，配合锦州主力歼敌。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惟第一，以12纵及3个独立师共6个师开鞍山、海城是否足够，如敌全力退营口，我6个师恐难抵御，是否应增加一二个独立师于营口方面。第二，去彰武、新民与敌接触的时机不可过迟，也不可过早，似宜适时隐蔽开至法库以北，待你们主力业已发起攻击抓住了廖耀湘时，突然断敌向沈阳退路为宜。以上两点请酌复高伍。

五、蒋介石15日到沈阳时即携杜聿明同来，是帮助卫立煌指挥撤退的。外国通讯社18日讯，蒋介石又到沈阳。目前数日是敌决策时机，撤退是15日就决定了的，如何撤退则或者昨今两日已经决定，或者尚待决定，并且决定之后又可改变。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军委 20日4时

10月20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关于立即准备不失时机歼灭廖耀湘兵团5个军的方针，我们和你们意见完全一致，业已电告。**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供你们考虑：

1. 以原对锦葫防御之两个纵队及3个独立师，仍任该方防御，不再增加兵力。

二、以1、2、3、5、6、7、8、9、10共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5个军12个师。其办法，以6个战斗力最强的纵队分割围攻击敌3个军，即以两个纵队担任围歼1个军。另以两个纵队分割半包围敌另外两个军，即以一个纵队担任半包围敌一个军，暂不攻击，只保证其不能增援与不能逃脱，待我主力6个纵队歼灭敌主力3个军之后，再移师歼灭之。以剩下之一个纵队为总预备队，随时加入主力方面之作战。我们认为，敌无强固工事，士气衰落，用我两个纵队围歼敌一个军是足够的。并且我主力包围敌3个军以后，可以不同时攻击3个军，可以先攻一个军或两个军，只要敌一个军被歼灭得差不多了，就可同时动手攻击3个军。如果萧萧能率几个独立师及时赶到截敌归路，那就更为有利。

三、**高伍提议6个师（12纵加3个独立师）位于营口以北。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7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其中应有2至3个较有战斗力的师。**

四、你们应立即召集一次干部会议，动员新战役的作战。以上4项，望斟酌办理。

军委　20日7时

10月21日凌晨，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枪声骤起，郑洞国以为是巷战逼近，急忙到门外观望、询问左右军情，他哪里知道，正是他的高级幕僚和卫兵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他们计议，朝天放枪，假意抵抗。转眼之间，解放军神兵天降，占据了郑洞国的司令部内外。郑洞国的副参谋长和卫兵团团围着郑洞国，用眼神示意郑洞国：

“大势去矣，放下武器吧！”

郑洞国无奈，只好听候发落。就这样，在国共双方对峙了5个月之后，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长春宣告解放。

说来也巧，郑洞国率领的守城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第1兵团10万人，而东北野战军的攻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是第1兵团10万人。历史就是有这样的富有戏剧性的巧合。

解放军的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设宴招待郑洞国，在小酌之中，萧劲光和萧华给郑洞国斟酒夹菜，非常和气。饭后，萧劲光和萧华问郑洞国，今后有什么打算？郑洞国说：

“一不去广播，二不去参加公开的宴会。我只想做一个老百姓。”

萧劲光、萧华爽快地答应了郑洞国的要求，婉言说：

“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

郑洞国说：

“学习，让我学习一段时间！”

就这样，郑洞国在军区招待所内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年半。

这位萧华政委，本传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他17岁时，就成为少共国际师的政委。在长征途中，新战士吴宗汉去给他当警卫员，吴宗汉胆小，第一次见首长不敢抬头。萧华问：“年纪多大了？”“20岁。”“嘿，比我还大1岁。”吴宗汉抬头一看，首长果然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禁心想：他怎么这么年轻就当首长啦？萧华22岁时，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前往山东省惠民县，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商讨统一抗战大计。59岁的沈鸿烈出口不逊：“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在双方唇枪舌剑的谈判之后，沈鸿烈对萧华钦佩不已。自此，“娃娃司令”的名头在冀鲁边区敌我双方传开了。后来，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才子的萧华，写出了一曲风靡中华大地的《长征组歌》。有人对《长征组歌》稍有微词，周恩来听到后曾说：“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神来之笔嘛！”

10月22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告饶粟谭，中原局：

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之第9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2、6、10纵，以黄张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9、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成、单与陈邓协力作战。9、广两纵是否已出动，何时可到金、鱼、成、单地区，望粟谭即告。

军委 养 子

10月22日午后1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

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

一、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

二、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

三、3纵、广纵及鲁西南两个旅应于30日以前进至商砀线以北地区，距敌大约100华里左右，摆成一字形阵线，断绝行人来往，不要向商砀线攻击，使敌早日觉察我在该方不过是佯攻部署，要在东面微日发起战斗之同时（或者早一天即支日），才向商砀线及丰县之敌举行牵制性攻击，否则可能不起大的作用。

四、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10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假如23日开始之郑州作战，能在数日内达成任务，休整数日，本月底或下月初东进，以10天左右时间到达宿、蚌附近，休息数日，举行徐蚌作战，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

军委 22日13时

10月22日深夜，陈毅、邓小平关于占领郑州及主力东进计划致中央军委等电：

军委并刘、李：

一、郑州之敌，于今养辰向新乡撤退，被我9纵一个旅截击于郑州以北卅里处，正战斗中。我主力黄昏后可加入战斗，**郑州城已于今养午被我占领。**

二、我们拟在现地休息两天，调整部队，于有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养子电出商丘，或直出徐蚌线箝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

陈邓 养 亥

10月23日晨5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饶粟谭：

一、陈邓养亥电悉。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

二、**请粟谭在济南不要留住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潄石处理。粟谭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戌微）发起战斗。**

三、淮海战役最紧张时间是戌微至戌哿约两星期左右。陈邓酉有东进，估计月底可能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

四、请粟谭即令3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

五、陈邓东进与3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

军委 23日5时

10月23日，蒋介石根据何应钦、顾祝同在南京召开的国防部军事会议的报告，做出了如下决定：

1、徐州方面应取攻势防御，放弃郑州、开封、兰考等城市。2、华中、徐州两“剿总”由白崇禧统一指挥。3、第2军和第15军可并入黄维兵团，华中“剿总”必要时可放弃南阳，以便黄维兵团进出周口。4、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就在10月23日这一天，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以苏北兵团为东路，即左翼，由司令员韦国清指挥2纵、12纵和中原野战军11纵共3个纵队，从赣榆县向阿湖镇前进，围歼阿湖地区国民党军第25军，并首先以主力一部夺取和控制新安镇以东，以切断第25军向新安镇退却的道路，同时以一部首先切断黄百韬兵团向海州、连云港之退路，防其东窜。

以华东野战军总部为中路，由粟裕、谭震林率1、4、6、8、9纵队，鲁中纵队，炮兵纵队共7个纵队，从临沂南下，兵分5路，分头攻占郯城、邳县等地，然后向黄百韬兵团驻地进击，并同集结在宿迁附近的11纵队、江淮独立旅等部，实施南北对进，突击包围黄百韬兵团。

以山东兵团为西路，即右翼，由司令员许世友指挥7、10、13纵共3个纵队，从滕县南下，分别向临城、枣庄、峄城前进，然后直插徐东陇海路大许家车站，以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逃窜的去路。

另外，徐州西北一路，为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两广纵队、冀鲁豫独立旅，由单县向丰县、砀山前进以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以西进攻，力求拖住孙元良兵团不能往商丘、砀山东援，并胁迫邱清泉兵团不敢放胆由砀山向徐州东援，以保证东线主力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之作战的实施。

10月24日，开封国民党守军东撤，中原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率领下，乘势继续东进。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指挥淮海战役？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谋划淮海战役时，鉴于华东野战军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与国民党军相比都处于劣势，便于10月14日凌晨在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电报中出谋划策，为国民党军预伏了一个迷魂阵。那几条妙计，细细读来，真是令人拍案叫绝！一代谋略大师，舍他其谁也！

**第41章**

**“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

**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

**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话说1948年10月24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林罗，并告高伍：

迥电悉。52军、53军及207师主力既然尚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鞍山一带，52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逃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此外，南满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

军委 24日24时

10月2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告饶粟谭及刘邓李：

敬午电悉。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4个纵队11个旅（只留9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9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禧系统调兵向东。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55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18个师左右，取得大胜。**如敌以重兵对付你们，则你们可用暂时分散作战的方法，将全军（12个旅）分散配置于江、淮、巢、运之间，躲过其压力，以待华野之南下。请你们考虑此案是否可行。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达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如那时孙元良好打，亦可向北打孙元良。如黄维跟踪东进，亦可回头打黄维。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在你们到达蒙城以前，敌人亦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打那一点。你们是否同意出蒙城，及郑蒙间里程多少，望告。

　　 军委 25日3时

10月25日上午，在农家小院前院的楸树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正围坐在磨盘前，谈论着军事局势，机要秘书急匆匆地走进院子，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神色有些紧张。他送来的是北平地下党发来的密电，向中央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蒋介石、傅作义要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

原来，这次预谋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是蒋介石和傅作义经过几次商量而确定的。早在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总部召开了高级将领秘密会议，下达了佯称为“援晋兵团”的组建计划，这个计划事实上是进攻石家庄、偷袭西柏坡的作战计划和部队的调动命令。该计划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新2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10月24日，参加袭击的国民党军队在河北涿县集结。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崔月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过城工部部长刘仁向中央军委报告。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传看了电报，立刻来到作战室，并找来了朱德，在华北地图上查看北平——涿县——保定——石家庄——西柏坡一线，共商对策。

此时，徐向前的第1兵团在山西，杨成武的第3兵团已远赴绥远，在北平以南至石家庄，解放军没有主力部队。驻守西柏坡担任警卫的也只有中央警卫团干部带领的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假使傅作义偷袭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形势非常危急！如何退敌呢？毛泽东决定：

1、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立即将第7纵队主力移到保定以南，坚决阻击南进之敌；7纵的1个旅开到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布置阻击阵地。

2、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2兵团由平张线昼夜兼程南下，其先头纵队应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第7纵队作战；兵团主力或直插平汉线破毁铁路，或向保定、望都地区前进。

3、由周恩来命令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干部集结两个步兵连和骑兵排到东北方向警戒；由聂荣臻把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员组织起来，必要时投入战斗；由任弼时指挥中央机关开始疏散。

吩咐已毕，又叫阎长林收起地图，备好纸和笔，他说：

“给他点颜色看看。”

毛泽东要施用攻心战法了，他挥笔草就了第1篇电讯《蒋傅军妄想突击石家庄》，令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

【新华社华北25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图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

消息又称：该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

准备突袭石家庄的国民党军副总指挥刘化南闻听这则电讯，沮丧地说：

“我们自以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极为机密的，但部队尚未出发，人家就知道了，只怕此举是有去无回了。”

10月25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25日9时电悉。

1.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52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52军部队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二、你们除以6纵插到黑山、打虎山以东断敌退路外，是否尚有别的纵队在黑山、打虎山以东及东南地区。你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随时有向营口退却可能，如果没有足够兵力则难于阻敌退路。**你们主力从阜新、新立屯方面下来，如果敌人集结一起从打虎山向东，正面无重兵堵击，不能收夹击之效，则敌有全部或大部跑到营口的可能。**

三、长春各独立师现到何处？我们认为这些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打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

四、你们整个部署盼告。

军委 25日18时

10月2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谭，并告陈邓及刘邓李：

一、**100军两个师均已增至新安镇并隶属7兵团，黄百韬手里已有8个师，李弥5个师已集结运河车站及运西李家集地区，黄、李共13个师连接在一起。**你们原企图以两个纵队歼灭运河车站之两个师，控制运河正面阻敌，恐将感觉困难。你们似只能从黄李两集团的接合部，即新安镇与运河车站之间，以两个纵队插入隔断李、黄联系，而以一个至两个纵队由台儿庄向南从北面钳制李弥，另以一个至两个纵队攻歼韩庄、贾汪、柳泉地区之敌，迫使邱兵团以一个至两个军向正北防御，再以一个纵队及广纵向丰县砀山两点攻击，迫使邱清泉一部留于该方，另以地方兵团牵制孙元良，另以韦吉一个至两个纵队从睢宿向徐州东南攻击，如此方能确保钳制邱、李，以利主力分割歼灭黄兵团。**关于应当使用强力部队，而不应当使用第二等部队于主攻方面，前已电告，如此须有几天时间重新调整部署。为了确保胜利，宁可推迟几天发起战斗，不要仓卒从事。**

二、因我6纵等部正在老河口附近围歼杨干才部，白崇禧已令黄维主力向南阳以南，如我陈邓所部不走开封、商丘，而走蒙城直接攻击徐蚌，则在一星期内外不至暴露目标，黄维不会马上向东。待至陈邓在徐蚌打响，则黄维即使向东，已来不及。**陈邓以11个旅出现于刘峙空虚的后方，必然要迫使他以孙元良全部及邱清泉一部对付陈邓，如此可以确保邱孙两兵团不敢向运河以东增援。徐海线上虽有李黄两部13个师，你们仍能有把握地实现制李打黄之目的。**

三、睢杞战役后，刘峙系统中很多人对邱清泉不满，似乎黄百韬特别不满意邱清泉，故要李弥靠近黄部，又将100军从邱部归入黄部，此点亦可注意。

　　 军委 26日3时

10月27日，周恩来在清晨4时半、6时、7时接连3次向毛泽东作书面报告：昨天，傅作义的突袭部队在保定会合。昨晚7时左右，总指挥郑挺锋在保定城内新2军军部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郑挺锋已下达攻击石家庄兵力部署的命令。

毛泽东不慌不忙，继续打心理战，为新华社写了第2篇电讯，题目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敌军进扰》。

【新华社华北27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到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3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94军外，尚有新骑4师及骑12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400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

据悉，该敌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有94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4师师长刘春方，骑12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敌）。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有充分的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之敌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5月，阎、傅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部一师在盂县被歼，傅部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在北平坐督，傅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被毛泽东在电讯中点了名的郑挺锋，在保定听了共产党播发的新闻，倒吸了一口凉气，斗志全消。

10月27日傍晚，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一份新闻稿，他写道：

【新华社辽西前线27日17时急电】**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5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5个军，即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

蒋军尚有52军、53军、青年军整编207师（辖3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22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20万至30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5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

从15日至25日11天内，**蒋介石3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10月27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

饶粟谭，并告陈邓（请陈谢转陈邓）：

27日9时电悉。你们研究修正部署后望即告。**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目前情况可能的变化是：

1. 黄兵团8个师在你们接近他时，可能由现时比较分散配置利于分割围歼的状态，改变为比较收缩比较靠拢难于分割围歼的状态。

二、黄兵团8个师在围歼后，有几个师被歼灭，但可能有几个师因其集结在一起，难于最后歼灭。

三、李弥两个军靠在一起，可能使我无法控制运河，如我从台儿庄向宿羊山方向之部队动作不得力，则八九两军可能全部加运河车站及其以东，和黄百韬靠得很近，可能妨碍你们全歼黄百韬。

四、如果你们从临城向韩庄、贾汪、柳泉攻击之部队不得力，或动作不适当，不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左右去对付该方面；又如果你们派向丰县、砀山方向攻击之部队动作不积极，不能吸引邱清泉一部留在该处，则邱部可能以一个军或超过一个军的兵力进至大许家、八义集、碾庄之线，联接李弥，使李弥能够积极增援黄兵团。

五、陈邓率11个旅戌支进至涡阳、永城、亳州3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对于你们作战当然会起很大的配合作用，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才是最可靠的。因为敌处内线，调动灵便，而陈邓对刘峙不能起致命的作用。**

六、**济南大捷后，干部中可能发生轻敌心理，如果不克服此种心理，则可能影响此次作战。**以上数点望注意。

　　 军委 27日20时

10月27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本日17时电悉。

1. 围歼5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

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3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

四、**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军委 27日23时半

10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刚发27日23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27日18时电及11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今（28）日兼程东进，如能于29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30日退到营口的可能。**

军委 27日24时半

10月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1军主力及新6军主力。生俘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6军军长李涛、第71军军长白凤武、第49军军长郑庭笈、新1军副军长文小山等将官。

锦西、葫芦岛之蒋军，在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未敢北援。

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各战区的内部通知，他写道：

各同志：

兹将林罗10月23日发给他们部队的一个指示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关于作战在以迅速动作将敌分割包围之后，不要慌忙攻击，要待准备好了之后，然后举行攻击一项问题，请你们加以注意。电中所举沙后所、王道屯的不良战例，是在9月间他们两个独立师攻击兴城、绥中时候的事。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请你们在全军干部中进行教育，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如果得到你们同意，请将此电及林罗电发给各纵队，引起大家的注意。

毛泽东　10月28日

从10月28日开始，郑挺锋的第94军等部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由保定南犯，在方顺桥、望都和清风店地区，遭到华北解放区军民的节节抗击。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蒋介石、傅作义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起见**，令16军、35军、94军、骑4师、骑12旅附坦克及爆炸部队**向石家庄进攻**，其94军、骑4师、骑12旅等部昨日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除令杨罗耿率部回援外，**请你们考虑将现在锦西附近之11纵派至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是否可能，盼告。

军委 酉艳

10月29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第2份指示电：

林罗刘，并告热河：

本日8时电悉。**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11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受杨罗耿指挥。**蒋傅为捣毁平山、石门一带中央及华北政府所在地之目的，使用3个最强的军，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坦克队及一个工兵爆炸队，先头本日已占望都。**我杨罗耿回援后，在兵力对比上，尚不足歼灭此敌。现通县、北平一带空虚，原开通县之13军的第4师亦被调用于平保线，如11纵能出现于通县方面调动南下敌军一部回头，则我杨罗耿可给其余部以歼灭打击。**

军委 艳 酉

10月29日深夜，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了第3个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本日14时电悉。**你们将4纵、11纵全部及3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南调很好**。惟在部署上，提议位于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可以同时威胁平古、平津、津榆3线，**主要威胁北平，主力在该区休整，派出多数支队分向3线袭击，即能起很大作用。**

军委 29日23时半

10月30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

饶粟谭，并告刘陈邓：

俭戌电悉。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故此役胜利建筑在两个条件上面，即是**：

1. 使黄李邱3个兵团及3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要达到这一点，除华野全军照俭戌电部署外，陈邓方面亦请于虞日或齐日同时动作。

二、使黄兵团各军没有收缩集结之时间。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当在同一个晚上动作，不要在两个晚上先后动作。以上请加考虑酌定。此外，你们后方各事如尚有未处理完毕者，宜交与适当之同志去处理，以便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8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3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战局便可展开。那时即使蒋介石将锦西、葫芦岛、营口等处之敌全部南调，亦只能布防于长江沿岸，于大局无补。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又我军今日可占领沈阳，知注并告。

　　 军委 30 寅

10月30日，南犯郑挺锋所部仍未能越过唐河；他的后梯队第35军因保定至北河店间铁路、桥梁、公路被破坏，也不能南进。

此时，华北第2兵团经3昼夜急行军，先头第3纵队及时出现在完县、唐县地区，增强了阻击力量。

10月31日晨，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他写道：

军委，并报陈邓，华东局，中原局：

一、职已返抵前方。震林、建安同志今晚可自济南南来，尔后即随东兵团司令部行动。饶政委、康生同志在济南尚有3、5天停留，始可返华东局。惟济市已无与中央通报之电台，因此，今后指示请分发华东局、华野、及山东兵团。

二、**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晚同时发起战斗**，但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

三、**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粟 世 晨

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第2兵团参谋长）等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东北局，华北局：

30日9时半部署电及30日11时电均悉，部署很好。下列各点请注意：

一、**我杨罗耿兵团全部已从平张线向平石线转移**，平张线上尚有敌暂3、暂4两军及暂5军1个师。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正在准备夺取归绥（约戌灰左右开始），张平线敌有以一个军向归绥增援之可能，而我杨李兵团只有攻城力量，没有打援力量。我平北、察北部队有积极负责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的敌人举行钳制性作战的任务，如该线敌有一部向归绥增援时，并应派部向绥东、兴和、集宁等地尾敌前进，抓住该敌。因此，察北骑11师、骑16师似不宜向北平附近前进，而以归詹、牛（晋热察军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牛树才——笔者注）指挥担负上述任务为宜。

二、**4纵、11纵、独4、独6、独7、独8等师向北平附近前进**后，锦榆线及热河空虚，请在占领沈阳后，从北面各独立师中抽出几个先行南下，应付锦西、承德之敌，免其泛滥残民。

三、东北主力除4纵、11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1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3年的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4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四、争取于一个月内外修通沈锦线、彰武义县承德线铁路，整理热河及冀东境内各主要公路，以利军运并迅速运屯粮弹，否则将无法供应大军作战。此项部署望迅速作出。

五、中央“九月会议”**规定5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

军委 酉世

10月31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第3篇电讯《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31日电】**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就被美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他们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3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35军，蒋介石派的是16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写罢述评，命令电台连续全文广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千古不变的军事常识，不论蒋介石还是傅作义都是熟知的。他们进扰石家庄，搞得很神秘，部队已经行动，许多军官还不知所向，目的就是突袭，使中共中央措手不及。从心理上说，人就怕被别人看透，一旦被人看透，首先就是精神上的极大打击。毛泽东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同蒋介石、傅作义打“神经战”，首先把他们的意图，揭了个底朝天，使傅作义和南犯之旅在精神上发生恐惧。所以，当傅作义看到毛泽东的电讯时，早有退兵之意，只是碍于蒋介石的掣肘，硬着头皮继续干。现在，他已经得到东北野战军一部进入冀东一带活动的情报，感到是该考虑撤军的时候了，此时撤军既有理由应付蒋介石，自己的部队也不会受损失而安全撤回。于是，傅作义就向蒋介石提出了撤军，于11月1日撤回了北平。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回了北平。

蒋介石、傅作义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失官兵3700人，战马240匹，汽车90余辆。

为此，党内的新闻界交口称赞毛泽东是“笔扫千军”。著名新闻工作者李庄在几十年后回忆此事，仍然称“这是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设计的‘空城计’。”

一纸书吓退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很有些意思：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毛泽东一曲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上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腔：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1948年11月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

世晨电悉。**谍息，100军已移至薛埠、牛山、大刘圩，64军城头，7兵团指挥所附榴炮营城头附近，黄本人似即在该处，**25军阿湖，63军黄花埠、新安镇，此种情况有利于你们分割围歼。**你们似宜首先歼灭黄百韬指挥所**。

　　 军委 1日2时

11月1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致电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粟裕，电文中写道：

军委、陈、邓、粟：

甲、根据黄维东调，王凌云南移之情况，我们已令：1、六纵（刻在内乡以北）并指挥豫西6分区主力，即截击由镇平以西向东撤退与由南阳向南撤退之王凌云部，并适时经方城、舞阳尾黄维部东进，以配合东路作战。2、陕南12旅进出南阳以东之桥头地区，截击由南阳东撤之14军及由南阳向南撤退之王凌云部。

乙、2纵及桐柏、江汉主力，世晨开始破击信阳孝感段铁路。结果待报。

刘邓李 东

11月1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二、同意陈邓世亥电，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3个方案中选择一个，由陈邓临机决定。

三、卫立煌逃至葫芦岛，沈阳、营口之敌已被我军包围，数日内即可全部解决。**傅作义偷袭石家庄之计划已被阻止。**

军委 1日17时半

11月1日夜11时，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粟裕、谭震林、陈士榘，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邓，并告刘邓李，粟谭陈：

白崇禧以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令黄维兵团戌灰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等情。我华野戌齐发起战斗后，估计戌齐至戌巧10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须保障在此10天内邱兵团不能东援。但你们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4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6纵必须立即尾追黄维东进外，10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2纵尾追黄维东进。如何？盼复。

军委 东 亥

11月2日黄昏，东北野战军解放了沈阳、营口。

沈阳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共13.45万人，俘虏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以下将级军官106名。

**营口之战，歼灭蒋军1.4万人。国民党第52军军部率1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跑**。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共计47.2万人。其中包括华北傅作义的35军32师，其师长李铭鼎战死，军长鲁英麟自杀。

是役，东北野战军也伤亡了67397人，其中牺牲人数是14011人。

辽沈战役使中国军事形势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下降到290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增长到30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取得了优势。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奠定了基础，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1月2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李，并告陈邓：

世东两电悉。一、2纵及江汉、桐柏主力对平汉路破击如能彻底，并坚持多日，则不但能延滞85军北上的时间，且可能迫令黄维以一部从北面南下夹击，打通平汉，如此则能推迟黄维东进之时间。请令王宏坤极力扩展该路之破击，并极力延长破路时间。二、2纵下一步行动，似宜经商城方向出豫皖苏。三、6纵行动值得考虑。截击王凌云由镇平向南之部可能打不着，又费去时间，似不如由内乡取直径开太和、阜阳，先黄维到达该地，从正面或侧面阻滞黄维为适宜。2纵到商城后渡淮向阜阳进，与6纵协力拖阻黄维。以上是否适宜，请酌办。

军委 2日20时

11月3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林彪等人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3日电】中共中央电贺沈阳的解放和全东北的解放，电称：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

热烈祝贺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3年的奋斗中，歼灭敌人100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9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美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与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年11月2日

这天晚上，厨师们准备了米粉肉和酸菜炒肉丝，还有滹沱河里的鱼，警卫战士打来的斑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庆祝东北全境解放，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11月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笔者注）：

一、3日各电悉。迅速彻底干净歼灭各敌，光复沈阳，极为欣慰，望向全军传令嘉奖。

1. 傅军南进各部已北撤，但4纵、11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仍不变更。程黄率各部到达后，分派几个支队向平古、平津、津唐各线袭扰，主力择地整训，**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惟傅军如在我杨成武攻归绥时派兵西援，则应暂停整训，向北平等地有所动作，牵制傅军西援兵力，帮助杨成武得手，因杨罗耿所部已开回平汉线并须休整，平张线上傅军已不受威胁。

三、向平津作战时，冀东一带粮食必不够供应大军需要，平津攻克后，军民需粮亦多，东北需有所协助，望早日筹划。

军委 4日2时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问题。

11月4日晚，毛泽东获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阳，挥笔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评述新闻，他写道：

【新华社郑州5日电】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

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28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

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3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

去年7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7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连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4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连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1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20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

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像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窜。

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2军、第15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希濂。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杜聿明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很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11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邓，并告粟陈张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告粟陈张：

1. 你们现到何处？

二、敌已知蒙城重要，孙元良率兵团部由宿县昨（支）日到板桥集，估计本（微）日可到蒙城。该兵团之99军（即原69师）已到蚌埠接防，原驻蚌埠之96军（即原45师残部）由蚌埠东移临淮关。该兵团之41军、47军估计有一个军随孙往蒙城，另一个军则留宿县。因邱兵团全部现在砀山、徐州（均不含）间及丰县，刘汝明则移砀山及其以西，前闻邱兵团以一个师开宿县似未实行，如此则孙兵团必有一个军驻宿县。是否如此，望你们速查明。

1. 我3、广两纵攻砀山附近之刘部，可能吸引邱兵团以一部西援。

四、在上述情形下，第一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估计援敌可能从北面（邱兵团一部）、西面（孙元良率一个军从蒙城）、南面（99军）来，亦有可能孙元良由蒙城先到蚌埠，集合两个军均由南面来。不论怎样，你们以一部位于北面阻援，以主力打西、南两面援敌是有利的，但亦有可能西、南两面都不敢来援，仅有北面来援，如此则应打北面援敌。此方案可望确定地调动邱兵团一部。第二方案，以一部破徐蚌路，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以上何者为宜，望酌复。

　　 军委 微 丑

11月5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等的指示电：

杨李李，并告杨罗耿，程黄及林罗刘：

一、**杨罗耿兵团现位平保线以西相机攻歼该线之敌，从南面威胁北平**。**程黄率两个纵队、4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本月12日前后集中遵化、蓟县地区，从北面威胁北平。**估计傅部难于抽出两个军援绥，但仍须准备对付其一个军增援。除由程黄命詹大南于你们攻归绥时，用全力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3暂4两军外，你们自己仍应以8纵相当力量位于兴集地区，协同北岳部队从正面阻击可能西援之敌。你们主力亦应留出一部作预备队，位于卓资山附近以为策应。归绥至包头线暂时只留少数部队，以便抽出8纵主力位于东面，是否可行盼告。

二、攻击时间以在程黄兵团到达冀东，北平方面业已感受威胁之时为宜，具体时间可定在15号左右。

三、周密调查归绥城敌方配合情况，以利攻城迅速奏效，应争取10天左右攻克归绥。

四、你们应与詹大南密切联络，詹部钳制行动时间应与你们攻城时间相配合。

军委 5日6时

11月上旬，毛泽东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撰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论文”（《毛泽东选集》注释语），题目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文章中写道：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毛泽东在谈到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时，写道：

“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11月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的指示电：

粟陈张，并陈邓：

**你们对冯治安部之抵抗者及游移不决者，应取坚决歼灭手段，**以便迅速夺取临、韩、峄、台、贾、柳地区，威胁徐州。仅对其决心起义者，则取超越前进方法，将其留在后面。**对刘汝明部亦是如此**。

　　 军委 鱼 寅

11月6日开始，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发起了淮海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的东、西、南、北几个方面同时发起攻击。

11月7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等，他写道：

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

一、**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

二、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10个师（包括44军），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冯治安4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6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21个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三、为了连续作战歼灭大量敌人之目的，你们应仿照济南战役之办法，对我各作战部队随战随补，随补随战，使部队经常保有充足的兵员和旺盛的士气，此点甚为重要。为此，应将后方补训兵团移到接近战场的位置，以便将已经训练好的新兵及俘虏能够迅速补充部队，同时将此次战役中所获俘虏迅速接收训练及补充部队。

　　 军委 7日20时

1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及市委：

我军现已解放许多大中城市，以后还要解放许多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其中并有少数对国际宣传极有影响，并与外交有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以及外国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这些新闻宣传工具，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应采取鼓励政策。**而且因为中国所谓私营的新闻宣传事业，绝大部分有反动的政治背景，**对这些所谓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如采取毫无限制的放任政策，也会使某些反动的政治势力容易获得公开的合法的联系与影响群众的阵地，则对人民极为不利。**但旧有报刊中既有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的，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于我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至于旧有的编辑与记者，则有不同情形，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方面，也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故应当争取，也可能争取他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受了长期的反动政治教育，与长期从事于程度不等的反动宣传工作，或有浓厚的糊涂思想，故在被我党所接收的新闻宣传机关中，对旧有人员不能采取一律留用的政策，而应当采取慎重的个别留用，和有步骤地使用的政策。由于这是一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既严肃而又慎重的态度，方能处理适当。为此，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1. 对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

（乙）凡属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如其间发生重要问题，应请示中央处理。

（丙）凡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之报纸、刊物及通讯社，应分为以下3类处理：（1）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例如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及北平益世报等），应予没收。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2）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贯保持进步态度，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者，应予以保护，并令其向民主政府依法登记。（3）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即不赞成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不拥护人民解放战争者），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

二、凡属第一条甲项应予接收之反动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在我军入城，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或市政府审查确实后，直接接收之。接收后之处理，应按其地位与规模之大小，分别报请中央或中央局决定。

三、凡属第一条丙项应予没收之反动报纸、刊物与通讯社，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或市政府审查取得确实证据后，正式决议没收之。证据尚不充足或有疑问者，则提交法庭加以调查审讯后判决之。军管会及市政府在作出上述决议前，须向上级请示，并取得上级批准。如属全国性的报纸、通讯社，并须请示中央批准。

四、对于允许出版发行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须执行下列各项规定：

（甲）新解放城市中所有继续出版与新创刊之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包括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之报纸、刊物、通讯社在内），应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其在本决定达到前，已经出版者，亦须补行登记。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在申请登记时，应一律报告其政治背景、经费来源，负责人姓名及其经营规模、发行数目、人员状况等。如系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并须缴呈其过去一年来之出版物，听候审查。请求登记之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除进步者外，应视其过去政治态度之反动程度（例如积极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反人民解放战争）与中立程度（例如不自动反共，并对整个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不满），分别予以停刊，登记复刊，或有条件地登记复刊（如指名撤换某些反动有据之编辑记者等）。

（乙）凡经政府登记许可出版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民主政府对于它们实行事后审查制度，并向所有报纸、刊物、通讯社宣布下列各项命令：（1）不得有违反人民政府法令之行动。（2）不得进行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土地改革，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宣传。（3）不得进行反对世界人民民主运动的宣传。（4）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

（丙）各地党委对党外人员和团体发行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主动地设法提高其政治水平，加强对它们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而办好我们自己的党报，巩固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并运用批评的武器，对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论，进行恰当的思想斗争，则是推动党外报纸、刊物进步的最重要的方法。经过私人关系派遣进步分子到党外报纸、刊物中去工作，也是方法之一。但对党外报纸、刊物与通讯社，除开上述登记、事后审查及各项命令外，不得采取不适当的行政办法去实现这种领导。

五、对于旧有新闻工作人员的态度：

（甲）对于已经登记许可之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的新闻工作人员，除已指名撤换的反动分子外，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

（乙）已被接收、没收及停刊之报纸、刊物、通讯社，对其工作人员之处理分别如下：（1）反动者不用，其中特务分子应按一般特务分子处理。（2）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子留用，一般地应先任用于次要工作和内勤工作，根据进步程度，逐步提升。（3）一般的编辑与记者，其比较容易改造者，应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然亦不应轻易使其担任编辑与记者工作；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应听其或助其转业。（4）技术人员（例如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

六、对外国通讯社，外国记者，外国人出版的报纸、刊物的处理办法如下：

（甲）外国通讯社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发稿，并一律不得私设收发报台。

（乙）外国记者停留解放区继续其记者业务者，应根据外交手续向人民民主政府请求许可，并不得私设收发报台，其发出之稿件，应受中央所指定之机关检查。

（丙）外国人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出版报纸与刊物，原已出版者亦须报告中央处理。

中共中央

11月8日这一天，国民党军冯治安第3绥靖区的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的第398师、第180师和第77军的第132师及第37师的111团、109团的1个营共3个半师23000人，在贾汪、台儿庄一线举行战场起义，并发表通电，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共产党政策，决心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斗争。

11月8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粟陈张：

1. 刘汝明开蚌埠守备，99军开宿县向西扫荡，孙元良率两军返回宿县守备，邱清泉派有力一部收复永城，以上是刘峙6日部署，现正执行，并非总退却。邱清泉主力仍在黄口、丰县地区。

二、**粟陈张应迅速分割包围黄兵团，否则该敌可能西移。**

　　 军委 齐 亥

欲知淮海战役进展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的阴谋，当即令聂荣臻调遣第7纵队驰援，又令杨得志率华北第2兵团协同第7纵队阻敌；接着又在10月25日、10月27日，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了3篇电讯，使偷袭者闻讯丧志；其间还在10月29日一连给林彪发了3封急电，令其发兵南进，威胁北平，一箭双雕，迫使傅作义撤回偷袭之师。由此可见其心思缜密，胆略兼人矣！

**第42章**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话说1948年11月9日下午4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粟裕等的指示电：

陈邓，粟陈张，并谭王：

齐电悉。

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1、3、4、9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4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1纵在解决181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3、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6个纵队歼灭之。

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7、10、13纵及由南向北之11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

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军委 9日16时

11月9日这一天，黄百韬率4个军向徐州撤退。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发出《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实行敌人跑到哪里，我追到哪里，直至将其歼灭为止。”“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继续向徐蚌进军！”

11月9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3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军委 佳 亥

毛泽东又在给杨得志、杨成武等，并告林彪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杨罗耿，杨李李（李井泉、李天佑——笔者注）， 聂薄滕， 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

1. 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匪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匪集其嫡系3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李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阎匪则因空运未断，阵地坚固，我攻城兵力尚非优势，仍在负隅挣扎，企图在旷日持久中增大我之消耗。

二、 我为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匪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之目的**，特对华北2、3兵团改定部署如下：（甲） 杨罗耿率2兵团之3、4两纵和第4旅，于戌真起秘密移至阜平地区整补7天，戌哿开始向太原地区移动，准备亥东参加太原作战， 并受徐周指挥；争取于亥删以前攻克太原。 （乙）兵团另外两个旅，协同7纵直受华北军区指挥，留在平保线活动。（丙）3兵团停止攻归绥计划，除留一部监视归绥之敌并与我包头部队取连络外，主力即移至归绥、集宁之间休整，准备歼灭由平、张向绥远退却之傅匪。**待东北我军攻平、津时**，或杨罗耿在完成太原任务，回至平张线时再打归绥。

三、为加强1兵团战力，决从济南战役俘虏中抽调5000人，连同华北补训兵团中现有俘约2000人，赶于本月底送至太原前线补充，华北军区应提前动员新兵，于12月份赶送一批新兵补充太原前线部队，交由徐周分配。

四、程黄担任监视北平之敌，如该敌再度向石家庄进攻，则以全力攻击北平，拖住该敌……

军委 戌佳 亥

毛泽东在这里**第二次提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及其作战任务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给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写了一封密信，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带给他。他在密信中写道：

“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此前在1948年初，毛泽东也曾先后3次电示华南分局，设法护送李达到解放区。李达因为身体很弱，均未能成行。

11月10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

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3、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

　　 军委 灰 丑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谭王：

敌7兵团、13兵团均向徐州撤退，你们是否已将该两敌包围歼击并切断其退路，尤其是7、10、13纵及苏北11纵，**应乘13兵团慌忙撤退之际，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该敌，至要至盼。**

　　 军委 灰 丑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给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

9日16时电悉。

一、冯治安全军起义，刘峙以冯部8日下午情况不明，于9日1时电令黄李两兵团均撤回徐州固守，邱兵团仍在黄口一带，并无向东增援黄李任务，亦无向南撤退意图。刘峙又令孙元良赶回宿县，敌之部署是固守徐州、黄口、宿县。

二、**你们应集全力（包括3、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

　　 军委 10日3时

11月10日晚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邓，粟谭：

一、13兵团已全部退集于引河与徐州间的狭小地区，从北面保卫徐州，邱兵团仍在黄口地区。刘峙误认华野有6个纵队从金、鱼、成武南下，故令邱兵团担任西面防御。因此我10纵宜从贾汪进至徐州西南，向徐州附近之13兵团防御，必要时可使用向南参加堵击黄兵团。

1. 冯治安部事变发生后，刘峙为加强徐州防御力量，还从蚌埠调99军车运徐州增防，而以被认为不甚可靠的刘汝明部调防蚌埠。

三、刘峙又急调孙元良两个军从蒙城回宿县守卫，限本（灰）日到达，但估计可能要明（真）日才能到齐。**如陈邓各纵今日或明日能到宿县，正好打着孙元良，并堵住黄百韬的逃路，估计黄兵团是会向五河、灵璧、宿县一线溃退的，望注意。**

　　 军委 10日21时

11月1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

刘陈邓：

灰日13时及16时电均悉。

1. 你们真夜向宿县前进甚好。

二、孙元良41军、47军共4个师，原来留在徐州者两个团，此次刘峙又令留一个团于蒙城，故你们真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3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但应同时注意对黄百韬溃兵的堵击。

三、冯治安全军起义，我7、10、13纵昨（灰）日正歼击侯集、大许家、曹八集线上之25军，已令其得手后向双沟、灵璧之线攻进。**运东各纵正歼100军、64军、44军，黄百韬全部可能跑不掉**。

四、邱清泉仍在徐州、黄口线上，李弥已缩回徐州、引河之间，刘峙部署甚慌乱。

五、99军按刘峙佳子电，是由蚌埠车运徐州，但铁路时断可能过不去，望侦察。

　　 军委 11日4时

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包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3公里，东西6公里的区域内。

蒋介石为了挽救黄百韬兵团的命运，在令其固守待援之后，令刘峙火速增援黄百韬兵团；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路增援徐州；令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令黄维兵团沿平汉路东援徐州，向蒙城、宿县进攻。蒋介石还调派了东北战场上的败将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企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5个军，沿陇海路增援黄百韬兵团，企图与其会师。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顽强阻击，邱李虽付出了3万人和30辆坦克的代价，仍被阻止在离碾庄25公里以外的大许家一线。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

一、根据粟陈张、谭王李灰日上午各电看来，除冯治安集团已全部起义外，黄百韬5个军10个师似已被我全部包围，没有跑掉。邱兵团因误认我华野有6个纵队从鲁西南方面向他前进，又受中原4纵一个打击，估计该敌不敢移动。李弥兵团因徐州空虚，刘峙令其迅速撤救徐州，置于徐州、引河之间，防御冯治安及我从临韩南下部队，估计数日内亦不敢动。**刘峙受冯部叛变之震动极大，不但将李黄仓卒西调，又将刚到蒙城之孙元良调回宿县（估计本真日可到），又将刚到蚌埠之99军调回徐州**（估计因徐蚌路近日时有破坏，可能仅到宿县附近，请刘陈邓注意侦察）。刘汝明之68军估计已到蚌埠，55军则因181师受我围歼，尚在萧县地区徘徊。刘峙似已要该军即在萧县守备，应付我军从西南对徐州之威胁，但刘峙对该军必不信用，调99军到徐州，似即为向55军防御。99军如未到徐，则李弥还需兼顾55军。**此间日内即发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调至蚌埠一带。**

二、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三、在黄孙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蒋介石有令邱李向南或向西突围，而令黄维接应他们突围之极大可能。因此在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后，粟陈张、谭王李所部，除以一部位于徐州以东外，主力应迅速移至以宿县为中心之徐蚌路及其两侧，中原我军及华野3、广两纵，则应待粟谭到达徐蚌路后，迅速移至永城、商丘之间，隔断黄维与邱李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此种部署在歼灭黄孙后应立即施行，时间大约在15日（戌删）左右。

四、韦吉率3个纵队从南面迂回西进之部署极好。但第一步应至睢宁地区堵击黄兵团溃兵（估计有很多败兵向该方溃窜），待黄兵团全歼后，再移宿州。

五、谭王李指挥之10纵，应迅速南下控制双沟，堵住黄部西窜，并从东南监视徐州。7纵、13纵于歼灭当面之敌后，亦应向南追击逃敌。

六、**冯治安部暂时即在原地（贾汪、韩庄、台儿庄）休整，可起从北面威胁徐州的作用。你们应告诉该军将领，徐州之敌决不敢攻击该军，该军可在原地整训，不要轻动**。

　　 军委 真 申

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罗刘谭并告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负责同志：

1. 戌齐作战经过报告收到，阅悉甚为欣慰。即转发各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中央对你们胜利之贺电（即11月2日起草，3日新华社播发的贺电，后来以油印散发——笔者注），望即印发全军，以励士气。

二、你们尚有许多新的经验教训，望写出电告，以资推广。

三、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6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4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余万人。**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5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即是说，国民党已不可能再动员300万人，**我军已不需要再以3年时间（从今年7月算起）歼敌300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100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上请向干部会上宣布。

　　 毛泽东 戌真

11月11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

一、5军移驻萧县。骑1旅移驻曹村。孙兵团两个军部及4个师（不是3个师）已到宿县，位于东西南北4关附近。99军仍守蚌埠。刘汝明部守定远、合肥线。**黄百韬本人在碾庄。**

1. 粟谭陈张灰日10时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署办理。

三、5军在萧县分得很散，望刘陈邓以华野3纵歼灭其一部。

　　 军委 真 亥

11月12日，曾经追随蒋介石近22年的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首席秘书和幕僚长、委员长侍从室第2处主任、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决策人陈布雷，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布雷，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1927年投靠蒋介石，自此以后，蒋介石的重要讲话稿、文稿几乎都是出于此人之手。这位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才华横溢的才子，此时已经预见到了蒋介石的穷途末路，无可奈何地绝望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11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

一、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因黄维14日到太阜，若你们能于日内解决孙元良，控制徐蚌路，则有余裕时间对付黄维。

二、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西移永城，对付黄维。

三、中原2、6纵现至何处，是否可以迅速赶至太阜附近牵制黄维，盼告。

四、**黄百韬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为要。**

　　 军委 13日3时

11月13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中原局，豫皖苏分局等指示电，他写道：

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刘陈邓，粟谭张：

1. 冯治安部4个师已起义。黄百韬10个师，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孙元良4个至5个师，**共计17个至19个师，正被我华野、中原两军包围歼击中，大约本月17日左右可以全部解决。**刘汝明部6个师，除一个师已被我歼灭外，其余已南开定远、合肥线。徐蚌铁路已被我中原部队切断并控制，只待黄孙两敌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徐州。**

二、**原在葫芦岛之54军3个师，第8军两个师，10日已离该岛海运南下，估计17日可到南京。该5个师可能将使用于恐慌万状之南京一带，亦有可能开至蚌埠策应徐州之突围。但徐蚌路已被我切断，该敌将不能起大作用。**

三、使我们担心的是黄维的10个师，14日可到太、阜，估计15日休息一天，16日即可能由太、阜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策应邱李之突围。

四、在黄百韬、孙元良被歼之后，估计蒋介石必迅速命令邱李突围，其突围方向必是黄维所在地之太、阜或亳、涡、永。

五、因此，**中原局邓李（邓子恢、李先念——笔者注）必须将上述情形立刻告诉2、6两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14日，至迟于15日，赶到太、阜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涡、永前进，不得误事。该两纵现到何处，何日可到太和以东追过黄维，望邓李速告。**

六、分局宋任穷同志立即动员一切可用的武装力量，在太、阜、亳、涡、永中间地区迅速破坏黄维通路上的桥梁道路，迟滞黄兵团行动。动员情形及太、阜至亳、涡、永之里程，望任穷即告。

　　 军委 13日6时

11月1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

1. **现邱清泉正在向东增援，请粟陈张酌量对黄百韬各军被歼情形，当黄部将近全歼之际，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大许家、曹八集，以便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

二、刘陈邓以一部攻击宿县，以主力向北追歼孙元良之部署甚好。如邱兵团能于数日后被我包围歼击，**黄维势必向徐州增援，我中原各纵及华野3、广两纵，须准备独力担任打黄维。**

　　 军委 13日23时

11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韦吉（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笔者注），谭王，刘陈邓：

1. 蒋介石以黄兵团危急万分，令邱兵团星夜挺进，限13日夜到达碾庄解围。

二、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望令正面阻击部队向东撤退，让邱匪深入。**令韦吉兵团于本夜切断邱匪后路，完成对该匪之包围。否则该匪一闻黄匪被歼，将迅速退回徐州。**

三、邱匪东援兵力为7个师，留下3个师（骑1旅在内）在徐州及以西。

　　 军委 14日4时

11月14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韦吉：

一、粟陈张12日12时电悉。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李，歼灭黄百韬，然后才能谈到围歼邱李的问题。你们阻援兵力是否足够？一纵及鲁中南纵现在何处？该两纵似宜迅速移至阻援方面，配合7纵、10纵及苏北11纵担任阻援。**你们应估计到，万一15日以前不能歼灭黄兵团，而邱李援兵又已迫近的情况，妥善部署歼黄阻援的兵力。**

二、如邱李已向东深入，使用韦吉全力于切断并攻击邱李后路，在目前可起拉住邱李作用，在将来即成为从西面包围邱李的兵力。

三、在邱李业已东进的情况下，请刘陈邓考虑可否将华野3纵使用于徐州以东，和韦吉一起攻击邱李之后尾。

　　 军委 14日12时

11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11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及华东局，中原局：

1. 粟元酉电悉。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25军、44军、100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64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同时，士榘指挥各部歼灭黄匪余部。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

四、请刘陈邓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现已进至固镇等地之刘汝明68军及可能跟进之55军。此着胜利，则黄维兵团处于孤立地位，较易对付。

五、黄维兵团到阜阳后，因为黄百韬被歼及宿县、固镇之敌被歼，蚌埠感受威胁之情况，估计蒋介石将令其先到蒙城或蚌埠集中，徐图向北推进。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1、2、3、4、6、9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

六、**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但同时打两个敌人则不适宜。我们现在设想，在黄百韬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估计蒋介石必令邱李迅速猛烈突围回徐州。因此必须集中华野全力，首先完成对邱李之包围，其中主要是以最强大兵力隔断徐州与邱李之联系，在徐州与邱李之间构筑稳固的突不破的阻绝阵地，同时举行对邱李之猛击，歼灭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完成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灭邱李。为此目的，华野3纵似应加入韦吉集团，参加打邱李之任务，而中原4纵则应南下，参加现在打刘汝明、将来打黄维之任务。3纵究应如何行动，请刘陈邓决定令行。

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10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军委 14日23时

11月15日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谭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粟谭：

我们14日23时电发出后，接到刘陈邓14日10时电及谭王李14日10时半电。我们和你们在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需待黄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3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据谭王李称，邱李13日向东猛攻一天仅进5里。又称尚需3个晚上才能解决黄兵团。又据邱清泉寒午电告蒋介石，捏造重大战果骗蒋，又称我军企图断其后方联络，彼以74军、12军主力，骑1旅及32师等部，在潘塘一带阻我西进。根据上述情况，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黄兵团被歼后，邱李缩回徐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黄维在阜阳观望形势，或到蒙城观望形势，或到蚌埠巩固其后方的可能性也很大。再则，**你们几次来电均未提到68军到固镇一带，未提打68军，究竟我们所得68军在固镇一带的消息是否确实，你们是否需要集中4个纵队于攻克宿县后再攻固镇一带，**亦尚待你们查明确定。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如果那时邱李缩回徐州，黄维开到蚌埠，两处均不好打，则可给我以短时休息机会也是好的。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于歼灭黄兵团以后再打邱李，你们于攻克宿县以后，如果刘汝明部在固镇，则应争取再歼刘部。

　　 军委 15日6时

11月15日13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

“徐州敌已有两个军起义，数个师被歼，刘汝明部亦甚动摇。在我刘陈大军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瓦解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向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

“为防止上述情况，我们除感觉军委令杨成武部暂不攻归绥的方针很好外，**我们建议徐周、杨罗两部目前既未正式总攻太原，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较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这一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可钳制我军行动，而又可能随时从海上安全撤退）或守北平。**如我不攻城，他来增援则正便于我军歼灭。**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

请注意，这是林彪等第一次回应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问题。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我们认为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进行军事管制，时间不能太短，不要以为军事管制的时间愈短愈好，取消得愈早愈好，**而必须看我们进行军事管制的各项目的和任务是否达到，来决定军事管制的时期。

二、我们认为在军事管制期间，应达到以下几项目的：（甲）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乙）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丙）恢复并维持经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丁）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物品。（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己）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庚）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辛）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壬）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三、必须在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统治，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其时间，在大城市中约须3个月至6个月，甚至更长，在小城市中约须几个星期或2、3个月。时间太短，是不能做好这些事的。

四、**在军事管制时期，一般应实行戒严，但戒严的目的是限制一切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的行动自由，保障一切革命分子及革命群众的行动自由，**绝不要因为戒严而妨害一切革命工作的进行。戒严也只在必要时临时断绝交通，或临时在夜间断绝交通，而不要经常断绝交通或进行封锁。

五、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取消军事管制须先得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

11月1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

刘陈邓：

15日17时电悉。为使固镇之敌（68军）不因宿县攻克而缩回蚌埠，以利歼击，如宿县尚未攻克，似宜推迟一二天攻击，而令4纵迅速南下，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或从宿县附近各纵中抽一个纵队南下执行阻隔任务。如何，望酌办。

　　 军委 16日3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王的指示电：

粟陈张，并告谭王：

碾庄之敌44军、100军已歼灭，25军、64军亦已各歼一部，并已定铣夜总攻碾庄，则现在已到令7纵、10纵、苏11纵等部向后撤退，放敌东进之时机，而且似宜推迟一二天总攻，才能诱敌深入。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

　　 军委 16日3时

11月16日4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15日13时电悉。**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部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因敌共有3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沽逐步船运。保定守军是两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包围与否不关大局，近亦有撤退模样。承德敌人已撤退。徐、周所部10万人近月打得很苦，伤亡2万，可以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但要他们将已攻占的阵地放弃，并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匪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且张家口驻敌甚少，原只一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现闻增加一个师，待证。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之。

军委 16日4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的指示电，他写道：

徐周：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

1. 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1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如何，盼复。

军委 16日5时

11月16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

1. 各电均悉，处置甚妥。

二、**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邱李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

三、若中原于攻克宿县后能续歼固镇一带之敌，并以一部进驻蒙城，则可能推迟黄维向宿县进攻时间，并威胁蚌埠。

四、李延年现在蚌埠充6兵团司令官，辖96军、99军。据李称39军（即原驻烟台，后运锦西，现运浦口之8军王伯勋部两个师）16日可到蚌埠、凤阳。请刘陈邓加以注意。由锦西南运之54军（阙汉骞4个师）是否亦将加至蚌浦线，则尚待侦察，假定该部亦到，则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王伯勋、阙汉骞等部共计25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

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 16日18时。

11月16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告粟：

删日22时及铣午电悉。

一、54军、39军详情由参谋部查告。

1. 据刘峙铣日称，39军、99军集结固镇，向宿县攻击前进，要96军长于兆龙开蚌埠，以主力向北策应，未提54军。一则该军由葫芦岛开唐山，再由唐山南开需时较多；二则该军使用于保卫南京，还是使用于向宿县攻击，似还未定，但你们应准备该军到来。

三、你们似以2、6纵钳制黄维，以1、3、4、9纵歼灭可能向宿县进攻之39军、99军似较适宜，因这些敌人均是较弱的。如54军4个师（不是3个师），刘汝明5个师和上述敌人一起来，则数量较多，质量上亦只有二三个师较强的。

四、刘峙几次告黄百韬，均判断我军要逃跑，要黄等候援军，协同击溃我军。但**据韦吉报告，他们删晚已向邱李后尾攻击，未免过早。粟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请粟考虑韦吉各纵及3纵，于明（攸）日向南撤退一步，正面7纵、10纵、苏11纵亦同时于明（攸）晚向东撤退一大步，待巧晚谭王向碾庄总攻时，同时大举向邱李攻击似较妥善，请粟酌办**。

　　 军委 16日24时

11月17日14时，林、罗、刘、谭致电中央军委说：

“一、**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

1. 为争取能迅速完成出动的准备工作，我们已于14日将原定之整训计划改变，集中在战士中进行解决入关思想及争取巩固补充新战士及俘虏战士工作，及在干部中反无政府无纪律的教育，已将军事教育改在将来行军作战的机会再进行。各纵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我们未予答复。

三、此次秋攻（即辽沈战役——笔者注）1纵伤亡较少，虽可提前入关，但该纵现在沈阳。3纵在锦州便于入关，但该纵在秋攻中伤亡共1万余人，需要必需的休整。我们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之第9纵和在黑山的第10纵尽可能先出动。

四、如敌确定不守平津，则必将在我东北主力尚未入关及开始发现我主力入关时即开始撤退。因此关内部队（包括4纵、11纵），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五、以上情况及意见，供作参考，请指示。”

11月17日22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的指示电：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和傅系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线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黄、杨罗耿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系西退。因傅系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使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其一部，难于截歼其主力。**傅系一返，蒋系必同时南撤，使我两头失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

1. 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恢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

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

以上两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答复。”

11月18日1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罗、刘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1. 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3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四、我们已令杨罗耿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周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

11月18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谭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粟谭：

1. 各电均悉。

二、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捉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以各个歼灭。

三、**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再歼邱李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

四、刘汝明181师被歼及宿县攻克，已给南线敌人一个大打击。现刘峙令黄维由蒙城向宿县，令李延年率39军、99军由蚌埠经固镇、大店集向褚兰，以上两路均为攻击兵力，令刘汝明由蚌埠向宿县，为宿蚌段的守备兵力。对于上述敌人，我们意见：

甲、完全同意刘陈邓办法，以1纵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2、6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停止其前进。这是最主要的一着。

乙、**以9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丙、以3纵、4纵再加叶飞1纵对付李延年，不要打得太早，先以小部接敌，逐步后退，诱敌进入大店集一带地区，达到全部歼灭该敌之目的。此战胜利，即协同9纵歼灭刘汝明，打开南线局面。

1. 谭王指挥之4、6、8、9及13纵，于歼灭黄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南线的预备队，准备协同南线各纵歼灭黄维。只要南线各敌约有一半左右被歼无法北进，北线各敌就成瓮中之鳖，可以逐步歼灭。

六、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

七、你们意见望告。

　　 军委 18日24时

11月19日上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

军委：

18日18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林、罗、刘 皓9时半

11月19日10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等的指示电：

粟谭，并告刘陈邓：

一、18日24时电谅达。

二、估计黄兵团今晚明晨可能全歼，我4、6、8、9及13等5个纵损伤程度如何，望即告。

三、叶飞1纵你们准备使用于何处？现刘峙依靠黄维(10个师)、李延年（在54军未到前是4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3、4纵及叶飞1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叶纵现到何处？你们是否可以将叶纵即交刘陈邓指挥，以便早日与中野3、4纵会合一起作歼灭李延年之充分准备。刘峙令李延年戌哿进至大店集，时间已很迫近。同时请刘陈邓令陈谢注意，不要过早打李延年，不要暴露兵力，应让李延年深入大店集以北地区再打为有利。刘峙因受我韦吉威胁，自以为李延年由大店集出褚兰与邱清泉夹击韦吉，必可收效，令李延年急进，因而可能造成我军歼灭李延年两个军的良机。该两军4个师只有39军（王伯勋）中的1个师战力较好一点，其余3个师战力均差，较易歼灭。

四、你们集中2、3、7、10、冀11、苏11及鲁中共8个纵，精心组织一次对邱李之作战，以歼其四、五个师为目标，心愿不要太大，你们觉得兵力是否足够。我们觉得最好是使用这样多的兵力，不要增多，以便将谭王5个纵于结束黄百韬后，迅速移至曹村夹沟地区休整，准备打黄维。刘峙令黄维戌哿到宿县，他是没有估计到中野1纵在蒙城、宿县间的阻击及2、6纵准备对黄维后尾的打击在内，事实上黄维大约要二十三、四日才能到宿县。如果我中野1、2、6纵作战得力，还可能使黄维多推迟几天到宿县。如果我陈谢、叶飞准确地歼灭了李延年，又歼灭了或者驱逐了刘汝明，则黄维在宿县即处于我谭王（在夹沟）陈谢、叶（在固镇）的包围之中，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这时对于北面之邱李等部，则取钳制手段，**待歼灭黄维后，再打邱李。我们认为你们应按这个方针去部署兵力**。假如今晚明晨解决了黄百韬，则哿马两日谭王5个纵在碾庄附近休息，养梗两日即移至曹村、夹沟地区，准备休整一星期左右，即协同中野全力打黄维。这样部署是否适当，望考虑电告。

　　 军委 19日10时

11月19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谭王：

顷接粟陈张巧21时电，已知华野全军用于北线打黄邱李，目前不能分兵协力中野打南线之敌，应按照粟陈张部署实施，请刘陈邓适当应付南线之敌。但请粟陈张注意对邱李各军不要打得太多，以先歼一部为宜。

　　 军委 19日17时

11月19日晚7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

19日9时电悉。我们18日24时电和19日10时电的基本方针是和刘陈邓大体上一致的。本日下午接粟陈张18日21时电，以华野全军使用于打北线邱李孙（我们早几天亦有此主张），并且已经部署好，所以我们于本日下午复电又认为可以按照粟陈张部署实行，而将对付南线黄刘李全责委托刘陈邓。**现接刘陈邓19日9时电，知刘陈邓以主力歼击黄维，以1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5个纵除为解决黄百韬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只有歼灭了至少阻止了李延年，粟陈张的侧翼才不受威胁，才能保证继续歼灭邱李孙。**此事请粟陈张妥善处理，是为至盼**。

　　 军委 19日19时

11月20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谭王，刘陈邓：

**据刘陈邓皓17时电，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11纵及13纵外，应即速转移4、6、8、9诸纵之主力（留一部打64军）对付李延年。打李延年的指挥责任即由谭王负担，望谭王迅即转移指挥地点至大店集、褚兰、双沟之中间适当地区。

　　 军委 20日20时

11月20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

19日电悉。

一、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25日至27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

二、应研究者，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程黄包围唐山过早，距离主力到唐山、平、津附近有两三星期之久，这个时间内蒋、傅必有所动作。**如果敌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

三、**我们认为，应以锦州新民线上及营口地区之我军先行秘密开动，以4个纵队的兵力与程黄现有兵力同时隔断天津、北平间和唐山、塘沽间之联系，使北平、唐山两处之敌均不能到达津、沽。**欲达此目的，就要推迟程黄包围唐山的行动，并先以4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而沈阳附近的兵力则宜推迟出发时间，因沈阳有敌电台，我一行动，敌必警觉。

四、杨罗耿部两个纵队现在曲阳，可以出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詹大南配合，执行包围张家口，阻止傅部西退的任务，亦可以执行切断平、津的任务。但该部6个旅共4万人左右，以之单独担负切断平、津实感力量不足，以之配合杨成武、詹大南包围张家口则较适合，该部如何使用，望林、罗、刘提出意见。由曲阳至平津线及至平张线各有若干里，需多少行军时间，望杨、罗、耿即告。

五、为不使早日惊动傅军，我们已令聂、薄、滕转令攻击保定之7纵停止攻击，改取包围监视方针。该城现只有一个由地方部队编成的师留守，其目的是钳制我军一部，使傅军执行撤退或固守计划有余裕时间（傅现正大批将地方兵力，例如王凤岗等编入傅、蒋两系正规军内。王等不愿，正和我们接洽投诚）。

六、**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4纵、11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

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八、以上各项望复。

军委 20日24时

过了3个小时，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凌晨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20日15时电悉。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之5个纵队于23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隐蔽迅速行进**，以3个或4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加程黄兵团担负隔绝唐山、塘沽两地之敌；其余在新民、打虎山、营口地区之各部则可于23日或24日出发。**以上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沈阳地区各部及总部大行李则应缓若干天出发，走山海关附近出唐山。**如林、罗、刘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请陈、伍、陶注意）。**各部行进均注意隐蔽**。

军委 21日3时

欲知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1月11日给林彪、罗荣桓等的指示中说：“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他在11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又强调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时候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尚未结束，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南线空前大战役”**和正在谋划中的平津战役取得完胜，已经成竹在胸。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他这一惊人的预言！

**第43章**

**“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

**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话说1948年11月21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刘陈邓，谭王，韦吉：

1. 粟陈张哿2时电悉。

二、关于对付李延年兵团由华野担负全责一事，昨已电告，谅达。

三、**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3个军的上面。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已在18日24时及19日10时两电内充分的指出了。

四、碾庄已克，剩下64军余部，今明两日谅可解决。**黄兵团全歼后，你们即已做好了一件大事。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你们歼灭邱李四、五个师（或更少一点），将邱李打得不能动弹，以便迅速抽出现8个纵的主力，连同打黄百韬的各纵主力去打李延年。这件事是否做得恰好。**

五、前（19）晚及昨（20）晚你们打邱李结果如何，我军损伤情形如何，希即告。

六、粟陈张哿2时电说，难于切断邱李退路，只能歼其一部，故使用8个纵即可等语，这个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但今（21）晚是否再打，今天白天即须作出决定。我们意见，如有顺利发展的条件，可以再打一晚两晚，否则应当机立断，适可而止。抽出必要兵力，协同谭王所部位于徐州、宿县、双沟、大店之间，筹划歼灭李延年。**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如何，盼复。

　　 军委 21日5时

1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求美国给予军事保护发表的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和整个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现正力图把他垂死的统治放在希望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为此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由蒋介石出面致函美国杜鲁门总统。同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连日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及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先后举行会谈，据悉曾讨论由美国保护上海的计划。另据悉，国民党政府拟即请青岛美国武装部队接管青岛市政等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任何此类的叛国行为，并坚决地否认此类叛国行为的任何法律效力。**早在1947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已声明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外交无效。**国民党政府现已即将覆亡，任何外国政府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援助，及其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任何协定，既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亦不能保护该外国政府的利益。**此项援助及协定之唯一前途，即为随国民党政府同归于尽。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政府及其他国家政府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军事的与经济的援助，乃是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敌意行为，应当立即停止。美国政府如果派出其军事力量对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无论是全面的或局部的保护，均为对于中国神圣的领土主权之武装侵略，其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中国共产党、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的关系，并保护一切外国在华侨民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正当利益；但是必须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凡与此种庄严立场相违反者，我们将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到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结束，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黄百韬被击毙。

11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韦吉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

一、**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个师的伟大胜利。**

二、从戌虞至戌养16天中，**你们歼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18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3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4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三、敌8个兵团，一个起义（何张），一个被歼（黄百韬），4个受了相当打击，北面邱李孙，南面黄刘李已被我分割为二，敌人士气将有进一步衰落。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向战士进行教育，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必须认识敌人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维3兵团及李延年兵团中的一个军（从葫芦岛调来的54军）在防守方面尚有相当顽强的战斗力。敌直接与你们作战的66个师（冯治安4个、黄百韬10个、 邱清泉10个、李弥7个、孙元良4个、黄维11个、刘汝明6个、李延年9个、刘峙直辖5个）中，**除被歼者外，尚有50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3个月至5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130万人左右3个月至5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10万至20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四、**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使你们离开现地区另寻作战机会，即南面黄维、刘汝明、李延年暂时停止不进，又未受到你们的严重歼灭打击，蒋介石为救出邱李孙各兵团重新部署江防保卫沪宁之目的，将桂系各军及平津蒋系各军调至蚌埠，向北打通徐蚌，接出徐敌。如果蒋介石这样做，他将丢掉平津，并使武汉及长江中游暴露于我军面前，对于国民党是很危险的。**敌人是否这样做，时间上是否来得及，短时期内即可看清楚。**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中大量地歼灭南面敌人，即使敌人这样做，我们亦有可能实现原定计划。

五、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5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

　　 军委 戌梗

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分别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南下。

11月2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华东局，谭王，韦吉：

1. 粟陈张马18时歼灭李延年部署电及梗10时电，刘陈邓梗辰复粟陈张电均悉。

二、**我们和刘陈邓一样同意粟陈张马18时电部署。**不管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前进或停止，这个部署都是好的，敌前进则可歼李刘大部、黄维一部，敌停止则可取得短时休整。

三、**目前还不要涉想另寻战机**。目前应捉住徐敌孤立、粮食困难这个弱点，隔断徐蚌两敌，待机歼敌。

四、我大军屯于徐蚌之间日子久了，粮食亦必感到困难，但你们必须用一切方法克服此项困难。

五、如10天以后徐蚌区域还无战机可寻，在不妨碍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派出一部兵力攻占两淮的意见。

六、**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粮食情况如何，望告。

七、为实现长期隔断徐蚌围困徐敌，华野应在徐蚌之间，以宿县为枢纽，构筑坚固的阻隔阵地。

八、实施情形望告。

　　 军委 梗 亥

11月24日凌晨，毛泽东把《朱元璋传》原稿退还给吴晗，并附了一封信。

吴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曾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11月，他为响应中共中央5月1日发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偕夫人辗转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听到周恩来的报告，高兴地说：

“好嘛，辰伯先生可是一肚子学问，他来了好嘛，我们欢迎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领着吴晗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吴晗将他刚刚在北平完稿的《朱元璋传》送给毛泽东看。

不久，毛泽东又约吴晗谈话，对《朱元璋传》一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关于彭和尚的下落问题。

彭和尚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红巾军的领导人之一。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对彭和尚的评价和下落是这样写的：“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他还断言说，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

“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看完《朱元璋传》，他在还书的附信中又一次给吴晗提出了意见，他写道：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甚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后来在1949年4月，《朱元璋传》未作任何修改，就由上海的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从《明实录》和其它文献中终于查出了彭和尚的下落：**彭莹玉在1352年杭州战斗中被元军擒获，英勇牺牲。**吴晗这才感到毛泽东的意见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从1954年开始，他下决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改写《朱元璋传》。1955年春，毛泽东又在吴晗的修改稿上用铅笔画了不少符号，写出了不少批语，肯定了吴晗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提出了一些的意见。关于朱元璋晚年的评价问题，他写道：**“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些，不要写得那么坏。”**于是，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加修改。1965年2月，《朱元璋传》一书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发行。

再说11月24日6时40分，中央军委的电台收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23日晚的报告，8点45分译出，送毛泽东：他们向中央军委和粟裕等人建议，在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先打孤立、疲惫的黄维兵团。他们认为：“歼灭黄维兵团之时甚好。”

午时，中央军委又收到粟裕、陈士榘、张震发给中央军委并告刘陈邓的电报，电文中说：

“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汝明、李延年暂采阻击歼其一部之方针，对徐州方面则以7个纵队全力阻其南援。”

毛泽东极为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他们的复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

梗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 24日15时

11月25日，黄维第12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共有12万人，其中的第18军号称蒋介石的5大主力之一，清一色美械装备。

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以南地区负责阻援和打援。

宋时轮在徐东阻击战中，指挥第9兵团的3个纵队，阻击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进攻。国民党军在坦克、飞机的支援下，拼死猛攻，宋时轮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10昼夜巍然不动。国民党军传言说：“排炮不动，必是10纵。”

11月26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

一、你们大军入关，敌情必有变化。作战计划部署必须适时决定。因此，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后方事务完毕，**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你们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此点甚为重要。**

二、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但今后数星期变化如何，则难断定。

三、作战计划：（甲）已令杨成武包围怀来及张家口之敌，并令杨罗耿由曲阳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必要时加至平张线，拖住几部敌人。（乙）你们主力的第一个作战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该地有94军两个师，估计可能增加兵力，你们必须首先歼灭此敌，并且必须准备歼灭北平方面可能增援之敌。因傅、蒋主力是在北平为中心的区域，计有13军4个师、16军3个师、94军1个师、35军3个师、31军1个师、暂3军3个师、暂4军3个师、暂5军1个师、新2军1个师及4个骑兵旅，分布于涿州、北平、通州、密云、张家口之线。你们必须准备和这些敌军之一部或大部增援兵力作战并歼灭之，方能达成切断平、津联系（一条铁路及一条公路）的任务。与此的同时，应以必须兵力包围唐山之敌（87军3个师），使其跑不掉。（丙）在上述切断平津、包围唐山两个任务达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天津、唐山间之62军3个师（芦台及天津以东之赤城滩）及独95师1个团（塘沽），假如该些敌人没有跑掉的话。（丁）歼灭唐山之敌。（戊）夺取天津（92军及独95师主力）。（己）歼灭北平周围之敌。（庚）夺取北平。以上是我们想到的作战计划大要，提供你们考虑，待你们到冀东后依据当前情况决定，交我们作最后批准。

四、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

五、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

军委 26日8时

11月26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

25日11时26日5时两电均悉。**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你们除使用华野的2纵、王张纵外，10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 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粟陈张对李延年如有歼击机会，以抓歼其一个军左右的兵力为好。总之，**使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变化为适宜。**在黄维全部解决并休息数日之后，请由华野各部中抽出两个纵队渡淮南进，切断宁蚌联系，孤立蚌埠，同时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军委 26日20时

11月2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

**为着在12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我林罗主力于12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

1. 以程黄所率东北4纵、11纵及1个骑兵师，杨罗耿所率华北第2兵团之3纵、4纵、8纵，杨李所率华北第3兵团之1纵、2纵（两个旅）、6纵，再加詹大南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以上各部受程黄统一指挥。

二、杨李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柴沟堡、怀来，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1个军左右之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

三、杨罗耿率所部已于26日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12月1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然后准备以5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

四、程黄所部务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完毕，待杨李在柴、怀、张、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由平谷至怀来的里程、时间，望程黄查告。

五、敌现在兴和有1个骑旅，柴、怀有1个师两个骑旅，张家口有1个师及105军军部及11兵团孙兰峰司令部，宣化有1个师，下花园有1个师，怀来、土木、沙城、南口有104军3个师及16军1个师。共8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估计在柴、怀、张、宣被围，你们各部前进后，16军两个师，35军3个师，有极大可能增援上去。如此，你们须准备和13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作战。敌以火车、汽车运兵是很快的，你们的动作亦须注意迅速。

六、**只要你们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

七、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部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之。

八、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诸敌将夺路东窜，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之。

九、在你们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歼灭傅部的动员工作。

十、该线粮食较为困难，望令北岳热察两区用尽一切方法解决你们全军两个月的粮食需要。

十一、**在林罗刘入关以前，平绥线作战受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以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

十二、林罗刘对于程黄行动有何意见，即告。

军委 27日2时

11月27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刘陈邓：

**请粟陈张准备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其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

　　 军委 27日8时

11月27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第85军的第110师，在中共地下党员、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举行起义。

11月27日，毛泽东为敦促黄维投降，以刘伯承、陈毅的名义写了两篇广播稿，全文如下：

**（一）**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冯治安的4个师已经起义了，黄百韬的10个师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4个师被消灭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已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也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蒋介石、刘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们可知道，前些天，在碾庄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不是等着徐州的增援吗？蒋介石一天数令催迫邱清泉增援，结果走了11天，只进30几里路，眼看着黄百韬被消灭。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被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急，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刻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吧!

**（二）**

宿县南平集国民党军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所属4个军军长、11个师师长、各团营连排长及全体士兵们：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向你们讲话。

国民党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个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平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吧。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官、对中级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着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即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地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刘伯承 陈毅 11月27日

11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

1. 刘陈邓27日17时电、粟陈张27日14时电均悉。

二、假如（今28）日刘陈邓能完全解决黄维兵团，粟陈张能包围蚌埠以北之李延年、刘汝明诸部，并能于今后数日加以歼灭，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

1. 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

四、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须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须两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以相当大的一部取蚌埠、浦口、合肥及淮南、江北、运西、巢东地区诸城，直迫长江。

1. 华野现共有1、2、3、4、6、7、8、9、10、11、12、13、渤、鲁、广、特等大小16个纵队，中野现共有1、2、3、4、6、9及王张11等7个纵队（王张纵应归还中野建制）。请你们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短期休整之前，立即考虑下一阶段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向我们提出意见，多少兵力打徐州，多少兵力出蚌浦。

六、假如李、刘主力能在蚌埠以北被歼灭，则蚌埠及蚌浦线敌军甚少，似有乘胜夺取蚌埠及占领蚌浦线一段或全段之可能。只要有此种可能，我即应以至少两三个纵队早日渡淮南进，执行此项任务。即使蚌埠不能马上夺取，我亦应早日切断蚌浦间联系，使敌从他处可能调来之兵力无法到达蚌埠。执行此项任务之各纵，可在切断蚌浦联系之后，在蚌浦线上进行休整，休整完毕再攻蚌埠。

　　 军委 28日4时

11月28日晚10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

1. 粟陈张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一带之敌以后，请考虑以2、6、7、11、13等5个纵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包围并相机夺取蚌埠。10纵则留在宿县休整，尔后即用谭王李所率各纵及10纵协同中野解决徐州之敌。是否可以如此及渡淮作战有何困难望告，以便我们作最后决定。

二、**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此点请你们注意掌握。

　　 军委 28日22时

11月29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李：

一、28日17时电悉。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10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

1. **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66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2、6、10、11、13等5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渡淮南进一事，待黄维全歼以后再说。

三、望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北面情况如何，望告。

　　 军委 29日6时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率领第1、2、6纵队向张家口地区发起攻击，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11月30日拂晓，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及徐州地区党政人员和裹挟的部分青年学生，共30万人弃守徐州，向西南方向逃跑。

11月30日下午5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李：

1. 粟陈张、谭王李29日各电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二、固镇、曹老集之线敌人解决后，以江淮两个旅进淮南，以13纵控制固镇、曹老集部署甚妥，望即执行。

三、2、6、10、苏11等4个纵应以两个纵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为解决黄维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是否即可照谭王李提议开至双沟、大王庄之线，以便配合1纵阻止邱李主力向两淮逃跑之可能。请刘陈邓、粟陈张按情决定。

四、7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

1. 渤纵现到何处，该纵似亦应使用于双沟地区，对付邱李主力。

六、刘陈邓电台应速与谭王李电台沟通。

七、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

　　 军委 30日17时

11月30日这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

1948年12月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谭王李，并告刘陈邓及华东局：

外国通讯社透露徐州敌有向连云港逃跑的企图，**我们估计当黄维兵团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其办法：一、令渤纵迅速全部集中大许家、单集地区；二、从2、6、10、苏11等4个纵中立即以两个纵开至双沟、睢宁之线；三、预先令鲁南、淮海各军区地方部队有所布置，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如何部署，盼告。

　　 军委 1日2时

12月2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谭王并告刘陈邓：

**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军委 2日7时

12月3日拂晓，华东野战军追击纵队在萧县西南瓦子口、孟集地区追上了杜聿明所部；迂回的各纵队则出到大回村、五户张集一线，堵住了杜聿明集团逃向永城的通道。

12月3日这一天，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侯外庐20余人在大连庄河大王家岛登陆，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

郭沫若等人是在1948年11月应中共中央之邀，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的。

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距徐州约65公里的李石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

12月5日，东北先遣兵团攻克密云，歼国民党军1个师。

12月5日，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在喜峰口、冷口一带出现，急令其第35军向东撤回北平；令怀来、南口等地的104军和第16军向西接应；令津塘地区的第92军、94军和62军共8个师立即开往北平；令第13军放弃顺义、怀柔集中于通县附近；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而集中于宛平、丰台、门头沟一线。

这一天，林彪等鉴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喜峰口、冷口一带入关已被傅作义发现，后续部队已经无需保密，为争取时间，加快速度，决定从鞍山、沈阳出发的第1、第12、第7纵队，改由山海关入关，直趋唐山、天津、塘沽。

12月6日晚，在淮海战场上，孙元良兵团两个军4个师约32000人被全歼，两个军长被俘，孙元良仅带数十人逃脱。

12月8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7日21时半电悉。

一、张家口仍有敌4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被我杨成武包围。东逃之敌系35军军部及该军两个师，该敌乘汽车300余辆，如无阻碍两天即可到北平。宣化有敌两个师，其中一个师属101军，拟向张家口集中，昨（7）日被我杨成武部于张宣路上歼灭；另一个师属104军，随35军东窜。怀来有104军两个师，南口有16军3个师。35军两个师及104军1个师，6日下午为我杨罗耿一个旅阻击于宣化、怀来之间，如杨罗耿主力昨（7）日能赶上包围该敌，则该敌跑不掉，且我杨罗耿部亦能独力歼灭该敌。否则，该敌将于昨日或今日会合怀来之敌逃至北平，程黄到怀来后，亦将无事可做。

二、**你们想以第3、第5两纵去打16军，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现傅作义有14个师、1个骑兵师集中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区域（下花园、怀来之5个师未计在内），**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4个纵队占领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着成功，北平区敌人14个师即无法逃脱。**你们第二个任务是以1个纵队加上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敌人3个师，使这部分敌跑不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区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之敌（10个师）即少有单独逃跑的可能。你们第三个任务是以1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3个纵队攻歼塘沽、芦台线上之独95师、62军两个师（另一个在天津）及从秦皇岛撤回的86军3个师共6个师之敌。**只要你们除程黄外手里有了9个纵队，即可同时实行上述3项任务。**只要你们手里有6个纵队，即可实行隔断平、津及包围唐山两项任务（以4个纵队隔断平、津，以两个纵队包围唐山。这里说包围唐山要两个纵队，是说没有兵力去打塘沽、芦台之敌，故要两个纵队并加冀东地方兵团方能完成包围唐山之任务）。如果情况紧急，北平敌人有向天津撤退的确实征候（现在尚无此种征候），而你们后续兵力未能赶上，手里只有4个纵队时，那就只有首先使用于隔断平、津，使北平敌无法逃脱，以待后续兵力之到达。

三、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如果你们除程黄外再使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16军，并把16军消灭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

四、平、津之敌没有向西安、郑州、徐州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徐周、彭张两军可以阻止其向西安，有刘邓、陈粟两军可以阻止其向郑州、徐州（我歼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4个兵团34个师之作战可于10天内外解决，然后我军在陇海、淮河之间须有一时期休息）。

五、平、津之敌没有向绥远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8个纵队在平绥路。

六、**平、津之敌有向青岛逃跑的某种危险，**因为我在天津、济南、青岛之间没有兵力。但**此种危险不大，因为敌人由天津经济南到青岛，比较我军由徐州附近到青岛之路程要长些，我军可以由徐州到胶济线去截击它。**

七、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有敌2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

八、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九、如果我能包围下花园、怀来之敌，那就是最好的形势。

军委 8日7时

12月9日，杨得志的第3、第4纵队在新保安以东地区，既阻击由怀来方向接应第35军的第104军的攻击，又阻击第35军由新保安向东突围，两面受敌，激战竟日，使东西两路国民党军相距仅4公里而未能会合。

12月10日，华北第2兵团将傅作义的第35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分别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平绥路东段被切断，使傅作义西撤的阴谋破产。

12月10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偕夫人约见了于11月28日访美的宋美龄。宋美龄要求美国：1、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2、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到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制订工作。3、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杜鲁门说：

“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而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宋美龄碰了一鼻子灰，一怒之下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弗代尔孔祥熙的别墅隐居了一些日子。

12月1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滕：

一、程、黄10日14时15分电悉。敌104军既已退回怀来，你们两个军全部用于南口、怀来间阻援及打援是完全正确的。

二、我杨李兵团（1纵）数日前曾于张垣、宣化间歼敌1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昨（9）日又英勇击退张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2纵）。我杨罗耿兵团昨（9）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35军、怀来敌104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35军的确实包围。我程黄兵团前曾攻占密云（11纵），9、10两日又歼16军军部及该军109师又22师1个团（4纵），并控制怀来、南口间铁路线，完成了对104军的包围。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

三、至此，**傅部本身主力35军、104军、105军各全部及两个骑兵旅，已被我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3处，又将94军、92军从天津吸引至南口及北平，使天津、塘沽、唐山仅各有1个军（塘沽尚有1个独立师），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四、被围各敌必多方企图突围，望你们严令各部迅速完成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五、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进行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歼敌18个师任务之后，紧接着进行第二阶段，于徐州、宿县、砀山、永城、蒙城之间，**包围敌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4个兵团34个师，大约再有若干天即可解决该敌。如果我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时间内，抓住并歼灭平、津、张、唐一线傅、蒋北线全军步骑44个师旅，不使逃脱，则将使全国革命过程大为缩短。**

　　 军委 灰 亥

（此电望通告各纵）

12月11日，东北先遣兵团取得了3天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第104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2月11日，毛泽东根据华北战场敌我态势，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的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35军、62军、94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16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104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4纵由西南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94军和16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94军、16军和92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4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牵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35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9个师包围35军3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35军，以1个纵队阻住104军，两敌都被击退。

二、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5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10天或15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35军之后）腾出4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5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3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9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4纵、11纵、5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四、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五、据我们估计，大约12月15日左右你们的10纵、9纵、6纵、8纵、炮纵、7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月20日至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3纵（由北平东郊东调）、6纵、7纵、8纵、9纵、10纵等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坊、河西务、杨村诸点，以5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4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4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八、**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

九、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十、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

十一、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十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十三、**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12月25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十四、为着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十五、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十六、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12月11日这一天，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对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屡攻不下。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自告奋勇，率3个纵队前往增援。他来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见邓小平，要求邓小平命令中原野战军部队让出一个便于他指挥和使用部队的位置。邓小平面有不悦之色，电询所属各部队后说道，无一愿意出让位置者。陈士榘拂袖而去，率部南下，正行进间，邓小平来电说：

“停止南下，你到第6纵队指挥攻歼黄维。”

陈士榘复电回答说：

“1个纵队不行，所有部队统统归我指挥方可。”

邓小平深知陈士榘的脾气。在淮海大战期间，善于打桥牌的邓小平，几乎没有对手。可他与陈士榘在一起，则是屡战屡败。陈士榘是局局必争，从不相让。邓小平对人说：“陈士榘，太傲了！”

此时，邓小平见陈士榘如此要求，沉思良久方才回答说：

“可以。”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由设在邯郸的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一最后通牒：

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4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第18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盼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已被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80里以外，寸步难移。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做绝望抵抗，不但毫无出路，而且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如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派代表来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刘伯承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 陈 毅

黄维拒不投降，还请求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按照“亥真1700计划”，向双堆集以南的王庄及王庄东面的无名庄，投掷毒气弹，并实施轰炸，掩护地面部队向南突围。

12月13日拂晓，东北野战军进逼北平城郊，前卫团经过激战，攻克平北沙河车站，而后奉命抢占丰台。

中午时分，部队进入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的平川地带，突然遭到附近丛林中国民党军的猛烈炮击。前卫团的指挥员了解到前面就是清华、燕京大学，马上向部队发出命令，不准开炮还击。他们请示司令部后，为避免学校和文化古迹遭受炮火毁坏，绕道前进。

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又先后组织各方面干部5000人进入北平、天津地区，开展接管工作。

12月13日晚，在陈士榘统一指挥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各部发起对黄维第12兵团的总攻。

12月14日下午5时，东北野战军前卫团占领丰台。

此时，傅作义密电毛泽东言和，他将电文口授给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大公报》记者傅冬菊，转由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地下共产党员王汉斌发出。电文大意是：已认识随蒋“戡乱”的错误，决计将所属60万陆、空军交毛泽东指挥，以达到救国目的。

此后，《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受傅作义委托，带着报务员、译电员及司机共5人，出城拟赴西柏坡同共产党领导人谈判平、津、张、塘全线和平解决问题，而由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装病，带着电台住进医院，专供傅作义与崔载之等人联系。

崔载之、李炳泉出城之后，被东北野战军第11纵扣留，并将他们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12月15日2时，毛泽东在截获的谍报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2月13日晚10时，太原野战军截获了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锡山的一份谍报，立即上报中央军委。该谍报称：“今午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城郊。清河、南口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惶恐，空气极度紧张。”其实那天炮弹并未落在清华园内，而是落在清华北围墙外不远的地方。

毛泽东在谍报上批示道：

“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然后将这一批示以中央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程子华、黄志勇。

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云的复电，他写道：

陈云同志并告东北局：

你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及关于外交工作检讨两电，均甚好，已转发各局各分局及各前委阅读，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甚对，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望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织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如何，望东北局商复。并望以后将沈、长经验，继续总结电告我们。

中央 亥删

12月15日24时，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经过2天激战，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被围困19天之久的黄维兵团彻底覆灭。

12月16日，毛泽东为了配合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平津的战略行动，决定淮海战场上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进行休整，只对国民党军进行防御。这样就可以使淮海、平津两个战场互相配合，钳制和麻痹傅作义，使傅作义暂不海运平津诸军南下，以实现将国民党军队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设想。

12月17日，崔载之一行在蓟县八里庄见到了解放军代表苏静，然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傅方代表谈话。崔载之说，傅作义希望和平解决平绥线上的战斗。刘亚楼说：要和平解决，只有放下武器，率部起义。

崔载之用电台与傅作义进行了联系，刘亚楼所说的条件被傅作义拒绝了。

12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司令部撰写了一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见《毛泽东选集》）的广播稿，全文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维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冯治安4个师，孙良诚2个师，刘汝明1个师，宿县1个师，灵璧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1个师起义，孙良诚率1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27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1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5纵、11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三、11纵既在石景山作战，并尚须协同5纵在丰台一带作战，似暂时难于去南口、沙河一带接替4纵任务。因此，4纵可留1个师在南口、沙河一带，纵队部率主力去张家口即很够用。该纵出发时间请林、罗、刘规定，大约一星期内外到达张家口即可。

军委 17日18时

12月18日，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和体育馆前张贴布告，布告中写道：

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当天晚上，解放军两名干部由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里，请梁思成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地区重要古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位置，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谈判失败，不得已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梁思成感慨万千，满足了解放军的要求。

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80万军队全部抵达平津前线。

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杨得志的第2兵团发起攻击，从四面实行突击，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傅作义的命根子“王牌”第35军军部及2个师共19000余人，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

毛泽东当晚给杨得志发贺电说：

“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12月23日，傅作义急令张家口守军于上午突围，向绥远撤退。杨成武的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的第4纵队，冒雪追击。

12月23日，傅作义和谈代表崔载之、李炳泉转来傅作义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12月23日

12月24日下午，华北野战军杨成武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第4纵队密切配合，解放张家口，全歼国民党军第11兵团54000余人。至此，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基本上被歼灭了。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后，才使傅作义在和谈中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

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和平”解决国共问题。

12月25日，白崇禧控制的湖北参议会发出通电，要求停战言和，逼蒋下野。

此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都致电蒋介石，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建议蒋介石隐退。

本传前边说过，程潜是按照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的点拨，1948年4月参加了竞选副总统活动，失败后即于7月回到湖南，担任管辖湘赣两省的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企图自谋出路。

12月2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则新闻，他写道：

【新华社陕北电讯】中共陕北某权威人士就内战战犯名单问题发表谈话说：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如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即戴季陶）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杜聿明 桂永清 王叔铭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提出。人民解放军也有权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的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寝电悉。一、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

1. 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4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你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

三、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四、请令杨成武部在张家口休整待命，姚哲、王平、蒙骑、察骑等部，可以准备插断归绥、包头之间，但暂时不要出动。

五、杨罗部或者仍去包围大同不变动，或者停止围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请酌定。

六、不要放走傅作义代表，并应停止其与傅作义通电。

七、平津敌可能乘我兵力分散，于数日内即突围，请你迅即做出对付敌人突围的整个计划电告。

军委 26日22时

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可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最后，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庄严宣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欲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对1949年胜利的预言能否成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喜欢战争，不喜欢流血，本传已经在多处讲到了。但在战争不可避免之时，他是不惧怕战争的。他所撰写的这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既是对敌人玩弄的“和平”阴谋的揭露，也是对斯大林提出的划江而治的建议的答复，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伟大政治家对那些善良的人们的告诫！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第44章**

**“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

**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话说1949年1月1日晨，新华社播放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恰巧在元旦这天，蒋介石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求和的《民国三十八年新年文告》，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声称：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功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元旦这天，毛泽东电告林彪说：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灭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他在电报中指示林彪应通过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6条意见：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责，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系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副主席）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此人冒充是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所谓“第三条路线”）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李炳泉通过李腾九的引见，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6点意见。李炳泉回到双方谈判地点八里庄，汇报说：傅作义听了6条意见，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只是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元旦晚上，毛泽东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招待从国统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他亲自给这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送烟敬酒。毛泽东知道周建人写过一些科学小品文，便鼓励他继续写下去。他还说，你将来可以出集子。

1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他写道：

林罗，聂彭叶，黄（即黄敬——笔者注），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根据过去晋冀鲁豫在新解放区对伪保甲人员处理的经验及此次济南的经验，我们建议：平津及其他大城市解放后，对保甲人员可采取如下办法：

一、少数有重大罪恶行为，人人痛恨的保甲人员，应予逮捕法办。但**对一般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须暂行利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之维持。**

二、由我们委派的市区政府工作人员，分区召集原有的全区保长除罪大恶极者外到区听训，首先指出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机构，必须废除，**保长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指派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压榨人民的工具和帮凶，应该受人民的审查，有罪者应受惩处。**现在人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宽大为怀，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责令他们在下列几件事上立功自赎：（甲）检举潜藏该保的散兵游勇、特务分子；（乙）呈报散落该保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以及该保居民私有的枪支弹药（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曾否领有枪照，均包括在内）；（丙）报告并看管设在该保的一切公共房产、机关、学校，工厂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使之不受破坏。如有破坏及抢劫偷盗情事，应即尽力设法制止，并报告市区政府；（丁）注意各户特别是旅馆、客店的来往人员，如发现可疑分子，应立即报告区政府。并严正告诉他们：对上列各项，**如有知情不报，甚至身为窝主者，当严予惩处。但栽赃诬告，陷害好人者，亦应受反坐之处分**。此外，**还须指出他们今后必须低首下心，为人民服务，以求取得人民之宽赦，绝不准许藉人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招牌，招谣撞骗，作威作福，否则，一经查觉，再不宽贷。**最后，饬令他们依据上述内容联名具结，保证切实遵行。如有狡猾的保长，不愿接受上述命令，藉辞推诿脱身者，一概不准。

三、经过上述手续后，再分区**召开群众大会，务求家家户户有人到会，着令保甲人员全体到场站立一旁，去掉他们昔日的威风，当场将第二项全部内容详细复述，将他们所具之联名切结，当场公布，使群众完全了解我们的意图，并号召群众监督他们**。如发现他们继续欺压人民，或有其他不法行为，准予随时公开或密函向军管会、警备司令部、市和区的民主政府控告举发，查明属实，定予严惩。

四、**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利用保甲人员，而且是在民主政府的严密控制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暂行利用他们，**这绝不是承认他们在民主政权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如**济南五区派工作人员下去工作，还要给保长写介绍信，经过保长进行工作，那是错误的**。

五、以上办法，望你们试行，以便取得经验，便于推广。

中央 子江

1月4日，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侯外庐一行到达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毛泽东立即派李维汉前往李家庄去看望他们。

1月4日，毛泽东就吴晗在3日来信中请求加入共产党一事，在回信中写道：

“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周恩来同志面告。”

周恩来在和吴晗的谈话中表示，希望他暂时先不入党，便于在党外多做些工作。吴晗表示同意，并说一定要为创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来在1949年11月间，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1952年7月以后他又提出了入党要求，毛泽东考虑到他还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就在他的来信中批示道：“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直到1957年春，吴晗经刘仁和张友渔介绍，这才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月5日，毛泽东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见《毛泽东选集》）的评论文章。他在评论中写道：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了逐条批驳。尔后对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说的“京沪决战”作了辛辣的嘲讽，他写道：

“**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300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600多万人，十倍就是3000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20倍吧，就有6000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6000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么？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6000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6000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300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么？”**

毛泽东最后写道：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应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鉴于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平津守军的分割包围，平津各路国民党军已经无路可逃，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场上发起总攻。

随后，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华东野战军的10个纵队，分为东、北、南3个集团对杜聿明部发起猛攻：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华东野战军第3、4、10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1、3旅，组成东集团，从东部攻击；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华东野战军第1、9、12纵队，组成北集团，由北向西南攻击；由韦国清、姬鹏飞指挥华东野战军2、8、11纵队，组成南集团，由南向东北攻击。

粟裕另以华东野战军第6、7、13、鲁中南、两广纵队以及第35军，组成外围拦截部队，截击可能突围部队。

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劝降书：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提出了“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要求，拒不答复和平条件。

1月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最近3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1月7日，东北野战军决定用5个纵队歼灭天津守敌，将由刘亚楼统一指挥作战。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市区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人口200万。这里河流纵横，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断。国民党军为了固守天津，从1947年起，花费了250亿元的巨款，修筑了84华里的环城碉堡工事。市区内街垒层层，以海光寺、市政府等为中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还挖掘了水深3米，宽5米，长达25公里的护城河，在护城河外又布置了地雷、鹿砦、铁丝网等，的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大城市。

陈长捷正是企图凭借这坚固的防御体系，指挥13万国民党军负隅顽抗。

1月8日，蒋介石照会美英法苏，请求他们调停中国的内战。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说：

“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写道：

“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1948年7月至12月歼敌正规军148个师**，内有111个整师。平津、沿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60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210个师以上，内有173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1949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160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1949年国民党可能动员50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打倒了。**基本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3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的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毛泽东在“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写道：

“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月8日这一天，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到八里庄与周北峰、张东荪面谈。

傅作义的代表土地处长周北峰少将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是在1月6日到了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部，程子华司令员接待了他们。次日，程子华派车把周北峰和张东荪送到谈判地点八里庄。

周北峰在谈判中说：傅作义要他说清以下几点：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要他们休息，约定次日再谈。

1月9日，林彪、聂荣臻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会谈。周北峰又提出：

“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做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对傅作义的条件作了答复，他说：

“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说：

“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周北峰、张东荪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说：

“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将军一定能够接受。”

双方将会谈的主要内容整理成《谈判纪要》，其中规定1月14日以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傅方代表周北峰在谈判纪要上签了字。张东荪说：

“我不用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去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这次会谈，大家都很高兴。傅作义代表要走了，林彪兴致勃勃地说，应该送点什么礼物给他们，留作纪念。聂荣臻说：

“有什么战利品也行。”

苏静说：

“咱们缴获的高筒皮靴不错，每人送一双吧。”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苏静便送给谈判代表每人一双高筒皮靴。

周北峰带着《谈判纪要》回了北平，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还是不肯明确表态，只是说：

“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此时，傅作义在北平城内开辟了天坛、东单两处临时飞机场，南京来的飞机起落频繁。由此可见，傅作义还没有最后下决心。傅作义的盟兄马占山来看他，一进门就说：

“宜生，你怎么办？”

傅作义说：

“大哥，叫你说，我就没办法啦？”

“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看你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为你分担苦恼，出点点子，你看好不好？”

傅作义听了马占山的建议，马上派飞机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曾经在抗战期间先后4次到延安的邓宝珊接到了北平。

傅作义与邓宝珊进行了密谈。邓宝珊听傅作义说要他出城与共产党谈判，就说：

“太仓促，太仓促！我对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怎么谈判？依愚兄观察，战争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取胜的。资本家经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低进高出，随机应变。作为军人和政治家，何尝不如此？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深知中共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中国，他们胜利后建立新政权，必然要网罗人才。古代开明的帝王懂得为官择人、唯才是举，苟不才，虽亲不用，如有才虽仇不弃的道理。曹操还能唯才是举，选贤与能，中共以解救天下为己任，当然要选拔人才。老弟，你或许也知道，不过，我还想告诉你。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他说过，他是前半生军阀，后半生革命。远的，在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共，26路军赵博生率部起义，后来不都成了工农红军的将军吗？近的，在长春的云南部队曾泽生率部起义，都改编为解放军了，曾泽生仍任原职。”

傅作义说：

“你说的道理，我似懂非懂。最近小女也给我分析形势，说过中共的政策，要我和地下党联系，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她讲的，没有这么深。大哥，说实在的，35军在新保安失利，我曾想用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后果如何，吃不准啊！”

傅作义把周北峰带回的和谈纪要递给邓宝珊，说：

“大哥，你看看，我戎马半生，未曾战败，目前虽然被困，北平仍拥兵40万，不和不战而降，这岂不是身败名裂，千古罪人？再说，不允许保持军队，今后就什么都完了。蒋系部队一些高级将领也不会俯首贴耳听从命令。你我是知己，你和中共有多年的交往，因此，特地请你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

邓宝珊看完周北峰带回的纪要，说道：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南京政府也提出了条件，与中共和谈。我看和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一条光明的大道。顺应潮流的人，决不是千古罪人，更不会身败名裂，这个纪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你们考虑的要保持军队，我看难以实现，中共绝不会允许。对于蒋系部队部分将领要求去南京的，可以网开一面，让他们走。”

“唉，事情难办啊！”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可以做你的代表，出城谈判。争取和平解决，符合你的想法，保住面子。”

“大哥，我听你的。你和中共是有面子的，希望你能尽量争取一下，不是为我个人，我身后还有跟我多年的弟兄们啊！”

邓宝珊点点头，喝了口茶，激动地说：

“我是甲午那年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我多年来希望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凌辱。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决心和欣慰。”

1月10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成立铁道部的决定，他写道：

林聂刘谭，并转东北铁道纵队，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晋绥分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及彭张赵，邓张，粟谭，徐周，杨罗，杨李，及平津两市委：

根据中央会议决定，为争取于本年内迅速修复长江以北的主要铁路，以利我军南进的运输和供应起见，军委即**准备成立铁道部，统一全国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并决调滕代远同志任军委铁道部部长。**为使这一决定进行得有条理并按时实施，兹规定准备工作如下：

一、滕代远同志应准备于本月底组成军委铁道部，并即以华北政府交通部所管铁道机构为基础加以扩充，于本月20日后提出组织计划。

二、委托罗荣桓同志与东北局商定，从东北铁道部中抽出一批行政人员和专门人员来军委铁道部担任工作，内中应包括一个可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或总工程师的人，主要人员应于本月底赶来中央。

三、望林罗刘转令铁道纵队停止锦承路的修建，而将该纵队的4个支队全部集中关内，首先修复滦河铁桥（先修轻便桥），保证于1月底使北宁路全线通车，直达丰台。该纵队应立即组成一个勘察队，不待天津解放，绕道至天津以南，负责勘察杨柳青至济南府全段工程情况，限于本月内提出修复津济全段计划。华北局应令华北交通部派人至杨柳青与东北铁道纵队派出之勘察队接洽，并引其南下，受其指导。华东局应令华东交通部停止德州、济南段的修建（因关内修建方法太嫌草率，不利行车）。华北、华东双方应保证所有钢轨枕木及一切器材不得移动，等候东北铁道纵队接收，并应继续收集散失在民间的钢轨枕木。黄逸峰同志于本项工作布置就绪后，应于本月下旬从中央接洽，并以动身日期在本月20日前电告。

四、军委预定本月25日后召开铁路工作会议，东北、华东、华北、中原及晋绥临汾工委望各派出铁路工作的行政及技术负责人各一，携带各区现有材料，限子有到达。如无变更，即不再通知。会议由滕代远同志主持。

五、东北铁道纵队约3万多人，在其工作地区，当地政府及军区支前后勤机构须负供给责任；如该纵队需要动员民工参加铁路修建，当经由上级政府给以通知，但在紧急情况，即无上级通知，地方政府亦应接受该纵队的要求，进行动员。

六、东北铁道纵队应准备于该纵队之外，组织前线随军铁道队，每军一小队，吸收铁路行车和大厂修理工人与工程工人参加，准备我军南下后前线铁路被敌破坏，我能随军修理，免碍前进。此项计划，应由黄逸峰同志带来中央。

七、各项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子灰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它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商决。**

中央 子灰

此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在一起研究攻克天津的问题。罗荣桓问刘亚楼：

“军委限令3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

刘亚楼回答说：

“我不好讲，3位首长定吧。”

林彪用征询的口气问道：

“48小时怎么样？”

刘亚楼满有把握地说：

“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聂荣臻严肃地说：

“军中无戏言喽！”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不管刘亚楼如何充满信心，他们还是向军委上报了一个保守的作战计划：3天拿下天津市！

1月10日这一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华东野战军是从6日开始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9日歼灭第13兵团大部，其残部撤往第2兵团防区。10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击毙，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

李延年第6、刘汝明第8兵团随后放弃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撤往江南。

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另有40万民兵）对国民党军60余万人，以伤亡13.4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线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计55.5万余人，包括蒋介石的5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其中俘虏32万人，起义28500人，投诚35000余人；解放了广大地区，将中原、山东、苏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和武汉。

后来，毛泽东在赞扬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时说：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毛泽东在三大战役结束后还接见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那是一个下午的4时许，刘伯承、邓小平来到毛泽东住处，问阎长林：

“主席在做什么？”

阎长林说：

“等你们呢。”

阎长林把刘伯承、邓小平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转身出去沏茶。毛泽东说：

“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阎长林端来茶水，见刘伯承正向毛泽东汇报战役经过。刘伯承说：

“淮海战役，我们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

邓小平说：

“打得坚决，也很残酷。”

刘伯承接着说：

“最后到底还是咬碎了。”

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谈了两个多小时，没留他们吃饭。毛泽东对党内的领导人，就是清茶一杯，几乎从不留人吃饭。客人走了，李银桥见毛泽东直揉额头，就说：

“主席，梳梳头吧？”

毛泽东点点头。他喜欢梳头，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李银桥梳着毛泽东那满头的黑发，梳齿沙沙作响。他突然发现了一根白头发，非常惊奇地说：

“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

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没做声。李银桥小声问：

“拔下来吧？”

毛泽东停了停，才说：

“拔吧。”

李银桥小心翼翼地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地一揪，拿到眼前看看，连根拔出来了。他将白发拿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没有接，只是瞟了一眼，轻轻地“噢”了一声，说：

“白了一根头发，胜了3大战役，值得！”

李银桥回到家里，对韩桂馨说了此事，韩桂馨立刻叫了起来：

“银桥，你好大胆，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李银桥深深叹了口气：

“唉，主席太辛苦了……”

再说1月11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指示电，他写道：

聂薄滕赵，华北局，林罗刘谭：

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7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7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台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冀中军区并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亦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收平津的干部配备，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同时加强电台通讯，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

　　 中央军委 真 亥

1月12日，李济深一行30人从香港乘轮船赴大连，而后到达沈阳，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李济深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

“济深于1月10日抵沈，诸承款待，至所感谢。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

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给李济深，表示欢迎。

1月12日这一天，九三学社的许德珩等人联合北平城内各大学教员，奉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谋取和平解放之法，将军队撤出城外。

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邓张：

一、同意华野以一个兵团进驻蚌埠地区，其余各兵团分驻陇海南北适当地点，以就粮为原则。

二、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两个半月，由子删起至寅世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5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详由刘陈面告。

军委 子文

1月13日，新任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赶到石家庄，召开了铁道工作会议，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行动口号。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他在声明中写道：

“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在声明的末尾告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月14日上午10时许，刘亚楼指挥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守军发起总攻：西面由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1、2纵队及第6纵队1个师，共9个师，为第一主攻方向。东面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7、8纵队，共8个师，为第二主攻方向。南面由第9纵队并附属第12纵队1个师，实施助攻。北面由第2、8纵队各一部及东北野战军总部警卫团，实施佯动。

1月14日下午，傅作义委托邓宝珊为他的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起，经清河镇来到五里桥，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3次谈判。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则是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林彪对邓宝珊的到来表示欢迎，宾主握手寒暄。聂荣臻说：

“路上好吗？”

邓宝珊说：

“不要紧。我们从北平城出发，先乘汽车，后乘马，到清河镇。稍事休息，改乘吉普，只一小时就到了，没有遇到麻烦，一点也不累，是否可以现在就谈？”

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再次提出要共产党方面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林彪说：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说：

“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

“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

“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

“3天。”

邓宝珊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这也是受了傅作义的影响。傅作义曾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说：“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邓宝珊说：

“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

“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罗荣桓说：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和周北峰就在五里桥住了下来。

1月15日一大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继续会谈。

邓宝珊昨晚已将当天谈判的情况向傅作义做了汇报，傅作义的回电是：“请邓、周酌情办理。”这次谈判又进行了3小时，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法，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受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解释八项和平条件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各局，各前委：

我方提出之8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5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3条，我方亦有此3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1条（惩办战犯）及第8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中央 子删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他写道：

天津市委并告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一、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时，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

二、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这种军事代表的任务应是：（甲）保障上级命令的实行。（乙）保障生产的进行或恢复。（丙）防止破坏或怠工，清查反动分子。（丁）防止偷盗贪污及浪费。（戊）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与宣传，从职工中挑选干部。（己）协助职工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等。（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学习管理生产。

军事代表为了达到上述各项任务，应有权力监督企业中的一切活动，了解企业中的一切情形，要适当的人员向自己作报告，并在一切命令及指示上签字。生产的进行如有不好或发生破坏怠工等事，即应查明实情，追究责任，将进行破坏或怠工有据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企业中共产党的支部及党员，应受军事代表领导，协助军事代表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这就是说：军事代表不直接去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来的人员去管理生产，保障生产能照旧进行。这是比较轻而易举的。

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列宁多次说过了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做。有些地方的接收人员彻底打乱了原来的企业机构，是错误的，妨害了生产的，不应再犯这种错误。

中央 子删

毛泽东还起草了军委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他写道：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西北野战军改为第1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4野战军。**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军委 子删

1月15日15时，东北野战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天津，歼灭守军1个警备司令部、2个军部、10个师共计13万人，活捉陈长捷和86军军长刘云翰、62军军长林伟俦及天津市长杜建时。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诸兵种的一次精彩协同作战。同时，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堪称楷模。

1月16日凌晨，塘沽国民党军第17兵团部第87军等部共5个师5万余人，惧怕被歼，在侯镜如率领下乘船由海上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追歼其掩护部队3000余人。

至此，百万人民解放军云集北平，北平守军1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已成囊中之物。

1月16日晨，苏静和李炳泉将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以及17兵团的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一一告诉了邓宝珊、周北峰两位代表。

1月16日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继续会谈。聂荣臻说：

“我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请邓将军转告傅作义将军。”

林彪把毛泽东此前撰写的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将军的一封未封口的最后通牒式的公函，当面转交给邓宝珊，他说：

“请邓先生将这封公函交给傅先生。”

邓宝珊接过信便要看，林彪以手止之，说：

“请先生待一会儿再看。”

邓宝珊提出要共产党方面也派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说这是傅作义的希望。林彪当即答应由苏静随邓宝珊一起进城。

邓宝珊送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后，急于知道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名义所写的信的内容，就从未封口的信封中抽出来观看。看罢，他感到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

“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词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未看到公函的内容，不好表态，但觉得此事应该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

晚饭后，他回到宋庄，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了邓宝珊看完公函的态度。林彪说：

“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1月16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准备攻占北平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文化古迹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聂：

一、删日及铣晨各电谅达。关于应付傅方谈判，再补充两点意见：（甲）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乙）关于补给，第一期由傅方负责，我方协助。第二期由我方负责，傅方协助。第三期全由我方负责。以上甲乙两项及删日铣晨所提各项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妥当之处，望电告。

二、**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去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做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以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地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三、望将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失的情况查明电告。

　　 军委 16日18时

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彻底胜利电，他写道：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11月6日开始，至今年1月10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65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5个军10个师，黄维兵团全部4个军11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全部10个军25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4个师（内有3个半师起义），刘汝明部1个师，孙良诚部1个军两个师，宿县和灵壁守军各1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22个军、55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约60万余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大部入我掌握。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1月17日

1月17日这一天，苏联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向国民政府表示拒绝参加调停中国内战。美英法3国政府也表示拒绝参与调停。

1月17日下午，苏静把林彪的意见告诉了邓宝珊。他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和邓宝珊、刁可成、邓宝珊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一起回北平。傅作义马上把邓宝珊引至密室，询问和谈情况。邓宝珊说：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负责人说：天津已解放，傅作义先生应该坚定下来。可以给他留下一个加强警卫团，其余的部队，调往指定地点，到一定时期，全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进城，这就叫作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将军带领部队起义。这就是你的老友们说的，宜生可以不做俘虏，也可以不投降，更不需要自杀。只要当机立断，接受和谈，率部队起义，就有光明的前途。”

欲知北平能否顺利和平解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粉碎美蒋的“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在1949年1月5日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确是一篇辛辣妙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毛泽东对敌斗争的一贯文风。此文尤甚，堪称政论文章的典范。

又，毛泽东在1月16日关于攻占北平要保护故宫等文化古迹的指示中告诫部下说：“**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它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做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那些地方可以攻击，那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身为战时最高统帅，却在保护祖国文化古迹方面表现出这般的至诚之心，至切之情，历史上实在是罕有其匹者也！

**第45章**

**“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

**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

话说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刚刚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促进会成员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和民主同盟成员费孝通、张东荪，在警卫人员引领下进入餐厅，等待毛泽东接见。

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和费孝通、张东荪分别是燕京、清华的教授，他们接到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通知，应邀到华北解放区访问，先是乘大卡车到了石家庄，受到吴晗夫妇接待，参观了石家庄，接着又乘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

不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人步入餐厅。毛泽东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和教授们亲切握手问好。

众人分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进晚餐。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把教授们的拘谨一扫而光。饭后，他请客人们到办公室谈话。雷洁琼环视了一下，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型铜墨盒，还备有煤油灯。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

毛泽东和客人围着书桌坐下。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谈话。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他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如张东荪等人中存在的“中间路线”，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环视着大家，又说道：

“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接着讲了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之后，他加重语气说道：

“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革命胜利后，要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同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请雷洁琼等4位教授推荐人才。他还问起了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

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听取4位教授的汇报，不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当他听到两校师生坚守岗位，等待解放，并且组织了护校运动时，高兴地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我国幅员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很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谈到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多种派别问题时，毛泽东说：

“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有关美国的问题，他说：

“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

这次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教授们感到非常兴奋。

1月间，江青代表毛泽东给在东北解放区的草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我们看了你写的《原动力》和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无敌三勇士》很感动，我还流了泪。”

江青在信中还写道：

“你在百忙中辅导岸青中文，岸青的信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很感谢你。”

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电邀在上海的宋庆龄到华北解放区来。

中共中央将电报附在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后面，指示电写道：

“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电文是这样写的：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甚为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商切，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

后来在2月20日，宋庆龄极其谨慎地用英文写了一封回信，她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谨祝敬礼！

宋庆龄

宋庆龄惟恐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又通过秘书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捎来了重要的口信，她说：

“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谢。经长时间的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1月19日这一天，共产党方面代表苏静在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根据在城外已经达成的协议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具体化，达成了一个14条的协议。

是日晚10时，苏静关于接收北平问题向林彪等作了报告，他是这样写的：

林罗聂：

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之疑异，需傅适时对部队及机关说明和准备的要点如下：

一、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办理过渡期间一切军政事宜。

二、部队开动时，解放军应集中一部于德胜门、西直门附近与守城门部队联系，以防意外。

三、除留警察及守护仓库部队外，其酌留察绥部队一部，担任临时警戒，我们解放军入城后接替之。但傅本人，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四、开出城之部队自带一星期给养，以后由联合机构负责补给。

五、部队出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整编。

六、整编前兵团及其以下部队仍为用原番号，由联合机构负责其管理约束。

七、部队整编为人民解放军，设置政治组织，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执行命令政策，服从群众纪律等。人事方面依下述原则：（1）能力称职自愿继续者，留任原职。（2）能力优异者可提升。（3）不称职者调整。（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安全，并予返籍之便利。

八、为避免事权不一，北平军管会纳于前述联合机构。

九、平市行政、企业、银行、仓库等，原则上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联合机构处理。

十、河北省府及其所属暂维原状，或合并，或结束，另商办理。

十一、原傅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安抚阵亡等仍由傅总部办理，双方协助。

十二、邮电仍保持对外联系。各种报纸继续出刊。

十三、中统、军统、情报组织，除别有企图存破坏行为，证据确凿者，依法处理外，一律坦白自新，既往不咎。

　十四、以上适用于临时过渡期间。有何意见，请示。

　　 苏静 皓 22时

1月20日上午近午时，林彪、罗荣桓向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并告彭叶：

兹将苏静19日22时来电转上请阅，并请逐条指示答复。现将我们的意见提供如下，请作参考。

　一、接收机构定名为接交办事处，以7人组成，我方4，我为主，傅方3，傅为副，我方以叶剑英同志为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3人参加。二、德胜门城外策应，由杨罗兵团担任，西直门策应，由程彭兵团担任。三、同意。四、平敌出城一星期后的供给补充，解放军后勤统一补给。五、待机。六、同意。七、一切干部在概须经过我们的同意和任命的原则下，同意他们提案上的意见。八、接交办事处系临时性质，接交完毕后，则一切归军管会管理之。在接交期中，则军管会和接交办事处统归前线司令部领导之。九、经办事处移交前线司令部接管，转交军管会处理。十、同意。十一、对伤兵处置方法，同意。对阵亡后事我们无责任。十二、邮电不停，但由我们派军事代表监督检查。对报纸一概暂时停刊。私营者经新的政权登记审查，允许后复刊，国民党公营者，一概移交。十三、宣布解散国民党党团组织及一切特务机关，并应坦白登记，军统、中统一切档案及电台移交，人员登记坦白，执行听候处理。十四、同意。

　　 林罗 哿　11时半

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工资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北平市委，并告天津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北平市委子删电悉。

一、关于工资问题，同意你们与各企业职工共同商讨决定的各项标准，迅速发给，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绪。

二、**关于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及铁路工人冬季一吨煤的煤票，亦必须按旧规完全承认，不应有任何动摇，**并须尽可能发给，其他工人按旧规没有这种待遇者，亦不要增加这种待遇，工人如提出要求增加这种待遇时，则答以现在不能增加，以后是否增加，须待局势安定全般考虑后再说，要求工人务必等待，不要在目前困难时期提出这类要求，以致增加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的困难。

三、**如果你们照旧规发给年终双薪及煤票确有困难不能不全部或一部欠发时，则须向职工普遍地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即答应在平津战役结束，秩序恢复后，即补发，或在政府困难减少有办法时即补发，或在战争大体结束时再补发，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但在说明时，必须承认工人这些特殊待遇是应该照发的，而不要使工人感觉人民政府有取消这些待遇的意图，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在人民政府确有困难时，不独这些特殊待遇可以请求工人谅解，暂时地部分地欠发，就是职工的工资也可以请求工人谅解，暂时地部分地欠发。只要解释得好，工人是能忍受一些困难，谅解我们的。但**如果有人在根本上企图降低工人的待遇，取消对于工人原来有利的条件，那工人就决难谅解，我们也决不应该这样作。**望照这个原则处理其它企业中同类的问题。

　 中央 子哿

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在电文中写道：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身在美国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早在1946年4月间，司徒美堂与美洲各国洪门代表共10人从纽约乘轮船回国，准备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6月21日，他由吴铁城陪同，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6月23日，他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拜会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6月25日，司徒美堂出席有陆定一、马叙伦、郭沫若等人参加的欢迎茶话会。其后在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旧身份在建国酒店7楼航空厅，对左派报纸发表“国是主张”，回应中共中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10月下旬，中共华南分局在司徒美堂返美前夕设宴为他饯行，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家中。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为此，毛泽东在给司徒美堂的电文中写道：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梗阻，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归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1月21日凌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

（甲）你们20日11时半电、19时电，及转来苏静19日22时电、北平党20日13时电均悉。

（乙）你们应即告苏静转告傅邓：1、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101军及骑4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13军、94军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2、101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4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3、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22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间。

（丙）苏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1、接收名称可以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照你们所定。2、同意你们意见。3、同意。4、可同意傅方意见。5、可同意傅方意见。事实上只要部队出城，我们可以提早整编时间，那时他们亦不会有异议。6、同意。7、8、9，均同意你们意见。10、同意。11、可同意傅方意见。12、邮电照你们意见，报纸照中央意见。13、不要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事，要在我们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才能谈得上解散及登记这些反动党派。此条可照傅方提议，以安反侧。14、同意。

（丁）你们下达各首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对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意突然突围而出**。**固安方面，单是华北7纵是不够的，我包围各纵须有很大的警惕性，必须在距敌20里外构筑防御工事，此点万不可大意。此种敌我杂居办法我军从来没有做过，故须有充分准备，否则难免出乱子。**

　　 军委 21日4时

1月21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19日电称：19日上午9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提到1月1日南京伪总统蒋介石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1月14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哪一个，反对哪一个，好像1月1日和1月14日国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一样，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实际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1月14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1月1日的建议。**

蒋介石在其1月1日的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过了19天，同一个政府的一部分机构，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却推翻了这个政府的“总统”的声明，不是“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了。我们要问**南京“行政院”的先生们，究竟是你们的建议为有效呢，还是你们的“总统”的建议为有效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

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的，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的建议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议。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中共发言人说：南京现在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有一个建议，伪行政院又有一个建议，这叫人们和谁去打交道呢？**

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午后4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故宫机场起飞，吩咐驾驶员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而后向浙江的老家飞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离职前早已将其死党安置在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等省，并加紧调整了战略部署，企图负隅顽抗。因此，国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实际上仍然操纵在他手里，李宗仁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1月21日这一天，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2、过渡期间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按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个月后开始实施整编。4、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的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5、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司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6、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7、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8、保护在平使馆外交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9、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10、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重新审查登记。11、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2、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月21日午后，王克俊送给苏静一个文件，上面说明骑兵第4师将于22日从永定门出城，随后是101军出城。苏静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不久，苏静就收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复电，内容是：

1、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官员，待北平接收后，可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2、盼转告傅，骑兵4师、101军出城后，两个城门仍须傅方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接收。3、盼转告傅，自23日以后由北平出发的部队，应分驻沿平汉铁路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之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则驻三河、香河一带。各部开出秩序，盼预先电告，以便我们指定便于就粮的驻扎地点。4、23日约有数名干部可进城。5、你在城内勿回。

1月21日晚，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接受共产党改编、北平实现和平解决的消息，感到既兴奋又不安，当即向北平拍电报，要求明天派飞机接他到北平，谒见傅作义。

董其武是一位饱经世故而且没有完全沾染国民党军队恶习的正直军人，他十分景仰傅作义的为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室里，只挂傅作义的巨幅照片，而从不挂蒋介石的画像。

而且他从政以来，还是比较廉洁的，在绥远各界中有较高的威信。

1月22日黎明时分，秘书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送给他一份电报。毛泽东一看，忽地站起来，大声说：

“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这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件特大的喜事啊！”

他又交代秘书：

“告诉机关的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和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对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说着，他走到院子里，对卫士们说：

“你们知道吗？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了协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同志。”

他又转对阎长林说：

“走，我们到李家庄去！”

阎长林说：

“这些日子你很少睡觉，昨晚又工作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先不睡，咱们去看符定一先生。”

“李家庄离这里很远，坐汽车去吧？”

“好。时间宝贵，坐汽车去，回来再睡觉。”

刚上了车，毛泽东又问阎长林：

“张瑞岐同志走了没有？”

阎长林说：

“没有呢。”

毛泽东说：

“我怕他回陕北心急，不等北平解放就回去。现在可好了，北平已经成为我们的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张瑞岐也很快就可以回家娶婆姨了。”

汽车开到符定一先生的住处，符德芳见是毛泽东来了，就朝屋里大声喊：

“爸爸，毛主席来了。”

符定一闻声走出房门，亲热地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说：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符定一笑着说：

“身体还好。”

毛泽东说：

“我今天一是来看你，一是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刚接到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整编。”

符定一也高兴地说：

“出人意料，出人预料啊！这都是你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泽东说：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作用。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害。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掉他的。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符定一说：

“还是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毛泽东关切地说：

“你们在城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去了，那里还有家嘛。不要很久，我们都要去北平，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好了，我不多待了，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说：

“这就好了，回到北平也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障，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室内的家具陈设，又说：

“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个来。你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他还交代：

“回北平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悉嘛。”

回到西柏坡，毛泽东亲自挑选了一件沙发，派卫士给符定一送去。

1月22日上午，董其武飞抵北平，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谒见傅作义。傅作义见董其武来了，就把北平和平解决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并说：

“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问道：

“北平和平解决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

“绥远的问题你不要着急，等我见到了毛泽东之后再定吧。”

董其武说：

“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的！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点头，说：

“你放心吧。你回去给大家讲明道理，认真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送走了董其武，傅作义立即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知》。

1月22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各地：

子元电悉。同意你们关于招待和欢迎民主人士的布置，发表时，欢迎地点可以不宣布。此外，望注意：

（甲）**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乙）此间曾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过以下工作：（1）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已报告过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2）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过我党新年献词，主席8条文告（他们致东北民主人士两个电报即由此产生）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我们有负责同志参加。（3）他们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谈话，交换意见。（4）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5）组织参观。（6）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每人赠一册），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新闻）。（7）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8）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以上各项工作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9）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

这些经验，供你们参考，可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加以运用。

（丙）上述方针，应在干部会议上明确的传达与讨论，使大家都能掌握其精神，主动地向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宣传又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另方面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无纪律无组织状态。

中央 子养

1月22日这一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在解放区的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意见》中说：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意见》中还说：

“反动政权在摇摇欲坠的当前和平攻势是越来越离奇了。**中国的第一号战犯蒋介石的元旦广播，便公开了第一次求和的哀鸣**。然而，那完全是出于欺骗。他把他祸国殃民、昭彰在人耳目的历史罪状完全推卸了，厚颜无耻地即提出了这样一些条件：‘只要合于无损国家独立完整，而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此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切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所他求。’有了这些条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蒋朝政权，即可万世一系，还要‘他求’什么呢？他最后强调，他要与中共‘周旋到底’，而呼吁着‘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这就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

“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绝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但我们很愉快而且很兴奋，我们毕竟看到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最近所发表的对时局声明。为了贯彻革命到底，为了粉碎和平攻势，他明快、坚决、周密、完整地揭穿了蒋美集团的阴谋，而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个条件”，“这八项条件，这是对于蒋介石所提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的。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的全面实现。”

与此同时，李宗仁为了达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趁机倒蒋的目的，继续发动“和平”攻势。他以代理总统身份发表文告，表示愿意就中共中央所提的8项条件进行商谈，并发布了旨在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民主”措施内容。

孙科也主持行政院会议作出决定：派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与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组成代表团，准备与共产党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1月23日，《平明日报》发表了共产党和傅作义签订协议的主要条文。傅作义还派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据息，北平郭宗汾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22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杨贞吉、贾龙芝、程继忠、曹国忠、宫子清、赵恭（以上6名为阎军师长）等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的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接着。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徐向前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

1. 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陈指陈漫远——笔者注）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2、3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1月24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争取李济深、沈钧儒等反对伪和平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东北局：

梗午电悉。**你们将李宗仁致李沈章蔡电报送交他们是对的，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是必然要继续进行的，**企图破坏在我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这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活动，而且是蒋介石匪帮有计划的活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蒋介石匪帮大势已去，依附蒋匪帮没有最后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李沈章蔡及其他诸人站在22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是完全可能的。

**他们是否公开用电报的方式回答李宗仁，由他们开会商酌**。假如回答的话，我们希望他们站在他们22日声明的立场上去回答。他们在欢迎会上的演说是必须回答李宗仁的，**并须对蒋介石引退的欺骗性有所揭露**。

　　 中央 24日18时

1月25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全文如下：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22日报导，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22日推翻了它自己在19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5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5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8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8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43个。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天津市委，北平市委，并告林罗聂，华北局：

中央子皓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想达。现有两事，须暂时变通办理者，特告如下：

一、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武官处中，有电台者，连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看其对外作何报告，并与其本国政府及南京大使馆进行何种接触。**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今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

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公安局亦暂不向他们发出登记通知书，而只从旁侦察其行动。等到我们需要向他们表明态度，或封存其电台时，当由中央决定电告，或由你们提议经中央批准后执行。

二、**对平津两地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观察其究作何种活动和报导，但对外国通信社，仍应禁止其发稿**。**外国记者向我机关人员和部队进行访问，仍应拒绝接见和答复；如被偶然遇到并被询以我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时，可答以尚未考虑这项问题。**外国记者在北平电报局尚能向外发报时，如有新闻电稿发南京、上海，我可暂不禁止，让其发出。但**我军事代表必须令电报局将其所发电稿于发后按日送阅**。在经过一个考察时期后，并经中央批准，再令所有外国记者举行登记审查，到时可考虑其中有否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只以外国侨民待遇。

　　 中央 子有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广泛揭破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他写道：

沪局，港分局，吴克坚，东北局，华中工委，中原局，华东局，平津两市委，林罗聂，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华北局，西北局：

美国政府指挥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在我党1月14日声明打击下已起分化，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已于1月22日发表对时局声明，我党发言人又于1月25日发表谈话，望**各地迅即将李沈马郭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1月14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关于战争罪犯名单，12月25日某权威人土发言中所提的43人，仅是第一批，我们现正准备提出一个比较完全的名单（亦非全部）共约100名左右，日内即发给你们。望你们先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中酝酿，通过各民主人士，提出较完全的名单。并不限于100名，只要是人民公认为战犯者，不论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均可以提。并迅速电告我们，以凭决定，是为至要。

　　 中央 子有

1月25日这一天，继1948年12月25日公布国民党第一批43名战犯名单之后，毛泽东再次批示公布国民党第二批战犯名单，排名在44-57，他们是：

44、朱绍良 45、郭忏 46、李品仙 47、董钊 48、陈继承 49、张镇 50、谷正纲 51、俞大维 52、杨森 53、王瓒绪 54、陈雪屏 55、胡适 56、于斌 **57、叶青**

1月25日下午，苏静返回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他一进门，罗荣桓就面带笑容地问道：

“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说：

“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今天回去还要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宝珊并同他一起去见傅作义，务必要告诉邓宝珊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林彪问苏静：

“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赴城外？”

苏静回答说：

“协议达成后，傅作义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协议并征求意见，除李文、石觉、袁扑态度不好要求走之外，大多数赞同按协议办。傅作义回答李等可以走。傅作义的骑兵第4师刘春芳部首先开赴城外，听说是刘春芳比较听傅的话，对北平和谈比较积极，部队阻力小，工作好做。骑4师开赴城外，可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时，骑兵部队在城里时间较长了，草料也是一个问题。真正能控制城内局势的，是我军兵临城下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不是靠傅系的那一点力量。城内的局势，在我刚进城那天晚上，驻守在朝阳门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曾发生一次兵变，被镇压下去了。第二天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特务因北平市长何思源进行和平活动，就在他家里放了一颗炸弹，何思源的女儿被炸死，何本人被炸伤。再未听说发生什么问题。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做了一些工作，情况一直比较平静。这几天，来往于南京的飞机也不多了。”

罗荣桓说：

“好吧！你今天回城里去，还要利用时间看看指挥机构进城后驻在哪个地方合适。”

傍晚时分，苏静回到了城里，从联谊处打听到邓宝珊住在亲戚家里，就急忙乘车来到隆福寺孙家坑51号找到了邓宝珊，寒暄已毕，他问道：

“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了吗？”

邓宝珊闻言愣了一下。苏静已知邓宝珊尚未将信交给傅作义，就说：

“我们是否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踌躇了一下，说：

“好吧。”

于是，二人一同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的热情接待。邓宝珊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自然随便一点。在傅作义和苏静谈话时，他来到傅作义的书房，将毛泽东的信交给傅冬菊，让她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打开一看，也觉得措词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就压了下来。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不要另提宣传口号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谭，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并转所属，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来东野政治部所拟口号16条收到阅悉。**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8章及毛主席1月14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16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8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8章内很多重要内容16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1月14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籍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其他几条口号，或则空洞无大意义（例如建设新北平），或则已包括在我党1月14日声明中（例如召开新政协）。因此，你们只要将林、罗约法8章及毛主席1月14日声明各点去做宣传就够了，不要另外提出一批口号。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1月14日声明及约法8章的印刷品为适宜。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中央 子宥

1月26日下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就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等人，在周北峰的陪同下，一起进入北平城。

1月26日这一天，九三学社许德珩等人在北平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市委，总前委，前委：

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

一、**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陷于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的有系统的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二、一般的处理办法，首先应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市政府出布告，明白宣布：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地如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或其他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党派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应一并列入）均为反动组织；宣布中国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伪中央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伪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当地如有其他与“中统”、“军统”性质相同的一切残害人民的特务组织亦一并列入），均为反动特务组织。所有这些反动党派、团体及特务机关的组织和机关，应一律解散封闭，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

三、**饬令上述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办理登记时，对于特务工作人员及在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组织中的人员，均应加以审查，详细登记，并由专管机关或县市一级的公安局掌握之。**

四、**对于反动党派团体的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予履行登记手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但是**必须规定各反动党派团体的最下一层委员会之负责人员，在办理登记时将所属组织内的每个党员团员或会员全部名单交出，不得有意隐瞒，**如发现故意隐瞒者，得加重处分之，交出之名单必须将每人姓名、年龄、籍贯、性别、现在职业及住址载明。受委托之专管机关，对于名单中认为情节可疑或有犯罪嫌疑须特别考察的分子，必须分别加以侦察，并按其犯罪行为轻重分别加以处理。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予登记并无危险。

五、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和特务组织中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的登记表，须包括下列各项内容：（甲）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学历、社会经历，以后通讯处；（乙）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属的情形；（丙）加入反动组织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介绍人、所属组织、所负职务等）（丁）他所知道的反动组织的情况和关系人；（戊）申明退出各该反动组织并在以后永远不进行反对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如再发现有反革命活动，甘受民主政府的任何处分。此件应由本人签名盖章。

六、上述人员，履行登记手续时，必须将其所有之下列各项物件及其所了解的反动组织的关系，一一呈缴并报告明白：（甲）党证、团证、会证、特务证件、徽章、符号及其他一切反动证件；（乙）秘密文件、宣传品等；（丙）机关清册、档案和资材；（丁）武器弹药、无线电通讯器材、密码及其他违禁品等；（戊）他所知道的反动组织的关系人；（己）由他所掌管的反动组织的财产、器具及物资。

七、在登记中，对于反动党派团体中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员以及重要特务工作者，除要他们依法履行登记手续外，仍须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其公民权，并对他们加以管制，责令其依登记机关所规定的日期（每日、每3日或每星期，可视不同的对象分别规定之）向一定的机关报告其本人的行动，以便进行考察。

八、应该宣布，凡属上述应予依法登记的反动党派团体的人员及特务工作人员，如有拒绝登记或有破坏登记行为，或隐匿与毁坏武器、电台及重要证件、文件、档案，或履行登记手续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均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继续进行反动活动者应一律予以处罚或逮捕外，对于逾期不登记的分子，如果太多，自不要一律逮捕，然而他们既已违反了人民政府与军管会登记的命令，就已使自己处于非法地位，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将其逮捕法办。并且必须逮捕少数拒绝登记的顽固分子，轻者拘留一二日，令其登记后释放，重者科罚金若干或罚苦工若干天释放，如此即可使其他反动组织内应登记的人员来登记。**对拒绝登记的顽固分子，完全不加逮捕或处罚，是不对的**。

九、凡属上述反动党派团体的人员及特务工作人员，如迅速自动投案者，自动缴出武器、电台或重要文件、档案者，真实报告其所知之反动秘密组织及潜伏分子因而破获者，以及对登记清查工作有特殊贡献者，得酌情减免其应得之罪行或给以奖励。

十、上列各条，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当地适用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公布实行。

　　 中共中央 1949年1月27日

1月27日这天，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与共产党和谈，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8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3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22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8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近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 子感京秘印

在此期间，李宗仁还致信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遭到宋庆龄的拒绝。

欲知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政府能否与中共进行和谈？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9年1月26日审阅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拟出的16条口号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否定16条口号、且**告诫部下不要另提（与中央不一致的）宣传口号**的**指示。**这是对党内、军内的一次重要教育。应该说，任何一项政策，一个口号，无不体现出倡导者的导向性，体现出他的执政水平。因此，那些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应当慎之又慎，切不可带有随意性、盲目性，更不能带有虚伪的欺骗性。毛泽东历来把政策和策略看作党的生命，并以此来教育部下，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高明之处。

**第46章**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

**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

**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

**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

话说1949年1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谈话中说：

“据南京中央社1月26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厅长宣判无罪**（在复审前，审判长石美瑜接到了“中正”签署的电令，电令中说：“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笔者注）**。**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这篇谈话明确了惩办战争罪犯的具体内容，从本质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和谈”的虚伪性。但是，毫无和谈诚意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毛泽东的警告置若罔闻，后来于1月31日将冈村宁次释放回国，并决定把260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

1月28日晚，是中国农历除夕夜。中共中央机关在大礼堂举行盛大的会餐，毛泽东见到从李家沟来到西柏坡的何其芳，就在何其芳面前停了一下，笑着说：

“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他边说边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问号，逗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1月29日，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密令各军，应下最大决心，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与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顺利交接了防务，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及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包括战役中新建和重建的军、师），连同非正规军总计52.1万人；缴获火炮5537门，轻重机枪30271挺，长短枪155944支，坦克装甲车207辆，汽车2390辆，飞机46 架，炮弹98820发。

毛泽东随即在他1月中旬撰写的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将军的公函”前边加一个“导语”，又在后面加了一个说明，交新华社正式发表：

【新华社平津前线31日电】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于1月16日曾以公函一件送给傅作义将军。该公函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城、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庐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各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

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

**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

1、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受破坏。2、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3、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4、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62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至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为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加。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得获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l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施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 林 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毛泽东在这封公函下面加写的说明是：**“此公函系于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同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交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收北平防务。”

《人民日报》在2月1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上述公函及毛泽东加写的导语和说明。前边已经说过，傅作义一直还未见公函，如今看到这份报纸，耐着性子把所有内容看了一遍，恼怒地拍着桌子说：

“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有用了……”

再说1月31日这一天，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秘密访问。

这一天天亮以前，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米高扬和在中国东北铁路局担任顾问的格瓦洛夫、翻译格瓦廖夫以及警卫员一行4人，走下飞机，由师哲、毛岸英和汪东兴陪同乘车前往西柏坡。师哲是米高扬的中方翻译，担任中宣部编辑助理的毛岸英是米高扬的生活翻译。

毛泽东在他的住所迎接米高扬，米高扬刚刚钻出吉普车，毛泽东便面带微笑迎上前去，伸出一只手，热情而又礼貌地连连说：

“欢迎！欢迎！”

他身着肥大的补着补丁的棉裤棉袄，与米高扬一身考究的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形成鲜明的对比。米高扬见毛泽东如此朴素和平易近人，颇感意外，便也彬彬有礼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谢谢你，主席同志，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诚挚的问候。”

他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那只能够砸烂一个旧社会的手竟然是那样的温暖而柔软。毛泽东引领客人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里落座，又寒暄道：

“你们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程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只是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

米高扬也坦率地说：

“这点我注意到了，看来你们胜利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他拿出一块毛料，说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物，毛泽东客气地收下了。此时，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也闻讯赶来，农舍里顿时热闹起来。米高扬对众人说：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斯大林同志还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世界上非常引人注目。”

毛泽东笑着说：

“谢谢斯大林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

米高扬闻言，立即解释说：

“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我本来是准备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谢。”

米高扬说：

“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恐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

周恩来说：

“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了，肚子也可能饿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

米高扬表示同意。对于米高扬的到来，毛泽东是倾其所有，尽量好好招待。这顿饭就此时的条件来说，是非常丰盛的，中餐菜肴有滹沱河里鲜鱼做成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凉菜。西餐食品有猪排、牛排、肘子肉、煎鸡蛋、沙拉等，还有黄油和面包。他知道苏联人爱喝酒，事先就派人从石家庄买了汾酒和葡萄酒。米高扬也带来了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

宾主入席落座，毛泽东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祝酒，他说：

“对你们的远道而来，我们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灌下去了。他对汾酒很感兴趣，夸这酒好。周恩来在刘少奇祝酒后，也端起酒杯说：

“我不敢和米高扬同志一样喝那样多酒，我可以代朱老总和弼时同志向你们敬酒。他们两位一老一少，朱老总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同志虽然在我们几个当中最年轻，但他有高血压，也不能喝酒，只好由我代表他们二位敬你们一杯了！请干杯！”

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着盛饭，他说：

“吃饭了，吃饭了，请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指着桌上的红烧鱼，问师哲：

“是新捞的活鱼吗？”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吃起来。毛泽东对饭桌上这位苏联人的傲慢行为有些看不惯。米高扬还说：

“在苏联，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但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说：

“**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晚餐后，周恩来送客人到后沟的住所休息。

第二天下午3点，米高扬等人又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说：

“现在，你们来到了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山村，下次你们再来，那就是在北平见面了。北平已经和平解决，傅作义的部队在一周内都开到指定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昨天正式开进北平进行交接。这一切，主要靠的是我们军队的威力，还有我们地下党的统战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就给傅作义将军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大道。北平能和平解决，这是最好的办法。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古都，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不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骂我们，世界一切友好国家的人民，也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任弼时指着桌上的香烟对客人说：

“请吸烟吧，这是美国三炮台的洋货，不是我们花钱买的，是他们送来的战利品。”

此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总共会谈了3次。在会谈中，主要是由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情况，谈到了未来的政权建设、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原来打算去莫斯科，是想与斯大林同志谈谈我们中国革命的特点。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党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联合开明士绅和敌对党派中的进步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就更广泛了，除了汉奸和卖国贼以外，我们都联合，把地主阶级也作为联合的对象，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在解放战争中，要打倒官僚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们南征北战的共产党的有功将领，而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做出了贡献的代表人物，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类人物。**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们这个政权的性质，概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我们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政府的组成，它必须是联合政府，名义上可以不这样叫，但必须是联合执政，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许多民主党派已经合作多年了，这些民主党派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体上是以共产党为核心，但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我指的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国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当前迫切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的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料的时间会要短些，就是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抵抗了。”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遇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过去中国是难以得到的。”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他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是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大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是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在整个会谈结束时说：

“你们能来到中国，听听我们的想法，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我们正在做的与将来要做的事情，这比在报纸上看报道实际多了，你们会了解到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迅速的取得胜利，这是和我们党长期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不开的。我们中国有许多具体的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米高扬最后说：

“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1949年2月1日，毛岸英受命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随同几位领导人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药、手榴弹，以保证水电畅通、变压器安全、房屋和桥梁坚固。

2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贺平津解放电，他写道：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1个“剿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0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绝境，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8项和平条件，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全体英勇的300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2月2日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复电给李济深等56人。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等56人于2月1日联名致贺电给毛泽东和朱德，贺电中写道：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2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逋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可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2月1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万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心同德，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2月3日上午，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古老的城市北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此前，毛泽东特意强调说：“我人民解放军入城时，一定要经过东交民巷。”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规定并在各单位传达了8个注意事项：1、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2、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不准进入民间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4、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5、出门不许携带武器和秘密文件。6、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7、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逢迎迷了心。8、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当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象征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东交民巷时，各国使领馆一个个大门紧闭。

2月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刘陈邓，粟谭，中原局，华北局，林罗聂，东北局：

一、**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

二、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5、6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

三、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1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2月底为止，准备3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既然没有大的仗打，则我军可于占领南京后再行休整。**如果我们能于3月或4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则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应在占领南京以后举行，这样在国际国内就会产生极好的影响。**

四、因此：（甲）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15000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乙）华北局所担任的17000干部，亦应于2月底集中8000人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丙）豫皖苏分局所属及皖西区党委所属干部，应准备分出接收芜湖及皖南地区所需要的干部。豫皖苏分局的其他大部分干部则准备使用于武汉方向。（丁）东北局应准备以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因华东局的干部无接收上海的能力。此项干部目前尚不实行抽调，但须准备抽调，其数目及质量以后商定。（戊）东北局除一部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8000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均应准备随林罗南下，使用于湘鄂赣3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3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中原局所担任的干部须于4月底集中，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但目前应让他们在现在岗位上工作，取得经验，不要向他们说抽调的话，引起他们不安心工作。

五、林罗所部主力应争取于3月中旬完成休整部队，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出动时间另行酌定。

　　 中央 丑江

2月3日这一天，林彪、罗荣桓收到了傅作义的来函，他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

2月4日，林彪、罗荣桓等致电中共中央，将傅作义的情况做了汇报：

“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

电文中还将他们准备与傅作义谈话的具体内容作了报告。

2月4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民党卖国政府将日本侵华战犯遣回日本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遵循美国命令遣送已判罪之日本侵华战犯260名一同返回日本一项严重问题发表声明如下：

1949年1月31日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宣布：“1月31日东京讯：据确息：最近在我国军事法庭开释而为中共要求引渡的冈村宁次，已在返日途中。”同日，该政府的中央社东京英文电称：“业经中国法庭判罪的260名日本战争罪犯，订于2月4日乘遣俘轮船抵达横滨，并在巢鸭监狱执行徒刑。中国代表团沈副团长称：日本战犯的移交日本，是中国政府应日本遣俘当局及战犯家属的请求而采取的措施。”此项消息，于本月2日复由国民党卖国政府伪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予以证实。另据法新社东京1月31日电称：麦克阿瑟总部法律组组长卡尔潘特上校承认：将日本战犯自中国移交给美国方面的决定，系由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所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8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决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时中国国防上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的权利。此外，对于被麦克阿瑟总部擅自释放的日本侵华罪魁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前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纪三郎，前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长儿玉誉志夫，前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前日本企划院总裁、大东亚省大臣及南京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前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鲇川义介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保留要求重行审判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3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2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复电，电文中说：

“依整个形势看，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和平地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是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白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

2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上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到上月31日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发言人的答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发言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重新逮捕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准备押送人民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该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逮捕战争罪犯蒋介石等人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发言人声明：在1月28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么，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260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8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1月14日中共提出8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1月26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1月31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260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1月14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8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那么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么，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么，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2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叫嚣要继续进行战争。

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飞机回国了。他曾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

“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对甘介侯声明的声明：

【新华社陕北7日电】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中央社5日上海电称：“甘介侯声明，颜惠庆、章士钊等6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邵力子及渠两人则以私人资格随行前往策助。甘氏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等情。

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2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的复电稿：《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他在电文中写道：

“4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3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它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的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4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12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

你们仍按你们丑微电计划进行整训，**至3月下旬时可考虑派两三个军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即可配合中野、华野夺取南京之任务**。至于中野、华野行动，我们虽已令其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但实际上仍以2、3两月休整4月渡江为宜。

　　 军委 丑齐

2月8日下午，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陪同的还有陶铸、苏静和南汉宸3人。

下午3时许，傅作义的车子徐徐停在北京饭店门前，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快步走下台阶迎接。傅作义急忙跳下车抢先与他们一一握手。林彪等陪同傅作义、邓宝珊一同步入一楼小会议室。林彪说：

“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故都未遭受破坏，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们。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必须党内和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说：

“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受，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所考虑。”

林彪说：

“傅将军说得很好，**关于《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的。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做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聂荣臻说：

“我们的民主是对90%的人实行民主，对10%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叶剑英说：

“傅将军对政权接受问题的态度，表示钦佩。”

邓宝珊说：

“完全同意大家的谈话，我的心愿与共产党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不是共产党而已。今天的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我很满意。”

林彪等人在席间与傅作义、邓宝珊互相举杯祝酒，共贺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乘兴多喝了几杯，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们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直率地回答说：

“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至于平津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在东北、华北战场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陈嘉庚的复电，电文中说：

“革命大功将告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

后来在4月底，陈嘉庚和民盟槟城分部副主席庄明理一起动身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回到大陆，一路观光北上。

2月9日午夜，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林罗部今后行动部署的通报，他写道：

刘陈邓，粟谭，并告林罗：

丑齐电谅达。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3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20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4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3个军共约12万至18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

　　 军委 9日24时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他写道：

彭叶并告林聂（指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笔者注）：

9日16时电悉。

一、你们对南京代表团所取态度是适当的。

二、他们要求发表的新闻，待交来审阅后再告。

三、**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

四、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

五、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中央 10日14时

欲知中共代表与南京代表团谈判的详细情况，请看下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历来是超前考虑问题、安排工作的。这一点在他的同代人中无人能及。在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党和新政权将面对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他和米高扬的谈话，已经体现出了在战后经济建设工作重心转移的新思路。建国以后，他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大业，也正是这一新思路的继续发展。

**第47章**

**“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

**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话说1949年2月间的一天，奉命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王稼祥说：

“3年的解放战争运用了主席的战略战术，才如此神速地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这一次蒋介石当了大笨蛋。当初，我们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打内战，他不接受。他总以为有美国做后台老板，可以为所欲为，最后落得个单人匹马跑回了浙江老家。”

王稼祥说：

“是的，主席。我们党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打内战，你亲自去重庆谈判。可蒋介石太反动，硬要打，我们也不能不还手。这一次一定要追击到底，叫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后患。”

毛泽东举起右手，用力地一挥，坚定地说：

“对，要打到底！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各个战场不能姑息，要彻底打倒反动派，取得全国胜利。”

此时，江青走了进来，很有礼貌地向客人问好，还笑着说：

“听说仲丽在哈尔滨当了医院的院长？”

朱仲丽说：

“是的，这次稼祥叫我辞了工作，一块儿就回来了。”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突然问道：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说：

“依我看，是不是定在北平？”

“嗯，谈谈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太靠东南，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适合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

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王稼祥见天色已晚，就起身告辞。朱仲丽也跟着站起来，临走又说了一句：

“主席，我们在莫斯科经常和岸青在一块儿吃饭。”

毛泽东很关心地问道：

“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

“长得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还有贺子珍和娇娇也不错。”

“她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长得很可爱，真像你，只是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

江青插话说：

“将来，我可以带娇娇。放在她妈妈身边，只怕教养不好。”

朱仲丽感到自己有些失言，便赶紧告辞了。

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饶康曾（指饶漱石、康生、曾山——笔者注），粟谭，并告林聂：

丑佳电悉。

一、**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

二、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电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3月半为止）部署一切。

三、你们丑佳电所列8条，除第8条以林罗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7条，凡由华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处理。

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

五、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六、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江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

七、**二中全会定3月1日开会**，会期5天至7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 丑真

　 2月12日上午，北平市20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大会，叶剑英市长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

2月1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东野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的指示：

林罗聂，并告刘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3月半出动3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12万人左右，**于3月20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2月18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2月19日由平津线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二同志于电到3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12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900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3月底可到）。

　　 军委 丑文

接着，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围歼鄂友三部的指示，他写道：

井泉并告林罗聂，西北局，华北局，晋绥分局，彭张赵：

一、井泉6日两电悉。同意你们集结内蒙察绥等骑兵围歼鄂友三等反动部队的计划，望加意布置，务期一举全歼，勿使漏网。内蒙绥察骑兵会合后，即以察骑前线指挥部为基础，由康天民统一指挥，如董其武及傅作义向我询问时，即照井泉所提回答法回答之（**鄂友三等属察雀反动武装，向未向我表示谈和，亦未与我连络，且到处流窜，行同土匪，自应剿办，不能与董其武部混为一谈**）。

二、井泉7日10时电悉。**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4、5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临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大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线，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与林罗聂一谈，并来中央参加3月1日的二中全会，杨罗，杨李（即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井泉——笔者注）两兵团须于3月，协同徐周部夺取太原，并解决大同问题，然后西进，协同西北我军夺取西安兰州，现在不宜派兵去绥远。

　　 军委 丑文

2月13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

【新华社陕北13日电】**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仍在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的合作之下活动**。本月9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的内战。11日，国民党的伪行政院长孙科，即在广州招待外国记者予以附和，宣称“联合国之调处或为获致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上海和南京的反动分子潘公展等人，也在同时予以响应**。这种可疑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外交部事先知悉伊瓦特建议的风传。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言人对此发表谈话称：“**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潘公展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的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1月8日向美英法苏4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小平、陈毅同志，并告饶康曾，粟谭：

一、2月6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

二、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2月18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形，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2月27日或28日到达中央即可。

三、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中央 丑元

2月13日这天，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5人以私人资格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机飞往北平；秘书张丰胄随行。

2月15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9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现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

2月15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南北通船、通航、通邮等政策的指示，他写道：

彭叶，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

丑文电悉。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京沪汉等地的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我们恢复交通通讯派遣一些特务来平津，并互相联络。但**平津方面增加了一些特务，京沪汉方面即减少了一些特务，特务总数并不因此增加。而京沪汉诸地几个月之后即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此次南京代表团回去，对我影响极好。现在上海代表团又来了。将来武汉长沙亦可能派代表团来。**这些代表团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地应付这些代表团。**并由总前委及董薄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报告我们批准，以便与上海代表及魏文瀚金山等解决问题。

　　 中央 删 亥

2月16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2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2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彭叶，黄黄（指黄克诚、黄敬——笔者注），并林罗，并告东北局：

一、丑铣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即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叶、黄黄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你们接洽的情况，望随时电告。

二、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

　　 中央 丑铣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他写道：

叶彭并林罗聂，刘陈邓，彭张赵，粟谭，徐周，西北局，华东局，中原局，东北局，华北局：

叶9日23时电悉。兹告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

一、**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但这种人数量并不会多。如其自愿投效，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者，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义，方不致借势欺人，给人民以极坏影响**。

二、**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材，即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亦须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分配工作。

三、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

四、**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用社会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五、全国均即将为我解放，遣俘问题须重新考虑。凡可以不遣送者，即照上述方针处理。凡仍应遣送者，待他们到达新地区后，亦照上述方针处理。

　　 中央军委 丑铣

2月17日，彭德怀、王震奉命离开西北前线，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2月18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到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作李宗仁。”“他说：‘中共方面所提8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8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1月14日声明所提8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1949年2月5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2月7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开滦煤矿管理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并天津市委及滕代远：

开滦矿务局致毛董（指毛泽东、董必武——笔者注）电，望加注意。**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煤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望即乘其请求派遣军事代表之时，立即派遣有能力的代表数人前去，首先了解其生产及经营各方面的情况，学习管理，然后提出管制办法，报告华北局及中央**，得批准后付诸实施。在目前对矿局所提3项办法，首先应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此事望与铁道部方面商量解决。在将来运输上如有办法，政府即应把煤的出口和买卖，设法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到自己手中来，以便增加政府经济斗争的武器。那时政府即可从矿局购煤出口及分售给各工厂。**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至于暂减产量的办法，则应力求避免，因为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并将使工人内部分裂。如我们批准减产，工人即将反对我们，矿局在此是有一些阴谋的，望你们注意。**如存煤实在销不出去，车辆增加又实在无办法，矿局维持又实在困难时，我们即应和工人职员（可组织开滦煤矿职工代表会）切实商量，要工人职员提出办法维持。**那时工人会宁愿暂时欠发一部分工资，而不愿减产的**。工人并可能提出其他可实行的办法（如发煤代替工资）来维持。总之，**凡是要工人职员有所牺牲的事，必须切实而充分的和职工商量，取得绝大多数职工充分谅解后，才能实行，否则我们就要脱离工人群众**。关于开滦矿局的全盘情况及你们的办法，望即考虑决定并报告我们。华北政府应切实注意这个问题，并派专人或令工商部去管理这个问题。

　　 中央 丑哿

2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叶剑英说：

“欢迎傅、邓来谈，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此前，在北平和平解决协议签订后，共产党方面曾和傅作义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发表一个通电。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傅作义的少将处长周北峰为首的“通电起草委员会”。通电文稿草成后，傅作义拖了近1个月，迟迟没有定稿。其原因就是因为先前那场误会，使他闷闷不乐，精神不振。共产党能否对他宽大处理，仍是他最大的顾虑。于是，他就想去会会毛泽东，摸摸共产党的底儿。他就对周北峰说：

“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会毛泽东，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立即将傅作义的意见报告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叶剑英也马上电告了毛泽东。

2月21日，叶剑英让陶铸将毛泽东的电示转告给周北峰，并说：

“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就请傅先生乘这架飞机去吧。”

2月22日上午，傅作义、邓宝珊和由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

在石家庄机场上，从西柏坡专程赶来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一握手。杨尚昆见傅作义身着极普通的布衣，一脸惶恐不安的表情，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兜子，就笑着问道：

“傅将军拿的什么东西呀，这么重？”

傅作义强颜欢笑，说：

“这是我送给毛主席的10条香烟。”

说罢，他见杨尚昆也吸烟，就要送给他两条，被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不好意思地把香烟又收了起来。

下午2时，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人乘坐美式吉普到达西柏坡后沟招待所。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拉着傅作义的手说：

“傅将军，你是俊杰呵，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比蒋介石先生聪明多了。蒋介石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你却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北平的和平解放，你立了一大功。”

傅作义非常感动，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作义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说：

“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原来我们准备在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就可以去北平开会。你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的，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就更具有代表性！”

将众客人安顿好，周恩来便去见毛泽东，汇报了接待客人的情况，他还说：

“我已经和傅作义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乐呵呵地说：

“情绪好就好，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情绪。”

“你什么时候见他？”

“现在就见吧，宜早不宜迟。”

“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吧？”

“不要让他来，还是我去看他。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

是日晚，毛泽东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和朱德一起乘吉普车来到了后沟招待所。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在周恩来陪同下，早已等候在门口。傅作义见毛泽东走来，连忙大步向前，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手。毛泽东也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

“宜生将军，欢迎你！”

傅作义说：

“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他由于太激动了，声音略微有些发颤。

“哎！”毛泽东将手一摆，说道：“宜生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

毛泽东又与邓宝珊等人握手寒暄了一番，尔后挽着傅作义的手，朝客厅走去，边走边风趣地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心怀内疚地说：

“毛先生，我是43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说：“我要谢谢你，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傅作义消除了一切顾虑和痛苦。进入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本来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行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得多。”

他说着，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烟，一边让傅作义等人，一边自己点了一支，接着说：

“我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炮兵在几个地方布置了炮火，只要打十几分钟，就可以打毁几段城墙。我们的部队进城以后，不打紫禁城，不打古建筑，不打居民区，专门消灭抵抗的部队。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2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报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毛泽东又扳着指头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3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真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军队就会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3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3大功劳。”

傅作义闻言，依然深感不安和内疚，他说：

“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人身侮辱，指名道姓骂过毛先生，还吹过大话，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一个罪恶严重的人，实难宽恕。”

傅作义所说的“吹过大话”就是指他在占领张家口以后曾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周恩来插话说：

“过去两军对垒，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毛泽东说：

“既往不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说到这儿，毛泽东一边给众客人让茶，一边对傅作义说：

“北平和平解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你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的，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完整。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放，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的战士，大部分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兵，连我们的朱总司令，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过去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是很有名的。我看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嘛。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再摆开战场，互相杀戮，把紫禁城毁了，闻名古都都破坏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呢！”

他指指傅作义，又指指自己，说：

“这个罪名，你傅作义得背着，我毛泽东也得背着。现在好啦，北平和平解放了。而且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军有战功，这些人民都没有忘记。8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抗日也是坚决的，是我们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战争。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了。”

毛泽东转对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说：

“当然，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还是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或集团谈判的。”

傅作义突然问：

“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闻言先是一愣，接着就笑了，他明白傅作义这话是在试探会不会把他软禁在这里，便说：

“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了。到北平之后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你也可被邀参加会议，也可在政府里工作，你有功，也有代表性。到那时，咱们可以更好的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说到这儿，他微笑着转对邓宝珊说：

“邓宝珊将军，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邓将军曾数次访问延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你。”

邓宝珊不时地点头称是，极为兴奋。傅作义想起平津战役的整个过程，禁不住用十分钦佩的语气说：

“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说：

“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命令他们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客人们对毛泽东在陕北拖着胡宗南20多万军队转圈，并将其一口一口地吃掉，感到很神秘，他们请毛泽东谈谈陕北战场的情形。毛泽东说：

“胡宗南进攻时，我们主动放弃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得不留部队守延安。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你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有什么好吹的，过了不多久，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里。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3个胜仗。

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连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同赶鸭子一样，一直赶到佳县。他们占领了佳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佳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个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1个主力师，就是36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虽说蒋胡军把我们如同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马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这一番介绍，连连赞叹道：

“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傅作义是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对土地改革也非常佩服，他说：

“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说：

“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发明，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傅作义提出了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说：

“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做过详细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地改革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傅作义的心病完全去掉了，愉快地说：

“回去后，我要传达您的指示，做好部属的思想工作，服从整编，安置好部队人员。”

毛泽东说：

“过去你俘虏我们的干部都放了，现在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此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十分敬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都给自己？就问道：

“都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笑着说：

“蒋介石、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会很有用呢。”

傅作义问：

“绥远问题怎么办？”

毛泽东说：

“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

傅作义又问：

“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泽东解释说：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下嘛。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咱们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我相信，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说：

“主席高见，宜生不及。我个人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好弥补我的过错。”

周恩来看看谈得差不多了，谈话该结束了，就劝大家喝点茶，傅作义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对周恩来说：

“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说：

“咱们从现在起，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会晤了章士钊、邵力子、颜惠庆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识时务了，不要再继续违背民意，搞假和谈真备战那一套自欺欺人的鬼戏法了。要是有诚意，那就效法傅作义将军的做法，当机立断，依我们的八项条件，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就我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我们一天也不愿意继续再打仗了，但是，这不取决于我们，蒋委员长要打，他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好横下心来应付这场战争。结果我们打赢了，他失败了。这位蒋委员长自食其果，自己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委员长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然而，我们还是准备会谈的。”

2月24日，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一行人自西柏坡返回北平。临行前，毛泽东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说是请邵力子等人带回交给李宗仁。毛泽东还托邵力子、章士钊给李宗仁带几句话：

“中共愿意与南京和谈，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刘仲容先生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欢迎他前来。”

傅作义在返回北平时，满面春风，极为兴奋。李克农风趣地说：

“毛主席一席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章士钊把毛泽东要他们捎给李宗仁的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李宗仁同意派刘仲容作为密使前去与中共接洽。刘仲容于1949年3月初从汉口动身北上，行前去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说：

“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称你为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

刘仲容说：

“但愿如此。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说：

“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

刘仲容问：

“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白崇禧说：

“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我们有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他们横渡长江的木船，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

他又交代了几句话，并将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最后说：

“你跟了我们十几年，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

次日，刘仲容到达信阳。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人送他越过前线中空地段，到了遂平，顺利地进入了解放区。此时由于铁路尚未全部修复，火车开开停停，刘仲容北上的行程非常缓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接待刘仲容，请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曾不厌其烦地讲述了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一直到中原突围前后，渴望并争取和平建国的情形。那时的他是真心实意不想打内战！因为他深知兵凶战危，一旦兵连祸结，就会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为避免内战，他曾千方百计、口干舌燥地游说于各方，也包括说服他自己的战友，甚至还不断地对蒋介石做出了有限的让步，结果都无济于事。那么好吧，既然你老蒋逼我上梁山，那就打吧！这一打便把老蒋打了个落花流水！到如今任是什么人求和，什么人企图调解，他也决不肯中途罢手了。让落水狗哀鸣去吧！让冻僵的毒蛇彻底灭亡吧！本章引述他从2月5日开始一直到18日接二连三撰写的一系列时评，就体现了这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他人的极特殊的个性！如果有人不清楚这一点，那就请好好研究一下这两段历史吧！

**第48章**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

**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

**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话说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朱学范等一行35人，在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下，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达到北平。

2月26日凌晨，在中南海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郭沫若作了《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的讲话，他说：

“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力，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我真是感谢不尽。”

2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袭扰我后方的部署，他写道：

聂薄，杨成武，钟赤兵：

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

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

三、第20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指钟赤兵、苏进——笔者注）特纵亦开该两处布防。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

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4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

五、钟苏电台即与军委电台联络。

　　 军委 28日4时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电，他写道：

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们：

庆祝你们的大会的开幕，**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有过光辉的贡献**。现在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第一步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正在接近于完全实现，中国学生已经有可能自由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自由地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了**。希望你们的大会号召全国学生再接再厉，积极地参加和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使这个斗争迅速的获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地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不断地掌握科学知识，以便在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伟业中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2月28日

1949年3月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华北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和在学生中进行忠诚老实教育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

丑梗电悉。华北大学寅初毕业的1300多学员，不应该分配他们到各区党委及石、保、张诸城市的实际工作中去，**而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和随军南下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组织华大式的学校，招收南方大批学生及旧职员，照华大一样加以训练。**就是说，凡适宜充当教员及班长、队长与支部等工作者，一律派遣他们去做教育工作，而不适宜做这些工作者，或个别做其它工作有特殊作用者，方可派他们做其它工作。因为**目前大革命高潮，参加我党我军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及旧职员，将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而对他们必须给以如华北大学那样的初步的政治教育，因此必须准备进行这种教育工作的干部，华大毕业学生即大部可作为这种干部**。除对这些学生的具体分配另行电告外，望你们即令华北大学再订二三星期的教育计划，告诉他们如何去办训练班，如何当教员、助教、班长、队长，如何作支部工作，如何开会讨论改造思想等。并将华大讲义及组织章程发给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去作教育工作。对他们的能力亦须作必要的鉴定。对华大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将延安1943年审查干部的经验详细告诉他们，就是有些学生在入校及入党时填写表格，不少的人隐瞒国民党籍，三青团籍，叛变自首行为，与特务机关及其它反动党派团体的关系，或隐瞒假造学历，年龄，籍贯，工作历史，或故意夸张自己参加过什么革命行动，与我党发生过什么关系等，后来因为党内发现暗藏的特务破坏分子，严格审查每一个干部的历史，就发现不少干部这些隐隐假造历史的事实，因而就引起党内对他们重大的怀疑，严加追究，召开大会审查，进行坦白运动，结果就把不少的干部认为特务，而这些干部亦无以自解，不能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其实他们都只是不老实，在入校入党时隐瞒了一些坏事，吹了一些牛皮，或犯了某些错误，而并不是特务**。只有在后来详细审查之后，才把他们自己承认的特务帽子取下来。因此，**你们应将这个经验告诉每一个学生及新入党的人，要他们采取老实态度，有什么，说什么，说错误了的，隐瞒了的，吹了牛皮的，不论是怎样严重的问题，一律坦白地改正过来，把以前填好的入校入党的表格，一律发还给他们，要他们重新填写，并填写清楚，万万不可隐瞒假造。应号召他们坦白，但一般不要去追问**，完全由他们自填，并要向他们说明：**在旧社会采取这种不老实态度，有时是必要的，因为在旧社会中说老实话就不能立足，就没有饭吃，而不能不在个人历史上有所吹嘘和隐瞒**，但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内，就决不能采取这种不老实态度，就决不能吹嘘或隐瞒，否则，就要引起大家不信任，大家怀疑，以致牵连到特务破坏案件上去。过去如果有人有所隐瞒假造者，必须立即改正，党将不加追究，如不改正，不论到哪一天，一被发现，都将必然地被追究出来。因此，凡是自己新填来的表格，都必须由他们自己签字声明再无隐瞒与假造。估计如此做了之后，会有不少问题发生，去年由华大送中央百余学生，如此做了之后，即有大半修改了自己的历史，并有30%以上是有政治性问题者。其中2人坦白不够，仍隐瞒重要政治问题，但退到华野在三查中被熟人指证，又被审查出来，证明**华大学生及其他新来学生在个人历史上是有许多隐瞒与假造的，故必须令其改正，否则，1943年审干那样的错误，又有重复可能。**

　　 中央 寅冬

在3月初前后，各地区各战场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党政军首脑陆续来到了西柏坡。有的人是第一次到西柏坡，他们见这里条件很差，就说：

“我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一定会找一个条件好的深宅大院住，环境也一定很美。没想到他们住的条件这么差，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多数人则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由于房舍太少，参加会议的人只能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床位摆得满满的。大家还挺满意，他们说：

“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就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傅连暲和黄树则组织了医务组，给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检查了身体。

中央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安全，在西柏坡周围部署了防空高射炮阵地。这些高炮都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不少人去参观了高射炮的的操作表演，有的人说：

“我们有了这些装备，敌人的飞机来轰炸，管教他有来无回。”

3月5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会场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正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会场前面摆了几排条桌，上面铺着白桌布；每一排条桌后面都放着靠背椅。食堂的北半截是会议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有31人，他们是：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任弼时 林伯渠 董必武 康 生 张闻天 彭德怀 林 彪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张云逸 贺 龙 陈 毅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聂荣臻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陈绍禹

出席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有22人，他们是：

王稼祥 陈伯达 廖承志 陈少敏 王首道 邓颖超 谭政 习仲勋 程子华 王震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毅 古大存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王从吾 刘澜涛

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他们是：

李井泉 杨尚昆 傅钟 李维汉 李涛 胡乔木 安子文 杨立三 陈刚 刘少文 高文华

会议记录人员4人，有：曾三、廖鲁言、师哲、伍云甫。

毛泽东穿着新棉衣，迈着稳健的脚步，面带笑容地走进了会场，与会人员热烈鼓掌，毛泽东首先向大家招手致意，接着也鼓起掌来。长时间地鼓掌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主席台上就座。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报告了会议议事日程。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里，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偏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毛泽东同志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首先提出了“今后解决”剩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3种”。接着，他强调说：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在报告的第3部分中，毛泽东说：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的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4部分中说：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

在报告的第7部分，毛泽东谈到了外交政策，他说：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即第10部分，告诫全党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地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华北军区薄一波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商量，想派华北京剧团来给大会进行慰问演出；杨尚昆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欢迎。

华北京剧团是由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平剧院合并而成的，团长是李和曾，副团长是阿甲。这次来大会演出，地点在东柏坡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能容纳七八百人。

毛泽东在散步时，阎长林说：

“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慰问演出了，是周副主席同意的。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毛泽东问：

“有什么名角？”

“听说，主角须生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气。”

毛泽东对李和曾一无所知，他说：

“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撤离延安以后，主席就在晋绥军区看过两次演出，这次看华北京剧团的演出，可以比较一下。”

“好吧，到时候咱们都去看。”

晚场演出是7点半开始，阎长林吃了晚饭，就叫周西林把汽车开到毛泽东的大门口等着。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吃饭，阎长林对值班卫士马武义说：

“你赶快给主席开饭，再晚了，戏就不能按时开演了。”

马武义说：

“我刚才还催主席吃饭来着，他说还要等一等。”

此时，叶子龙手里拿着电报夹子来了，阎长林说：

“哎呀，你现在送电报，主席今天就看不成戏了。”

叶子龙说：

“这个电报不急，不忙处理。我也是来催主席看戏的。”

“那太好了。你快去催吧，我们催过了，你催比我们催效果更好。”

毛泽东一见叶子龙拿着电报夹子来了，就问：

“有急事吗？”

“没有。电报不急，不需要马上回答，更不需要首长们研究讨论。主席吃饭吧，快开戏了，你如果去晚了，大家又要等你了。”

“好吧，吃饭！不要让人家那么多人等我。”

毛泽东这么一说，叶子龙出门就大声喊道：

“小马驹子，快给主席搞饭吃。”

马武义只有18岁，叶子龙爱和他开玩笑，不叫他小马，而叫他小马驹子。毛泽东一吃完饭，阎长林就说：

“汽车等着你呢，主席上车吧。”

毛泽东说：

“不是离这里很近吗？咱们走着去吧。”

毛泽东穿着一身旧布衣，脚上是一双布鞋，来到了大礼堂。他见观众都坐满了，一边走一边说：

“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这里的电灯这么亮。”

毛泽东走到第一排预先留给他的位置，坐在靠背椅上，问：

“恩来还没有来吗？”

正说着，周恩来就到了。演出也就开始了，毛泽东端着个白瓷缸子，专注地望着台上。

第一出戏是《宋江杀妻》，李和曾演宋江，出口不凡。毛泽东大喜过望，连连称赞说：

“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

周恩来说：

“唱得好啊！”

毛泽东说：

“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是阿甲的拿手好戏。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这是李和曾的拿手好戏，他在戏中演诸葛亮。毛泽东可没少鼓掌，他还侧身对周恩来说：

“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么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起来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

“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们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了8年，毕业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跟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的演出，那时候他们一定会演得更好。明天晚上我还来看。”

“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出什么戏？”

“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演出结束了，周恩来走上舞台，对演员们说：

“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向你们致谢，祝贺你们的演出成功。毛主席对你们的演出很满意，他不断地给你们鼓掌。毛主席说，他很久没有看到像李和曾同志这样高派的戏了。主席很爱好京剧，对京剧艺术有一定了解。明天晚上，主席还要来看你们的演出，他不点戏，让你们自己选择。”

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问卫士们：

“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说：

“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演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儿，我还没有听过这样好的须生戏呢。”

毛泽东说：

“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张瑞岐说：

“我就爱看秦腔，京剧再好，也听不懂。看京剧，除了武打的戏和逗笑的戏以外，唱的戏都不好看。”

毛泽东笑着说：

“文化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嘛，光看秦腔就太单调了，喜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不仅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吃了饭就说：

“走吧，咱们还是散步去看戏。走路能锻炼身体，看戏又能休息脑筋，这是一举两得。”

在去东柏坡的路上人很多，有的年轻人走得很快，经过毛泽东身边时，打个招呼，又匆匆前行。只有一个人在前边不紧不慢大摇大摆地走着，他就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的李涛。毛泽东开玩笑说：

“胖子快走呀！你以后要少吃一点，多走路，多爬山。不然的话，再发展下去走路就更困难了。”

李涛笑笑说：

“主席说得对。以后得坚持多走路，多爬山，多出汗，控制自己不要再胖了。”

这天晚上，演的第1出戏是由吴素英主演的《孔雀东南飞》；第2出戏是阿甲和李忆兰主演的《打渔杀家》；第3出戏是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廷》。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说：

“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谭派、马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自己的艺术家。”

一个卫士说：

“唱京戏分这么多派，那不是乱套了吗？”

毛泽东解释说：

“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是打乱仗闹对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你们过去生活在农村，看不到他们的戏呀。就是在大城市里，一般的市民也很少能看到他们的戏，戏票太贵了，穷人是看不起的。”

再说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先后作了发言。刘少奇在发言中说：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

刘少奇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犯了“左”的错误，经毛泽东纠正后，他承认了错误。

任弼时在发言中特地提醒全党说：

不要因为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任弼时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各地在分工时，一定要把党的组织部门加强。

王明也在会议上先后两次发言，被迫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还说自己“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泽东走。”

二中全会决定：王明应对他所犯错误写出声明书。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因原中央委员中已有4人牺牲或病逝，全会决定：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廖承志、陈伯达3人递补为中央委员。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肯定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在1949年1月14日的声明及其所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平列。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题目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12条。他在第11条中提出：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此外，毛泽东在总结中还说：

“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学习12本书，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

对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但这只是可能，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正是：齐家理事条条析，谆谆教诲句句剖。

弟子三千贤七十，古来学生多不肖。

再说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第1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中央办公厅去一趟。王震急忙来到办公厅，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

“你好啊！王胡子。”

毛泽东笑着首先打招呼。

“主席好！总司令、周副主席好！”

王震慌忙向中央领导敬礼问候。周恩来招招手说：

“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

说着起身给王震倒了一杯开水。毛泽东满面笑容，端详着王震说：

“王震同志，你的胡子刮得真光啊！”

王震笑着摸了摸下巴说：

“来见主席高兴啊！”

毛泽东把桌上的两听三炮台香烟推到王震面前，说：

“你辛苦了，慰劳慰劳你呀。”

王震拿过一听放到鼻子前闻了闻，深吸了一口气，说：

“好香啊！这样好的香烟，还是主席自己留着抽吧。我有‘四美德’抽就很满足了。”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问道：

“你对今后的革命任务有什么想法？”

王震不假思索地答道：

“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

“仗不会打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朱德插话说：

“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

王震起身回答：

“报告总司令，不知道。”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招呼他坐下，说：

“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王震便把第1兵团的情况详细汇报了一番。

“好了。”周恩来听完汇报，看着王震，严肃地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

“太好了。”王震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1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周恩来在王震临走前，又嘱咐说：

“希望你们在1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立即行动。”

毛泽东又召见了彭德怀，他要彭德怀在返回西北途中，先到太原前线看一看。待太原解放后，即可将第18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德怀指挥。

彭德怀后来在归途中到了峪璧村看望徐向前，并向他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徐向前也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他还恳切地说：

“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

彭德怀身为解放军副总司令，责无旁贷，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指示说：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在下命令写布告时，仍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的问题，明确地告诫党内说：“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会后不久，党内就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刘少奇在天津举行的座谈会上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讲话，是代表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意见的。详情请看本传后面叙述的刘少奇4、5月间在天津的活动。

另：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倡党内高级干部要读12本书，并且开列出具体的书目。他还说：“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他的这种做法，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确是罕见的。毛泽东一生在党内干部中多次提倡读书，这一次大概是他首次提倡的大规模读书运动。

**第49章**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

**他们进了北京就腐化变质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

**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话说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表时评，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4野主力南进的部署，他写道：

林罗刘：

一、华野、中野两军决于4月10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60师举行攻击。

二、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3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4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4月1日至4月15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5月31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发计划，报告我们。

三、关于行进路上粮草的准备及供应，你们应即与华北局及中原局协商确定，以免迟误。

　　 军委 3月17日

3月1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柳亚子与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等人以及从香港归来的几十位知名人士抵达北平。

柳亚子在行前赋诗云：“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北平市长叶剑英到车站迎接柳亚子等一行，将他们暂时安排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3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视谈判情况决定是否攻占两浦的指示：

陈饶邓粟谭张（即张震——笔者注）：

寅巧徐州电悉。

一、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

二、决定4月1日为南京代表到这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3月25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4月10日实行渡江。**从4月1日起，你们和我们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

三、除两浦是否攻占须看谈判情形及军事上是否必要才能决定外，**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4月10日渡江均无妨碍。**

　　 军委 19日2时

3月20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和副参谋长潘朔端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萧陈解潘，刘邓李并告林罗刘：

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3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

一、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皓辰电改变部署，不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

二、**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军委 20日2时

3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他写道：

第1、2、3、4野战军前委，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太原总前委：

一、**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拨充军食，当地如有地方公产收入之存粮亦可尽先借用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征借的粮草，将来再另订办法拨还或预交公粮；**届时亦可宣布大地主、大富农所借出之粮食，即做为征发之军粮，或只顶还其一部。**

二、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地主征借40%到50%，富农征借25%到35%，佃富农征借20%，中农征借10%到15%，**贫农一般不借，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可少借一点。**马草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附加。在群众尚未发动的新区，这一规定之全部实行，固属尚难保证，但这种原则规定还是必要的，目的是**避免不分贫富平均摊派，或对地主、富农行借过多，打击过重。**

三、南下的部队，可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领导下，由随军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负责筹粮。当地保甲长及差务处之类的组织，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合以民主评议，进行征借。粮秣工作队则一面监督他们，一面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我们的借粮政策（当然也要宣传其他各种政策），检查保甲长或差务处对借粮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核对其账目，责成他们在当地群众中公布之，防止他们贪污中饱。无保甲长或差务处可资利用者，则由工作队直接办理征借。

四、在新区，**应坚持财粮制度，爱护人民的财富，反对浪费，严禁以粮食换各种物品。**粮秣由工作队按规定发给各伙食单位。不经过粮秣工作队，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粮草。为此，最好以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印制统一的借粮证，由粮秣工作队统一填用。**粮秣工作队有供给部队粮秣之责，也有检查粮秣开支之权。各伙食单位要向粮秣工作队报销。工作队也应有粮秣收支的详细账目，备政治部及部队首长随时检查。**

五、征借粮秣时，一面要保证部队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顾到当地的负担能力，并注意了解有无部队征借过及征借了多少，据此才能决定征借的数量。同时**要尽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只顾一时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众一次出粮太多，引起反感，并影响后来部队无粮可借。**

六、部队进入城市，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军粮，如缴获不敷而又无粮接济，可经过商会向粮商暂时借用或定购短期的粮食，再由商会负责筹款折价偿还。

　　 中央 寅马

3月21日这一天，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在北平六国饭店开会，决定为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到北平，筹备庆祝大会。他们还决定：庆祝活动不扩大宣传。会后，林彪等人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此时，中共中央就要进北平了，毛泽东问李银桥说：

“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见李银桥还不理解，就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来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腐化变质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学习城市里的有关知识，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及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

散步时，毛泽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你们的进城工作准备好了没有？”

阎长林说：

“搬迁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大家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都说进城以后，一定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

“早做准备好，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要抓紧时间把准备工作做好。华北军区要派一部分汽车来，送中央机关进北平。因为汽车不多，一次可能拉不完，还有一部分人要步行。这样一来，我们有些牲口还要用上。坐汽车到北平需要两天，骑牲口需要五六天，步行大概需要十几天。我好久也没有骑马散步了，进城以后再不能骑马了，咱们骑马散散步吧？”

阎长林说：

“老青马和大青马都在，就是老侯同志不在了。”

“怎么啦？”

毛泽东问。阎长林便把侯登科在1948年冬病死，任弼时主持追悼会，朱德讲了话，还为侯登科送行的事情，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毛泽东生气了，他说：

“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故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当时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不干扰主席的工作，几位领导研究决定不告诉你，说等你不忙了，再向你报告。”

“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啊！他是河南人，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了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的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予优待，他家中有困难，要给予帮助。”

“我一定告诉机关，把这件事处理好。”

毛泽东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他对侯登科很有感情，没能参加侯登科的追悼会，很是懊丧。步行走了一段路，他才又对阎长林说：

**“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

散步后回到大院，毛泽东走到警卫班门口，进屋看了一下，说：

“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看不出你们房间里像搬家的样子嘛。”

阎长林说：

“大家已经把有用的东西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车上一扔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我们这里没有农民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候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问大家：

“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说：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的准备工作都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他又问每一个人的想法。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

毛泽东说：

“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见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笑着说：

“看看，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所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一个战士说：

“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作了指示，所有的人员3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毛泽东说：

“好，好。要有纪律作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3月2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央关于对旧职员处理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市委：

寅江关于处理旧职员电悉。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对于企业机关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地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设法清除那些坚决的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倚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显明地降低，则应适当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这种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应如此处理。只有如此处理后，才能使企业内部安定团结，进行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这种改革。此外，一般职员亦有许多旧思想和旧作风须要改造。但在进行上述改革之前，必须准备好充分的群众条件，必须先在群众中宣传，提高群众觉悟，组织群众的审查和评议，取得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但又要避免群众中的报复和私人挟嫌等，不使这种改革走入歧途或过分。这是你们现在就必须立即准备和着手来做的，在做法中又应有适当的步骤，不可冒昧从事。又，企业中的旧职员一般都应受训（政治训练），训练班可由本企业开办，亦可由企业高级机关或由市政府开办，把那些应该洗刷的人员首先调离本企业，到训练班受训，然后根据训练后的情形或者开除或者分派另外工作。其余一般受训职员则仍回本企业工作。以上是初步改造企业中旧职员必须进行的若干步骤。

二、**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则须要采取另外的改造办法，也可以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因为除掉少数市政上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我们一般地不倚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倚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不打乱是错误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地集中训练，有些年老或资格太高，不能进普通训练班者，则组织特别训练班。**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学或华大、军大，但对这些人的训练班须由华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别创办，不宜进华大、军大或人民大学。**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张几个城市对调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县去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的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在我们的企业中是实行薪水制，但在我们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除警察须特定待遇标准外，则还不能实行薪水制，还必须实行供给制若干时。故对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司法、军事、警察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只能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即实行供给制。**对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标准，是不妥的**。但在实行供给制后，对他们的家属确实困难者，原则上按我们家属标准待遇，给以津贴，家存积蓄，不要津贴者，则可不给或少给津贴。但**有特殊技术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者，则须给以高薪，继续任用。**你们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过去和现在照原薪发给一月或二月薪水，是可以做的，但**向他们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错误的**。**对于旧政府机关的职员的处理，须要与企业机关的职员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你们寅江来电所提办法没有这种区别，是不妥的。**估计依照上述办法来处理旧政府机关的职员是会有反抗和不满的，你们应该预有准备，并须使自己所采取的步骤力求适当，但对这种反抗和不满，不应害怕，而必须坚持这样去做。又，估计依照上述作法，会有一大批旧职员不愿在我们政府机关工作，但**除开十分不愿工作不愿受训者外，我们应采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员的态度，决不可轻率地把他们开除赶走了事，而应细心地和他们讨论如何改造思想作风为人民服务及解决他们家庭困难的办法，以便能争取大批旧职员为我们政府工作**。

上述两类办法，望你们加以考虑。如有困难或新的意见，望即电告。如认为可行，望即根据以上原则拟定具体办法，由华北政府及市政府实施。并同意由徐冰、刘仁、戎子和组织专门委员会来处理。

中央 寅养

3月23日凌晨3点多钟，毛泽东要休息了，他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说：

“9点以前叫我起床。”

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几点啦？”

李银桥说：

“快10点啦。”

毛泽东埋怨说：

“我昨天要你9点以前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

李银桥说：

“周副主席说，你三四点钟才睡觉，不让急着叫你起床，让你多休息一会儿。怕您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

毛泽东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就迎上来了，问道：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好了。”

周恩来说：

“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午饭后，11辆旧式军用吉普车，一长溜儿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这些美国制造的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浴血厮杀缴获的战利品。后边是10辆卡车。司机和保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静候在吉普车和卡车旁边。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王明等人，在工作人员簇拥下，向车队走来。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走啦，咱们这是进京赶考！”

工作人员纷纷把首长们的行囊装入车里。朱德的警卫员把陈毅赠送的从孟良崮战役中缴获张灵甫的金属桌子和4把金属椅子装入车中。董必武拄着中央办公行政处副处长赖祖烈送给他的从淮海战役中缴获来的红木拐杖，上了吉普车。这柄拐杖是国民党将领宋席儒给岳父60寿辰的贺礼，上面用白银镶嵌篆书寿字4行，每行25字，共100个寿字，故名“百寿杖”。上面还写着：“岳父大人六十秋荣庆，婿宋席儒叩贺于鲁维军次”的字样。

毛泽东把进北平筹建共和国称为进京“赶考”。他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

“走，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也笑着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一挥手，说：

“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

浩浩荡荡的车队，告别了西柏坡，向北平方向驶去。走在最前边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型吉普。路上尘土很大，卫士们让毛泽东戴上了眼镜、口罩，还披上了雨衣。

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都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他高兴地说：

“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住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阎长林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毛泽东问：

“去年3月呢？”

阎长林说：

“去年3月22号，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毛泽东感叹道：

“是啊！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1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大家听毛泽东这样说，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又说：

“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

阎长林说：

“主席讲过，3年到5年打败蒋介石，5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呀。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2年就进北平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说：

“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他向他的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日战争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陆地的汽车和火车、空中的飞机，把军队送到前线。他向他的美国主子保证，不和共产党搞联合，利用美国的大量军援，提出3到6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他们的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又是缺吃少穿，什么都没有保证。但是他没有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奥妙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汽车在华北大平原的土路上颠簸前进。阎长林隔着车窗看着一个个村庄和一片片田野，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

毛泽东显然也看到了，叹了一口气，说：

“是啊，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就在此时，后面的汽车鸣起了喇叭，毛泽东让司机停下车。后边有人跑过来转达周恩来的话说，陆定一一家乘坐的车倒在坎下面了。毛泽东下车问：

“怎么样，没有伤着人吧？”

他让阎长林跑步去看看。阎长林跑到出事地点，几个年轻人已经把吉普车抬起来了，幸好大人、小孩都没有受伤。周恩来从后面一直往前走，交代司机们：

“千万不要出问题，平地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说：

“陆定一的汽车出了点事，人没有受伤。现在就休息一下吧，吃点东西。”

毛泽东说：

“我早就想休息了。你们要走，我一个人休息也不好啊。”

周恩来说：

“现在的路程走了一半多了，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宿营地了。”

众人纷纷下车，警卫员到井边打水让大家洗脸，然后在地上铺几块雨布，吃东西。吃过饭，司机们开始检查车辆，其他人有的躺在雨布上晒太阳，有的坐着聊天。毛泽东叫上几个警卫员到麦田里转了一圈。周恩来问毛泽东：

“主席，怎么样，出发吧？”

毛泽东说：

“好，出发。”

毛泽东在座位上摇摇晃晃，有些睡意，不再说话。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周西林见他如此，把车开得更慢了。毛泽东一觉醒来，问到什么地方了？阎长林说，已经离唐县不远了。毛泽东点着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望着窗外，烟抽完了，问道：

“去年3月间，咱们由陕北到达晋西北，到了华北军区，又到了西柏坡。你们那时一路上的感觉，和今天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们有什么感想？”

阎长林说：

“去年3月份行军，经过的地方都是老革命根据地，老百姓和咱们部队有深厚的感情。但是那里的群众由于条件的限制和战争的破坏，生活都是很苦的。我们在山西和陕北转战10年多，总感到山区物产不丰富，打起仗来，走起路来，上山困难，下山也困难，吃的也不好。今天行军才走了几个小时，就来到了平原上，好像全身都解放了，轻松了，觉得平原上的风光无限好。好像一到了平原，一切问题都好办了。”

车上的几个卫士大都是河北人，听阎长林如此一说，都随声附和。毛泽东说：

“你们讲得很好，你们讲的平原的优点是事实，讲的山区里的缺点也是事实。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没有谈到。你们想想，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那些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能克服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如果我们的军队都在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的平原地区和敌人进行战斗，敌人来进攻，我们就和他们对垒作战，或利用村庄和城镇进行巷战，那样，可以想想，到现在我们可能是什么情景啊？是强了呢，还是弱了呢？是胜利了呢，还是失败了呢？

过去还有人想得比你们说的更简单：组织工人举行城市暴动，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中国革命就可以成功了。苏联的革命是从城市暴动开始推翻沙皇帝国的，然后再从城市推向农村取得全国胜利的。我们跟当时的苏联的情况不同嘛。我们以山区为根据地，小米加步枪，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革命军队，这就叫作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少胜多，扩大成果，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的胜利。”

说话间，天色渐晚，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了唐县附近的淑闾村，就在这里住下了。

李成瑞曾在《毛主席进京留宿烈士家——从故乡浴火重生说起》一文中记载：“据县委老同志讲，中央机关保卫人员到唐县来，原打算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留宿在王鹤寿家，因为王鹤寿是唐县入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经历过各种严酷考验。毛主席住在他家当然最为安全可靠。后来考虑到他家在县城南关，周围社会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环境条件较差。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留宿在我村我家。原因是我父亲是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我四叔李冷是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优秀干部，我也长期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两人都是抗战初期入党的中共党员，这个家庭在政治上完全可靠。同时，我村村民政治觉悟高，群众条件很好。中央机关和唐县县委的保卫人员，到我村我家对环境、住处等情况作了实地考察，并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人员共乘大小汽车21辆，浩浩荡荡，经过一天行程，于3月23日傍晚到达我村。毛主席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在我家门前下车后，就住进北屋里。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等领导人住在附近其他人家。这一晚，毛主席在我家北屋，坐在小板凳上，伏在用门板支起的床上，一盏小油灯伴着他，一直工作到天亮。”

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向保定进发。毛泽东问身边的卫士们：

“你们谁到过保定啊？”

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说：

“20年前，我来过，也在保定住过，现在不知道保定变成什么样子了。日本人在那里8年也不会搞什么建设，国民党在战前也没搞什么建设，这两年更不可能搞什么建设了。到了保定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到保定街上看看去。”

汽车开到铁路西侧的护路沟附近，大家看到周围的碉堡和工事都没有动，铁路都被破坏了。毛泽东说：

“这是日本人想出来的笨办法，国民党也利用它。他们想利用铁路两旁的这两条沟保护铁路，防止我们破坏。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结果怎么样？把他们的铁路弄翻了一个大翻身，两条沟变成了3条沟。你们都看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人民真是伟大啊！**”

毛泽东一行快到保定时，当地要召开庆祝会，毛泽东不同意。当他听说北平要搞简单的庆祝活动时，也表示坚决不同意。他要周恩来发出电令，制止庆祝活动。周恩来在给华北局的指示电中说：

“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为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祝行动。”

汽车翻过铁路，驶向保定西门外广场。中央打前站的人和省委的干部们迎了上来。毛泽东对周西林说：

“开慢一点，等等恩来他们。”

此时，也有不少群众跑来围观，有的说：嘿，哪儿来这么多小汽车呀！有的说：小车里头肯定是当大官的。阎长林为了安全，对周西林说：

“开快点，不然老百姓会把我们围住的。”

毛泽东说：

“不要开快，应该慢点开。你们看，这里的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看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嘛。如果这里开来的是日本人坐的或是国民党坐的汽车，老百姓不但不看，恐怕还会远远躲开。”

汽车慢慢通过广场，来到省委大院。省委书记林铁一众人等一起前来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休息室洗了脸，坐下来休息。林铁说：

“毛主席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毛泽东说：

“我不累。你们现在都很忙，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你们是怎样安排的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是要林铁汇报工作，就插话说：

“主席，先休息一会儿，饭后再听他们汇报吧。”

他转对林铁说：

“休息、吃饭和你要汇报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能超过3个小时，因为3点半还要出发。”

林铁说：

“请周副主席掌握时间，我们汇报可长可短。”

这天的中午饭，毛泽东和省委的领导在一块儿吃。他指着一盘清蒸鲤鱼问：

“这鲤鱼是从哪里来的呀？”

林铁说：

“是白洋淀的鱼。白洋淀就在保定以东七八十里远的地方。保定吃的鱼，大部分是从白洋淀搞来的。”

毛泽东说：

“敌人在这里占领了那么多年，在敌人占领时期，这一带的老百姓可遭了大难了呀。解放才几个月，看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不少成绩。今后还要抓紧，以后就好办了，人民群众的心情安定了，工作就好做了。”

饭后，毛泽东等人在会议室里听林铁的汇报。林铁说：

“我们在农村工作习惯了，一进城怎么抓，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这些都是必然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已经体会到，城市的工作很复杂，做了这几个月的工作，刚摸到了一点头绪。现在的工作，除了继续做好支前工作外，首先要抓的就是城市恢复工业生产，恢复商业，开门营业。”

毛泽东说：

“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能认清形势，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同我们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解决多年来战争带来的创伤，为将来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打基础。在城市里，不能把农村中斗争地主和对待富农的办法拿来对付资本家，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当前，恢复交通是件大事，准备发动京汉铁路全线解放了的城乡地区全面动工，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京汉铁路恢复使用。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和平建设的需要。”

此时，省公安厅负责人来请示林铁：

“毛主席、党中央来到这里，街上有人认出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首长们出发，要从市内通过，街上是不是要停止一切行人通行，要净街？”

周恩来说：

“安全工作要布置好，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但不要净街，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能影响商业开门营业。主要是要把街上的交通秩序搞好。”

周恩来转对毛泽东说：

“该出发了，行动吧。”

毛泽东说：

“好，行动。”

汽车从广场开进保定西门，经过了一条东西大街和一条南北大街。毛泽东看到商店都开门营业，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就说：

“好啊，市区没有大的破坏，恢复起来也很快。只要铁路一通车，这里就会更加繁华了。只是保定还是老样子，20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20年，保定一定会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保定往北，汽车来到大沙河的一座桥头附近，有几辆大卡车陷到了河里。周西林停下车，说：

“这桥可能不好过，我下去看看。”

说着便下了车。毛泽东把手一摆说：

“走，咱们也下去看看。”

这座大桥是一座木架结构的桥梁，在战争中已经破坏了，桥面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毛泽东对来到身边的周恩来说：

“恩来，这桥看来是不好通过呀。”

周恩来说：

“想想办法。”

周西林说：

“我有一个办法，车上的人都下来，把车上的东西也拿下来，开着空车过桥。”

周恩来说：

“你有把握吗？”

周西林说：

“空车过桥，我看问题不大。”

车队按照周西林说的办法，终于过了桥，当天下午就到了涿县，没想到在县城门口竟被两个端着枪的哨兵挡住了。阎长林跳下车，对哨兵说：

“这是首长的汽车，首长有紧急任务，你不要挡车！”

一个哨兵说：

“那不行，你们要等一等。因为我们的领导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汽车也不能进城。请你们等一等，我到里面找我们的领导去，我们领导来了才能决定。领导是这么交代的，我们哨兵没有权力改变。”

毛泽东探出头来，对阎长林说：

“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哨兵进了城门，好长时间也没有出来。周恩来从后边过来了，阎长林向他报告了情况。说话间，中央机关打前站的人和当地负责人跑来了，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进！进！”

毛泽东进城后在涿县的大街上转了转，却没有发现一个路人，感觉很奇怪，就问当地的领导人：

“涿州自古都很繁华，怎么现在这么冷清？”

那位领导人解释说：

“前段时间国民党的部队住在这里，把百姓都赶到城外去了。”

毛泽东又问：

“国民党的部队已经走了，为什么还不让百姓回来？”

那人说：

“我们知道您要来，所以就让他们晚几天再回来，百姓们也都很拥护。”

毛泽东一听，脸色立时沉了下来，看上去很不高兴。一行人到了驻地，周恩来对部队负责人说：

“这次挡汽车，你们不要批评哨兵，还应当表扬他们，因为他们在坚决执行命令。应当批评的是我们打前站的同志和你们这些领导同志。你们不应当在重要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当然，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希望你们接受一下教训就是了。”

欲知毛泽东进北平的情形和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章叙述毛泽东“进京赶考”的前前后后，是他生活中的一段真实写照。由此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个平凡而慈祥的长者，又在言谈举止上处处显现出不同于常人的一代伟人的卓越的风采。他的**生活本身就十分精彩，不需要粉饰和杜撰**。如果那些影视界的编导们能够把握住这一点，**如实地拍摄出毛泽东真实的一生**，便一定会成为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

**第50章**

**“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

**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都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

**我们的餐桌上的饭菜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

**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话说毛泽东在涿县住下后，很快便得到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成功并开到了解放区烟台、又于3月19日被国民党空军炸沉于葫芦岛附近的消息。

早在1949年2月间，国民党当局准备将“重庆”舰开进长江，配合海军第二舰队，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舰上的士兵起义组织已经秘密地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2月25日凌晨，士兵解放委员会代表、起义领导人王颐帧发动起义，逮捕了舰上的反动军官，请邓兆祥舰长领航开船，把军舰开往解放区。邓兆祥早有思想准备，毅然登上驾驶台，下令开航，指挥航行。在士兵起义组织的领导和全舰爱国官兵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号经过25个小时的航行，于2月26日清晨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海。邓兆祥舰长亲自修改签发了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尽管“重庆”号巡洋舰已经被炸毁了，毛泽东还是非常高兴，他说：

“很好嘛！‘重庆’号是一艘不得了的大军舰啊！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惟一的巡洋舰。1948年8月从英国回来，蒋介石就把它当成了心肝宝贝。现在它的归来，就是发了一个信号，说明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到了土崩瓦解、穷途末路的时刻啦！这些天来，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加速了全国的解放进程。今天，‘重庆’号又驶向解放区烟台，这是人心背向的又一个见证！好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要大力宣传，给他们发嘉勉电！”

毛泽东立即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起草了给领导起义的邓兆祥和“重庆”号巡洋舰全舰起义官兵的嘉勉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3月24日

正如毛泽东所料，邓兆祥曾经担任过舰长的“长治”舰，不久也发动了起义。

再说这天傍晚，叶剑英从北平打来电话说：请中央首长在晚上乘火车进北平，明天要举行入城仪式，与北平各界人士和代表见面。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来到涿县，向毛泽东报告了入城的安排计划。周恩来说：

“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

毛泽东说：

“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当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那个时候，在蒋介石的血腥统治下，他们能够做到那样，也就很不简单了。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和对共产党的要求一样。党中央进入北平，这是一件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剑英、荣臻、彭真同志要计划好，安排好。中央派周副主席主管这次活动。”

就在此时，先期到达北平的毛岸英正准备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说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二天下午要进城，先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通知命令毛岸英和排雷专家带工兵排火速赶往颐和园，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于是，毛岸英和战士们花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把室内检查完毕。可是室外仅顺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原来国民党军的地堡、火力点，要全部检查一遍，仅用半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毛岸英情急之下建议说：

“这样吧，我们分成5人1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就这样，毛岸英和他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3月25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一行来到涿县火车站。刘亚楼从北平赶来迎接，他拉着毛泽东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出来。毛泽东说：

“呵，10年未见面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周恩来见刘亚楼不明白毛泽东所说的赶考的意思，就解释说：

“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刘亚楼将毛泽东一行引上了专列。毛泽东的警卫员们高兴极了，他们说：

“主席对我们说过，我们不但能看到火车，还可以坐上火车。这才几个月呀，我们真的坐上火车了。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

毛泽东被安排在卧铺车厢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都先后来了。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北平的情况，他说：

“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大奇迹。”

毛泽东笑着说：

“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还可能这样做。凡是要求和平解放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说：

“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人向傅作义表示祝贺。不少民主人士也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

毛泽东说：

“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他们慢慢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叶剑英又说：

“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都派了军队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不到。”

毛泽东说：

“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参加军事管制的人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就坐在桌旁批文件。朱仲丽轻轻地走进来，她说：

“主席，在火车上阅读太多，对眼睛有害呀！”

毛泽东看了一眼朱仲丽，说：

“你这个医生呀，又说不能抽烟，又说火车上不能多看文件。看来，我是永远不会听从你的。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多，做不完的事，我倒希望生两个脑袋，交换使用，可惜只有一个喽。”

朱仲丽笑着说：

“那你就先休息10分钟后再用脑子。”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合拢了文件，说：

“你倒真善于答辩，将来当起驻苏大使夫人来，会在国际舞台上轰动一时的。稼祥有了你这位夫人，在外交上只会打胜仗。”

“什么夫人？”

朱仲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笑着解释说：

“稼祥即将当驻苏大使，不称你夫人怎么行？难道到了莫斯科还称呼你为同志嫂吗？”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问道：

“贺子珍身体到底如何？精神如何？”

朱仲丽说：

“她嘛，身体还可以。就是长时间没有接触亲友，精神上比较低沉，神经也有些抑郁。”

毛泽东不再说话，转眼望着车窗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专列过了卢沟桥，出了丰台站，叶剑英说：

“前面就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是一路顺风，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叶剑英说：

“我过去在军调部工作时，到过北平。这一次比大家先到北平，感到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呵！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北平的城墙，无限感慨地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30年以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正是：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饮水思源，不念当年师恩也无由。

毛泽东一行人在清华园火车站下了专列，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站台上迎候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在车站没有停留，改乘汽车去颐和园益寿堂。途中，他看到马路两旁站满了观看的群众和担负警卫的哨兵。哨兵们端着上刺刀的枪，背向马路，枪口朝前，一个个站在固定的位置上。即使在没有人而只有牛圈、墙壁的地段，哨兵们也都是如此，可谓戒备森严，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一到颐和园半山腰益寿堂的院子里，他就发了脾气，严肃地批评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人说：

“警卫是怎么布置的？北平人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却枪口对着他们。他们盼望我们来解放，可一见面就给人家一个下马威。这样做，太不近情理了。”

叶剑英等人解释说：

“原来考虑到北平是和平解放的，逃进城里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军警，还没有严加管制起来，隐蔽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为确保党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不得不采取派出部队负责路线警卫这一方式。”

毛泽东听了解释，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道：

“怎么？那牛也要顶我们？那墙也要砸我们？我就不信坏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

他点燃一支烟，停了停，语气缓和了下来，又说：

**“我们办事处理问题，万不可只考虑自己而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这是毛泽东进北平第一天第一次发脾气。从此以后，部队明确规定：凡是中央首长外出的路线警戒，哨兵一律立正持枪，和颜悦色面对路旁群众。

颐和园益寿堂是一个四合院，在临时作为会客室和餐厅的房间里，放着3张大圆桌，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酒杯，还有2瓶白葡萄酒。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彭真、陆定一、李克农，都围在大圆桌旁，家属们和工作人员坐在另外2张大圆桌旁。叶剑英举起酒杯说：

“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喝一杯。”

毛泽东笑着说：

“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

叶剑英、彭真安排的饭菜很丰盛。毛泽东指着盘子里的鱼问：

“这鱼是什么地方养的？很好吃。”

叶剑英说：

“这是昆明湖里的鱼，味道非常鲜美。”

毛泽东说：

“过去想吃昆明湖里的鱼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终于吃上了。”

吃了饭，毛泽东提出要看一看这座慈禧太后修建的皇家公园。他一走进公园，发现公园里没有游人，感到很奇怪，就问叶子龙：

“为什么公园里没有游人？”

叶子龙说：

“为了您的安全，今天特意闭园了。”

毛泽东听了，生气地说：

“你们搞什么名堂！这是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还有什么意思！”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北平刚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獗，为了保护主席的安全，奉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同志之命，把人全赶走了。毛泽东大声说：

“**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不游了，回去，回去！”

说着，转身就走出了公园。这是毛泽东这天进北平后第二次发脾气。

下午4点多钟，毛泽东身着翻领军大衣，显得身材更加魁梧。他和朱德一起，在林彪、罗荣桓的陪同下，乘车到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

此时的西苑机场上，有1000多名北平市群众代表和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等待着欢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一下汽车，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激动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柳亚子、郭沫若、黄炎培、叶圣陶，马寅初、朱学范、钱三强等人早已守候在这里。

黄炎培是在这天下午刚到北平的。一到北平，他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一起到了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和这些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新相见，其欢乐之情自然是无可言喻的。毛泽东与大家亲切握手，热情问候。他握着郭沫若的手说：

“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

下午5时，毛泽东检阅参加辽沈战役的人民解放军，特邀傅作义和邓宝珊参加阅兵仪式。傅作义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帽，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毛泽东袖着双手，对他保护千年古都再次代表人民表示感谢。

朱德站在第1辆车上。毛泽东身着棉裤和布棉鞋，外边穿着延安时期的皮大衣，戴着一顶旧棉帽，站在第2辆敞篷吉普车上。刘亚楼站在毛泽东身后负责安全，在记者拍照时，他总是故意把脸藏在毛泽东身后。吉普车徐徐从第4野战军的方队前驶过，毛泽东深情地望着一排排大炮，一辆辆装甲车。

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0师政委李丙令，站在第28团获得的“塔山守备英雄团”的大旗下，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检阅。

从东北来到北平参加在“三八”节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曾志，爬到一辆吉普车顶上，想好好看一看分别了数年的毛泽东。曾志后来回忆说：

“当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开过来时，群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我也是激动得不能自己，20多年的浴血奋斗，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眼前浮过了夏明震，浮过了蔡协民，浮过了陈佑魁、王海平、柯成贵、毛大嫂、伍若兰……我周围的亲人、战友们一个个地倒下去，而我却活了下来。无论是死去了的还是活下来的，不都是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我的双眼湿润了，我随着人群拼命地喊叫：‘毛主席！毛主席！’我多么希望主席能够看到我啊！但车缓缓开过去了，车上的巨人终究还是没有看到我。”

检阅结束后，毛泽东下车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妇女代表们一一握手。草明握着毛泽东的手高兴地说：

“我没想到这么快在北平见到您。”

毛泽东说：

“你也来啦。”

他刚说了一句，其她的妇女代表便抢着和他握手。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

“先生们，女士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色已晚，请诸位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傍晚时分，毛泽东准备前往长安大戏院参加欢迎晚会。他问阎长林：

“今天晚上要去看戏，你知道了吧？”

阎长林回答说：

“知道了，都准备好了。”

“几点钟出发？”

“路不好走，在路上估计需要1个多小时，我们是6点半出发，可以按时到达。”

毛泽东慢慢踱着步子，说：

“看戏也是工作啊。咱们今天去看闻名中外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梅兰芳先生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罢歌罢舞。这位艺术家的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毛泽东按时出发了。阎长林在车子里将卫士们争论梅兰芳是男是女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过去大家都生活在农村，不要说看不到梅兰芳的戏，就是能看到，如果没有知情人的介绍，认为梅兰芳是女的也并不奇怪，因为在舞台上他就男扮女装嘛。如今我们已经进城了，今天咱们就要看他的演出了，再说他是女的，那就是大笑话了。”

毛泽东被安排在2楼正中间的一个包厢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晚会上致欢迎词。黄炎培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都情不自禁地和群众一起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演出就开始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是压轴戏。54岁的梅兰芳饰演虞姬，刘连荣饰演楚霸王项羽。当毛泽东看到西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将要和虞姬生死离别的时候，他的眼睫毛抖个不停，眼里湿漉漉的。他用一个指头按住李银桥胸前的纽扣，沙哑着嗓音说：

“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演出快要结束时，阎长林怕人多不好走，劝毛泽东早点退场。毛泽东说：

“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

演出结束了，梅兰芳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使劲地向演员们鼓掌。在返回颐和园的路上，毛泽东说：

“你们看今天晚上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说：

“演得真好！像这样的戏，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过呢。”

毛泽东说：

“是啊，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戏剧肯定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明天晚上，还在长安戏院看程砚秋先生演戏，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是京剧界名流。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隐居农村，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好了，明天还是按时出发，大家想看，可以多去几个人嘛。”

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了颐和园。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奉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之命，早早在颐和园东大门等候。毛泽东下车后，柳林溪大步上前迎接。毛泽东握着柳林溪的手，满面笑容地说：

“柳林溪同志，我们也是老相识了。”

柳林溪激动地说：

“是的！1943年我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的时候，多次聆听您的报告。”

接着，他将在延安纺过线、开过荒、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的经历简单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

“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说话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相继下了车，毛泽东一挥手，说：

“走吧！”

柳林溪引领众人上了万寿山，来到景福阁休息。

这万寿山东部山顶的景福阁，乾隆时为菊花形的昙花阁，慈禧重修时，改建为景福阁。景福阁南向，前后各5间，有曲廊相通，四周曲廊满缀宫灯，远看如列星。凭栏四望，全山景色映入眼底。慈禧喜欢这个地方，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在此祭牛郎织女，八月中秋在此赏月，九月重阳节在此登高，吃福、禄、寿、喜。盛夏伏暑季节，慈禧常在这里和后妃、宫女们押宝、推牌九，名叫“过阴天儿”。在景福阁的东北方有一所坐北向南的小宅院，这便是益寿堂。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益寿堂设宴招待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著名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陈叔通、许德珩、沈雁冰、彭泽民、马叙伦、邓初民、余心清等20多位出席。柳亚子即席赋七律3首，其中云：“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

夜12点多钟，毛泽东打电话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毛泽东关切地问：

“颐和园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样？”

柳林溪汇报说：

“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工人30多人，没有太监。他们大多数年岁大，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包围时，连工资都领不到了。当时要过春节了，职工都无法生活。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让大家过年。”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那很好。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就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柳林溪说：

“我们就是按原薪发的。”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学会管理公园。不会，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消除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次日凌晨，毛泽东连夜驱车来到了他的新家——北平西北郊区20公里的香山双清别墅。车子到了大门口，毛泽东问：

“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吗？”

阎长林说：

“到了，前面这个院子就是。”

双清别墅是香山公园的名胜之一，坐落在古老的香山寺下西南边的一个山坡上。“双清”之名源于乾隆，这里曾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高坡上的山石中翻滚而出，水极晶莹，于是，乾隆皇帝就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写了“双清”二字。1917年直隶发生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创办慈幼院，修建了这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子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人们在此，春日赏花，酷夏避暑，秋观红叶，严冬踏雪。由于它景色秀美，被称为香山的“园中园”。

双清别墅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朝东，一个大门朝北。院子里，北边是一排平房，房子挺高也挺大，屋里的光线特别好。从西边数起，是卫生间、住室、办公室、会客厅。会客厅能容纳20多人。再往东也是办公室、会客厅，接着就是一个小餐厅。出餐厅，过了小走廊就是厨房。毛泽东来到这个新家一看，非常高兴，他说：

“这个院子很好呀！比我们在西柏坡住的院子又大又漂亮哩。”

可他一走进自己的卧室，看到那里摆着的竟是一张豪华气派的弹簧床就不高兴了，高声说道：

“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撤走，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卫士们见毛泽东发火了，就劝他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毛泽东坚持说：

“不行！弄了木板床来我再睡。”

卫士们拗不过他，只好去找管理科想法弄来了一张木板床，换掉了那张弹簧床。毛泽东这才满意地上床休息。

和毛泽东一起搬来香山的还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他们是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里房子多，领导人住得比较集中。两个院子之间相距二三百米，有一条石路相连，各种车辆都可以通行，来往很方便。毛泽东外出时，从双清别墅北门口上小汽车。回来时，要在慈幼院的后门换中吉普，才能开上来。其他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此时，中央机关都在香山，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对外就称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被老乡们叫作“劳大”，这两个字从京腔里说出来就成了“老大”。

毛泽东的秘书科分工，由罗光禄和从鄂豫皖根据地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徐业夫，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毛泽东办公室的群众来信，一般由田家英和他领导的秘书室处理。罗光禄和徐业夫二人24小时轮流值班，负责登记收发材料，接转各方面的电话，完成毛泽东交办的事项，通知出席各种会议的人员及会场安排。

毛泽东的文件种类很多，一种是“特急件”，必须马上拆阅，尽快呈送毛泽东。这类特急件，以外交和军事文件居多，时间性很强，需要毛泽东迅速裁决。所以遇到特急件，即使毛泽东在睡觉，也要叫醒他，一点都不能耽搁。另一种是“亲启件”，虽然都是密封的，也要由当班的罗光禄或徐业夫拆阅呈送。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机要秘书的信任。毛泽东写给中央负责人或别人的“亲启件”，他从来不封口，往往叫当班机要秘书先看一下，有没有笔误之处，然后再发出去。找毛泽东的电话，总是由机要秘书先接听，如果必须由毛泽东接听，机要秘书则先到毛泽东办公室报告，再将电话转过去。常来电话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总是先问：“主席休息了没有？”机要秘书一听是周恩来，便立刻把电话接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日程，一般由机要秘书安排，出席什么会议，接见谁，事先都要周密安排。毛泽东召开会议，总是先由机要秘书开列出席者名单，经过毛泽东过目，亲自增删后，再由机要秘书一一通知。

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

此前，何应钦接替孙科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在3月25日首次政务会上，组织了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5人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由邵力子为首席代表。

中共中央《关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的全文如下：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

1. 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

二、谈判地点，北平。

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8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3月26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已经吃了晚饭，从双清别墅出发去看演出，他说：

“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演员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觉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

在去长安大戏院的路上，毛泽东发现除了香山到卧佛寺之间以外，周围一片漆黑，一问才知道，担任这一带警卫的是中央警备团2营，部队分别驻在玉华山庄、琉璃塔、煤场街、鬼见愁，山上山下设置固定哨、游动哨数十个，为了便于哨兵夜间执勤需要，在香山和卧佛寺山野间拉起了电灯，其它地方都停了电。毛泽东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非常生气地说：

“这样做，我们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国民党为了军事用电，把老百姓家里的电掐了，把工厂里的电断了，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给工人造成失业。”

他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这样做，快把电给老百姓家里送去，快叫工人上班恢复生产。”

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3次发脾气。警卫部队第二天就按照他的指示把拉设的电线大部分拆除了，附近老百姓的家里和工厂都送上了电。

这天晚上，毛泽东到了长安大戏院，还是坐在2楼中间那个包厢里。参加演出的剧团演了3出戏，第1出演的是《法门寺》。《法门寺》里有两个人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毛泽东指着刘瑾说：

“刘瑾这个人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当戏演到刘瑾接过状子后叫贾桂坐下时，贾桂说：我站惯了。毛泽东指着贾桂说：

“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我们反对这种奴才，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接下来演的是《打渔杀家》和程砚秋的《荒山泪》。毛泽东跟观众一样，经常鼓掌，看到高兴处，也笑出声来。

这天晚上出场的全是名演员，有杨宝森、梁小鸾、郝寿臣、尚小云、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程砚秋。毛泽东在回双清别墅的路上问身边的人：

“你们看，今天晚上演得怎么样？”

李银桥回答说：

“我看演得很好。”

毛泽东说：

“今天晚上的演员都是京剧界的名人，也是群英会，这些名人凑在一起演出的机会很少。如果是在过去，看名人的演出，票价是很贵呀。这几出戏的内容与现实结合得很好，特别是《荒山泪》，程砚秋先生演得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

回到双清别墅后，毛泽东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离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意犹未尽。

3月27日晚上，食堂里为毛泽东加餐四菜一汤，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舒服。他颇有感触地说：

“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在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菜饭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服务人员说：

“党中央这次迁进北平非常顺利，现在各部门工作基本就绪，这次改善伙食，是为了庆祝搬迁的胜利。”

毛泽东听了，更加生气了，他说：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

说罢，让服务人员把饭菜撤了下去。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4次发脾气。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后，首先批评的是在欢迎道路两旁有持枪哨兵面对群众，继之批评颐和园清园，没有游人。3月26日，他又批评为警卫中央机关而掐断群众的用电。3月27日，严厉批评为他加餐至4菜1汤。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进北平3天4次发脾气的轶事。每一次发脾气，都反映出他那与众不同的相信人民、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一贯的思想和作风。广大人民群众在他身后而不是在他生前把他当神一样供奉，这种现象岂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第51章**

**“我们相谈的目的，是为了少牺牲，少损失，少消耗力量。我们国**

**家底子薄，无非是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是来还**

**是不来，由他自己选择。只要谈得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

话说1949年3月28日，李宗仁的密使刘仲容到达北平，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当天便接见了他。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是日晚8时许，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他，这是两位湖南老乡第三次会晤。

本传前面说过，早在1937年1月下旬，刘仲容到了延安，一住就是数月，与毛泽东过从甚密。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第二次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

“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这就是礼尚往来嘛！”

刘仲容在会见中曾劝毛泽东早日离开重庆。

再说毛泽东与刘仲容寒暄了一番，话题就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问及南京方面的动向如何，刘仲容说：

“南京政府里有3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问道：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

刘仲容说：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

毛泽东又问：

“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

“他们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说：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他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毛泽东说：

“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此时，桂系夏威部队的一部分在安庆被解放军包围，桂系的另一支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的部队缴了械。刘仲容受白崇禧之托，向毛泽东提出解围并发还武器的请求，以示和平诚意。毛泽东表示，可以放松安庆之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还给桂系部队。他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刘仲容说：

“这样安排，是仁至义尽了。”

3月28日夜晚，柳亚子因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矛盾感到无力解决，又因急于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祭奠而苦于没有专车，颇有牢骚，忍耐不住，便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阅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柳亚子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后来，柳亚子在4月25日由六国饭店迁入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3月29日，何应钦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李宗仁对刘斐说：

“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对于首席代表一职坚辞不受，何应钦又宣布以张治中为谈判首席代表。

3月底，在华北战场上，华北野战军第18、19、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已经集中于太原前线。

毛泽东为了统一太原前线的领导，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第18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兼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3个兵团和第4野战军部队及晋中部队。

阎锡山犹做困兽之斗，将他的部队和中央系部队分作5个防区，各委将领，实行防区责任制；又将所有的炮兵组成10个炮兵群，交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阎锡山又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他慷慨激昂地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毒药瓶子说：

“我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的阎锡山，借故李宗仁相召，商议党国大事，仓惶逃往南京。

此时，在长江两岸，攻守双方也早已是重兵麋集：

国民党军在从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其中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所指挥的“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40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除此之外，另有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有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还有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各路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而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部队，除了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外，主要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及地方部队，9个军计35万人；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15个军计65万人；总共是8个兵团，26个军、80个师，100余万人。

3月31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要目标是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参战部队2野、3野和4野各一部，于3月末和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具体作战方案是：

由粟裕、张震率第3野战军的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3野战军的第8、第10两个兵团主力及苏北军区部队，共8个军又3个旅35万人，组成东集团军。

由谭震林指挥的第3野战军第7、第9两个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集团军。

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3、4、5兵团及地方部队，共9个军28万人，组成西集团军。

由第4野战军第12兵团的第40军、43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白崇禧部，策应第2、第3野战军渡江作战，并相机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为推动全国和平运动，发表《北平和平解放通电》。通电叙述了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还说：

“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4月1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和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秘密中共党员，戏剧、电影艺术家），秘书长卢郁文（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副秘书长等职），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等，共20多人（其中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8个人：秘书谢超，速记余湛邦、袁永竹，缮写周光宇、任宝华，随员张立钧和那两个译电员），一起飞抵北平。

刘仲华，曾用名刘子华，1899年出生在山西省原平市沟北村；1923年由李大钊和李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由李大钊派遣，到上海大学从事学运工作；1925年秋，被派往河南等地为党募捐经费；1926年初，到五原地区续范亭部军政教导团；同年陪鹿钟麟赴苏联参观考察军事。1927年夏，他奉命到河南四望山游击队，经河南省委指派，前往安徽太和县杨虎城部、阳县高桂滋部、亳州方振武部，向党内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建立皖北特委，任军事委员，并任方振武部中共前委书记，组织当地农民，发动武装暴动。1928年，他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3月，刘仲华领导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1936年，他接受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指示，将工作移交给王世英，取道法国赴苏联，苏方不准其入境，回国后党组织又不接纳他，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战开始后，刘仲华经张任民介绍，到五战区李宗仁手下担任高级参议，以“非党员”身份做共产党员的统战工作。他很快和李克农取得了单线联系，并和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与陈少敏、王炳南等建立了工作关系。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了如指掌，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器重，通过刘仲华与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1949年３月13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华和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3月25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全国解放后，刘仲华历任政务院参事，北京市地震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等职；1953年，北京市委决定，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接受他重新入党，因有周恩来、聂荣臻证明，无入党介绍人。

再说毛泽东鉴于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到溪口拜见蒋介石，便决定降低迎接规格，由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机场迎接。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和谈极力进行破坏。在张治中等人离开南京3小时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致使示威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而主张和谈的李宗仁也不敢对凶手做任何处理。

张治中一行到北平后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他们走进饭店时，见迎面悬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屈武说：

“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6时，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还有新增加的代表聂荣臻，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

“文白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说：

“周先生，容弟解释。蒋先生虽然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说：

“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了，带了为实施8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8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4月2日，毛泽东公开发表致傅作义电，对4月1日的通电深表赞许，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4月2日中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家宴请张治中吃饭，他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握手，爽朗地说：

“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本来，张治中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来到北平，心中很不是滋味。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诚恳真心，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稍有如释重负之感。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在谈话中说：

“蒋先生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先生主持。蒋先生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不将‘战犯’问题写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张治中说：

“若按照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的联合政府方案，国民党应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说：

“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可以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张治中说：

“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

周恩来说：

“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

张治中说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的美德，非常感慨地说：

“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治中谈到了他对外交上的看法，他主张对苏美并重。

4月2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周恩来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8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6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谈判的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4月2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

李济深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甚是感动，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

“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相处得会更好。”

说话间，客人都陆续到齐了，客厅里坐得满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客人们拉家常，谈时局，他还说：

“‘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他们来时，曾带来了8项谈判条件。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和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决定。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8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州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送走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毛泽东又会见了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毛泽东还说：

“你可以告诉李、白：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商量；至于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我毛泽东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刘仲容沉吟着道：

“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

“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广西部队十来万人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好不好？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那？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

“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对他说：

“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4月3日，周恩来带刘仲容到北京饭店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几位民主人士见了面。朱蕴山等是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最近又由沈阳到北平来的，都是刘仲容的熟人。他们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周恩来对他们说：

“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签不签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

周恩来宣布，这次去南京谈判的特使共4位，除刘仲容外，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蕴山、带有李济深亲笔信的李民欣和去找顾祝同的刘子毅。周恩来说：

“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会拥护我们的。”

周恩来还交给刘仲容两个任务，一是照料朱蕴山和李民欣的生活，二是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

4月3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宴请了章士钊，交谈了湖南的情况。章士钊说：

“程颂公主张真正的和平，从武汉回湖南的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也有意随程潜走和平道路。不过陈明仁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硬仗，心存顾虑。”

原来，章士钊在1949年3月份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会议的程潜进行了一次长谈。章士钊向程潜介绍了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说：“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的，绝后还不敢说。毛泽东对你颂公倡导和平期望殷切，决不会当战犯看待，而且将予以礼遇。时代在进步，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你们国民党已经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还不如让共产党来搞吧！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章士钊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他如何赞助黄兴，如何支持孙中山，如何反对蒋介石，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当是对国家民族有利。正是通过这一次谈话，章士钊了解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真实意愿。他所说的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在四平战役时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毛泽东听了章士钊的一番说话，便说：

“如果颂公为湖南3000万人民着想，坚决走和平道路，即使此次和谈不成，李宗仁、白崇禧重启战端，湖南也是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这对全国特别是等待解放的地区，影响很大。至于陈明仁，只要他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可以对他既往不咎，决不会追究四平街的问题。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的。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4月4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为配合国共双方和平谈判而撰写的一篇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4月1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么，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么？**”

**“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4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的指示，他写道：

萧陈唐解潘，并刘李张（指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刘伯承、李达、张际春，以下同——笔者注），中原局，邓饶陈：

一、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3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

二、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李张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

三、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支

4月4日下午，春日煦煦，令人怡然，同属桂系的黄绍竑、刘斐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不无忐忑之感。

刘斐，字为章，湖南醴陵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在国民党军将领中颇有威望。本传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张治中一起同共产党谈判。

黄绍竑、刘斐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香山双清别墅，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的诚挚热忱，以礼相待，使黄绍竑、刘斐愧悔不安，对毛泽东顿增敬意。

黄绍竑、刘斐进入客厅不久，朱德也来了，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黄绍竑、刘斐看到朱德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不由得暗暗点头赞佩。毛泽东询问了黄绍竑、刘斐到北京后的生活情况，又问刘斐：

“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

“是，我是醴陵人。和主席是邻县老乡。”

毛泽东对刘斐不是不了解，只是以前没有见过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周恩来和王若飞由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那个时候，刘斐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协同周恩来做过不少有效的策应。因此，毛泽东对刘斐的印象是很深的。他很高兴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啊，你是醴陵，我是湘潭，山水相连，是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刘斐听着毛泽东亲切的湖南口音，紧张的心情减去了大半，他说：

“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

“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他站起来边说便打手势，语气亲切，扳着手指头说：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那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绍竑、刘斐的面前说：

“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讲到《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问道：

“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

“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

“好吧，看在你们的情面上，不写蒋介石是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严肃的政治话题，经毛泽东风趣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敲打着稿子说：

“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刘斐说：

“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对，不对，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他说完，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德，朱德笑着点点头。吃饭前，朱德走了。毛泽东同黄绍竑、刘斐边吃边聊，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试探毛泽东，他说：

“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听了，马上明白了刘斐的用意，就笑着说：

“平和，平和，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会心地大笑起来。毛泽东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刘斐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他马上表态说：

“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毛泽东问道：

“为章，你看国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建设好？”

刘斐想了想，回答说：

“100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连年争战，闹得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执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谈何建设？”

毛泽东动情地说：

“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刘斐闻听此言，兴奋极了，感叹道：

“古人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在回宾馆的路上，刘斐的心情很不平静。毛泽东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刘斐深感耳闻不如一见。回到宾馆，正巧周恩来来看他们，刘斐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周恩来，并说：

“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周恩来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4月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配合和谈前线部队应采取的行动的指示，他写道：

邓饶陈，刘张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笔者注），中原局，萧陈并告林罗刘：

一、李白（即李宗仁、白崇禧——笔者注）代表刘仲华江日由北平到南京，支日去汉口，向李白传达我方意旨。微日李白另一代表刘仲容去南京，传达我方更加完全的意旨。张治中等6人和谈代表团与我方代表团谈判已4日，颇有进展。

二、安庆守军限卯灰前撤退，安庆至黄冈线之守军亦限卯灰前撤退完毕。请刘张李即告前线我军将领，将上述二项分别派员径赴守军司令部通知对方。我们的人和对方的人见面时说，奉毛主席命令已与李白代表谈好守军撤退事宜，今后双方以谈判方法解决问题，问彼方是否已接到上级命令，如未接到此项命令，要求彼方速即去电询问，不能拖延时间。**此项代表交谈，限于桂系人员，勿令蒋系人员知道**。

三、黄安、麻城、浠水、武穴等地彼方守军同样撤退，由我军进驻。

四、黄冈、团风（不是阳逻）、仓于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一个月内我军不去进占。宜昌至黄陵矶一线江岸及其以北地区，凡我军已占者一律不动。凡我军未占者一律于一个月内暂不进占，一个月后用谈判方法和平接收。此点请刘张李通知桐柏，江汉，鄂豫3军区照办。萧陈**对桂系守军可酌派适当人员联络，信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对张轸亦可联络。**

五、**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

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军委 卯微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的飞机飞抵北平。

下午2时半，刘仲容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4人搭乘这架专机去了南京。

是日晚，刘仲容去傅厚岗单独会见了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期望。他还把带来的4月5日的《人民日报》送给李宗仁，指着头版一篇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看了之后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秘书打电话给行政院长何应钦，请何应钦来一趟，要刘仲容把北平之行的情况也向何应钦说一下。不一会儿，何应钦来了。他一进门，人还未坐下，就问刘仲容：

“我知道你去北平了。有什么消息？见到文白、邵老了吗？”

刘仲容说：

“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

何应钦又问：

“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见到毛泽东没有？”

刘仲容答道：

“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先生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到了南京，刘仲容告诉他，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情况都摸清楚了。白崇禧听了刘仲容的汇报，怒道：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

刘仲容告诉白崇禧，这次同来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是民主党派的特使，来奔走和平的。他还劝白崇禧：

“目前国民党处于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现在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

接着，他把毛泽东说将来请白崇禧带30万国防军的事说了。可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说：

“我个人的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不可避免。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你马上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此后，刘仲容同李宗仁、白崇禧又交谈了几次，均无结果。刘仲容还从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曾从台湾用飞机运了200万两黄金给白崇禧，企图破坏和谈。李宗仁则是对和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他的“智囊”甘介侯也正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当国共双方文攻武备之时，在中共中央机关附近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事件。

原来，因傅作义害怕蒋介石暗杀他，经毛泽东同意，让他留下了一个加强团，以保证他的安全。这个团配备有崭新的清一色的美式卡宾枪。

4月初的一天上午，傅作义警卫团中的两营士兵来到“劳动大学”进行干扰，尽管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却也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上午9时许，阎长林慌慌张张地来到卫士值班室，对几个卫士说：有紧急情况。他话音刚落，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也赶来了，交代说：

“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来冲击香山，大家做好警戒准备。你们的具体任务请阎排长布置。”

汪东兴走后，阎长林说：

“他们虽然来的兵力不多，但我们不能大意。周围的警戒已经安排好了，双清别墅也应加强戒备。”

他转对李银桥，交代说：

“内卫的事情由你负责。”

阎长林说完，也急忙走了。李银桥对卫士们说：

“不要紧张，有事听我的。”

他又吩咐李家骥，专门负责江青母女的保卫工作。李银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江青，又到毛泽东办公室东南角的防空洞检查了一遍，整理了毛泽东的专用药箱和衣物。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报告了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立即去安排部队解除傅作义警卫团的武装，以免后患。

此时警卫香山的部队，是从延安起就担负中央警卫的1个师。这个师的指战员个个都是神枪手，慢说来的是一群没带武器的散兵游勇，就是他们都带有武器，也不够警卫师收拾的。

中午时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匆匆赶来，一进院子就喊道：

“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点纳闷，今天怎么回事？这位老战友连门坎也来不及迈，就在走廊台阶上叫起来了。他等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来龙去脉，顿时也急了，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

“你带一个团去办，动作要快。”

聂荣臻又给警卫北平的独立208师打电话，命令他们马上派出1个团到城西八里庄，由军区作训处唐永健指挥，执行任务。

下午2点多钟，阎长林来到卫士值班室，卫士马武义问：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阎长林说：

“我们通过做说服教育工作，他们已经陆续撤回去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大家都不能放松警惕。”

此时，唐永健坐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已经赶到八里庄，带着一团士兵出发了。他们在黄昏时分悄悄地包围了住在翠微路的那个警卫团的营地。

傅作义警卫团的那些闹事者，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唐永健走进指挥所，找来这个部队改编时派入的政工人员，让他们分头去做工作。3个小时后，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团人全部交出了武装。唐永健又跑到六部口，找来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一起把傅作义加强团的3个主要军官请进了拘留所。

凌晨时分，唐永健返回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敲了敲聂荣臻卧室的窗棂，问道：

“司令员，睡了吗？”

“呵，情况怎么样？”

“都解决了。我拐回来又把团长抓起来了。”

“恩来同志叫你抓了吗？”

“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抓。”

聂荣臻没有再说话。唐永健想：擅自抓人，尤其是抓傅作义的人，抓错了可要犯政策错误。我得问问周恩来去。他到了周恩来住处，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

“抓得好，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天明以后，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知道了缴枪事件，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家兵的武器也收掉了。

傅作义获知缴械的消息，大发脾气。他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房门，拍桌子大叫。叶剑英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只有好言相劝，支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

上午10点，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聂荣臻叫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和唐永健一起接待了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傅作义并不知道他的兵冲击香山的事情，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按照华北军区的意见，亲自从警卫团里挑选了35名卫士，留在身边，每人配备3件长短武器，有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其他官兵听凭华北军区重新编遣。

这一天，第19兵团派来两个师级干部，接收了卸去武装的兵营，被抓起来的军官也恢复了自由。这个加强团交给了华北补训兵团，拆散了重新组合。没有参加闹事的那1个营的军官，一部分还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后又提升了职务。

第二天下午4点钟，毛泽东告诉正在值班的卫士李家骥说：过一会儿傅作义和邓宝珊两位先生来，你安排一下，要派车下山接一下。

傅作义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和周恩来、朱德在门外的草坪上迎接客人。毛泽东对于党内同事，从来不拘礼节，不迎不送。但他对于党外人士，却十分注意礼节，每每有人造访，总要去之门外迎送。今天也是如此，他把傅作义和邓宝珊让到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有事可以在城里谈，以后不必上山。”

傅作义落座后，环视室内，简朴的摆设，随便的布置，与他想象中的毛泽东办公室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分。他望着衣着朴素的毛泽东说：

“主席住在这里离城太远，生活不大方便，工作又很劳累，这房子也比较陈旧。现在条件好了，主席的生活还是这么简朴啊！”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

“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的环境安静，生活也不错，比西柏坡的土坯房子好多了，更不用说比陕北了。房子虽然旧些，空气却好。”

他吸了一口烟，顿了顿，问傅作义：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3个多月了，你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不顺利的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及不足之处，请你提出来。咱们今后要长期共事，尽可能快些筹备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海外爱国华侨、各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有很多具体事要与党外志士仁人协商解决。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特别要请傅先生这样的人多出谋献策。”

傅作义说：

“毛主席，说实在话，对共产党的政策，在3个多月与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事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看见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不说空话，只办实事，没有胜利者的那种骄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那次去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中无数，想去摸摸你的底。也就是说，当时我有思想顾虑。如今证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政策兑现。”

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也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也说：

“这件事我知道，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就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傅作义赶忙欠身说道：

“我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永远铭记心中。”

毛泽东在沙发上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话题拉回来，毫不掩饰地对傅作义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每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比如国民党在战犯名单上的人，除蒋介石外，只要他能效法傅将军的做法，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也还可以立功赎罪，站到人民方面来，矛盾就转化了。反之，跟着蒋介石与人民顽抗到底，就是我们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战争中犯了新罪行，也要升级到战犯中去。比如有个人不过是一个兵团司令，不够战犯条件，可是他在战争中使用了毒气，犯了新的罪行，我们也要把他也列为战犯。”

毛泽东说罢，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周恩来接着他的话题解释说：

“是的，矛盾是发展的，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坏的方面转化。傅先生就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但也有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傅作义突然欠欠身，表现出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样子。毛泽东很敏感，马上说：

“傅先生还有什么话，请直说。”

傅作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毛先生，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我有个请求，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想回绥远工作，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我对水利工程很感兴趣，想到绥远省当个水利局长，去做点水利方面的事，好好治理河套地区的水利，搞好那里的水利建设。”

毛泽东好奇地问：

“军事上你是很有才干的，我还真没有想到傅将军对水利工程也感兴趣。”

邓宝珊说：

“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

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我想去修水利，办农垦。”

毛泽东问：

“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

傅作义说：

“我对水利一直有特别的兴趣，过去是身不由己呀。”

毛泽东说：

“傅先生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这很好。不过，在一个省当水利局长，对于你是太小了，是大材小用嘛。那样的话，蒋介石也会感到委屈的，你过去是他的堂堂大将军么！我看哪——”

毛泽东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又转过头来看看傅作义，接着说：

“将来你可以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嘛。”

周恩来和朱德都笑着点头，说：

“好哇！”

毛泽东又说：

“你当水利部长，治理治理全中国的水利，尤其是黄河、淮河流域，还有海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成灾。首先要把黄河和淮河治理好，再把海河治理好。以后还有长江等大江需要我们治理，我们要兴建好多水利工程，你就将全国水利建设工作抓起来。再一方面，傅将军也是一个军事家，对军事工作也很有研究，军队上的事，你也别全抛给我们，也还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共同研究国防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当副主席。”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连连点头微笑，又连连摇头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又看看邓宝珊，说：

“新政协就要召开了，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一个党吧。”

傅作义、邓宝珊说：

“我们是军人，不懂党务，不会办党，搞不来。”

毛泽东就说：

“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傅作义、邓宝珊要告辞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直把他们送出门，送上车。客人走后，阎长林问毛泽东：

“据说傅作义在攻占张家口后，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主席，傅作义真是这么讲的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笑笑说：

“当个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在政府里做事。他对水利工程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个水利部长。”

后来，傅作义果然在共和国水利部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3年。

欲知傅作义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刘仲华、刘仲容二人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值得写上一笔的人物。因此，本传在修改中做了重要补充。从本章内容看，毛泽东会见刘仲容时所谈到的对李宗仁、白崇禧未来的安排，的确是非常真诚的。关于即将过江的军事力量和对过江结果的预测，他也毫不夸张地向对手和盘托出，一点威胁的意思都没有。正像他让刘仲容捎给李宗仁、白崇禧的话那样，“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就是和谈的真实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受到包括曾经的对手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尊敬，正是由于他这种坦诚的人格魅力所致。

**第52章**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

**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

**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

**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话说毛泽东送走客人回到办公室，收到了大女儿毛娇娇写给他的一封信，那信封上的字，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贺子珍写的。那还是在不久前，贺子珍对娇娇说：

“你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

娇娇听了妈妈的话，心想：对呀，妈妈和二哥都说毛主席是爸爸，他既然是我爸爸，我为什么不给他写信呢？但也不能贸然称呼他为爸爸，先看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毛娇娇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见信笺上一行行的俄文，歪歪扭扭，一个字也不认得。待到看了翻译出来的文字，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马上动笔给女儿写了回信。还没等信发走，他又改用加急电报发给娇娇，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娇娇听妈妈念了电报上的译文，高兴得跳了起来，叫道：

“乌拉！我有爸爸了！我要见到爸爸了……”

她搂着妈妈的脖子，给了妈妈一个响响的甜甜的吻。平时很严厉的贺子珍，被女儿的情绪所感染，也笑着捧着娇娇的脸蛋，还给女儿一个亲亲的吻。

再说在4月6日的下午，警卫连17岁的小战士张木奇，下穿黄裤子，上着衬衫，提着铁水壶，摇晃着刚剃过的小光头，一蹦一跳地沿着玉泉山的山道去“玉泉趵突”提水。他刚转过第二排宿舍，忽然看到山下对面上来几个人，定睛仔细一瞧，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从来还没有接触过的毛泽东和江青，身边跟着的是警卫科长李树槐及副卫士长孙勇。张木奇慌忙退入路旁的杂草中让路，毛泽东走过来向他伸出一只手，亲切地说：

“小鬼，你好么。”

张木奇赶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只叫了一声“毛主席”，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问：

“小鬼，叫什么名字？”

张木奇脸憋得通红，说不出话。李树槐在旁边介绍说：

“他是警卫连的小通讯员张木奇。”

“噢，哪几个字啊？你写写看。”

毛泽东把手伸到张木奇面前，张木奇用右手食指在舌尖上蘸蘸，在毛泽东的左手上写起来。毛泽东边看边念道：

“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

张木奇用力点点头。毛泽东笑着逗他说：

“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

大家闻声都笑了，张木奇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他：

“木奇同志要干什么去？”

张木奇说：

“给连长指导员打洗脸水，他们该起床了。”

他说着朝草丛里望了一眼，不知道在慌乱之间把水壶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江青插话说：

“这个小鬼看着挺聪明，挺老实。你是哪里人哪？”

张木奇说：

“河北曲阳。”

毛泽东望一眼江青，说：

“啊，曲阳。我们走过那里。”

江青点点头。毛泽东又问：

“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还有弟弟。”

毛泽东突然改用陕北腔问道：

“你讨没讨婆姨？”

张木奇不由得一怔。李树槐解释说：

“主席问你，结了婚没有？”

张木奇立刻羞红了脸，摇摇头。毛泽东哈哈笑着，再次和张木奇握握手，说：

“娃娃，还是个娃娃么。”

说罢，他和江青几个人继续往山上走。张木奇赶紧找到水壶去打水，炊事班的人正在水池边洗菜，围着他问：

“小子，刚才老头儿跟你说啥了？”

张木奇喘着气，说：

“说，说弓长张，说木头的木，说，说大可奇。说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

“小子，你真走运。”

傍晚，指导员看着张木奇的手有点纳闷，问道：

“张木奇，你的手怎么了？受伤了？”

张木奇说：

“没，没事儿。”

指导员要看他的手：

“别装了，叫我看看，你那根指头怎么了？”

“别，别弄。我在毛主席手上写字了，就用这个指头。”

张木奇把手藏到身后，躲闪着。指导员忽然明白了，哈哈大笑，说：

“小鬼，真是个小鬼。莫非你再也不洗手了？乱弹琴！”

后来，指导员又找张木奇谈话，说：

“木奇，江青同志挺喜欢你，想调你到她那儿去，你愿意吗？”

张木奇一听脸就红了，连说：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她是女的，我是男的，那怎么行哪？”

指导员笑着说：

“想不到你还这么封建。当勤务员又不是当护士。”

“不行，真不行呢。让我给毛主席站岗吧，我就想给毛主席站岗。”

4月7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官邸宴请了共产党方面的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朱蕴山等向李宗仁转达了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问候，以及中共方面关于和谈的方针政策。李宗仁请他们向中共方面转达他的要求，豁免蒋介石的战争责任，以免和谈受到溪口方面的破坏。

4月8日，张治中由周恩来陪同，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会毛泽东，向毛泽东转呈了李宗仁4月7日发来的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见电文中写的是：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即以应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主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 李宗仁 卯阳 印。

看罢李宗仁的电报，毛泽东对张治中说：

“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说罢，他提笔起草了给李宗仁的复电稿，递给周恩来说：

“恩来，你看如何？”

周恩来接过电报稿，见毛泽东写的是：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1949年4月8日

周恩来看罢，说：

“主席，我看很好！”

毛泽东说：

“那就请文白先生提提意见吧。”

张治中口说不敢，接过电报浏览了一下，便还给周恩来。毛泽东请张治中一起吃午饭。宾主边吃边谈。张治中说：

“和谈方案先由贵方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

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

“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8日晚，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代表李蒸与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应毛泽东之邀，一同来香山双清别墅作客，毛泽东在庭院里迎候客人，他一边连声说：

“欢迎，欢迎！”

一边伸出大手，和客人一一握手，又说：

“两位都是大学教授，我才是中学教员呀。”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和李蒸、卢郁文谈起了国内和平和将来的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打仗，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是没有办法才打的。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促成和平。”

毛泽东还说：

“两位是学教育学经济的，建设国家要靠发展经济和教育。”

他问卢郁文和李蒸，有什么人可以参加共同建设？卢郁文向他推荐了卢作孚、李书田、石树德等人。

4月9日，邵力子应毛泽东之邀，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邵力子立即给夫人傅学文写了一封信，要她马上到北平来。

4月9日这一天，李宗仁通过朱蕴山等人获悉解放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渡江，意识到“划江而治”方案难以实现，遂召集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等嫡系人员商讨对策。

朱蕴山、刘仲容向白崇禧传达了中共方面“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的意见。但白崇禧还幻想能够守住长江天险，仍然坚持“只要中共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主张。

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刘张李，粟裕：

卯佳电悉。我们卯虞电询问你们一个月内江水情况是否会有大的变化尚未回复。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军委 灰丑

4月10日晚，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刘仲容，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回宁，叫他们搭乘接黄绍竑的专机飞回北平。刘仲容把再回北平的打算告诉了李宗仁，李宗仁表示同意，并要刘仲容为和谈再作努力。

就在这4月10日晚上，刘少奇离开北平，到了天津。此后，他在国营和私营大企业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刘少奇第6任妻子王光美的祖籍在天津，其父王槐青是个大资本家，其母董洁如娘家的家族更为强大，是天津的富商世家。王、董两家在天津的影响力无与伦比。

此时，天津私营企业占全市企业的80%。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黄克诚和市长黄敬向刘少奇汇报说：

“资方资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有的工人过多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和资方分红，干部又多站在工人一边，使工厂难以维持生产，影响复工复业和恢复生产。”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批评说：

“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行为。”

在天津这段时间里，黄克诚、黄敬、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分别陪同刘少奇进行视察、调研工作。刘少奇每到一处除参观视察外，还分别召开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资本家、小业主等参加的各类座谈会。

4月1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推迟至4月22日渡江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灰未电悉。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灰未电，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则由卯删至5月初，尚有半个月至20天未发大水。**我军从4月22日至5月5日14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3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15日或16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18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17日至21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放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18日至21日未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7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军委 11日5时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推迟至4月22日攻击太原的指示：

徐周罗，并告彭：

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11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15日或16日签字，可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

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22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军委 11日18时

4月12日，刘仲容经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他：

“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

是日下午6点45分，中共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鉴于李宗仁不仅受制于蒋介石，而且不能摆脱白崇禧的制约，劝说工作难有突破性进展，便和刘仲容一起登上了南京派往北平接黄绍竑和屈武的专机；同机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以及朱蕴山的儿子。斯时，于右任、程思远、黄启汉等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送行。

刘仲容飞抵北平后，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接送去双清别墅毛泽东处。这是毛泽东第五次会见刘仲容。毛泽东见刘仲容神色黯然，已料到了几分，问道：

“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人意吧？”

刘仲容向毛泽东汇报说：

“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未能说服李、白二位，请毛先生包涵。”

毛泽东平静地说：

“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

刘仲容说：

“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毛泽东笑笑说：

“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以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说：

“我马上去发电报，由他们自己定夺。”

毛泽东说：

“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有一点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当认真考虑。”

毛泽东说：

“应当，应当。我们只是希望，决定权还在刘先生，来去自由，不必为难。”

后来在5月17日，白崇禧被迫放弃武汉，退到长沙，打电报要刘仲容回长沙。当刘仲容向周恩来请示时，周恩来说：

“你还回去干什么？全国胜利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呢！”

到了1949年6月，周恩来指示刘仲容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刘仲容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一直在北京外语学校工作了31年，直到1980年3月去世为止。

再说4月12日以前，国共双方代表没有举行正式会谈，仅限于相互交换意见，沟通思想。

4月13日晨，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了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恩来同志：

一、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13）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他们提出任何异议，不论是内容上的或文字上的，均不要允许修改，只把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以便考虑**。

二、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4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

三、**吴铁城到南京，蒋党对谈判的控制加紧，他们派回南京传达要点的代表，对于向死硬派保守机密一点，必须充分注意。**

四、应争取南京代表团6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3代表及4个顾问留在北平。此点请十分注意。**

五、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10人）的会议一次，但请他们保守秘密，不得下达。

　　 毛泽东 4月13日早

电文中所说的李、于、居、童，是指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李、何、白，是指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

周恩来看罢毛泽东的来信，便向南京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草案的内容是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8项条件，分列出的具体条款。

周恩来还通知说：晚上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始正式会谈。

4月13日晚，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4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向师以上干部解释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的指示：

总前委，并告2野、3野（绝密）：

一、总前委卯文指示电甚好。请2野、3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二、渡江时间仍按4月22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4月25（卯有），至迟4月27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4月18日左右才能确定。

三、昨（13）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指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笔者注）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5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协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100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7天或10天至多12天（卯感）的时间。

四、漱石已到，此间情形，他会经常通知总前委。刘晓亦到。饶、刘正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待你们开始渡江时即返部。

　　 军委 卯寒

4月14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攻占安庆至南通一线北岸敌人据点的指示：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

一、**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4月20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二、请将除安庆、两浦以外一切北岸据点及中心据点的敌军兵力位置电告。

军委 14日13时

4月14日晚，张治中代表南京代表团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力求词句和缓，避免刺眼的字句，对共产党的草案也有若干修正，总共提出了40余处的修正意见。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在谈到解放区的经济政策时，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作‘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4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根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的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4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陶鲁笳，1917年2月出生于江苏溧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作。他这次和毛泽东谈话后，从9月开始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修改好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这份修改稿接受了国民党代表团在修正案中提出的20余条意见。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对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和关于国民党军队改编这两项，不能让步；在其它问题上，还可以做些调整。

晚9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勤政殿举行第2次谈判。双方就战犯、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内容作了修正，最后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内和平协定》，共8条24款。关于战争罪犯问题，《协定》在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规定：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国共双方代表团还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周恩来说：

“各位先生，我想最后强调3点：第一，必须立即将国共双方军队改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第二，人民解放军必须接收各地政权。第三，这次定稿为最后稿，20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军就渡江。此3条不能再让步，如再让步就失去了8项条件的基本精神。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说一句俗话是硬邦邦的。也许南京代表团的朋友觉得我们太认真了，但是中共朋友都是这样的。”

张治中表示原则上接受协定。他说明日即派人去南京请示，待后答复。接着，他在谈到个人的感受时，把国共两党之争比喻是兄弟之争。周恩来马上说：

“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喻，如果指我们两个代表团是可以的。但是如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张治中自知用词不当，也不再辩白。他和其他代表回到住处后，对《国内和平协定》又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个最后定稿已经采纳了他们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一多半，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白崇禧接受。黄绍竑说：

“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小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次日1点多了。

4月16日凌晨2时，周恩来听说黄绍竑被推举为回南京请示的代表，立即约见了他，鼓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周恩来还对他说：

“为了尽快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请你告诉李、白二位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二位先生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请你转告李、白二位先生，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先生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进攻，只要守住1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凌晨4时，周恩来又马上单独约见屈武。屈武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此时担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说：

“昨晚张治中告诉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

周恩来神色冷峻，他说：

“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周恩来问起新疆将领和陶峙岳的态度，屈武将自己所知详细作了介绍，又说：

“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

周恩来脸上微露笑容，说道：

“文白先生是个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他送走屈武，马上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随后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

1. 总前委删辰电悉。

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15日）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25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军委 16日8时

4月16日上午，黄绍竑、屈武回到南京后，将和谈的结果《国内和平协定》及周恩来的谈话向李宗仁做了汇报。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说：

“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李宗仁也不敢贸然决定，他同意何应钦的建议，决定迅速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送蒋介石过目。黄绍竑对此极为恼火，可也无济于事。

蒋介石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后，暴跳如雷，拍案大骂：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他立即派人向李宗仁转告他的主张：

“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4月1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删戌电悉。谈判至15日（卯删）已告一段落。16日至20日（卯哿）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我们铣辰电问你们是否可以由22日渡江改为25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20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以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25日。南京是否同意于20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20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20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22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23、24、25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军委 17日3时

4月18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谭震林（总委转）：

一、总前委筱子筱未两电，粟张筱午电，刘张李筱戌电均已收到阅悉。

二、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2野、3野各兵团于20日（卯哿）开始攻击，22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16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须的，我们早已同意了。

三、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指陈锡联、谢富治——笔者注）3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指宋时轮、郭化若——笔者注）9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4兵团接替9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指王建安、谭启龙——笔者注）7兵团、杨苏（指杨勇、苏振华——笔者注）5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

四、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2野、3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2野3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中央军委 4月18日9时

4月19日下午，李宗仁、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主张，联名签署了一个长的电文，发给张治中。他们在电文中一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中的一些条文，一方面要求延期签字，还表示反对人民解放军渡江。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将复电抄送共产党代表团。

4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太原围歼战开始了。华北野战军按照预定部署，兵分10路，长驱直入，猛插分割，狠打巧取。太原阎锡山的守军迅速土崩瓦解。

毛泽东到此时还没有睡觉，一直关注着太原战役的进展情况。卫士李家骥不断地给他添茶水，几次请示给他搞一点饭吃，毛泽东或说不饿或说等一会儿。

下午3点，周恩来驱车到了双清别墅，将张治中转来的李宗仁、何应钦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电文，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让李家骥搞一点饭，他和周恩来一起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周恩来说：

“他们不签字，就按原来的意见办，21日是最后期限。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说了算数的。”

毛泽东说：

“就这么办。你做好具体准备，我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挥笔写完了命令，李家骥劝他睡觉，他说不想睡，还有不少事要处理。他用凉毛巾擦擦脸，振作了一下精神，就让李家骥去叫叶子龙。叶子龙来了，毛泽东说：

“过一会儿召开书记处会议，你准备一下。”

不久，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聂荣臻、叶剑英也来了。毛泽东说：

“恩来，你把南边的情况说一下吧。”

周恩来就把国民党至今拒不签字、解放军准备渡江的意思讲了一遍。毛泽东说：

“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一个进军令，请大家讨论一下。”

他接着将进军令念了一遍。朱德说：

“我们前线的指战员早就鼓足了劲，就好像弦上的箭，只待发出。”

**毛泽东正在静听大家的议论，突然传来消息说：4月20日晚8时整，渡江前线获悉国共谈判彻底破裂的消息，早已按捺不住的由第3野战军7、9两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大军，突然发起渡江作战。毛泽东闻听此信，不断地抽着烟，在室内来回踱步。**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毛泽东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说：**

**“好，马上发报，命令总前委午夜打响渡江战役。”**

周恩来等人走后，毛泽东趴在桌子上，看着地图，他时而用红蓝铅笔比划着地图，时而盯着地图一动不动。过了好一阵，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了，两眼微闭。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以他和朱德的名义由新华社正式发表。全文如下：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它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8项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它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1、**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2、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3、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4、**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午夜时分，长江前线部队接到命令后，发起了全线进攻。

此时的毛泽东有些坐立不安，除了要处理一些电报外，他一会儿坐在沙发上凝思，一会儿来回踱步。

4月21日凌晨，第3野战军7、9两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已经占领了长生、闻新、紫沙、黑沙等江心洲，接着一举突破了位于江南的安徽芜湖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发展。

此战前，陶勇的第23军与江面上的英国军舰发生了炮战。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陶勇没有问是谁先开炮，也没有问解放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说，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牺牲（他们二人是解放军在整个渡江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立时红了眼，抓起电话，要通了叶飞。叶飞一听英国军舰开炮了，而且解放军有了伤亡，便不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

“还击！狠狠地还击！”

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要准，必须在我军渡过长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解放军的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

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

“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

陶勇说：

“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

叶飞说：

“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

陶勇说：

“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

此后，他们在向中央军委报告和宣传此次炮战时，口径保持一致，都说是英国军舰先开火。直到后来，叶飞才在《叶飞回忆录》中披露说，是炮兵排长梁学成擅自开的炮。

且说4月21日这天，长江前线东线集团也突破了江苏镇江长山、江阴以西王师塘、南通天生港等地。

4月21日下午4时，李家骥睡了一大觉起来，听说毛泽东还没有睡觉，只在上午10点吃了一顿饭。李银桥是牵头的卫士组长，他对马武义说：

“小马，你去找李讷来劝劝他爸爸。”

李讷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小女儿，这一招果然有用。李讷拉着爸爸到院子里散步，毛泽东这才答应休息。10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没有回卧室，坐在沙发上休息了，还确实睡着了。马武义轻轻地把毛巾被盖在他身上。

晚8时，3野的战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他高兴地连声说：

“好，好！”

当他看到陶勇的部队与英国军舰发生炮战的结果时，笑了起来。他打电话对陈毅说：

“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既然陶勇那么喜欢打兵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

阎长林见他放了电话，就问道：

“主席，我们打过长江去以后，如果敌人集中空军进行轰炸，我们的军队没有飞机不是会吃亏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的军队都垮台了，有几架飞机起不了大作用。说不定他们正准备组织海军和空军，准备坐船坐飞机赶快逃跑呐。他们知道，再不逃他们就跑不了啦。”

他轻松地走出办公室，开始在院子里散步，还随便地做着他的体操，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什么。转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回到办公室，用毛巾沾着凉水擦擦脸，拿起铅笔写了一会儿又放下，他边念边踱步。李银桥来到卫士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吃饭了嘛？”

李家骥说：

“一宿没吃没睡，现在好像在作诗。”

按照通常规定，毛泽东未睡觉不能交班。李银桥见李家骥太累了，决定让马武义接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中线集团占领铜陵、繁昌等地。不到24小时，第3野战军30万大军已经顺利地渡过了长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将这一胜利消息告诉国民党和谈代表。周恩来给住在国际饭店的张治中打电话说：

“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渡江成功，现在正在追歼残敌。”

张治中还有点半信半疑，他认为渡江不会那么容易。但他知道周恩来不会在这个时候和他开玩笑。

是日晚，解放军西线集团主力也突破了国民党江防阵地。

4月22日凌晨，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一篇电讯稿：

【新华社1949年4月22日2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役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4月22日，解放军中线集团占领安徽南陵，歼灭了国民党第88军主力。解放军东线集团进抵江阴香山、南闸、璜土、常州百丈镇一线，建立了东西50多公里、南北10多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占领了江苏扬中。解放军西线集团占领江西彭泽、安徽东流，解放了安庆。

4月22日这一天，张治中看到报纸登载的渡江战役消息，这才确信人民解放军渡江已经成功。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他对共产党的领导有方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表示钦佩。他同时还说，他现在非常挂念家眷。周恩来说：

“请你放心，只要贵眷属住在公馆里不动，一定会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保护的。”

周恩来问张治中个人有何打算，并说：

“将军如果愿意留在北平和我们合作共事，我们欢迎。”

张治中表示，他已向南京方面提出，定于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要周恩来好好劝慰张治中等人，要他们留在北平。周恩来找到张治中等人，说道：

“你们现在不管是回上海，还是回广州，都有受国民党特务分子加害的可能，他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

周恩来这一番真心诚意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张治中，他决定暂时留下来。但是，他的精神非常苦闷，毛泽东多次到他的住处去安慰他，才使他的“内心亦渐宽解”。

刘斐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决心共同采取一致的行动，留在北平，不再南返。

4月22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百万渡江大军在西起江西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省的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国民党军开始全线退却。

4月23日晚8时，毛泽东挥笔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电讯，题目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突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我人民解放军中路军已经突破铜陵、芜湖防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在24小时内即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21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以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军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23日可以渡完。21日下午至22日下午，东路军在一整天的激战中，已经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4月2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华东局机关入宁主持一切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李宗仁自养日由杭返宁后，晚10时亲自打电话通知张治中，说梗日派飞机来平，接代表团回京，今晨（23）8时，南京代表团为故意推宕后期行事，要李宗仁电话，南京电话局遍找李宗仁及其政府官员后，知李等已全部离京，不明去向。南京代表团大骂李宗仁为骗子，决意不再作回去之想。10时，张治中、卢郁文与其在京家属通话后，始知政府人员全部撤退，国防部、宪兵、警察亦已逃空，城内秩序甚乱，枪案四出，人心慌恐，28军亦已撤离浦口。今晚南京留平代表团已与南京金女大吴贻芳及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讲好，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他们同意照办。另接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本日（23）致毛主席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23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13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备欢迎。南京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等情。请你们迅即令知35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军委 24日2时

随后，渡江部队东路集团第3野战军第8兵团迅即占领了蒋家王朝的巢穴、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城，把红旗插在总统府大楼楼顶。美国政府和国民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发展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渡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9个军部，32个师和8个师的大部，加上投诚、起义的部队，共计43万余人。

这天晚上，毛岸英和扫雷专家一起，跟着陈毅、粟裕进入南京城，为首长排险。陈毅、刘伯承、邓小平3人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已经是黎明时分了。陈毅说：

“我等来到总统府，不去蒋总统办公室瞻仰一番，岂不失敬？”

于是3人有说有笑登上2楼，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警卫部队的封条，保存了蒋介石办公室的原来面貌：纸片和文件满地散落，那块用隶书镌刻的“总统办公室”棕色木牌丢弃在门后角落里。刘伯承扶扶眼镜，凑近蒋介石那庞大的玻璃面办公桌，说：

“蒋总统的日历还是4月22日呢！”

3人嬉闹着轮流到蒋介石的靠背皮椅上坐了一会儿。陈毅从办公桌上的铜笔筒里拔出一支毛笔，仔细一看，说：

“好笔，好笔，看，毛笔还是潮的咧！”

4月24日早晨，李家骥来到值班室接班，李银桥告诉他，毛泽东在他这一个班又没有睡觉，或许是在等待解放南京的消息。李家骥接班后，来到毛泽东办公室，准备给他换茶。只见叶子龙拿着一张红纸急匆匆地来了，他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南京解放了！”

毛泽东闻言，一拍桌子，说：

“好！我看蒋介石还有多大本事！”

他高兴得一反常态，像个小孩子似地拿着那张南京解放的捷报，手舞足蹈，走出办公室，见到工作人员就说：

“南京解放啦！南京解放啦！”

他走到一个值班的警卫战士面前，说：

“警卫同志，南京解放啦，你高兴吗？”

那位战士马上立正回答：

“高兴！”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对李家骥说：

“给我搞点吃的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饭。此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他又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对李家骥说：

“我要睡觉。”

李家骥随着他来到卧室，服侍他上床睡下。几个卫士算了一下，毛泽东从20日早上到23日上午，一共吃了3顿饭，睡了2个多小时。赵鹤桐说：

“主席太累了！”

毛泽东这次和往常不一样，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香，这一睡就是5个多钟头。

欲知后来人民解放军如何追歼国民党军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在长江中下游强渡天堑筹划多时，设想了许多困难，命令渡江各部做了充分的准备。结果，由3野组成的中集团军在4月20日晚8时发起攻击，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便于4月21日凌晨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占领了对岸的滩头阵地。至21日晚，还不到24小时，3野的30万大军便全部渡过了长江天险！4月22日下午，国民党军江防全线溃退。4月24日午夜，3野一部占领了蒋家王朝的巢穴、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城，把红旗插在了总统府大楼顶上。百万大军，何其神速！渡江战役，何其壮观！毛泽东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前线战事，他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每读至此，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在历史上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啊！

**第53章**

**“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

**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

**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话说1949年4月间，罗荣桓正准备南下，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并发，突然晕倒了。毛泽东闻讯后，马上派医生黄树则到天津去看望他，为他治疗。毛泽东还让黄树则给罗荣桓带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嘱咐罗荣桓说：

“在天津安心养病，暂不要南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叶子龙用轿车把摄影记者徐肖冰、庄唯接到了双清别墅。组织上交给徐肖冰、庄唯的任务是到毛泽东身边住一段时间，拍摄一些毛泽东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图片资料。叶子龙把二人让进一间面积不大的会客室里休息。室内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两个沙发。徐肖冰、庄唯刚坐下，江青穿着解放区流行的灰色双排扣列宁服从屋外走了进来，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徐肖冰和江青很熟悉，他指着庄唯介绍说：

“这是庄唯同志。”

“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下吧。”

江青说罢，转身出去了。徐肖冰小声向庄唯介绍：

“刚才那位女同志就是江青同志。”

不大一会儿，庄唯见江青陪着一位身材魁伟穿着黄呢服的首长走了进来，不由得一愣，赶忙起身，叫了声：

“毛主席！”

毛泽东认出了徐肖冰。徐肖冰向他介绍说：

“这是庄唯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大手握着庄唯的手，操着湖南口音问道：

“多大岁数了？哪里人？”

“毛主席，我20岁，老家在黑龙江。”

庄唯激动地回答。毛泽东笑了，又问：

“离家久了，想不想家？”

“有时想母亲。”

毛泽东点了点头，嘱咐说：

“年轻人，要努力学习呀！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你们还要建设新中国哩。”

说罢，他招呼着徐肖冰、庄唯一起吃午饭。饭桌上多加了两个菜，都是普通的家常菜。毛泽东还让江青拿出绍兴黄酒，给徐肖冰、庄唯倒满了杯，也给自己倒了少许。庄唯从盘子上夹起一块炒辣椒，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毛泽东看着他那副模样笑出了声，端起酒杯让道：

“喝酒。”

他自己也抿了一口黄酒，又不住地往徐肖冰、庄唯的碗里夹菜。饭后，徐肖冰和庄唯在离毛泽东的住房不足50米远的一栋房子里住了下来。

这天下午，徐肖冰有事出去了，庄唯一个人留在住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领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小姑娘来了。

“来客人了。”工作人员对小姑娘说，接着向庄唯介绍道：“这是主席的女儿李讷，主席叫她来和客人们见见面。”

李讷身穿一套又笨又厚的棉衣，梳着短发，长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未开口先笑。她自小在部队里长大，也不怯生，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还不时地用大人的口气问这问那。

晚饭后，毛泽东和江青一同来到徐肖冰、庄唯的住处，一进门就笑着说：

“你们是艺术家，有技术的人哟！”

庄唯急忙搬过一把木椅，请毛泽东坐下来，然后和徐肖冰开始布置灯光。徐肖冰小声交代庄唯说：

“要把主席的形象从不同角度都拍下来，正、侧、特写、中景和全身的都要。”

灯光一亮，他们就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只听“咔嚓”、“咔嚓”不间断响，一气拍了好多张。毛泽东在电影水银灯的强光照射下，一会儿就汗淋淋的，可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全力配合着摄影师的工作。照片终于拍完了，毛泽东站起来说：

“谢谢你们！”

临走时，他握着徐肖冰、庄唯的手说：

“洗出后看看，不理想再照，我随叫随到。”

徐肖冰目送毛泽东和江青去后，问庄唯：

“拍得怎么样？”

“好！”

庄唯回答道。徐肖冰高兴地说：

“主席为了照相，今天刚理了发。”

4月24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捷报频传，喜上加喜。太原战役仅仅经过两天的时间，华北野战军外围作战已经全部结束，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部、13个步兵师和1个工兵师，约占太原守军的80%左右。太原孤城，指日可下。

太原前线司令部为了减轻太原市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向城内守军发出了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

4月24日5时，由于太原守军决心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分为12路全力攻城，战至上午10时，太原守军全部就歼，阎锡山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就此覆灭。

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兵团，1个山西省保安司令部，6个军部，17个步兵师，毙伤其35000余人，俘虏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以下官兵97000余人。

阎锡山的亲信、特务头子梁化之，强迫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同他一起躺在洒满汽油的地下室床上，服毒后举火自焚。

4月25日早上，新华社播发新闻说：

“捷报传来，横渡长江。所向无敌的人民解放军，23日已经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中心南京，并在3天的作战中，解放了长江沿岸东至无锡西至安庆的许多名城重镇。人民解放军正在长驱南下，扫荡残敌。……现在匪首蒋介石以及依附匪首蒋介石的反革命死党，他们的末日真正到来了，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了。”

就在这天早上，毛泽东还没有睡觉，徐肖冰、庄唯想趁机拍点资料。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正来回走着，秘书过来递给他一份报纸，说：

“主席，解放南京的捷报印出来了。”

毛泽东接过报纸，坐在椅子上高兴地看了起来。徐肖冰马上意识到一个良机到来了，可惜没有带摄影机，再跑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打开照相机，悄悄地走过去，边靠近，边选角度。毛泽东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扶着膝部，恰好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4个大字映在相机镜框里，说时迟，那时快，徐肖冰“咔嚓”一声，按响了快门。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就这样拍出来了。

据徐肖冰、庄唯回忆说：“有人认为这幅照片是故意摆出姿势拍的，不然怎么连报纸上‘解放南京’这一标题都那么清楚呢？其实根本不是摆拍的。”“还有一张毛主席与儿子毛岸英在一起的照片。毛主席日理万机，与子女见面的机会很少。毛岸英来看父亲，毛主席问他学习、工作情况，两人在双清别墅的凉亭里谈得正高兴，徐肖冰悄悄地走过去，主席觉得有动静，朝徐肖冰这边转了一下头……就在这一瞬间，相机的快门响了。一张充满天伦之乐、父子之情的珍贵照片便留了下来。我们在香山住了十几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再说毛泽东看完报纸回到办公室，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灭亡的新闻稿，他写道：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毛泽东写罢，吩咐秘书立即交新华社播发。接着，他又整理修改出了酝酿了几天的著名诗篇：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央军委立即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的全文用电报拍发到前线，前线指战员闻之，无不欢欣鼓舞。

4月25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接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地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其他家属一共9人，送上飞机，来到了北平。张治中感动不已。在北平的代表们一个也不回，全部留在了北平。

4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加强第1野战军的力量，命令将华北第18兵团、杨得志的第19兵团划归第1野战军建制；第18兵团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李志民接替罗瑞卿任第19兵团政委。罗瑞卿调回北平，担任公安部长职务。

彭德怀立即将两个兵团带往西北。

另外，为了加强地方军事力量，中央军委又编成第8、第70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编成第19、58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编成第32军，属华东军区建制；编成第50军，属东北军区建制。

中央军委还将原属第3野战军建制的两广纵队，改属第4野战军建制。

4月25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后选入《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3、**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它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6、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7、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毛泽东在与朱德、周恩来等人讨论这一布告时，说到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风趣地说：

“**我们把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我说不另起炉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

4月26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连播两三日，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4月28日，毛泽东打电话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3野战军负责人，谈到了外交问题。

原来，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4月22日指示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说：“留下来设法寻找机会同共产党当局建立联系，以探求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司徒雷登也表示：“留下来是适宜的。”为此，毛泽东在电话中指示说：

“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4月29日，毛泽东因大势已定，这才又想起了老朋友柳亚子的那一首牢骚诗，即赋诗《和柳亚子先生》一首，诗云：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和诗后，深受感动，立即写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诗中云：“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4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声明》中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么？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力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力。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关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毛泽东选集》注释语），《声明》中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因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4月28日邀请他参加纪念活动，复信给北大筹委会，他写道：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4月28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

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

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贺南京解放电”，贺电中说：

“我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合一切黑暗势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血腥统治，业已22年。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起而反抗者，先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不意人民解放军渡江3日，南京反革命中心即告灭亡**……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进攻，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努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5月1日下午，毛泽东偕江青带着李讷来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游人很多。毛泽东进入颐和园大门，便有人认出了他。人群中发出一片惊讶激动地议论：

“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

随之而起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柳亚子闻知毛泽东来看望他，急忙前来迎接。毛泽东亲切地与老朋友握手寒暄。柳亚子非常激动，举着拳头兴奋地说：

“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了，那样就不好相处了。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穿过大院，来到谐趣园游览，然后爬坡去益寿堂。柳亚子右手搭在毛泽东的左肩上，二人慢慢地往上爬。爬了一会儿，毛泽东就停下来，和柳亚子手拉着手并肩往上走。柳亚子比毛泽东大几岁，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很照顾他，拉着他爬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喘喘气，说说话。来到益寿堂，一行人坐下品茶。毛泽东说：

“柳先生的诗是越写越漂亮了。”

柳亚子说：

“哪里，哪里！我写的是老一套，想写一些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新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要旧瓶装新酒，难哪！”

毛泽东说：

“‘旧瓶装新酒’，这句话有意思，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大喜欢旧体诗词了，但旧体诗词也有好的，有可借鉴的东西，如唐代诸家的诗词，还是值得一读的。”

柳亚子说：

“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伟大，伟大。”

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高兴，走，游园去。”

柳亚子应道：

“好，游园去。”

一行人在长廊中慢慢行来，细细观赏。柳亚子说：

“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用建设海军的钱修建了一个颐和园，再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真是民族罪人，千古罪人！”

毛泽东说：

“归根到底还是政府腐败。封建制度不根除，她就是建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修建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叫她们挥霍掉要好呀。”

柳亚子为毛泽东的辩证妙论所深深折服。他们来到慈禧太后买的那个小火轮旁，细细瞧着，柳亚子说：

“那时，中国相当落后，慈禧太后能买到这个小火轮，能看到这样的小火轮，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毛泽东说：

“她买几件洋货也是赔本的买卖。自己不发愤图强，自己站不起来，就谈不上平等互利。还是那句老话，‘嗟来之食不可食’！”

柳亚子感慨地说：

“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行！只有毛主席行！”

毛泽东说：

“我们是继承前人，烈士用鲜血和生命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经验和教训。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能继续落后下去了，等全国胜利以后，我们要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的面貌。”

他们又看了石舫，就登上了一条带顶的游船。船舱里放着一张长桌子，桌子上摆着茶水、香烟，还有一盘糖果。毛泽东坐在椅子上吸烟喝茶，柳亚子只是品着茶水。

天气晴朗，风景如画。毛泽东、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感到非常惬意。船到湖心，柳亚子说：

“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我们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因为他们腐败无能，太不得人心了。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100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比如用100万军队带上轻武器，完全游泳泅渡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渡江工具。**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扎木排筏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的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30万军队。**这一下子，蒋介石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梦想就破灭了。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总的来说，我们的军队比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得好，除了飞机、军舰以外，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多。

现在杭州解放了，上海很快也要解放，你们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快。今天咱们可以这么说，**如果蒋介石有一点头脑，实行在重庆达成的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蒋介石现在还是咱们的委员长。**蒋介石要打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愿望没能实现，只好和他打。蒋介石和李宗仁政府，现在已经相当被动了。他们除了接受和平解决的8项条件，别的没有出路！”

柳亚子连声说：

“是的，是的。”

毛泽东又说：

“我们愿意按照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同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进行谈判。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先生可以根据这些精神去进行宣传。”

毛泽东想起柳亚子曾在给他的信中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赤膊上阵”了，就开玩笑说：

**“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发表讲话了，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柳亚子高兴地说：

“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我要尽力做一些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

游船绕过湖心岛龙王庙，过了17孔桥。李银桥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17孔桥的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出去。毛泽东摇摇头，说：

“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动。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掌声、欢呼声骤然爆发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着抢着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不愿意突出自己，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他们一行来到大门口，群众已经挤满了，再无法向前走了。前来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们组成两排人墙，阎长林、李银桥等护着毛泽东、柳亚子、江青和李讷，从人墙中间走出了大门。柳亚子高兴地说：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群众对领导人这么热情。”

毛泽东说：

“好了，有机会愿意再和你一块儿游览。”

他照顾着柳亚子先上了车，然后自己才上车。汽车开动了，他兴高采烈地做着简单的手势对身边的人说：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阎长林说：

“主席高兴，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心出事。”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必担心，今天这么多人，也没有一个坏人。坏人是有的，但是坏人也不敢带上武器，整天在大街上和公园里找毛泽东。”

5月2日，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关于劳资关系，他说：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规律，不是谁可以制造的。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地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哪一条路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就要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走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非打不可！好像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斐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全国解放后不久，宋斐卿即逃往国外——笔者注）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8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作斗争，你们很难办，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的，如要求工资增加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是两个阶级在斗争，现在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地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3个敌人，4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起来。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同意后，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滑头是不行的，如果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和工会、政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结果使工人对你们印象很不好。这样做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是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

参加座谈会的资本家们听了刘少奇这一番大道理，心中大喜，他们说：

“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

刘少奇说：

“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

此后，刘少奇5月5日又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于5月12日结束了天津之行，回到了北平。

5月5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就职广州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双五节”，毛泽东如约和柳亚子到香山孙中山衣冠冢拜谒，并合影留念。尔后，毛泽东把柳亚子夫妇接到家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朱德和田家英。他们纵论时局，“对酒当歌”，畅谈历代名家名篇名句。柳亚子拿出随身带来的《羿楼纪念册》，要毛泽东和朱德题词。毛泽东的题词别具一格，他将席间论及的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隋朝的薛道衡和北宋苏轼的名句联为一首诗：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书以为念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是一个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全面、且政策性极强的重要文献，值得认真一读。从“约法八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了首位**，同时强调，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外，人民解放军还要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学校、医院等一切公益事业，也要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最有意思的是，布告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在**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这是一个创举，也的确是明智之举。

**第54章**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当从**

**年初一做起。你们协商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

话说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即行部署断绝沪敌逃路等问题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

1. 陈饶微电悉。

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3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上海**。我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请刘张李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后来在5月16日，第7兵团决定迅速向浙南、浙东进军。第21军南下温州，第22军东进宁波。第22军在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率领下，从余杭三墩出发，向浙东进军，5月24日深夜解放宁波。与此同时，第21军第61师在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率领下，从新昌向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逼近，5月25日到达溪口。

第61师指战员们已经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在进入溪口时，师领导再次重申了纪律，讲明解放溪口的意义和注意事项。师部就驻在蒋介石祖居丰镐房里，为避免家具受到破坏，指战员们把那里的地毯卷起来，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物品如象牙筷子等，也没有一个人去拿。刚参军不久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青年学生发现了一架钢琴，听说这架钢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就忍不住弹了几下，刚好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看见了，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

师部离开丰镐房时，师参谋处科长石冰把蒋经国遗忘在办公室上的一支金笔交给了看门老人，吩咐他一定要保管好。留守在丰镐房的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和一部分战士，吃的东西都是去乡村里采购，尽管部队生活艰苦，粮食缺乏，一日三餐只吃稀饭，但他们对丰镐房里存放的20多袋大米和其它东西，从未动过。

再说5月7日，粟裕、张震将作战方案电告中央军委：

“以第29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28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30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一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30、31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预定12日、13日发起攻击。”

5月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并转总前委说：

“1、同意7日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2、与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上旬，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根据毛泽东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接触的指示，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傅泾波，他说：

“待时机成熟，应该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

司徒雷登也通过傅泾波，向黄华表示说：期待有机会访问北平。

5月13日，黄华同司徒雷登首次会晤。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他说：

“希望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已经丧失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希望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商业和其它关系。”

司徒雷登说：

“建立全国政府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共产党自己目前尚未建立。国际惯例是承认任何明白无误地得到本国人民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政府。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局势发展以外，什么事也做不了。”

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第4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

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在湖北咸宁贺胜桥、武昌金口一带率部20000余人起义。

5月16、17日，4野解放华中重镇武昌、汉口和汉阳3镇。接着，又南下湖南。

5月16日晚，毛泽东身边的16名警卫战士围坐在香山的小餐厅里，为班长兼党小组长张瑞岐送行。李银桥主持欢送会，他告诉大家说：

“主席因有要事不能到场了。”

说罢，他将毛泽东送给张瑞岐的1条五台山牌香烟、1斤北平水果糖，转交给张瑞岐。这时，毛岸英也来了，递给李银桥一个红皮塑料本。这也是毛泽东送给张瑞岐的礼物，只见扉页上写着：

“张瑞岐同志：回到陕北继续工作，永远忠实于人民事业。毛泽东”

5月17日，毛泽东亲自带着张瑞岐，将他交给贺龙，让他乘坐贺龙的飞机经山西回陕北。毛泽东握着张瑞岐的手说：

“回去后，代我问陕北老乡好！”

5月18日晚，原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上了轿车，朝着香山方向急驰。

早在4月份，李达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华南局地下交通送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北平来。李达以前曾受湖南工委委托，做过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工作。程潜通过共产党长沙地下组织，知道李达将要到北平去，便委托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到湘雅医院去看望住院的李达，送给李达500元做路费，并委托李达将程潜反对蒋介石、反对桂系、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情况，面陈毛泽东。此后，李达经中共华南分局安排，在湖南大学法律系助教陈力新和湖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李梅彬护送下，于4月16日夜秘密离开长沙，4月20日抵达香港，接着乘船到了天津，在5月14日抵达北平。

毛泽东派人到车站迎接李达，并安排他下榻于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都到北京饭店看望了李达。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晚会和茶话会欢迎李达一行。

且说李达来到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分别20多年的老战友毛泽东。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比毛泽东年长3岁，过去见了毛泽东，就叫润之；而毛泽东则称他为鹤鸣兄。如今老友重逢，李达无比激动，他本来是想改口叫“毛主席”，可他一来是由于过分激动，二来也不习惯，所以张嘴一连叫了几个“毛主”、“毛主”，“席”字却仍未喊出口。毛泽东见他如此，就笑着说：

“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笔者注）吗？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李达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只好改口仍叫“润之”。他向毛泽东以及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汇报了程潜准备在湖南起义的情况。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又与李达单独进行了谈话。李达说，他曾经帮助程潜解除了对战犯问题的疑虑。毛泽东笑着说：

“那张战犯名单还真起了作用哩！如果我们不列上程潜的名字，蒋介石岂不把他列入通共名单了？他在湖南搞局部和平，也就不是战犯了嘛！”

李达向毛泽东检讨了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毛泽东说：

“你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李达说：

“很遗憾，我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现在，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理论阵地，写过些书，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毛泽东还同意让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李达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毛泽东留李达在他的床上休息。李达问：

“你自己不睡吗？”

毛泽东说：

“我还刚上班呢！”

李达因为太疲劳了，也顾不上更多的礼节，便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已是清晨，他见毛泽东还在批阅着文件。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李达带去一封信，劝李达说：

“身体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一些再议。”

5月20日，毛泽东鉴于粟裕、张震在5月18日提出的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等问题致粟裕、张震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饶陈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

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

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

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军委 辰哿

5月20日这一天，第1野战军攻占西安及渭河流域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7军等部27300余人。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归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挽留他。刘仲容说：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5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信给柳亚子，他写道：

亚子先生：

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即黄波拉，黄绍竑的侄女，1949年初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北平后食宿出现问题，曾给江青写信求助——笔者注）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宜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这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5月21日

毛泽东在信中说：“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安慰柳亚子，是因为柳亚子在1949年3月28日《感事呈毛主席》一诗中发了牢骚：“醉尉夜行呵李广”。他们二人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亚子曾经在《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有感》序中作了解释，他说：“余税驾（初到）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乃招待处诸同志恒以道茀（野草塞路不可行）为言（托辞）。”又据柳亚子《北行日记》记载，他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后，友人夫妇带小孩来，柳夫人“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袖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侦查连连长陈登成至，为昨夜事道歉而来也。”这两件事便是柳亚子借“醉尉夜行呵李广，止宿亭下”发牢骚的起因。

另外，毛泽东在信中说：“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实际上，江青与李讷母女二人是经东北去了苏联。

江青的病症是持续发烧，体重只有42公斤。后来，她在6月初飞抵莫斯科时，因身体十分虚弱，被人用担架抬下了飞机。江青的苏方翻译是只有25岁的卡尔图诺娃，担任中方翻译的是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卡尔图诺娃在她1992年所写的《我给江青当翻译》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B·R·格里戈良对我说，江青此行是秘密的（她在苏联用尤苏波娃这个姓），并强调，领导对我高度信任，而我则不得把此事告诉任何人，除非是那些必须知道此事并将与我共同工作的人。他讲了我的职责的大致范围，再次强调说，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客人觉得在莫斯科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使她对在我国进行的治疗、休养和日常生活氛围都感到满意。”卡尔图诺娃还写道：“她身材优美，穿着得体（她穿长裤和连衣裙都同样惹人注目，不过连衣裙只有天气热并且是接待客人或者外出时才穿），举止文雅。她有一双生动活泼的杏仁似的黑眼睛，五官端正，但牙齿略微向前突出了些。一头漂亮的黑发向后梳，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十指纤细，身高一米六四。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会露出富有魅力的愉快的微笑。以我看，江青的记性很好。那年夏天和她见面的人，谁都叫什么名字，她一直都记得。她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形势也有相当地了解，更不用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动态了。总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常年‘泡’在大量的信息当中（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已经修炼得能够毫不费劲地记住它们了。再谈谈她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不得不惊叹她在同来探望她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交谈时驾驭对方的能力。我看她怎样变换谈话的调子和话题，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对什么人应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她总是测度得很准确。我想，昔日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经历对于她大有裨益。”

再说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各线伟大胜利电》，他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诸同志，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在4月下旬解放南京、太原等地以后，继续胜利前进。5月3日，我第3野战军解放杭州。5月16日及17日，我第4野战军解放汉口、武昌、汉阳。5月20日，我第1野战军解放西安。5月17日及22日，我第2野战军解放九江及南昌。现我军已解放江苏大部，浙江大部，安徽全部，福建一部，江西一部，湖北大部，陕西大部。在海南岛、广东、云南、广西诸省的游击战争，亦获得新的胜利。我军军行所至，敌军则望风披靡，人民则欢声雷动，城市生产迅速恢复，学校师生迅速开课，军民关系融洽无间。凡此均我各前线人民解放军将士，人民游击部队，地方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界民主人士及爱国同胞同心协力所获致的结果，特电庆贺。尚望前后方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5月下旬，贺子珍已经调至沈阳工作，贺怡这时正在姐姐家里帮忙。苏联驻沈阳的代表尤金受毛泽东之托，准备把毛岸青和娇娇护送回北平。

这一天，贺子珍和妹妹正在为毛岸青和娇娇收拾东西，娇娇奇怪地问：

“干嘛要把我的东西收拾起来呀？”

贺子珍头也不抬地说：

“收好东西，娇娇带上和哥哥一起到北平去见爸爸呀！”

娇娇说：

“妈妈，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北平见爸爸吗？”

贺子珍笑了。娇娇觉得妈妈笑得不是很自然。只听她说：

“不，妈妈不去。你和岸青哥哥两个去见爸爸。”

站在一旁的贺怡也说：

“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才去。”

说罢，她又转过脸对姐姐说：

“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去。我要见主席。我会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的。”

贺子珍没有说话，只是忙碌着。

毛岸青和娇娇走的那天，由尤金、贺怡带着从沈阳乘火车到了北平车站，换乘小汽车，一直被送到香山双清别墅。尤金把毛岸青、娇娇送到毛泽东身边，他说：

“主席先生，我将您的公子和千金都给您送来了。”

贺怡见娇娇一直呆呆地审视着毛泽东，就说：

“娇娇过来，他就是你爸爸，是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

娇娇毕竟是在国外长大的小孩子，听姨妈一说，就情不自禁地扑上去，叫了一声：

“爸爸！”

立时便投入了父亲那宽大温暖的怀抱。毛泽东也兴奋地抱着娇娇，喃喃地说：

“娇娃，我的小娇娃！”

说着，就用脸紧贴着娇娇的脸蛋亲了起来，“娇娃，我的小娇娃……”，一直说个不停。

晚上，毛泽东为庆贺父子、父女重逢，请几位中央领导人来作客。他乐滋滋地说：

“我给你们带来了个洋宝贝。”

客人们正猜测他的洋宝贝是个什么洋玩意儿，贺怡领着娇娇进来了。娇娇穿着深色薄呢裙子，梳着两条齐肩小辫子，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鞋，充满了稚气，也充满着洋味。毛泽东指着娇娇对大家说：

“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就是她！”

他看着12岁的女儿，长得跟八九岁的孩子个头差不多，身体又特别瘦小，心疼地说：

“娇娃是吃面包吃得不长个了。改吃中国饭，中国饭好吃，养人，能促进发育长大个。”

后来，毛泽东每次看着娇娇吃饭，总是说：

“多吃点，再吃点。”

他有时候还笑眯眯地站在娇娇的旁边，说：

“娇娃莫急，慢慢吃，细嚼慢咽好。”

娇娇和二哥毛岸青不仅能经常见到爸爸，而且每天还能和爸爸一起吃晚饭，跟爸爸一起在香山的小道上漫步。爸爸总是拉着她的小手，毛岸青跟在身边，3个人高高兴兴地聊天散步。

在一次散步时，娇娇时不时地用脚踢着路边的小石子，看它们一个个骨骨碌碌地往前跑，觉得特别好玩。她看见路边的小花小草，一会儿问爸爸这是什么花？一会儿问爸爸这是什么草？走着走着，她又看见一个老头梳着一条小辫子，就问：

“爸爸，男人为什么也留辫子呢？”

毛泽东就走上前去问那位老人：

“您为什么要留辫子？”

娇娇紧走两步站在爸爸身边，也想听听老人怎么回答。可是那位老人只是冲他们笑笑就走开了。毛泽东没有得到答案，就向娇娇和毛岸青解释道：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留辫子？他这是封建。满清皇帝统治时期，人们都得留辫子，谁要是敢不留辫子，就是对皇上的反抗，皇上就要杀头的。这个人他的思想还不开化，害怕皇帝一旦再出来，要杀他的头。所以他还要留辫子，等皇帝出来，表示忠于皇上，是皇上的好平民，皇上就不杀他了。”

毛泽东说着，回头看着毛岸青，笑着指指他的头说：

“你头上没有留辫子，你不是封建，你是不怕杀头的革命者。爸爸也没有辫子，也不是封建，也是革命者。”

说着，他又用手扯了扯娇娇的两个小辫子，笑着说：

“娇娃留了两个辫子，你是个封建！”

毛岸青和娇娇都被爸爸一句玩笑话逗乐了。出了双清别墅北门不远，有一个特别大的院子，那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几家的住处。毛泽东告诉毛岸青和娇娇说，不得允许，不能随便到北边的大院去，不能影响大人们的工作和休息。后来，毛岸青和娇娇就没到过那个院子里，他们时常是出东边的门到外边去玩。

北平5月的天气，气温并不高，很多人还穿着毛衣、绒衣，有的人甚至还穿着棉衣棉裤。可是早已习惯了苏联寒冷气候的娇娇，却感觉像是到了夏季一样。她穿着妈妈做的小短裙、小背心，光着脚丫晒太阳。晒过了，她就在院外的小道上树林间跑着玩着，累了又跑回家，继续晒太阳。毛泽东见女儿如此打扮，就说：

“你这身打扮，太不成体统。要改改哩！”

娇娇不明白什么叫体统，只好抬头不解地望着父亲。毛泽东走到娇娇跟前，关切地说：

“娇娃，现在的天气还太凉，不可穿得那么少。会着凉生病的，这儿的风很硬哩！这里不兴光脚丫，这地方地又不平，莫把娇娃的脚扎破了，快把鞋子穿上。”

毛泽东叫来叶子龙，对他吩咐了一番。没过两天，娇娇就穿上了爸爸给她做的白底兰花的连衣裙和一双皮凉鞋。这种衣服在苏联常见，在北平却是很少见到有人穿。娇娇看看自己这身打扮，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爸爸说的“体统”吧。

娇娇刚回来的时候，老想妈妈，后来功课一紧，就顾不上了。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女儿说：

“娇娃，是不是该给妈妈写封信。”

娇娇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妈妈：

您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我吗？我很想您……

娇娇写到这儿，心想，再写点什么呢？是不是也该替爸爸代个好？于是，她接着写道：

“爸爸问您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有一天，娇娇跟在爸爸的身后在双清别墅外的林间小道上散步游玩，她见爸爸背着手漫步向前走，就学着爸爸的样子，也背着手，漫步向前走。可没走上三五步，她就被拉下了一大截路，赶紧甩开小手小跑跟上去。等她张着小嘴喘气的时候，爸爸已经站在老远的高坡上了。毛泽东见娇娇气喘吁吁地跟上来，高兴地拉着她的手，找个曲折小径往回走，父女俩边走边聊天。娇娇突然停下脚步，仰着脸问道：

“爸爸，江青会不会打我？”

毛泽东愣神看着娇娇，那眼神是惊奇，是疑惑。此时，娇娇还没见过江青的面呢！毛泽东一时也没说什么，继续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看着娇娇问道：

“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娇娇如实地告诉了爸爸，她说：

“姨妈说江青爱打人。我看小说里写的后妈，都爱打孩子。”

毛泽东闻言，没再说什么，领着娇娇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贺怡来到了毛泽东家里，娇娇一见姨妈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她早就把说江青爱打人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没想到爸爸还记着呢。毛泽东当着毛岸青和毛娇娇的面很认真地对贺怡说：

“你要向孩子道歉。”

毛泽东认为，贺怡不该那样说。他怕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再说江青也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和娇娇见过面，怎么能那样说呢？其实，贺怡也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当时为姐姐抱不平，才随口说的一句气话而已。

娇娇没想到自己无意中将姨妈的话告诉了爸爸，爸爸会如此认真，竟然把它当成一件事来处理。她就用俄语和二哥毛岸青交谈起来。毛岸青在和妹妹谈话中，一会儿摊开双手，一会儿又耸耸肩。他们的表情似乎让毛泽东感觉到了什么，毛泽东就问：

“你们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姨妈的话对我没影响，道什么歉？如果对哥哥有影响，就对哥哥道歉。我没事了，我玩去了。”

娇娇说罢，正要抬腿走，就听贺怡对毛泽东说：

“我姐姐在岸青、娇娇离开她以后，感到特别孤独寂寞，想让他们回沈阳去。”

毛泽东说：

“我不同意他们去。让他们留在我身边。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也可以问问两个孩子，看他们自己的意见怎样。”

贺怡就征求毛岸青和娇娇的意见。娇娇毕竟是个小孩子，她并不了解妈妈的处境和心情，只知道爸爸这里环境美，又好玩，就和毛岸青同时表示不想回去。

贺怡在毛泽东家里和毛岸青、娇娇一起待了几天就走了。至于她和毛泽东还谈了些什么，娇娇并不知道。

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9、第10兵团及第8兵团一部共8个军，攻占了国民党军25万人固守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此前，蒋介石曾给汤恩伯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死守6个月到1年，挽救局势，反守为攻”。怎奈飞将军汤恩伯一贯是保命要紧，仅率国民党军一部5万余人由海上逃跑了。停泊在长江口外准备为国民党撑腰的美国等国的军舰，听到国民党军被歼灭的消息，扯下他们的旗帜，悄悄地向茫茫大海溜去。

在上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为了保护城市建筑和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战使用的全部是轻武器，经过16天激战，共歼敌15.3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各种枪支8万余支，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以及大量各种物资。上海地下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促使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派人和27军接洽，率国民党51军、21军、123军4万余人起义。人民解放军在此战中也伤亡了2万余人，其中牺牲连以上干部433人。

在3野攻占上海城区之夜，毛岸英立即带着扫雷专家入城排险，攻城各部全部露宿在街头上，秋毫无犯。战士们戏言：“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有铺，又有盖，晚上睡觉真凉快。”

外电也曾报道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为世界陆军第一”。

毛泽东非常敬重宋庆龄，得知宋庆龄在上海很安全，他十分高兴，委托陈毅和其他领导人前往其公馆慰问宋庆龄，并派出警卫部队保证她的安全。陈毅和潘汉年亲自拜访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说：

“解放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为人民谋利益。”

不久，2野第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到上海后，也去拜访了宋庆龄。陈赓素来敬重宋庆龄，尊称宋庆龄为师母。宋庆龄看重带兵的人，她也很看重陈赓，就问道：

“你带多少兵？”

陈赓说：

“20万吧。”

宋庆龄说：

“你们黄埔1期的胡宗南带兵30万，4期的林彪带兵100万，你怎么才有20万兵？”

陈赓听她这么说，挺不好意思的，只好说：

“他们进步很快。”

5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从上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董必武，他在电文上写道：

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勋鉴：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鄂赣陕5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来苏。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赖。值此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张澜 叩 艳

张澜说的罗努生，即罗隆基，字努生，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人，中国民盟创始人之一。

5月31日，刘少奇根据在天津了解到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电文中说：

“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看罢电文，非常恼火，便把刘少奇天津讲话抄出来上报中央及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指责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说刘少奇向资产阶级投降。

刘少奇和高岗的矛盾自此日益激化，以致后来酿成了高岗自杀的悲剧。

1949年6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4人的名义复电给张澜，他在电文中写道：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指罗隆基——笔者注）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董必武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稿，他写道：

“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6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

此后，毛泽东因指挥战争、经济建设等事务繁忙，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往后推迟了。

6月2日，毛泽东收到乔冠华来自香港的一份报告。

原来白崇禧在5月间率领桂系部队20余万人撤退到湖南以后，说是要湘桂联合与共军决战。为了镇压湖南的和平运动，他在开会时当着程潜的面指桑骂槐，还要改组湖南省政府，并建议国民党广州政府调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程潜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就派支持他和平起义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去香港，找关系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联系。唐鸿烈到了香港，会见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向乔冠华讲述了程潜与蒋介石、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以及程潜和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等人对避免战火、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愿望，请乔冠华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乔冠华的报告，想到了湖南省工委向华中局和中央报告的关于争取程潜、陈明仁的情况，与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商谈。毛泽东还说：

“单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还不够，要发动湖南人民，争取地方势力，这样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才有希望。”

毛泽东让周恩来起草复电乔冠华，同时指示湖南省工委进一步做好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工作。周恩来在给乔冠华的复电中写道：

“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不久，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分别在长沙建立了秘密电台，华中局秘密电台与湖南省工委取得了联系。

6月4日，75岁高龄的陈嘉庚到达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等人的热烈欢迎。

6月4日，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自作主张，向黄华暗示，司徒雷登希望去北平燕京大学过生日。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傲慢地对黄华说：

“你们应该意识到，外国大使馆继续留驻南京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发展。”

6月7日，周恩来到王府井北京饭店接陈嘉庚去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会见时，朱德、刘少奇也在座。

延安一别，转眼就是9年，胜利时刻，故人重逢，分外亲切。陈嘉庚对毛泽东说：

“在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为抗战，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要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但他就是不听，我也拿他没办法。第二件，我等回到南洋，就把我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蒋介石因此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我的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呀！”

毛泽东说：

“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如今解放战争又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以最快速度肃清残敌，统一全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现在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全国新政协筹备会就要召开了，请你一定参加。”

陈嘉庚说：

“毛主席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对政治素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恐怕会辜负主席的美意呀！”

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

“陈先生过谦了，众所周知，你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语言不通不要紧，有翻译嘛!”

陈嘉庚在谈话中对解放大军胜利过江，迅速占领南京、上海，表示祝贺；并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还谈到了归国北上途中的所见所闻，请求毛泽东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好福建。毛泽东告诉陈嘉庚说，已经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前往接管福建。陈嘉庚表示满意，认为中央考虑得很周到。

6月8日，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代表经过多次商谈，双方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友文。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当从年初一做起。你们协商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解放，才有留待绥远的起义。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1949年5月6日在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中特别强调说：“**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后来，进驻奉化的人民解放军，非常严格而认真地执行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其情景着实感人！而早在十几年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毛泽东，不仅以数十万银元悬赏要取其项上人头，而且还派出特务，毫无人性地掘他的祖坟，并疯狂地搜捕和残酷地杀害了他的亲人杨开慧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双方首脑的德行之优劣，相去何其远矣！

**第55章**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

**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

**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话说随着人民解放军不断地向前推进，在一些新占领区域出现了市场不稳、物价飞涨的严峻形势，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从1949年4月起，一直到1950年2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涨价高潮。仅上海一地，就有二三十万人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纱号有360家，棉布号2371家，糖行644家，还有数以百计的地上地下钱庄。在“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的情况下，许多商店也卷入投机的行列，以大部分的资金用于投机活动。

毛泽东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的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尽快地稳定物价，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地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战役”。这其中的第一次大战役，被称之为“银元之战”。

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有人扬言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政府财委向市场抛售10万银元，立即使物价回落。同时，各种报刊电台开展了宣传攻势。

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指示警备司令宋时轮，指挥华东警卫旅1个营的指战员及200名公安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包围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5名金银外币的投机操纵者，严办了为首的238名大投机倒把犯，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米等物价迅速地稳定并回落下来，批发物价指数回落了10个百分点。

6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一个苏联代表团，侯波、徐肖冰和新华社记者陈正清负责摄影和电影拍摄。

毛泽东在会见结束后，送走了苏联客人，回过身来，对正在收拾摄影器材的侯波等人说：

“你们辛苦了。每次来我这里都是行色匆匆，我想跟你们说句话都没有机会。来，今天不忙走，大家坐下来认识一下。”

说着，他在院子里一座小亭子里坐了下来。侯波、徐肖冰、陈正清非常高兴，马上围着毛泽东坐下了。毛泽东指着徐肖冰说：

“你，我当然认识。你是延安培养出来的摄影师，给我们拍过不少照片。这位女同志我是初次见面。”

徐肖冰介绍说：

“她叫侯波，是我爱人，也是从延安出来的。”

“好。延安出来的，是喝过延河水吃过小米饭的。”毛泽东说罢，接着问侯波：“你家是哪里的？”

侯波说：

“山西夏县的。”

“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呵！关云长就是夏县人。他武艺高强，人又忠厚。”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乐了。此时，卫士长李银桥送来一盘削好的水果，毛泽东请侯波他们吃。

“我不爱吃水果。”毛泽东解释说。侯波不好意思拿水果，毛泽东就拿起一个桃子递给她，说：“拿着，拿着么。”

侯波他们3个人不再推辞，就吃起了水果。毛泽东吸着烟，又接着说：

“山西是个好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那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八路军摩擦。陈赓火了，一生气就把他给收拾了。”

说罢，他吸了一口烟，又问侯波：

“你什么时候到延安的？在延安住过哪个学校？”

侯波说：

“我1938年到延安，先是在边区中学，以后又在延安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读书。”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是吃我们陕北小米长大的。”

此时，毛泽东的大女儿娇娇也在身边，侯波拿出相机为毛泽东拍了几张，也为娇娇拍了几张。

天色已晚，侯波3人不敢多耽搁，起身告辞。毛泽东也站起来，挥挥手说：

“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徐肖冰他们本来也想和毛泽东合个影，可他们不敢说。没想到毛泽东倒提出来了，于是就赶快行动。陈正清拿着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一左一右在毛泽东身边站好。毛泽东说：

“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

侯波夫妇见毛泽东如此认真，不敢违拗，就这样留下了一张由侯波站在中间的和毛泽东合影的珍贵照片。

6月间，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日益临近，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不断地接待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在会见张澜前，吩咐李银桥说：

“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然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打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历史镜头保存了毛泽东很多带有补丁的形象，但他身上更多的补丁是别人看不到的，主要集中在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找不到布头时就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当然，毛泽东那些外衣上的补丁还是比较讲究的。他要求工作人员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似的布打补丁，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一些。他曾经对韩桂馨说过：“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李银桥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找出“好些的衣服”，就报告说：

“主席，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

“穿在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罪我们的。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李银桥心里感觉很难受，他想：“我们共产党打下了天下，可是共产党的主席竟然连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衣服也没有。”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连一件好衣服都找不到。”

毛泽东却说：

“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李银桥说：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我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

就这样，毛泽东穿着打有补丁的衣服会见了张澜。

此时的张澜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留着长长的胡须，脸上有很多老年斑。毛泽东对李银桥说：

“张澜先生要来见我，你派人下山接，一定把车开慢一点，稳一点，那是一件国宝，千万不能把珍贵‘文物’碰坏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自己先笑了。卫士们也都笑了起来。

张澜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前等候。张澜下车后，毛泽东迎上前扶着他往院里走，说：

“表老啊，我说不让您上山，有事我可进城。您老应多保重身体，我们还要共同建设新中国。”

张澜说：

“这是我几十年的愿望，虽然我年龄大了，但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伟大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10年，为建设新中国尽力。”

毛泽东扶着张澜来到会客室坐定，说：

“表老是我们国家的活字典，你来看我，我非常高兴。”

张澜说：

“毛先生不要客气，我非常佩服您。我是清末过来的人，这次来前差点去了黄泉。”

毛泽东说：

“老先生的一生我是了解的，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是珍贵的。1945年我到重庆，表老冒着酷暑亲自到重庆九龙坡机场接我。到重庆的第4天我到特园拜见表老，受到表老和鲜英一家热情款待。我们在‘民主之家’共饮枣子酒，共谋民主。那年10月11日，我回延安时，表老又亲自到机场送我，临别赠言犹在耳旁。近年表老为民主奔波，被国民党特务打坏头部，国人对国民党无不斥责，对表老无不佩服。表老到北平，蒋介石岂能容您，令特务进行暗害。倒是毛人风有点远见，怕杀害表老这样的名人影响太大，才暂时未在您身上动手。”

他吸了一口烟，又开玩笑说：

“看来，您到北平，还得感谢毛人风先生啊！”

张澜说：

“我这个人一生好闹事。在北京考了秀才，要到日本留学，正好赶上慈禧过生日做寿，我反对，惹了麻烦。驻日使馆把我赶回国。以后我赞成社会主义，蒋介石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把我视为眼中钉。”

这次会见，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多加了几个好菜，与张澜共进午餐。

此后，毛泽东又会见了郭沫若、陈叔通等人。

在工作人员把陈叔通接来的那一天，毛泽东像见了亲人一样，亲切地说：

“叔老，您好！请你坐这儿。”

边说边搀扶陈叔通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陈叔通见毛泽东如此高看他，诚惶诚恐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笑着说：

“长者为尊，受之无愧呀。叔老，你是清朝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经多见广，经验丰富。你的经验是宝贵的。为了建设我们和平、民主的国家，希望您要直抒己见，切莫保留。”

陈叔通谦虚地说：

“言重了。”

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蒋军？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攻台作战问题。

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时，走到勤政殿门口，对随身卫士们说：

“就要在勤政殿里开会了，咱们进去看看吧。”

卫士长李银桥说：

“这个古建筑非常雄伟壮观，听说这里是袁世凯当皇帝的地方。”

毛泽东纠正说：

“袁世凯当皇帝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不是在这里。”

他正往前走，迎面碰上了民主人士、礼宾专家余心清先生，余心清问道：

“主席是来检查会场吗？请进去看看吧。”

毛泽东说：

“我是出来散步的，顺便到这里看看会场。”

“会场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

余心清说着，跟着毛泽东向前走，还不断地向毛泽东介绍着勤政殿和会场的情况。

勤政殿规模很大，进了大门，过一个院子，才到过厅。过厅约有50米长，10米来宽，木地板，中间铺地毯，两边摆放着许多名贵的鲜花、古文物和工艺美术品。勤政殿的正厅，有两三层楼高，原是中南海院内最高的建筑物。大厅里摆着一排一排的条桌和软椅。四周还有好多中小型会议室、宴会厅、卫生间，配套设施很齐全。余心清说：

“过去皇帝只图享乐，不会做事，在故宫里有那么多的宫殿，为了到这里来休息，也要建这么一套。”

毛泽东说：

“那好啊，他给我们今天开会准备了地方呀。”

余心清介绍说：

“在这里，一二百人的中型会议最为合适。大会完了，开小会讨论或休息，中小型会议室很多，也很方便。东边还有餐厅，吃饭也方便。筹备会在这里开很合适。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开也很好。怀仁堂也开始维修和清理了。过去，国民党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要彻底清理才能使用。勤政殿和怀仁堂的维修，都注意了少花钱多办事。”

毛泽东说：

“就照你说的精神办，开好会，少花钱，这也算是支援前线！”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邀请他到燕京大学过生日。

6月15日下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9个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共134名代表。

毛泽东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衣服，坐在共产党代表团的席位上。大会通过了主席团人选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就座。

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泽东讲话（见《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的和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最后振臂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6月17日，毛泽东在卧室的办公桌上见到一封来自北平师范大学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幼年时期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同学、当今的数学家、现任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汤璪真教授的来信。他十分高兴，便对工作人员说：

“要总机，我要打个电话。”

工作人员拨通总机后，毛泽东接过电话说：

“请给我接通北平师范大学汤璪真校长。”

稍倾，话筒里传来了对方的声音：

“喂，您找谁呀？”

毛泽东说：

“我找汤校长。”

汤璪真说：

“我就是啊。您是谁呀？”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润之。”

“噢！您就是润公啊！我们非常想念您呀！”

毛泽东说：

“我也很想念你的啊！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是高兴呀！”

汤璪真说：

“一想到您现在的地位，只能先给您写信。”

毛泽东说：

“不敢上门找来，先投石问路，写封信试试，看看我忘记没有忘记你这位小同学。”

汤璪真说：

“不是这个意思，您日理万机，太忙……”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请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老相识？”

“有北师大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数学系主任傅种荪，还有国画家齐白石老先生和同乡劳君展、许德珩夫妇等人。”

毛泽东说：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下午我来看你们。”

汤璪真说：

“我让他们去看您吧！”

“不要，不要，我去看你们。”

北平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大院，早年曾是梁启超创建尚志学会的会所，现在是北师大教工宿舍了。这天下午，汤璪真偕夫人早早在大门口等候毛泽东，夫人问：

“你的老同学不知带多少保镖来？”

汤璪真摇摇头说：

“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带不少保安人员的。”

“这我就放心了。”

3时许，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稳稳地停在门口。毛泽东健步下车，看见等候他的汤璪真夫妇，便大声说：

“老同学，你好哇！”

汤璪真大步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润公，您好啊！”

他转身指着夫人介绍道：

“这是我的堂客。”

毛泽东伸手握着汤夫人的手说：

“嫂夫人好！”

汤夫人也忙说：

“毛主席好！您带的保镖人员呢？”

毛泽东指着身后的田家英和一名卫士说：

“他俩就是。”

汤璪真夫妇引领着毛泽东来到他们的家，进入书房，分宾主落座。汤夫人连忙拿茶杯泡茶。警卫员捧着毛泽东的专用茶杯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轻轻一摆手，说：

“这是我老同学的家，就用主人的吧。”

说着，接过汤夫人冲的龙井茶喝了一口，对汤夫人说道：

“嫂夫人，这些年你跟我这位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汤夫人说：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北平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

汤璪真接着说：

“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同流合污，坚拒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公的到来。”

毛泽东说：

“谢谢老同学。我的老师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是的。”黎锦熙应声走进书房，他后面还跟随着一位学者。只听黎锦熙接着说道：“我曾经对家人说，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与其相比还要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黎老师，您好哇！”毛泽东一见黎锦熙来了，连忙起身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郑重地说：“黎先生，我不是什么伟人，我还是那位当年给您抄写文章的学生毛润之。”

汤璪真闻言，诧异地问：

“黎院长，润公还曾给你抄过文章？这可是一个珍闻呀？”

“我黄某可以作证。润公，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毛泽东连忙伸手握着那位插话学者的手，说道：“地理学家黄国璋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我至今还记得黎先生办《湖南公报》，我帮着先生抄文章，那时的你，就对地理有特殊的兴趣。”

众人落座后，黄国璋向毛泽东说起他和许德珩、潘菽、黎锦熙等人，在重庆、兰州等地知识界发起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以及成立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总部迁到北平的情况，还说汤璪真也参加进来了。毛泽东神情关注，频频点头，连连说：

“好，好！还是党外有党好哇！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

谈话间天色已晚，汤璪真要家人备饭，特别嘱咐弄些湖南特产腊肉，招待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麻烦你们了，今日之聚会，不只是乡情了，该轮到我掏腰包了。”

毛泽东要田家英去定两桌酒席，送到这里来吃。他又对汤璪真说：

“你们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今天我要宴请九三学社的朋友们。在北师大还有哪些九三学社同仁，都请来。”

不一会儿，教育学家董渭川、化学家鲁宝重等人都来了，连与九三学社联系密切的朋友也请来了一些。

田家英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毛泽东叫黎锦熙坐上座，黎锦熙说什么也不肯，他说：

“你是主席，我乃一介寒士，当然是主席坐上座。”

毛泽东扶着黎锦熙的胳膊说：

“这里您年纪最大，又是我的老师，自古以来，哪有让学生坐上座，老师坐下座的道理？”

汤璪真也说：

“黎院长，既然润公说了，你就不必再谦让了。”

黎锦熙只得坐了上座。其他人依次入席，宾主落座。毛泽东为大家敬酒夹菜，和他们边吃边谈。亲切的话语，浓厚的乡音，把他们带回到当年在湘江之滨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

毛泽东脱去了外衣，白衬衫袖口和领子上明显地打着补丁。他请求抽烟，名曰‘以烟代酒’。有人说：

“主席，你的乡音无大改呀！”

毛泽东笑着说：

“乡音虽无改，鬓毛却已衰矣！”

有人提议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毛泽东连连摆手，他说：

“在座的都是教员，我也是教员，只不过教的科目不同而已，各位就不必客套了。今天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

于是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有谈生活困难的，有谈教育事业如何发展的。毛泽东听了众人的议论，说道：

“困难只是暂时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各位教授的待遇也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们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一定会发展起来的。现在我和各位都是新中国的‘长工’，我们的主人是谁呢？不是地主老财或资本家，而是人民，4万万5千万中国人民，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黎锦熙谈到了九三学社的问题，他说：

“大家认为新中国将要成立了，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团体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多数人主张解散，其成员将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毛泽东稍加思索，说道：

“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仅不要解散，还应当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黄国璋说：

“那我们就把润公的意见带回去，再商量商量。”

汤璪真说：

“润公，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毛泽东真诚地说：

“我希望大家不仅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也都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黎锦熙端起酒杯说：

“好！我提议，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干杯！”

“干杯！”“干杯！”

众人纷纷举杯响应。已经是晚上9点了，毛泽东起身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他最后握着汤璪真的手说：

“孟林，今天到你这里来，是我拜望老师和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了。”

毛泽东辞了众位师友回到住处后，给历尽沧桑86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画家的尊敬谦和之情，并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齐白石，1863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贫苦人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12岁时，他从师学木匠；27岁时，从师学画。老师给他取名为“璜”，号“濒生”。老师还说，题画应该取个别名。因他的家跟白石铺很近，别号就叫“白山石人”，简称“白石”。后来，他就叫齐白石了。

齐白石看了毛泽东的来信，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

这才叫：得天下京华会故旧，敬师友小酌喻长工。

且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闭幕，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工作小组，会议宣布了各个工作小组的任务及人员名单：

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人员名单略，下同）。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和常务委员章伯钧担任。

第二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和副秘书长周新民担任。

第三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和民主教授代表许德珩担任。

第四小组的任务是草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和副组长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黄炎培（离北平时由张奚若代）担任。

第五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劭先担任。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叶剑英和筹备会常务委员、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沈雁冰担任。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仍为23个，但各民主党派的排列顺序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

会后，毛泽东为了让“九三学社”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指示周恩来说，让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许德珩和黎锦熙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写出了一份工作报告，印刷了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成员人手一份。

6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4件大的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2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6月24日傍晚，毛泽东写给胡乔木一封指示函：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3、4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6月24日下午6时

6月25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由北平赴上海，专程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共商国事。她们到上海后，先由廖梦醒去看望宋庆龄，将邓颖超此行的目的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说道：

“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怕到那里去。”

原来，宋庆龄曾两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3月12日病逝于那里；第二次是1929年赴北平参加孙中山灵柩南移活动。以至于后来一提起北平，她就伤心。廖梦醒说：

“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专程来迎接你的。”

当晚，邓颖超来看望宋庆龄，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周恩来写给她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仅内容情真意切，而且就其书法艺术而言也堪称是一件精品。

周恩来在信中写的是：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敬颂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宋庆龄阅罢来信，感觉盛情难却，就表示同意北上。她说：

“个人感情事小，建国大计事大。我决定接受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

宋庆龄还交代邓颖超说：

“告诉中央领导，不要开欢迎会，也不要到车站迎接。”

6月26日，张治中在外间谣言蜂起的情况下，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慨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阐述他一贯主张革命、实行民主政治的立场。声明中叙述了他在北平看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开宣布与国民政府划清界限，脱离一切关系，决定留居北平。张治中在《对时局的声明》中还说：

“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做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

6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新华社评论《评张治中声明》，评论说：张治中的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声明中对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

此前，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让主管部门安排张治中一家住进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是一座宫殿式的房舍，曾经是孙连仲的官邸。

毛泽东对留居北平的张治中关怀备至，常常邀请他过去座谈、聚会，把他介绍给初会的朋友们，并说：

“他是3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的话使张治中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在这期间，新中国政协正在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毛泽东多次当着朱德和其他领导人的面，提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协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推辞说：

“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天已失败了，成为过去了。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周恩来在看望张治中时说：

“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6月28日，毛泽东给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务长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顺颂

教祺！

毛泽东

6月28日这一天，黄华会见司徒雷登，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并说：

“如果司徒雷登先生希望回燕京大学看看的话，将欢迎先生到北平作客。”

6月29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可否去北平。后来，艾奇逊国务卿在7月1日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话：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至此，美国最终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大门。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见《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至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为庆祝建党28周年，在北平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数万群众在滂沱大雨中兴奋地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说。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庆祝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她说：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毛泽东闻之，非常高兴，他说：

“宋庆龄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国全世界都很闻名。她早年就追随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逝世后，她坚决与背叛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反动派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我们党和军队很大物质上的帮助。”

欲知宋庆龄何时来到北平，毛泽东如何迎接她？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此前已经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史沫特莱和美国情报官卡尔逊以及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人的密切接触，并记载了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和电报，以及他和总统特使赫尔利的交往。尽管美帝国主义在抗战胜利后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在摧枯拉朽地扫荡蒋家王朝之际，毛泽东依然指示有关方面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保持接触：6月15日，有关人员邀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过生日。6月28日，黄华会见司徒雷登，邀请他到北平作客。这一切都说明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一边倒”，而是自始至终都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直至7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司徒雷登转达杜鲁门总统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是杜鲁门而不是毛泽东最终关上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大门。几十年后国粉一类人污蔑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外交政策“一边倒”，无非是为了粉饰其亲美、跟着美国走的行径罢了！

**第56章**

**“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

**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话说1949年7月1日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访苏代表团开会。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有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布，整个布置朴素大方。西边的小厅，摆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这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在会议上向即将出发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作了全面指示。

原来早在国民党孙科内阁迁往广州时，美国大使并没有随行，而苏联大使罗申却跟着孙科到了广州。这在当时各国大使中是仅此一家。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罗申继续留在广州不走，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5月份就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

7月2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北平出发。代表团成员还有高岗、王稼祥。随行的工作人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黄韦文、吴振英等人。

代表团从北平乘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乘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达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短暂停留。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下榻于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

再说7月2日，中华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

沈雁冰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

后来大会在19日结束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为主席，沈雁冰、周扬当选为副主席。

大会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就是中国作协的前身，沈雁冰当选为主席。

不久，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决定创办综合性文学月刊——《人民文学》，由沈雁冰担任主编。

7月4日，毛泽东接到湖南省工委经第4野战军转来的由程潜署名的一份备忘录。

这一份和平“起义备忘录”，是在6月中旬由程潜口述、由程星龄记录整理而成的。尔后，程潜请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余志宏送交省工委负责人，并请省工委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省工委书记周礼随即派出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将备忘录秘密送交武汉华中局，又经4野转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潜在“备忘录”上说：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8条24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配合行动。”“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8条24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备忘录中还提出了在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看了备忘录，见湖南的重要人物陈明仁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不知是何原因。他心想，既然程潜能有如此重大动作，陈明仁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料得不错。原来程潜在5月份派唐鸿烈到香港会见乔冠华后仍不放心，便在6月份又派程星龄去香港乔冠华处进一步联络。程星龄到了香港，向乔冠华讲述了程潜下决心起义和受白崇禧压迫、排挤的情况。乔冠华立即电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星龄又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后到香港的章士钊，章士钊见面就问：

“颂公对起义有没有动摇？”

程星龄说：

“没有动摇。”

接着，他把湖南反蒋反桂系的复杂情况说了一遍。章士钊说：

“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解放大军快要南下了。你们应付得好，可劝颂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短时期。”

章士钊还把他在北平和谈期间会见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对程潜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及对陈明仁可以既往不咎的一番话，告诉了程星龄。章士钊又给程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他还说，这绝非溢美虚夸之词。

程星龄回到长沙，将章士钊所转述的毛泽东的那些话告诉了程潜、陈明仁。此前，陈明仁确实有思想顾虑，主要有3怕：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共产党跟他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如今听了程星龄的转述，特别是毛泽东所说的：“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站过来就行，像陈将军这样的将才，我们还要重用”这句话，陈明仁听了，当即表态说：

“听了毛泽东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我陈明仁深表赞同。”

程潜有了强有力地支持，于是便写出了这样的一份备忘录。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了程潜的备忘录，决定派员去汉口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首选人员是李达，可是考虑到李达的健康状况，不甚理想。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关系非同一般，派他前去再合适不过了。

李明灏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同乡，他在程潜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是该校的教育长。陈明仁就是那时被破格录取入讲武学校，后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北伐时，李明灏在程潜的第6军任第17师师长。1948年，李明灏在投奔解放区之前，曾到汉口会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程潜知道他要去解放区，表示赞成，嘱咐他代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问好。

派员一事议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王首道、萧劲光30日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3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1. 如程潜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接着，毛泽东又复电给程潜，他在电报中写道：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向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反美反蒋反桂，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先生自行权宜，相机处理，敝方均能谅解。

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如万一长沙起义成问题，希将所部军队转移湘西一带，策应解放大军南下。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已告知林司令员，请就近密切联系。湖南问题，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

写罢，毛泽东让中共中央设在长沙的地下电台，将这一复电转交程潜处。

7月6日晨，毛泽东为第1野战军制定了《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他提出对青、宁二马应予以区别对待，要首先打击青马。青马即马步芳，他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宁马即马鸿逵，他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在军事打击下，可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7月6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6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还有：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共16人。

会议对本小组负责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做出如下决定：1、对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曲公开征集；2、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曲评选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词曲的评选。

7月6日下午7点20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尚未结束，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雷鸣般的掌声立时响彻整个会场。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毛泽东。代表们全部站了起来，热烈地高声欢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讲完后，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即席讲话中，说到音乐中西结合的问题，以不久前当选为全国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为例，说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的优秀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会后，毛泽东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钟灵。在一旁的人又提到毛泽东批评钟灵在写标语时，将工人的‘工’拐个弯、‘人’字加3撇的事。毛泽东笑着问钟灵：

“你现在还那样写吗？”

“主席批评以后，再没那样写过。”钟灵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就鼓起勇气接着说：“那些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了，就是写隶书的同志也不那么写了。”

“哈哈哈！”毛泽东忽然大笑起来，他说：“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篆书不是更复杂吗？也得那么写。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作者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

7月7日，董必武领导的新政协筹委会第4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黄炎培、张志让和许多代表，都觉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名太长，用起来累赘。他们说：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雷洁琼发言说：

“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得注明是简称。这就是说，原拟国名可以不变，必要时可用简称。”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

“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随后，第4小组将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为3种名称，分发给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组长，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斟酌。

7月7日下午，为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及各界市民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和庆祝活动。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纪念和庆祝活动立时进入了高潮。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激情澎湃，一面挥手向群众致意，一面高呼：

“中国人民万岁！”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1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10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刘少奇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

报告上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及在莫斯科休养的江青，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苏共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江青等人紧走几步，上前与斯大林等亲切握手。

斯大林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长桌上鲜花点缀，杯盘棋布，几色美酒杂陈。刘少奇向斯大林敬酒说：

“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罢，开怀大笑，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

江青也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她高举着酒杯说：

“我们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脸上浮现着笑容，说道：

“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赞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他为自己过去对中国共产党不够尊重，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斯大林还略带伤感地说：

“苏中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你们在世界上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后来者居上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苏联。”

说罢，他对刘少奇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一超越而干杯！”

斯大林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而面带微笑，沉稳庄重。他对中国成立新政府的事情非常关心，问刘少奇说：

“长江以南地区很快就可以全部解放，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告诉他，中共中央准备在1950年元旦宣布成立新中国。斯大林表示，他担心中国目前这种无政府局面，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中国，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

宴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大家边吃边谈，倒也很自然。宴会期间，苏方还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放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实况纪录片，据说这是破例的特殊招待，是第一次这样做。

毛泽东看罢刘少奇发来的专电，非常重视斯大林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的意见，马上与有关中央领导人研究这一问题，决定将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7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歼灭马部的部署致彭德怀等的指示电：

彭、张、赵：

一、元日两电悉，歼胡4个军，甚慰。

二、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

三、1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

军委 寒 寅

7月14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的筹委会第6小组，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上，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委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提出应征图案的3个条件：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要庄严整洁，一目了然。征集时间到8月15日为止。

7月14日这一天，程潜接见了第4野战军特派代表刘梦夕，他在谈话中说：

“我本人已下了最大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你们可以把我这个真诚的表示转上去。陈明仁对当前的问题，何去何从，也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相当复杂，同时，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方对他进行拉拢，所以在他那里进行工作，还需特别慎重，免得稍有差错，影响全局。我已分别交代有关人员严密布置，待机行动。问题尽管复杂，但我相信，凭我们的真诚努力，和平解决是可能实现的，也一定会实现的。”

刘梦夕很快便把程潜的谈话报告给在武汉的林彪等人和中共华中局。

7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前，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毅提出自己兼职过多，照顾不过来，要求让饶漱石担任。毛泽东说：

“不行，还是由你来担任。”

陈毅说：

“上海市的工作和华东军区的工作，都要照顾，再兼军政委员会主任就照顾不过来了。”

毛泽东坚持要陈毅担任，陈毅说：

“如果要我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那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就不当了。”

毛泽东见他坚辞不就，就退一步说：

“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叫华东局讨论。”

后来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还说：

“主席两次让我来担任，我建议由你来担任。”

饶漱石说：

“你不担任，我来担任。”

饶漱石就以华东局的名义，将自己上报中央了。

7月1 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南战场规定了明确的作战方针，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

14日20时电悉。

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4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4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3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3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10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10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8个军，以陈赓部3个军、4野5个军组成之。此8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3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4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6省，但你们的50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4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8个军（4野5个军，陈赓3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4野5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3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3个军协同4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5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4野5个军（其中包括50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军委 午铣

7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对16日指示作了补充：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陈饶粟：

午铣电谅达，兹补充数点，请你们连同午铣电一并考虑电复。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4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6个省，2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4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4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15兵团到达袁州后，由15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10余县。陈赓3个军、15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3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15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4兵团3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3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4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12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4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3个军以外，以5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3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11月间，我2野主力6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1野歼灭，其残部仅剩7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1野决以9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3个军出川北，协同2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午攸

7月18日下午4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

此前，程潜在7月16日晨对第4野战军派到长沙的代表刘梦夕说：陈明仁率部起义已无问题。程潜要求：在宣布起义后，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程潜还说：白崇禧将从长沙撤退到衡阳，为避免白崇禧对他的怀疑，他将在白崇禧撤退前去湘西，做权宜之计。第4野战军林彪等在7月17日临近午夜时分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毛泽东在给林彪、邓子恢的复电中写道：

“17日23时半电悉。1、程潜16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2、我们已经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7月20日，彭德怀决定暂时放过退守汉中的胡宗南，而对青、宁二马发动追击战，在千里追击中寻找战机。他将这一计划电告中央军委。

7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攻广东的部署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及华南分局：

一、同意你们7月17日电（21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

二、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指广东南雄和始兴——笔者注）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

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

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

六、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军委 午马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的指示电中说：任弼时血压仍有190以上，稍劳即增高，罗荣桓病加重，两人均不宜远行治疗。

要求他们根据商定的专家名单，向苏联提议先派两位名医来给任弼时、罗荣桓治病。

7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绝密）：

午哿电悉。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予8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9月西进，10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3州（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笔者注），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苏联——笔者注）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定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它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4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 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午梗

后来，由于马鸿逵的撤退和马步芳固守兰州，平凉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7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的行动计划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及方方：

各电均悉。

1. 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

二、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

三、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这个会议的时间应不迟于9月5日，请方方按时赶到赣州。林平及其他什么人应到会，由方方决定。方方须提早结束闽粤赣边区工作的处理。

四、江西省委对接收赣州及赣南各县的准备工作，须迅速完成。

五、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15兵团留赣南工作之1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

六、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9月中旬以前，4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9月中旬），4野主力能向衡州（即湖南衡阳——笔者注）、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4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

七、以上请林邓萧赵将有关各点，通知陈赓、邓华及江西省委。

军委 午敬

7月24日午后，国民党特务在归绥旧城杀害了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董其武感到事情很严重，对和平前景十分焦虑，当即打电报给傅作义。同时，他又派1名军长、两名师长负责追查凶手。傅作义通过薄一波将这一情况转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闻报，在接见傅作义时说：

“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请你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7月25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陈赓邓华等兵团进军地区和路线问题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粟唐周，华南分局：

一、23日24时电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

1. 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4野主力应争取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9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23日24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9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

三、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一路经三南、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9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线。自9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9月5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会合，商筹全局。

四、韩江流域之胡琏、喻英奇等部敌军，责成叶飞兵团派1个军由漳州出潮汕去帮助解决。邓华兵团不派兵出韩江。因邓部入粤只有两个军，占领广州后，主力应位于广州地区，一部在惠州，一部在韶州，一部出南路，不可能兼顾韩江。而陈兵团则须出广西。

五、方方要求派队解决会昌、寻乌地区之敌，这可由邓华留在赣南之一个军负责办理。

军委 25日上午7时

7月25日，毛泽东复电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他写道：

1. 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

二、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为适宜。

三、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

四、同意派邓力群到新疆建立电台联络。

五、同意苏共组织摄影队随人民解放军行动去拍摄电影，如有必要可组织3个至4个摄影队，4个野战军各派去一个队。

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电：

“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具备，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以作战。”“空军领导机关以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

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任空军司令，负责建立空军的工作。

刘亚楼第一次接触飞机，那还是在1932年的4月间。本传前边已经说了，那时候，刘亚楼是红11师的政委，他的先遣团在打下漳州后，缴获了两架军用教练机。刘亚楼闻讯后特别兴奋，绕着那两架飞机，前前后后摸来摸去，久久不忍离去，还特意站在飞机旁让人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飞机修复好了以后，被命名为“马克思”号，聂荣臻就是乘坐这架飞机到了瑞金。刘亚楼怎么也想不到，近20年后自己竟然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再说毛泽东接着电告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如下请求：

“为准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起见：

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架至200架，重型轰炸机40架至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

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中国空军人员1700名，内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训练时间半年至一年；如便，拟请续办3年。如得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责偿还。

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至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空学校工作。

四、如上述1、2两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携随员4人来莫斯科参加这一计划的商谈，并组织第二项的学习工作。”

7月27日，刘少奇拿着毛泽东提出的“七二六”方案，同高岗一起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国的请求。他还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在中国设立。

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毛泽东让周恩来通知刘亚楼：

“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

周恩来还说：

“你和王弼、吕黎平3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尔后，高岗回国。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文时，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22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1、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2、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3、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3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接着，他在修改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时加写了一段话：

**“22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7月31日下午，刘亚楼和王弼、吕黎平应召走进中南海，向毛泽东、朱德汇报现有空军部队的状况和对中央“七·二六”创建空军方案的修正意见。他们首先到了朱德的办公室，当面领受了任务。

下午5时半，在叶子龙引领下，刘亚楼等人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笑着从座椅上起身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说：

“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我们党选送到新疆去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

毛泽东打量了一下王弼和吕黎平，风趣地对刘亚楼说：

“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个既有地上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行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见到这样三位一体的贵客呀！”

他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

“你们已经知道了中央的建军方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关于组建空军的具体意见，好不好？”

刘亚楼便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空军的兵力和装备状况，接着对中央准备请苏联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比例、组建航校、从陆军中选拔飞行员等问题，提出了调整和实施建议。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1200名飞行员、500名机械员的比例，刘亚楼认为不合理，他说：

“这个比例不切实际，应该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了刘亚楼的汇报和建议，用温和的口气问道：

“你们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刘亚楼回答说：

“主席，您说得完全正确。”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沉思了片刻，说：

“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修正了中央26日电报提出的方案中的一些问题。我看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正式方案，同苏联商定具体计划。你们到莫斯科以后，先同刘少奇同志商量，由他带领你们去同苏联同志谈判。”

说话间，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毛泽东招呼刘亚楼3人一起吃饭。炊事员端上了4菜1汤，毛泽东又让炊事员取来一瓶葡萄酒。他亲自给每人斟满一杯，又把自己的酒杯斟满，端起酒杯笑着说：

“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去苏联谈判建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干杯！”

刘亚楼等人立即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说：

“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托，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协同陆军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1949年8月1日晨，周恩来电告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张学思等定于8月1日由北平动身前往苏联。

此后，刘亚楼及夫人翟云英、张学思、王弼、吕黎平一行，登上了去苏联的列车。

8月1日，王稼祥在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催问说：

“《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此时的毛泽东哪里顾得了这件事。后来在建国后，他因为出访苏联、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务，也依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往后一推再推。

8月1日这一天，程潜以个人名义发表和平通电。

8月3日，长沙市民组成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有53个单位的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多人。

8月3日晚，国民党湖南党、政、军有关人员集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程潜和林彪的代表李明灏签订了《长沙和平协定》。

湖南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发言人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程潜“未东”即8月1日向毛泽东、朱德及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等人呼吁和平的通电。

接着，程潜致电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和在汉口的林彪说：

“潜等业经未东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第1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员，特电请查照。”

程潜还将该电报同时发往本省各军政机关并转饬所属。

此时，李明灏也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华中局说：

“程本人对我方措施均无意见，惟陈个性刚强，对脸面问题非常注重。同时此次湘事之解决与应付桂系之压力，陈力最多……为使陈了解上级对他的态度起见，首长等最好与陈明仁速来电慰勉，并由毛主席在电报上予以鼓励。”

李明灏与陈明仁交往甚多，陈明仁一家都尊称李明灏为老师。陈明仁此时对起义颇有顾虑，李明灏秘密潜入长沙，为他解开了疑团。

8月4日，由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领衔，37名国民党军将领联名签署的通电正式发表，宣告湖南和平起义。通电中说：

“8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谁料蒋介石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是可忍孰不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

8月5日，毛泽东看到华中局转来的李明灏的电报，认为有道理，便和朱德商量，用他和朱德两人的名义，对于在国民党军中唯一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国军嫡系虎将陈明仁要格外优抚一下。他在给程潜、陈明仁的复电中写道：

颂云、子良先生勋鉴：

8月3日电悉，为对抗广州伪政府；为维持湖南秩序，稳定军心，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面，所提设立由颂云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子良将军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的省政府主席，及临时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即可实行。省政府之移交，亦可嗣后进行。我们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我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凡对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两先生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接着，毛泽东又针对程潜、陈明仁领衔的37名将领8月4日通电一事，起草了给程潜和陈明仁等的复电，他写道：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8月4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8月5日这一天，解放军在长沙1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列队入城。第4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这两位在战场上兵刃相见的老冤家、老对手，终于握手言欢了。寒暄过后，陈明仁不卑不亢地对林彪说：

“林总，四平街上，子良得罪了。”

本传前面已经详述了1946年4、5月间国共双方之间的“四平之战”。那时候，身为中将的陈明仁率国民党第71军和第13军第54师主力守四平，林彪以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西满3个独立师和第6纵队第17师进攻四平。在血战中，联军曾突破了陈明仁的阵地，活捉了陈明仁的胞弟警卫团长陈明信。可是这陈明仁也真够能耐的，他临危不惧，撒豆成兵，还用美国的整包面粉垒工事，硬是与共军激战了19个昼夜，直到援军到来。最后，林彪见胜利无望，不得不率部撤出了四平。

林彪听陈明仁那样说，仍然是那一脸的冷峻，淡然地说道：

“如果那次你没有顶住，今天我们恐怕就没有这次握手的机会了。”

8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少奇、王稼祥的指示电，他写道：

“近来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下游沿岸几个大城市各码头及铁路矿山上空轰炸扫射频繁，造成很大侵扰和损失，甚望苏联360门高射炮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请与柯瓦廖夫一商。”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他写道：

德怀同志并贺习：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3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3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二、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50000人、我军姚喆、王平两部20000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民主人士——笔者注）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利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现在程潜陈明仁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桂胡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8月6日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华东局及粟裕。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　又及。

8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华中局和湖南省委的电报，他写道：

“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做。”“在将来接受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成，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如何礼遇程潜和陈明仁，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中局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电中说：“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为此，他还决定：“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一个胜利者竟然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真可谓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第57章**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

**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话说1949年8月初，贺怡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家里。

原来在不久前，贺怡曾去了一趟沈阳，接贺子珍到北平与毛泽东重逢。姊妹二人一路乘坐火车到了山海关车站，竟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拦住了，告诫她们说，贺子珍不能去北平。这样，她们便只好去了天津，贺怡将姐姐暂时安顿在市委招待所里。

娇娇见姨妈来了，就说：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贺怡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娇娇，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隐。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

在娇娇一再追问下，贺怡便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大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了她似懂非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贺怡说：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你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若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若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娇娇听着姨妈绕口令似的对于这一大堆人际关系的解释，一会叫婶，一会叫姨；一会叫嫂子，一会叫弟妹、姨妹的，都给说糊涂了。于是，她问道：

“您说的这些不都是亲戚关系呀？”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办不成。上次我到你爸爸那里，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

娇娇急切地问。贺怡说：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娇娇点点头，这句话她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跟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现在，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说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还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你妈妈提出两点要求，她说：‘第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第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我也说：‘我们去北平，是主席同意了的。你们……’那两个人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就下车去了。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重逢。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

贺怡说完，很长时间没有再说话。后来，她在与娇娇分手的时候，这才又说道：

“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没有一点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是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没想到这一次分手，娇娇与姨妈竟然成了生死永诀。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把阎长林叫到办公室，让他坐下，指着坐在沙发上的娇娇，对阎长林说：

“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她还小，来回的路上我不放心。你个人有什么事吗？”

阎长林说：

“没有事，我可以去。”

毛泽东交代说：

“现在家里工作不很忙，人也很多，你向他们交代一下，就去一趟吧。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暑假的作业，娇娇已经完成了，她想住几天由她定，开学以前赶回来就行。天津离这里很近，买普通座位就行了。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娇娇在我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她。她住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六都回来，我们都能见面，说话，还在一起吃饭。请贺子珍同志放心。以后每年放了暑假，娇娇都可以去看她。你到了天津，如果和贺子珍同志谈起话来，就说我从转战陕北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多安慰她。这里的其它事情，不必多谈。”

阎长林说：

“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第二天，娇娇穿着白底蓝点连衣裙，跟着阎长林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了普通硬座车厢。她显得很兴奋，和阎长林说了一会儿话，这才平静下来，拿出一本俄文小说翻着看。

到了天津，阎长林带着娇娇来到市委招待所，找到了贺子珍。贺子珍一见娇娇，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娇娇的手，搂在怀里，哽咽着说：

“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想你的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妈妈的心，你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了。”

阎长林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汇报了娇娇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贺子珍说：

“娇娇愿意跟主席在一起，我也同意。但是，我知道主席的工作很忙，娇娇还小，只能希望你们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情面上，对娇娇多多关照。”

接着，她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阎长林也讲了毛泽东在战争中遇到的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贺子珍说：

“我带着娇娇在苏联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过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

贺子珍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换个话题结束了谈话：

“这次到天津来，娇娇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你也没有来过天津，可以到处看看。”

8月7日，毛泽东复电给刘少奇、王稼祥说：同意6日来电的请示意见。同意“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少奇、王稼祥的指示电：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全文，望即照此签字。

接着，毛泽东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智在8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说他母亲杨老夫人尚且健在，并询问了外甥岸英、岸青及其女儿杨展的情况。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的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8月10日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少奇、王稼祥的复电：同意关于组织高射炮兵团的方案，对苏联派指导人员来训练我炮手表示非常欢迎。

接着，毛泽东分别复电给在湖南一师工作的老同学周世钊和一师校友会。

原来在8月6日，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会由代理校长周世钊牵头，庆贺湖南和平解放，致电毛泽东，向他致敬。8月7日，周世钊本人也向毛泽东致电庆贺。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电中写道：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周世钊先生：

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敬复，并颂教祺。

　　 毛泽东 未真

他在给湖南一师校友会的复电中写道：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诸先生：

鱼电敬悉，极感盛意。希望诸位努力进修，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

　　 毛泽东

在湖南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表兄王季范，也连续3次发电报给他，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并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3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

除了周世钊、王季范等之外，家乡其他的亲戚、朋友来信的还有很多，有的想到北平来看望毛泽东，有的要毛泽东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的希望毛泽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次，田家英拿来了一大叠子湖南的来信，对毛泽东说：

“这么几天，又来了这么多的信。”

毛泽东接过信，一封一封地看来信的地址，说：

“全国快解放了，人也当官了，亲戚朋友也多了。这么多的信，我如果天天看信，写回信，接待他们来北平，解决他们的问题，别的事情也就不能做了。凡是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来信要求来北平，或者要求我解决什么问题的来信，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就交给我处理。一般的来信，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交给我看看也就行了。原则就是这样：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

8月11日晚，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朱学范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招待会上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1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见《毛泽东选集》）。

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美国在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在7月30日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评论中写道：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8月14日这一天，刘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同行的还有苏联政府前铁道部长、来华苏联专家负责人科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00多人。

在刘少奇临行前，斯大林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主要人员到他的别墅，让客人看看他亲自耕耘的园地和结出的无花果、西瓜、番茄、豆角、谷子等作物。斯大林指着那茁壮的谷子说：

“这是用从中国东北引进的种子种的，要是等它熟了，用来招待中国贵客该多有意思，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

刘少奇一行人后来于8月25日抵达沈阳，28日晚乘专车回到北平。

8月15日，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新疆伊宁，马上与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和民族军领导人阿哈买提江·哈斯米、赛福鼎等，进行了接触和会谈，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的电台，以便及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8月15日这一天，中国空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

8月16日，朱德在代总长聂荣臻、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陪同下，在北平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中队的全体人员。

8月16日这一天，以马叙伦为组长的政协筹委会第6小组工作人员，在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特设了临时选阅台，开始对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和国歌词曲稿件，进行初选。他们将从征集来的3000多幅国旗、国徽图案中筛选出来的佼佼者，陈列在房间4壁，请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成员仔细观摩挑选。他们还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和座谈会，认真评选各种稿件。

评选委员会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把38幅国旗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由于在国徽、国歌应征稿件中没有满意之作，评选委员会决定再进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

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又从评审委员会提供的38幅图案中筛选出3幅，将由毛泽东主持各界人士座谈会，作最后定夺。

8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他介绍了筹备会上专家们关于新中国名称的3种意见，他还说：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是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

张治中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张治中的话很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这一意见。

8月17日，筹委会第4小组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初步草案，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2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司徒雷登是在8月2日悄然离开中国的——笔者注）、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3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3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8月18日这天，毛泽东给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哈买提江发去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9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5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 8月18日北平

后来在8月27日，阿哈买提江等5人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赴北平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途经苏联贝加尔地区时，因飞机失事全部罹难。

毛泽东为5位革命烈士亲笔题词，他写道：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再说8月20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傅作义向毛泽东汇报了绥远的情况。他说：董其武来电报告，国民政府委任他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并拨给他黄金1900两。他该如何处理，请主席请示。毛泽东说：

“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说罢，便将一封“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亲切地说：

“宜生，绥远的问题，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由你去解决为好。有劳你和邓先生走一趟，你们去了，对董其武也是个帮助。”

毛泽东转对陪同的薄一波说：

“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他还交代薄一波，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给傅作义大洋15万元。

傅作义、邓宝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随即携带15万银元和大批慰问品赶到绥远，慰劳将士。

董其武等人拟写了起义的通电稿。傅作义看后，通过电台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复电说：

“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8月21日，西北第1野战军发起了兰州战役。

此时，驻守兰州地区的马步芳的82军不算骑14旅有30000余人，129军不算骑8旅有10000余人，骑8旅、骑14旅共9000余人马，加上非青马系的甘肃保安团和其它炮兵后勤等约4000余人，共计53000余人，由秦陇兵团司令官马继援统一指挥，其部署是：以82军100师、青海保安1团守东冈十里山、窦家山、古城岭、马架山，其中青海保安1团守窦家山；以82军248师守营盘岭（皋兰山南梁）；以82军190师守沈家岭、狗娃山，其中569团、568团一个营守沈家岭，568团两个营守狗娃山；以129军357师（受190师指挥）守小西胡。小西胡在狗娃山西侧后，只起掩护作用。357师、新编1师一个团为预备队。

第1野战军的部署是：杨得志的第19兵团63军攻十里山、窦家山，65军攻马架山、古城岭；许光达的第2兵团6军攻营盘岭，4军攻沈家岭、狗娃山，3军牵制小西胡敌人并做总预备队。

8月21日这天拂晓，第1野战军19兵团63军、65军，2兵团6军、4军，以9个团近万人的兵力，向敌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各部在几十里的战线上整整打了两天，死伤惨重，仅65军就伤亡近800人，结果连一个敌军阵地也没有攻下来。

8月22日黄昏时分，1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进攻。他非常不安，在这个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着首攻受挫的原因：一是各部攻击准备不足，仓促投入战斗；二是指战员中轻敌思想严重，不看地形，不明敌人兵力火力部署，连爆破器材和炸药都没带，更不用说组织步炮协同作战了。

8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文中写道：

“美国过去100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5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杜鲁门政府发表这本白皮书的初衷，当然想掩饰这个事实，却得到了欲盖弥彰的结果，把上面这个事实反映得更为清楚。”

8月23日这一天，第1野战军兰州战役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央，毛泽东琢磨了好一阵子，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吩咐值班人员，立即发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张，并贺习：

各电均悉。

1.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贻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1次打不开而用2次、3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二、同意在定西或兰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贺龙同志如能于9月15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9月10日开幕，20日闭幕，贺于15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偕仲勋一道去兰州附近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

三、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

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兰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兰州。

中央 未梗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一看中央的电报，认为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作战，需要时间太长，于是就在8月24日21时发报给中央说：

“遵照8月23日电示，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第120军），黄祖埙（第91军）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该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2兵团和第19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毛泽东一看彭德怀这份电报，就皱起了眉头。他不停地吸着烟，说：

“彭德怀是不是过于急切，过于自信呢？投入的兵力也不足，25日就发起总攻，时间上是不是也仓促了一些？”

周恩来说：

“是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猛吸几口，说：

“我看可以给德怀同志发个电，指出这一点，有必要将王震兵团投入兰州方向的作战。”

朱德许久才说：

“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把握的仗，他不会去打，应该相信他。”

周恩来犹豫了一阵，也说：

“朱老总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既然有七八成把握，25日总攻未尝不可。”

毛泽东见他二人如此说，踱了一会儿步，扔掉烟头，就说：

“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再说8月2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

此前，黄炎培在8月23日曾撰文驳斥美国“白皮书”，并以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近百年史中最黯淡的一页，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黄炎培看了来信，怀着深切的知遇之情，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并说：“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8月25日黎明，第1野战军向兰州敌军各阵地发起总攻，兰州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事开始了。

是日晚24时，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电报称：

“本月25日恶战一天，4、6两军夺敌两个阵地，俘敌百余，毙伤敌近3000人；65军、63军，夺敌一个阵地，俘敌1000人，毙伤敌约6000人。我伤亡相等，敌人很顽强。”

8月26日凌晨1时，牵挂着兰州战役的毛泽东给彭德怀等发去一份电报，他写道：

彭张并告贺习：

24日电悉。

1. **如你们25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

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

**三、如25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24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4个军或3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

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18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的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援兰州前线的需要。

军委 26日1时

8月26日12时，第1野战军攻占兰州，战斗基本结束了。

此役，第1野战军歼灭敌82军100师全部，248师、190师大部，129军一部，毙伤1.3万人，俘敌1.4万人，共计27000人。由于指挥临阵失误，致使马步芳余部两万多人逃脱，其中骑8旅、骑14旅共9000余人马，基本上是全身而退。

第1野战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死伤12000人以上，其中阵亡人数约2500-3000人。

彭德怀在打完兰州后说：打兰州，有的团1500余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英雄们为人民的事业，粉身碎骨，光荣献身，为万世师表，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一直是国民党方面远远大于共产党方面，像兰州战役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双方伤亡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

在兰州城西面，黄河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华林山。在华林山的半山腰，有一片约百亩大小的荒芜坡地，经过清洗和整容的数千具烈士的遗体，被排列、安放在这里。

可怜见：一将功成万骨枯，东方已白壮士死。

倘使截断青新路，圈住马儿又何如？

彭德怀来到华林山，吃力地下了马，看着大片大片的指战员们的遗体，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8月26日，毛泽东二次致书黄炎培，他写道：

任之先生：

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8月下旬的一天，在天津住了十几天的阎长林，准备带娇娇回北平了。

这天晚上，贺子珍对阎长林说：

“娇娇说了，她想早点回到主席身边去，好好复习语文。她在国外光学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呀。娇娇还小，她在主席身边，给你们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麻烦。请你转告大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她还说：

“希望主席保重身体。娇娇还小，希望主席有时间了多关心一下娇娇的学习。”

第二天，阎长林便带着娇娇回到了北平。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见女儿回来了，非常高兴。他对阎长林说：

“你到屋里坐一坐吧。”

阎长林随着毛泽东来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毛泽东问道：

“贺子珍同志的身体还好吧？”

阎长林汇报说：

“她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们谈了3个晚上，她最关心主席的身体。我把延安撤离后的一些艰难紧张情况给她说了，她也很愿意听。她说，那个时候，她也为主席担心。我告诉她，现在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还好呢。她听了很高兴。贺子珍同志很关心娇娇的学习。她说，娇娇在苏联主要是学习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她希望主席多关心娇娇的学习。”

毛泽东说：

“是呀，星期六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既是欢乐，也是督促检查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别的时间我就顾不上了。这些孩子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帮忙呀。”

阎长林说：

“贺子珍同志也讲了，主席的工作忙，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多照顾娇娇。”

“她没有谈别的事情吗？”

“贺子珍同志还谈到过去因为一些小事，曾经与主席争吵过几次，事后很后悔，感到对不起主席。贺子珍同志还问了许多事情，我不好回答她，我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他站起身来，握着阎长林的手说：

“谢谢你，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一下吧。”

后来，贺子珍由天津前往杭州。1950年，贺子珍和她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及贺子珍工作安排的事。毛泽东在回信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市妇联副主席。此后，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还先后到了南昌、上海，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提前起了床，洗漱后就开始吃饭。李银桥已经把他要换的衣服鞋子准备好了，还是只有在迎送知名人士的时候，常穿的那一身浅色中山装，那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

毛泽东吃过饭，就失急慌忙地赶往前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到车站迎接客人。今天要迎接的人，是从上海来的宋庆龄。

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人，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聂荣臻、蔡畅、柳亚子、康克清等，还有手持花束的洛杉矶幼儿园里的少年儿童。毛泽东一下轿车，站台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向人们招手致意，亲切地和那些民主党派领导人握手问候。

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尚未进站，毛泽东在站台上信步而行。负责摄影的吴立本将镜头一直对着他，不停地拍摄着。毛泽东见吴立本如此，便径直向他走去。吴立本见毛泽东大步走来，急忙后退，一直退到了道轨旁不能再退了，才放下了机器。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工作很忙啊！谢谢你。不要光拍我嘛，要多拍拍其他的同志！”

吴立本连连称是，只好将镜头转向了他人。不一会儿，火车进站了，缓缓地停了下来。毛泽东立即扔掉手中未吸完的烟头，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欢迎的人群也立即拥了上来。吴立本为了抢镜头，挤上去举起镜头。可他的个子不高，只好将镜头举过头顶，将胳膊架在旁边一个人的肩头上进行拍摄。

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车厢里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黑色旗袍，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纱巾，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发髻，显得朴素整洁，端庄大方。吴立本拍摄完了，扭头一看，站在他身旁一动不动的人竟然是毛泽东，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朝他微笑着点点头，尔后朝宋庆龄走去，伸出双手和宋庆龄紧紧握手，连说：

“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说：

“谢谢你对我的邀请，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宋庆龄说：

“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恩来也握着宋庆龄的手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宋庆龄说：

“谢谢你派你的夫人去接我。”

朱德和其他人士一一和宋庆龄握手，表示欢迎。少年儿童向宋庆龄献上了鲜花。

是日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他举着酒杯向宋庆龄敬酒，说：

“欢迎你这位在中国革命中劳苦功高、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杰出的女士宋庆龄先生，欢迎你与我们继续合作，共商建国大事，为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东方，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过上美满的生活而共同努力。”

宋庆龄非常受感动，她说：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派邓颖超同志到上海去接我，感谢今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车站去迎接我，感谢设宴欢迎我。今后，我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奋斗。”

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放，战友欢聚，欢迎宋庆龄前来共商国家建设大计。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宋庆龄在新中国的职务？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在湖南和平解放后，面对家乡“**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寄来的众多信件，毛泽东交代工作人员说：“**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凡是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这3个“凡是”，一反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传统习惯，充分地显示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天下为公”的崇高理念，这应当成为后来任何一个执政者的座右铭！

**第58章**

**“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

**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8年浴血奋**

**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

**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打出了一个新中**

**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话说1949年8月28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3篇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3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

8月29日，毛泽东复信给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

吴玉章是在8月25日就简化汉字等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提倡文字改革。

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玉章同志：

来信已悉。当付郭沫若、茅盾、马叙伦3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附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锦熙3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黎锦熙此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不久，毛泽东又指定由黎锦熙、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任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及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8月29日这一天，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程潜任主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

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致程潜的电文，指定程潜、仇鳌、李明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邀代表，邀请他们北上共商国家大事。

程潜复电给毛泽东，请求增加陈明仁为特邀代表。毛泽东旋即回电，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给彭德怀、张宗逊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张：

看你们29日致王张（指王震、张希卿——笔者注）电，**知马匪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我们亦从伊犁方面获得同样消息。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军委 未30

8月30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4篇评论：《“友谊”，还是侵略？》（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所有109年（从1840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8月末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罗道让高高的个头儿，胖胖的身躯，长得很魁伟。他的脸上虽然布满花生米大小的花痕，但两只大眼睛，却很有精神。罗道让郑重地对王鹤滨说：

“鹤滨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

王鹤滨一听，犹豫了一下说：

“我去，但怕做不好。”

由于激动和不安，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嗓子也觉得发干。罗道让从衣兜里掏出香烟，递一支给王鹤滨：

“鹤滨同志，吸一支吧！”

王鹤滨说：

“我不会吸。”

罗道让便将那支香烟在桌子上戳了几下，点燃后，美美地吸了几口，笑着说：

“那你就去吧。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就一定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的。你先去，我们也要去的，咱们还会在一起工作。你进城去找傅连暲同志，他会具体地向你交代任务。”

王鹤滨吃过午饭就进城去找傅连暲。傅连暲主管的中共中央保健局在弓弦胡同2号，这里原是清王朝一位王爷的府邸，现在成了中共中央保健业务的中心。王鹤滨走进傅连暲的办公室，傅连暲微笑着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隔着写字台和他握手，示意他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道：

“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得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备人员。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毛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3位医生了。”

王鹤滨问：

“那第1位和第2位医生是谁？他们现在何处工作？”

傅连暲显然是进入了沉痛的追忆，他低沉而缓慢地说：

“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误地杀掉了。”

王鹤滨闻言，心脏突然抽搐了一下，心想：党内斗争竟然这般残酷！如果不是毛泽东扭转了党内“左”倾路线，还不知道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那傅连暲也沉寂了片刻，才从沉痛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接着说：

“第2个医生名叫周毅胜，他现在是一个旅的卫生部长。今天咱们就去看毛主席，把你介绍给他做保健医生。”

傅连暲随即提起毛笔，认认真真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介绍信，然后用嘴吹了几下未干的墨迹，折叠好装入信封，又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地写着：呈 毛主席 傅连暲

坐在对面的王鹤滨心想：

“你既然带我去见毛主席当面介绍，干嘛还要写信呢？”

傅连暲看出了王鹤滨的疑惑，解释说：

“我们去见毛主席，他可能没有空，正在开会，也可能尚未起床，不一定能见得到。有了这封信，你也就可以自己去了。”

司机来了，说车已经准备好了。傅连暲和王鹤滨乘车向香山方向驶去。走进双清别墅，傅连暲停住脚步，从黑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信，递到王鹤滨的手上，说：

“王医生，你自己去吧，毛主席就在东侧的那个院子里，我去看看朱老总。”

说罢，他转身朝着西北的方向走去。王鹤滨事先没有想到傅连暲会来这一手，拿着那封信，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心想：这下糟透了，把我一个人甩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叫我一个人去见毛泽东，这不是等于毛遂自荐吗？傅连暲向前走了十几步，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王鹤滨，见他仍旧站在原地一动未动，便用手指了指，又撅起嘴唇朝毛泽东住的院落努了努，示意他快点去。王鹤滨只好硬着头皮向那所院落走去。

大门口执勤的卫士，中等个偏低的身材，圆圆的胖脑袋，黑皮肤，两只大眼睛，厚厚的嘴唇半开着，一身老八路装束的打扮。他早已注意到了王鹤滨的行踪。当王鹤滨走近大门时，那位卫士也正在向他这位不速之客靠近。恰在此时，毛泽东在几位领导人陪同下，有说有笑地从院子的过厅中走出大门来。值班卫士马上收住了脚步，退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但目光仍警惕地盯着王鹤滨。此时的王鹤滨却喜出望外，迅速地走到毛泽东跟前，将信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从信封中抽出信一看，又瞧了瞧王鹤滨，微笑着说：

“好，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现在要去开会，以后我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和王鹤滨握了手，表示欢迎。王鹤滨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就闪身让开了路。毛泽东和众人又匆匆地走了。

1949年9月1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纪念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大会，会场两侧悬挂着毛泽东撰写的一副挽联：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毛泽东还为冯玉祥撰写了挽词：“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

周恩来在纪念会上致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9月1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萧赵：

30日电悉。

1. 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

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即湖南澧县——笔者注）、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3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

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9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9月下旬或10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笔者注）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11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12月或明年1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军委 申东

9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审阅的重要社论：【新华社北平2日电】《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

早在1949年7月8日，西藏当局制造了“驱汉事件”，捣毁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电台，断绝与内地一切通讯和邮件往来，并驱逐国民党驻藏人员及其眷属和夫役200余人及所有其他在藏的汉族人。不久，西藏当局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参与下，公然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准备派员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新华社的社论中说：

“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400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即不但解放汉族人民，而且解放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多数汉族人民和内蒙古人民，正在解放着回族人民，并即将解放藏族和西北、西南、华南其他各族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穷困悲惨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他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的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

9月初，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华侨代表，抵达北平。毛泽东很快便会见了他。

这位特殊客人一来年纪大，二来身体不适，到双清别墅上山坡时，连换坐吉普车都不能坐，坐吉普车都怕碰坏了。这可难住了毛泽东和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必须把他抬上来。”

用什么抬呢？一个战士说：

“用担架抬最好。”

可是这里没有现成的担架。一个战士说：

“干脆让老先生坐主席的藤躺椅，多去几个人把他抬上来。”

毛泽东一听，笑笑说：

“好主意。”

工作人员们立即找来两根扁担似的木棒子，绑在藤躺椅的两边，一副人工轿子很快就做成了。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们4个人，大个的要走在后边，小个在前边，这样上山走路方便。抬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一块儿起，抬上肩后步子要走稳走齐，不要让‘轿子’晃动，落地时也要轻轻地落。”

半个小时后，司徒美堂坐着藤躺椅上来了，毛泽东连忙大步迎上去，上前扶着司徒美堂问好，将他搀扶下藤椅，迎入会客室。落座后，毛泽东又说：

“老先生这么大岁数还要上山，我心里不安。原准备进城拜访您老，没想到您这么两天就来我这里。”

司徒美堂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

“这是我早已盼望的事，几次想回国都未能回来，这次要不是毛先生安排，可能还回不来。没有共产党，我早就到黄泉了。有的人不是已经被蒋介石杀害了。”

毛泽东说：

“这是蒋介石对革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一贯态度。所以对老先生回国，我们作了周密安排。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过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

司徒美堂说：

“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谈到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得来的。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毛泽东摇摇头说：

“话不能这么讲。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了，我们共产党只有28年的历史，先有的中国，后有的共产党。不是有了共产党，才有的中国。最近我们正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谋建国大业，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也没有经验，必须和全国各方面人士协商。司徒先生在海外多年，经验多，见识广，所以千方百计请您回来参加会议。”

司徒美堂说：

“毛主席太谦虚了，与我平起平坐，没有一点架子，使我深受感动，不得不把内心深处的话掏出来说给你听。**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心里有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深，**认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来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这是我的想法。没有想到毛主席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毛泽东说：

“我们以后要长期一块儿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

司徒美堂告别时，毛泽东关心地说：

“您老来北平住的吃的是否习惯？老先生以后有事有困难就直接打电话给我。”

两人握别后，司徒美堂依然由战士们抬着下山。毛泽东站在门口目送客人，他对身边的人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经验丰富，我们应当多向这种人请教。”

已经看不见人了，毛泽东兀自双手叉腰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

“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9月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聂荣臻说：

“程潜于9月2号抵达汉口，4号由汉口动身来北平，请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恩来组织一批人去迎接，还要先看好住处。”

9月6日，张元济应中共中央之邀，作为特邀代表自上海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同时前往的还有赵朴初、茅以升、盛丕华、蒉延芳、袁雪芬等。因张元济年事已高，由其儿子张树年陪同前往。

9月7日下午，毛泽东说要准备去火车站迎接程潜。程潜、李明灏、程星龄将在晚上乘专列抵达北平。大家都不明白毛泽东何以给程潜如此高的接待规格，劝他不要去。毛泽东说：

“我们是老乡，他是我的私人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能叫别人去接吗？”

他吸了一口烟，又笑着说：

“那样，我看你就没有朋友了。什么是朋友？国民党恐怖统治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两个还保持着联系。”

在吃晚饭前，毛泽东问阎长林：

“吃过晚饭，我们到火车站去迎接程潜将军，你知道吗？”

阎长林说知道。毛泽东说：

“程潜将军原来是国民党湖南省的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我们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他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联合起义，宣布湖南和平解放。这次是我们邀请他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吃了晚饭，时间尚早，毛泽东开始散步。阎长林又提起将要迎接的程潜，他说：

“主席，程潜将军和你的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他不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来个两面夹攻呢？这样作用不是更大吗？”

毛泽东说：

“他虽然是一个省的主席和战区司令，可他手里也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个领兵的将领，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过白崇禧反动派军事的压力。只有我们大军渡江以后，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湖南才有可能和平解放。程潜将军是国民党的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在国民党搞的国民选举中，他也是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下台后，和平谈判也许能够成功。”

毛泽东乘车来到前门火车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黄克诚、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10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民主党派与各界著名人士，都已经集聚在车站等候。

晚10时许，程潜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在“欢迎程潜将军”的口号声中，程潜身着呢制服，微笑着走下火车，他一边向大家招手，一边向毛泽东走来。毛泽东快步迎了上去，握住他的双手说：

“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健康，洪福不小啊！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

程潜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

“托福，托福。你的工作那么忙，不应当来火车站迎接我，我应当到府上去拜访你。”

毛泽东把他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向北京饭店驶去。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叶剑英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叶方陈邓诸同志，并告林邓：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

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4野主力9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11月进至梧州区域。4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12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2野主力，11月可入贵州境内，12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军委 申齐

9月8日中午，毛泽东到北京饭店看望程潜等人，并一起共进午餐。

是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李明灏、程星龄接风洗尘。入席前，毛泽东以朋友的口气说：

“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8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宴会开始后，因为朱德、周恩来等人都在，这种聚会具有一定的工作性，政治性，毛泽东在祝酒时就又是一种口气了，他说：

“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官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你们带了一个好头，也给湖南省和长沙市的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的灾难。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刘少奇也举杯敬酒，他说：

“欢迎你们和我们合作共事，建设伟大的祖国。”

周恩来在敬酒时，称赞程潜说：

“你有胆有识，成功地组织了湖南军队起义和湖南的和平解放，维护了湖南和长沙免遭战争损失。”

程潜在答谢时说：

“我过去被辱国辱民的蒋介石拖进了苦难的深渊，走错了路，很惭愧。今后愿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努力奋斗。”

此次仇鳌因故未到，毛泽东对程潜说：

“仇鳌未到，湖南地区可以补特邀代表一人，请颂公自行酌定。”

程潜即推荐了族弟程星龄。

9月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他说：

“解放军已决定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你能对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做一些工作和施展影响。你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在那的旧部多，影响大，我们想请你帮我们多做做工作，促成新疆的和平解决。尽量避免流血。”

张治中说：

“毛主席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去做好。”

毛泽东还说：

“我们希望你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和影响，促使他们尽快和平起义。我们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目前情势下，只要你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张治中兴奋地说：

“我早有此意。我在5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此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张治中说：

“好的，我马上去做这件事。”

9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给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

林邓：

关于进攻部署：

1. 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

二、程子华兵团除留1个军于常德地区，另1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

三、另以3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

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3个军（第7军、第46军、第48军）及鲁道源之58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旧县名，即今广西融安县——笔者注）、罗城、天河（旧县名，1952年并入广西罗城县）、宜山、思恩、宜北（均旧县名，1951年合并为广西环江县——笔者注）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3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

五、以上3路我军（共8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

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1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军委 9月9日

9月10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草拟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文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审阅后，立即发给共产党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请他转交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他在电报上要求陶峙岳、包尔汉正式宣告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政府。

张治中还不放心，第二天又给陶峙岳发了一封电报，就有关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详细指导。

9月10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亲自到车站迎接陈明仁将军，将他安排住在六国饭店。

陈明仁是在9月3日动身北上的，那时因长沙到武汉的火车不通，汽车也不能直达，加之国民党派飞机狂轰滥炸，路上不甚安全。因此，第4野战军特派第12兵团的警卫部队专程护送，绕道平江、通城，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才到达河南境内。然后，从郑州坐火车绕道徐州，到达北平。

9月11日，毛泽东尽管国事繁忙，可对杨家亲人的生活及杨老夫人的饮食起居，仍然牵挂着。他得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将要回湖南长沙省亲，便让叶子龙去找与杨家有世交的朱仲丽，托她顺便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并让她捎去一些衣物和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杨老太太、开智夫妇：

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方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老太太的。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毛泽东

9月12日，朱德在北平交际处设宴欢迎陈明仁，出席作陪的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20多位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席面上上的是西餐。朱德又兴致勃勃地挽起衣袖，亲自下厨炒了一道四川菜招待陈明仁，并亲切地对陈明仁说：

“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在我们部队里一些湖南老乡说‘不辣不革命’，而我们四川人不光是吃辣，还要加花椒面，叫作麻辣，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朱德的豪爽风趣和那道麻辣的佳肴，吃得陈明仁全身热乎乎的。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的指示电，他写道：邓张李，并告林邓谭：

申灰电悉。

1. 同意2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4野首长指挥。

二、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2野、4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2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2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4野5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4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2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军委 申文

9月15日，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应毛泽东特邀，率领第2个新疆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1次会议。

9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5篇评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的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而引起了中国人”“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毛泽东在逐条驳斥了艾奇逊那些“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很多的神话”之后，最后讥讽道：

“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9月16日晚，赛福鼎和新疆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他们被安排在第1排的中间就座。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剧场。毛泽东回头问周恩来：

“新疆代表团的同志们是不是也来看戏了？”

“是的。他们在第一排就座。”

周恩来回答。毛泽东说：  
“好，去看看他们。”

“不是已安排明天接见他们吗？”

“我知道。先去看看他们。”

周恩来和朱德只好跟在毛泽东后面向第一排走去。

此时，赛福鼎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梅兰芳演出，突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挡住了视线，他顿时有些焦急起来。周恩来走了过来，对赛福鼎介绍说：

“毛主席看你们来了。”

赛福鼎定睛一看，只见毛泽东面带笑容，正慈祥地看着他，就急忙站起身来，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摇着赛福鼎的手，非常亲切地说：

“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赛福鼎由于过渡紧张、激动，握着新中国统帅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声：

“谢谢！”

朱德也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欢迎你们。”

周恩来介绍说：

“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赛福鼎口中只是重复着：“谢谢，谢谢。”毛泽东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他说：

“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

周恩来也说：

“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明天见。”

说罢，他跟着毛泽东、朱德入座去了。新疆代表阿里木江望着毛泽东的背影说：

“呀！他就是毛主席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

曾在美国留学、又在苏联工作过的代表涂治教授则颇有感触地说：

“布尔什维克，都是这么和蔼可亲、心胸宽广的人。”

9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收到邓力群转发来的新疆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给张治中的两份电报，随即派人转给了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说：

“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受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以达成，亦即不负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

9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毛泽东首先提议为以阿哈买提江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的死难烈士们致哀。一时间，接见大厅里变得极为庄严、肃穆。众人落座后，毛泽东沉痛地说：

“阿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木奴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汉·苏古尔巴也夫，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10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和新疆代表团一起来到了勤政殿会议厅。

新政协筹备会将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12个民主党派等，共计46个单位，100多名代表。民主党派的排列顺序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九三、台盟（后来在1949年11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2月，救国会宣布完成历史使命，自动解散。因此以后，参政的8个民主党派排序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会议开始前，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著名的民主人士，早早来到会场，在入口处签名后落座。不一会儿，李济深、张澜等人见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来了，忙离座到签到处相迎。寒暄已毕，毛泽东神态欣然，挥笔签名。他放下笔，笑着对老先生们说：

“今天是应当高兴的日子。你们的表情如此严肃，大家都要笑啊！”

会议休息时，人们离开勤政殿，到场子上准备照相。毛泽东随着人群，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照相现场，记者们像众星拱月似的，将他包围起来。毛泽东伸出右手，与记者们一一握手。他微笑着问李廷瑛：

“你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啦？是哪家报馆的记者？”

李廷瑛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

“《新民报》好发达啰！像新民主主义一样发达！”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民盟代表史良，看见上海3家著名报纸《新闻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派来了各自的名牌记者陆饴、林淡秋和唐海，就亲切地招呼着，把他们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接着他们递过来的名片，一边和他们握手。毛泽东对林淡秋说：

“你的大名很风雅。”

他又对唐海说：

“唐朝的海，你的大名好记。”

毛泽东握着陆饴的手说：

“我们好像在延安见过面嘛，是不是？”

陆饴说：

“是的，那是1937年12月初，太原失守以后，我到延安访问过主席。”

毛泽东笑着点头，说：

“噢，原来如此。你们上海来的记者，不但有钢笔作为自己的武器，还带有照相机，可以说装备上占有优势，你们能不能在工作上打胜仗？”

此时，《大公报》女记者高汾，好不容易挤到毛泽东身边，说：

“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胖了。”

毛泽东开怀大笑，展开双臂，说：

“那个时候，蒋介石压迫我们。现在八路军把他打败了，空气好了，我的身体也好了。”

他忽然指着高汾脚下的那一双半高跟前后空花皮凉鞋，问道：

“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么？”

高汾本能地看了看自己的皮鞋，一时竟答不上来。毛泽东说：

“上海跟这种鞋子叫‘空前绝后’。”

此话一出，引起周围一阵笑声。毛泽东掏出香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深深地吸了几口。代表们已经纷纷入座，要照相了，他走到前排当中的木椅上坐下，将香烟掐灭，小心地放到木椅边的地上。照相瞬息即成。他又捡起放到地上的香烟，“嚓”地一下，划燃了火柴，点着了那半截香烟。

会议继续进行，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研究商讨。

欲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评论，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记载着中美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不但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些颠倒历史的人们，在新中国对外政策问题上向毛泽东泼污水，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留下的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他们准备的照妖镜！

**第59章**

**“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

**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

**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请告诉**

**他们，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话说1949年9月19日清晨，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省保安司令董其武，和孙兰峰偕绥远军政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联名发出通电，向毛泽东、朱德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庄严宣布：中卫县第81军等部共4万余人起义。

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9月19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联名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

包尔汉 陶峙岳 申皓 叩

9月19日中午，毛泽东邀请程潜等到中南海作客。程潜一行人便前往中南海毛泽东家里拜望。毛泽东拿出解放大西南的军事计划，征求程潜的意见。尔后，众人同乘游艇，览胜叙旧。

午间，毛泽东设宴招待程潜等人。毛泽东还说，他未去过天坛，邀请程潜、程星龄等人下午同往游览，并嘱咐秘书说：邀集刘伯承、陈毅、粟裕、罗瑞卿和张元济、陈叔通、李明灏、李明扬、陈明仁等人，届时同游天坛。

下午，毛泽东带着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机要室秘书罗光禄、保健医生王鹤滨及几位卫士，还有摄影师徐肖冰、侯波，来到天坛，进入东大门，在二门后面路南的一所饮料棚前停了下来。

这饮料棚是用竹篙、木条、席子搭起来的。棚下放着几张桌子、长凳子、小方凳。棚子外面竖着一块招牌，上面画着冰山和北极熊，写着“北冰洋汽水”5个大字。

毛泽东坐在饮料棚下一张长凳子上，张望着大门口。突然，天气变了，西北方向天空中乌云滚滚，不时传来闪电的光亮和低沉的雷鸣声。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坐着，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然后朝卫士抬起右手，将食指和中指伸出来，稍微伸屈了几下。卫士明白了，立即把香烟和火柴递了过去。毛泽东燃着烟，慢慢地吸着，默默地等着。

不久，阵风将乌云吹散，西下的太阳重新照亮了大地。几辆小车鱼贯而至，刘伯承、陈毅、粟裕来了。程潜也来了，他头戴一顶礼帽，身着长衫，一派文人绅士的打扮。接着，张元济、陈叔通和几位客人也都来了。

张元济是光绪壬辰科（1892年）赐进士出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了戊戌变法，被光绪破格召见。政变失败后，他被革职，主持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界的老前辈。陈叔通则是清朝翰林，历经几朝几代。两人都极为毛泽东所尊重，都是特邀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

最后到来的是一位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只见他高高的个头，微黑的面孔，生就一副国字脸，体态不胖不瘦，双目炯炯，风度翩翩，容貌英俊，显得格外精神。他站在毛泽东面前，以标准的军人姿势，向毛泽东敬礼。王鹤滨悄声问叶子龙：

“他是谁？”

叶子龙悄声说：

“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将军。”

只听陈明仁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来迟了，失礼，很抱歉！”

毛泽东微笑着一语双关地说：

“不迟，不迟。子良将军来得正好！”

说罢，他招呼众人一同游至祈年殿前，对大家说：

“再过两天就要开大会了，大会一开幕那就紧张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到这里来玩玩，调剂一下生活。”

此时，摄影师徐肖冰早已选好了角度，他请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合个影。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照完相，毛泽东又特地召唤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

陈明仁尽管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虎将，一时间竟然也感到手足无措，踌躇不前。

“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啰。”

陈毅一边说，一边将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跟前。陈明仁恭恭敬敬地站在毛泽东右手边。毛泽东带着幽默的口气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听说蒋介石在台湾为你开追悼会啦！”

陈明仁不屑地说

“那是他们的老一套了！”

徐肖冰、侯波为毛泽东和陈明仁照了一张双人半身像。照完相，毛泽东拍着陈明仁的肩膀，关切地说：

“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请告诉他们，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是，我一定照办。”

陈明仁爽快地答道。

“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看看，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估计要加洗多少？”

陈明仁说：

“洗10打就行了。”

“这少了。洗它50打吧！”毛泽东还告诉陈明仁：“后天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听毛泽东如此说，非常感动，向毛泽东检讨说：

“我在起义前认识不足，蒋介石、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没扣，还把已经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会。”

毛泽东说：

“没错，没错，不要扣，爱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若那时扣押他们，反而会惹麻烦。你这样做，正是和白崇禧作斗争的需要。你不是智斗‘诸葛’吗？白崇禧就不如你哩。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这叫作来去自由。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谁人背后无人说呢？”

陈明仁说，由于我的过失，导致起义过程中1兵团一部分官兵逃走了，感到很难过。毛泽东安慰他说：

“你的义举意义重大，功劳不小，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你不要难过嘛。”

正在此时，从大门方向匆匆跑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喘着粗气，在张元济面前停了下来。张元济指着毛泽东对中年人介绍说：

“这位就是主公。”

他又对毛泽东说：

“他是我的小孩子。”

身穿灰军衣的陈毅，听着张元济的介绍感觉有点别扭，就操着四川口音说：

“我来介绍吧。这是毛主席，这是程潜、陈明仁、李明扬、刘伯承、粟裕……”

最后，他又介绍自己：“我是陈毅。”

导游将毛泽东一行人引上汉白玉台阶，走进祈年殿，边看边听他介绍。西配殿北头一间房子，是袁世凯称帝时起草宪法的地方。毛泽东听完介绍，隔着玻璃向室内看了一眼，轻蔑地说：

“袁世凯还跑到这里来做梦！”

东配殿陈列着祭天的乐器。毛泽东一边听介绍，一边拿出纸烟点着，吸了起来。陈毅指指“请勿吸烟”的牌子让他看，毛泽东回头看了看，笑了，说：

“下不为例！”

导游用手轻轻地敲一下打击乐器，殿堂内回荡起古老悦耳的金石声。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嘛！”

参观完祈年殿，一行人沿丹陛桥向南走。毛泽东在上下台阶时，都搀扶着82岁的张元济老先生，一边走，一边说话。来到皇穹宇，毛泽东握着值班老工人王凤山的手，问道：

“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

王凤山说：

“30多年了。”

毛泽东说：

“30多年，是老工人了。”

王凤山憨厚地笑了。皇穹宇殿前有一块石头叫“三音石”，清晨、黄昏或夜深人静，人站在石头上击一下掌，就会有3次回音。毛泽东双脚踩在石头上，喊道：

“有什么消息给我。”

此时人多，声音杂，结果，没有回声。陈毅在回音壁前，情趣盎然地喊道：

“欢迎各位光临，欢迎各位光临。”

站在东墙下的毛泽东笑了，说：

“这里还有点声音。”

有人提出在皇穹宇殿前合影留念，毛泽东高兴地同意了。他拉着老前辈们站在前面，拉着张元济站在自己左侧，又把天坛事务所长梁秉英拉在右侧。梁秉英不好意思，就往后靠。毛泽东拉着他的胳膊不放，说：

“你是这里的主人嘛。”

梁秉英就站住不动了。程星龄是晚辈，免不了也要往后面躲，或是站得远一点。陈毅、粟裕、罗瑞卿总是把他拉进去。陈毅说：

“你躲啥子嘛，蒋介石、毛人凤、白崇禧，这些要抓你杀你的人都不怕，怎么还怕和我们一起照个像！”

程星龄说：

“我既是晚辈，又没什么贡献，怎好和长辈与你们这些开国元勋一起合影！”

毛泽东看了程星龄一眼，笑着说：

“你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这么多年，又协助颂公和子良起义，也是有功的。一起照个像，留个纪念吧！”

尽管陈毅、粟裕、罗瑞卿这样拉，毛泽东这样说，但后来每当合影时，程星龄还是要躲在程潜和陈明仁的后面。

皇穹宇西墙外回音壁旁古柏树林中，有一家安姓老人开的茶摊，毛泽东和众人来到这里休息，围坐饮茶。毛泽东将张元济请到身边坐下。他又从口袋里掏出蓝炮台牌香烟，向大家让烟，负责文物管理的刘曾岭接过烟珍藏了起来，导游接了烟就吸起来。

毛泽东边吸烟边和大家说笑。他问身边的张元济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皇帝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

“此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后，爽朗大笑，说：

“戊戌变法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

毛泽东又问张元济：

“在清朝做事每月多少薪俸？”

张元济说：

“10两银子。”

“不够生活吧？”

“另外还有两担米。”

毛泽东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科学大全》那本书，学到不少新知识，还说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经常翻阅。

毛泽东转向陈叔通，问道：

“您老人家到此一游，有何感想啊？”

陈叔通认真地说：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感到这些最高统治者的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毛泽东忙说：

“叔老，千万不要奉承我！我们都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哟！”

接着，毛泽东称赞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他说：

“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陈叔通说：

“我没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

陈毅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上海解放后，有个国民党的秘书长在街上摆摊卖杂货。他年幼的儿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由曹火星创作的歌曲，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改动）这首歌，他就气急败坏地说：

“别唱了，你老子都快没饭吃了。”

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转向管理员刘曾岭，问道：

“我们这么多人来天坛，有什么手续要办？”

叶子龙报告说：

“主席，进门时我们已经买了门票。”

毛泽东点了点头。刘曾岭见毛泽东一行人就要走了，赶紧对张元济说，北平的所有公园名胜，除孔庙外已全部开放了，他希望能让孔庙也开放。张元济鼓励他亲自对毛泽东讲。刘曾岭就大着胆子向毛泽东提出了建议。毛泽东说：

“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游览结束了，毛泽东亲自为陈叔通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自己才上了车，离开了天坛。

9月20日，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等人复电说：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还指示说：绥远不要用军管方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主席；绥远人民政府和绥远军区与董其武的绥远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实行合并、合作。

聂荣臻、薄一波也给董其武发了贺电。

9月20日上午，程潜到中南海拜访了毛泽东，他一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就高兴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见见你这个小同学哩。”

程星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不解地问道：

“颂公，看您高兴得与我开起玩笑来了。什么好消息，哪个大同学要单独见我这个小同学啊？”

原来，程潜此次到北平来，受到毛泽东热情地接待，是他在起义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力于族弟的出谋划策。所以，在这次拜访毛泽东时，他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程星龄的情况。其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从湖南省地下党和香港的乔冠华与章士钊等处得知了程星龄的许多情况，因此，在游天坛公园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程星龄。

程潜见程星龄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的样子，便开怀大笑，他说：

“星龄呀！毛主席说你是他一师的同学。他比你大，你比他小，你是他的小同学。他要单独见你叙旧，一会儿就有车来接你。毛主席都没有忘记你这个小同学，你就忘了毛主席这个大同学？”

程星龄这才恍然大悟，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即将举行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之际，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要单独接见他，还亲切地称他为“小同学”，便连声说：

“岂敢，岂敢！我和毛主席在一师是先后同学。他是第8班4级的，时年25岁。我是15班1级的，才17岁。他是高班，我是低班。他当时在一师已经是声名卓著，被杨昌济等老师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我还只是幼学。”

程星龄边说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纸张发黄、稍有破损的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翻给程潜看：

“这第10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毛泽东。我的名字是在这26页上。”

程星龄边翻边说：

“出于对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敬仰之情，我一直将这本《同学录》珍藏着。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但又怕没机会，更忌高攀之嫌。想不到毛主席主动来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颂公，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好呢？”

“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也可表达对主席敬仰之情呢！”

程星龄在程潜的鼓励下，带着《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院内，他留心观察着毛泽东住处的一切设施：会客室里只有几张沙发和茶几，没有字画、古玩和盆花之类；办公室内也只见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图表，办公桌一侧有两张沙发，一个大茶几上面摆着几部电话机。程星龄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经常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家里，还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办公室和家里。在他的眼里，哪一家不是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而新中国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他的会客室和办公室，竟然如此简单朴素，不禁使他大吃一惊。此时给他的印象之深，以至于数十年后谈起之时，依然是记忆犹新。

毛泽东见程星龄来了，立即放下手里的文件，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程星龄的手说：

“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中饭，我们好好谈谈。”

程星龄的双手被毛泽东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他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在一师时，您就是我敬仰的人。所以，我一直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珍藏至今啊！”

“啊！你还保存有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带来没有，给我看看。”

“主席，我带来了，请您看吧。”

程星龄取出《同学录》，双手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说对哪些人还有印象，对哪些人印象还非常深刻。在翻到周世钊的名字时，他深情地说：

“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有来往吧？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老师联名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哩。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说：

“惇元兄在我们母校一师任教，现为代理校长。因我从台湾回长沙后主要是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做颂公和子良的起义工作，因此和他交往不多，但知道他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深得众望。”

毛泽东感慨地“啊”了一声，说道：

“此兄骏骨未凋，甚有生气。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去。一师由他当校长，是深得人心的！”

程星龄谈到了王季范，毛泽东激动地说：

“他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他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在学业上教诲我，还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尽力支持。我常常惹出一些‘祸’来，也多是他出面才使我转危为安。特别是那次为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更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和惇元兄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都给我来过电报。九哥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很好的治国建议。”

毛泽东说完继续翻看《同学录》，当翻到26页看到程星龄的名字时，一边指着《同学录》，一边笑着说：

“星龄啊，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与他开玩笑，不免一愣。但他毕竟也是非常机敏的人，反应很快，便笑着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比我早生于韶山仙境，我晚生于醴陵山乡。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没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不过主席，我这别甫，从一师后再也没用了，所以，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主席‘润之’的别甫，如今已是天下人都知道啊！”

“那我不叫你‘不云’，还是叫你星龄好了。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星龄说：

“主席，不是我恭维你，行严先生都说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呢！”

“哦？有这等事？”

于是，程星龄就把程潜起义前，他两次会见章士钊的经过说了一遍。

本传在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49年3月，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竭力拉拢程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专门宴请程潜和程星龄，妄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正在此时，章士钊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章士钊和程潜既是密友，也是诗友，相互间甚为敬重，无话不谈。经程星龄安排，章士钊和程潜进行了一次密谈。程星龄简要向毛泽东叙述后说道：

“主席，行严和颂公的谈话和写的信，对促成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说：

“促成颂公和子良的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行严有功，但你的功劳也不小啊！行严说我是什么伟大人物，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夺取政权时，他那样的赞誉，可以获得人心。现在夺得政权了，说好话的人恭维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危险的事，要注意李自成的教训！”

程星龄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感觉到章士钊对毛泽东的颂扬言之不谬。但他还是感到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陈设太简陋了，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

“主席，败不馁，胜不骄，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感到您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一‘菊香书屋’之名不符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道：

“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4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所以准备以4野司令员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论班辈又感觉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闻言又是一楞，且不说毛泽东开口必称“颂公”，就是对程潜的安排，也是他和程潜从来没有也不敢奢望的。想当年，程潜在辛亥革命时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官，讨袁、护法时，任湖南总司令，蒋介石也还是个学生，就是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时，程潜就任军政部长，蒋介石还是他的部下，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尊敬过程潜。更令他吃惊的是，毛泽东对于一个刚起义人员的安排，还说什么要请他先考虑婉商，便动情地说：

“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叫‘颂公’‘颂公’这些尊称了。再说程先生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还是要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

“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

他还说：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这些旧部，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我们尽可能给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老部下，都得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5万斤，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是老年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在北京也替他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激动地说：

“主席，您既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也是敬老尊贤的楷模！我回去给颂公传达，我相信他会感激不尽的。”

程星龄回到北京饭店，把毛泽东的谈话如此这般地全部告诉了程潜，程潜激动地说：

“我这个多年与共产党为敌之人，刚投向人民，就受到毛主席如此殷切关怀，怎能还有什么意见，只觉自愧！”

他抬头望望窗外，无比感慨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计划给我看，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啦！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重又推心置腹。从这也可看出，毛泽东确实如行严所讲的襟怀宏伟，一代伟人啊！”

后来，毛泽东为了照顾好程潜的生活，特意安排程潜的大女儿程熙作为公职人员在家照顾父亲，要她不要急于出去工作。他对程熙说：

“将来，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9月20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给彭德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张阎甘：

19日电悉。你们处置甚对，傅作义明日可返平，当与面谈拒马入绥。**你们则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军委 哿酉

欲知宁夏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请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到他的办公室时说：“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些话对于后人来说，可谓是金玉良言！只可惜后人不肖，渐渐酿成奢靡之风，陈规陋习，沉渣泛起，比起旧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呜呼！败亡之象已露端倪，可不察乎？

**第60章**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

**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

**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

**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话说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的家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北平城内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最初入住菊香书屋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他住的是主建筑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也在菊香书屋内临时休息和接待客人。毛泽东住在东厢房，周恩来住在南屋。他们的办公地点则在颐年堂。毛泽东是下午进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饭，晚8点左右返回双清别墅的家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一家从双清别墅搬入菊香书屋的时间，一些有关人员在他们的回忆资料中留下了诸多不同的说法：有说在5月间，有说在6月间，李敏说是在7月，吴冷西说是在9月中，卫士周福明说在8月23日，还有不少材料说是在9月21日。本传前面曾经说到9月初毛泽东还在双清别墅接待了司徒美堂老先生，鉴于此事，笔者只能权且从众说，将毛泽东一家搬入菊香书屋的时间，定在9月21日。

早在毛泽东搬家前，有关方面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地整修，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了。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便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迁入中南海。可他等了几天，也没见到回信，就直接到双清别墅找毛泽东当面催请。

“我不搬。”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见叶剑英走了，就对周恩来说：“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设在中南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是设在中南海里。所以，毛泽东一直反对搬入中南海里去。周恩来见他这样责怪叶剑英，便含笑说道：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有原因，这个地方连个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无奈，便说：

“好，不谈就不谈。”

他见自己无法说服毛泽东，只好去搬援兵。

这一时期的情况是：刘少奇一进北平，就到天津去参观访问，拜亲访友，接着又去苏联多时，才刚刚回到北平。朱德一直忙于参观、游览、访问、谈话。任弼时因病魔缠身，完全脱离工作休养，不多出门活动。毛泽东每天除了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外，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和处理前方战事问题，经常往来于香山与城内之间，工作很不方便。周恩来希望他搬进中南海，是为了工作方便，减少从香山到城里路上的往来时间，更主要的还是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中南海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为了说服毛泽东，周恩来只好去请朱德帮忙，一起同毛泽东谈搬迁的问题。他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老总啊，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朱德说：

“是啊！否则，我们现在就造办公大楼也来不及呀。”

毛泽东当然也不愿意大兴土木再为党中央新建办公楼房，听朱德如此说，就只好说：

“这样看来，我还得少数服从多数啊！”

周恩来比较了中南海的各处房屋，觉得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综合条件比较好一些，就和林伯渠一起腾出来，让毛泽东一家居住。

中南海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诸朝，作为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御苑，已有800余年的历史。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坐落在北京故宫的西侧，在文津街北海大桥以南，有中海、南海之分，合称中南海。明清时期，中南海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太液池，总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约700亩。

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建筑群叫丰泽园。丰泽园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秀丽而幽静。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

丰泽园的正门是一座楠木大门，大门上方横挂着一块棕黑漆底的大匾，上面刻着“丰泽园”3个金色的欧体汉字。横匾上方正中有一块乾隆皇帝的大方印印迹。在丰泽园大院内，又分为一些小的建筑群，如颐年堂、菊香书屋、春藕斋等，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内，除了毛泽东一家外，还住有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各家，并住有许多工作人员和战士。而在丰泽园大院之外，在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一家；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一家。

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内。

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地方只是一个过厅，是菊香书屋的前门，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的湖水，穿过这个过厅才是菊香书屋的院落。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坐北朝南标准古朴的、长方形四合院。进入院内，呈现在眼前的是几株百年松柏，金黄色的琉璃瓦房顶，掩映在绿荫丛中；地面上有南北、东西两条小径，交叉成十字，把院里的草坪自然地变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的布局很严谨，有北屋、南屋和东西厢房。

北屋5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房屋高大，跨度也大，显得非常宽敞。正中挂有“紫云轩”匾额的一间，是个过厅。东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寝室。不过，江青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南屋。另一间与西厢房北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穿过北屋的过厅出北门，又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有一墙之隔了。

东厢房5间，中间是过厅，毛泽东和全家人在这里吃饭。毛泽东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里。北侧两间相通，且与过厅相通，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南边两间不通过厅，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把门开在东厢房背后的夹道内，是一个储藏室。

西厢房5间，正中一间是挂“菊香书屋”的穿堂过道，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北侧两间相通，且与北房的藏书室相通，是毛泽东的书房。南侧两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做活动场所，乒乓球室。

南屋与北屋的结构相同，也是5间。正中是穿堂，南可去南院，北可回菊香书屋院内。南屋东侧两间是江青常住的起居室，靠穿堂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洗漱室；西侧两间，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曾分别住过。

南院的东房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宿舍，后来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霞，她是照顾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住在里屋。李敏、李讷和刘思齐也曾住在这里。毛岸青、毛远新也曾住在南院。

叶子龙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住在一个叫含和堂的院子里，和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相连。

毛泽东的书房，简朴而雅致。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10英尺高的地方。房间里放着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罩着台布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大木板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书，另一边是痰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或休息时，常去照料他种的蔬菜。

在刚整理菊香书屋的时候，书房里的一个大沙发须要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于是，李银桥便指挥着几个卫士搬沙发。由于沙发太大，门比较小，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试来试去，就是没有办法搬出这道门，只好又将沙发搬回了原处。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

“怎么没有搬出去？”

一名卫士说：

“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了看卫士，在沙发边来回踱步，时而望望沙发，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脚步，慢条斯理地问道：

**“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卫士们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

李银桥招呼一声，大家又干了起来。卫士们这一次开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最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终于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时，不时笑着望望卫士们。他一见把沙发搬出了门，便走过去问道：

“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一名卫士说：

**“没错，是先盖起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

一切都整理布置好了，唯有厕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有的厕所在后园，毛泽东去厕所，要走上很长一段路。来开会的人和来访的客人，上厕所也不方便。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一起研究后，在毛泽东办公室后窗的地方，按卫生间的标准盖了一间平房，又把办公室的墙开了一个口，装上门，与卫生间相通，这就方便多了。毛泽东高兴地问：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

阎长林说：

“这是我们和修缮队一块研究的。”

毛泽东说：

“这样就方便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香书屋的房子以前是靠烧地炉子取暖的，因为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为了平日里用热水和到冬季取暖，修缮队便在各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片，又在靠近毛泽东办公室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一个小锅炉房。这一天，阎长林正在行政科领东西，一个卫士慌慌忙忙地来找他，把他拉到屋外，紧张地说：

“主席发脾气了，哨兵被罚站，正在院子里站着呢。”

阎长林一听就说：

“我回去看看。”

“现在你先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了，你也要被罚站的。”

“我不能不回去，罚站也得回去。”

阎长林回到菊香书屋，见值班哨兵果然直挺挺地在院子里立正站着。他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刚刚回到卧室里去休息。哨兵立即让修锅炉的工人们停工，可一个工人说：“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说罢，还继续干他们的活。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不小心将一个水管砸在了洗澡盆上，“当啷”一声，把毛泽东惊醒了。毛泽东穿着睡衣走到院子里，怒气冲冲地对哨兵说：

“你知道我睡觉了，你们还用这么大的声音把我惊醒，你给我立正站着！”

哨兵见毛泽东发脾气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好立正站着。毛泽东见他这样，又说：

“好吧，你就在这里站着，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

他回到屋里，往外看了看，见哨兵还在院子里站着，就改口说：

“你不要站着了，回去吧。你要写检讨，为什么知道我睡觉了，还弄这么大的声音？”

阎长林赶紧走到哨兵跟前，说：

“走吧，再站着主席又该生气了。”

他带走哨兵后，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王敬先做了汇报，又召集警卫班开了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毛泽东起床了，他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

“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有意见了。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工作中有缺点，改了就好，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后来，小锅炉建好了，毛泽东洗澡很方便，他对卫士们说：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用脸盆端水，擦完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从卧室到办公室，必须经过院子中心。阎长林提议说：

“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一到刮风下雨，行走就很不方便了。将来到了冬季，冰冻路滑也得从这里经过，如果搞一个走廊是最好不过了，既方便又安全。”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没有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相符了。”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门柱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漏出来了，工人们搭好脚手架，正准备重新油漆。毛泽东看见了，他说：

“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就这样，菊香书屋基本上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寓所。菊香书屋尽管布局严谨，却也有两大不便：一是由于院内松柏的阴影，加上古建筑的飞檐，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暗，一到秋末、冬季、春季，即使在白天，也须借助灯光照明；二是毛泽东外出开会乘车或接待特殊客人，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一直喜欢这所典型的居民大院式房屋，不愿有任何改动。

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被称作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这里成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也在这里办公，在这里做过皇帝梦。他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受命和美术家张仃一起，将怀仁堂重新设计装饰一新。

怀仁堂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两位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两边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其中有毛泽东的老校长符定一和老师黎锦熙。每个代表胸前都戴着红缎子条条，上面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2个金色小字。

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具有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开幕前，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他与茅以升等科学家亲切握手时说：

**“你们都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这是茅以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晚，他就将毛泽东这句话写进了日记里。

晚7时整，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出席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和大会日程。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政协筹委会主任、大会主席毛泽东，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代表徽章，面带微笑，从主席台正中的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响《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响礼炮在场外轰鸣，代表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

毛泽东满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用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致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地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简短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接下来，刘少奇和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张澜、解放军代表高岗及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中华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分别发表了演讲。

司徒美堂在演讲中说：

“现在我们大家来共同协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这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来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祝贺。”

陈明仁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陈明仁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接见了陈明仁，亲切地对他说：

“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陈明仁沉思片刻，继续说：“不过，我那个部队还叫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据官兵反映，老百姓见了这个符号，就当是国民党的兵，大家感到不光彩，还是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1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还会很多，要有思想准备。”毛泽东递给陈明仁一支香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又问道：“你有什么条件吗？只管说罢！”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地方。”

陈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毛主席让我提条件，我怎么说一个条件也没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条件，他要求打仗，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好的。”

9月21日晚，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在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嘱托，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9月22日下午3时许，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屋的台阶，见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穿着一件用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嘴里吸着。王鹤滨以前虽然已经和毛泽东见了3次面，但他和毛泽东单独相处，这还是平生第一次，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一副又拘束又认真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便提高了声调，粗犷而又嬉戏地说：

“王医生，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失声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王鹤滨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骂人的话没有听过，没有说过？可如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竟然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他听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毛泽东是故意用这些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和自己交谈，用以活跃气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速成”亲切法。

这一天，奉调广州任副市长的原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借南下途经北平之际，来看望老首长朱德。他正与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远处的毛泽东信步走来。毛泽东一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就似笑非笑地指着朱光问道：

“你，你是哪一个？”

朱光马上进入戏剧角色，拉长声调说：

“我——朱光是也！”

“好你个朱光，你还认得我吗？”

“哪个不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总司令而不看我？”

“因为我和总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头。”

朱光这话虽是戏言，却也有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兼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与朱德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只听毛泽东说道：

“你既然把我划为外人，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朱光答道：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是的，我还要领教你的表演提高我的书法嘛！”

朱光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兴致勃勃地浏览着书架上那琳琅满目的藏书。毛泽东看他的神情，便开玩笑说：

“你这个朱光，还想夺走哪几本书呢？”

朱光连忙赔笑说：

“岂敢，岂敢。我不要你的书，只要你的墨宝。”

二人又谈起12年前那“夺书事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时高兴，挥毫书写了一幅草书《七律·长征》，并书：“附赠征人”，送给朱光。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了一首诗：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处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看罢，提笔将他那落款中的“法”改为“癖”，将“府”改为“家”。朱光见了不以为然，他说：

“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或者是这个‘家’，那个‘家’；也不是说以‘府’称‘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党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罢，提笔又为即将南行的战友写下了一幅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泽东

朱光听了毛泽东的话，看着这幅赠言，不禁为之动容。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他写道：

包主席、陶将军：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及贵总司令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覆，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在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有关起义人员。在圈定被邀请人员名单时，毛泽东说：

“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请了五六桌客，被邀请者大多是军方代表。在宴会开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

“你说吧。”

张治中问：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

“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激动地说：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色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嘛？不如用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一番议论，沉吟道：

“哦，这倒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五颗星一条黄河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9月23日夜，毛泽东就沈雁冰请他为《人民文学》书写刊名并题词一事，给沈雁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沈雁冰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展读之余，又打开随信附来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写的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9月24日，沈雁冰拿着毛泽东的题词来找周扬，高兴地对周扬说：

“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呵！”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1师师长韩有文

整编78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钟祖荫 李祖唐 田子梅 韩荣福

郭全梁 朱鸣刚 罗汝正 刘抡才

杨廷英 马平林 同叩

张治中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了这一电文非常高兴，他又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9月25日晚，按照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徽、国歌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黄河。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对五颗星一条黄河旗的意见，然后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代表们默默思量着最理想的方案。田汉端详着由上海普通市民曾联松设计的第32号图案，对毛泽东说：

“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说：

“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德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与会者将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在大家讨论对5颗星的书面解释时，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环绕的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敏捷地说：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经先后在1950年和建国30周年，非常荣幸地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

座谈会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了场。的确，国歌既要有庄严性，又要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一时还真不容易寻找这种适合多方面要求的词曲。著名画家徐悲鸿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提议说：

“苏联在成立之初，曾以《国际歌》代国歌，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马叙伦也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恩来说：

“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合还是朋友间都唱。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按它本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希望能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有的委员也说：

“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还有人说：

“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周恩来主张用原来的歌词，他说：

“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说：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他的结论一出，全场鼓掌，表示赞同。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曲激荡人心的代国歌声中结束了座谈会。

9月26日凌晨3点，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25日电悉。

1. 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

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11月1日或10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400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30架至50架运输机。

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10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11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

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包尔汉省政府是汉人10名，维族等15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

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3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

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尔汉和刘孟纯、屈武等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

9月2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请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务请出席。

此前，**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由此，在国名问题上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论。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最后说：“**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围绕着提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之一，在午宴上开宗明义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发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清末进士周善培（字致祥），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说越激动：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体在座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也顾不上满桌的丰盛菜肴了，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说：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说：

“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能因噎废食。何况，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儒说：

“有些群众还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陈嘉庚也说：

“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

“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参考，由主席团作出最后决定。”

就这样，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谈，午餐用完了，意见也基本趋向一致。

欲知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能否被主席团常委接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政协会议对于国旗、国歌、国名3个问题的讨论发言，很值得认真一读。关于国名，毛泽东早有考虑，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就已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但新中国的国名毕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应该博采众议。因此，不但在会议上让代表们充分讨论，而且又让周恩来召集几十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征求意见，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民主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代表们的发言中看出人心的向背。特别是司徒美堂的那些话，谓之“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点也不假。不信，你再读一遍试试？

**第61章**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话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二、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三、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代国歌）。

1. 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联名给新疆军政要员的嘉勉电，他写道：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9月25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同时，毛泽东、朱德命令彭德怀、王震：

“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

不久，陶峙岳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委。

9月28日晚饭前，胡乔木告诉钱三强说：

“今晚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宴请意大利团结报记者斯巴诺。报纸是社会党的。请你去给毛主席当翻译。”

钱三强立即来到宴会厅，坐在毛泽东和斯巴诺中间。毛泽东首先向斯巴诺介绍了在座的几位领导人，包括青年团的领导人冯文彬，接着请斯巴诺提问题。

斯巴诺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斯巴诺又提到了新中国的安全问题，他说：

“你们即将成立新中国，美国从大陆上被赶了出去，可能不会甘心。如果他们寻找借口，进行干涉，你们准备怎么办？”

钱三强如实将这一尖锐问题作了翻译。毛泽东略加思索，诙谐而坚定地说：

**“他们要干涉，就叫他们来吧！他们要捅一个马蜂窝，马蜂被惹怒了，会飞起来蛰他们的！”**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蜂”和“烘”说成一个音，钱三强一时没听懂，又不好随便翻译，便转过脸问旁边的人：

“马烘是什么动物？”

旁边的人说是“马蜂”，不是“马烘”。钱三强忍不住笑了，在座的人也都笑了。斯巴诺看到这情形感到莫名其妙，待他听了钱三强的翻译，也被毛泽东这个通俗的比喻和妙趣横生的回答逗乐了。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9月29日，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就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脱离广州国民政府一事发表声明，声明中写道：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也包括已解放的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持，和平地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谢。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民的自由奋斗的3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赛福鼎 阿里木江 涂治

9月30日，毛泽东接见30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邓兆祥在谈话中表露出对昔日走错了路而内疚。毛泽东将手臂在空中猛地一挥，说道：

“我们看问题不要割断历史嘛！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现在，你们走到革命路上来了，这很好嘛！要坚持下去！”

邓兆祥，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1930年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鱼雷航海信号枪炮学校学习，1934年学成回国。前面已经说过，他参加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指挥航向，保证了起义成功。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在怀仁堂举行，主席台上展现了精心制作的鲜艳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全体与会者起立，掌声雷动。

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会议选举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选举出了180位全国政协委员会。符定一、黎锦熙、钱三强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接着，会议又投票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草稿中说：

“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泽东在宣言草稿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在大会通过宣言时，代表们坚决要求在前一段的前边增加了这样一句话：“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

**会议还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和**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及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

9月30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政协委员许广平在发言中说：

“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林伯渠说：

“过去双十日已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庆日，所以要以10月1日为国庆日，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好讨论后决定。”

毛泽东说：

“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下午6时，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乘车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带领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向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致哀已毕，毛泽东用他那雄壮的声音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后来，有一位美国人对这一通碑文评论说：“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

纪念碑的基石，半截已经埋在土坑里，毛泽东和委员们围着土坑站成一圈，彭真将一把铁锨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第一铲黄土洒向基石。接着，其他领导人和委员们一一为纪念碑铲土奠基。

奠基典礼结束后，毛泽东又率领全体委员返回勤政殿会场。大会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委员们都站了起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顿时，会场里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连成一片，经久不息。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一丝笑意也没有，双手下垂着，两只深邃的眼睛平视着前方。

大会接着宣布：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

选举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其中党外人士27人，**他们是：何香凝 赛福鼎 陈嘉庚 马寅初 马叙伦 郭沫若 沈钧儒 沈雁冰 陈叔通 司徒美堂 李锡九 黄炎培 蔡廷锴 彭泽民 张治中 傅作义 李烛尘 李章达 章伯钧 程 潜 张奚若 陈铭枢 谭平山 张难先 柳亚子 张东荪 龙云

最后，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既然能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政协会议闭幕后，在怀仁堂后大厅举行第一次国宴，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到会议室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休息一下吧，你太累了。”

毛泽东说：

“不累，今天我和大家一样，很高兴。”

怀仁堂大厅上已经摆好了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红葡萄酒，已经放在了餐桌的一角。

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大厅入口处的汪东兴，还有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李福坤，把检验室主任王鹤滨叫到跟前。李福坤神情严肃地低声嘱咐说：

“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检验室是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刚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公安部任命王鹤滨为主任。检验室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议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人、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政协代表们的安全。

王鹤滨听李福坤如此一说，有点发愁了，别说国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时间再从容，自己也是毫无办法。在这种热烈而又兴奋的场合，不可能去劝领导人少饮酒，但也没有解酒的药，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解酒药。这可怎么办呢？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按照顺序先后进入大厅，大厅内顿时又响起了欢呼声。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座位前，举起双手向各位代表、来宾示意就座。

领导人和国宾们已经就座，祝酒词一过，就要举杯了。王鹤滨愁肠万转，忽然灵机一动，大概也叫作急中生智吧，他想到用茶叶水代替红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给国家领导人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王鹤滨将自己的发明专利告诉了汪东兴和李福坤，又经过杨尚昆的同意，就开始实行了。王鹤滨立即办起了临时酿酒厂，他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用肉眼看与红葡萄酒和茅台是无法区别的，只要不喝是辨不清真假的。于是，王鹤滨和几位卫士利用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倒进了5大书记的高脚酒杯中。王鹤滨和几个卫士不需要化妆，他们穿着和招待员一样的工作服，国宾们是分辨不出来的。

此时，周恩来满面春风，高举酒杯，高声说道：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请举起杯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为新中国的诞生干杯！”

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端起酒杯。毛泽东也端起酒杯，和大家一样一饮而尽。他饮了此杯酒，不动任何声色，喝了酒像没有任何反应一样。人们都知道他的酒量本来不行，平时只能喝一点葡萄酒，白酒就喝一点点，而且喝了就会脸红。他这一干杯，使不少人很是吃惊，以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量也就大吧。

周恩来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酒后，立即转过头来，用严厉而又疑虑的目光向王鹤滨这位临时招待员瞥了一下。周恩来可能是担心，如果这种错误，也就是让国宾喝了这样的“茅台”酒，那将是多么无礼啊。当他看到客人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的秘书何谦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耳语了几句，周恩来又回过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了王鹤滨一眼。

在5大书记中，刘少奇的酒量是最小的了，在苏联贵宾个个是海量的“酒英雄”面前，不能不喝，喝少了有失礼貌，喝多了又没有酒量。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咂了一口特制的“红葡萄酒”，接着就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特别满意地回过头来朝王鹤滨投以满意的微笑。喝了特制的“通化红葡萄酒”，胆子壮了，他举起“茅台”酒杯，主动地向苏联贵宾碰杯祝酒，发起了挑战，而且一饮见底，一滴不剩。突然，一位苏联客人手持酒杯，走到刘少奇面前，举杯祝酒。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马上给刘少奇斟上了特制的“茅台”酒，刘少奇刚要举杯，没想到那位客人迅捷地将他的酒杯送到了刘少奇手里，又从刘少奇手里拿过了那杯特制“酒”，一饮而尽。这在苏联是一种礼节，叫作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深厚友情。当他喝到口中之后，稍微皱了皱眉头，侧着头，嘴巴咂了两下，舌尖舔了舔口角，双手向左右一摊，就哇里哇啦说了几句话。因为没有翻译，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王鹤滨一看糟了，只怕西洋镜被戳穿，急忙给他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又像变戏法一样，用特制的“茅台”将刘少奇手中的茅台酒换了下来。刘少奇和客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这一次苏联人不再说什么了，王鹤滨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样，朱德和任弼时也自然不成问题。这一场国宴下来，中央领导人脸不发红心不跳，个个都成了海量。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请看本传第六卷：五洋捉鳖。

东方翁曰：有一个美国人说过这样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无独有偶，蒋介石也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借国难以自大”。此二公之言论，谬之极矣！还有一些不了解毛泽东及中国历史的人，竟然像鹦鹉学舌一样，跟在那个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屁股后面，也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沾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光。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的话，那就和蒋介石一样，是有意歪曲中国的历史。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不管是在政治上或是在军事上，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战略战术，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的，是无与伦比的！别说打败蒋介石易如反掌，假设毛泽东拥有像蒋介石一样的地位、权力，拥有几百万美械装备的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何用8年？假设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很可能至少会提前8年取得胜利。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内那些“左”右倾机会主义头头们，在某种意义上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他们都办到了。假设没有那些错误路线的干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还不知道会提前多少年就胜利了呢！**